

一九五〇年的 婚事



一个个男人，一个个女人，无论他们的人生轨迹如何，无论他们是何种社会身份，在一九五〇年都得做出自己的人生选择。因为，这是新中国的第一年，也是所有中国人新的一年。这一年，关乎一个国家的命运，也关乎一代人，甚或几代人的命运。

马步升 著

作家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两匹性情中的马	1
第二章 靠山堡惨案引出一道死命令	3
第三章 屁股底下的事情	6
第四章 县长家的日常风景	14
第五章 一个绰号狼茬婆的女人	27
第六章 县长当街撒风情	35
第七章 县长对一个人的直觉	42
第八章 两个老革命之间的巅峰对决	43
第九章 趟不过女人河的革命者	57
第十章 把革命者捆绑成夫妻的全景展现	70
第十一章 革命夫妻也需要在婚姻的殿堂继续操练	90
第十二章 革命者的屠刀向老弱妇幼捅去	108
第十三章 今夜，县长有女人陪伴了	116
第十四章 革命者昏天黑地的蜜月	128
第十五章 革命者的爹娶了两房老婆	137
第十六章 县长遭遇两个疯疯癫癫的女干部	141
第十七章 因为女人避难的县长	149
第十八章 县长两次认不出自己的女人	153
第十九章 革命革到革命者家里	167
第二十章 县长女人送给县长警卫员一双新鞋袜	172
第二十一章 被县长当牲口使唤的女人	175
第二十二章 木样子向女人的屁股打去	179
第二十三章 龙凤羊肉馆的女人	182
第二十四章 要骂人吃饱肚子再骂	189
第二十五章 地委书记的绝版爱情	193
第二十六章 上司女人的胸部动不得	220
第二十七章 声名狼藉的漂亮女老板	228
第二十八章 县长遇袭	240

第二十九章 烂女人的真爱情	244
第三十章 公安局长和县长翻脸了	259
第三十一章 公安局长的手枪	281
第三十二章 县长深夜持枪闯进漂亮女医生的卧室	286
第三十三章 公安局长与县长和解了	294
第三十四章 惨案发生在身边	299
第三十五章 妇联主任的绝顶机密	304
第三十六章 县长一泡尿撒出的历史观	313
第三十七章 女人是这样奖赏男人的	324
第三十八章 无所不在的蛛丝马迹	327
第三十九章 有了漂亮女医生，病号自然就多了	341
第四十章 找不到对象的老兵把县委书记打了	357
第四十一章 关进牢房的战友还是战友	366
第四十二章 老兵的政治头脑	374
第四十三章 不灭口行吗	378
第四十四章 老兵的爱情绝招	385
第四十五章 县长手中的两把女人房门钥匙	395
第四十六章 女县长挺着大肚子走马上任了	419
第四十七章 将革命进行到底	420

第一章 两匹性情中的马

一九五〇年的五一节，正是农历三月十五。五一节是洋节日，还没有进入子午县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在子午县吃饭的公家人，差不多都是当地老百姓出身，也只是例行公事，按照上面的要求，该搞什么活动，照葫芦画瓢把场面应付过去罢了。他们关心的只是，谷雨都好几天了，快要立夏了，夏田的冬小麦返青没有，返青率有多少，拔节了没有，拔节一拃高，还是两拃高，这都是大问题，关乎民生的没有小问题，口前话说，仓里有粮，心中不慌，国库里有粮，国家做事硬气，老百姓囤里有粮，民心安定。

县长马赶山头天晚上睡觉前，就安顿警卫员小锤子给马加了精料，睡到半夜，心里不踏实，又去后院马棚查看了一回，看见他的那匹小光棍没有吃草料，慵懒地站在那里，表情木然，好像有什么心事，而小锤子那匹烧撻子却在津津有味嚼炒熟的黑豆，嘎嘣，嘎嘣，一咀嚼出一片让人不打喷嚏不由人的豆腥味儿。马赶山真的打了一个喷嚏，他往前赶一步，在烧料子脸上轻轻扇了一耳光，嗔道：真是个烧撻子，吃草料都是这么不稳重。烧撻子是爱显摆，爱吹牛，说话做事风风火火，一烧一撻的意思。小锤子的这匹马就这毛病，他是县长的贴身警卫员，本来不离县长左右才合适，可因为烧撻子的缘故，一不留神，就把县长拉下一大截。他想换一匹马，又舍不得烧撻子，有一次，把县长拉下半里远，他终于愤怒了，他打马返回，当着县长的面，狠狠地抽了烧撻子两马鞭，抽时，他觉得他的手在抖，县长也看出来他的手在抖。县长说，小锤子，你打马干什么？小锤子嘟着嘴说，这马纯粹是个烧撻子嘛，人是警卫员，马也应该知道是警卫员，你看看它，光知道自己往前跑。马赶山故意说，就是的，不合格的马，害得人也不大合格了，要不，给你换一匹适合警卫员骑的马？小锤子低了头，一手揉烧撻子的耳朵，意意思思地不说话。马赶山知道他舍不得，便笑说：烧撻子有烧撻子的优点，总比死蔓子倭瓜好得多。

烧撻子就这样叫出去了。

小锤子心中不平衡，想到县长的马是儿马，牙口又小，便借机叫它小光棍，叫着叫着，连县长都顺口这样叫了。小锤子很得意。马赶山摸摸小光棍的头，轻声问：你心里不受活么，想媳妇了么，改天有空了，我一定给你搞一个攒劲媳妇来。好像说到了小光棍的心里，它仰头打几个响鼻，低头吃上了。马赶山瞥见烧撻子面前还有一堆黑豆，烧撻子正咀嚼的酣畅，便又轻轻扇它一个耳光，说：跟小锤子一个德行！他伸出大手，把烧撻子面前的黑豆抓起一把，匀给小光棍，看看还多，再抓一把匀过来，又抓了一把，在手里筛了筛，却把手掌摊开，让烧撻子在它的手掌里吃，烧撻子一点都不客气，两片厚嘴唇把他的手心磨蹭得很痒，他撻下黑豆，伸出食指戳一戳烧撻子的额头，说：什么人骑什么马，跟小锤子一个种系！然后，心满意足走了。

大清早，马赶山和小锤子在县政府的大灶上匆匆扒了几口饭，小锤子急忙奔出去到后院备马，马赶山边往旱烟锅里装烟沫，边给几个同吃早餐的政府科长交代完近日的工作要点，点燃烟锅，美美地抽了几口，一脚刚迈出食堂门槛，只见县委书记何自叙的警卫员小陈急乎乎大踏步赶来，差点跟他撞在一起，小陈抬头看见县长，一个急刹脚，后撤一步，慌乱敬礼毕，喘着粗气大声说：

“报告首长，何书记请你去县委开会！”

“我正要下乡，开的什么会？”马赶山不是生气，觉得有些沮丧。

“报告首长……”，小陈并不知道要开什么会，他只是一个警卫员，马赶山是知道的，他挥挥手说：“你先去吧，我马上来。”

县委和县政府分别在两个大院，都是没收的财主的宅院，相距只有百米上下，马赶山没有骑马，走出几步，瞥见小锤子火急跟了上来，他回头斥道：

“我去开常委会，你跟到我后面吃屁吗？”

小锤子并不吃他这一套，双脚一碰，正色说：

“报告首长，保护首长安全，是我的职责！”

“仗都打完了，你保护我锤子的安全呢。”马赶山笑着说。

“表面的敌人消灭了，暗藏的敌人，人还在，心不死！”小锤子依然立正着，义正词严回答。

“好吧，好吧，你要是能挖出一个暗藏的敌人，你就是大锤子了。”

小锤子当然是绰号，他给马赶山当警卫员时，只有十六岁，警卫员是由勤务员升任的，当勤务员时，只有十四岁，男人的那个东西还没有发育起来，而子午当地人把男人的那个东西叫锤子，马赶山就顺便这样叫他。没有骂人的意思，爷爷对自己最钟爱的孙子，或长辈对朋友家可爱的男孩，都这样叫的。他又姓仇，仇又与毬同音。起初，小锤子并不在意他这个绰号，都觉得这是首长和同志们对他的亲切，六年了，他已是二十岁的大小伙了，大家还这样叫他，他觉得难为情，县长这样叫他，他仍觉得亲切，别人这样叫他，他心里老大不乐意。其实，县长也只有二十九岁，只是资历老，参加革命已经满十五年了，打仗极其勇敢，立功无数，在边区很有名的。更让人佩服的是，他打过很多血仗、恶仗，硬仗，每战必冲锋在前，有几仗打下来，一个班，一个排，甚至一个连，或者只剩他一个，或者只剩几个人，可他从没受过伤，连轻伤都没受过。他曾在各种场合扬言：哪个敌人要是能把我打伤，我让我妹子给他当媳妇，谁要是把我打死，在阴曹地府，我给他拉马缀镫！

第二章 靠山堡惨案引出一道死命令

怪不得马赶山口气大，确实没有子弹碰到过他。他可以因此吹牛，可以因此耍大牌，小锤子却万万不敢，就在前几天，白豁豁率领的国军余部刚把靠山堡区政府连锅端了，简直就是一场大屠杀。

靠山堡惨案对正沉浸在夺取政权喜悦中的全专区、全省军民，无异于当头一棒。据文件上传达，当时，北地专区朝那县靠山堡区政府正在召开肃清土匪武装，巩固新政权的军民动员大会，谁想大天白日就让人家很容易包了饺子，当地驻军的一个警卫排，区政府二十多名干部，七十多名来自各村的农会主任和积极分子，无一幸免。说起来，都是警惕性不高造成的，镇子外面没有布置游动哨，镇子里面也没有安排岗哨，全部武装人员都在会场，更丢脸的是，遭到袭击后，大多

警卫排的战士手中没有武器，别说组织反击了，连抵抗都没有，枪声响起后，大家惊慌四顾，发现会场的三面围墙上都架起了机枪，更让人难以容忍的是，一挺机枪居然架在主席台上。这是一个老式剧场，一栋老戏楼，面对一大片空地，区政府为了和群众打成一片，把主席台设在台下。以区政府现有的武装力量，本来是完全可以对付白豁豁的，警卫排配有两挺轻机枪，步枪、手榴弹、子弹，要有尽有，还有区民兵连，百十号人，人手一支步枪，集中在一个水利工地上，平时劳动训练，一有情况，立即就可以投入战斗。白豁豁的这次偷袭变成了一场地道的大屠杀，区民兵连听到枪声，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连长果断决定率队支援，水利工地离区政府不过五里路程，平时二十分钟即可赶到，十分钟刚过，区政府的枪声停了，民兵连正好赶到了田家胡同。这是很早时代发大水时，洪水给平展展的塬面划出的一条泄洪道，三十多米深浅，五六十米宽窄，一里长短，后来田姓人家迁居于此，在两边黄土崖上挖出窑洞，如今这里已是一个大村落，胡同两边的窑洞像一只只互相对视的眼睛，从胡同口的这一头排到那一头。这是从西面进入镇子的必经之地，民兵连出了胡同口，在打麦场集合队伍，分派作战任务，刚列起队形，突然，一群乌鸦似的东西，啸叫着，从四周草垛上腾起，落到队列中，一阵凌厉地爆炸声，一片惊慌失措的惨叫声，腾起的土雾中飞翔着残肢碎肉和衣服的碎片，接着，枪声四起，不过撒泡尿功夫，一切都结束了。

驻扎在县城的警卫营赶到时，大屠杀已经结束两个小时了，留下的只是满天血腥味，一地残缺不全的尸体，还有无头苍蝇一样乱冲乱撞乱喊乱叫的群众。更为严重的是，设在区政府的军用物资供应站也被洗劫一空。地委书记祁如山不敢隐瞒，将情况火速上报，得到的是他参加革命以来从来没有受到过的严厉申斥，还有限期剿灭白豁豁武装的命令。现在，他等于在戴罪立功了。经侦查，白豁豁武装早在一天前，就汇聚于离镇子三里远的一片树林里，随后，分成战斗小组，陆续渗透隐藏在镇子里的各个角落里，搬运军用物资的两挂四轮马车，

则大模大样地停放在镇子的车马店里。突袭成功后，他们赶着满载物资的马车，一路高呼口号向西扬长而去。显然，他们钻入六盘山了。

白豁豁是一个名人，在北地，他的大名妇孺皆知，他就是北地人，曾是抗日英雄，与日寇血战多年，为了鼓舞民众的抗战信心，有一次，政府利用他探亲的机会，请他骑一匹大白马，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肩挎一条大红飘带，省政府特派员陪同，后面跟着锣鼓秧歌队，走遍了北地的主要城镇。所经之处，观者如堵，到了城镇，必然是群众集会，他当众讲演抗战前线见闻，女学生献花，当地耆老乡绅敬酒敬茶，依当地人的说法：看人家把人耍的，简直摇了铃了。意思是说，就像打铃一样脆亮。他并非天生的豁豁嘴，上嘴唇少去的一片是拼刺刀时被鬼子划伤的，这成了挂在脸上的军功章，从豁豁里喷薄而出的红光照亮了北地女子的心，一封封求爱信，一个个媒婆，让白豁豁的父母成为北地儿女最受人尊敬的父母，而白豁豁却当众慷慨陈词：不灭日寇，誓不成家！一时，北地民众的抗战热情空前高涨，真是母送子，妹送哥，妻子送郎上战场。抗战结束时，他已由一个普通士兵晋升为中校团长。接着，就是内战，他所在的部队一直在后方，等到参战时，已经大厦将倾，他的一团人马很快被击溃，他收集了百十号人马，开进六盘山，打出了反共救国军的旗号，残存的旧政权很快任命他为西北反共救国军少将司令。别看他的人马不多，却都是百战精兵，战斗力极为强悍。祁如山把责任全部揽在了自己身上，他公开承认是自己轻敌了，被全面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从内心认为，白豁豁的那点出息，在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解放大军面前，简直就是隐藏在毳毛里的虱子，伸手抓出来，两颗指头蛋子一捻，就是一星血渍。真是大意了，半年了，白豁豁了无声息，祁如山以为以白豁豁的见识，明白已经无力回天，或流窜他方，或散伙了，不料想，人家是静若处女动若脱兔，一出手，就给人的脚裆来一下，比在心口上捅刀子，更让人难受。等于把一个区的筋抽了，军政民众的精华骨干，让人家只用了一刻钟，就一扫而光。愤怒，羞辱，心痛，自责，夜深人静时，祁如山倒暗暗佩服起白豁豁来。这狗日的，到底是真正和鬼子血战过的，可惜了这

种难得的人才啊。一瞬间的惺惺相惜过后，剩下的只是愤怒了：狗日的白豁豁，你敢在我的脚裆划出一个豁豁，我非要在你的心口上划出一个豁豁，看谁的刀子利索！

北地的各级领导干部，上至地区一级，下至乡镇一级，大多头上带点衔的，几乎都是祁如山的老部下，有的跟他时间长一些，有的短一些，有的他直接领导过，有的他间接领导过，他太熟悉他的这些部下了，在尸骨堆中滚爬了多少年，个个早已习惯了腥风血雨，如今，又夺取政权，成了国家主人了，真的成了骄兵悍将，眼里除了自己的首长和战友，天下唯我英雄，你把情况说的再严重，他们嘴上应承着，心里还是不当一回事儿。这样下去可了不得的。祁如山想了一个办法，他把全地区担任各级警卫的部队领导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会，命令凡是有资格配备警卫员的领导干部，都要由组织出面挑选政治上最可靠、军事素质最过硬、身手最灵活、责任心最强的战士担任警卫员，而且，以组织的名义，授予警卫员很大的权利，他们有权阻止首长的违反安全原则的行动。当然，权利和责任是对等的，谁跟的首长出了问题，谁就得上军事法庭。

这是死命令。

小锤子在全地区都是数得着的好警卫员，对马赶山的脾性也早已熟的跟熬烂的米粥一样。还有重要的一条：马赶山喜欢小锤子，小锤子喜欢马赶山。

第三章 屁股底下的事情

马赶山进了会议室，发现四个常委都在，边抽烟，边喝茶，何自叙不抽烟，也不喝茶，但他不反对别人抽烟喝茶，会议室让烟雾笼罩着，他也被烟雾笼罩着。他看见马赶山来了，忙起身说：

“赶山同志来了，临时有个会，地委今天凌晨才通知的。”

何自叙是从大城市来的知识分子干部，比马赶山大五岁，革命资历也比他长五年，在上初中时，已是地下党员了。倒不是资历不资历的，革命不分先后，上级这样郑重强调多少遍了，马赶山觉得，自己是土生土长的子午人，何自叙从遥远的大城市来到这儿工作，太不容

易了，人家又是肚子有墨水的人，对他，对当地的土干部又这样尊重，这样客气，马赶山对下级，对同事，包括对有些一起共过事的上级，粗话荤话混账话说惯了，吵架吵惯了，大家都知道他就是这么一个大老粗，都不在意的，对何自叙，开言动语，他却是小心再小心的。何自叙上任前，祁如山专门把马赶山叫到专区，神色相当严厉地说：

“马赶山，你狗日的给我听好了，你可以对我，对任何人，哪怕对你老爹老娘，开口日呀戳呀的都行，只要你狗日的不嫌嘴脏，但你要是从何自叙同志也敢这样，哪怕一次，哪怕何自叙同志不在乎，只要让我知道了，我非打烂你的皮嘴不可！”

“是！首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祁如山伸手将马赶山敬礼的手打下来，笑说：

“你狗日的少给我耍这套把戏，我可是把丑话说在前了。”

在老上级面前，马赶山还是规矩的，他参军时，祁如山已是大队长了，后来，见他头脑和身手都不是一般的灵活，那时候，马赶山因为言行错误，游击队内部要枪决他，祁如山舍不得这个人，就让他给他当警卫员。祁如山没有看错人，马赶山是一把打仗的好手。只是这家伙放羊娃出身，识字还算不少，却不爱读书，如今都当县长了，还张口就是一串放羊娃才可说出口的话。拾掇了马赶山一顿，送出门后，祁如山暗笑笑，想起自己老大不小的官了，坐在主席台经常给人发号施令的人，不留神，说出的话脏的跟老娘子的内裤似的，还教训人家马赶山呢。

马赶山还真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和何自叙搭班子半年，只要何自叙在场，他从没说过粗话脏话，对何自叙也相当客气。看见何自叙站起来迎接他，常委们都站起来迎接他，马赶山一下子感到很不好意思，好像是他故意拿架子给谁添乱来迟了似地，他忙赶过几步，把何自叙按在椅子上，连声说：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来迟了，让同志们久等了，快都请坐。”

“赶山同志，怎么是你来迟了呢，你刚接到通知才几分钟啊。”何自叙微笑着说，大家都随声附和。马赶山心里轻松了些，说话也随意了，他说：

“还真是呢，小陈要是迟来几分钟，我就出发了。”

“那是，那是，马上要农忙了，你的任务重啊。今天的会议虽安排的是大事，却是个短会，很快开完，就没人打搅你这个大忙人了。”何自叙微笑着说。接着，他偏过头去，把手头的两份文件让马赶山看，一边说，本来是应该先和你，和常委们通气的，可是，地委通讯员刚把文件送来，我在往会议室走的路上，才匆匆看了一遍，同志们都还没看呢。常委们都随声附和。意思再也明白不过了，马赶山轻松地笑着说，那咱们就不用耽搁时间了，请书记给大家传达一下，只需要咱们知道的，知道一下，需要执行的，书记安排，大家执行，需要讨论的，大家讨论一下，书记，同志们看这样可以吗？可以的，可以的，何自叙表态了，大家都连声说：可以的，可以的。

两份文件，一份是关于安排五一节纪念活动的，一份是关于学习贯彻执行新颁布的《婚姻法》的。对于第一份文件的内容，早几天已经有文件了，县上的活动早安排了，这份文件事实上是督促检查的。第二份文件的内容，大概情况先前也是知道的，只不过这是正式颁布的法律条文。马赶山心里说，我当什么重要事情呢，原来是扯淡事情，五一节嘛，就是组织大家要一耍，团委就是干这活儿的，给青年人安排一些文娱体育活动，县文工队演演戏唱唱歌什么的，电影队在广场放几场电影，什么都有了，还用得着开常委会？至于《婚姻法》，那更是锤子大的事情，县妇联就是管人家裤带以下事情的嘛，让她们看谁两口子不和，能调解的调解，实在过不到一块分开算了，堂堂县委常委会是管人家沟子底里事情的？生产抓不上去，饿的死眉耷眼的，我看谁还有闲劲过五一节，谁还有闲心事闹家庭矛盾？书读到脑子了，多简单的问题到知识分子那里就乱的像三国！心里的话，他忍住没说。这当儿，何自叙已把五一节的事情安排完了，主动提出由他负责督促检查，抓落实。马赶山看见何自叙说话做事这样麻利，脑子这样清楚，

心里又是一喜。他不觉向何自叙投过去一记微笑。马赶山看见何自叙抽出了第二份文件，他原想比较复杂的是第一份文件，搞虚套套最烦人，最费时间，一个闲淡扯十八年还扯不清越扯越扯不清的事情太多了，没料想，三言两语就完了，这让他有些感动，对何自叙有些感动，这都是因为我不愿意开闲会，要把精力用在抓生产上，书记才长话短说的。他的喜兴刚荡漾了一半的脸面，就凝固了，然后，喜兴的波纹开始往回缩，一直缩到眉头，在那里缩了一团硬硬的结子。何自叙要把《婚姻法》全文传达一遍。何自叙说的是官话，很有磁性的男中音挺好听的，几乎要赶上收音机里的新闻播音员了。县上还有几个从城市来的洋学生干部的，但他们都操着各自家乡的口音，要多难听有多难听，比子午县本地话还难听。他是很喜欢听何自叙说话的。可是，他今天实在没有这个心情，主要是因为没闲时间才没有闲心情的。话说的再好听，能顶饭吃？老百姓肚子饿了，给每一个庄头架一只大喇叭，听听县委书记那好听的声音，肚子就饱了？

文件终于传达完了，马赶山心思不在这儿，自己跟自己憋劲，感觉何自叙的那两片嘴唇，像是大风中的树叶，扑闪个没完。其实，《婚姻法》文字很少的，何自叙只用了十分钟就念完了。接着，便是讨论执行问题。何自叙让大家发言，马赶山抢先说，自叙同志传达的文件很重要，这虽然是沟子底下的事情，但关系到成千上万个家庭的稳定，家庭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同志们务必要重视起来。我建议，由古里同志主管，把担子主要压给县妇联，婆娘们做婆娘娃娃的工作更方便一些，先把法律条文通过各种形式传达到各区，各乡，各村，然后，符合《婚姻法》规定的情况的，通过妇联渠道，妇联能现场解决的现场解决，妇联解决不了的，以民事案件的形式上报县法院，依照法律条文该咋解决咋解决。

马赶山把调子定了，别人再不好说了，别的常委觉得这样挺好，何自叙却心中不快，首先，作为一县之长，马赶山显然是对《婚姻法》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半年了，他也懂得子午当地的一些方言的，沟子就是屁股，这么严肃的法律，关乎到对几千年封建婚姻制度的革命问

题，关乎到千千万万妇女同胞的解放问题，关乎到国家的发展进步问题，怎么能说是屁股底下的事情呢。提议古里同志主管这项工作，还说得过去，他是副书记嘛，主管政法宣教文卫工作，可是，怎么可以把这么大的事情完全压给县妇联呢，这是关乎到全党全国全军全民的大事，要动员社会各级组织和民众力量的，县妇联拿得起来么，应该由县委副书记牵头，党政工团妇，多管齐下联手抓，才有望把工作抓好，这样轻率，肯定是要出乱子的，是要出大乱子的。可是，县长已经说了，常委都是土生土长的干部，对当地固有的婚姻习惯已经形成了固定的理解，一下子改变他们的思想，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非要按国家的要求执行，执行下去与否，是另一回事，很可能在未执行政策前，县委班子先要乱了。他稍一思索，便说，赶山同志考虑得很周到，安排的也很得体，我基本同意。有一点需要斟酌，让古里同志主管这项工作，应该是最合适的人选，但是，上面要求必须是各级党政机关主要领导同志亲自抓这项工作，我看这样吧，请赶山同志牵头，协调各部门，请古里同志主抓具体落实，同志们看看还有没有不同意见？

马赶山抬腕看看表，时针已指向九点了，下乡还来得及，用半个月时间，赶到农历四月八霜冻期彻底结束，把全县夏粮主产区，差不多能跑一遍了。他希望这样的会议尽早结束，想也没想，就说，我同意自叙同志的意见，请古里同志这段时间多辛苦，多用一些心思，其它的事情可以放的，先放一放，可以缓的，先缓一缓，主要把这项工作抓起来，也请常委同志们多检查，多督导，多批评，多支持，多配合，总之，把这项工作抓好，给上级一个满意的交代，给广大人民群众一个满意的交代。何自叙看见马赶山这样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便急忙征求大家的意见，大家看责任有人承担了，都一片声赞同。何自叙说了几句很宏观的结束语，就说，同志们都很忙，都很辛苦，工作都很努力，虽然都是为党为人民工作的，但作为班长，作为大家的老大哥，我以个人的名义，感谢大家对我的工作的支持。何自叙的目光在每人的脸上扫视一下，大家都用目光表示没有别的问题了，何自叙便

宣布散会。然后，站起来，离开座位，上前动情地握住马赶山的手，郑重地说：赶山同志，常委中数你最忙，担子最重，还要给你增加工作量，实在过意不去，这项工作就拜托你了。马赶山嘿嘿一笑，满不在乎地说，现在是和平建设时期，比起战争年代，天天就像过年娶媳妇似的，哪谈得上什么辛苦，只要组织信任，让我有事可做，十天半个月不睡觉，都没问题。大家都笑，是那种亲切轻松地笑。何自叙说，你的工作态度，工作能力，上级领导，我，还有同志们，都很佩服，是我本人学习的榜样。咱们是革命同志，客气话就不说了，不过，何自叙笑说，落实《婚姻法》可是一件大事，责任算是已经到人了哦？几句话让马赶山心里生出许多感动，他紧握何自叙的手，动情地说，书记放心，同志们放心，出了问题，把我和牲口关在一起，我毫无怨言！在大家轻松地笑声中，马赶山走到古里面前，简单交代了几句，返身向大家抱抱拳，转身风一般出门了。

小锤子太了解马赶山了，他没有回县政府，拉了两匹马在广场边上溜达，老城墙根上的苜蓿已生出一拃高的嫩芽，这儿偏僻，又是打过血仗不久的地方，人们嫌阴气太重，平时没人来，苜蓿芽儿，还有各种青草，在春风的吹拂下，自由自在生机勃勃着，吃了一冬的干草，两匹马嘴里早缺少味道了，难得的清闲，便抡起大嘴呼啦起青草来。小锤子也不闲着，他用毛刷给小光棍刷了一遍，蹄脚尾巴都刷到了，把小光棍受活的好像娶回了新媳妇，烧撻子在一旁不乐意了，打响鼻，撻蹄子，想办法在折腾事儿，小锤子刷完了小光棍，走到烧撻子跟前，瞪了它一眼，用毛刷拍拍它的屁股，斥道：没出息的，跟小光棍一般见识！烧撻子心里平衡了，羞涩地轻叫几声，低头抡起青草来。小锤子刷到马尾时，马赶山风火赶来了，离老远就大喊大叫：我把你个小锤子，你的心偏到女厕所了？小锤子也不解释，刷完最后一刷，先给马赶山备马，又火速给自己备马，三两分钟，马赶山一锅烟刚吃了几口，两匹马都利落了。马赶山说：你给咱说说，现在到哪个村里合适？小锤子说，要我看，还是去员外村合适。马赶山说，那不是我们村子嘛，小锤子说，员外村也是子午县的。马赶山心里突地一热，甚至生

出了些许感激，别看这个小家伙不言不喘的，心里倒亮儿堂儿的。家离县城只有十几里路，快一个月没有回家了，还是清明节赶回去给老先人烧了几张纸钱，磕了几个头，再就是没白没黑地忙，也不知道忙个毬毛！

县常委会分工时，有两大任务，一是抓革命，一是抓生产。抓革命，马赶山是强项，在这块土地上长大，又在这块土地上搞了十五年革命，上上下下角角落落，没有他不熟的，抓革命简直是轻车熟路，现在又政权在手，子午县又是革命老区，中国革命最老的老区之一，除了解放战争开始沦陷过两年，政权从来都是巩固的，也正因为如此，他提出让何自叙负责全盘工作，主要抓革命，他呢，协助书记抓全盘工作，主要抓生产。他的想法是，何自叙毕竟是大城市来的知识分子干部，而子午县山大沟深，走一步路，不是爬坡，就是过沟，主要产业又是农业，领导干部抓农业，就得像农民那样，起早贪黑，整天泡在田间地头，一粒粮食就是一颗汗珠泡出来的。何自叙也理解马赶山的一片苦心，当马赶山提出这个分工方案后，他率先赞成，两个主要领导是这种意见，别的常委没有不同意的。

马赶山和小锤子打马在山路上狂奔了一会，看得出，两匹马都舒坦了，人也畅快了。这马呀，怎么和人一样贱呢，人贱，是因为人的想法太多了，欲望太多了，马贱就说不过去了，不过就是几口青草几颗黑豆罢了，给你宫殿，你住着舒坦么，给儿马多配几匹骡马，给骡马多配几匹儿马，好像也挺烦的。他想起专区有一匹老得牙都掉光了的骡子，在井冈山就参军了，走完了长征全程，驮载过很多重要物资，好几位大首长都骑过它，前段日子给干部定级别待遇时，有人提出这匹骡子该享受什么级别的待遇，按资历，现今在北地的干部，没有一个比得了它的。可它资历再老，也是畜生啊。一做这样想，马赶山心底竟生出一团乐，先把自己乐得颠儿颠儿的，这一颠，却把心思颠起来了，这么长时间没和自家那个丑婆娘乐呵了，心里还真有点痒。立即又想起了刚才的工作分工，咋就这么巧呢，我怎么会提议由古里负责《婚姻法》的实施工作呢，当时发言时，我确实一点别的想法都没

有，觉得政法宣教文卫和婚姻家庭离得近些，都是教育人的，也顺手让大家受一些法律道德教育嘛，不知道古里会不会朝别的地方想？嗨，人家哪能不想呢，我从来不想事不琢磨人的人都想了琢磨了，人家心里有事的人，不用想都朝这面想了，不用琢磨都要琢磨我为什么会这样提议呢。

革命胜利了，所有人的生活都有了变化，那些提着头干了多年革命的人，对自己的生活有新的追求，也正常，革命军人成为全社会心目中的骄子，也完全应该，那些从学堂出来的女娃，眼热英雄，追求英雄，也完全应该。可是，什么事都要有限度，作为一个经历了无数生死考验的革命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做事心中一定要有数，千万不敢看见兔子就撒鹰，看见轿子就往上挤，你看这个古里，去县中学做了一次革命传统教育报告，竟然和一个姓什么燕的“咪叨叨”缠上了，要和自己生生死死的战友婆娘打离婚，这还了得！作为老战友，作为他两口子的老上级，我拿猪皮绳子捆也要把他们捆在一起，由了你了还！单凭这一点，我提议让古里那个混账主管这项工作就没有错，先让你自己受些教育，爱咋想咋想，爱咋琢磨尽管琢磨，还怕你不想不琢磨呢。还真的是，人一辈子真说不来，偏偏妇联主任柳姿就是古里的婆娘，就让他俩再配合一次，配合了多年，从血水尸体堆上配合过来了，看来还需要再配合嘛。

马赶山心里稍沉重了一下，随即又乐呵了，又是一阵颠儿颠儿的。人说子午县的人土，给起了个外号叫什么土包子，我看一点都不土嘛，“咪叨叨”？喝过洋墨水的人，谁能想出这词儿！子午县的人把中学的女生叫咪叨叨，大概是那些女娃整天跳呀唱呀的，唱歌时，什么咪发索拉西叨的，完全不像个女娃的样，给人当了婆娘，都不是什么好婆娘，哼几句咪叨叨，饭就能做熟？和自家男人干那活儿，也来一段咪叨叨？生娃娃时，也咪叨叨长咪叨叨短？两口子就是过日子的，过日子不是唱戏，弯腰一比划，水来了，伸手一比划，饭来了，那还要我们这些人枪林弹雨的搞什么革命！马赶山一乐一忧，一忧一乐，脸上像是风中的煤油灯，忽明忽暗的。小锤子看得出县长在想美事，想起

这主意是自己出的，心里先美了一下。今天烧撻子没有胡跑，老老实实跟在小光棍身后，正好马赶山回头看，小锤子脸上的表情让他抓住了，他说，我说你个小锤子，你在想什么美事呢，自己偷笑？小锤子立即正经了脸色，阴阳怪气说：我想着首长心里在想美事，也跟着首长美了一下。马赶山大笑数声，说我把你这个小锤子！然后，双腿使劲一磕马肚，小光棍一窜，就把烧撻子拉在了数十米开外。

第四章 县长家的日常风景

回到家，马赶山照例先去拜见爹和妈。爹坐在客窑土炕的正中间，一手端着旱烟锅吧嗒吧嗒吃烟，妈趴在泥炉前嘴对着通风口吹火，她在给爹熬罐罐茶喝，两眼让烟火熏得泪汪汪的。猛地听见脚步响，她头也没回，惊道：哦，娃回来了。这才急忙回头看，马赶山正好一步跨进门槛，叫了一声爹，又叫了一声妈。赶山爹没有说话，只哼了一声，算是打了招呼，赶山妈又叫了一声：

“啊，娃回来了！”

马赶山说：

“妈，我回来了。”

赶山妈立即伸手用袖口在炕边扫一扫，说：

“看把我娃累的，快坐下歇歇，饭马上好了。”

马赶山抬起半边屁股搭住炕边，说爹妈都好着吗，赶山爹鼻子里哼了一声说，我娃是当县长的，县长的爹能不好吗。赶山妈说，都好哩，都好哩。她的身子朝向儿子，嘴偏向门外，一片声叫喊：

“快，快，根娃，你爹回来了，叫你妈给你爹倒茶！”

根娃是大孙子，不知道到哪猴儿去了，赶山妈根本没有指望他能干什么，这样叫，只是一种习惯，是给赶山媳妇打招呼的。话音未落，赶山妈先风火闪电出去了。妈不在场，马赶山和爹单独坐在一起，便有些不自在，赶山爹也觉得不自在。农村成年的父子都这样，自从儿子懂事后，面情上都弄得跟仇人似地。从当爹的来说，说道就是：给娃一个好心，不要给娃一副好脸。马赶山看到的爹的脸从来都是这样，偷跑去参加游击队，回来探家，爹是这样的脸色，在队伍上当营长回

来探家，爹是这样的脸色，转业当了县长，每次回来爹也是这脸色。赶山爹说：还不去看看你二妈，瓷丢丢儿地坐这儿，怕老子跑了吗。马赶山趁机起身，去厨房去了。

刚出了客窑门，二妈一边磋磨着满手的面粉，忙里偷闲，抬手捋捋头发，又伸手抻抻衣角，结果头发没有弄整齐，倒沾了一团白白的面粉，衣角没有抻展刮，也糊了几个白指头印儿。

“二妈！”

二妈手忙脚乱往客窑赶，没留意马赶山已矗在面前，她的脸唰地红了，一下子手足无措，她忙收住脚，嗫嚅道：

“娃，娃回……来了。”

“我，我回来了，二……二妈。”

马赶山没想到，自己也有些手足无措，也有些语无伦次。正好他的婆娘大女也一躲一闪随二妈的脚后跟出来了，两手边往地上甩水，忙里偷闲，一手捋鸟窝一样的乱发，一手抻失了颜色的衣角。看见丈夫在和二妈说话，她想扭头回去，身子扭了一半，又扭回来，脸面已羞得滴血点子，看见丈夫瞥眼看她，她忙把身子扭向大门方向，漫无目标地喊：

“根娃，根娃，你爹回来了！”

“吼，吼，乱吼个什么！根娃在哪里嘛，吼？”

赶山妈一手提着电壶，撇着小脚正好从厨窑出来，剜了儿子一眼，恨道：

“怂娃那怂样子，吃了枪药了？说话高喉咙大嗓子的，跟你那爹一个种种子！”

二妈浅笑笑，大女也不好意思地搓搓衣角，说：

“你一个回来的，还有人哩？吃了么？”

马赶山正要说话，听见门外一阵喧哗，知道是根娃领着两个弟弟回来了，他们边往家里跌跌撞撞跑，边和小锤子玩闹。马赶山不自觉地把目光瞥向大门。根娃一人在前面跑，小锤子怀里抱着见娃，一手

拖着勤娃，撞进门来。二妈和大女趁机回厨窑了。根娃跑到离爹两米远的地方，停下，仰起脸，巴巴地，怯怯地，低声说：

“爹！”

马赶山鼻子里哼了一声，说：

“到哪猴儿去了？”

根娃小声说：

“奶奶……让我领上弟弟耍哩。”

“你给我编谎！”马赶山沉了脸说。

“就是的，你骂娃干啥，就是我让根娃领弟弟出去耍的。根娃，过来，到奶奶这儿来，不理你爹。”

根娃一试一试地躲开马赶山，到奶奶那里去了。根娃十三岁了，老二勤娃六岁，老三见娃还不满三岁，根娃七岁时，马赶山回过一趟家，想让儿子去上学，爷爷不高兴了，说：你念了几天书，心野了，不管家了，根娃是老大，再不会让他念书了，留在家里支撑门户，你要有本事再给我弄出几个重孙来，不管弄出多少，都让上学去。马赶山再不好说什么了，根娃至今没有上过学，从小是在曾祖父母，爷爷，两个奶奶，妈妈的怀里长大的，如今，看上去人高马大的，却喜欢跟几岁大小的娃娃一起玩耍。小锤子把勤娃拽过来，马赶山伸出一只手在勤娃头上摩沙一下，便挪开手，把见娃从小锤子臂弯揽过来，一脸硬胡楂扎得见娃哇哇大叫。在路上，根娃已把见娃鼓捣灵醒了，他说：见娃，爹回来了，爹拿回了多多的糖，那糖甜死人哩。说完，他还剧烈地吮吮嘴，做出甜得受不了的样子。挨了一顿胡楂，大事情见娃还记着，他把一只小手伸向马赶山说：爹，糖。马赶山习惯性地伸手去摸衣兜，什么也没摸到，手尴尬地吊在那里。小锤子朝马赶山飞一个鬼脸，说：

“首长忘了？糖在我这儿呢。”

说着他顺手抓出几颗糖豆儿，在见娃眼前晃晃，见娃早馋得神思恍惚，看见糖豆，伸手去抓，小锤子高扬起手，说：

“叫叔叔，不叫叔叔，不给吃糖！”

“叔……叔。”见娃叫了声。

小锤子拣出一颗糖豆，喂进见娃嘴里，勤娃赶紧主动叫了一声叔叔，小锤子又给勤娃嘴里喂了一颗，根娃也主动叫了一声叔叔，小锤子给根娃嘴里喂了一颗，把一袋糖豆全部交给根娃，说：

“糖由你保管，你们几个匀着吃。”

根娃懂事地把糖袋交给奶奶。孩子高兴了，全家都高兴了。马赶山心里恨道：这个小锤子，真是个小锤子，我咋就偏偏把你选中了呢，我想不到的事情，你居然都给我想的这么周全。

乡村每天吃两顿饭，早饭和晚饭，早饭不早，晚饭不晚，这个时候，早上十点多，正是吃早饭的光景，本来饭大体都做好了，添了两个人，又是两个稀客样的人物，二妈和大女改做别的已经来不及，忙忙炒了一盘猪血灌肠，一盘鸡蛋，这都是马赶山爱吃的，小仇也爱吃。小锤子常年在乡村长大，又常年跟着首长下基层，不用去厨房，闻到味道，就知道饭熟没熟，他立即将炕桌摆在炕中央，将桌上的杂物清理干净，这时，大女也把饭端到客窑了。快十一点了，马赶山在爹妈面前，脸上不敢表示什么，心里已相当焦躁了，他急着要去田地里查看麦苗的长势，还有刚播种的秋庄稼的出苗情况。饭照例是要在炕上吃的，小锤子是客人，赶山爹请他坐上首，小锤子忙摆手，笑一笑，赶山爹也只是礼节性地让一让，别说小锤子是儿子的警卫员，就是儿子的上司，吃饭也不能坐在这位置的，他就上去了，盘腿坐在炕的上首，赶山妈也请小锤子坐在炕的下首，小锤子又笑一笑，忙赶过去，做出扶赶山妈上炕的手势，说：大妈坐，我在地上行动方便些。这也是礼节地让一让，吃饭时，谁该坐什么位置，都是铁打的规矩。马赶山半边屁股担住炕边，坐在妈这一边，小锤子屁股担住炕沿，坐在赶山爹这一边。根娃弟兄三个，平时家里没有客人时，因为年龄小，又与爷爷奶奶是隔代人，是可以坐在炕上吃饭的，哪怕他们的爹在场，也没有关系，现在他们和爷爷奶奶是一个辈分，年龄稍大一点，那就绝对不可以了。吃饭时，除了家中辈分最高的女性，别的女人是不可以上桌子吃饭的，哪怕都是自家人，比如，只要婆婆在世，儿媳哪怕

六七十岁了，儿孙一大堆，也不可以和婆婆一起坐在炕上吃饭的。二妈和大女便在厨房凑合吃，自己吃不吃，都是小事，要耳朵灵光，判断客窑的吃饭进度情况，恰到好处地赶过来添饭添菜。根娃和勤娃今天上不了桌子，和妈妈，还有二奶奶，一起在厨房吃，见娃小，坐在奶奶身边，由奶奶给他喂着吃。

小锤子吃饭的速度早已练得奇快，开吃没一会儿，三个大蒸馍，一碗小米粥，还有几片炒灌肠，几疙瘩炒鸡蛋，已经下肚了。他撂下碗，说大叔大妈慢慢吃，我去看马好着么。赶山爹和赶山妈让他再吃一点，他说吃饱了，拔腿就往门外走，一脚刚跨过门槛，大女已风火赶来了，她说：小仇，你坐下慢慢吃，我给你舀饭。小锤子说：我吃饱了，嫂子。大女说，大小伙子，才吃了多大一点，能吃饱？不要怕没饭了，饭不好，吃饱管够的。小锤子笑道：嫂子，你看我像那种亏待自己肚子的人么。大女说，那你坐下喝茶嘛，急着出去干啥呀？小锤子说：我不喝茶，我去看马好着吗。大女说，我刚出去都看过了，两个马都在乖乖儿地吃草哩。小锤子正在找话说，听见根娃大呼小叫地喊仇叔叔，小锤子忙说，我带根娃骑马要去。根娃还在厨窑门口，老远听见了，老远便嚷：我要跟小仇叔叔骑马！

大女不再谦让，小锤子打声招呼，带着根娃出了大门，勤娃还没吃完，撂下碗就去追根娃，见娃也无心吃饭了，闹着要去骑马，大女只好把他抱下炕，送出大门，交给根娃看管。转身要回厨窑去，婆婆却把头探出炕边说，根娃妈，去把你二妈叫过来一块吃。大女答应一声，一会儿，听见一串轻轻的脚步，趑趑趑趑到了客窑门口，到了门槛边，脚步声游丝样渐次息了，马赶山立即把搭在炕边的半边屁股挪下来，双脚还没有站稳当，忙说：二妈，进来坐炕上吃。门口传来一丝脚步摩沙地皮的声音，听得出来，却没有往前挪动半分。赶山妈说，他二妈，你进来吃嘛。这次她的头没有探出炕边去，身子稳稳地坐着。门口又是脚步摩沙地皮的声音，还没有往前挪动的声响。赶山爹一直闷头吃饭，这时，他恨声道：

“叫你进来，你就进来，还等着八抬大轿抬你吗？”

门口的脚步随即便有了跨越门槛的声响。二妈手里端着自己的碗，赶山妈身子略欠欠，说：

“娃回来了，你过来吃吧。”

二妈往炕边靠靠，屁股并不坐上去，赶山妈说，他二妈，坐上来，又没外人么，二妈说，好着哩，这样好着哩，大姐你赶紧吃，饭怕都凉了。赶山爹瞪一眼，恨声恨气说：叫你坐上来就坐上来，看你那拿不出手的样子！二妈畏葸一下，勉强把少半边屁股挨住炕边。马赶山尽量放慢速度吃饭，还是很快吃完了。二妈刚来到炕边，他又不好立即起身离开，便伸出筷子在盘子里夹炒灌肠片儿，为拖延时间，一下，一下，夹起一小片，赶山妈看见了，还以为他离得远，忙把盘子往他跟前挪挪，说娃你吃，你爱吃，到机关灶上又吃不到，回来的又少，你吃。二妈又把盘子往他面前再挪挪，说你吃，可劲儿吃，不够吃，二妈再给你炒去，家里还多呢，都舍不得吃，就等你回家吃哩。马赶山吃饭速度也是在十五年的征战生涯中练出来的，再放慢速度，比普通人还是快得多，他早已吃饱了，他把盘子往炕桌中间推一推，说我都吃饱了，爹多吃，妈多吃，二妈也多吃些，做了半天饭，吃不到嘴里去。赶山爹瞪了儿子一眼说，我们天天都在吃，你妈你二妈让你吃，你就吃，推来让去的做什么。马赶山只好又夹起一片。他多想这个时候有人来打扰一下，他尽快脱身，最好是小锤子这个精灵鬼。平时，这个家伙总能在最需要他的时候出现在他眼前，今天估计是让根娃缠住了。正在思谋对策，就看见根娃一走三扑跌闯进门来，一片声叫嚷：爹，爹，马……马……，赶山二妈在靠门的炕边，扭头瞥见，火烧柴垛似叫嚷：慢点，慢点跑，小心摔着！她火急撂下碗去迎接根娃，根娃已到眼前了，赶山爹斥道：日急慌忙做什么，不贵重！他这话看似说根娃，其实是说赶山二妈的。她也是听得出来的，惭愧地搂住根娃说：不慢慢跑，慌里慌张地，娶媳妇啊？根娃的目标却不是二奶奶，他挣脱出来，跌撞到马赶山跟前，仰脸努力地看爹的脸说：小仇叔叔说，马不好好吃草，叫你看呢。马赶山沉了脸说，马好好的，咋就不好好吃草了，还不是你这碎狗日的胡闹腾？走，咱们看去，要是

你编谎，撕烂你的嘴！说着，他一把拽起根娃的一只胳膊，三步两步跨出大门外，很少享受这样待遇的根娃，一下子不知该怎样表达自己的荣耀。

两匹马在吃苜蓿的嫩芽，津津有味的，像马赶山刚才吃猪血灌肠一样馋相毕露，小锤子和两个小家伙趴在苜蓿地里，头抵头，嘟嘟囔囔不知在说些什么，马赶山脚步那样沉重，他们似乎都没有听见，根娃正处在幸福中，也忘了打招呼，马赶山两脚使劲一跺：大声说：

“我把你这个小锤子，马好好的嘛！”

小锤子猝不及备，忙抬起头，一眼看了两匹马，诧异道：

“咦！就说啊，刚才明明的不好好吃草嘛，咋就没事了呢？”

马赶山快步上前几步，朝小锤子的屁股轻踢一脚，说：

“马和你一样，踢给几脚就好了。”

旁边就是麦田，麦苗冲出地平面有一拃高，齐整整地，绿油油地，是那种血气旺盛的绿。大多的麦田都是这样，只有几块地里的麦苗蔫不拉叽，马赶山蹲下身去，细心查看，还觉不清晰，索性五体投地，用手拨开一丛麦苗根部的泥土，抓起泥土搁在鼻孔那里嗅嗅，又使劲嗅嗅，又拔出麦苗的根茎，在嘴里嚼嚼，他一跃起身，大喝道：

“我把这个懒狗日的！不给他老子吃屎，他老子能活出精神吗？”

小锤子带着三个小家伙，也像敬业到了挑剔程度的首长，趴展在麦田边的空地上，嘟嘟囔囔，一派的煞有介事。马赶山突然地一声断喝，把根娃吓坏了，他以为他做错了什么事，一个激灵拔地而起，一看不是针对他的，扑扑乱跳的心，忽地稳当了，他朝马赶山浅浅一笑，笑意被淹没在哭丧的神色下。小锤子无动于衷，那两个小家伙反应慢，等反应过来他们的爹在骂人时，已经知道不是在骂他们了。他们继续玩他们的，根娃立即加入其中。

“小锤子！”

马赶山喊了一声，却没了下文，他看见马村长大老远，像一只笨鹅，只看见他的身体在剧烈的左右摇摆，往前的速度却快不了。小锤

子没有抬头，照样和小家伙们在乐滋滋地玩。马赶山很不服气，好像小锤子比他还有预见性有洞察力似地，他往前赶两步，吼道：

“我把你这个小锤子，你耳朵让驴毛塞了吗，我叫你你为什么不同意？”

小锤子头也不抬，淡淡地说：

“村长不是来了么，就是我去叫他，他也快不了，我又不能背上他跑，一个堂堂的县长警卫员，去背一个小小的村长？我倒无所谓，人笑话县长呢。”

三个小家伙这次也有经验了，马赶山的叫喊并没有打断他们的乐趣。没有人理睬，马赶山气哼哼地，独自在那里跺脚踱步，看见马村长还是那种姿势在往这儿赶，忽然，他笑了，自己把自己气笑了，他嘟囔说：多亏战争结束了，敌人在屁股后面追，你还能保持这种速度，我叫你一声大爹。

马村长就是马赶山的大爹，血缘很近的大爹，他和赶山爹是一个爷。马村长终于来了，已经离这里只剩三步远了，他的脚步也停下了，身子还在左右摇晃，马赶山也不自觉地随着老爹的节奏摇晃起来。马赶山本来没有动火，嘴上动火了，心里没有动火，这下他真的有些动火，他有点看不起自己，别人一摇晃，自己跟着就摇晃了，这哪像个县长的样子。但，村长毕竟是自己的老爹，回到家了，不能乱发县长脾气。在别的村子，都是别人先问候他，到自家村子，必须自己先问候别人，长辈，晚辈，哪怕是鼻涕娃，自己都得主动些，亲切些。要不人说他当官了，忘本了，拿不住自己。按村里人说法，叫：架不住鸡。听听，连鸡都驾驭不了，还能干什么。这些话肯定不会当他的面说，他们在他爹妈，在他的至亲那里说，爹只要听到这话，非收拾他不可。他立即调整好情绪，脸上硬生生憋出一圈笑纹，说：

“大爹，吃了么？”

“吃了。你吃了么？”

“也吃了。”

“这娃，回家来，咋不事先喘一声，也好让我们这些村干部做些迎接县长的准备？”

“那倒不必。我只是回家，顺便看看庄稼。”马赶山明知道大爹在挖苦他，知道大爹早已看出他准备给村上找茬儿，就事先把辈分摆明了，堵你的嘴。马家人的这点耍人手艺，作为马家人一个杰出代表，他的心里亮儿堂儿的。但他不打算吃一碗糊糊饭就罢了，他很快调整出一副公事公办的脸色，沉声说：

“马村长，我想问问，这片麦苗是咋回事？你是有名的庄稼把式，又是一村之长，一定是知道的。”

“嗨，这事儿啊？看马县长说的那话，你碎爷就那么个具体人嘛，懒了半辈子了，你又不是一天两天才知道的。我虽然是村长，可那是我的碎大大，我还能把人家从平地背的放到陡坡去？”

“马家人的驴嘴！”马赶山差点蹦出这么一句话来。好一个具体的人！我看你就够具体的了。这是子午县的人评价某个说话做事不分场合没有分寸感，又显得另类的人的常用语。他被大爹几句话堵得嗓子眼里，隔儿一声，又隔儿一声，终于什么话都没说出来。突然，马赶山觉得身旁一黑，像是太阳让一朵云遮了，乍回头，见是小锤子。没留意，他早都不趴在那里玩了，三个小家伙还在那里快乐，却自觉地压低了声音，收束了动作。小锤子说：

“首长，你今天是下来视察工作的，我记得，县委常委会上强调过，对那些消极怠工，破坏生产的人，尤其是基层干部，要毫不手软，坚决镇压的。”

“我当然记得的？么大的事，我能忘了？你以为我是抱娃收鸡蛋的婆娘！”马赶山说着，一手背后，习惯性地摸了摸挎在腰间的盒子枪。这一下，把马村长吓得可不轻，几乎要魂飞魄散了。马家人的脑瓜向来灵光，在这一刻，他还能突然想起一句老话来：官前头，马后头，少骚情。眼前的官虽是自家儿郎，那也是官啊，一朝戴上官帽，就是官身不由己了。前几年搞土改，马赶山硬是率先把自家土地给人分了，他的爷爷奶奶还活着，老两口摔了多天的命，还是没能过了自家孙子

这一关。从小，爷爷奶奶把孙子当自己的眼珠子在手掌里捧大的，祖孙感情要多深又多深，我算个啥哩嘛，给你个好脸，你就是人家的大爹，变脸了，你就是人家手下的一个小村长，恐怕还不如不沾亲不带故的普通村长哩，当官的，拿亲朋好友开刀立威，平常的跟平常一样。一瞬间，马村长的脑瓜子转了七七四十九个转转儿，再转回来后，他胸脯一挺，慷慨激昂说：

“就是的，这位小仇同志说的完全正确，坚决拥护坚决执行县委常委会的英明决策，谁敢破坏生产，坚决镇压狗日的，不管他是谁！走，我带你们去，把狗日的马进卒一枪崩了算毬！”

“胡毬说！谁说要枪崩人？国家没有政策，没有王法么？我看说这话的人，倒是该挨枪子儿的。”

马赶山话说得严重，小锤子和马村长都明白的，他心里的火已经熄了。马村长嘿嘿一笑，顺手掏出自己的旱烟袋，递给马赶山，马赶山顺手接住，掏出自己的旱烟锅，插进旱烟袋，一根手指头揉捏着装烟。这是男人间和解的标志。马村长说：

“看见生产搞不上去，我这个当村长的心里急得一愣一愣的，可是，碰上这些死蔓子倭瓜，轻了，毬事不顶，重了，乡里乡亲的，抹不开脸皮，又怕违法国家政策，活活的难死人哩。县长，你说，都听你的，论公，你是县长，我是村长，下级坚决服从上级，论私，你是晚辈，我是长辈，就权当你是长辈吧，你说咋弄就咋弄，反正不把生产抓上去，谁也好不了。”

“大爷，你老人家咋越来越胡说了，辈分怎么可以乱？这样吧，你把大家都召集起来，咱们开一个现场会。”

“没麻达。我这就去叫人。”

马村长应一声，接过马赶山还回来的旱烟袋，以跑来之时的姿势跑走了。马赶山心里倒没谱了，原来没打算回家，更没打算率先在自己的家里开展工作，话说出去了，一时倒没了主意。他瞥见小锤子在那儿稍息站着，一只脚头子在地上颠儿颠儿的，有看他笑话的意思。他的主意来了，他说：

“我说小锤子，今天回家的主意可是你出的吧？我没打算回家，也没有做好开展工作的准备，摊子谁摆的谁收，我说。”

“咦，我说县长大人，你是县长，我是县长？”

“我是县长。县长命令你把你摆的摊子收了。”

“没麻达！我代你当半天县长吧。让你碎爷当场讲一下他是怎样种庄稼的，再让你大爹当场讲一下他是怎样种庄稼的，树立正面典型，打击反面典型，不要做的过火，这是在你的家里。”

“嗯，有道理。”

马村长把他手中的那面破铁锣敲得聒耳的响，马赶山心想，如果哪头驴要是手，也会把耳朵捂住的。太吵了，不过，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打人不打人，先把架势列起来，干革命嘛，没有阵势是不行的。马村长虽然头滑的苍蝇落上去，不小心都会崴了脚的，可煽乎起事儿来，那还算是一把好手呢。

马赶山就这样走村串户半个月，整个子午县的乡村大体跑了一遍，每到一个村庄，下地头，进农户，发动群众，惩治懒汉，生产眼看有了起色。农业形势不容乐观，有的乡村相当不错，有的却相当糟糕，有的农户，庄稼长势喜人，有的农户简直一团糟，同样种在一块田里的庄稼，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巨大的反差呢。在回县城的路上，他骑着小光棍，不紧不慢地走，脑子却在高速运转着。突然，他灵光一闪：怎么庄稼种的好的，差不多都是土改时被划为地主富农中农那些农户，而庄稼种的不好的，大多是那些贫农家庭，庄稼种的尤其差的，又是原来一寸土地都没有，在土改中从别人家分到土地的那些雇农游民无产者家庭呢。比如，那个他叫碎爷的马进卒。这是一个远近闻名的逛三，很小的时候就偷鸡摸狗，害得四邻不安，长大后，吃喝嫖赌，样样精通，把他老爹省吃俭用积攒的一点家产，逛荡地要皮没皮要毛没毛，眼看到了娶妻生子年龄，他还没有改调儿的迹象，毕竟是本家子弟，丢人丢的都是马家的人，家族长辈出面打算给他协调几亩地，娶一房媳妇，企图收住他的心，过安生日子。赶山爷地多，家族便让他拿出二亩地来，族长再拿出二亩地来，娶媳妇的钱物由家族按人头凑

分子。可是，赶山爷死活不同意，他倒不是舍不得二亩地，他的理由是，马进卒绝对不是一个过日子的人，地到了他手里，就糟蹋了，他也不主张家族凑份子给他娶媳妇，说谁家的女子跟了马进卒，等于进了火坑，那货赌急眼了，会把媳妇卖到班子店的。终于，扭不过家族，赶山爷只答应凑份子，死活不肯出让土地。还真让赶山爷说准了，不出几年，马进卒名下的二亩地让他卖了，媳妇倒是没有被他卖给班子店，他是打算卖的，媳妇趁早抱上还在吃奶的孩子回娘家了。当地人把妓院叫班子店，马进卒这桩买卖虽没做成，却对整个马家全族人的声誉造成了重大损害，见了马家人，嘴烂的人张嘴就是一句：你们马家人还是能干，胯骨上挂着枪的强迫别的婊子从良，原来是为了给自家女人腾窝儿！到了土改，马进卒是村里最穷的人，真正精毬打得炕响毬毛拉得土淌的人，这正是革命依靠的对象，马赶山是土改工作组的组长，又是在自家门前搞土改，便先从自家开刀，动员爷爷拿出五亩上好的地分给马进卒，爷爷死活不肯，还是老道理，不是舍不得土地，不是不革命，不是不支持孙子的革命工作，主要是马进卒不是过正经日子的人，土地到他手里，糟蹋了。爷爷扭不过孙子，更扭不过时代大趋势，马进卒还是如愿得到了土地，他的土地也正如赶山爷预料的和马赶山看到的那样，算是糟蹋了。

全县的土改差不多都是马赶山一手抓过来的，各村像马进卒这样的人，也都是马赶山软硬不吃给分了土地的，那时，他抱定一个信念，马进卒之所以成了逛三，是因为没有土地，别人给了一些土地，那是因为毕竟是别人的土地，革命来了，给了他，革命走了，又得还回去，心定不了，无心侍弄庄稼。可是，现在明明江山都到手了，跟铁打的一样，他们怎么还是个逛三呢。难道真是爷爷死前说的那番道理：癞蛤蟆不长毛，是种的过错？按说这话对，也不对，爷爷不搞革命，爹不搞革命，为什么我就搞了呢，还搞的死心塌地，人都说是穷人闹革命，这话对，也不全对，我就不算穷人，我家上百亩好田，还有那么大的山场，好几位领袖就是富人家子弟，而许多穷人子弟却在给反动派卖命。这话咋说，咋都说不全呢。说不清，说不清，驴日的这人世

间的事情，用嘴去说，咋说都说不清楚，越说越黏牙，你说了一个道理，就会有八百个道理等着堵你的嘴呢，还是一刀一枪方便，江山是打出来的，真理是打出来的，人手里拿着刀子，羊手里没有刀子，人就应该杀羊，羊就应该让人杀，人杀羊吃羊，就是人的真理，羊让人杀让人吃，就是羊的真理。像马进卒这样的逛三，应不应该得到土地，应该，完全应该，耕者有其田，这是真理，那么，得到土地后，应不应该把土地侍弄好，应该，完全彻底地应该，土地里生出好庄稼，是土地的真理，种地的人种出好庄稼来，是种地人的真理。我是革命者，我提着头打江山，是革命者的真理，江山打下来了，我受组织委派，成了一县之长，我就得把一县的江山保住，就得把一县治理好，让全县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这就是我当县长的真理。狗日的马进卒，破坏真理了，是你破坏真理了，你敢破坏真理，我就拿真理拾掇你！

马赶山心情一下子好的不得了，刚从一个村庄出来，离大路还有快枪能够射到的距离，暂时休整一下，回县上去，把调查研究的结果整理出来，要赶紧安排下一步的生产任务呢。他拽了一下缰绳，小光棍还没停稳当，他身子一纵，就下了马，在路边一棵已经生出嫩叶的山榆树下，流畅地撒了一泡尿。烧耨子跑出好几十米远了，小锤子才发现马赶山不在了，赶忙打马回来，却见马赶山在那儿乐滋滋地撒尿，气便不打一处来，他朝烧耨子耳朵轻扇一巴掌，嗔道：

“人把你叫烧耨子，真是个烧耨子，啥时候都改不了烧耨子毛病！”

“我说小锤子，你到底是在骂马，还是骂人，做人要正派呢，骂谁就公开骂谁，别像驴毬，藏一半露一半的。”

小锤子没有答话，也站在路边，朝一棵还像冬天那样干枯的洋槐树撒了一泡尿。

第五章 一个绰号狼荏婆的女人

在这当儿，马赶山突然看见路上远远近近有女人，都是半太子婆娘，两个一双，三个一群，唧唧咕咕往县城方向走。婆娘们大多还都是小脚，个别的也是解放脚，走在这种坑洼不平的土路上，格拐格拐，看的人心尖尖儿难受。都是这万恶的旧社会，好好的女人脚，偏要糟践成这样子，单凭这一点，都要把这狗日的旧社会砸烂！马赶山不觉心气又不平了，斗志也昂扬了。他猛地想起，这几日，他在各条乡间大路上，都看见过往县城方向走的婆娘。她们去县城干什么，又不逢集，又不过庙会的，自己的走手又不过硬，这样疯疯张张地做什么。再说了，即使逢集逛庙会，婆娘都有自己的男人或兄弟陪着，大多都要骑毛驴的。他举头瞭望了片刻，老远看去，那些婆娘个个苦着脸，很多脸上还挂着眼泪坨子，身上穿的也不是平时出门穿的衣服，灰楚楚脏兮兮的，完全不像出门显摆的样子。他想了一会儿，怎么也想不明白，就说：

“小锤子，你看见路上那些婆娘了么？”

“早看见了。”

“她们不好好在家做饭养娃娃，又不逢集不过会的，疯疯张张地乱跑个啥？”

“首长，你真不知道，还是嘴里噙着冰糖打呼噜装睡哩？”

“这个怂娃！我知道还问你？我的嘴又不痒。狗日的，快把屁放出来，小心憋破沟门子！”

“解放呗。婆娘嘛，再去县城干什么！”

“解放？”马赶山一愣，以为小锤子跟他说着耍。什么耍话都说得，牵涉政治原则的话耍不得，这是一个革命同志最起码的政治觉悟，对于无关紧要的事情上，他对小锤子经常大呼小叫地，一旦有大事，就变得轻声细语地，小锤子不过还是个孩子，造成什么心理压力，不利于他的成长。他轻声说：“小仇同志！”每当马赶山这样称呼他时，小锤子就知道遇到非常重大非常严肃的事情了，而且，自己已经到了犯

重大错误的边缘了。这次，他对自己说的话心中有数，他知道马赶山脑子一时还没有转过弯来，不过，他也不再嬉皮笑脸，他说：

“首长忘了？咱们离开县城下乡那天，不是《婚姻法》颁布了么，还是你主抓的工作呢。”

“是呀，那与解放什么相干？”

“《婚姻法》就是要让广大妇女从旧婚姻制度下解放出来，实现婚姻自由的嘛。”

“这倒没错。我问的是，这些婆娘平白无故上县城干什么，你给我和解放拉扯在一起？”

“她们上县城就是要求解放，和自家男人离婚的。”

“胡毳扯！妇女解放是对妇女在政治上的解放，与自家男人锤子不相干，婆娘家的，还成精了，平白无故地离婚？你尽给我胡说。”

小锤子不再辩解，但扎的那架势，分明是说，信不信由你。马赶山知道小锤子在正经事上从不妄言的，而且，心细如发，掌握信息快捷准确，名义上是他的警卫员，实际上是他的重要参谋。他看了一眼小锤子，不再说话，飞身上马，小光棍撒开四蹄，一眨眼，便到了大路边。马赶山下了马，小锤子接过缰绳，将小光棍和烧骡子牵到一堵断墙后面，把它们分别拴在两棵树下，让它们吃草，他拔出挂在腰里的盒子枪，检查停当，隐身在一个离马赶山很近，视线好，又比较隐蔽的小山岭上。

马赶山蹲在路边，掏出旱烟锅，满满装一锅旱烟沫儿，划着火柴，在硫磺的臭香中，吧嗒吧嗒吃上了。天色晴朗，他的脸笼罩在烟雾中，像一幅陈年的人物招贴画。远远地见三个婆娘格拐格拐过来了，那分明是高峴子区五牛村的三个婆娘嘛，前几天，他刚到那里检查过工作的。啊哟，我的贼吃鸡！马赶山心里的惊怪，差点叫出声来，五牛村离县城上百里，也就是说，这些小脚婆娘，已经格拐了八十里山路了。造孽啊，造孽，马赶山忽地站起来，为了平整情绪，他又装了满满一锅旱烟沫，点着后，狠狠地吃了几口。子午当地人把吸烟、抽烟，都叫吃烟，马赶山那才叫吃烟呢。婆娘们都是认得马赶山的，全县的婆

娘没有不认识马赶山的，他在子午县搞了十五年革命，除了有三年的时间开赴抗日前线打鬼子，在子午县的地盘上活动最多，全县所有的村庄他都去过。她们远远地也看见马县长了，走路的速度本来就慢，这下纯粹是往前挪了。畏畏葸葸，趑趄趑趄，窃窃私语，嘟嘟囔囔，走一步，退半步，本来就心急火燎的马赶山那个恼怒。要给平时的性子，他会大喝一声：我把你这些狗肉上不了台面的死婆娘！他今天没有喊，强压心火，装作无事人在那儿吃烟踱步看风景。那三个妇女大概把某种意见达成一致了，忽地腰直了，胸脯挺起来了，头高迈了，脚下凌厉了，眨眼工夫，就到了马赶山面前。马赶山认得出，走在最前面的是牛继承的婆娘狼荏婆。五牛村的人都姓牛，由五个有血缘关系的牛姓家族组成，他们都曾是一个老先人，老先人临死时，给五个儿子分了家，一人一座山头，岁月迁延，自然形成五个家族，平时各过各的日子，早都出五服了，彼此也通婚，只有在过年祭祖时，他们才聚在一起，由牛姓中辈分最高年纪最大的老人，给后辈排辈分，讲述祖先事迹，进行传统教育。

看见狼荏婆，马赶山不觉精神抖擞了，这个婆娘是远近闻名的歪婆娘，他见识过她有多歪的。

狼荏婆，就是生过许多狼崽的母狼，凶残无比。一个女人能获得这个外号，当然是歪的了不得的人物。狼荏婆刚过门没几天，就和婆婆拌嘴，这还不算，她手一伸，将婆婆推得栽了一个跟头，婆婆从地上爬起来，她上前又推，婆婆又是一个跟头，婆婆艰难爬起来，她好像从中找到乐趣了，再一推，婆婆再一个跟头，婆婆挣扎了半天爬起来，她再一推，这次，她几乎用了全力，婆婆一连翻了几个跟头。婆婆不再挣扎，即便爬起来，媳妇还是要推倒她的，索性蜷缩在地，少跌几个跟头是便宜。狼荏婆两手叉腰，威风凛凛地站在那里，大声叫骂着，把人能够想到的能够说得出的脏话丑话混账话，旰旰犄角搜寻了一遍，她又上溯牛家老先人，下追牛家吃奶娃，把能想到的人都编排了一回。她的男人外号蔫梨，自小给人的感觉就是皱皱巴巴地，没说过一句慷慨话，没做过一件展拓事，又是新婚贪欢时节，显得更蔫

了。人们猜测，蔦梨这一次要像村里别的厉害男人那样要发作一回的，下多大的雨说不准，雷总是要响几声的。各家闹家务纠纷一般都在黄昏以后，这个时候，各家都在安顿一天最后的活路，人都在忙自己的事，家丑外扬的渠道要少一些。全村的人，五个牛姓山头的人，都侧棱着耳朵，听蔦梨家的动静，都想看看蔦梨到底是真蔦，还是有不蔦的时候。狼茬婆也是这样想的，她知道面皮已经撕开了，在这个家里，谁以后甩袖头做掌柜的，谁低眉顺眼甘当小伙计，今天这一仗谁输谁赢，就见了八九成火色了。天黑前，她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她设计了三个步骤，第一步：耍横，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男人要敢给她来硬的，她豁出去不要脸了，能骂出口的谷子糜子连库底子都倒出来，可嗓子给他满庄子叫骂，都是你牛家人，反正又不在我娘家门面前，骂了的，都是牛家人，丢人的，是你牛家人，你要是怕丢人，好坏还要顾忌一点面皮，不顾忌自己，也得顾忌你爹妈，不顾忌你爹妈，至少得顾忌牛家老小吧；第二步：耍赖。男人要是跟女人真的动起手来，再横的女人都不是对手，要是把牛家人骂急了，人家叔伯兄弟是不会答应的，他们只要一掺和，哪怕只搭了几句腔儿，我就把自己从头到脚剥光了，跑到村里最显眼的地方，我就说牛家门风不正，老公公是烧包头，在自己儿媳身上乱挖抓，儿媳不从，老公公指使儿子欺负儿媳，要让牛家老老少少评个理，牛家是不是从老先人手里都是这样，儿媳非要和老公公睡觉不可。这话肯定没人相信，我知道没人相信，我也不打算让人相信，但谁也不愿意给人留下话把儿，今后他家的人跟别人拌嘴，别人张口就说：你们家的人好嘛，老公公和儿媳都一炕滚的，再把啥好事还做不出来？听听，碰上说这话的，你是哭还是笑，反正都是从你家儿媳嘴里说出来的；第三步：耍疯。跳崖、投井、上吊，给他变着法儿用，把他牛家人脚懒筋治不麻不罢休。

那天，狼茬婆把什么都想到了，一点没有想到的是，家里平静的比平时还平静，老公公和蔦梨从地里回来，什么话也没说，婆婆躺在地上歇了一会儿，看见儿媳没有再动手的意思，再看看日头快到山尖了，赶紧爬起来，匆忙弹弹身上的尘土，像平时那样给儿媳说：

“下地的人快回来了，还等着喝汤呢。”

子午乡村的人一天吃两顿饭，早上十点前，都是空肚子干活的，下午四点左右午饭过后，再下地干活到天黑，辛苦了几个小时，晚上肚子也饿了，农闲时间，稍垫补一点稀汤寡水的食物，名曰喝汤，喝完就睡觉了，要挨到第二天早饭。农忙时节，苦重，晚上这顿饭甚至比早饭午饭还吃的结实，说法还是喝汤。婆婆顾不得身上的摔痛，更顾不得屈辱，立即将早上的剩米汤热在锅里，将剩馒头搁在蒸笼，正是春耕时节，鲜菜还没有上来，还是吃冬天的腌菜。刚忙活停当，男人和娃就收工回来了。她什么话也没说，给儿子说吧，丢脸，当妈的总不能给儿子说：你媳妇把我一下打了个美！给男人说吧，你让男人怎么办，一边是儿子儿媳，一边是自己的婆娘，说谁都不好说，只好先把自己的婆娘拾掇一顿。唉，一口气好忍，为了这个家，当婆婆的，要把苦戏当欢戏唱哩。老话说，男人生气打婆娘，婆娘生气男人打，男人家的，苦重，黑水汗流一天了，肚子饿着，脾气便不会好，这事儿不能这样就完了，当媳妇的打婆婆，没有家法了！可是，当下只有忍。蔫梨爹一口气喝了两老碗米汤，吃了三个椽头蒸馍，蔫梨喝了三老碗米汤，吃了四个椽头蒸馍。狼茬婆一碗一碗从厨窑往客窑端米汤，给老公公端，给男人端，父子俩吃的欢，她跑的欢，跟平时没有什么两样。

汤喝毕，天已黑定了，到了平时睡觉时分，蔫梨爹打一个呵欠，蔫梨打一个呵欠，蔫梨爹装满一锅旱烟沫，吧嗒吧嗒吃上了，蔫梨装满一锅旱烟沫，吧嗒吧嗒吃上了，父子各吃了一锅，瘾有些过了，瞌睡也上来了。蔫梨拖拉着脚步，回到庄膀子上自己的小窑里，两拨拉把自己脱剥精赤了，跳上炕，头一挨枕，就鼾声激荡了。狼茬婆帮助婆婆拾掇完厨窑事务，看看没有什么事，就回到小窑，捻亮蓖麻油灯，坐在炕头，顺手扯过还没有做成的鞋底，给右手拇指套上顶针，一抽一送，抑抑扬扬衲起鞋底来。这是给婆婆衲的鞋底，婆婆眼睛花了，认不出针脚儿，针线活儿，当媳妇的就得接上去。蔫梨睡了一觉，睁眼看，婆娘还在专心衲鞋底，手中的那只鞋底，只剩下脚后跟一小片

地方是空白，他有些感动，媳妇手底里的针线活儿，倒是很麻利的。体力恢复了，心窍便启了，忽地一股稠糊糊的暖流，从心田向四周荡漾开来，他伸手拽一拽狼茬婆的袖口。狼茬婆还在低头专心纳鞋底，她说：马上完了，就等一小会儿。蔫梨松开手，等了不到一小会儿，等不得了，又伸手拽一拽狼茬婆的袖口。再有几十针，这只鞋底就可竣工了，狼茬婆嘟囔道：一小会儿就等不得了！她只好搁下手中的活儿，三两下把自己脱剥干净了，顺嘴吹灭蓖麻油灯，鱼一样，钻进了蔫梨的被窝。立即被窝里就有动静了。过了一会儿，蔫梨觉得狼茬婆满心都在欢快中，便抽空说：你的脾气咋那么瞎吗，是咱们的妈哩么，咋能动手哩。嗯，嗯，狼茬婆嘴里发出断续的声音。蔫梨使了几下劲儿，喘了几口气说：再不要这样了啊，别让人笑话咱。狼茬婆说：嗯嗯，哎哟哟。蔫梨受到鼓舞，又使了一会儿劲，伏在狼茬婆的身上说：明儿天一亮，你就给妈认个错啊，在一起过日子，不说谁对谁错了，老话说，有理了讲理，没理了比大小，咋说咱也是小辈，人都端了一个顺气碗，气不顺，日子咋过嘛。啊哈哈，啊哈哈，狼茬婆挨刀似地一阵尖叫，蔫梨感到自己骑在狂奔的马背上，正受活的云天雾地，突然，奔马飞起来了，他也飞起来了，啪叽一声，他全身重重地摔在硬地上。狼茬婆一跃起身，裸身蹲在炕边，食指中指并齐了，指着地上怒喝道：

“我把你个驴日的货，你们一家子都是驴日的货！叫我给那个老不来钱的认错？驴日的睡梦地里吃肥肉哩，做的梦都是油汪汪的！”

骂完，狼茬婆独自倒头睡了，蔫梨躺在地上歇了一会，泥地一派冰冷，独自爬上炕，也倒头睡了。

五牛村的人，听了半天动静，准备好好看一场笑话的，夜深了，什么也没听到，什么也没看到，各自打几个呵欠，低声咒骂几句，各回各家了。

没等马赶山搭话，狼茬婆便有些勇敢地迎上来，大咧咧地说：

“哟，我当是遇到土匪劫道了呢，我倒是愿意给土匪当压寨夫人的，只是没有来得及跟这两个姊妹商量，问问她们情愿不，闹了半天，是冒子县长啊，前几天见你，你好像没有先前冒了啊。”

一个名声扫地的乡下婆娘，敢在太阳当顶的野路上当面这样侮辱他，马赶山心里的火突地直窜脑门，他下意识地去腰间摸枪，手抓住枪柄时，当即又松开了。我如果不是县长，哪怕是乡下任何一个腿还能走动的男人，不让你脱一层死皮才叫怪呢。

“呵呵，还是那样冒，最近不冒，是顾不上。”马赶山轻轻一笑，煞气却怎么也遮掩不住，从头到脚，都在往外喷涌。冒子，是子午当地人对说话做事冒失人的贬称，但当面这样说他，尤其像狼荏婆这样的婆娘当面说他，还真是第一次。他的态度这样温和，大出狼荏婆的意外，她的那两个同伴，没想到狼荏婆也是个冒子，冒的没边没沿，早已吓得躲在狼荏婆身后了，只把两双怯怯的眼珠子，盯在马赶山身上。狼荏婆在嘴头子上是敢骑着老虎逛街的人，面对县长，内心早已怯得豆腐脑似地。当即，她有些讨好地说：

“嘿嘿，县长大人啊，我是跟你说着耍的，你不要当真啊，全县的妇女都知道你搞妇女工作是一把好手，都把你当亲兄弟，当自家男人对待的，我也是亲人跟你在说亲人话的。”

“瞎扯说！我没有搞过妇女工作。我问你：大忙季节不好好在家搞生产，要去哪里浪荡？”马赶山脸色和他的话一样阴沉。

“唉哟，好我娃的干大哩，你是噙着冰糖打呼噜装睡哩，还是胳肢窝里插上鸡毛装老鹰哩，搞生产是你们搞的，闹妇女解放也是你们闹的，我们平头百姓子，不听你们的是错的，听你们的还是错的，你还问我到哪里浪荡？你说说我能到哪里浪荡，县城的班子店都让你封门了，我最多是到县城看看娃他干大好着吗，不料想，到半路碰上了。”

“放肆！谁是你娃的干大？”马赶山在男女问题上是一个严谨正派的干部，他也知道，把成年男人给自己的娃娃比做干大，和让自家娃娃称呼成年男子为表叔是一个意思，都是很亲切的称谓，可是，干大和表叔是不一样的，表叔的含义十分明确，而干大就不一样了。如果

双方举办了拴干儿礼，当干大的就是娃娃正式的干大，终生对干儿负有责任，干儿对干大要像对待自己的爹一样孝敬，而人们口头上随便称呼的干大，除了表叔的意思，还暗指这个男人与娃娃的妈妈有了超越一般关系的关系。这还了得！虽然狼茬婆只是嘴上随便说说，但东西越捎越少，话越捎越多，捎来捎去，我倒说不清了。一个县长和狼茬婆这样的女人有说不清的关系？啥话嘛！必须从话头上就把话截住，一下子截死。马赶山黑了脸，严肃地说：“我在问你事情，问你重大的政治问题，你到这里胡扯八篇，你是不是有意要和政府对抗？”

“啊哟哟，好我娃的……我的县长大人哩，我一个婆娘家的，谁敢和政府对抗嘛，我的头要是西瓜，你一刀剁开，就看得清是红瓢还是白瓢了。真正的嘛，是县妇联那个柳主任动员我们去县上闹妇女解放的嘛。哦，对了，就是那个脸儿白白的，奶奶儿翘翘的，沟蛋子圆圆的那个柳主任嘛，我们不愿意去，她大会小会的，又是要没收土地，又是要开群众大会的，我们吓得一晚夕一晚夕缩到被窝里，和娃他大都不敢放开做那事儿嘛，生怕闹出什么动静来，破坏那个革命啥的。哦，我是个不学好的婆娘，你问问她两个嘛，她们可是县长老爷树立的啥毬子先进呀。”

马赶山耐心听完狼茬婆的闲扯，像这样的女人，只有让她放开胡扯，十句八句里面，总有一句两句是顶关键的真话，要是硬让她们说正经话，正经话肯定是听不到的，恐怕连一句胡扯的话都听不到了。马赶山想起离开县上时安排的工作，想起小锤子刚才说的话，心里完全明白了，他笑笑说：

“不用问别人了，你说的话，我哪能不相信呢，以前相信，现在相信，以后还要相信的。这样吧，你们先回家去，好好搞生产，过几天，我来看你们。”

“那县上还去不去了？我们好容易走到半道上，上百里路呢，翻沟跨壩的，挣出了一沟渠一沟渠的水水儿，你倒不让我们搞解放了？”狼茬婆说着，还把屁股使劲扭一扭，表示她说的是确实话。马赶山皱皱眉头，口风轻，但语气决断地说：

“好啦，你们辛苦了，余下的话以后再说。回去吧。”

马赶山怕狼荏婆反悔，一直目送她们返回去很远，才和小锤子飞身上马，朝县城奔去。

第六章 县长当街撒风情

情况远比马赶山料想的要严重的多，小小的县城塞满了从各村庄赶来的婆娘，年龄大至四五十岁，有的都抱上孙子了，小到十六七岁，有的刚过门，有的锁锁已经挂了，还没过门，但按乡俗已经是别人家的媳妇了。她们赶来县城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求解放，追求婚姻自由，与夫家打离婚。只有一条主干道的县城街道，早已让高低胖瘦不一的婆娘们堵塞了，小锤子远望满街都是妇女，确定县长不会出什么危险，便调转马头，绕至城外，从前几年打仗时让炮弹炸塌了的老城墙豁口爬进去，牵着烧撻子，从小胡同拐进县委大院。他要给何自叙通报县长回来了，如果要开什么会，可以提前召集其他与会人员，免得耽搁时间。马赶山索性不急了，他骑着马，从人缝中慢慢往过挤。他几乎可以一眼看见半个城的人脸，半个城的人也都能看见他。妇女们都认得他，看见他骑马过来，互相都在一片声吆喝：

“让开，让开，让县长早点回去解决咱们的问题！”

马赶山并没有打马一驰而过，他放慢速度，不断向熟识的妇女询问她们来县城的真正目的，他也没有下马，本来，按照过去一贯的工作作风，他应该下马，走到群众中去，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次他不，他知道自己和群众中是有威信的，目下人心浮动，让更多的人看见他回来了，至少在情绪上有一段缓冲时间。他纳闷了：何自叙同志作为县委书记，在群体事件眼看要爆发的紧要关头，为什么不出现在群众面前？还有县委的常委们，副县长们，各职能部门的负责同志们，此时都在干什么？走了一条街，问了一路的人，马赶山得到的共同回答，一律都是反对封建婚姻，实现妇女解放。离县委很近了，马赶山突然看见本村马谋道的媳妇俊鸟也夹杂在人群中，头一探一探地向他张望，他心里一动，用目光立即将她罩住，俊鸟像被人捉了奸，身子急速委顿下去，藏在人缝里，马赶山索性大喊道：

“谋道媳妇，过来！”

喊一声，俊鸟身子低一截，再喊一声，纯粹见不到人影了，马赶山指着俊鸟藏身的那几个妇女，大声说：

“你们把那个婆娘拉到我跟前来，那是我兄弟媳妇！”

这一招真灵，“轰”地一声，就近的一堆妇女像一园同时开放的金针花儿，个个把嘴咧到最大限度，边哄笑，边把俊鸟往这里拉扯。有的妇女边笑边拉扯人，边说：

“看不出，咱们的冒子县长还是个具体人呢。”

马赶山也笑说：

“我本来就是个具体人嘛。”

马谋道是马赶山的同宗近亲堂弟，比马赶山只小生月，对俊鸟来说，马赶山是大哥哥，按乡俗，小叔子和嫂子关系比较亲近，互相还可以开不轻不重无伤大雅的玩笑，弟媳和大哥哥是绝对不可有任何接触的，哪怕在一个大家庭过日子，遇到非要说的话，也得通过老人、孩子，或第三者之口传过去，他们的关系在人面前保持得跟仇人相见一般，才够礼数，才可得到人们的尊敬，人们才会说，谁家谁家的门风那叫个正！哪个大哥哥和弟媳说话，或互相有接触，被人发现了，便会成为四邻八乡永久的笑谈，人们虽然一般不会把他们的实际关系想像的有多么不堪，但，至少是一桩笑谈。人们在闲时玩闹，往往会把一对大哥哥和弟媳强扭在一起，出他们的洋相，一方看见势头不好，早跑脱了，跑不掉的，一辈子都会让人拿这事儿取笑，虽是善意的玩笑，也是很让人难为情的。马赶山在稠人广众下，公然招呼弟媳妇前来说话，大出妇女们的意料，大家都知道他是县长，是公家人，有时候是没办法的事情，但该讲究的还得讲究，能避开的要尽力避开，未料想这个冒子县长，不但是个冒子，还是这么具体的一个人。妇女们在起哄笑闹中，心却与马赶山贴近了，觉得他原来是那么一个具体的人，不但不可怕，具体的比她们常见的具体人还要具体。她们要看马赶山和弟媳妇干什么，要说什么话，将来和别人说起来，那是多么了不得的见识啊。一时，现场静得只能听到粗粗细细地呼吸声。俊鸟逃

脱不了，马赶山下马，一手拽着马缰绳，两人面对面，俊鸟脸红得烂了，努力把头低下去，想把身子扭到一边去，几个妇女前后左右夹持着，她只好正面朝向马赶山，马赶山笑咪咪地紧盯着俊鸟的脸，以小叔子跟嫂子说话时，才会有的那种坏兮兮的神情说：

“兄弟媳妇，你大老远跑到县城干什么？”

俊鸟忸怩不说话，逃又无处可逃，两眼盯着自己的脚尖，快要哭了。夹持在她左边的那个妇女，列的架势是要说咬耳朵话的，话说出来，却是高喉咙大嗓子的，她说：

“大妹子，大伯哥问你话呢，快说啊，你就说，我来县城找大伯哥吃包子哩。”

子午县的人把接吻叫吃包子，虽是老解放区，来过的有见识的外地人，和大得不得了的首长很多，但，并没有几个人跟着外地人说话，马赶山也没学会说接吻这个词儿，对当下的行动，他虽是有充分的心理准备的，这个婆娘话一出口，还是让他心惊肉跳。周围都是妇女，常年关在家里出不了门，早把她们快憋疯了，偶尔遇到耍猴的来到村里耍一场，都可给她们带来多少天快乐的。现在的政府开明了，她们还能看到县长，可当众拿县长耍笑开心，那真是人老八辈子都遇不到的场面让她们赶上了。这话一说出来，她们一时反应不及，都不敢相信，还有人敢这样开县长的玩笑。现场一下子静得连呼吸声都听不到了，俊鸟身子剧烈扭动着，她试图逃脱，她不是经不住这样的玩笑难为情，而是害怕，因为自己的不持重，让当县长的大伯哥当众出这样大的丑，即使回去家里人不说什么，她自己都要找一个圈猪圈羊的地方碰死的。

哄笑声终于爆发了，这一下，像一车没有熟的西瓜被同时摔碎了，一地的妇女大张着嘴，要死要活地笑。马赶山任她们笑，自己也跟着不浓不淡地笑。笑声稍落，他挥挥手说：

“不知道食堂有没有包子，我家兄弟媳妇只要想吃，尽饱吃，你们谁想吃，也行，我请客。想吃包子的，举手！”

妇女们哄笑着，推搡着，几个胆大的，一试一试地把手举起来，马赶山说：

“好，一会儿我请大家吃包子。现在大家安静，我要和兄弟媳妇说话。”

大家果然安静了，俊鸟没想到这样难堪的场面会是这种结局，心里暗暗地把大伯哥佩服的要死，人家确实是见过大世面的，要是搁给庄里那些只懂得拿皮鞭打老牛后半截的人，寻死都找不到地方的。她一下子胆壮了，豪迈地把头抬起来，身子左右一抡筛，对夹持她的几个妇女说：

“你们离远点，我要和大伯哥说话！我的大伯哥，又不是你们的大伯哥！”

那几个妇女真的松开了俊鸟。她们倒不好意思来，对这种玩笑，对方越在乎，越好笑，越有趣味，要是遇到满不在乎的人，倒显得自己少见多怪了。俊鸟抬起头来，脸还红着，不是刚才那种红，是一种朝霞般绚丽的红。马赶山不觉心里一动，他从没见过他这个堂弟媳妇这样漂亮，他有些感动，他知道，堂弟媳妇是为了配合他应付场面，才变得这样勇敢的。他笑说：

“兄弟媳妇，你真是找我吃包子来城里的么？”

“哎呀！”俊鸟像奶头被马蜂叮了，胸脯使劲一抖筛，脸又像刚才那样红的烂了，她嗔道：“哥，都啥时候了，你还这么具体？”

“啥时候了？”马赶山抬头看看天，太阳已经有些偏西了，便说：“啥时候了？正午才过，不耽搁吃包子嘛。”

围观的妇女们想笑，一张张嘴撑开了，却笑不出声来。她们听说县长是一个具体人，没想到，他竟然具体的没边没沿的，她们见过的最具体的人，还具体不到人家一个头发稍稍儿。对俊鸟来说，这个大伯哥，虽是一个村庄，又是同族兄弟，过门后，她只见过他几次，都是在人多的时候，互相也没说过话，但从村里人对他的传说中，她知道这个大伯哥和她见过的男人都不一样，从小就是一个千奇百怪的人。她后悔自己差点听了那个姓高的女娃的话，也曾动过上街闹解放的念

头。受村里委派，来到县城后，她才明白，情况和那个女娃说的完全不一样，别人咋闹是别人的事，咱自己人当县长，咱跟上别人在后面瞎嚷嚷，这等于是给自己人脖子底下支砖嘛。她本来早都想独自回家了，大儿子七岁了，晚上跟爷爷奶奶睡，二儿子五岁，还离不开妈，女儿不到一岁，还没有断奶，大半天了，自己胸前那一对儿宝贝在轮换着胀痛，好几次，她恨不得把别人怀里的月娃子抱过来，给喂几口奶。她没有就这样撒撒脚儿溜回去，完全是因为感觉事情闹大了，担心大伯哥吃什么亏，说啥都要见他一面，哪怕是远远地瞭一眼，也算是尽心了。没想到，在她看见他时，他也看见她了，他居然还吆喝要和她说话，她渴望和他说几句话，一句半句都行，她只想说一句：娃他大爷啊，你快回家看看吧！但她又害怕和他闪面儿，让大伯哥看见弟媳妇也在这里给麻雀窝里捅扁担，心里咋想嘛，以后咋见面嘛。既然站到当对两面了，索性豁出去了，咋说这都是我的大伯哥，丢人也是在我的大伯哥县长那里丢人的，哪个女人一辈子能丢这么大的人，那都是造化哩。他还在和她丢笑话，她心里虽然急，在这一刻，心却定了，她认定，他是一个在缸沿上骑得了马的人。她也笑说：

“还给人吃包子哩，你自己都在上大灶，跟光棍汉似地。我也是来跟你要妇女解放的。”

“你日子过的好好的，还解放个锤子，难道要我把你解放回旧社会去？”

俊鸟没想到大伯哥会跟她这样说话，嘴一张就来一句混账话，在乡村生活，无论男女，张口都是粗话脏话混账话，谁也不会觉着怪异，可这是大天白日的，当着这么多人，又是大伯哥和弟媳妇，这一来，她心尖儿那里的甜蜜一下子甜蜜的不行，他这样跟她说话，是没有把她当外人，但又让她难为情，猛地又局促起来，她左顾右盼一下，看见无数双眼睛在前后左右看她，不觉豪情生了，说啥也要给大伯哥撑脸面。她浅浅一笑说：

“不是在响应你的号召嘛。你的手下来村里说，敢不敢和自家男人打离婚是对待新婚姻法的态度问题，政府准不准离婚是法律问题，这不，我就来了。”

“胡毡闹！沟蛋子上擦粉哩，把上下闹颠倒了。”马赶山暗骂一声，对事件的症结，他心里已有底了。他说：“那么我问你：如果真的要你跟我兄弟打离婚，你打不打？”

“我又不是那种鼻涕下来拿拳头往上捅的瓜娃子，好端端地，我跟人家离的锤子婚！”

一个年轻媳妇，在自家大伯哥面前，又是稠人广众地，张口就丢这种只有烂婆娘才敢说的话，俊鸟话一出口，把自己惊呆了，马赶山也被惊得头发梢儿立正了，说实话，在战场上，子弹贴着耳根子飞，炸弹在身旁爆炸，他也没有被惊吓成这样。他不由得紧盯了她一眼，她忙低下头，刚正常了的脸色，又像烂了似地，这次是因为羞惭。马赶山说：

“既然这样，赶紧回家奶娃去，娃饿得受不了，你又奶胀的难受，懒蛤蟆翻门槛，既跌了沟子又伤了脸，那样叫干什么？”

别说是县长，哪怕是一个放羊的男人，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都不可这样跟女人说话的，何况又是弟媳妇，句句都指涉人家的身体隐秘。马赶山就敢。这就是人家马赶山。马赶山敢说，俊鸟也敢听，这就是人家俊鸟。当下，把满街的妇女钦佩的不行，又惭愧的不行。一街的紧张气氛，让马赶山一顿不成串儿的咸谈话，闹腾的就像乡村庙会耍把戏的场合，要多活泛有多活泛。马赶山趁机面朝众人说：

“贯彻执行国家的《婚姻法》那是党和政府的责任，一点问题都没有，让妇女同志从封建婚姻下解放出来，那是党和政府的一贯主张，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首先是一个法律问题，严肃的法律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打离婚问题。无论什么问题，请大家相信县委县政府，也请相信我，我马赶山一定处理得让大家满意。现在，我有一个要求：离家近的，可以到城里逛一逛，看一看，该买东西的赶紧买，没事的，趁早回去，家里的老人娃娃还等饭吃呢；离

家远的，可以住到县城，我马上给有关部门打招呼，大家吃住免费，但只限今天晚上，明天一大早，都各回各家。对于大家的问题，我会严格按照政策，妥善处理的。”

说完话，马赶山也不管效果如何，牵过马头，就朝县委方向走，俊鸟是有要紧话说的，嘴张了老大，却一下子不知该称呼马赶山什么。按乡俗，应该叫他根娃他爹的，可是，对自家男人也可以称呼某某娃他爹，这样好像在叫自家男人，叫马县长更不合适，生分倒是小事，让人误会说，故意显摆自家人是县长，那就有些牙碜了。三犹豫两拖拉，等她拿定主意时，已不见马赶山的人影了。俊鸟后悔的在原地跺脚，她恨自己不争气，说了半天不黏牙的话，倒把最要紧的话没有说。一个妇女看她这样心急火燎，凑上来说：

“哎哟，我的大妹子，大伯哥的包子吃美了没有啊，我要是有这样体面的大伯哥，我就手里拿一个包子，嘴里噙一个包子。”

“你手里拿个驴蹄子，嘴里噙个驴锤子！”俊鸟没好气地丢一句，风火转身而去。她要把村里和她一起来的婆娘都喊回去，跟上外人闹自己人，谷子地里撵麻雀，自己比麻雀糟蹋的谷穗多多了，再说，奶实在胀得不行了。

马赶山刚挤出人群，就看见小锤子像一颗打足了气的皮球，在人群中，一蹦一个高，马赶山知道他在找他，在他的头顶蹦出人头的一刹那，他大喊：

“小锤子！”

小锤子闻声窜过来，看得出，他已焦头烂额了，二话不说，扯住马赶山的衣袖，一手豁开人群，冲到县委大门空地处，才恼道：

“我的首长啊，你真是大将风度哩，天都快塌下来了，还有心思和兄弟媳妇磨牙涮嘴儿？”

马赶山抬手在小锤子的脖后跟斫了一下，悄声斥道：

“胡毳说！我那是开展妇女工作。”

“好，好，开展吧，够你开展的。”

听了小锤子的简单介绍，马赶山真正才认识到，目前的事态确实够他喝一壶的。就在几天前，妇女们开始陆续进城时，何自叙接到通知，去省委开办的地方干部培训班学习了，临走，开了一次县委常委扩大会，把眼下的工作做了简单交代，指名落实《婚姻法》工作由赶山同志亲自抓，说这是县委常委会的决定，不要轻易变动，而且，在他走后，子午县的全盘工作都由赶山同志总负责，其他常委以及所有干部，都要统一听从赶山同志调遣，不得影响工作。马赶山一下子明白了，前几天常委们分工分的是多么深谋远虑。“麻雀拉了一颗鸡屎，多大的事！”忽然想起当年钻梢林打游击、刚开赴华北前线抗日时的种种艰难困苦，马赶山心底涌上来的竟是一层鄙夷，是鄙夷人，还是鄙夷事，他一下子还说不清。他让小锤子前面走，先去给县委办打招呼，召集在家的县委常委开紧急会议，小锤子说，首长，不是我偷懒，我猜，常委们早在等你了。马赶山略一沉吟说，权当你猜对了，耽搁了事儿，我就给你找一个狼茬婆那样的媳妇。

第七章 县长对一个人的直觉

小锤子猜得不错，常委们早在等候了，但不是在会议室，大家都化装成老百姓，分散在县城一些要紧的场所，一旦发生什么大的骚动，可以在第一时间进入现场。马赶山离城还有几里地时，县委已经知道消息了，面对复杂严峻的形势，大家都束手无策。何自叙不在，作为县长的马赶山理所当然就是县委常委会的召集人和主持人，他来不及回县政府自己的办公室去，径自来到县委小会议室。服务员沏了一杯茶，双手刚端起杯子，县委办勤务刘及第闻讯赶来了，头上还冒着热汗，一把从服务员手中接过杯子，恭恭敬敬双手捧给马赶山，躬身说：

“听说县长回来了，我赶紧往回跑，还是迟了。吃饭了么，想吃点啥，我赶紧让大灶安排。”

“我早都让街上那些婆娘塞了一嘴的包子！”

马赶山没明说吃不吃饭的话，嘴里说着这种丢笑的话，脸色却像生铁一样，刘及第悻悻了一下，又硬着头皮，试探说：

“我让大灶上做一顿酸汤面行不，跑乏了，酸汤面解乏。”

“啥事情把你跑的黑水汗流的？是不是追着谁家婆娘吃包子了？”

这仍然不是玩笑话，说话时，马赶山的脸色仍然像生铁。刘及第本来心就虚，听马赶山这样问他，心更虚了。刚才，他是在街上的，他目睹了马赶山被妇女们围攻的全过程，他是化装成老百姓，在现场执行县委应急预案的，一旦有不测事件发生，他得立即向县委汇报情况，再则要站出来控制现场的。他杂在人群里一屈一伸，鬼鬼祟祟的，既怕群众认出他，又怕马赶山认出他，群众认出他，倒没有多大关系，最多把暗事做成明事罢了，马赶山如果认出他，还让县长误会说，你这个狗日的刘及第，县长在大庭广众下受人围攻，你这个比我参加革命迟不多几天的县委办勤务，不站出来解围，倒像驴毯缩进驴卵脬了！

“人都通知了没有？”马赶山照旧是一副不冷不热半真半假的漠然表情。

“古里同志马上就到了，所有的负责同志都在第一现场。”刘及第说了一句与他这种身份不协调的话，其他负责同志在不在第一现场不需要他知道，也不需要他负责，对一个机关勤务来说，小了说，这是越权，大了说，这是泄密，哪怕是对自己人说的。马赶山向来对人大而化之，心里不装什么事，有事了，对谁有什么看法，无论对上级，同级，还是下级，当面就是一顿榔头闷棍，甚至日娘捣老子地倒出来了，他才不费闲心事去琢磨人琢磨事呢，唯独对这个刘及第早有疑心，包括对他在战场上的舍生忘死，都有疑心，到底疑心他什么，他一点门道都没有，只是疑心罢了。这个人和古里向来贴的很紧，超乎寻常地紧，他说他们有那种男人间不齿的事情，当然是玩笑，玩笑的后面只是一个在玄机重重腥风血雨中摔打久了的人的一种直觉。

第八章 两个老革命之间的巅峰对决

说话间，古里到了，他还是往常那种吊儿郎当的架势，嘴里噙着似乎永远不灭火的旱烟锅，一只手托着烟锅，吧嗒吧嗒，声音很响，带有涎水的纠缠声。离老远，听到这种声音，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是他来了。马赶山很纳闷，他的烟瘾就够大了，可比起古里来，他简直算是三等烟客，想起来往死的吃烟，想不起来，大半天不吃一口的。

他曾当众设套挖苦古里，他一派真诚地说，古里同志是一个勤俭节约生活的榜样，大家都做出冥思状，企图忆起古里究竟在哪里表现过这种优秀品质，一时想不起来，或默不作声，或嗯嗯啊啊敷衍，古里得意地说，那是那是，勤能克懒，俭可养廉嘛。马赶山悠悠说，就是啊，古里同志连续吃一天烟，才耗费一根火柴。大家听了，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反应了一会儿，都反应过来了，引出一地爆笑。古里也反应过来了，解嘲说：知我者，赶山同志也。古里有一个本事，他吃完一锅烟，装另一锅烟时，可以把吃过的那锅烟的灰烬原模原样扣在地上，新的一锅烟沫装好后，他将烟锅扣在灰烬上，借灰烬中的余火，把新的一锅烟点燃了。这样，就不用再划火柴点烟了。一锅接一锅，眼睛一掰，吃到闭眼睡觉。有人开玩笑说，古里同志，你和柳姿同志扒包子时，是不是嘴上也叼着烟锅？

“赶山同志，你回来了？”

马赶山沉着脸，不搭话茬，他把双手笼在袖筒里，摆出不打算跟人握手寒暄的架势，他似乎也不大关心眼前的局势。两人一落座，他开口就说：

“你真沉得住气啊，县城乱成了那样，你倒是毳上挂镰刀，没有往心上搁（割）嘛！古里同志，我倒要问问，自叙同志和我不在，你是县委副书记，这项工作又是你主抓的，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自己解决不了，提交组织解决，你倒好，像驴毳一样，缩到卵泡里不出来了。能给我说说是什么讲究么？”

自从何自叙上任后，马赶山在正式会议上，似乎不会说粗话了，表现的比文明人还文明，乍然走了束缚，他也有了解放的感觉，他从心底认为，所谓的粗话脏话，其实都是老先人发明、整理、总结的文明成果，那些官话，所谓的文明话，表达起某种情形来，实在是隔着裤裆揣毳，只是个大估摸，车轱辘话，反正都能说，滚了半天，又滚回原地了。参加革命以来，听了无数的首长报告，读了无数的文件，他又是上过三年私塾的，要是文绉绉几句，也像模像样，如果没有人事先知道他只是一个小官儿，听他说起官话来，说他是多大的首长，

都有人信的。可是，他从骨子里反感这种说话方式，战争年代，他给群众做动员报告，除了个别特殊词汇，都是老百姓怎么说话，他也怎么说，老百姓爱听他说话，他的工作总是最出色的。一次，工作组中有从城市来的同志，男女都有，都是从洋学堂出来的，他们说了半天话，会场一点反应都没有，马赶山往那一站，是政策说政策话，是人情说人情话，竿子一堆，板子一堆，会场像开锅的水，很多来开会只是应付差事的人，热情都被他鼓动起来了。有一个女工作队员，对他的工作能力极为崇拜，但批评他说话不文明，他没有正面反驳，却问你结婚了没有，那女的说，结了，他问，你的男人是不是二尾子，那女的没有听明白，他说按你们的书上说，就是阴阳人，那女的生气了，说我怎么可能找那样的男人，马赶山笑说，这就对了，在城市说城市话，在乡村说乡村话，对着先生说孔夫子，对着杀猪的说拔毛翻肠子，吃饭时说吃饭话，拉屎时说拉屎话，你和你男人干那活时，就说些调动情绪的骚情话，我知道你那口子也是文化人，你们干那活儿时，总不至于讨论什么黑哥尔白哥儿吧？那女的无言以对，嘴上对他恨得牙痒痒，心里却佩服的不行。那女的真是能干，下决心要学会当地语言，很快地掌握了马赶山式的群众工作方式，很快地成为闻名边区的群众工作能手，很快地和远在大城市的丈夫断绝关系，很快地嫁给了当地土生土长的工农干部，被边区政府树立为典型，很快上调高层机关工作了。

另一个典型，就是柳姿。她的本名叫柳孜孜，刚到边区那会儿，随队下乡搞群众工作，队长介绍她名字时，一定会引起满场爆笑。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紧张地捋头发，抻衣角，左顾右盼，以为自己的穿着打扮出洋相了，羞臊地只要哭不歇，当地干部当然知道大家笑什么，但都不敢明说，上面有严令，一定要尊重爱护城里来的知识分子干部，几次大会都笑场了，笑得工作没法开展，在柳姿的再三追问下，一个当地女干部才悄悄告诉了实情。原来，当地人把未婚女子的私生子叫“绿籽籽”，绿，当地方言读作（liu），庄稼没有成熟时的色彩，未婚女子本身没有成熟，却产了籽儿，籽儿便是绿的。这正好和柳孜

孜同音。柳孜孜便申请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柳姿，为了工作方便，主管部门在接到她的申请当天，就批准了。

古里和马赶山是老战友，土生土长的，精熟本地土话，但他做正经事时，很少说那些不上台面的粗话，对马赶山的说话方式，他早已听得耳朵起老茧了，这一段时间，在会上，听马赶山文绉绉说话，他觉得自己好像光着脚走在石子路上，从头到脚都是硌的，心里常替这位老战友难受。今天，马赶山终于放开嘴说话了，不幸的是，说的却是他。本来也没有什么，以前马赶山骂他时，比这粗十倍的话都用过，他也没有在意，当地很多骂人话，使用的场合不同，使用的对象不同，早失去了本来意义，只剩下表达某种意思和情绪的语汇了。可是，今天，他听到这话却格外刺耳，他也明白，刺耳的原因，不是这话难听的足以让他受不了，而是他的鼻子太大，把自己的嘴压住了。柳姿是他的婆娘，他是她的顶头上司，落实新《婚姻法》的工作，是他两口子在开夫妻店。本来这也没什么，都是在战火中结成的革命夫妻，全县、全地区，两口子在一个部门工作的多了，让他碍手的是，他正做着不赢人的事情，嘴还没张大，别人立即就有百句千句话噎死你。

古里一进会议室，刘及第急忙冲了杯茶，搁到古里面前，懂事地退出去了，其他人更是离办公室远远的，不听招呼，他们是不敢到能听得见里面说话声音的地方去的。一见面，马赶山就是一顿榔头闷棍，古里心里生气，却不好回嘴。他一手从嘴里卸下烟锅，咳嗽几声，嗓音十分沙哑。马赶山瞥一眼，发现一向洒脱的古里，眉宇间暗藏着闪烁不定，心中有数了，换了比较平和的口气，笑说：

“老战友啊，你搞妇女工作的本事不减当年啊，全子午县的婆娘，但凡能走得动的，差不多都听你的号召来县城了啊，多壮观的婆娘大军啊。”

“我的工作没有做好，请县长批评。”古里赧颜说。

“谁说不好了？我明明说你做的很出色嘛。要是去年解放大军打胡宗南时，一看这么多的婆娘，不用我们浴血奋战，老胡早带着残兵败将跑台湾了。”

“县长说笑话哩。”古里的警惕性一直在的，那根警惕的弦儿稍松动一下，就让马赶山一把揪住了。

“啪！”马赶山一拍桌子，霍地站起身大吼道：“古里，是你在跟你说笑话，还是你在给我弄笑话？你是一个老同志，应该明白的，生活中多大的笑话只是一个笑话，工作中多小的笑话都是大笑话。这不是在给我马赶山闹笑话，这是给党，给人民政府，给革命事业闹笑话，这样的笑话你闹得起吗？”

唰，眼见得古里的额头像一股泉水从地下喷涌而出，马赶山一下子把调子提得这么高，他张了张口，发现自己根本唱不上去。他使劲吃了口烟，又猛喝一口热茶，浓烈的烟味似乎把思路呛开了，热茶把喉咙眼儿也捅开了，他嗫嚅说：

“赶山同志，你……”

“你先别叫我同志！同志是革命者之间最尊贵最亲切的称呼，如果让一个有意破坏革命事业的人称为同志，那我是什么人了？”

马赶山的调子又提高了几度，古里一下子蒙了，只听咕嘟儿一声，一股浊气从丹田以下部位，像大暴雨过后黄土沟里的山水，携着黏稠的泥浆，山崩地裂般地扑向沟口。他强压着，而强压的结果，却是山水无可阻挡地冲击。他从嘴里拔下旱烟锅，在硬杂木桌面上使劲一磕，燃烧得正旺的烟沫像是烧红的铁钎在淬火，一下子火星四溅，几粒火星喷到了马赶山面前，更多的则随着磕击向古里反弹回来。此时，两人的神思同时回到了一次战斗场面：仗打得正酣，炸弹在眼前爆炸，马赶山没有躲闪，他连眼皮都不眨的，古里也没有躲闪，眼见得一颗手榴弹落在了他脚下，他不但没有躲避，还上前一脚踩住滋滋冒烟的手榴弹，心里暗暗叫好：狗日的，老子终于可以像英雄那样死了！谁知这是一颗臭弹，古里当下那个羞愤沮丧。这一情景正好让马赶山看见了，战斗结束后，大家都在欢庆胜利，他快步走向古里，人都以为他要和古里握手拥抱什么的，谁知，他上去就给了古里一个耳光。那是真抽，古里像一只笨拙的大鸟，平地飞了出去。战斗中，古里没有受伤，那一个耳光过去，古里竟然当了几天伤号。抽完耳光，马赶山

什么话没说，古里也一脸木然，只有刘及第好像是他抽了古里耳光一样，怯怯地上前来，把自己的土布片手绢递过来，古里默默地接过来，擦去挂在嘴唇上的鼻血。古里率先从战场返回会议室，又将烟锅在桌面上磕了一下，咬牙一字一顿说：

“赶山同志，你是在说气话，还是真心话？我古里算不算真正的革命者，你马赶山说了恐怕还不算，你虽然现在是我的领导，按照组织原则，对你的指示我绝对服从，但是，我要提醒你的是，我参加革命提上头打仗时，你在哪儿？你怎么可以轻易地把一个为革命出生入死的同志，因为一件事，张口就划到反面阵营呢？”

“你少给我摆老资格！陈公博、周佛海是一大代表，先当党的叛徒，后又当国家的叛徒，他们不比你资格老，不比你有学问，不比你有见识？资格老只能说明毬硬的比别人早，并不能说明毬比别人硬！”

马赶山有个特点，什么事要是让他占了理，那理能扯多长有多长，别看他只读过三年私塾，参加革命后，要不在第一线打仗，要不在第一线搞生产，也没有学过多少政策理论，可是天生记性好，听一回政治报告，能把作报告的人气得鼻血乱淌，因为作报告的人报告完了，自己说的什么，最多能记住个大意思，他却能把主要内容从头到尾不乱章节复述出来。当然，他把报告中的措辞用语转换成自己的语言，生动无比，贴切无比，大家愿意记，也能记住。比如，前一段地委开扩大会，批评有些干部对群众工作粗枝大叶，抓的不细，造成失误，他回来传达会议精神时说，地委批评了，我们有些同志做群众工作，不深入群众，尿尿不抓毬是个大撒手，隔裤子揣毬只是个大估量，结果呢，老公公背上儿媳上华山，把腰都挣断了，还落了个老骚情的坏名声。请问同志们，这种工作作风叫什么呢，这叫癞蛤蟆翻门槛，既跌疼了沟子又伤了脸！我倒要问问同志们，有粉为什么不往脸上擦，倒要往沟蛋子擦？我再问问同志们，国际国内形式分不清，还可以加强学习迎头赶上，如果连沟蛋子和脸蛋子都分不清，我奉劝这些同志，及早脱离革命队伍，回家抱娃收鸡蛋，给婆娘洗血裤子去！当时，何自叙刚传达完会议精神，文绉绉的，会场打瞌睡的，说小话的，嗡嗡

营营，马赶山早憋不住了，他把脚后跟都忍耐的有些发麻了，终于轮到他做动员报告了，他是记着祁如山警告不要他对何自叙说粗话脏话的，但并没有说不许他在大会上说，他又不针对何自叙，他不说粗话，思路就不开，说话就像老牛拉屎，有一下，没一下的，他自己都觉得难受，听的人哪能好受得了。而他无论在什么场合，无论憋多么大的火，一句粗话脏话混账话出口，气也消了。老战友都知道的，有人给他编了一个顺口溜说：只要马赶山嘴里出来毬，哪怕你跟他有仇。说的是，哪怕你跟他有仇，只要他肯跟你说粗话，其实他已经不记仇了。

古里听出来马赶山把说话的调子降低了，自己却来劲了，他心里说，你马赶山说我什么都可以，但你居然怀疑我对革命的忠诚，还把我跟叛徒汉奸放在了一条板凳上，我知道你是在气头上过骂人瘾罢了，可是，你什么不能骂，偏要拿这种话骂人，你一句话就把一个十几年的革命者打成革命对象了，你说算了就算了？你马赶山不是饶爷的孙子，我古里就是让孙子随便糟蹋的爷？他说：

“赶山同志，我还是希望你把刚才说过的话，给我做一个明确的解释。”

“我刚说什么了？”

“你是不是想把自己拉出来的屎再吸进去？你有本事吸进去，还要看我让不让你吸！你不是说我是叛徒汉奸吗？”

“谁说你是叛徒汉奸了？”

“咦，你明明说我是什么陈公博、周佛海。”

“古里，你狗吃油饼子，心里想了个油汪汪！你能跟人家比，你拿什么跟人家比？我只是说你少给我耍老资格。现在是我问你问题，还轮不到你问我问题，在子午县，只有何自叙同志有资格让我给他汇报工作，现在你给我老老实实汇报工作，把你的老资格悄悄地装到裤裆里去。我问你：那些妇女怎么上街的，上街来干什么，这段时间你都干了些什么？”

“我也没料想，谁知道那么多的婆娘来县城都干什么。”

“你是主管领导，你不知道你主管的工作，那你是干什么的，你是不是和一个两个三个婆娘扒包子嫌不过瘾，要来一个大兵团作战？我要警告你：小心让哪个歪婆娘咬断你的舌头！”

这是古里的短处，别人不敢当面揭他的短，只有马赶山敢，平时大家都在高兴中，惹大家笑笑，没啥，因为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没有藏掖的必要。在这个场面，马赶山又把犄角旮旯里的事情翻出来，古里很生气，却感觉自己的鼻子是那么大，那么沉重，压得张不开嘴。马赶山适时地一笑，把自己的旱烟袋递给古里，说：

“再不难日了，跟你说着耍的，毬头子上抹碱水呢，还糙乎乎的。柳姿去了哪儿？”

难日是北地特有的方言，原意再明白不过了，也再脏再恶毒不过了，可是，用的场合对象不一样，意思便完全不一样，效果更不一样。长幼辈之间，只有爷爷可以这样说最钟爱的孙子，父子之间，兄弟姊妹之间绝对不可以用，对与自己有亲缘关系的女性绝对不可以用，对一般关系的任何人都不可用，用了，那就是骂人。可是，对非常亲密的朋友用了，更显亲密。比如，在大街上，你发现一个男人，迎面碰见另一个男人，大声说，你难日的，好久不见了，另一个人回嘴说，你好日，像吸炉子往进吸哩。说都知道，这是一对亲密朋友。女性中，只有烂嘴女人在撒泼时才这样骂人，骂女人，也骂男人，在有人的场合，稍微有点修养的女性绝不会这样说话，闺房密友关起门来，也可以这样骂着耍的。马赶山这样骂古里，古里心里顿时舒服些了。他在马赶山的烟袋里装了一锅烟，脸色一下子正常了。子午的男人就是这样，生多大的气，有多大的仇，只要一方把自己的旱烟袋递给对方，对方也接受了，那就等于和解了。古里的面子一时还下不来，马赶山的面子却已经下来了，在和古里常年的交往中，你不把他的火激出来，他就是这样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他做什么事，都做的很出色，打仗，搞群众动员，那都是一等一的好干部，可他就是要逼急了才肯动弹，祁如山曾经骂过古里，说他是稀屎憋到沟门子上了，才急慌慌解裤带

的那号慢性子人，马赶山说的更寒碜，他说古里是老汉的锤子，发火装置失效了。古里说：

“谁知道人家去了哪儿，反正你下乡的那一天后晌，人家也下乡了，再没有见过人面儿。”

“咦，古里，柳姿是你婆娘，当男人的不知道自己的婆娘去了哪儿，这恐怕不对头吧？”

马赶山说顺口了，没有料想他的这句话恰好是古里盼望他说的，古里受了他半天窝囊气，由于理亏，又是下级，又是在谈工作，他不好反击，这下牵涉到了私人事情，终于让他逮住机会了，他说：

“赶山同志，你毬头子上弹烟灰哩，倒是找了个好地方！柳姿是我的婆娘没错，可那是回到家以后，出了家门，人家是子午县妇联主任，而且是你任命的。”

古里以为他一句话可以把马赶山噎得半天喘不过气来，他小看了马赶山，古里是能言善辩的人，可马赶山要是诚心跟谁胡说八道，最能说的嘴，在他那张嘴面前，都变成了木头嘴。正应了子午县人的一句话：八个能说的，说不过一个胡说的。马赶山说：

“柳姿恐怕在家里当不成婆娘了，只好出门专心当妇联主任的吧？”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马赶山话题一转，就从古里给他设的话套里脱身而出，古里没有思想准备，情急一开口，倒陷入马赶山的话套了。马赶山徐徐啞一口烟锅，意味深长地说：

“柳姿同志也难做人啊，革命多年，倒弄了个有家难回啊。”

“怎么有家难回？谁不让她回家了？”古里居然昏头胀脑地继续往马赶山的话套里钻。马赶山又啞一口烟锅，徐徐说：

“倒没有人敢明目张胆地赶人家出家门，谅有些人有这份贼心，也有这份贼胆，恐怕没有这个贼本事。想想啊，一个婆娘回到家里，自家男人在抱着比自己年轻漂亮的咪叨叨没眉没眼地扒包子，她在家里能呆得住吗。”

马赶山惯于哪壶不开提哪壶，这一下击中了古里的要害，古里说：

“赶山同志，我们是血水里一路滚过来的老战友，我就那点出息，耽搁了前程不说，把脸都丢尽了，可是，我做事也不是那么不顾皮不顾脸的，我就和小燕吃过几回包子，到我的办公室吃过一回，在老城墙根吃过三回，从来没有带她到家里去过。”

“不对吧？听人说，那个咪叨叨都怀上太子了。”

“这是谁放的罗圈屁！别人拿沟子嘴乱说，那些让驴踢了的脑子也相信，你是我的老战友，人说我把老草驴强奸了，你也相信？”

“那么，我问你一件属于老战友之间的私人事情，你可以回答，也可以不回答：你和柳姿结婚都七年了，她怎么还没有个响动，是你的问题，还是她的问题？”

古里张了张嘴，脸憋红了，却没有憋出一个字儿来。

“好了，好了，现在先不说你两口子沟子底下的烂脏事情，我们研究一下眼前的烂脏事情吧。”

“那有什么好研究的？噤！”

对这么至少和天一样大的事情，古里竟然不屑一顾。马赶山不高兴了，他说：

“古里，你究竟是头让马蜂蛰肿了，还是觉得反正你上头还有人顶着，反正这项工作是我马赶山的总负责，你就抱着别人家娃娃喂狼心不疼？”

“你拿个大男人，心眼既多又小，真是沟蛋子上捅了一竹扫帚，开了一百个眼儿！我古里虽然混的不铿锵，可我做的大事小事，哪怕是没眉眼事，从来都是一人做事一人当，我那样日弄过别人么，日弄过你么？”古里一脸的鄙夷，自顾自地咂了口旱烟。

“嘿嘿，再不难日了。”

马赶山咧嘴一笑，古里说的是实话，这人就是这种让人讨厌得牙痒痒喜欢得肉痒痒的具体人，身上的毛病像一辈子没用水洗过的脊背，伸手随便一抓，就能抓出一把垢痂，但最大的优点就是敢于担事儿，

不在背后地里日弄人，他的这些优点令人心生敬意，有时候又觉得他脑子不整齐。

有一次，古里率领游击队执行任务，晚上突遇大雨，他们在一户农家的柴窑里借宿，主人再三请他们到客窑的热炕上休息，他再三婉拒，说是人民的队伍不扰民，是铁打的纪律，谁都不能违反。山区的下雨天，又阴又冷，农户主人看见战士都是十七八岁，最多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还有十四五的娃娃，自己的娃娃都结婚成家了，他还舍不得让受罪的，将心比心，便让婆娘熬了一锅小米粥，盛在一个大瓷罐里，已交过夜了，三个儿子都睡了，他想儿子儿媳也许正在互相用身体取暖，不好意思从热被窝里吆喝出来，而自己和婆娘，又脚来手不来的，地滑，万一一脚摔出个腿儿蹬天，丢人事小，把身上摔坏一件子，麻达大了。他就让准备打春就要出嫁的小女儿把罐子送到柴窑去。外面暗无天日，柴窑暗无天日，古里听见叫门声，又听见是房东姑娘送米粥来了，心下十分感动，再不好拒绝老百姓的好意了，战士们都很感动，古里忙划着一根火柴，准备到门口迎接，谁知外面雨大，姑娘既怕把自己淋湿了，又怕米粥凉了，竟一头扎进屋里来了。进来也没关系，山区的人没那么多讲究，再说，窑洞里什么也看不见，在柴窑里睡觉又不可能脱衣服，谁也没在意，却偏偏出问题了。姑娘回去给父母说了，哭哭啼啼，当夜就要死要活的。主人家忍耐到天亮，雨停了，队伍也要出发了，古里亲自去交还罐子，向主人道谢告别，主人的脸却冷得像三九天阴沟里落满黄土粉末的脏冰，古里纳闷，快走出大门了，心里不落忍，又返回来，说：夜里多有打搅，请大叔多多担待。男主人冷脸冷言道：谁嫌你们打搅了？掩身门后的女主人却突地蹦到门边，先放声号了一嗓子，立即又把哭声截住，立眉瞪眼说：我们把你们当人看待，闹了半天你们是些牲口嘛。男主人反手就给了婆娘一个耳刮子，喝道：给我夹住！不说话谁不知道你长了个老皮嘴！女主人这下放开嗓门号上了，古里一听有事，忙问男主人咋回事。男主人恼了脸不说，只催他赶紧走。古里越没法走了，都走出几十步的队员，听见院子里吵闹，又不见队长出来，耽心出什么事，又赶紧返

回来。这时，昨夜那个姑娘从窑掌里面出来，眼圈肿胀，抽泣着说：我把你们当自家弟兄，可你们的人欺负我。主人家的三对儿子儿媳都从各自居住的窑洞跑出来了。古里问那姑娘到底咋回事，那姑娘红了脸不说。女主人感觉到这个当官的并不知情，把古里拉到一边悄声说了一会儿话。古里一听肺都气炸了，他问那姑娘知道是谁干的吗，那姑娘羞了脸说：天那么黑，谁毬知道。古里一听一个大姑娘居然像男人一样说话，他差点笑了，又赶紧憋住，一转眼，又想，任务紧急，不能为这事纠缠，又一下纠缠不清，但又得马上给个说法，他接口说：大妹子，实在对不住，确实是天黑，我不留意，把自己的手没有收管紧，也不排除我对自己要求不严，想在大妹子跟前讨个近便，没拿捏好，手重了些。姑娘摇摇头说，不是你，天黑看不见，可我知道不是你。古里说，就是我，我做的事我知道，我给大妹子赔情道歉。只是大妹子年纪小，我算是你老大哥了，长辈给晚辈磕头折晚辈的阳寿哩，我给大妹子鞠个躬吧。说完，真的鞠了个躬，那姑娘急得像是精脚片子踩到了火盆里，喊道：不是你，真不是你，我知道不是你。古里说，任务紧急，今天的事先到这儿，如果我还活着，再路过这里，我一定登门道歉。古里一直没说是怎么回事儿，等任务结束后，他才在一个僻静地方把队员集合起来，厉声问：那晚，谁干了坏事，站出来！喝到第二声，还没人站出来，古里说：我再问最后一遍，是革命战士就站出来，是儿子娃就站出来！

终于还是没人站出来，古里只好把坏名声背了一年多。原来，房东姑娘那晚送米粥进来，不知谁趁黑，手从人家胸脯掏进去了，还攥住奶嘴儿揪了一揪。农家女性都不戴奶罩，也没人知道世间还有这怪不啦叽的东西，刚入秋，还是单衣，大襟粗布单衣下，只穿一只肚兜儿。和年轻媳妇家的，混熟了，这样占点小便宜，都算很过分的，但还属于玩笑范畴，对没有出阁的大姑娘，别说动手动脚了，就是说话不讲究，都有人跟你拼老命的。一个大姑娘让人摸了奶，要是传出去，让婆家知道了，那是一定要被退婚的，婆家说什么，女方得乖乖听什么，丢人折财，连大气儿都不能出的。从此，姑娘再要找婆家，便像

寡妇再嫁那样，只得随遇而安由命运摆布。风声还是传出去了，是那个姑娘自己给人说的，她说是让八路军游击队上的人摸了奶，揪了奶嘴儿，那个叫古里的队长把名誉担了，但不是他，是一个叫马赶山的人干的。消息由民间传到了队伍上，这还了得！一追查，马赶山那时已经是营长了，半年前就去了抗战前线，离子午县上千里地儿呢。那个姑娘一听这话当即傻眼了，嗨嗨唠唠哭了大半天，嘴里念念有词，像唱似地，人们听得出，她不断抱怨她命苦，爹妈黑心，要把他嫁给一个没有人样子的男人，本想嫁给马赶山的，谁知道，把好人的名誉弄坏了，也把自己的名誉弄坏了，还不得不嫁给一个没人样子的男人。

这个姑娘就是狼荏婆，她不得不嫁给蔦梨后，破罐子破摔，竟然摔出了一个威风凛凛的名头。那时候，她不认识马赶山，只听人们传说马赶山是一个大英雄，英俊少年，她想马赶山是八路军队伍上的，没有想到八路军队伍会到她家借宿，在她的概念中，八路军只有八个人，而古里那天全队正好是八个人，更没想到她的父母竟然要她去送小米粥，她想这下机会来了，听说你们八路军纪律很严，你马赶山揣了人家大姑娘的奶奶，要不乖乖地娶人家做媳妇，你的队伍会端着枪顶着你的沟子娶我的。

对当下的事情，古里原来心中是有数的，让马赶山酸酸咸咸骂了半天，这下轮到 he 说话了。他说，你马赶山在大街上那么一喧乎，你又是无数婆娘心目中的大英雄，你只要开口一声喊，让大家脱裤子，保证十有八九的婆娘，都把裤子脱掉扔在大街上了。我看问题不大，咱们这里的婆娘嘛，做事都是一哄一哄的，主要是让柳姿那样一煽乎，柳姿说话做事本来就踩不住鼓点儿，那些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婆娘更是驴蹄子跳舞乱踩，你也不想想，咱们这里的婆娘，在婆家哪怕当牛做马，都不愿让人休了，宁愿吊死在婆家，都不愿揣上一纸休书回娘家的，她们都是在家里憋心慌了，趁机出来打一个晃悠，用不着咱动员，年轻有娃娃的，到不了天黑，奶胀的招不住，自己恨不得生了膀子往家飞呢，那些稍有年龄的婆娘，出家门还没有三尺远，都在回头看，忧心猪没人喂，鸡蛋让老鹰叼走了，你不信这会儿上街再看，剩不了

几个鬼影子了。少数死心塌地要求解放的婆娘，不让她们离婚估计不行，要不就得下硬手往回赶，这些都是柳姿哪一类婆娘，认死理，一口叼住一根干屎橛子，拿肥肉锭子都换不来的。这类人到底有多少，到明几个早上，至多到中午，咱心中就有数了，采取什么措施，到时候咱们根据情况再研究决策。再说了，你已发话了，我已经按照你的意思，给县委办、县政府办、公安局、民政局等等有关机构安排下去了，保证今晚回不了家的妇女，吃住都没问题，你就把你那双勾引婆娘的目光收回来，跑了半个月了，好好睡一觉吧。马赶山越听越高兴，越听越放松，到后来，却越听越糊涂了。他说，俺，我说古里，要骂人明着骂，要夸人明着夸，我可不喝你那闷葫芦烧酒，我刚回来，沟子坐这儿还没有抬起过，把全部心思都用在拾掇你上了，你按我的什么意思安排工作的？古里笑说，你不是在大街上和兄弟媳妇把包子吃美了，说要如何如何吗？马赶山说，那不过是先把那些婆娘的情绪稳定一下，再说，你又是咋知道的？古里说，哼哼，咱从小就是放驴的，驴沟子一撅，咱就知道它要拉稀屎，还是要往外挣干屎橛子！我也觉得，你的安排是最合理的，就赶快派人去执行了。马赶山让古里趁机占了一些嘴头上的便宜，才觉出古里这人真是心里有数的好干部，不言不喘的，把这么大的事情处理的要多妥帖又多妥帖，心里一下子佩服的不行，也喜欢的不行，他大声叫道：

“古里，我把你个挨毬货，你哄的老子白受了半天煎熬！”

古里吃一口烟，吐出一个圆圆的烟圈，慢悠悠说：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人不急，驴急。”

“驴急就驴急，不知道着急的驴，挨的鞭子多。”马赶山把古里的旱烟袋一把夺过来，装满一烟锅，说：“也不知道给人让一让，只一个劲贪吃别人的。”

刘及第鱼一样从门里游进来，先给马赶山的茶杯续满水，再给古里续上，古里说：

“继续按原先的方案弄吧。”

第九章 趟不过女人河的革命者

马赶山喷出几口浓密的烟雾，在烟雾的遮挡下，他凝神注视了刘及第一瞬，刘及第低头专心续水，他的职责就是给两位领导把茶杯的水续上，古里说话后，他没有任何反应，好似古里不是在给他说话。会议室就剩下两个人了，刚才紧张的气氛转瞬间又显得过于宽松，如果不说一点带火药味的事情，好似两个人闹了多大的别扭。马赶山是很想给古里说一些话的，这些话憋了几年，他也有点鼻子压嘴不好说出口。今天这个场合正适合编缺油少盐的干传，万一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让对方不高兴的话来，也不要紧，按当地人的话说：你把人家偏干传的话都当话听了，你这人咋是这人？干传就是即兴说的闲话，有可能是真话，有可能是纯粹为了过嘴瘾的话。你看看，责任不在说话的人，而在于听话的人。这就是编干传的好处。马赶山闷了一口烟，将烟雾长长地喷出去，一脸都是香的受不了的样子，他埋怨道：

“古里，你这家伙，要是不参加革命，你有可能当了地主老财呢，这么好的烟，藏起来自己吃，给人不吃。”

古里笑着回击道：

“我要是当了地主老财，先让你给我拉几天长工再说。”

马赶山叹息一声说：

“唉，一天不知道都忙些什么，看似把人忙的丢鞋失帽子的，回头一想，又想不起来到底忙了些什么，咱们是老战友，多长时间都没有在一起好好编干传了啊。”

“你到底还是忙了一些正经事，我就像磨道里的驴，蹄子不停地在转圈圈，头都转晕了，还是那么大的圈圈。”

古里在政治上有些失意，虽然他从来都是对此保持着满不在乎的态度，可是，毕竟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话题。马赶山不接这个话茬，吃一口烟说：

“老战友啊，以前忙，烽火连天的，谁哪天死，谁也不说，都顾不上家，现在稳定了，我问一个不该问的问题，你和柳姿该要一男

半女了吧，你都是三十冒头的人了，柳姿比我只小一岁，别的婆娘这么大年龄，娃娃都能满山跑着放牛了。”

古里强颜笑道：

“我的娃娃不光能放牛了，我听说他妈都在给张罗媳妇呢。”

古里说的是他和前妻天天生的儿子，天天还是大肚子时，他回家时见过一面，后来的一切他都是听说，他从来没有回过家，连父母都没有看望过，不是他没有孝心，是因为回去以后他没法面对父母和乡亲的责难，更无法面对天天，还有从没见过面的儿子的眼睛。他的离婚，是天天主动提出的，公婆对天天说，权当没有那个狗日的，你要是还认这个家，你永远是这个家里的一口人，就是我们老两口的亲女儿，你要是不认这个家，随你走，要拿走什么，只要家里有的，你看上什么拿什么，把弃娃子留下就行。天天说，我活是古家的人，死是古家的鬼，我哪也不去，你们要是多嫌我了，我就去死，我不怨你们，谁也不怨，只要允许我死在古家门里就行，能不能埋到古家的坟阙，你们古家看着办。活着，我就是我父母的女儿，我不能给我的父母丢脸，让夫家休了，腆着脸回娘家，那不是拿自己的厚脸皮把父母往沟里挤吗，古家容留我，我就是古家明媒正娶的媳妇，一个媳妇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自己知道的，二老既然还认我是你们的儿媳妇，你们以前怎么对待我，以后还怎么对待，该说的说，该骂的骂，该打的打，真正像一家人就行了。

古里的父母为了天天在家里不受兄弟先后们的排挤，干脆和三个儿子另家了，一大家子人，只留下老两口、天天和弃娃子。子午县的人把妯娌叫做先后，其实，三个先后，对天天都挺好，她们觉得古里一走不回头，天天又很贤惠，上孝公婆，下敬先后，家中的脏活粗活抢着干，从来不扯什么是非，她们觉得，古家对天天不公平，都想多担待天天一点，没想到公婆居然担心她们多嫌天天，倒率先多嫌起她们来了。在乡村，儿子和父母分家，人都把问题看在儿媳身上了，都说是儿媳导致了家庭的分裂，三个先后都很委屈。古里他爹也没什么文化，但在乡里向来被推为人器，就是那种能够上了台面的能干懂得

人情礼数的人，他当众宣布，四个儿媳都是好儿媳，子不教，父之过，古里不学好，他这个当爹的要负全部责任，既不能拖累另外几个娃，也不能亏了三儿媳，另家是我提出来的，等于我把三个娃赶了，让他们自己过自己的日子，我趸的货摊子我自己收拾。古里他爹给孙子起了一个相当离谱的名字：弃娃子。古里听说后，对他爹一肚子的火儿，可每当火起时，只有独自喘几口粗气，自己先悄悄把火灭了。

马赶山明白古里在给他故意绕舞姿，心想你还给我绕舞姿，我偏偏要把你的弯弯肠子给一把扯直了，变成一通到底的驴肠子。他喊一声，说：

“不会难日，再不要学的难日了。”

古里凄然一笑，说：

“提起我和柳姿的事，我对你毬眼眼儿都冒气，可我的气又出不来，鼻子大压着嘴了嘛，你要是肯给个好脸色，我还趁机拾掇你几句，解解心慌，你要是一下子把人脸变成驴脸，我只好自己忍着肚子疼嘛，你只要一开口，我的嘴就张不开了嘛。”

马赶山有些动情，当年他撮合古里和柳姿的婚事，一是眼下的事情把人拿住了，马上不把他俩弄成合法夫妻，老百姓那里的影响收不回来，给组织没法交代，而组织多少得给他俩一点措施；二是他看着两人也般配，也有感情基础，只是古里在这事儿上表面有些吊儿郎当，心里是存着柳姿的，柳姿呢，又是大城市来的，自我意识强些，把情调看得要紧一些，让她开口主动跟古里谈婚论嫁，无论按传统礼仪，还是按时尚风气，都不合适。他觉得，他俩说好听点，只隔着一层薄薄的窗户纸，说直接点，两人的衣服都脱光了，都钻到一个被窝了，只剩下把工作重点由上面转移到下面罢了。他觉得他做了一件大好事，对组织，对个人，都是说得出口拿得出手的好事情。但他凭感觉，这两口子不大合适，在子午县，正常的两口子关系，在人面前就像仇人似地，走在大街上，一个离一个最近的距离都在一米开外，婆娘对男人笑一下，男人绝不会回一个笑，最好把脸拉得跟驴脸一样长，给婆娘说话恨声恨气的，那才叫两口子，谁一看都是两口子，是关系相当

黏糊的两口子，假如互相间说话笑眉笑眼，走路挤挤挨挨地，那什么可能都有，要不就是村里两对夫妻之间关系都好得不得了，在辈分上又能耍得着的男女，要不就是结了干亲的，比如，该男人是那个婆娘给自家娃认的干大，或者，该婆娘是被该男人给自家娃认的干妈。剩下的一种可能，就是那个男人，或那个婆娘，属于人们眼里的那种“行行子”不满的人。行，银行的行，子午人把盛放清油的器皿叫油行，细颈，阔肚，收底的那种瓷罐。清油是贵重物资，油行装不满，家道便不怎么丰裕，拿来说人，行行子不满，就相当于智商偏低，品味偏低，不受人尊重的那种人。村里有这样的婆娘，有些行为不端，或爱耍笑的男人，便好在她们那里磨牙涮嘴，揣揣摸摸，做一点表面文章，占一点浅薄便宜，那种婆娘，也把自己不怎么当回事。可古里和柳姿，从能力，长相，和社会地位，都算是子午县的人尖子，人尖子男人，人尖子婆娘，他俩给人的印象却像那种行行子不满的男女，在人面前，走的很近，亲亲热热的，有时候，古里走得快了，柳姿跟不上，还在后面扯一下古里的后襟，有时候，古里还回头拽一把柳姿，在子午县，这都是让人忌讳的事情。有些老年人看见了，眉头一下皱得好像那个男人把手伸进了他婆娘的怀里，更有一些爱管闲事嘴头子不饶人的老汉，看见古里他们走远了，会逞能地说：要骚情，回去把自家门关紧，豁出骚情去，能把自家的炕骚情塌了，才算骚情呢，在大街上骚情给谁看哩，要是我的娃和媳妇，哼，敲断你狗日的腿，看你再给我丢人丧德！

马赶山眼睛没有这么浅，他隐约觉出这两口子一定有什么说不出口的事情，但到底是什么事情，他又没头没绪，他这人在常年残酷的对敌斗争，尤其在比对敌斗争更复杂更残酷的内部斗争中，训练出了一种难以置信的敏感，可是，因为看惯了太多的一言杀人的惨剧，没有十足的把握，他是不肯轻易把对一个人一件事的疑虑说出口的。其实，每当马赶山和古里目光对接时，嘴上虽然说着像夏天的马莲河一样浑浊的话，古里还是看到了马赶山对他的探究，都是一个战壕里爬出来的，而且比马赶山多爬了几年战壕，多经了许多上下起落，他也

不是那种在月亮底下晒太阳的人。马赶山不直接问，他便也不直接说，但他还是暗暗佩服马赶山这个家伙，外表粗粗拉拉的，给人一种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感觉，其实，心思细密的，在身上抓住一只虱子，他都要先甄别是公是母，然后才决定，是捻死好，是掐死好，还是放生好呢。

古里打了多年的仗，也算是经历过严酷考验的人物，但在女人面前，似乎永远是一座不设防的城池，经不住任何攻击。他的资历是县委常委班子成员中仅此于何自叙的，马赶山参加革命时，他已经打了三年游击了，是参与老根据地创建的那批人之一，那一批人中，除了牺牲的，活着的，差不多都是高级干部了，级别低一些的，或纯粹没有级别的，比如那个出了名的二杆子贺拾柴，主要是文化程度太低，或纯粹没文化，不能胜任领导工作。至于古里，要人样有人样，要文化有文化，要资历有资历，要人缘有人缘，按照干部任用标准，他几乎要啥有啥，可就是干不上去。每次到升迁的关键时刻，他总要闹腾一点事儿出来。他闹腾的还不是什么大事，都是和女人有事，即使和女人有事，也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桃色事件，都是一些说有吧，其实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故事，说没有吧，又闹得沸沸扬扬，影响极坏。这一切，都源于他的女人缘太好了。他和当地男人一样，十六岁时父母就给他娶了媳妇，本来按照阴阳先生的推算，再过一年，他成婚比较合适，谁知当年红军游击队开进了村里，他看见一帮大小伙大姑娘，肩上扛的钢枪，背上插着大刀，打着红旗，敲锣打鼓的，口号声和歌声，整日把村庄弄得红红火火，村里的青年人眼热得快要燃烧了，没事就往队伍上跑，父母挡也挡不住，队伍上更是来者不拒。古里背着父母去队伍玩耍，那些女兵见了，一哄儿涌上来，又是握手，又是拽胳膊的，弄得他脸上怪不好意思，心里却一派阳光灿烂。他渴望过这种生活，他本来就不爱种地，没办法，再没有一个他感兴趣的营生，总不能去当二流子逛三吧，自己的脸丢得，老先人的脸丢不得。

古里他爹看得出古里的心野了，娃大了，说轻了，不顶事，说重了，人家跟你顶起牛来，你总不能把娃的腿给敲断了吧。想来想去，

古里爹和亲家一通传，就说到一搭了：提前完婚。正是青春火热的年纪，娶媳妇那实在是一桩美事儿，媳妇过门后，小两口都是初尝甜头，没黑没白，只要一方意思来了，一个眼神儿，小屋的木门就嘎吱关上了。古里的媳妇叫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天天。其实，这是村里一个半吊子读书人按字音给揣摩的名字，天天的爹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得，婆娘生天天时，他正坐在院子里用艾蒿拧草绳，当地把这种草绳叫草腰子，又叫腰腰子，意思是用草绳拦腰捆东西。婆娘问他给女儿起什么名字，他手里提着已经搓好的草绳说，就叫腰腰吧。一个月后，两口子的眼圈都黑了，再过一个月，两口子的脸都小了一个尺寸，再过一个月，古里走起路来，像是风中的枯叶。年轻娃娃贪恋皮肉之乐，不懂得节制，这些事情要当婆婆的先旁敲侧击儿媳，再想办法分散儿子的注意力，古里妈看见活蹦乱跳的儿子成了那样，心痛的了不得，瞅空子给儿媳点拨了几次，不知道是儿媳年龄小，听不懂话，还是故意装不懂，看情形，儿子非但没有松活多少，砧码倒还加重了，她又点拨儿子，儿子也是一脸不开窍的态度，这话又不好说透，长辈说麻糊糊的话，晚辈迷糊糊地听，古里妈没招了，把她的忧虑给自家男人说了，古里爹眼珠子一瞪，斥道：真是个老不来钱的，沟子拉屎毬动弹，出的闲力！你不是从那儿过来的？老子不是从那过来的？少了你的了，还是少了我的了？古里妈终究还是心痛娃，强辩说：你能跟我娃比？你都不看看你那怂眉眼，那个时候我躲都躲不及呢，你看媳妇那馋样子，咱娃要是能吃，早让她吃的骨头渣渣都不剩了。古里爹再不好说什么了，突然说：这样也好，让他狗日的把邪劲都用在炕头上，省的跑出去挨枪子儿！古里妈白了男人一眼，恨道：哪有当爹的诅咒自己娃的？我看干脆这样，让娃去他舅家逛几天，既见不着媳妇，又不会让队伍勾引。古里爹一拍大腿说，好啊，我家婆娘看上去像一头老母猪，要多糊涂有多糊涂，心底里亮堂得倒像狐狸精。

两口子没有想到，古里去了舅家后，半年杳无音信，再见到时，他身穿灰布军装，肩上扛了一杆钢枪，屁股后面跟着勤务兵，一口一个古队长叫着。回家只待了一袋烟工夫，就转身走了，天天给他倒茶，

他连脖子都没有转过去。爹妈训斥他，他竟然回嘴说：我是革命战士，我的一切都属于全世界受苦的劳动大众。古里没有明说，他不但厌烦，而且惧怕跟女人做那种事情，从心里，从骨头缝里厌烦惧怕。半年以后，古里第一次在队伍上犯错误，打下一个地主庄院后，战友们忙着清点物资，他却抱住地主家的小媳妇，美美地扒了一个包子。地主什么话都不敢说，乡亲们不答应了，地主为富而仁，乡望很高，长工头儿找着部队首长祁如山说：你们嘴里天天在唱着不调戏妇女，可实际上和土匪没有什么两样。祁如山问明情况，要当众枪毙古里，重新赢得群众信任，老地主又带头给古里求情，祁如山命令古里当面向那媳妇赔情道歉，古里只得遵命，不料，那媳妇撇撇嘴，对古里说：你赔的锤子情道的锤子歉吗？转身又对祁如山说：不就是扒了一个包子嘛，多大的事，还要枪毙人！他要是把我睡了，你还甩炸弹炸他不成？我情愿让那个小兄弟扒包子，咋哩？你看着眼热，是不是也想扒一个，我还不给你扒呢。说完，扭腰甩屁股走了，把祁如山弄得哭笑不得，但还是关了古里的禁闭，民不告是民的事，部队的纪律是铁的。古里后来才知道，部队已经研究了，马上要提升他当副中队长的。副中队长没有当成，小队长都被撤职了，他重新当了战士。战士就战士，无所谓，他参加队伍的目的，就是觉得好玩，再就是不愿回家，他感觉和媳妇睡觉简直没有意思，那事情就像风景，看景不如听景，只要不赶他回家，当伙夫他都愿意。

古里打仗点子多，勇敢，灵活，每一仗，他几乎都是首功，做群众工作，他也是一把好手，到了村里，往人面前一站，还没说话，大姑娘小媳妇首先喜欢他了，一开口说话，大道理小道理，谁不听他的话，显得自己纯粹不讲道理。红军变成八路军后，他又升任中队长了。搞了两年地方工作，他遇到了柳姿。柳姿和几个同学从敌占区的一所大学投奔解放区，上级为了发挥她的知识优长，选派她参加抗战服务团，深入乡村开展民众动员工作，她对工作一腔热情，夜以继日，不遗余力，可工作成效甚微，老百姓不明白她在说什么，她在台上口辨滔滔，台下一脸茫然，她深入农户，说的口干舌燥，对方只知道给她

端茶倒水，她像是给木偶说话。柳姿在很长时间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中，她甚至在公开场合发表奇谈怪论说，日本鬼子把中国人当猪对待，因为这话是鬼子说的，我要以死抗争，要是我们中国人说的，无论谁说的，我坚决同意。柳姿和几个青年学生在解放区能不能发挥作用，甚至能否把她们留住，都关系到解放区到底对青年学生有无影响力的大事，上级也很着急，便派经验丰富的已经升任县委宣传部长的古里担任服务团团长。

古里一到任，先让每一个队员做了一个即席讲演，他一下子就发现问题出在哪里了。他们说的话，都是把大学讲台上的话挪到了黄土高坡上，住在土窑洞里的这些农民如果能懂得他们说的话，那他们和民众之间的关系可能是要倒过来的，普通民众的勇敢无畏和缺少理性的民族情绪，哪怕仅仅是体力上的优势，都会让他们望尘莫及的。古里决定，全体队员一个月不下基层，搞集体培训，他自任主教官，又聘请了几个精熟乡村世故的士绅，给这些青年学生讲民俗，教给他们当地方言掌故。古里决定不再搞这种大哄大嗡式的民众动员工作了，他让每一个队员都单独行动，一个人包片包村，工作业绩单独考核。服务团再下基层，每个团员都变了一个人，个个吃得了当地饭，说得了老百姓能够明白的话，饿了端起碗就吃，不再挑挑拣拣，晚上，遇到炕头就睡，按当地风俗，和房东家的老人娃娃一炕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个炕上能挤多少人就多少人，不管跟谁挤在一个炕上，一个被窝能钻多少人就多少人，不管跟谁钻在一个被窝。大城市来的，又都是大学生，虽然也改穿土布衣服，但和山区的农民，在精神面貌上还是有着重大区别。小伙子长得帅，一进村，都被大姑娘小媳妇哄抢了，半真半假的，当玩笑也是玩笑，当真的也真的动了情。不过，乡村礼教非常严酷，玩玩闹闹，图个乐子，谁都不会在意，绝对不敢玩真的。古里把这些注意事项交代的很清楚，队员们，尤其是男队员都严守纪律，和人家小媳妇打打闹闹，摸一把，揣一把的，都不要紧，千万不敢对大姑娘动手动脚。女队员和当地的农家姑娘小媳妇站在一起，简直是天人之别，把那些小伙子眼馋得整日疯疯癫癫的，女队员

走到哪里，身后都跟着一串小伙子，女队员一开口说话，小伙子齐声吆喝助威，热烈的场面把死人都能激活了。所有队员中，柳姿的业绩最为突出，在校园她就是搞集体活动的活跃分子，见面熟，在任何场合都不怯场，人又长得漂亮，眉目体态自带风情，开言动语，一颦一笑，自己没打算骚情，别人看着骚情，独自进了村庄，大小伙喜欢她，自不待言，连大姑娘小媳妇都喜欢她，她们喜欢她的穿着打扮和骚情样儿。在一个月时间里，在柳姿的动员下，她包片的三个村庄里，主动报名参军的一百二十人，主动缴纳余粮一千多石，主动减租减息的四十五户，贡献军鞋五百双，军服三百套。

古里的工作业绩突出，上级准备提拔他担任子午县的副县长，同时提拔柳姿为县委抗战动员委员会主任，这时，两个人同时犯错误了。有一天，两人结伴去农户访贫问苦，晚上借宿在一户农家，那家人穷，人口多，一盘土炕上本来就挤了全家老少八口人，却只有三床被子，房东为了照顾他俩，专门匀出土炕的一边和一床被子，炕上人太多，天又冷，两人挤的太紧，又都有好感，古里又是柳姿的崇拜偶像，她便有意往他身上贴，到了半夜，挤出了热情，古里悄悄扒了柳姿一个包子，柳姿就等着古里的主动，便也回敬了一个包子，两人你来我往，柳姿情不能禁，哼哼唧唧，呢喃万端。炕上还睡着未成年男娃女娃，主人家很生气，忍耐到天亮，就将两人轰走了，并且投诉给村上，说这两个干部住在人家的炕上，晚上居然在做不要脸的事情，村上不敢怠慢，立即汇报给区上，他们是县上的干部，区上无权过问，又火速汇报给县上。对这样影响恶劣的事件，时任县委书记的祁如山也不敢不重视，立即成立了调查组。分头讯问，两人的口供完全一致，但都承认只吃过包子，没有干别的。调查组问古里究竟扒了多少包子，古里头一扬，笑道：谁还记得，我又不是地主老财收租子，一斗一升的还要上账？他又反问调查组一个结了婚的组员说：你和你婆娘一共扒过多少包子？你要是说的清楚，我努力回忆一下，争取给组织上一个准确数字。因为犯事的还有柳姿，调查组专门配了一个女干部，女干部也不好直接问柳姿这种事情，柳姿却主动说了：虽是古里同志首先

扒了我的包子，实际上是我主动的，责任在我，我本来就喜欢他，晚上又在一个被窝，天又冷，我往人家怀里钻，书上说，男人的怀抱有多广阔，谁都知道那只是形容词，就那么大一点地方，不经钻，就没地方钻了，他扒了我的包子后，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也扒了他，就这样，他扒我一个，我扒他一个，有时他扒我一个，我一连扒他几个，一直扒到那个雄鸡一叫东方白。如果一定要按扒包子的数量确定责任大小的话，那肯定我的责任要大一些，我扒他的，比他扒我的肯定多。

都是自己的同志，古里又是老同志，调查组的人差不多都给他当过下级，大家一看，没有什么原则问题，既不是叛变革命，也不是欺压群众，只是对自己要求不严，没有处理好同志之间的关系。有人悄悄把柳姿说的话告诉了古里。古里一听，当场笑得差点断气，笑毕，他说，这个妖里妖气的骚情女子，原来还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哩，她都这样仗义，我一个大男人家的，难道要吃她的软饭不成？他当即要来笔墨纸张，给县委写了一封检查。在检查中，他把全部责任揽了，他从思想深处挖起，说自己从小就不是一颗好籽儿，三岁时，看见公鸡给母鸡踏蛋，别的同龄孩子，比他大几岁的孩子，对此都无动于衷，他却觉得很有趣，夜里反复梦见过当时的情形，六岁时，看见伢狗和母狗链蛋，他不但不去制止这种公开的流氓活动，别的伙伴上前驱赶，他还横加干涉，说什么伢狗和母狗只有这样才能生下小狗，就像我们的父母如果不在一个被窝睡觉，就不会有我们，十岁时，偷看过女人撒尿，十三岁时，发现村里一对狗男女偷情，他不但不告诉他们各自的男人和婆娘，还答应替他们保密，新婚之夜，媳妇不愿意跟他做那事，他竟然死皮赖脸，缠来磨去，媳妇被纠缠不过，只好顺从，这简直如同强奸，要不是两口子，应该让族长给我身上绑一块石头，扔进河里淹死，参加革命工作后，就扒了地主家儿媳的包子，在与柳姿同志一起工作时，故意突出个人，显摆自己根本不值得显摆的能力，意图就是引起柳姿同志的注意，当两人因为工作的关系，必须睡一个炕，同处一个被窝时，完全忘了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完全曲解了柳姿同志对我的信任，在柳姿同志的嘴唇无意碰到我的嘴唇时，革命自觉性

在那一刻变成了个人可耻的贪欲，反而去扒柳姿同志的包子，柳姿同志碍于革命同志的情面，也为了挽救我，容忍了我的这种资产阶级腐化堕落行为，而我却把柳姿同志的容忍错误地当成默许，积久的贪欲终于化为洪水猛兽，酿成了重大后果，破坏了革命干部在群众中的形象，损害了革命利益，给革命工作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恶劣影响。鉴于此，我请求组织将我绳之以法，以儆效尤，建议对柳姿同志从宽处理。

这封信一传出去，立即轰动了整个边区，祁如山本来是要给古里一个记大过处分，给柳姿一个口头批评的，这一来，处分也不是，批评也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时任县委组织部长的马赶山把古里叫来，本来要黑了脸给拾掇一顿，见了面，话还没说出口，自己先笑瘫了，古里不笑，反而说：

“赶山同志，一个革命同志犯了错误，可以枪毙，可以关禁闭，可以给任何相应的处分，但绝不可以被嘲笑！”

“你这个具体东西，快点给我滚！”马赶山笑着喝道。

组织程序必须走完，马赶山又把柳姿叫来谈话，考虑到她是女性，怕伤及她的脸面，他便极力回避事件本身，他先把组织上准备给她一个口头批评的处理意见谈了，声明这是内部处理，不存档案，不向外公布，他代表组织，征求她对处理意见的看法。柳姿坐在马赶山对面的凳子上，头抬得高高的，好像在思考什么重大问题，马赶山怕她想不通，忙给她倒了一杯开水，双手递给她，搜索枯肠，找安慰她的话，这时，柳姿嘴里哦了一声，终于明白了事由似地说：

“这样啊，这么重大的问题，咋这么简单就处理了，只给一个日嚼处分啊？”

马赶山一时没有明白过来，他和外地来的同志，尤其是城市来的知识分子干部，说话时尽量不说土话，柳姿一句道地的土话，倒把他这个道地的土干部蒙住了。日嚼，当地人把骂人叫嚼，轻微地骂，叫嚼，严重地骂，叫日嚼，但和批评是有区别的，批评是官方用语。马赶山没有想到，柳姿和工农群众结合地这么彻底，但用日嚼代替批评的意思，实在是瘸子的沟子错茬了。他想笑，想起找古里谈话时，他

笑了，让这个家伙拣了便宜，还影响了工作，他强忍住不笑，便格外耐心地说：

“柳姿同志，口头批评和日嚼不一样，口头批评是对革命同志的一种教育形式，日嚼呢，是骂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忘了？不许打人骂人的。”

“赶山同志，这个我知道，革命同志就是要大力开展日嚼和自我日嚼，只有在日嚼中，在互相不留情面的日嚼中，才可改正我们身上的缺点。作为一个女同志，我对自己要求不严，竟然扒了一个男同志的包子，这么严重的错误，组织上只给了我一个日嚼处分，我知道这是组织上为了爱护我，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我不但没有意见，反而感恩戴德，我向组织保证，我将以更大的工作热情，用全部身心投入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请组织放心，现在我戴罪立功去了！”

柳姿说完，转身就走，走出几步，突然回转身，又坐到凳子上，说：

“哦，赶山同志，你看看我身上这种资产积极生活作风，一不留神就露头了，还没有听你的日嚼哩，我就走了，请你赶紧日嚼吧。”

马赶山心里又气又好笑，知道自己遇到一对活宝贝了，他也笑道：“柳姿同志，刚才已经日嚼过了。”

“哦，日嚼过了啊，那我走了啊，赶山同志。”

马赶山把古里和柳姿的表现当笑话说给了别人，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给他们各起了一个外号，古里叫包子古里，柳姿叫包子柳姿，大家说这很像前前前苏联人的名字，私下里干脆把这两人合称为：前前前苏联同志。

名声传出去了，两个前前前苏联同志索性出双入对，干什么都不避人了，走在大路上，有时手挽着手，遇到避背处，古里一只手搭在柳姿的肩膀上，后面看去，只是勾肩搭背，前面看，那只手从柳姿的领口深入下去，她的胸前的一边隆起一个大包，柳姿嘿嘿笑着，腰肢扭来扭去，猛可地，偏过脸来，一个响亮的吃包子声传出去。战争年代是普通革命者的禁欲年代，看到这一情景，那些结婚后参加革命的

男女干部战士，回家探亲的念头再也压制不住了，没有结婚的男女青年，身心内外马上就不安定了，不到一定资历是决不许谈恋爱的，但这条禁令得到了他们的勇敢质疑，他们的理由无比充足，古里同志和柳姿同志都是领导干部，古里同志还是结了婚的，说好听点，他们在搞婚外恋，说难听点，他们都可以大张旗鼓地搞不正当男女关系，我们正经谈恋爱为什么不可以？谁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唯一的回答，要不就是恋爱合法化，要不就是制止古里和柳姿。祁如山很快做出了决定：将两人分开，古里随分区后援团前往抗日前线，柳姿留在原地。分开只有半年，解放区吃紧，古里随军回防，两人又离得近了，一有空，不是古里去找柳姿，就是柳姿去找古里。而古里这时已是自由身了，古里媳妇申请离婚，为了抚养两人的儿子，离婚不离家，柳姿的未婚男友在敌占区，婚姻本身不受解放区政府保护，只要柳姿本人愿意，这桩婚姻可以视为无效。

一个是老同志，一个是从敌占区来的革命青年，组织上处于对两人的保护，反倒回来动员二人正式结婚。这时，古里却扳扯起来，他的理由是，他和柳姿同志只是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和谈恋爱是两回事，和结婚更是戴上草帽吃包子，还差着一帽沿儿远呢，柳姿也是这种态度，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战火纷飞的，她愿意把全部身心投入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和古里同志的恋爱，只是为了让她获得更多的革命激情，让婚姻的绳索拴住，将会影响她的工作，会给革命造成损失。组织上派人说了几回，两人各讲一套理由，不结婚，但还要保持这种浪漫关系。两人的影响实在恶劣，几乎达到了动摇军心的程度，组织上知道，两人又都是坚定的革命者，不忍心因为这件事情，断送两人的革命前程，从而使革命队伍失去两个好同志。怎样才能两全其美呢，已经升任分区副专员的祁如山把任务压给了子午县委，任务交代的十分明确：必须两全其美。子午县委为此专门开了一次常委会，会上大家提出了许多方案，所有方案都是好方案，但都不算最佳方案，争来争去，每人面前摔了一堆吃剩的烟屁股，还是定不下来，

已经升任县委副书记的马赶山不耐烦了，把还剩多一半的旱烟棒往地上一砸，霍地起身，慨然说：

“请组织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要是把古里这狗日的拿不到马下，我就从他的裤裆钻过去！”

第十章 把革命者捆绑成夫妻的全景展现

常委们还在现场，各种消息不断传回来，看来，今晚上谁也无法正经睡觉了。马赶山一口一口吃着旱烟，烟雾一团团喷薄出去，凝结在头顶，像是一片乌云，古里也一样，他咂旱烟过的频率比马赶山更高，一口接一口，有时不换气连咂几口，他喷出的烟雾好似认得他，留恋他，凝结在他的头顶，像是三伏天突然而起的暴雨前的天空。两人比赛似的吃烟，马赶山偶尔抬头看一眼笼罩在烟雾中的古里，又迅速将眼神移开。要是多看几眼，他害怕自己忍不住要笑。在这场合，他要是笑了，会破坏严肃的气氛的。而他实在想笑。看见古里那种倒霉样儿，他就会油然想起当年他给古里和柳姿撮合婚姻的得意事儿来。

马赶山在县委班子里撂了大话，其实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这种事，说是公事，也算公事，说到底还是私事，来软的，人家不理睬，来硬的，好像有些小题大做。他主动接承这趟差事，不是他有什么把握，实在是让这两个家伙把他搞烦了，多少重要的事情要做，却把很多人，大量的精力，用在了这种没名堂的事情上，要说有私心的话，他和古里是老战友，不忍心眼看着这东西因为这么一点不上台面的事情影响前途，他也是欣赏古里和柳姿的才能的，把一身本事当土坷垃撂着耍，真是具体得没眉没眼的，偏偏两个具体人又遇到一起了，再这样具体下去，非具体出大事来的。思谋了一夜，早上他给大灶安顿，给他准备十人的午饭，要有肉，有蛋，最好弄点酒来，烧酒黄酒都有，最好。今年边区风调雨顺，物资供应比较充裕，晚饭时，马赶山邀请的九个客人都到了，古里，柳姿，还有苏思边、冯立春、曲有福、贺拾柴等人，都是在一起厮混了几年的老熟人，老战友。古里一看来了这么多人，他以为马赶山要凭借众多朋友的面子，说他和柳姿的事情。他率先说：

“赶山同志，你是不是要给我摆鸿门宴？”

“嘿，给你摆鸿门宴？你以为你是刘邦，你跳起来连刘邦的毳毛都摸不着的。”

“说的是啊，我当然摸不着刘邦的，就只好摸你的。可是，摸来摸去，摸着倒是一把驴毛。”两人一见面，就唇枪舌剑。

柳姿插话说：

“你们说话时，能不能毳来毛去的，人家是女同志呢。”

马赶山笑道：

“就是，就是，忘了柳姿同志是女同志了。说个透底的话，我今日个请大家聚餐，没有一点别的意思，不但与古里和柳姿同志的事情无关，谁要是在吃饭时提他俩的事情，谁的嘴就是驴沟子！我请大家吃饭，只是手头攒了几张餐券，我经常下乡，用不了，好长时间没和老战友聚了，就这么单纯，谁要是觉得我在耍什么阴谋，现在就给我提上裤子滚蛋！”

“呵呵，我说嘛，赶山同志自己不长阴毛，也从不给人搞阴谋啊。这下我就放心了。”古里话没说完，坐在身边的柳姿，一只手伸进他的敏感处狠狠掏了一把，疼得他大叫起来，大家都起哄说，柳姿同志枪法不准，没有把那个是非根一把揪下来。柳姿嗔道，我在古里那里枪法不准，不见得到你们那里枪法就不准，谁不信，试试？

说笑间，饭菜上来了，第一道菜是苜蓿肉，用料是子午县的特产黑木耳和黄花菜，瘦猪肉一条一条的在盘中横竖搁着，子午县的这两样特产平时很难吃得到，都让边区的公司运到国统区换了紧缺物资了，不等马赶山发话，九双竹筷同时伸进盘里，眨眼几轮过去，只剩盘底了。柳姿夹了一大撮菜，放到古里碗里，又急忙给自己夹，马赶山只抢回一次，再伸筷子时，盘中已空无一物，古里干脆把盘子端过来，把盘底滞留的些许油花，全部刮入自己碗里。马赶山笑骂道：一群饿狼，八辈子没吃过好饭！

第二道菜是驴肉，又被一哄抢尽，这次马赶山有了经验，从勤务兵手中接过盘子，给自己拨了许多，又给柳姿碗里夹了几坨儿，安顿

说：这是我专门给你的，不许给别人，桌子上就你一个女的，吃驴肉养颜哩。大家这才看见，盘里一边是驴大腿上的精肉，一半居然是金钱肉。刚才马赶山夹给柳姿的大多是金钱肉。才把盘子搁到桌子上，古里眼疾手快，抢了几个大厚坨儿，卖乖说：你们懂得自力更生的伟大意义么？马赶山也不示弱，对那几个抢到驴肉少的人卖弄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脸皮厚，吃不够，脸皮薄，捞不着，你们的脸皮什么时候才赶得上古里同志的厚度啊。断了一条腿的苏思边坐在凳子上，不像缺一条腿的样子，他乐呵呵笑说，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古里不管别人说什么，把几片驴肉一次塞入口中，呜哩哇啦说：天生的驴毬命，走到哪里都是吃坨坨子肉的。柳姿差点笑喷了，她捣了古里一拳说：闹了半天，你才是这种命啊，难怪就你吃得多，还有一个同志吃的也多，是谁，我就不明说了。马赶山笑说，好像我吃的也多，驴鞭壮阳哩，古里多吃点啊。古里嘴里的肉还没有完全咽下去，照旧呜哩哇啦说：哪里哪里，彼此彼此。马赶山忽然指着柳姿盘子里还没有吃的几个肉坨儿，失惊作怪地说，柳姿同志，你吃的那是什么肉，怎么跟大家吃的不一样？柳姿一晒，撇嘴说，考我哩吧，金钱肉谁不知道。马赶山说，怎么会叫这个名字呢，又不是金钱，你知道这是驴身上那一部分啊，柳姿笑道，你去厕所吧，看看你那个东西，就不用问我了。说完，捂住嘴独自乐。

第三道菜是老虎菜，青辣椒沫、旱地萝卜、芫荽三种鲜菜互拌，辣椒是旱地火辣椒，在园圃育成幼苗，移栽在黄土旱坡地里，底肥又是火力猛烈的鸡粪，生长过程差不多都在大太阳暴晒下，一晒就是几个月，青辣椒又是选择成熟到巅峰，快要红了时采摘的，吃一口，可以辣出一个胃痉挛的那种。旱地萝卜一点也不松活，又干又硬，连一点水儿都挤不出，又是连皮剥碎的，辣椒辣的是肠胃，萝卜辣的是心。芫荽虽然不辣，但却把火辣椒和旱地萝卜的辣能够陪衬到极限，三种菜组合起来毒如猛虎，被冠以老虎菜的恶名。与老虎菜同时上桌的是馒头。今天上来的是一揽子面馒头，不白不黑的那种。用石磨加工小麦时，用细箩儿筛出的面，叫细白面，筛过三遍或四遍后，再用粗箩

儿筛出的粗面，当地人叫银面，取面粉的颜色为银色之意。小麦在磨第一茬时，就直接用不粗不细的中箩儿，一下子筛到最后一茬。在子午县这种不缺粮食的地方，吃这种面的，或是收成不好，或是过日子仔细的人家，平时，要不就是细白面，这是用来擀长面的，偶尔蒸细白面馒头招待贵客，银面专用来蒸馒头的，年成好，或者生活讲究的人家，在蒸馒头时，把细白面和银面混合起来，或对半，或四六，或三七，黑白掺杂，都是为了节省粮食，这种馒头也叫一揽子面馒头。今天的馒头一上桌，所有人一眼就认出，这是一箩到底的一揽子面馒头，这要比粗细掺杂起来的一揽子面馒头精细的多。

都是椽头蒸馍，就是将发面团揉成椽一样，然后剁成节儿，一只馒头足有四两重。馒头刚出锅，热气蒸腾，马赶山率先抓起一只，两手从中间一攥两半，留一边的馒头皮连着，一手托着馒头，一手抓过筷子，夹了满当当一馒头的老虎菜，呼啦啦大嘴抡起来。咬一口，大喝一声：啞，好好啞！柳姿也像马赶山那样给自己夹了一只馒头，火天火地抡起来。刚来边区时，柳姿纯粹不敢吃辣椒，而边区无辣椒不成饭，不吃辣椒就没有你吃的饭，大家鼓动她吃，她伸出舌头尝了一下，立即涕泗交流，不是出眼泪了，而是辣哭了。几年过后，她吃辣椒不让任何人，还有过分的，她吃黏糜子饭不放蜂蜜，放辣椒，单从吃饭上，她就足以成为边区知识分子干部工农化的典型。眨眼间，马赶山一只馒头下肚了，右手拇指食指撮圆了，揪住鼻头，将一把鼻涕高高举起，狠狠甩在身后，当身后传来啪叽一声响时，左手又抓起一只馒头，刚甩过鼻涕的那只手抓起筷子，将老虎菜夹满，还嫌不过瘾，又揪下一块，按在盘里使劲一拧，将沾满菜屑的馒头填入嘴里，大喊道：啞，好好啞！上辣嘴唇子，下辣沟门子，啞！大家都是这种吃法，边吃边往身后狠狠摔鼻涕，一地都是吃辣椒的吸溜声和甩鼻涕的啪叽声。柳姿也不示弱，一只馒头下肚，撮圆两指，动作优雅但却十分坚决地将鼻涕甩在身后，抓起一只馒头，夹满老虎菜，也重复马赶山的话说：上辣嘴唇子，下辣沟门子，啞！好好啞！引起一桌爆笑，嘴里都塞着馒头，笑声不畅，吭吭哧哧的，恰如老旧木轮车行驶在干硬的

坑洼土路上。马赶山说，柳姿啊，我们是上辣嘴唇子，下辣沟门子，你可能还要多辣一个地方的，你得小心啊。在大家的哄笑声中，柳姿从容说：赶山同志，据我所知，你并不比我少什么，只是形状口径不一罢了，而出口越小，受辣面积越集中，你总不至于要说，你缺少一个出口吧？马赶山吃了亏，柳姿大笑，大家大笑，古里不笑，慢腾腾说：瓦罐不离井上破，只要你来的回数多。柳姿占了上风，用筷子夹起一大撮老虎菜，填入嘴里，一边大嚼，一边模仿马赶山的声调大喊：啞，给我豁出啞！引得大家差点喷饭。古里悄悄捣她一下，她还没有明白大家笑什么，马赶山这样说话，大家都是正常地笑，她说了，为什么大家就格外地笑。

柳姿学会了子午县本地几乎所有的方言土语，但有些土话的引申义，还有由谐音生发出来的字义，她并没有完全掌握。啞，不仅指大口吃饭，还指暴打人，整人，诬陷人，又把男女干那事，叫啞活儿。大家大笑，鬼鬼祟祟笑，古里捣她一下，她要是脑子转快点，敏感点，就不会再追问了，偏偏一顿老虎菜狂轰滥炸，她的脑子木了，反应不过来不说，还变成了一根筋，非要追问个所以然不可。马赶山和另外的人一边往嘴里塞馒头，一边使劲吸溜嘴唇，也不忘了让古里作难，都喊：古里同志，你给柳姿同志说一下嘛，人家想知道嘛，你是人家的领路人，你得把人家领到该去的地方才算啊。柳姿还不开窍，探秘的愿望在辣味的刺激下空前高涨，她索性挪出一手，扳住古里腋窝里那团痒痒肉，古里被逼不过，只好悄悄给她说了，大家大喊：大声点说，革命同志不允许窃窃私语！柳姿略一忸怩，随即坦然说：不就是啞活儿嘛，性交、造爱、日戾，就像把猫叫咪咪，都是同一个意思，还神秘的，可见，你们心里都不干净。她这样坦然，一下子把大家说的自惭形秽，她忽然看见刚配给马赶山的勤务员小仇，只顾掰馍块低头在盘子里蘸辣椒沫吃，便故意虚张声势说：啊哈，你们这些人，说话咋不注意场合呢，你们都是结过婚啞过活儿的人，人家小仇还是个娃娃，锤子还小呢。小锤子猛不防受到攻击，一下子羞臊得无地自容，他不知道该怎么应付，一溜烟跑了。

过了几年困难生活，乍然能可着肚皮吃这么豪华的饭菜，大家一下子觉得就像革命已经胜利了似地。说起前几年的困难啊，他们简直不敢相信是怎么过来的，肚子空着，还整日兴致勃勃的，天不亮起来，搞大生产，动员群众，上前线打仗，谁竟然都没觉得有多苦，只有吃到好饭菜时，才恍然忆起，那真叫个苦啊。柳姿从小在上海长大，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的洋行职员，收入都很高，不缺钱花，她从小几乎对钱没有什么概念，仿佛钱就是从母亲的钱匣子里顺手取出来的。她恰好是在边区最困难时投奔过来的，每天只能得到八两供给粮，八两还是按十六两称计算的，折合市斤不足五两。供应的粮食，都是高粱面、糜子面、玉米面、黄米，小米，间或每个月才可配发一斤二斤黄豆，为的是给大家增加营养。柳姿哪吃过这种东西啊，见都没见过，听都没听过，而粗粮是必须细做的，粗粮如果粗做，那和喂牲口没什么两样。柳姿自然不会细做，连粗做都不会。组织上为了照顾她，给她们这些从大城市来的干部专门配备了几名当地女干部，合灶吃饭，她这才吃到了喷香的小米粥，花样繁多的高粱面卷卷儿，黄灿灿的玉米面簀儿等等。对生活她没有怨言，她知道她的投奔本身，就意味着要经受危险和困难，只是困难远远超过了她的想像和预期。当她看到本地干部的待遇比她差得太多时，涌上心头的只有感动，和忘我的工作。即使马赶山这些当地干部，也从没有过过这样艰苦的生活，从小也是吃过粗粮的，但，粗粮永远只是垫补和为了丰富食物的花样，当地的主粮是小麦，当地人说哪年，或谁家粮食不够吃，是指小麦不够吃，哪怕家里储存了多少粗粮，都是不作数的。而当地的乡下妇女，无论谁，都是做饭能手，这手艺，一个显示在用细白面擀长面上，一个就是在粗粮细做上要手艺。过几天，吃一次粗粮做成的精美食物，那绝对是一种享受，但，如果把粗粮变成主粮，天天顿顿吃，那真是造孽。高粱性燥热，连续吃几天，拉屎都能把肛门拉扯了，玉米、糜子又性凉，连续吃几天，便有撒不完的尿，在阴雨天或冬天，肚子冰凉，一股风过来，人都被吹透了。大灶上又不可能把粗粮做得多么精

细，那几年，本地干部最渴望的是组织上允许他们探家，回家待一天两天，吃几顿母亲或婆娘做的饭，能够幸福十天半月的。

山呼海啸了一会儿好饭好菜，大家居然有点伤感。马赶山心中有事，是不敢把自己淹没在怀旧情绪中的，他大喊道：

“小锤子，上酒！”

照例是先黄酒，后烧酒。黄酒是子午县的另一特产，每年要给边区政府完成相当数量的生产任务的，子午县的人戏称为贡酒。原料为专门酿造黄酒的酒谷子，这和别的谷子不一样，生长期漫长，春种秋收，谷粒小而饱满。子午县农家有酿造黄酒的传统，每户人家每年都要留出一亩或更多的土地，专门种植酒谷子，家家户户每年都要多少酿造一些黄酒，储藏起来，年头节下供待客用，每个村庄都蕴藏着酿酒高手，今天喝的黄酒是马赶山派小锤子专门回自己家拿的。从马赶山的老太爷起，他们家的黄酒就名动远近，四邻八乡的人无论谁见过多大的世面，干过多大的事，如果没有喝过员外村马家的酒，还当众显摆自己的什么能耐见识，嘴刁的人就会立即抢白上来：你喝过员外村马家的黄酒么，喝过的话，你说你把天日了一百个窟窿都行，要是没喝过，你赶紧把嘴藏到裤裆里，小心别人把你嘴上的处女膜弄烂了。说这种蔫损话的嘴算不得什么好嘴，喝过马赶山家黄酒的人不可能太多，无论谁家的酒都是不卖的，也就都酿不了多少，最多把两口直径一尺八寸的瓷缸装满罢了。马赶山家的酒是用瓮装的，盛酒的瓮有两口，大约能装满四口尺八缸。他家的黄酒好，人以为有什么复杂的工艺，其实和别人家的酿酒工艺大体一样，都是事先把酒谷子筛净了，浸泡在清水里，隔几天，换一茬清水，反复浸泡许多遍，再把往年留下的酒酵子与酒谷子搅拌发酵。到了酿酒时节，找一些晒干的沙蓬和晒干的猪扫帚棵子，塞住酒缸的渗孔。酿酒的缸是安口窑特制的瓷缸，与普通水缸的区别只是，这种缸在离缸底一拃许，留有一个指头粗细的圆孔，酒糟子通过沙蓬和猪扫帚棵子的过滤，从插在圆孔中的一根半尺长的竹管里流出来。这个过程叫噎酒，大约是指酒液渗漏的状态像是人的哽噎吧。首先噎出的酒液名叫底子酒，是要留起来的，这是

农家的宝贝，可当药引子用，月婆子的产后恢复，跌打损伤后的治疗，用处太多了，也是能喝的，一般人的酒量服不住，喝了，也太奢侈了。

每家都备有专门筛酒的泥炉子，用碎木片，或玉米芯子做燃料即可。马赶山是在县政府大灶上请客的，没有专门筛酒的泥炉子，小锤子有办法，找了几块狗头大的干土坷拉，堆在一起，用手随便和一把泥，随手一涂抹，泥炉子就砌起了。加热酒时，不叫烧酒、烫酒、热酒、温酒之类，叫筛酒。把酒装在锡壶里，架在泥炉上，酒烧开后，上面会涌出一层酒沫子，负责筛酒的人，要立即将锡壶提离火炉，让酒沫子溢出来，这时的酒其实还没有烧开，再把锡壶架上火炉，酒沫子再泛起来，再将锡壶提离火炉，溢出酒沫子，直到酒液中再无酒沫子泛起，酒才可以喝了，等于把酒液中的杂质筛净了。筛酒看似简单，其实一点不简单，等火候大了，才把锡壶提离火炉，酒液大肆喷出，酒味损失了，还会把炉火浇灭，酒沫子泛起不充分，杂质剔出便不充分，还会损失酒味，火力不足，酒会变苦，火力过了，酒又熬酸了。筛酒的人要手底干净利索，锡壶很烫，弄不好会让烫烂自己的手。在农家，每户人家只要年满十岁的男娃女娃，都会筛酒的，有客人来，这项劳务都由他们负担。大灶上的炊事员都有手头的事情，小锤子便是再也合适不过的人选。

昨天，马赶山让他回员外村取酒，他打马去了，一说明情况，赶山爹就从储酒的大瓮里舀出两大瓷罐的酒，足以装满一只大号的水桶了，赶山爷在自家田地里转悠，老远看见有骑马的人来家里，就知道是孙子派人回来传什么话取什么东西的，他急忙往家里赶，在进庄院大门时，正赶上小锤子一手提一只瓷罐出门，小锤子看见了，忙放下瓷罐，笑问：表爷到哪里吃酒席去了？不看好自家的门，倒贪吃别人家的酒席，看我把你的宝贝偷走了。还是个半大小子的小锤子是按马赶山的辈分称呼赶山爷的，爷爷孙子隔代亲，互相间可以笑闹，赶山爷也笑道：我把你这个小锤子，多亏我老汉回来的及时，抓住一个贼。你刚来，不吃饭就走，急乎乎的要娶媳妇吗？小锤子笑道：就是娶媳妇的，不过不是给我娶媳妇，是给别人娶媳妇，我的媳妇老丈母娘不

知道给我生到哪了？赶山爷笑说：恐怕生到谁家的驴圈了。既然不是给你娶媳妇，你日急慌忙的做啥，吃了饭再走。小锤子便把事由简单说了，赶山爷听了，那一撮山羊胡子一下子翘得像发情了的喜鹊尾巴，他训斥儿子说：这么大的事，才给这么一点尿水子，打算丢我孙子的人，还是丢我老汉的人？赶山爹忙说：我说多拿一点，小仇说，用不了那么多，拿的已经多了。小锤子也忙说，来的人不多，表叔让我多拿些，我担心这些酒都喝不完的。赶山爷不由分说，对儿子喝喊道：把罐子提回去，换两个最大的罐子，我孙子的事情，是天底下最大的事情！赶山爹不敢违拗，小锤子也不敢推拒，赶山爹要亲自把罐子提回去，小锤子忙说：表叔，我来！

在赶山爹和小锤子重新盛酒的当儿，赶山爷很快赶制出一副简易驮鞍，小锤子提着两大罐酒从偏窑出来时，赶山爷笑咪咪地说：

“我知道你碎东西嫌难拿，想偷懒，看看这东西美不美？”

赶山爷把两个酒罐穿进驮棍，顺手举起来，搭在马背上，伸手晃一晃，得意地笑说：

“马跑的像兔子那样快，都掉不了。”

小锤子故意说：

“表爷，我这马跑的可比兔子快多了啊。”

赶山爷说：

“就是啊，谁不知道你的马是烧撻子呢。”

这一驮酒，足有一百斤，烧撻子驮着酒，在前面自自在在走，小锤子跟在后面溜溜达达的，走几步，往路边麻雀叫的正欢畅的树上扔一块土坷垃，受惊的麻雀从树叶里惊飞出来，飞往另一棵树上。难得这么清闲自在，小锤子满心愉悦，一路轰赶麻雀玩，似乎没走多少路，就到了县城。马赶山一见这么大两灌酒，顺手就在小锤子后脖子上抽一下，说：

“你这是土匪打劫啊？我家可是团结的对象，不是革命的对象，你是怎么掌握政策的？”

小锤子嘿嘿一笑说：

“我知道首长啬皮，我的心肠也太软，要是按照表爷的意思，你现在看到的就是两瓮酒了。”

“亏死了，亏死了，别人的烂脏事情，与我毬相干，倒把我当地主老财了，凭什么，凭什么呀？”马赶山一边叫苦连天，一边指挥大灶师傅往储藏室抬酒罐。

小锤子一手提着锡壶把儿，从后院里跌跌撞撞出来，人还没从墙后闪出来，酒味已经弥漫了前院，一桌子的人的十张嘴，已不由自主地吧嗒起来，马赶山吧嗒了几下嘴唇，叹道：

“后悔了，后悔了，简直把脚后跟都后悔歪了！”

柳姿把她那双好看的杏仁眼乜了，以她惯常的骚情口吻说：

“赶山同志，真的后悔了？还来得及反悔的，我给你出一个主意，你拿你家那两瓮酒来换，我保证把这两罐子酒一滴不少还给你。”

“嗯，好主意，好主意，柳姿同志这主意不错。”大家都跟嘴起哄。

“都是些奸商！让我最气不过的是，柳姿同志这么好的女人，都跟你们学坏了。”

小锤子嘴里一边吸溜着，一边给大家看酒。古里明知道小锤子是因为手被锡壶烫的难受，还要问：

“小锤子，你嘴里吸溜什么嘛，是香酒了，还是坨坨子肉没有吃够？”

小锤子什么话都没说，专心看酒。子午县的人不说敬酒、斟酒、倒酒之类的话，说成是看酒。用锡壶看酒看似简单，其技术含量是极高的，既要对客人保持应有的礼节，还不能把自己的手烫了。小锤子不管古里的干扰，壶把窄扁，壶体又很庞大，须用拇指食指的力量掐住壶把，满把握住肯定是要烫手的，他右手拿壶，左手两根手指轻轻扶住壶嘴，先给马赶山看了一碗，再给古里看满，按照官阶资历还轮不到柳姿，因她是桌上唯一的女性，又是今天的主角，给古里看了，接着就给她看，柳姿忙双手捧碗，说小仇同志，给我少看点啊，我喝不了酒的。马赶山说，柳姿同志，你叫错了，不能叫小毬。柳姿一愣说，对的啊，你不是也叫小仇嘛。马赶山一本正经说，你是与工农结

合的典型，但要我说，你结合的还不彻底。柳姿说，请赶山同志批评指正，我一定虚心学习，尽快改进。马赶山徐徐说，小男娃的那个东西叫牛牛，大人的叫毬，或者叫锤子，人长大了，东西没有长大，就叫小锤子，没有叫小毬的。大家都明白马赶山在捉弄柳姿，都忍住笑，包袱抖出来了，才放声大笑。柳姿吃了亏，却装作还不明白，她弄出一脸娇憨神情说，赶山同志，我弄不明白，既然指的同一个东西，为什么叫法不一样呢，还有，照你的说法推论，没有人叫你小锤子，就该叫你大锤子的，为什么又没人这样叫呢。马赶山嘴张了张，却无言以对。柳姿在说话时，大家就知道她在给马赶山下套，而马赶山正在得意中，却浑然不觉，包袱抖出来了，大家才笑出声来，比笑柳姿要热烈的多。马赶山的目的是吸引柳姿的注意力，好让小锤子给她多看酒，小锤子趁机给看了洋洋洒洒一大碗酒。柳姿也在成功捉弄马赶山的得意中，恍然发觉眼前的酒碗，失声惊叫道，啊呀，我把你这个小锤子，刚才让你少吃了几片坨坨子肉，你就这样报复我，你咋和赶山同志一样，报复心这么强呢。

黄酒是纯粮食酒，酒精度数不高，但酒劲比一般的烧酒要大得多。烧酒无论度数有多高，喝的时候是凉的，酒力的发散要慢一些，而黄酒是烧得滚烫的，还必须趁滚烫喝下去，凉了，就变味了。在子午县，豪饮的酒家，不怕喝烧酒，遇到上等黄酒，心里是很怯的。马赶山是喝惯自家黄酒的，大喊一声喝，一仰脖，就剩半碗了。其他人也是一仰脖，剩了半碗。酒碗滚烫，酒液滚烫，柳姿双手端起酒碗，试了试，还没有喝，浓烈的酒味已让她感到眩晕，大家都在等她，她闭了两眼，闭住气，抿嘴喝下小半碗。顿时，犹如谁给她的体内扔进一颗烧夷弹，轰地一声，五脏六腑都在燃烧，头发梢，手指尖，脚趾尖，都在汹汹燃烧。她差一点背身从凳子上翻下去，强自定住神，睁开迷惘眼，见大家都在看她，她一抖擞，浑身的勇气就上来了，她笑道：赶山同志家的酒不过如此嘛。大家都看出她在硬撑，都有放过她的意思，古里更是心疼的了不得，便伸手捅一捅她，轻声说，不要小看赶山家的酒，有后劲呢。柳姿大言道，这也和我们的抗战大业一样，一开始，鬼子

厉害，接着，就相持了，现在，到了我们使出后劲的时候了！虽是戏言，马赶山却不能容忍谁贬低他家的酒，因为这是他老太爷传下来的手艺，眼前的酒，是他爷爷亲手酿制的。他霍地起身，一仰脖，将碗中的酒干了，把碗底朝向大家，大声说：革命同志不分男女，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大家都仰脖干了，只有柳姿双手捧碗，看着粉红的酒色，眼里一派桃花灿烂。此时，她一心想着与工农干部打成一片的革命任务，霍地立起身，古里来不及阻拦，她手中的酒碗已空了。

小锤子适时抱上来一坛烧酒。这也是子午县的特产，部队大生产基地用青桐树籽酿制的。据懂得现代科学的同志说，这种酒的度数与酒精不相上下。马赶山有意不让柳姿喝酒了，双手端起酒坛说：

“柳姿同志，虽说革命同志不分男女，但还要讲究入乡随俗的，这酒是男人酒，你就吃点亏，不要喝了。”

柳姿却不答应，她霍地站起身，凛然说：

“赶山同志，作为老战友，我得提醒你，在革命队伍中，绝不允许有歧视女同志的行为发生，喝酒是小事，但不能因为是小事，就违反神圣的纪律！”

马赶山语塞，虽周身内外也在汹汹燃烧，但脑子仍然格外清醒，他心想这一下闹大了，喝出什么事来，人家又是女同志，那影响要多恶劣又多恶劣。他给小锤子丢个眼色，小锤子接过酒坛，按原来的顺序，给马赶山和古里看满酒，接着给柳姿看，酒刚淹没碗底，他便收住坛子，柳姿往马赶山和古里碗里一看，睁大眼睛瞪着小锤子，大声说：

“我说小锤子，你报复心真的很重的啊，我就说了你那么一句话，你怎么报复个没完呢？”

小锤子巴不得柳姿多喝点，他低下头索性不看马赶山的眼色，忙说：

“首长别误会，那样看酒手不顺，我是倒一下手，准备好好给你看呢。”

柳姿碗里的酒，快要溢出来了，把马赶山急得腿都要抽筋了，却不便明说，而小锤子又不抬头，他的眼色白使了。

其实，马赶山虽是酒场上的英雄好汉，却和女人很少喝酒，他所经历过的酒场，遇到的都是不喝酒的女人，或不方便喝酒的女人。他哪里知道，女人要么纯粹滴酒不沾，闻到酒味，都会难受的，而喝酒的女人，只要能喝了一杯，就能喝下一碗。有道是，女人自带八两量，柳姿就是这种女人，开始是因为心理和身体还不适应，现在缓过劲了，又是天性好胜的女人，不战斗到底，是不会缴械投降的。马赶山无奈，只得端起碗，自己先喝一大口，给大家说，烧酒嘛，快喝慢喝随意，喝多喝少随量。大家都明白马赶山的意思，都装作不胜酒力，嘴里在嗨嗨哟哟呻唤，却不停地往嘴里灌酒。柳姿看出了门道，索性把话挑明了，她说：赶山同志，你既然请同志们喝酒，酒也是备足了的，那就放开让喝一场，几年艰苦日子过下来，不要说你们男人，就是我们这些女人，再不刺激一下胃口，真的要像武松说的那样，嘴里淡出鸟来了。《水浒传》马赶山没有读过，但对其中的故事已经精熟了，爷爷是可以一字不差背诵的，他还很小时，一有空，就给他讲梁山故事，他也爱听说书，听过无数遍的，他故意调侃柳姿说，这个武松，打起架来，倒有板有眼的，说起话来，却夹缠不清，说嘴里淡出什么不好，偏偏说淡出鸟来，直接是不通嘛。柳姿撇嘴说，这就是你不懂了，让你去山东那里工作几天，和工农大众打成一片，很快就懂得了。马赶山说，请柳姿同志给我先说说，革命战士是一块砖，万一哪天被搬到那儿去砌墙堵窟窿，我也适应的快一些。柳姿说，你猜都能猜出七八分来的，武松那些人嘛，既没有上过封建主义考场，也没有受过资产阶级学校教育，更没有受过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教育，嘴里能说出什么正确的话来？他说的那个鸟，不读鸟音，读作鸟，就是你话不离口的牛牛啊毬啊锤子啊之类的粗话荤话烂脏话。古里捣了柳姿好几次，柳姿浑然不觉，一本正经地说完了。这一次，马赶山没笑，大家都没笑，只嗯嗯啊啊地做着茅塞顿开的表示。马赶山和大家都明白，柳姿在讲起学来，是很严肃的，如果发觉大家拿她的学问取笑她，她会恼羞成

怒的，那样大家都不好看。柳姿话说完了，才顾得上搭理古里，她说，你捣我干什么呀，赶山同志想了解一些书上的事情，是好事情嘛，爱学习是好事情嘛，革命同志之间就要互帮互学取长补短嘛，关于本地的许多乡土知识，我不是一直向赶山同志向你向同志们请教嘛，革命同志之间再那样闹虚套套，和封建官场，和资产阶级政客，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干革命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

柳姿这样一说，所有的人都严肃了，生怕从自己那里露出一丝半点破绽，古里也频频点头称是。一席话说完，柳姿自感庄严无比，她端起酒碗，大声说：

“同志们，今天赶山同志请大家吃饭喝酒，我们一定要理解，这不是普通的吃饭喝酒，而是为了革命的友谊，建立革命的友谊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大家更加团结，更加团结又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更好地完成革命大业。为了早日实现我们的共同宏伟目标，我先干了！”

明知道柳姿这样喝酒一定会出事，可是，在此情景下，谁都不能拦挡她的，马赶山既后悔，又心疼，后悔他怎么会出此下策，心疼柳姿毕竟是一个大城市来的娇弱女人，这一碗酒，别说她，最能喝酒的男人悠悠地喝下去，都会头晕目眩的，柳姿仅仅是喝醉了，倒没有什么，都是战友，都是为了高兴，谁也不笑话谁，上级追查下来，只要拿捏的紧，不丢大丑，最多挨个日嚼处分罢了，可是，要是把身体喝出个长短来，没有人怪罪，自个都该剁自个手腕子的。马赶山急忙说：

“柳姿同志，咱们不着急，慢慢喝，我还有一些话要说的，碗里没酒了，说话不来劲儿。”

柳姿信以为真，便改口说：

“哦，既然这样，咱们就悠悠地喝，但每一轮必须要喝够一大口，谁耍赖，谁就是汉奸卖国贼！”

柳姿一大口烧酒下肚，只觉轰地一声，那和刚才黄酒下肚是两回事儿，黄酒下去，是全身燃烧，而烧酒下去，仿佛一颗炸弹扔进水井里，弹片不是四散飞进，而是像竹竿那样立起来，直往头顶戳。嗡，嗡，嗡嗡，她的耳朵里，脑浆里，一片喧哗声，头皮像一层透明塑

料纸，竹竿戳一下，快破了，又弹回来，再戳一下，又快破了，还没有破，又弹回来。此时，她的意识却无比清醒，她马上理解了马赶山刚才对她的爱护。这又让她感动得眼泪像一只被火熏急了的兔子，死命要从洞口冲出来，而此时，任何眼泪都和暖融融的场面不合拍。几滴眼泪还是没有收管住，为了不让更多的泪水跟脚出来，柳姿抬手在眼睛上随意一挥，娇娇地一诧说：

“这酒还真有一点劲道哩，赶山同志，你是不是给酒里搁了辣子？”

“何止是辣子，还有催泪弹哩，缴获小日本的。”古里不紧不慢揶揄道。

喝酒的速度一时慢了下来，柳姿好对付，主要是古里。这个家伙天生就是个酒罐子，跟阎王爷都敢拼酒的人，但他的拳很臭，还爱跟人斗拳，而座中都是子午县干部队伍中一流的猜拳高手。马赶山心生一计，郑重说：

“古里同志常年下乡，有一顿没一顿的，别说喝酒了，就是喝驴尿，遇到的也都是尿少的叫驴，草驴尿多，他又缺少运气。作为老战友，我们今天给古里同志改善一下。因此所以我提议：请古里同志打一个通关怎么样？”

大家一片声叫起好来，有的还把巴掌拍的山响，柳姿不知这是大家在给古里和她设套，只听马赶山说的真诚，而因为她，古里确实过了一段艰苦日子，她的心里也十分过意不去，便叫嚣的格外卖力，她也是鼓掌欢迎者之一。这正合古里心意，他早都想不管不顾地喝了，又怕破坏现场氛围，当即，他将右臂衣袖挽到了肘关节以上，摆出大干一场的架势。马赶山说：

“古里，只不过打个通关嘛，好像要给屠夫当下手翻洗猪肠子似地，没见过碟子大的天！”

“哼，打人不打人，先把架势列好了。”古里相当自负地说。

小锤子当即捧出三只小碗，一碗能盛二两酒的样子，规则是三打二胜，谁连输两拳，一轮就算结束，输了的喝两碗，赢了的陪一碗。首先接关的是马赶山，他也将右臂衣袖挽得高高的，柳姿说：

“赶山同志，你刚还挖苦古里同志来着，你是不是也要帮谁翻肠子？”

马赶山得意地说：

“把古里撂翻了，我帮他脱裤子。”

“先别卖大嘴，是英雄，是好汉，五根手指头上见！”古里再把衣袖往上挽一圈，傲然说。

马赶山却收回了已经伸出的右手，用商量的口吻说：

“古里，咱们这样好不好，有道是万事开头难，失败是成功他妈，一开始，咱两个就给他掀一个高潮怎么样？”

“行！虽然我打开，我说了算，但酒场是你摆的，我听你的。”

马赶山说：

“那就干三见九，除了柳姿，各人的门前酒不算，喝官酒，怎么样？”

“你咋那么泼烦？喝个酒嘛，又不是喝毒药，婆婆妈妈的。也不干三见九了，干脆来个十三太保！”

“好，真正好男儿！哪个女人爱不上你，简直瞎眼了！”马赶山伸出右手，古里也伸出右手，两只手在正中间握在一起，算是大战前致意。马赶山故意刺激古里说：“说好了，谁输谁喝，不赖不代不卖？”

“你泼烦不泼烦？不赖不代不卖！”古里不胜其烦。

划十三太保拳，便是一拳一碗酒。第一拳马赶山输了，桌子上的高拳都明白，他是故意输的，柳姿看不懂，只觉古里赢了，边拍手边喊：

“古里同志加油！”

马赶山端起酒碗，仰脖而尽，慨然说：

“愿赌服输，技不如人，没办法。”

古里兴致大起，不等马赶山把空碗撂下，大喊道：

“喝干见底儿，剩一滴，罚三碗！”

马赶山把空碗重新举过头顶，嘴唇夹住碗沿，咂的叭叭响，古里说，行了，行了，那又不是吃奶，别把碗咬出一个豁豁儿。柳姿大笑，马赶山把碗底朝下，碗中涓滴皆无，古里说，好，还算个正派人。

古里一连输了三拳，每喝一碗酒，他都像马赶山那样，把空碗举过头顶，嘴唇叼住碗沿，咂的叭叭响，马赶山说，你说我像吃奶，他偏过脸问柳姿说，你看古里那样像不像吃奶，柳姿笑说，不像吃奶，倒像吃包子，他和别的女人吃包子是咋样的，我不知道，反正跟我就是那样的。谁都不曾料到，柳姿会那样说，赴宴前，除他俩外，马赶山都让小锤子打了招呼，千万要注意，不要说吃包子的话，更不要拿这话开他俩的玩笑。哪壶不开提哪壶，提壶的却是柳姿本人。第三碗酒古里刚喝了一半，听柳姿这样自嘲，扑哧一笑，把一嘴酒全喷了出来，桌子上一下笑翻了好几个人，马赶山忙打岔说，古里至少把半碗酒喷了，不算不算，这一碗重喝！古里终于倒过气了，他指着柳姿笑说：

“你怎么这么具体，那话也好意思说。”

柳姿却一本正经说：

“古里同志，做人要诚实，真的做了就要既不怕别人说，也无须自我欺瞒，我只不过陈述了一个事实嘛，又没有虚说。”

古里哭笑不得，马赶山也哭笑不得，他当即伸手喊道：

“过关，过关！”

这一拳，马赶山输了，桌上的高拳都明白他是故意输的。说起吃包子的情节，又都带了六七分酒了，古里的眼神惺惺的，柳姿长长的眼睫毛像秋天里被霜打了毛影子穗儿，耷耷地，惺惺地，低垂下去，看面前自己的那大半碗烧酒。酒碗化为一汪渐次扩张的湖水，风起潮涌，由涟漪而波浪，水打堤岸，直往胸口撞击。还剩九拳，马赶山说：

“干脆咱们来个一拳定二七，怎么样？”

古里知道他的拳技比马赶山差得远，便说：

“咱们图个热闹，多吼几嗓子，多划几拳。要想一拳开，那就一拳四五，敢不敢？”

“不是敢不敢的问题，而是公平不公平的问题。照我说，咱也不一拳二七，也不一拳四五，一拳三六咋样？”

古里看了盛酒的官碗，还有门前酒，多少有些胆虚，但他不愿认输，他说：

“你怎么变成了奸商，斤斤计较的，谁输谁赢还没定呢。”

“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嘛，怎么样，一拳三六？”

“好，要吃牛肉牛滚沟！”古里应一声，他想出一个怪拳，给马赶山来一个猛不防。一伸手，古里叫了一个三星高照你，出的却是空拳，而这都在马赶山的预料之中，他叫了一个四季发财我，出了四根手指。古里输了，输的心服口服，他看见前几轮，马赶山喜欢开拳就叫三星高照你，他铁定要照别人的，却把自己照了。小锤子给马赶山看满三碗酒，去给古里看酒，马赶山忙丢给一个眼色，小锤子不怕古里喝多了，怕柳姿喝多了，马赶山不好给人交代，他也已经报复过她了，忙走过去，对柳姿说：

“首长，坛子里的酒不够了，另一坛酒还没拿来，我先借你门前酒用用行不？”

柳姿不大懂得酒场的曲里拐弯，惶忪了眼，忙说：

“你用，你用，不用客气。”

小锤子便端起柳姿的门前酒碗，刚匀满两小碗，再用坛子的酒看满四小碗，一溜摆在古里面前。一碗一碗喝，一下子把古里拿住不容易，一下子摆这么多酒，犹如孤身一人要对付一个强大的团队，再是英雄好汉，那阵势，都会让人胆怯的。六碗酒，加上自己的门前酒，七碗烧酒波波荡荡在眼前晃悠，他迟疑了一下。马赶山说：

“一下子喝这么多，事实上也有些猛。这样吧，咱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那就按马克思主义原理来，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咱也转移一下，不赖不卖要坚持，代酒可以的，不过，代酒是存酒，先存在别人肚子里，你把账记清楚了，一会儿给人家还，只要你把酒碗能接到别人手里，谁代都行的。”

“咱们一起喝过多少场酒，我让人代过酒么？小看人，我不要任何人代酒，自己的酒自己喝！”古里说着，霍地立起身来，一连喝下三碗。柳姿急了，忙把从自己门前碗里匀出的两碗酒揽在怀里，说：

“这两碗是我碗里的酒，我喝，这不算是代酒！”

说完，不等古里阻止，马赶山和众人也来不及阻止，柳姿一手端一碗酒，立起身，仰脖就是一碗，再仰脖又是一碗。古里的情绪被鼓动起来了，把剩下的那碗酒也仰脖一尽。本来赢家是要等输家喝到最后一碗酒时碰着喝的，古里算是把输了的酒喝完了，马赶山只好也立起身，把自己的那三碗酒，一一干了。

一开场就是一个高潮，现场气氛无比浓烈。其余几个人早急眼了，酒不多，这样喝下去，轮到他们打开，酒没了。大家个个摩拳擦掌，轮流应古里的关。古里一连闯过四个人，居然都赢了，当然是大家都想多喝酒，故意输拳的。即使这样，古里又喝下四碗酒，话开始多起来，舌根子硬了，说话呜哩哇啦的，像日本鬼子。柳姿腰身已坐不直了，半趴在桌子上，话也多起来。马赶山找着柳姿的一个话头，试探说：

“柳姿同志，你是新女性，又是革命女性，敢不敢和古里同志来一个交杯酒？”

“敢！怎么不敢？只怕古里同志不敢。”

“把那还不敢，上刀山下火海，我都没眨过眼。人说日本鬼子拼刺刀厉害，老子在前线只有半年，就跟他狗日的拼过三次，怎么样，戳死狗日的八个，他连老子一根毳毛都没有拔下来，喝一个交杯酒，锤子大的事！柳姿，敢不敢来，我们大天白日都敢扒包子，还不敢喝交杯酒？”

“谁不敢了？连交杯酒都不敢喝，还能闯过重重封锁线投奔解放区？”柳姿自来到边区后，说话时特别注意，生怕同志们说她有什么优越感，这几乎是她吹过的最大的牛。

柳姿说着站起身来，一看自己门前碗里没酒，顺手掠过坐在她下手的曲有福面前的酒碗。马赶山心里一急，又马上从容了，正好曲有

福在柳姿的右边，轮不到他划拳，他又馋酒，悄悄地把一大碗酒，喝的只剩小半碗了。古里一手端着自已的门前碗，两只胳膊相交，马赶山起身高喊：

“柳姿同志和古里同志婚礼正式开始！第一项议程：喝交杯酒！”

柳姿已喝到极限了，一口酒都不能再喝了，半碗酒下肚，再也坚持不住，腰身软软地塌下去，坐在凳子上，两手铺展开来，平趴在桌子上了。马赶山说：

“哟，柳姿同志醉了，来人！”

后院里闻声跑来几个妇女。七手八脚，将柳姿扶到后院一间窑洞里。柳姿离开了，大家不再拘束，古里的通关打完了，每个人都自告奋勇打通关，每个人跟前都是三拳一二酒，到了古里跟前，规则都变了，有的要求干三见九，有的要求十三太保，曲有福甚至要求来“塔尔寺”的，贺拾柴更狠，一开口就要来二十四个亮晃晃。北地的酒风本来就盛，这几个又是久经酒场却经常无酒可喝的酒罐子。塔尔寺，在北地酒场上，顾名思义就是开拳酒的基数很少，如果一方手风不顺，甚至有喝到一百碗以上才结束战斗的。比如，以三碗为起点，如果一方连输三拳，那么就得划九拳，这九拳有一方都输了，就得划十八拳，以此类推，像佛塔那样层层往上垒。二十四个亮晃晃，就是划二十四拳，喝二十四碗酒，谁输多少喝多少，也有追求快捷的，一口叫了，按事先商定的比例喝酒。古里已经喝狂了，来者不拒，别人咋说他咋应，几圈下来，关还没有过完，古里便趴展在桌子上鼾声如雷。大家又七手八脚把他抬进窑洞，让他和柳姿并排躺在炕上，用一床被子将两人盖住，马赶山给后院几个家属妇女安顿几句，干部们都摇摇晃晃地各自离去。

第十一章 革命夫妻也需要在婚姻的殿堂继续操练

一觉睡醒，古里稍稍睁开眼睛，看见天窗上进来的光线，已经耀亮了半截窑洞，从小住惯了窑洞的人，一下子可以判断出，这个时候，只能是早上九点，或下午五点左右。哦，他一下子全醒了，该是下午五点了啊，嘿嘿，这一场酒喝的！幸亏这几天没有什么要紧的工作，这个马赶山，真是个冒子，也真舍得给人喝，胃是别人的，酒可是你自己的，不心疼别人的胃，都不心疼自己的酒吗。他念念叨叨翻起身，忽然看见被窝还隆着，被窝里的人像一只大狗，在那蜷缩着。他想该是哪个和他一块喝醉的倒霉蛋，酒还没有醒呢。他坏笑笑，生了恶作剧的念头。他瞄准被窝弯度最大的地方，捏紧右拳，将拇指从指缝里突出形成尖刀，朝那里迅疾一捅，只听被窝里嗨哟一声，骂道：哪个卖血的胡骚情！声音让被窝捂住了，他听不清是谁的声音，将拳头捏的再紧一些，拇指更迅疾地捅去，被窝里传出一连串的嗨哟声，古里得意地嘿嘿冷笑，看见被窝忸怩了一会儿，里面的身子缓缓伸直了，跟着头也露出来。

“柳姿！怎么是你？”

“啊？”柳姿也使劲一愣，忙往被窝里缩，缩了几缩，又伸出来了，她发现她是穿着衣服的。她一把揭飞被窝，说：

“啥时候了？”

“大概下午五点左右吧。”古里蛮有把握地说。

古里没有手表，柳姿想起自己是有怀表的，忙从怀里拉出一看，嘿嘿笑道：

“还五点哩，九点了都。”

“不可能！”古里用眼神示意柳姿看窑顶的亮色，说：“还九点呢，九点连自己的……的啥子都看不见了，你那怀表快送给日本鬼子用吧。”柳姿知道古里差点说出粗话，人多的时候，古里说粗话，她不在意，她也说粗话的，与工农干部打成一片嘛，只剩他们两人时，她是反感他说粗话的，她觉得，古里和别的工农干部应该有所区别。她

说：“我这表是瑞士货，我爸送我的，从来都是分秒不差的。”古里笑道，不会是怀表也喝醉了吧？说着话，两人已收拾停当，经常在群众家过夜，他们并没有觉得两人同宿一屋一炕有什么异样。古里见柳姿已把自己拾掇爽利了，便顺手拉开木门，唰，一团阳光扑面而来，把古里吓了一跳，他认定是下午五点的，而那时的光线没有这么强烈。听见木门响，门外一下子涌来许多人，大都是子午县机关干部，马赶山和几名县领导在前，身后跟着驻守县城的八路军部队冯立春营长和三个连长，大家满面笑容，纷纷拱手说：

“祝贺古里同志和柳姿同志大喜！”

“喜？大……大什么……喜？”古里愣了，身后的柳姿也愣了。不像是日常耍笑，哪有这么阵容齐整的耍笑呢。这时，身后的柳姿突然大叫一声：

“古里同志，快看！”

那叫声已经够得上惨叫了，古里迅疾回头，顺着柳姿的手指看去，炕墙上赫然贴着一张红纸，上面写着一行大字：

祝贺古里柳姿二同志喜结革命连理

下面的落款是一行小字，屋里光线敞亮，字迹很清晰，古里默念道：

子午县党政军民革命同志全贺

再看，窑洞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土炕上铺了一页崭新的芦席，芦席上面又铺了一页白羊毛擀制的绵毡，一床新被子还好端端折叠着，他和柳姿盖过的那床被子也是新的，都是子午县抗敌协会被服社生产的军用棉被，而那床没有抖开的被子上还搁了两个红本本，上面写着“结婚证”字样，古里急忙爬上炕，拿过来翻开一看，竟然是他和柳姿的结婚证。窑洞里面，摆放着他和柳姿的私人物品。他二话不说，拽着柳姿的手冲出门外，其迅疾宛如从敌人的监牢里营救战友。到了门外，他见大家都在指着门框说笑，回身一看，竟先把自己惹笑了。门框两边贴着一幅对联，右联是：

两个老革命

左联是：

一对新夫妻

门楣上的横批是：

抗战到底

“抗”字的提手旁写的弯弯扭扭，乍看去，是个“炕”字，大家拿这个字耍笑。古里想生气，又无法生气，想发火，不知该对谁发，首恶当然是马赶山了，这个家伙你要是给他发火，他的火比你大多了，一肚子的歪理邪说，我古里算是嘴能说的人哩，可在他那里，人家用狗屎堵住半边嘴，用留下的那半边嘴跟我说，我都说不过，因为我讲的是普遍道理，就是人们常说的大道理，人家讲的是小道理，与人情合拍的日常道理。比如，我要是说，马赶山，你这个狗日的，不经过老子同意，你就把我捆绑给一个女人当男人了？他会说，古里，你这狗日的咋是这人，别人娶媳妇，钱花了个看不得，好话说了个听不得，腿跑了个见不得，人家还扳扯来扳扯去，把你的脚都缠碎了，还不肯把女子嫁给你，你倒好，毳心不操，上炕只管掏毳，还是大城市来的大学生媳妇，论长相是人样子，论墨水儿给你狗日的能当先生，你不提上礼挡上门谢呈我，倒在这儿屁屁叨叨说闲话，你还是人不是？柳姿也颇感气闷，火上来几次，都被她生生压下去，她来边区快四个年头了，虽整天都在提倡婚姻自主反对封建包办婚姻，而她又是主要搞妇女工作的，但到了民众那里，纸面上的条文和号召只剩一张皮了，男方给女方的彩礼照样一分不少，只是不说卖女子那种话了，在入洞房前，男女双方最多在相亲时见一面，所谓自由恋爱，只是一句空话，民众把这种婚娶方式戏称为：布袋里买猫。意思是，把猫买回来，解开袋口后，是郎猫是女猫，是能逮老鼠的猫，还是一只瞎猫懒猫，只要是猫，就算是自家的猫了。再说了，她对古里是有着深刻的好感的，胜过了恋人，胜过了夫妻，可是，这和结婚仍然是两码事，要结婚，也得自己自愿提出来，咋能这样包办呢。考虑到与工农群众结合问题，她只好隐忍不发，但，话一定要说清楚的，事情一定要弄明白的，一

觉睡醒，自己莫名其妙就成别人的妻子了，难听死了，丢了革命者的脸了。

大家笑闹了一阵，马赶山走上前来，面朝古里和柳姿二人，挤弄一下眼睛，嬉皮笑脸说：

“古里同志，柳姿同志，昨日给二位举办了婚礼，因为特殊时期，条件简陋，还请二位谅解。不过，在我看来，婚礼虽然简朴，但这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婚礼。按乡俗，晚上要给二位闹洞房的，看见二位累了，就没有打扰，今早同志们专门赶来，一是祝贺二位新婚大喜，二是给二位补闹一次洞房。但又是大白天的，二位呢，新婚之夜又都过了，我看呢，大家热闹一下就罢了。这一孔窑洞呢，是组织上分配给二位安家的，二位也知道，副团职以上干部才可以拥有单独窑洞的，组织上考虑到古里同志资历深，柳姿同志呢，又是大城市来的知识分子干部，为了二位生活方便，组织上是克服了巨大困难的。这些情况呢，还请二位多多体谅。组织上给二位特许三天婚嫁，我们就不打搅了，二位好好度一个革命的蜜月吧。”

古里和柳姿这才知道，他们这一觉睡得也太铺张浪费了，从头天中午，睡到第二天日上三竿了。

剩下两人后，古里和柳姿目光偶然相遇，忽觉都不好意思了，古里低头坐在炕边，柳姿在屋里这儿抓一把，那儿挠一把，屋子不是自己的，屋里原来属于自己的东西看起来也那么别扭陌生，没事找事干，越找不到该干的事，没捉没拿的，为了回避尴尬找事干的，自己倒把自己尴尬得无地自容。古里也是一样，把旱烟锅摸出来，吧嗒吧嗒吃一锅，想找话说的，把话匣子连底儿抖落一遍，竟然找不着到底说些什么。又装满一锅旱烟，吧嗒吧嗒，锅里的旱烟沫过火了，往常无论在自己的办公室，还是在农家，在别人家，随手弹在地上就罢了，可他低头看看，脚下的地竟是一派陌生，把烟灰弹在哪里都不合适。第一锅烟灰他顺手弹地上了，那是他还没有反应过来生活的变化，现在低头看看自己弹的烟灰，怎么越看越别扭，像是自己随地大小便了。这一锅子吃完后，他想了想，端起烟锅奔出去，将烟灰弹在门外。进

门时，正好柳姿朝门外看，两人的目光又相遇了，他赶紧低了头，她也赶紧低了头，又都找不到该干的事，柳姿就在屋里乱翻，古里就吃烟。从今早的穿着情况看，昨晚两人都是穿了衣服睡觉的，先前下乡时，尤其天冷的时候，农家土窑洞里，经常可以把水缸冻裂了，衣服不脱光，睡觉时会把破旧的棉被撑起来，冷风灌进来，会把人冻坏的。只有脱光了，一个被窝的人挤得紧紧的，身下有热炕，身体互相取暖，才可度过寒夜。那当儿他们谁也没有感到难为情，一是条件如此，二是为了革命工作，三是乡俗如此，大家习以为常了。这样的气氛会把人憋疯的，还是古里率先打破了沉默，他说：

“柳姿同志，委屈你了，你看这个马赶山，真是个马冒子！”

“古里同志，你就那么多嫌我吗？”

古里没有想到，他的几句为了消除尴尬的话，强烈地打击了柳姿的自尊心，被人灌醉强行成亲入洞房只是剥夺了她的婚姻选择权，按照正常程序进行，她会答应和古里结婚的，她对古里不仅有着深厚的革命同志的感情，也有着对个人感情的深深眷恋，两人共同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即使两人不结为伴侣，一辈子都会背着曾经恋爱的名声的。其实，她是知道的，恋爱的说法，不过是她的自我安慰，她知道别人嘴里出来的话是很难听的，比如偷情，通奸，等等，就这，仍然还是文明点的说法，按当地土语，说的要多难听有多难听。他俩的实际情况，她再也清楚不过了，接吻，也就是扒包子，人都知道的，他俩也从不讳言，谁说都行，这只是陈述了一个事实，做了，就不怕人说。还有别人不知道的，就是冷天在农家借宿时，睡到半夜，来情绪了，都拿捏不住，有互相摸摸揣揣的情况，逾越了革命同志之间的界限，但要说发生过性行为，那简直不是人嘴里说出的话。她对古里也早已以心相许了，只要古里亲口向她求婚，她会答应的，可是，谁知道人家心里怎么想，看起来，对我热乎乎的，比对别的女同事不知热到哪去了，可这个家伙，只见热气乱冒，不见水响锅开，组织上找他谈话，他一口咬定两人是同志关系，也无结婚之念，人家一个大男人都这么说，你让我一个女人再咋说？我只好口风比他还紧，态度比他

还坚决。事到如今，你看看他那态度，你听听他说的话，明明是在后悔的砸胸膛嘛。委屈，羞愤，让她一咬牙下了决心，她断然对古里吼道：

“你乖乖儿地在这砸自己的腔子，后悔死与我毬相干！我去找马赶山这个狗日的算账去！”

柳姿摔门而去，古里才反应过来，一时却不明白她为什么会突然发这么大的火儿，心里还在暗笑，这个女人，要不是来到了革命队伍，一定会由疯媳妇成长为恶婆婆的。他跟脚追了出去，只见柳姿像秋天的野风，荡起一股尘埃，在前面扭腰甩胯骨疾走，他大喊：“柳姿同志，慢些走，我有话要说！”柳姿不理，脚下的尘埃更浓厚了，古里只好小跑着追去。

子午县城就这么屁股蛋子大一片地方，古里追上柳姿时，两人离县委大院的大门只剩下十几步远近了，古里一把拽住柳姿，急切地说，柳姿同志，有话咱们慢慢说嘛，就是找马赶山算账，咱们也得合计合计，那狗日的账是那么好算的？柳姿身子一筛，将古里的手荡开，她恼道，你算你的账，我算我的账，我的账好算不好算，是我的事，与你毬相干！古里一听柳姿爆了粗口，心里有底了，她还是把咱当贴心人哩。他笑道：一个洋学堂出来的新女性，让我这个大老粗改造的真叫彻底啊，一张嘴，就毬长毛短的，听着那叫个舒坦！柳姿本来还要再恼一会的，城府毕竟浅，忍不住扑哧笑了。古里趁机拽住她离开大门几十步，在一棵大槐树下，掏出手绢，递给柳姿。柳姿接入手绢，准备擦眼泪的，手快要抹到眼眶了，却把手绢使劲砸进古里怀中，恨道：不知道给哪个女人用过的脏东西，又让我用？说着，从怀里把自己的手绢掏出来，转过身去，独自轻轻地擦眼泪。

看看说话的时机到了，古里绷紧脸，以念悼词的声调说：

“柳姿同志，你说我什么都可以，但请你尊重我的人格，作为革命战友，对同志的批评，虽然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必须本着团结同志治病救人的目的，绝不能搞无原则的纠纷，你看看，我这手绢明明一次都没用过，你怎么可以说是别的女人用过的呢。”

古里把手绢往柳姿手里塞，柳姿不接，推拒一下，又推拒一下，手绢就握在柳姿手心了。她展开一看，确实新崭崭的，是子午县抗日协会被服社生产的，白羊肚底儿，中间印着一朵盛开的山丹丹花，右边印有“复兴中华”，左边印有“驱逐日寇”，这是流行边区的奢侈品，产量很少，都是作为赠送来边区参观的外国友人和敌占区国统区上层人士的纪念品的，边区的干部群众没有几个人能得到，干部即便手头有的，也不敢轻易拿出来，一是舍不得用，二是怕同志们批评他身上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柳姿的眼泪本来已经擦干了，看见这方手绢，又不由自主扑簌簌下来了，她抬手要擦的，又舍不得，抬起另一只手，用衣袖抹去眼泪。古里说“你用吧，这就是准备送你的。”

柳姿一愣，鼻头忽地一酸，又一热，眼泪又要喷涌了，她恨道：“好端端地送我什么手绢？谁稀罕！”

柳姿的撒娇让古里抓住了把柄，他说：

“我早知道你稀罕，我也知道我在自作多情。”

“不是……不是……”，柳姿一急，眼泪珠子又悬挂在眼帘上了。

“不是又是什么？你明明说你不稀罕的，难道是我耳朵听错了？”古里摆出了不依不饶的架势。

“你那是驴耳朵！”柳姿有了气急败坏的苗头。

“驴耳朵能听得懂你那百灵鸟的叫声？不信，我给你拉来一头驴，如果它听了你的话，或昂首嘶鸣，或撒一泡尿，都算是听懂了，那时，你说我这是什么耳朵我都认了。”

古里脸皮绷得紧紧的，就像坐在会议室传达上级文件那样。这下，却没有蒙了柳姿，柳姿上前，右手拇指和食指撮起，撕住古里的嘴角，空闲的手在古里胸脯上蹦蹦乱敲。古里用剩下的半边嘴叫道：

“打人啦！打人啦！快，要出人命啦！”

正好县委大院门口有几个闲人，平时看见蚂蚁打架都要跟风凑热闹的，见此情景，一边大喊：八路军干部打捶了，八路军干部杀人了！一边朝这边跑，街上稍远的人听见，也往这边麇集。古里见势不妙，忙说：挨毬货，还闹？柳姿也见事情闹的严重，手已松开嘴角了，但

她听古里这样说她，又重新撕住，说：你说谁？谁挨毬了？挨谁毬了？挨你毬了吗？古里忙一手扳去柳姿撕他嘴角的手，笑骂道：真是个挨毬货！一句话骂的柳姿扑哧笑了。

柳姿深入民间久了，对当地土话，尤其是骂人话，已有相当造诣。古里说的这句本是十分恶毒的骂人话，如果是针对女性，那是嘴唇要被当作破布片撕的，可是，语境不一样，意思完全不一样，在公众场合，两个男人见面，一个笑说：挨毬货，弄啥去了，找不见你？另一个笑回：挨你的毬了，你没见着？谁都知道，这是两个友情笃厚的男人。这种话，如果对不熟悉的、关系不好的说，那肯定是要引发口水战，甚或动武的，更不能对长辈说，长幼辈之间，只有爷爷跟孙子这样胡说八道。女性要开口说这种话，除非是闺房密友关起门来互相骂着耍，或者，男女在特殊情景下，荡妇一类的女人会这样和男人骂着耍，良家妇女在任何情况下，这句话都是很难说出口的。这个词儿和难日，都是子午县十分流行的骂人话，也是外地人最难把握得当的两个词儿。听古里用这样亲昵私密的话骂她，柳姿宛如听到古里在说：臭婆娘，我爱你，咱们回家睡觉去！

柳姿立即住手了，她像本地那些犯了小错儿的婆娘一样，伸手怯怯地拽拽古里的衣角，身子左右筛一筛，娇声嗔道：

“驴！”

古里听见那几个闲人还在那放声鼓噪，远近的人都往这里围拢，回头便骂：

“我把你这些不吃好草的驴！正事不干，专找粪坑下蛆！”

几个闲人一看是古里和柳姿，都一哄散了，一路高叫着，粪坑，粪坑，粪坑里两个蛆，一个男蛆，一个女蛆！围拢过来的人问一个闲人谁把谁杀了，一个闲人挨了古里的骂，正没好气，张口就骂，你大把你妈杀了，你大把你妈杀了半辈子，你妈没杀死，倒杀出了你们这一窝仔猪！有人听明白这话的意思了，叹道：大天白日干这事，还在县委门口？还是人家八路军干部能干！古里和柳姿听见，气得脚心都在冒烟，却没有办法堵住闲人的嘴。柳姿一脸愧色，都是自己不理智

不冷静不检点闹的，丢了自己的人没啥，咋能给组织脸上摸黑呢。她拽一拽古里的衣袖，怯怯地说：都怪我。古里大咧咧地说：怪你的锤子！走，找马赶山这狗日的算账去！

那会儿，马赶山听小锤子急慌慌跑来报告说，古里和柳姿风风火火打上门了，马赶山一拍脑门说，这下麻达了！他忙让小锤子去县委门前先缠住两人，他去后院躲一躲，他们见不着他，老虎吃天没处下爪子，气势蔫下来，他再出面跟两人厮磨。未料想，刚吃完一锅旱烟，就听小锤子从前院一路大喊大叫向后院奔来，没有天大的事，小锤子不会失惊作怪的，他顾不得弹烟灰，腰身一猫，从门后窜出来，吼道：吼，吼个毬！马蜂把毬蛰了么？刚当上勤务员不久的小锤子，对这种事儿还没有什么经验，他一手指着大门外，另只手急得在空中乱抓乱挠，说：马蜂没有蛰了我的毬，蛰了古里同志的毬了，他把柳姿同志杀了！一听这话，马赶山倒镇静了，他大模大样说：毬！谁说老母猪咬死了母老虎我都信哩，古里舍得杀柳姿？一手从怀里摸烟袋，又要往烟锅装烟，小锤子急得跺脚，说：首长，小娃娃的牛牛都有硬起来的时候哩。马赶山一想是这么回事，这时，前院的吵嚷声也传进来了，马赶山心想不妙，把装了一半的烟沫儿从烟锅里重新倒回烟袋，惊叫道：这下把驴日了！这是子午县的人用来形容干了最倒霉事情的脏话，马赶山情急间脱口而出，小锤子当下也真的紧张了，他像在战场上那样，拔出驳壳枪，一手端着，快步冲在马赶山前面。刚闪过墙角，小锤子率先看见古里和柳姿好端端地一路撕扯着来了，他惊得合不拢嘴，冒昧地问：柳姿首长，你没有死啊？哦，哦，古里首长，你没有杀人啊？

古里和柳姿当下的撕扯，并不是因为什么纠纷，而是古里要找马赶山算账，柳姿劝他冷静点，说赶山同志也是好意，就是冒失了点，咱可以找他理论，但不能把人家的好心当了驴肝肺，古里说，他个狗日的，明明知道人家柳姿眼里没有我，非要设套让我丢人现眼，不让他当面给我说个过来过去，他还以为我古里是那种见了孙子就欢喜的连屁都夹不住的爷哩。马赶山一边思谋对策，一边埋头往外奔，听见

小锤子的话，知道没有什么事，却收不住脚了，一下子和两人撞了一个当对两面儿。古里像久别重逢的老友，扯长声叫道：

“啊，马赶山！你好着吧？”

“你才有病哩。”马赶山冷静回道。

柳姿一愣，这又是她没有掌握的当地语言，古里不是问好，意思是你脑子没毛病吧。柳姿觉得马赶山对古里不够友好，虽然他们老朋友之间，在私下场合，乱骂乱说惯了，可是，古里今天情绪不对头，而这又是马赶山造成的，他应该言语温和一些，不要再撩拨古里了，万一真把火给激出来，都是上过战场的人，谁都不是那种卧在平地里的兔子，又都是领导干部，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那就不是两个人私下里的事儿了。她当即说：

“赶山同志，古里同志向你问好哩，你虽是古里同志的领导，但也不能这样开口就骂人吧？”

“唉哟哟，我的牛黄啊！”马赶山听见柳姿这样曲意维护古里，又把劲使错了地方，心下觉得有趣，也对他们的情况心中有数了，故意夸张地感叹一声说：“古里啊，我真没看出来，你挨毬货还有这一手啊，裤带还没有解开，就让女人给你把娃娃怀上了，啥时候给我传授几招啊？”

“我就是来给你传招儿的。”柳姿一掺和，又没有掺和到点子上，古里就知道，他的兴师问罪到此结束了，他气狠狠地丢了一句，列一个老牛拉车上坡不使劲的架势，掏出旱烟锅，伸手在怀里摸烟袋，摸了几个回合，却没有摸着。马赶山笑道：

“哼，大烟鬼丢了烟袋，如同战士丢了枪，你可千万把你那杆枪保管好了，丢了，有人不答应呢。”

古里伸手接过马赶山递来的烟袋，烟瘾重的男人就这一点出息，脸色马上和缓了。柳姿瓷到那里，一时反应不过来，这儿的男人咋是这个样子，正张牙舞爪要吃人的，正经到了跟前，却又恨不得抱住吃一个热热的包子。与工农干部结合的道路漫长啊，她原以为她已经算

得上是子午通了，当下乍然明白，子午这块土地，这块土地上的人，她仅仅才沾了一点边儿呢。马赶山说：

“看样子，你们好像有啥事？去我办公室吧。”

说完，马赶山掉头就走，古里和柳姿走也不是，留也不是，他们一下子回到了下级的身份。他的做派和口气，完全和平时在工作中一样，这其实就是命令，只不过他俩情况特殊，他说话的口气稍和缓一些罢了。古里和柳姿互相对视一眼，苦笑笑，只好跟在他后面走，积聚了大半天的正义之火，眼看只剩灰烬了。

小锤子已提前赶到马赶山办公室了，他给接待群众来访的座位那里摆了两只粗瓷水杯，三人先后进屋后，马赶山像平时那样往平常办公的位置一座，才随意做出一个邀请的手势，指着专门给前来办理公务和群众来访时设置的座位，淡然说：

“坐！”

也许是觉得应该对柳姿客气一些，他又特意补充说：

“柳姿同志，请坐。”

小锤子一手抓电壶，先给马赶山桌上的茶杯倒满开水，轻声说：首长慢用。然后，再给古里面前的杯子倒满开水，轻声说：首长慢用。最后，再给柳姿面前的杯子倒满开水，轻声说：柳姿同志慢用。柳姿刚来边区时，对这里的人招呼客人的礼节极不适应，也满肚子的委屈，在上海的社交场合，无论干什么都是女士优先的，而这里却是一律按官职高低分先后的，如果在场的人都没有官职，或者都是平级，则是按长幼分层次的，组织上一直都在强调官兵平等干群平等，这平等那平等的，但实际上，身份层次却深入到了最细微的生活细节中了，比如，在露天看电影看戏，最好的位置都是留给领导的，除非这位领导再三地坚决地礼让，有些不带官职，但身份较为特殊，比如社会贤达，比如德高望重者，比如远道来的客人，才可以坐到那些位置上去。几年下来，柳姿不但适应了这种礼节，而且觉得只有这样，才可显得尊卑分明长幼有序，才有望步调一致，夺取抗日战争和社会革命的最后胜利。刚来时，她说暖瓶，人们都不知道她指的是什么东西，她指给

人看，大家恍然大悟，又异口同声嘲笑她：哦，电壶啊！都说你们上海人洋气，咋就满头满脸都掉土渣渣呢。她还跟人争辩说，你们才土呢，那里面又不带电，为什么要叫电壶呢，当地人说，咋不带电，不带电，头天灌的水，第二天还是热的，你把滚烫滚烫的开水装到瓷罐子里试试，半天就没热气儿了，为啥哩，不带电嘛。柳姿不再争论，电壶就电壶吧，按当地人常说的，不过是把猫叫了个咪咪，把毬叫了个锤子嘛。

柳姿忽地想起，她刚到边区时，第一次丢人的事儿来。她要给窑洞墙壁上钉一枚钉子挂衣服，边区的铁跟黄金一样金贵，不可能随手就能找到钉子，她看见早来的同屋，在墙上钉了好几枚木头橛子，她一下子省悟了，忙去找来一根一头很尖利，质地光滑坚硬的木头橛子，又急切间找不到锤子。为了锻炼城市来的知识青年的生活自理能力，主管部门特意安顿，像这类生活小事，不许别人帮忙，柳姿便跑到院子里，大声叫嚷：谁有锤子，借我用一用，谢谢啊。引来一院子人的哄笑，有的人正在屋里忙活，都笑得无法工作了。在前线断了一条腿，刚转为地方干部的苏思边，正无聊的发疯，随即笑说：柳姿同志，我虽少了一条腿，幸好锤子还完好无损，但不能借给你用。柳姿问为什么，苏思边说：组织上会处分我的。柳姿说：组织上也太严厉了，锻炼我们的生活能力是好事，张口跟人借东西用，也是能力嘛。苏思边说，借别的东西，组织上不但不干涉，还会鼓励的，因为条件困难，什么都得调剂着用，可是，唯独锤子不能借的。柳姿想不明白这个道理，继续追问，每一个追问，引来的都是哄笑。她有些生气了，一位女伴才红了脸，把她拽进屋里，顺手捡起一块石头递给她，示意她往墙上打钉子。砸了几下，木橛子好端端钉上了，柳姿颇有成就感地说：哦，不借锤子给我用，原来是可以石头代替的。女干部脸更红了，笑说：柳姿同志，不是这个原因，以后你再不要这样说了，你看同志们都笑话你呢。柳姿忽地明白，大家刚才的笑有些怪怪的，女干部却红了脸不说原因，被她纠缠不过，女干部答应晚上睡下后再告诉她。明白事由后，她生了半夜的气，天亮了，气也消了，反正一切都得从

头学起，不做丢人事，不说丢人话，就学不到真东西。她虚心向女干部讨教，女干部才给她说，本地人在说这件劳动工具时，只有一个单字，就是锤。细分一下，说锤时，单指大锤，把小锤叫锤锤，更小的锤，叫锤锤子，绝不说锤子的。后来，主管部门知道了，要处分戏弄柳姿的苏思边，柳姿听说后，专门跑去申诉，请求不要给处分，一是同志们之间开玩笑，并无恶意，二是这样被嘲笑一次，她记忆就深刻了。组织上接受了柳姿的申诉，但还是召开了全机关干部大会，点名批评了苏思边，不点名批评了那天所有在场的干部，表扬了柳姿的高风亮节，强调当地干部和来边区早的干部，要诚心诚意帮助新来的同志适应生活适应工作，嘲笑同志不但是对新同志的不尊重，也是对革命工作的不负责任。调子拔高了，大家不再为这种事开玩笑，柳姿很快赢得了同志们的信任，都混熟以后，在私下，或不重要的场合，大家常拿这种事开柳姿的玩笑，柳姿不但不生气，也不感到难为情，感觉到的是同志们的亲切和集体的温暖。

刚来时，丢人的还不止这些，几乎是处处丢人，时时丢人，说一句话丢一句话的人，做一件事丢一件事的人。比如，到做饭时，她在准备柴火，人问她要干什么，她说：生火做饭啊。那人便笑说，你还能的很，都会生火呀，都不怕火烧了你的好地方？她以为那人说的好地方是指她的手，她笑着摊开手说，怎么会呢，我的手有那么笨吗。那人不再解释，笑着离开。原来，当地人说生什么时，专指生娃娃，把生火，说成是搭火，或烧火。后来，她想，当地人说的搭火，倒是很形象的，人心要实，火心要虚，把柴火虚搭起来，容易着火，火也烧的旺。而畜禽生育时，当地人绝不说“生”，说的是“下”，牛下牛娃子，驴下驴驹子，猪下猪娃子，狗下狗娃子，鸡下蛋，等等，她说成生，大家就笑，被笑一次，她倒死记住了，再遇到类似情况，她就能够准确表达了。

想到这里，柳姿嘴角抹过一缕得意的浅笑。

柳姿的神态没有逃脱马赶山那双贼眼。贼眼之说，并不是别人对马赶山的污蔑，而是他自夸的，他经常炫耀说：你还想逃过我这一双

贼眼？我这眼睛，不是吹，隔山都看得见兔卵子的，能分得清十里外蚊子的公母的。柳姿走神时，马赶山和古里都吃完一锅烟了，两人几乎是默默地吃烟的，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缺盐少醋的谈话。两人在心里较劲儿，马赶山等着古里发难，古里等着马赶山问话，谁先开口，谁会陷于被动的。马赶山熬不住，忽然看见柳姿表情变化丰富，便笑道：

“柳姿同志，想起什么好事了，梦里都笑醒了？”

柳姿回过神来，羞赧地说：

“我有什么好事可想的，想起来的都是不上串串儿的丢人事。”

“那就把你的丢人事说说，让老战友也乐呵一下嘛。”马赶山笑说。

“都丢过一次人了，再让我丢一次人，赶山同志是不是很希望我丢人？”柳姿半真半假地说。

“哎呀呀，柳姿同志是在骂我，我哪敢有那种心思，我可是处处为你着想的啊，我这头要是个西瓜，你一刀切开，就知道是红瓢白瓢了。”

马赶山一脸夸张的表情把柳姿逗笑了。古里再也装不住了，他说：

“赶山同志，我知道你是为我和柳姿同志好，可是，这么大的事，你也得事先给我们通个气儿嘛。”

“啥事？”马赶山一脸惊诧地说。

“啥事？咦，你不知道啥事？”

马赶山不理睬古里那牙疼似地表情，眼神对准柳姿说：

“柳姿同志，古里同志说的啥事，你知道吗，我咋连个死气气儿都没闻到？”

“就是……就是我俩结婚的事啊。”

在私下场合说话，都是老战友，革命同志，柳姿倒没有感觉到特别的压力，到了办公室，马赶山往办公桌后面一落座，她一屁股坐在来宾和群众的位置，不由自主地，一下子把距离拉开了，把界限划出来了，上级就是下级，下级就是下级，上级哪怕在说玩笑话，也是上级给下级开玩笑，表达的是上级对下级的亲切、随和和谦虚，下级绝

不可拿同样的话跟上级开玩笑，如果哪个下级不明白这个道理，那就是子午人说的这种面目肿，再不识趣一点，就是被称为肿头的那种人。事实上，古里半天说话抠抠缩缩的，就是感到了这种压力，他的一腔子野火，在进办公室那一霎，已经被办公室特有的气氛浇灭了。此时，马赶山又把眼神从柳姿那儿移开，对古里说：

“古里同志，刚才柳姿同志说你们两个结婚的事儿，你们俩结婚有啥事儿，你说说嘛，都是革命同志，有什么困难，需要组织帮助解决的，需要我个人帮助解决的，只要在合理的、条件允许的范围里，都可以提出来嘛。”

“没……没啥困难。谢谢组织关心，谢谢赶山同志关心。”古里嗫嚅着说。

马赶山又把眼神移向柳姿，还没说话，柳姿忙坐正身子，昂然说：

“没有什么困难。谢谢组织关心，谢谢赶山同志关心。”

“嗯，那好吧。”马赶山点点头，笑着起身了，古里和柳姿知道到了该离开的时候，忙起身，分别跟马赶山握手道别。出了县委大门，古里长出一口气，柳姿也长出一口气。马赶山从窗户里一直目送二人，直到看不见，他大笑几声，从怀里摸出了旱烟袋。古里和柳姿自从被马赶山设套灌醉成婚后，起初，两个人觉得脸面上下不去，打算找马赶山闹一闹的，闹的目的，也不是一定要分手，只是在战友间，在群众那里，圆一个脸面。毕竟，他们在战友那里，在民众那里，宣传政治上的民主自由，社会生活中的平等公正，家庭生活中的婚姻自主，家庭成员之间的人格平等，这都是他们一直挂在嘴上的话，到头来，自己的婚姻倒被包办了一个彻头彻尾。

在马赶山那里没有闹得起来，两个人灰耷耷地回到那间组织上给安排的新婚洞房。门没有上锁，整个边区除了一些紧要机构，不但随时铁将军把门，大多都岗哨森严，而民居，无论干部宿舍，还是普通民户院落，平时都是不锁门的，也很少听到谁家丢东西这类事件发生，那些不了解民情的外国人外地人初来乍到看一眼，真个是解放区的天，

天天都是艳阳天。其实，这里的民风民俗就是这样，在国统区，除了那些大户人家，小门小户的，平时都不锁门。

进大院时，柳姿是走在前边的，张眼一看，她的心里便生出了一股浓浓的温暖，院子是精心打扫过的，还洒上了一层清水，黄土粉末被清水固定在地上，而那种黄土的醇香却被清水激发出来，冉冉地悬浮在空气中。走到那孔昨夜居住过的窑洞前，柳姿伸手要推门，手刚挨住门扉，又缩了回来，伸出的手很犹豫，缩回的手很迅疾。这是谁家的门啊，子午县的人无论进谁家的门，除非门是从里面倒插了的，如果是大开或虚掩的，一把推开进去就是了，没有敲门这一说。柳姿刚来边区时，为进农户或别人的居处，是很受了一些作难的。她忘不了敲门，轻轻地，一下，两下，三下，如果里面没有人应声儿，她便以为人不在，转身走了，而明明知道里面有人，听不见应声，便以为人家不欢迎她，也转身走了，为此耽误了好多工作。有时，她转身走出一截路了，主人没有看见有人来，便出了院子查看，看见柳姿的背影，便“喂”地喊一声，喊声根据距离远近，或高或低。而子午县的人喊牲口也是这样：喂！柳姿心里很生气，为了工作只好忍气吞声，而对方却浑然不觉。柳姿回到面前，那人又会长长地喊一声：喂——，然后才说，好娃他嬢嬢哩，你长了那么好看的眼睛，原来是骡子的锤子——闲物儿嘛，门明明开着哩嘛。柳姿说，我敲门里面没有人应声儿，还以为你们不方便呢。主人又会长长地“喂”一声说，娃他嬢嬢说的啥话嘛，大天白日地，有啥不方便哩，驴要隔槽，隔它的槽，猪要打圈，打它的圈，羊寻羔，寻它的羔，牛要跑犊，跑它的犊，鸡踏蛋，踏它的蛋，牲口的事情，人不用管它，只要不撞见人和人啞活儿，就没啥，再说了，那么长的夜，把人熬的心里一愣一愣的，还有多少活儿啞不完的，脑子整齐的人，白天不会做那事的，娃他嬢嬢想撞见都撞不见的。主人说的牲口呀，人呀的，用词不同，说的都是同一档子事，这些羞于出口的话，子午县的人却全不在意，随时随口就丢出来了。

柳姿从小生长在那样的环境中，耳根子软的连很干净的民间俗语都不能容忍，刚来子午县，听人这样说话，恶心的几乎要呕吐，当古里将这些土话脏话的意思一一给她剖析以后，听着，听着，竟觉得是那样生动，那样亲切，来自书本上的话，虽然典雅，但如同给人安的假肢一样，看起来美轮美奂，使唤起来总是绊脚绊手的，古里一连用了两句土话来形容柳姿说的官话：驴粪蛋儿外面光；新媳妇的裤子，外面光哩光堂，里面血丝糊啦。她跟上古里学了无数当地方言，那些带脏字的，能不说她尽量不说，用当地话说，就是：夯口，说不出。不说只是轻易不说，一说便石破天惊逗秋雨，按当地话说是：啞实活儿的。

来边区的第二年，她参加减租减息工作队到一个村庄蹲点，村里够地主条件的只有一户，而地主家对穷人好得简直到了仁至义尽的程度。而村里最穷的一户人家几十年几乎全是靠地主家供养的，跟养猪养牲口差不多，穷人家需要做的只是，农忙季节去帮地主家干几天活罢了，那个穷人看见天下要变了，站出来慷慨激昂诉苦，把他之所以穷苦的责任全部归结于地主。对实际情况，柳姿早做了详细调查，当那穷人说到他给地主家拉长工情节时，柳姿实在听不下去了，她霍地站起来，大声说，请问，你在给谁拉长工，你是在给你的锤子拉长工，你把你的毬头子收管紧一点，还用得着到这里诉苦吗？柳姿的话不但把全场的群众弄愣了，把工作人员也弄得脑筋一时转不过弯来。随即，便是哄堂大笑。那个诉苦的农民红了脸，极没意思地从主席台上溜了下来。柳姿说的是对的，那个人一共生了十一个孩子，八儿三女，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两口子似乎越生越来劲，怀娃成癖，生娃成癖了，婆娘的肚子啥时候都是满满当当地，每年总有大半日月揭不开锅，每到这时，婆娘便怀揣一只瓦盆去了地主家，地主家要米给米要面给面，乡邻挖苦那家穷人说，哈呀，你把人活成了啊，是不是祖坟里埋了一根驴毬，不用种庄稼，吃有吃不完的粮食，不用磨面，吃别人磨好的面，不用碾米，吃别人碾好的米，真是跟上老母猪在槽里吃麸子哩，那福（麸）响（享）了个惊天动地嘛。

柳姿此话一出，立即传遍四邻八乡，人们都觉得，还是人家干部水平高，女干部的水平比男干部高多了。柳姿差点为这句话受到上级处分，还是古里聪明，他说，柳姿嘛，一个大城市来的女同志，和当地工农大众结合是要有时间的，她对当地方言只是个二眸子，她还以为那是革命话呢，随口就说出来了，再说，我是组织上指派的老师，我有给这一批干部培训生活语言的责任，是我这个老师没有当好，不怪柳姿同志的。上级一听，还真是这么回事，也再没有追究柳姿的错误言论。

受了很多难堪，从小养成的习惯，还是一下改不过来，哪怕进自己的宿舍，柳姿都忘不了敲门。她认为，既然是集体宿舍，就不完全属于她，住在里面的同志都有个人的私人空间个人隐私，撞见了，是对同志的不尊重。同宿舍的人，差不多都是城市来的，都有敲门的习惯，她们学当地人的语言远不如柳姿快捷，学当地人生活习惯的能力却比柳姿强。看见柳姿为了敲门的事儿，常常一个人生闷气，就开玩笑说，柳姿啊，敲门的习惯一下改不了，我给你出个好主意，去谁家时，你手里拿一个东西，没有闲着的手，就不会敲门了。柳姿却反问，手里拿着东西，我怎么敲门？同伴只好说，抬脚踹吧，柳姿却说，你要死啊，出这种馊主意，那多不礼貌的。柳姿碰到的难题不仅是敲门问题，还有，假如门是倒插着的，也是需要敲门的，但当地不是用指头敲，而是用拳头擂、砸，声音响响的，隔多大的院子，人在多幽深的窑洞里都听得见的。而柳姿却不习惯，说我们是八路军战士，是民主政权的干部，又不是土匪、日本鬼子，怎么可以随便砸老百姓的门呢。可老百姓却不这样看，他们撇嘴说，看起来那个女干部，人长得大方，说话做事也大方，就是进别人家时候，怎么跟做贼似的，手指头上本来就没有力气，还在门上弹一下，弹一下的，人听不出来，到底是狗爪子在挖门，还是风吹门响，费心给开门吧，不知道是不是人，不开门吧，万一是人呢，狗大的人也是人嘛。

当下，柳姿却不是因为到底该不该敲门而犹豫不定，而是她无法确定，这个门，自己该不该进去，以何种姿态，何种身份进去，是主

人吧，她一下子还没有进入角色，是客人吧，又分明是组织明确分配给她的住处。见她在门前意意思思的，古里上前一步，一把推开门。

第十二章 革命者的屠刀向老弱妇幼捅去

常委们还在现场没回来，马赶山的神思像一只迷路的乱飞的麻雀。刘及第推门进来给二人杯子里续上水，低头出去了。马赶山用正常的目光看了刘及第一眼，刘及第却不敢迎接他的目光，虚怯怯地。好几年，也好多次了，马赶山只要一看见刘及第，无论在什么场合，也无论两人正在干什么，他看到的都是一双那样的目光，刘及第也同样，好几年了，在好多场合，他见过无数人的目光，有亲人的，有上级的，有战友的，有老百姓的，也有敌人的，所有的目光对他来说，都是人的目光，区别只在于长在不同的人身上罢了，可他就是不敢正视马赶山的眼光，他也说不清那双目光里究竟有什么让他不安的东西。马赶山想从刘及第的目光里找到他需要的东西，可那双目光一闪而逝，他只好盯着他的背影，将他送出会议室。

刘及第几乎是逃出小会议室了，到了甬道，左右无人，他弯腰站在那里，大口大口喘气儿。一种不祥的预感，像是麦收季节突然飞临空中的大群黑乌鸦，顿时，身边阴风疹人，眼中尽是迷茫。

刘及第跟随古里多年，出生入死，什么阵仗都见过、都经过，他不但从来没有胆怯过，相反，他自认为，自己天生就是一个军人，拉三天稀屎，双手连饭碗都端不住，只要听见枪响，立马就可端起枪冲向火线，看见对手，他就兴奋，看见人血，他就周身沸腾，看见死人，他就发狂。可是，他有一个致命弱点，看见女人就脸红，只要和女人一说话，他就腿软，有时候，还会腿肚子抽筋。他是子午县干部队伍中著名的怕婆娘，他的婆娘其实很文弱，说话呢儿呢儿的，走路格格扭扭的，做事磨磨叽叽的，和自家男人说话都脸红的女人，也从来没有给过他难堪，但他仍然怕她，离老远，只要看见自家婆娘的身影，只要听见自家婆娘的说话声，不由自主地，他感到腰里一虚，就像裤带突然断了，裤子往下掉那种感觉。这些内心感受别人不知道，别人能看见的，是他突然谦卑了的神态。好多人都想探究这对夫妻的秘密，

关系好一点的人会笑问：及第同志，你是不是拿不下你婆娘的活儿，才害怕人家的？刘及第猛地把胸脯一挺，昂然说：要不要让你婆娘火力侦查一下？看起来，也不像那事儿上有问题的男人，二十岁出头的人，都三个娃了，都是一溜色的秃葫芦，一个比一个只大一岁零几天，眉眼和刘及第活剥了一张皮。

刘及第的婆娘小名叫溜溜，刘及第的家就在县城西郊的农村，出城就到了，他在城里上班，在家里吃住。当年，刘及第逃离家庭后，他妈又招赘了一个男人，给他生了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刘及第长大了些，对母亲的怨恨也少了，就在家里娶妻生子。虽是一个重新组合的大家庭，家庭气氛还算和顺。可是，每隔十天半月，溜溜都要回一趟娘家，娘家弟兄几个，都成家立业了，父母身体还硬实，用不着她照应，再说，当地讲究的是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出嫁女回娘家越少越好，免得和娘家哥嫂闹是非，也免得婆家人闲话，溜溜回娘家时，他工作忙，本身也不愿她回娘家，不会送她的，溜溜便脊背上背着老大，左胳膊抱老二，右胳膊抱老三，肚子里怀没怀着一个，还说不定。娘家又远在二十里开外，一大半都是山路，一路走，老大哭，老二叫，老三闹，回一趟娘家，简直就是一次红军长征。到了娘家，父母当然高兴，哥嫂却不怎么待见她，大人娃娃要吃要喝的，谁都会烦的。可是，她的回娘家像那些大烟鬼烟瘾发作了，到时候，不回去一趟，不受一次路上的熬煎，不看哥嫂的一次驴脸，不甘心似地。溜溜的娘家妈嘴碎，终于让嘴更碎的婆娘把话套出来了，溜溜妈像唱歌，又像哭坟似地说：唉哟哟，好娃他干妈哩，有些话咱做老人的，夯口的到底说不出来嘞，我女子身子单薄，到底招不住嘞，只要跟前没别人，女婿娃一天是个一天，一晚夕是个一晚夕，就是牛筋石蒜窝子，也会被捣腾的掉石头渣渣哩。

人们明白了事由，却更无法理解刘及第了，直到柳姿听说有这样一位拥有极端两极人格的干部，出于好奇，在经过一段时间接触后，她得出了结论。据她说，这是从小的生长环境培育出来的畸形人格。刘及第幼年丧父，由母亲一手拉扯大的，母亲对他的管教极其严厉，

比最凶恶的后妈还要严厉，因为后妈在管教男人前妻的娃娃时，还要注意公众影响，刘及第的妈不用考虑这些，管教自己亲生亲养的娃娃，咋说都是理。刘及第对人生还处在懵懂状态时，受母亲的责骂和毒打，几乎像每天必须吃饭睡觉一样，成了必修的功课，母亲打他时，很少打别的地方，一手揪住他的耳朵，令他动弹不得，一手抡起捅火棍敲他的脚踝骨，梆梆梆，梆梆梆，一敲就是几十下，她倒没怎么使劲，不至于把那里敲坏了，但那种干巴巴的痛，像蛇一样，一下子就可以从脚下窜到头顶，在腿肚子，大腿根儿，丹田上下，在那些稍宽敞，肉稍微肥厚一些的部位，那条疼痛的蛇还要摇头摆尾撒欢儿。后来，刘及第见了母亲，身上的筋络，血流，就不由自主地撒欢儿。柳姿说，按咱们当地话说，及第同志是母亲挖寡拉扯大的，单亲家庭，缺少父亲严厉的一半，母亲本来是培育孩子柔性的，却把父亲的严厉发挥到了变态的程度。

十四岁那年，刘及第终于找到逃离母亲的机会，他尾随红军游击队走出离家十几里后，大了胆子要求参加队伍，他那时的个头比同龄孩子小得多，八九岁的样子，那支游击队的队长就是古里，古里摩沙着他的头皮说：这么毬大点娃娃，跳起来连敌人的毬都摸不着，等你长大了再来。刘及第一把拔掉古里按在他头上的手，凛然说：要了要毬子，不要了算毬子，男人的头也是你随便摸的？我要给你说，秤砣虽小压千斤，罗成虽小，谁也不要把他当娃娃看待，胆子大敢把母老虎强奸了，老牛没胆子，只好让人拿鞭子赶着拉车揭地！古里惊叫道，嗨哟哟，好你个碎狗日的，黑蚂蚁一嘴夹住一颗牛卵子，嘴还不小哩！刘及第昂然道：口气大小，只是嘴上的劲儿，沙场上是不用嘴的。刘及第就跟上古里走了，古里给他说的明白，刘及第要是真的能打仗，队伍上就要他，不能打仗，回家吃奶去。

刘及第开山第一仗差点让古里把他拿刀砍了，古里马刀都抡圆了，也砍在了刘及第的脖子上，在刀刃和嫩肉接触的一刹那间，古里收了力，而刘及第并没有缩一下脖子，他梗着脖子说，你砍，你砍，你砍了我，我就是驴日的，你不砍，你就是狗日的。古里又抡圆了刀，终

于还是没有砍下去，他自我解嘲说：日他老哥，人说我硬的像驴毬，我倒碰上了比驴毬还硬的人。

古里舍不得这个娃娃，那一仗，游击队要攻打满家大院，为游击队筹粮筹款。侦察员回来说，满家老汉去世了，满家两兄弟，都武艺高强，院墙又高又厚，门楼上有射击孔，家里有一只快枪，两只火枪，只要有一杆枪封住门洞，谁也进不去。那年，子午县和周围的几个县，都遭了严重旱灾，筹粮极其困难，不拿下满家大院，游击队不等政府军前来围剿，自己都要自动散伙的。队伍开到满家庄外面，古里站在高处察看地形。满家是一座地坑院，从一块很大的平地的中央，挖下去一个四方坑，四面崖壁各有三丈高低，形成一个全封闭的庄院，每孔窑洞都留有钻山烟筒，烟筒出口在崖上的平地里，烟筒口儿朝天，上面一块小石板做盖，一根草绳拴住纽儿，连接屋里，不烧火时，草绳松开，石板盖儿落下，盖住出烟口，烧火时，一拽草绳，石板盖子翘起，石板盖既可挡风，免得风吹烟倒灌屋里，又可防雨。门洞留在庄院侧面崖壁上，打出一个斜坡地洞，直通庄外，供人畜通行，而满家为了防备土匪强人，又给崖面四周加了一圈厚墙，给洞口建了门楼，如果没有大炮，还真不容易打进去的。

古里一连观察了两天，愣是老虎吃天没处下爪儿。古里有打退堂鼓的意思，他召集全体队员最后一次研究作战方案，大家都没什么好办法，这时，刘及第站出来，嘴一撇，说：我以为你们有日天的本事，闹了半天，原来是骡子的毬，闲摆设嘛。古里正在心急上火，伸手一把将刘及第抓过来，低吼道：大家都急得腿肚子抽筋哩，你碎狗日的，倒说风凉话，小心我给你皮嘴里塞一根驴毬！刘及第不屑地说，给我嘴里塞一百根驴毬，毬事儿都不顶，把驴毬塞进满家大院，才算本事呢。古里气急，说：你本事大，把驴毬给我塞进满家，让我看看。刘及第说，我把驴毬肯定塞不进满家去，我把我，把大家塞进满家，跟耍似地。古里也是有病乱投医，气急而笑，说：那你权当我是驴毬，你想办法把我塞进去？要是塞不进去，我把你碎狗日的非塞进老母猪的沟子不可！刘及第说，你们也是咱本地人，吃了几天兵粮，连本都

忘了？地坑院嘛，从渗水洞里可以钻进去，从烟筒也可钻进去的。古里说，烟筒那么小，狗都钻不进去，防渗洞倒是进得去的，可是离门楼又太近了。刘及第说，钻烟筒有我哩，我先进去，在家里弄出些动静，门楼上的人注意了家里，就不注意渗水洞了。古里一想，这是打进满家唯一可以一试的办法。

那夜，星月无光，古里先派几个瘦小机灵的战士，预先埋伏在离渗水洞不远的塬坎下。黄土高原雨水集中，经常下暴雨，地坑院是全封闭的，没有泄洪道，雨下得急，来不及渗入疏松的黄土层里，往往把整个庄院淹了，如果是半夜突降暴雨，待人发现，人畜都得活活淹死，人把这种灾难戏称为：灌瞎老鼠。瞎老鼠就是鼯鼠，人为了保护地里庄稼，把水灌进鼯鼠洞里。人为了不像鼯鼠那样被淹死，就在地坑院的一面崖壁下挖出一个大坑，让雨水流入，暴雨来的猛，收的也快，一场雨，有这一个大坑防水，大体也够了。满家的庄院大，来水面广，渗水坑又不能挖的太大太深了，便从一面崖下，打出一口出水道，直通庄外。刘及第个头小，怀揣一把一尺长的杀猪刀，悄悄爬到做厨窑的那孔窑洞的烟筒下，轻轻揭开烟筒盖，哧溜钻了进去。烟筒是直上直下的，但烟道狭小，刘及第手脚并用，很轻松地溜了下去。农家的厨窑都是连炕灶，土炕在外，灶台在里，上面用一道尺高的土栏杆隔着，下面的火道烟道相同，功能在于，做饭时，烟火同时也可把土炕燎热了，厨窑里一般住着怕冷的老年妇女和很小的娃娃，为的是节省柴火，土炕不用柴火烧，一天到头都是温热的。刘及第下到炕洞，隐隐听见外面有幼儿的哭闹声，他轻轻推开炕洞门，就听炕上一个妇女喊了声：阿一个？刘及第知道炕上的女人正在哄闹夜的小孩，心一慌，一横，跳起身来，双手端着杀猪刀，在炕上没头没脑乱捅，一片惨叫声引得狗叫鸡鸣猪哼哼。大院乱了，在门楼上值夜的满家兄弟听家里出了问题，慌忙起身，端着枪从门楼上滑下来，从门洞里冲了进来，埋伏在防渗洞口的游击队员，趁机鱼贯而入，守候在地坑院几十步开外地埂下的古里，见时机已到，率领主力，一哄便冲入通道，满家人的日常防备，也只是吓唬一下小股的土匪罢了，哪里有什么快

枪，只有两杆鸟枪，他们也没有和人拼命的打算，刚冲出通道，就被从渗水洞里攻入的游击队员一顿弹雨淹没了。

厨窑的惨叫声弱了，还没有彻底断绝，古里忙令警卫员点亮马灯，推开厨窑门一看，亮光照耀下，刘及第双手端着杀猪刀还往炕上乱捅，古里大喊几声制止，刘及第仍不肯收手，几个队员扑上去抱住，夺下刀来。此时，炕上的血已经流到地上了。刘及第一共杀死了满家老太太，满家两兄弟的婆娘，还有两个不满六岁的男娃，两个不满八岁的女娃，都是满家弟兄的儿女。古里一看傻眼了，这狗日的居然是毫无人性的杀人魔王，人民队伍中有这样的人，简直是为了专门讽刺人民军队的称号。把枪已经拔出来了，他脑子突地一转，暗道：不好，把这狗日的枪毙八遍，也挽不回游击队的恶名！游击队员都来了，一看眼前的惨相，一时都失去了理智，不管不顾地挥刀要剁了刘及第。古里向大家示一个眼色，嘴朝向庄外，憋了嗓门大喊：满家私通共党，格杀勿论！游击队员一听，心中明白，分头立即搜查各窑洞。别的窑洞都空无一人，也不像是晚上住过人的样子。大概是正当乱世，夜里，男子在庄外值夜，妇孺住在一起，便于互相照应。古里让一个队员去内屋找笔墨，找了一圈，满家没有这东西。那个队员机灵，冲进厨窑，挖了半碗锅煤子，舀水搅和一下，找来一把毛刷，古里接过来，唰唰唰，挥洒出一行杀气腾腾的字来：

“私通共党者，杀无赦！”

当晚，游击队没有拿走一颗粮食，一个铜板，火速撤出了满家庄。来到一片密林，在暗夜里，古里仍能看见队员们眼里喷射出来的火焰，那火焰一束束都在向刘及第燃烧。古里的心早已让愤怒悲伤的火焰烧焦了，他咬牙切齿道：

“刘——及——弟，给老子跪下，面朝——满家庄——”

刘及第不跪，脖子梗得一蹦一蹦的。古里气得脸像一只吹胀的了猪尿脬，几个队员不等命令，呼啸而上，按头的，揪脖子的，一下子却没有把刘及第弄倒，一个队员急了，抬脚向腿弯猛地一踹，刘及第

这才轰然跪倒。古里从一个队员手中接过马刀，给手心吐了口唾沫，狠狠地举了起来。刘及第扬起头，昂然说：

“队长，砍了我，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我想在人头落地前，问一句话：为什么砍我的头？”

“噢，你狗日的还问这问题，你去阴曹地府问问满家的老弱妇幼吧。”古里手中的刀仍高举着，刀锋却在空中犹豫着。

“我现在知道了，不该杀满家的妇女儿童，但是，当时，一个是天黑，我不知道，一个是我刚参加队伍，不知道这些规矩，执行任务前，也没有人给我安顿这些事情，我只想既然是革命嘛，都是你死我活的，我不要别人的命，别人就得要我的命。”

古里手中的刀在空中像一棵风中的杨柳枝，摇过来，晃过去，一个队员上前来，给古里耳语几句，古里的刀不再犹豫，狠狠地斫下来，刘及第感觉脖颈凉了一凉，就不凉了。刘及第知道命暂时保住了，但无法确定命还能保留多少日子，他梗着脖子激古里，古里几番抡圆了刀，却在最后关头，收了手。古里咬牙道：

“你狗日的牢牢记着，你这命是握在我手里的，是握在全体队员手里的，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全体队员可以不等任何命令，都有处死你的权利！记下了没有？”

“记下了！今晚满家庄的事，只有等我们都到了阴曹地府后，听阎王爷的发落！”刘及第说完，向满家庄方向磕了三个响头。

当天晚上，他们来到密林，在月光下，大家站成一排，古里从头到尾，在每个人的肩膀上拍了一下，包括刘及第，共拍了十七下，然后，他站在队伍的前面，脸色凝重地说：

“我们共十八个人，以前我们是人民的战士，我们在给人民打天下。从今往后，我们不再是红军战士，不再是父母的儿子，不再是哪个婆娘的男人，不再是哪个娃娃的爹，我们是罪人，我们是人民的罪人，我们是组织的罪人，我们是天下所有劳苦大众的罪人！本来，我们现在就该自己就地挖坑把自己埋了，可是，我们还没有权利现在就死，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只有为人民，为组织，为满家老小，勇敢

战斗，哪天死在战场上，死在为人民利益的事情上，我们才算在阳世里解脱了，至于到了阴间，该咋办就咋办，那时候，我们自己的事情自己承担。听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

“有不同意的没有？”

“没有！”

在整齐庄严地应答声中，古里说：

“既然没有不同意见，那今天就是我最后提起这件事了。如果谁以后感觉到自己嘴痒痒了，或者后悔今天的表态了，那好办的很，先给自己挖一个能埋得住自己和全家的坑，自觉的，自己把自己和自己的全家埋了，自觉性差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给他帮忙的权利和义务。我说的话，有没有没听明白的？”

“明白了！”

后来，十八个人每逢作战，无论是和国民党、日本鬼子、汉奸武装、土匪作战，还是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劳动中，每一次，都抱着一腔求死的决心，奇怪的是，一心求死的，无论怎么看，都必死无疑，却硬是死不了，直到所有的战争都彻底结束了，十八个人还是好端端的十八个人，由于作战勇敢，做任何事都是一马当先，十八个人每个人都立了不少功劳，有几个现在已经干到很高的位置了，要不是古里和刘及第一直小错不断，至少古里不会是当下这个位置的人了。只是他们谁也没有打听到关于满继鼎的消息。

自那个夜晚以后，刘及第从来没有离开过古里，古里走哪里，都非要把刘及第带上不可，组织上如果不同意，古里哪怕撒泼耍赖也要带上。好在，刘及第一直都是一个小角色，组织上一般很少为此事驳古里的面子，好些人问过古里，以此开过古里很难听的玩笑，古里只是笑一笑，并不多说话，要说，也只有半真半假几句：在一起时间长了，我知道他的深浅，他知道我的长短吧。包括马赶山也开玩笑说：古里，你爱和女人搅和，不至于和男人也搅和那些事情吧，古里说，我想跟你搅和，咋看都看不上你嘛。

第十三章 今夜，县长有女人陪伴了

马赶山没有离开会议室，他和古里一直坐在那里一锅接一锅吃老旱烟，旱烟的品质越好，烟味越是浓重，室内已完全被烟雾笼罩，两个人像是供奉在庙里的两尊罗汉，香火旺盛得令他们身形因为飘然而显得恍惚。过一会儿，刘及第便要推门进来汇报一次情况，他一进门，必然要连咳几声。第一次进来汇报情况时，他以往的习惯走近古里，悄声刚说了一句，古里眼珠子凌厉一瞪，呵斥道：

“你在给谁汇报工作？”

刘及第马上意识到了，忙把身子转向马赶山，马赶山漠然一笑说：

“及第同志，你坐那儿，大点声说话，没毯要紧的。”

刘及第退后到距离两位领导都合适的地方，一手背后，扯过了一只木凳，屁股往下缩了缩，在离凳子还有一拃高时，屁股不往下缩了，开始往上收，收到形成弯腰站立姿势时，他开始汇报街上的情况。最后一次汇报街上情况时，已是晚上九点了，会议室的汽灯恍恍惚惚，像是一个昏昏欲睡的老婆娘。局势在按照事先设想的方向走，离家近的大量的妇女在夕阳西下前，结伴回家了，离开县城时，个个兴高采烈，跟赶了一趟集一样。往常赶集时，有男人的监管，有娃娃的羁绊，还要采购针头线脑之类的事由，这次，纯粹一心不操，就是要，先前认识的姐妹，这次遇见，格外亲切，不用交头接耳，大声说话，大声调笑，先前不认识的，天下妇女是一家，街上男人少，用不着太多顾忌，说几句放肆话，放肆地笑几声，原来这就是自由，就是解放啊，驴日的自由就是好，狗日的解放就是好。抬头看看天，阳婆有回娘家的意思，很多妇女从欢快中恍然一惊：哟，我家的猪不知道那个死鬼男人喂了没有？我家的娃娃不知道吃上饭了没有，我家那个死鬼男人除了白天像牲口那样干活儿晚上像牲口那样啮活儿，连锅开了是啥样子都不知道呢。也有聚在一起编排婆婆的，咒骂男人的，哭哭笑笑，鼻涕眼泪，看见身边有婆娘透透迤迤要回家，忽然也想起了什么，抬手一抹泪眼，笑道：真是早不忙，夜心慌，天黑了，才借灯油补裤裆哩，给那驴的鞋底才纳了一半呢。

在现场值勤的所有人员都回来了，常委们略一交换意见，决定让家在县城的同志回家休息，明天天一亮，提前进入各自岗位，单身的同志再辛苦一下，晚上照常休息，但要格外提高警惕，一有风吹草动，立即出现场，然后直接去县政府值班室汇报情况。常委们留下开碰头会，根据大家掌握的情况，今夜没有回家的妇女共二百四十五人，其中，有九十人是因为家远，天黑前赶不回去，另外一百五十五人是可以赶回去的，看来重点在这一批人身上，她们中间可能有相当多的人是要铁定打离婚求自由解放的。所有滞留县城的妇女都得到了妥善安排，吃的，住的，人身安全，都一点问题没有。马赶山暗暗地长出一口气，故作轻松地说：

“同志们都辛苦了，战争才结束没几天，想想打仗的时候，比这辛苦多了。打仗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现在虽然没有危险，但同志们千万不要因为刀子割毯哩，小看了那一朵朵肉，失败的阶级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他们会趁我们的工作失误兴风作浪的，明白了这一点，同志们该辛苦还得辛苦，现在少跟婆娘睡一觉，毯闲一晚上两晚上的，没啥，出了大乱子，毯闲的大概就不是一会半会了。今晚，我在县政府宿舍值班，值勤的同志随时有事随时找我，大家辛苦很长时间了，都去休息吧。”

常委们考虑到县长在基层都半个月了，马不停蹄赶回来，又马不停蹄投入工作，连展腰的空闲都没有，都纷纷要求值今晚的班，马赶山笑着一挥手说：

“别给我假模假式的，先低头看看你们的裤裆，都成无名高地了，快回去和你们的婆娘打攻防战吧。”

马赶山决定了的事情，就不要再揪扯了，免得把他的一肚子大粪给揪扯出来，大家笑着，纷纷离座起身，开着轻松的玩笑，这时，小锤子忽然没头没脑闯进来，快步走到马赶山面前，低声说了一句话，大家看见马赶山脸色忽然变了，都把探询的目光投向小锤子，也投向马赶山。马赶山故作轻松，笑说：

“赶紧回家吧，闲毯事情。”

古里正色道：

“赶山同志，我们都是老战友，都是革命同志，战场上互相信任，互相帮助，我们才活到了今天的。”

“你说的什么挨毬话！”马赶山还是轻松一笑。

古里明知道有重大事情的，要不像小仇这样政治经验丰富的老警卫员，怎会随便闯进常委会的会议室里。古里转身对小锤子严肃地说：

“小仇同志，你既然擅自闯进了常委会议室，那么，你给一个常委汇报的事情，就必须要让所有的常委知道。你不会不明白这个规矩吧？”

“我，我……”，小锤子额头上忽地汗如泉涌，一眼看古里，一眼看马赶山，不知如何应对。马赶山朝古里一笑，淡然道：“你家弟媳妇来了，你这个大伯子哥，黑天半夜的，还要管弟媳妇的事儿不成？”

一听是马赶山媳妇来了，大家不答应了，纷纷请战，要值夜班，让马赶山回宿舍陪媳妇。马赶山突然脸一冷，又笑道：

“放心吧，该干的事我照干不误。”

大家都知道，他下乡那一天倒是回家了，却并没有在家过夜，也就是说，一个多月了，他和婆娘没有亲热过了，也没听说他和别的女人有什么明里暗里的来往，将心比心一想，工作再忙，哪怕是后半夜回家，总还是回家了，在婆娘的热身子上哪怕蹭一蹭，也说明自己是有婆娘的人。可马赶山年纪轻轻地，说是光棍吧，枝枝杈杈地一家子人了，说是有家的人吧，过的日子比光棍还光棍，作为革命同志，有些事代替不了，能替换的却不去替换，说得过去吗，大家都劝说，马赶山干脆一概不理，眼看都走到院子了，大家无奈，只好把求助的目光扔给古里。古里双手无奈一摊，笑说：

“你们眼睛贼兮兮地看我顶毬用，人家耍起了死狗，谁能有什么办法？”

“县长辛苦！”

大家只好这样跟马赶山打招呼，马赶山笑道：

“赶紧都给我回家陪婆娘睡觉去，谁辛苦，谁的毬知道。”

马赶山不走，大家还在那儿依依不舍，有感念的因素，也有不好意思的因素，马赶山干脆扭头朝县政府大步流星走去，没有街灯，霎时，他和小锤子都淹没在黑暗中了。经过半个月的奔波劳累，时而苦口婆心动员那些榆木疙瘩群众，时而又电光石火和那些冥顽刁钻的人争强斗狠，要不打马在山道上身体动荡，要不扎在人堆中心灵动荡，又经过了今天在县城的大规模动荡，他既兴奋，又疲惫，宛如大战恶战以后，身处乍然宁静下来的战场，那宁静便是死亡般的宁静，不是死了的人死了，而是活着的人死了。夜幕下，白天妇女们的嘈杂声还声声入耳，她们用小脚、解放脚、大脚激荡起的尘埃，还在天地间漂浮，而真切的声音，只有重一声轻一声的脚步声，那是他和小锤子的脚步声。他不愿意走快，小锤子根本不是在走路，他一手按在腰间枪柄上，一双眼睛同时在搜索着四面八方。他跟随马赶山打过几年仗，危险、残酷的场合他去得多了，但好像从来没有今夜这么紧张，似乎天上地下，每棵树后，每个院落里，随时都有威胁首长安全的意外发生。马赶山看见小锤子这个样子，心下感动，又感内疚，这个小伙子跟随自己出生入死好几年，从跟随他那一天起，好像自己是不存在的，首长的安全，首长的喜怒哀乐就是他生命的全部，和平了，他仍然消停不下来，还要为他人担惊受怕，马赶山故意说，我说小锤子，你不大大方方走路，在那儿鬼头鬼脑的，是不是看上了谁家女子了，要我给你当媒人？小锤子不搭茬，还是戏台上丑角出场那样走路。马赶山说，喂，我说小锤子，我说的话你听见了么，小锤子恨声恨气地说，听见了。马赶山说，我还以为你耳朵让驴毛塞了呢，听见了，咋不说话。小锤子说，你先把你的浆水罐子涮干净了再管我的事。马赶山说，我的浆水罐子又不脏，涮它做什么，再说了，我就没有浆水罐子嘛。小锤子一点都不受干扰，他边观察四周，随口说，嫂子等你大半天了。马赶山说，咦，你这个小锤子，竟然说我婆娘是浆水罐子，还是不干净的浆水罐子，等我给我婆娘告状，小心人家撕你的皮嘴。小锤子这才彻底转过身来，牙疼似地咦了一声说，首长，你好像不是一

个日弄人的人啊，马赶山大笑几声说，不日弄人的人，要是日弄起人来，一沟子就会把人日弄到深沟里的。

进了县政府院子，小锤子一下子放松了，他声调有些忧郁地说：

“首长，嫂子都等你大半天了。”

“爱等不等的，爱等，再多等几天。”马赶山大咧咧地说。

“不知道嫂子……有啥事没有？”小锤子闪烁其词说。

马赶山嘿嘿一笑说：

“我说你个小锤子，婆娘找男人再能有啥事？赶紧睡你的觉去，放心睡，最好睡得跟死猪一样，今晚跳蚤大点的事都不会发生。”

小锤子犹犹豫豫转身走了，他的单身宿舍与马赶山正对门，中间只隔了一方小花坛。这是一座由箍窑围起来的院子。县城两边都是陡峭黄土山，中间又被一条洪水沟隔断，民居大多依山凿土窑洞而建，县政府所在的院落却在平地上，原主人也没有像别人那样打地坑院，或购买石料木料建房，而是平地箍出了窑洞。先用大块平板麻石条铺了地基，再用土基子一圈圈隆起。土基子和土坯是两回事，土坯是用稀泥拌碎草拓出来的，专门用于搭土炕，土基子则是把不干不湿的黄土，填入两尺长一尺宽的木框模子里，力气大的男人用尖头石础或铁础反复夯砸而成的。这种窑洞比依靠地势凿出的窑洞更结实，比再结实的房子都结实，不怕火烧，不怕水淹，除非用大炮轰，手榴弹在院子爆炸，箍窑颤一颤，也就罢了。马赶山离自己的宿舍还有两步远时，门哗地开了，大女侧身站在门口说：

“你咋才回来，忙完了呢？”

马赶山不言语，沉了脸，一步跨进屋子，只觉眼前一亮，一屋子都是清新之气。挂在墙上的马灯，捻子被压到了最低，灯苗明灭闪烁，光线朦胧，刚够看见屋里的陈设。平时，虽有小锤子的打理，毕竟是男人家的粗手笨脚，屋子还是像狗窝一样。又是半个月不在了，马赶山按照往常下乡回来的情景设想，一定是一屋子灰尘，现在又是春天，风沙连天的，原野上的草木还没有茂盛，窗户关的再严实，屋里还是要铺一层绵细的黄土粉的，每次回来，都困极了，倒头便睡，哪管得

了土不土的，打了多年仗的人，在土窝里过夜是常事，一觉睡起，小锤子打扫半天，屋里清亮了，还得闻半天的土腥气。今天倒好了，啊呀，女人和男人还是不一样啊，人说女人是家里的月亮，其实，女人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在野地里干活要靠男人，回到家里，男人至多是星星的光亮啊。马赶山心里感叹着，像在家里那样，看都不看大女一眼，冷着脸说：

“你来县里干什么？”

“干什么？你说干什么？婆娘寻自家男人，再能干什么？”大女帮助马赶山把外套脱了，挂在墙壁的木钉子上，又忙把已经沏好的一搪瓷缸子茶端过来，嘴里不轻不重，有些骚情意味地说着话。

“你到底来干什么？是不是也要跟我打离婚，要自由，要解放？”

“哎哟，就你长了个会说话的嘴！是不是和哪个咪叨叨缠上解不开了？我正想听你一句话哩，你倒先把尿布片儿搭在我身上。”

“咦，你这个婆娘，耳朵还长得很，到哪里听的闲话？”

“满庄子人都在说。”大女一边散淡地说，一边把床都铺好了，马赶山伸手在被窝里一摸，炕是热的，心里便有些热。他也随口说：

“人那样说，你也那样信啊？人说我把驴日了，你都信？”

“哎哟，我叫你设套骂人？”大女在马赶山腰上掐了一把，赌气说：“要是信，我就不来了。”

大女一没留神，马赶山已把自己脱剥利落了，他猴子一样，一纵，就钻进被窝了，在钻进被窝前，拽了大女一把，大女看见房间还有无需要拾掇的地方，回头一看，立即飞红了脸，她轻轻呻吟了一声，喃喃说：

“电壶里有开水，你不……洗一下子吗？”

“就到你的尿盆里洗吧。”

大女随口吹灭马灯，如战地军人一般迅速，飞快地钻进了被窝。

一个多月没有在一个被窝钻过了，两人居然都有些陌生，兴奋，紧张了一霎，很快地，都熟悉了。都欢乐的累了，大女方才万分畅意地长出一口气，把身子深深地埋入马赶山怀中。马赶山说：

“公粮缴够了没有？”

“没。”大女哧哧笑着说。

“咦，我这婆娘骚情的很嘛。”

马赶山的劲头被激发出来了，却被大女死死抱住，动弹不得。马赶山说：

“怎么了，粮库满了？”

“粮库又没底儿，哪能满了？”

“那怎么不收粮了？”

“减租减息呗。”

“咦，大撒手长工，碰上了一个抠门掌柜的。”

“把长工挣坏了，掌柜的地就得撂荒了。”

两个人在被窝里斗嘴，马赶山是从来斗不过大女的。这时，马赶山想起大女刚才说的话，便说：

“你刚才是说着耍，还是真有人说闲话？”

“什么闲话？”

“就是咪叨叨屎叨叨的？”

“我哄你干什么，你自己回家听听嘛。猪嘴说没说，我听不懂猪话，人嘴里都在说哩。”

“这简直是沟子嘴嘛，哪有这事儿？”

“人说是人说，我又没说。”

“咦，要是出了那样的事，你是最直接的受害人，你倒没说？”

“我的男人我最知道了。”

“咦，说大话都不怕闪了舌头？有时候，我都不知道我是咋样的人。”

“这都有可能哩。可是，我知道的。”

“我认识的，认识我的人那么多，没有一个人这么一口咬定他对我的了解，你咋敢那么肯定的？”

“浮皮潦草地哪能真的了解一个人呢。”大女说着，一手在马赶山某个要紧地方捏了一下，马赶山稍一愣神，立即明白过来了，他由衷

地说：“没想到，你一个大字不识，一步大门不出的丑婆娘，倒还有些见识哩。”

两人纠缠了一会儿，马赶山忽地想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无比重要，他把大女从怀里往稍远的地方推了推，急切地说：

“你给我老实说，说闲话的人既然那么多，爹妈对我是啥态度？”

“爹只说了一句话：我打断他狗日的腿，权当是给共产党清理阶级队伍哩！妈说，我娃不是陈世美，二妈说，我生的娃我知道的。”

马赶山很感动，过了一会儿，他幽幽地说：

“爹咋能那样说话呢。”

“也怪不了爹，要怪，只能怪你自己做事没礼数。”

“我做啥事了？”

“装？自己把事做了，还要装个进不去出不来。一人说话，八个耳朵在听，一人做事，一百个眼睛在看，也难怪别人说闲话。”

“我到底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嘛？”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噙着冰糖打呼噜装睡着？”

“你要说赶紧说，不说，把皮嘴撮的紧紧儿的，我还不听了！”

“呀，当了县长了，咋还是个驴样子？做出的事儿，理儿不长，说出的话，理儿却比驴毯还长。你忘了上次回家了？”

马赶山索性给大女扔一个脊背，呼噜气喘地装睡。大女摇一摇他，他不搭理，看来，他还真没意识到或忘了自己做的事了，再说，他也是一个天塌下来，都敢掏出自己的家伙当柱子的男人，也不至于这样蔫哩吧唧的。她说：

“真的忘了？你上次回家，天眼看黑了，却不到家里住，不要说别人有看法，我都有想法哩，心里难受的一晚夕没睡着。”

“哦！”马赶山这一惊，简直惊得他全身的眼睛儿都在冒凉气。他一下子意识到，他自己的心态没变，别人看他的眼睛变了。先前打仗时，别说天快黑了拔腿就走，有几次，好不容易逮着机会，刚爬上婆娘的身子，还没动作几下，突遭敌情，他舍不得当下的快乐，倒是婆娘比他冷静得多，一把将他掀下身子，一跃起身，把他的衣物装备准

确无误地递给他，率先冲出门去，确定无事，才返身招呼他逃走。那时候，他没觉得什么，婆娘也没觉得什么，别人也没觉得什么，打仗嘛，就是这回事，有命，啥都有了，没命了，啥都没了，谁也不会在乎他当下的什么身份，别说一个还在造反的首领，天下是谁的，神仙还都说不清呢，比你大多了的官儿又能咋的，上了赌场的钱不是钱，上了战场的人不是人，眼睛一眨，睡在地上再也不眨眼睛了，你还能咋的？现在不同了，和平了，在老百姓眼里，县长是多大的官啊，县太爷！说一句话，那不是人嘴里说的话，是县太爷说的，带着生杀的话，做一件事，那不是人做的，是县太爷做的，可以杀人，也可以活人的事啊。对待乡邻，对待家人，一言一语，一举一动，自己倒没觉出什么不同来，别人会从中找出异样来的。当县长的男人很久没有回家了，终于回家了，天眼看黑了，却揣着毬拍拍沟蛋子走了，难怪人说闲话，哪个婆娘又受得了这种侮辱和轻蔑！这段时间里，大女承受了多大的精神压力啊，可当满庄子的人，包括与最亲的人，都在怀疑她的男人时，唯有她，仍然坚信她的男人不会变心，她应该有着马莲河那样多的泪水和怨言的，但她却没有，她是那样的心底坦然，让他这个大男人都觉得自己皱巴巴地。马赶山想给大女认个错儿，试了几试，嘴像是用红胶泥塞了：哪有男人给婆娘认错的道理？终于说不出口，他一把将大女像摊煎饼那样摊平了，两人又是一顿山呼海啸。

马赶山一觉睡醒，屋子里全亮了。窑洞里面要是全亮了，太阳肯定已经出来了。他还想睡一会的，还是坚持睁开了眼睛。多长时间了啊，他感觉至少有十年了，都没有睡过这么踏实这么香甜的觉。他翻身爬在炕头上，像一个刚下出来的牛娃子，睁着迷茫又好奇的眼睛四处乱看，屋里一片敞亮，到处都是清新，大女在地上忙活着，这儿擦擦，那儿抹抹，连他的办公桌上都归整地这是这那是那的。他说：

“几点了？”

“我又认不得你那洋货。刚才小仇说，快九点了。”大女边说，边把桌上的怀表拿过来。

“啊，九点了都！我把你个猪婆娘，毬挨糊涂了，不叫我？”马赶山从被窝里一窜而出，眨眼功夫，已穿戴得像个县长了。大女佩服自家男人的麻利，心里却羞愧的不行，县上许多人人都知道她来了，平时自家男人误不误公事儿，那是另一个说法，今天要是把公事误了，人咋说我嘛，羞死先人哩，八辈子没见过男人，这么没皮没脸的。大女一时惶恐，在地上乱转圈圈儿，几乎要无地自容了。洗脸水早已兑好了，伸手一试，热冷适当，牙膏牙刷都准备得停停当当地，他飞快地洗漱完毕，见茶缸在桌上，像往常那样准备沏茶的，却见茶早已沏好了，浓淡适当，温度也正好下口，他一气子喝下大半缸子，舒贴地呻唤一声，咂咂嘴说：

“还是自家的婆娘好啊，老话说，旧鞋养脚走长路，真真的嘛。”

马赶山在那儿独自感叹着，完全没有注意大女的情绪变化，他抓过烟袋，一边给烟锅揉捻旱烟沫，头也没回，一边嬉笑着说：

“受活了没有？”

这是两口子的私房话，专指对那事的身体感觉，离开特殊场景，夫妻间，好朋友间也可拿这话耍笑，马赶山这时说这种话，显然还是指晚上的情事，他以为大女羞得抬不起头的，乡下的婆娘都这样，晚上才是两口子，个个如狼似虎，白天像大姑娘那样容易害羞。过了一会儿，不见她的动静，他回头一看，她竟坐在炕边抹眼泪，鼻子一滴答一滴答地，他不知道她怎么了，转身训斥说：

“你在成什么精？好好的，尿水子滴滴答答地？”

大女不说话，还在一把一把抹眼泪，马赶山生气了，两步赶过去，一把抬起大女的下巴，提高音调说：

“到底怎么了嘛，再不说话，我不管了！”

“我把你的事儿耽搁了。”

“耽搁我啥事了？”

“昨天那么大的事，今日个事情肯定还没完，我害得你起来迟了。”

马赶山一听是为这事儿哭鼻抹泪的，又好气，又好笑，他一甩手，丢下大女的下巴，说：

“操的闲心，与你毬不相干！你多亏没长毬，你要是有那耍货，用不坏，都让你给愁坏了。”

大女一听没事儿，心一下就放了下来，她一把抹掉眼泪，不好意思地问：

“你吃啥呀？那会儿小仇来过，他把饭从大灶上给你端了回来，在他宿舍里温着，等你睡醒，他给你端过来。”

“不吃了，都让你气饱了。”马赶山故意给大女耍态度，她也不搭理他，拉开一扇门，把头伸出去，没说话，就听小锤子说：

“马上好了。”

小锤子端了两份早饭，四个银面椽头蒸馍，一罐子小米粥，还有一碟腌辣椒。马赶山昨天晚上只吃了一只干馒头，接着，又劳累了一晚上，累坏了，也饿坏了，抓起馒头，一嘴叼下一大豁子，又叼起一根大号的火辣子，一口咬去大半截，肚子还没有什么垫补，直接辣到了空肚皮上，一下子辣得他几乎要胃痉挛了。大女忙说：

“慢点，慢点，又没人跟你抢？”忽而惊叫一声说：“看我这猪脑子，差点忘了！”她手忙脚乱从包袱里翻出一只羊皮口袋，倒出圆滚滚的十颗煮鸡蛋来。大女顺手抓起两只鸡蛋塞到小锤子手里说：“你自己剥了吃。”小锤子推说吃过早饭了，大女说，小伙子家的，大灶上饭吃了跟没吃一样一样儿的。小锤子不再客气，三下五除二剥了鸡蛋，这时，大女也剥出两只，顺手从办公桌上扯过半张旧报纸，把剩余的鸡蛋裹了，递给小锤子，说：“留着你们改天吃，记着，一天只能吃两个啊。”小锤子嘴里塞了鸡蛋，呜哩哇啦说不清楚，马赶山嘴里也刚塞进鸡蛋，也呜哩哇啦说不清楚，大女终于听明白了，他俩都问的是一天为啥只吃两个，大女说，鸡蛋难消化，也难吸收，吃的多了，等于白吃了。马赶山和小锤子都很惊讶，这哪儿的话啊，打仗时，有时候，好多天吃不了一顿热饭饱饭，逮住一次，往死的吃，别说一天两个煮鸡蛋，他们还一顿吃过十个煮鸡蛋呢，那个馋，那个饿呀，恨不得把十颗鸡蛋用绳子拴住，一下子塞进嘴里。另一颗鸡蛋也塞到嘴里了，小锤子忽然想起一个故事来，扑哧一声，差点把还囫圇着的鸡

蛋喷出来，他呜哩哇啦说：“两个？呵呵，两个，我凭什么吃两个！”他朝马赶山做一个鬼脸，一手捂嘴，吞咽着，一溜烟跑了出去。

大女不明白小锤子突然地笑什么，马赶山也不明白，一转眼，忽然明白了，那颗鸡蛋也正好艰难通过了食道，跌入肚里，发出一声响亮的回声。他吭吭一笑，一口气差点上不来，忙扯过碗来，喝了一大口米粥，气勉强通了，才笑出声来。大女说：

“好好的，你两个日鬼捣棒槌的，笑个什么？”

马赶山不言语，掐起一根火辣子，上下牙铡草般，咔嚓咔嚓几下，辣椒就没了。他伸手又去抓蒸馍，大女按住他的手恼道：

“你不说，就不要吃。”

马赶山笑说：

“边吃边说。”

有一次，马赶山和小锤子化装侦查，在一个农贸集市上看见给牲口配种，那匹种马连续跟两头草驴，两匹骡马交配过了，又有人拉过来一头草驴，种马大概累了，或烦了，死活不愿意工作，主人拿皮鞭抽，它也不肯就范。这时，只见主人从身边的褡裢里摸出两颗生鸡蛋来，在一只铜勺里磕了，端给种马，种马呼啦几口吃完，仰天一串长啸，笑眉喜眼地上了草驴的身子。马赶山是知道这一行当规矩的，种马既不叫种马，也不叫儿马子，叫拉庄马，如同赌场的庄家一样，是这场合的大拿，是不倒庄的。主人为了保证拉庄马的体能，除了足够的草料，还有每天两颗生鸡蛋的特殊待遇。那时，马赶山他们正处在极端困难阶段，别说吃鸡蛋了，一月半载连鸡蛋都见不着几回的。马赶山悄悄对小锤子说：

“等革命胜利了，咱也享受一下拉庄马的待遇，一人每天吃两颗鸡蛋，到那时，简直是美儿爹和美儿妈入洞房哩，脚后跟儿都能美麻了。”

没想到，一个人每天只能吃两颗鸡蛋，原来是有说道的。大女说，你们呀，一天受那么大的罪，哪来的精神使坏哩。忽而，又觉不对，这么一个故事嘛，小锤子不至于笑成那样啊。她看见马赶山边往嘴里

塞东西，边朝她坏兮兮地笑，猛地就明白了。她一下子红了脸，说：“这个小锤子，跟上啥人学啥人，等我不撕烂他的嘴！”说完，捂了嘴，笑得胸前一抖一抖地。

马赶山吃的差不多了，大女把剩下的一个蒸馍，掰开，夹上咸菜，呼啦啦吃了，她说，你赶紧去上班吧，公家的事耽搁不得，马赶山故作轻松说，裤带断了，裤子在毬上挂着，掉不到地上。大女迅疾朝门外看了一眼，嗔道，大白天的，没个正形！马赶山说，大白天咋了，我说我的东西，又没说别人的。大女知道说这种缺油少盐的淡话，越是有人不爱听，马赶山说的越疯，便不搭话，改口说，我赶紧要回家了，你自己小心点，本来，本来，唉，还是不说了。马赶山最见不得人说这种露半截夹半截的话，立即恼了。他的恼还在脸上，嘴里的恼话还没说出来，大女赶忙赔笑说，哟，哟，我知道你要夸我的，就不夸了吧，把你挣坏了，活活地心疼死人哩。我本来是不来找你的，知道的人了，说是家里有急事，不知道的人了，还要乱嚼蛆，说人话的，说我是熬不住，想男人了，不说人话的，还说自己男人让咪叨叨把魂勾跑了，我贱兮兮地跑来跟人家争男人哩，爹妈催了我几次，我都推三拖四的，又怕惹老人不悦意，才厚着脸皮来城里的。大女不是一个啰嗦人，一席废话风凉话，说的马赶山满身像是抹了观音土，既燥又馊的，大女装没看见，继续说，你刚离开家没几天，家里差点出了大事，你的脚又野，不知道到哪里寻你去，多亏没出啥事，耐活了几天，爹妈还是不放心，催着赶着让我来寻你，又怕你多嫌我，好歹见了一面，回去给爹妈也有说的了。看看马赶山真的着恼，大女才把家里发生的事情说了。

第十四章 革命者昏天黑地的蜜月

马赶山的家庭情况比较特殊，爹倒是亲爹，妈却不是生身妈，他和几个姐妹都是二妈生的。村里人按习惯，在背后地里，把赶山妈叫大婆，赶山二妈叫小婆。所以，赶山小时候和伙伴打嘴仗，伙伴们声调扯得长长的满庄子喊：大婆，小婆，都是老婆！他回去问爹，挨了一顿捶，再不敢问了，问爷爷奶奶，他们说：那些碎驴日的，胡吼冒

吆喝哩，不理识他们！问妈，问二妈，她们说的话，和爷爷奶奶说的一样。马赶山也无心追究这些烂脏事，吃饱穿暖耍美，比干啥都好。渐渐懂事后，他却为此由衷地自豪，别人只有一个妈，他却有两个妈，两个妈待他都好得比亲妈还好。全家人娇惯了一个人，爷爷奶奶，两个妈，两个姐姐，一个妹妹，都在娇惯他这个唯一的男孩，连妹妹稍稍懂事后，都知道娇惯哥哥了。只有爹，似乎像别的娃娃的爹一样，从不给儿子什么好脸色，但，马赶山是感觉出的，爹为了儿子能够平安，能够成器，恨不得反过来把儿子叫爹。一个大家庭就这么一个儿子，自家人娇惯，村里人也是掂量出轻重的，对马赶山便格外宽容些，马赶山干了什么坏事，当骂的，瞪一眼罢了，当打的，骂几声罢了。马赶山也不含糊，无法无天地生长着，没有他不敢干的事，没有他不敢说的话，但这只培育了他敢说敢做的个性，却并没有让他学坏。为啥呢，相当固定的乡村道德和行为习惯，给人的自由空间是有限的，一个娃娃的被娇惯，在家里也不过是吃的好一些，穿的暖和一些，该男娃干的活儿，一样都不会少，该女娃干的活儿，也不会因为有人娇惯而少干多少，恰好因为娇惯，还要比别的娃娃干的出色一些。马赶山在六七岁时，就和村里别的男娃一样，上山斫柴，赶着驴下沟驮水，等等的，他只是比许多同龄男娃多了一份优越，可以进学堂念书。他所干的坏事，其实都是被大人们控制在男娃的调皮捣蛋范围内的，也无非是上高爬低，偷别人家的青果馋嘴，和伙伴打架骂仗之类的，顽劣而不恶劣，他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干，可以干到什么程度，什么事情绝对不可以干，比如对别人家女娃动手动脚。人把乡村里的小偷小摸一律说成是偷鸡摸狗，其实，那是纯粹胡说，这中间的差距大的，可以用革命者口头常说的敌我矛盾来衡量，小娃娃偷吃了谁家的青果之类的，那不算偷，那是小娃娃正常的馋嘴，偷者和被偷者，都不会当回事的，假如偷了谁家一颗鸡蛋，那绝对是偷了，因为在乡村人的概念中，青果就是让人吃的，树在那儿自由自在生长着，谁吃了都一样，限度是，现场吃，别拿走，鸡是主人家辛苦喂养的，主人家要靠鸡蛋去街上给家里换油盐酱醋针头线脑，关乎一家人的生计了。这些道理，

其实也没有人对一代代娃娃耳提面命，但每个娃娃到了懂得人事的年龄，这些规矩都种在心里了。马赶山也一样，家人和村里人对他的娇惯和宽容，只是培养了他敢作敢为自由自在的个性，这种个性在那个秋天，差点让全家人绝望：他居然跟着红军游击队跑了。

当这一既成事实摆在面前时，赶山爷爷赶山奶奶一病不起，赶山爹赶山的两个妈，本来也都活不下去了，看见二老是那个样子，他们只好把自己丢开。村里人说什么话的都有，口口声声集中到一点：一家人把娃惯坏了。一年后，马赶山回家探亲，身上斜跨了一杆钢枪，一把马刀，人也长得壮实了，威风凛凛的。人还活着！活着就好。听说他在家只能住一晚上，天不亮就要走，全家人刚活过来，眼看又活不下去了。赶山爷劝不下孙子，忍痛动了家法，他喝令孙子跪在老影面前。马赶山像服从队长命令那样，乖乖跪在了挂在墙上的一片画像面前。他从小在这些画像面前跪惯了，年头节下，爷爷总要把这些面目模糊的鬼影子双手从某个神秘的地方捧出来，小心翼翼弹去灰尘挂在墙上，全家人跪下，又是焚香上献饭，又是作揖磕头，爷爷嘴里还念念叨叨的。他都习惯了。爷爷喝令他对老影发誓，再不去当兵打仗了，马赶山的誓倒是发了，可他发的誓，又差点把全家人气死。他跪在老影面前，右手握拳，高高举起，铿锵说，我，马赶山，向列祖列宗发誓：我是一个革命战士，从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我决心把自己的全部献给伟大的革命事业，头可断，血可流，革命精神永不丢！列祖列宗作证，我，马赶山，一名红军游击队战士，今后如果做了任何对不起革命的事情，情愿死在离家门一千里外的地方，绝不给祖先丢脸！

马赶山发誓毕，自己站起来，头昂昂地。赶山爷气极而笑，一步一挪，奔波到马赶山面前，抬手就是一个耳刮子。那个手劲，多年以后，马赶山的脸颊还火辣辣地。赶山爷说：

“你真是我的好孙子！”

“我知道爷爷对我费心了，爷爷的心没有白费！”马赶山原模原样站着，头昂昂地，说话昂昂地，好像刚才抽的不是他的脸。

赶山爷长叹一声，一字一顿说：

“你要干啥，没有人能挡得住你，也不挡你。但你听着，马上成亲，在家里住半个月，要不然，你先把全家人的命革了再走，你不是有枪有刀嘛，拾掇几个老弱病残，应该不费啥事吧，要不要我老汉给你搭个手？”

马赶山昂然说：

“一点问题没有，但我必须回部队一趟，要向队长请假，革命纪律是铁打的。赶明儿我肯定回家。”

赶山爷再没有说什么，全家人都没有说什么，自己儿郎的禀性自家人最清楚，他虽然只有十五岁，说话做事，却是昂昂地。马赶山连夜回部队了，赶山爷托媒人连夜与亲家商量给孙子完婚的事情。两家订的是娃娃亲，赶山三岁，大女五岁时，两家已给两人挂了锁儿。马赶山当兵走了，大女家遭受的打击不比马赶山家小，按乡俗，定了亲，挂了锁儿，等于已经成婚了，只剩下举行过门仪式了，马赶山要是死了，或是马家退婚了，大女只能做望门寡，要嫁人，也是寡妇再嫁。马家提婚，大女家哪有不乐意的，全家人一扫萦绕在心头一年的阴霾，当即敲定：赶早不赶晚，特事特办，明几个马家来娶人。第二天日当正午时，马赶山回来了，他前脚进门，大女也刚娶进门。马家只请了最亲的几个亲戚和村里几个年长的人，大女家也只来了几个送亲的人，一切从简。夕阳还在半天挂着，赶山爷就将小两口赶进洞房，把窑门倒锁了，两家人同时出了一口长气。

马赶山果真在家里踏踏实实住了半个月，白天小两口起来吃三顿饭，本来是只吃两顿的，赶山奶奶说给我孙子一天得吃三顿饭，马赶山说，三顿就三顿，给我吃饭哩，又不是下沟担水，吃八顿都行哩。赶山奶奶笑眯眯地说，怂娃，看把你能的。吃完饭，两口子窑门一关，再不出来了，也不知道他们都胡闹些啥，晚上喝完汤，两口子嘴一抹，又回自己的新窑，哐地一声，门缝里连风都吹不进去了，直到第二天太阳冒花儿才开门，大女倒尿盆干啥的，马赶山刷牙洗脸干啥的。住够半个月，那天一大早，马赶山比往常起的要早一些，大女一开门，爽

爽利利收拾几下自己窑里的事情，一头扎进了厨窑。老两口住在厨窑，赶山奶奶人老没瞌睡，听觉却极其敏锐，她听得出不是两个儿媳中的一个，而是孙媳的脚步。新媳妇过门第二天，就要给全家人擀一顿长面的，一是向亲戚六人显示手艺，一是要叫新媳妇懂得，嫁做人妇，比不得在娘家，上要敬老，下要爱小，要手脚勤快，不可贪恋床第之乐。大女过门后，第二天，天还没有大亮时，就摸摸索索从被窝往外钻，被还在熟睡的马赶山一把扯了进来，马赶山说，这么早，你死哪儿去，大女说，我要趁早把面和好，让面醒的好好的，要不，到时擀不开，丢人丧德的。马赶山冷笑道，安心睡你的觉，咸吃萝卜淡操心！咱们做咱们的事。马赶山还要做那事儿，大女吓坏了，也愁坏了，从昨天午后，到半夜，几乎没有断过头儿，过一会儿一次，过一会儿一次，她的下身都不觉得疼了，全身像朽木似地。鸡叫三遍时，马赶山又胡骚情了一回，这才老实睡了，她却睡不着，身上的麻木渐渐散了，转为疼，上下里外都火烧火燎地。嫁人真不好，当闺女时，村里那些新媳妇，老媳妇，在一起，唧唧咕咕，又是哭鼻抹泪，又是嘻皮笑脸的，风言风语中，她听她们在说夫妻间的事，她听的最清楚，也最让她心里不踏实的几句话是：男人有气打婆娘，婆娘有气男人打；婆娘家的太恹惶了，白天让男人打，晚上让男人压。这话倒真真的，村里那些婆娘，哪个没有让男人打过，经常不是这家鸡飞狗跳墙，就是那家上吊抹脖子。只是晚上的情形她不大明白，一夜间，她明白了，原来比挨打还难受。没想到这么快就过门，马家提亲的当晚，大女的妈把姊妹们赶到另一个窑里，母女俩收拾了半夜东西，妈给她闪烁其词地说了一些话，有些她明白了，有些她一脑子都是糊涂，她记住的只是，从今后，她是别人的媳妇了，给人家做媳妇千难万难的，但是，该受的气要受，不该受的气还要受，想做的事要做，不想做的事还要做，总之，一切都不比在娘家。

大女不想跟马赶山做那种事，但马赶山想做，她还得做，眼看天都大亮了，马赶山好歹才老实了。新人要做的第一顿饭是赶山奶奶亲手做的，太阳都冒花儿了，两个婆婆不见儿媳开门，又不好喊她起来，

这顿饭她们又不能做，蹑手蹑脚到厨房，准备请示婆婆该怎么办，推开门，却见公公斜靠在炕边吃烟，婆婆正在擀面，擀面杖一扬，五合毡那么大一张子面，在面案上翻飞。她们赶紧上前，齐口叫了一声妈，婆婆头也不回，斥道：当婆婆的没个礼数？跑进厨窑干啥，都给我出去，我给我孙子媳妇擀面！她们又要给婆婆打下手，反倒挨了一顿训斥，只好出了厨窑门。平日这个时候，在厨窑忙惯了，一下子闲了，到不知该干些啥，在院子里，这儿摸摸一下，那儿挖抓一把，到底还是找不到该她们干的活儿。

赶山奶奶的茶饭手艺远近闻名，尤其长面擀的，那叫个举世无双！她可以用半丈长的擀杖，擀满擀杖的面，也就是说，一张面的直径可以达到半丈。那样大的面张子，别人没有力气煽起来，有力气，和面手艺不过关，等不到擀开，面张子早撕裂了。面张子大，面条自然就长，她可以把面条切得跟纳鞋底的麻绳子那样细，面又劲道，煮到锅里，面条不沉底儿，一根根毛线似地在水面上飘荡。有人给她擀的面编了一段谣儿，说是：煮到锅里莲花转，捞到筷子上打秋千，吃到嘴里嚼不断。大媳妇进门后，婆婆偶尔还擀一回面的，主要是为了招呼上门的老亲戚。那些老亲戚上门没有别的事儿，早就声言是为了吃一顿赶山奶奶的面专程来的。他们说，吃一碗赶山奶奶的长面，就手死了，在阴间地里都是有面子的鬼。按乡俗，年过七十的老人是不可在别人家过夜的，哪怕是女儿家，讲究的是万一一口气上不来，给人家造成麻烦，再说，一个人如果没有死到自己家里，算是横死，于儿孙后辈不祥。这些老人大多都选择在夏天，由孙子牵着毛驴车送来，吃一顿面条，天黑前回家。两个媳妇都进门后，赶山奶奶就纯粹不动手做饭了，两个媳妇的茶饭手艺在同龄女人中，算是过得去的，比起她们的婆婆来，那就差的火候多了。不过，婆婆有时也在案板前给她们做些指导，多年以后，她们的茶饭手艺也有些名头了。

本该自己做的饭，奶奶却亲手做了，大女知道这顿饭的分量，一筷子面条下肚，满身的不舒服立即让感动代替了。大女虽然还是少女，却是一个明事理的人，这一天以后，她已经不是她自己了，她是马赶

山身上的一份子，马赶山要手她给手，要脚她给脚。半个月后，马赶山走了，那天黎明，马赶山一觉睡醒，一把扳过大女来，又可着劲儿拾掇了一回，便钻出被窝，匆匆洗涮完毕，一手提枪，一头扎入黝黑的野地。大女惊恐无着，心想这么大的事情，自己哪担当得了，便顾不得身子疼痛，强撑着爬起来，自己一个当儿媳的，黑天半夜去打公公婆婆的门不方便，就径直去了厨窑，爷爷奶奶早被惊醒了，大女拖着哭腔说，爷，奶，人家走了。黑暗中，赶山爷说，我娃不着急，那狗日的当下还不走，还回来的。大女说，枪都拿走了。赶山爷说，娃不着急，你要是有心，就给你男人做一顿饭吧。大女一想，给人当了半个月的婆娘了，给自家男人还没有做过一碗饭，只知道昏天黑地地不要脸。大女一下子羞臊得无地自容，好在屋里黑暗，呼吸间都看不见脸色。大女还是低了头，抖抖索索点亮豆油灯，赶山爷摸黑已装上了一锅旱烟，就着灯，吃上了，赶山奶相当麻利地把自己装扮起来了。过门后，大女没有做过饭，连锅都没有洗过，面对厨窑的设施一眼睛的恍惚。早饭该做些什么呢，过门后，每天早饭，都由二妈给她和赶山的碗里各卧两个荷包蛋，再就是蒸馍米汤咸菜，尽各人的胃口吃。她现在明白了，那是两代老人对两个新人的格外照顾，她心里感动着，可是，由她亲手做饭，到底还该不该这样做呢。要知道，鸡蛋那是金贵东西，谁家都一样，除了病人、宝贝娃娃，家里最老的老人十天半月吃上一回，就了不得了，她和赶山却连吃了半个月，她亲手做，给自己肯定是不能做的了，给男人做，大道理上说的过去，可是，毕竟是自己男人，让老人们咋说呢，说这个媳妇，过门没几天，心里便只有自己的男人了，碰上那些恶婆婆，还有更难听的话哩。她还在那儿犹豫，赶山奶似乎看出了她的心思，笑着说，早饭不用做那么麻达的，就按以往的做，厨窑你还不熟悉，来，奶奶动嘴，你动手。蒸馍米汤都是现成的，大女迅速把米汤热在大锅里，架起蒸笼，把冷蒸馍馏上，灶膛里搭上火，这一头，就不用管了。在奶奶的指挥下，她找出咸菜，切碎了，拌了一盘子。她从瓦缸里摸出两颗鸡蛋，哐哐磕破了，先存在碗里。奶奶说，你咋打两个鸡蛋？大女低头说，他吃两个

就够了。奶奶说，还有你哩，大女说，我不吃了。奶奶说，看这娃说的，咋不吃，家里有的是鸡蛋，几十个鸡婆在欢欢地下蛋哩，你能吃多少。大女红着脸，低头说，我真的不吃了。奶奶自己颠着小脚，风一般颠到盛鸡蛋的瓦缸前，伸手摸出两颗，哐哐两声，蛋皮是蛋皮，蛋仁是蛋仁，比大女手底下干净利落多了，她边磕鸡蛋边唠叨说，娃娃家的，身子骨还没长起来，不要亏了，女人家的，一辈子事多，年轻时，咋着都没事儿，上一点年岁了，啥啥子毛病都出来了。

厨窑里的一切大体都弄妥帖时，天已经麻麻亮了，马赶山游魂一般闪进大门，身上露水淋漓的，全家人都起来了，赶山妈说：

“大清早的，你野哪儿去了？”

马赶山还没有回话，赶山爷从嘴里拔下旱烟锅，散淡地说：

“给老先人磕头去了，再干啥去了？咱家的娃，心里啥时候都还装着老先人哩。”

全家人都坐齐后，赶山奶摇摇晃晃端来一碗荷包蛋，双手递给马赶山说：

“娃，这顿饭是你媳妇给你做的。”

马赶山接过碗，似乎才想起了什么。确实，大女自过门后，还没有做过饭呢，他两口子，反倒都由老人伺候着。这个时候成亲，他是一百个不情愿的，他这样做，带有赌气的成分，心想你们不让我参加革命，无非是怕我挨了枪子儿，马家绝后了呗，那我就给你们好歹闹一个娃娃出来，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你们都在想什么啊，目光咋就那么短浅呢，抱着好奇的心理参加了革命，参加革命后的这一年里，他在队伍上学到了不少革命道理，日本鬼子大兵压境，亡我中华之心昭然若揭，各地大小军阀拥兵自重，自己人跟自己人打得满世界冒烟，政府呢，又不积极抗日，却把刀口砍向了红军，国家成了这个样子，整个民族眼看要亡国灭种了，你们却一心想着给自家延续香火，比起整个民族的香火来，你那一小撮撮儿毳都硬不起来的香火算个锤子！我是红军战士，是革命者，红军战士也是人生父母养的，革命者也是有家有社的，反正你们让我做的，我已经尽力了，大女能不能给你们

马家生出个娃娃来，生出的到底是男娃娃还是女娃娃，既是你们马家庄稼地的事，也是你们马家种子的事，我只是个种地的，与我毳不连筋。呼呼两口，两个荷包蛋下肚后，马赶山恍然意识到，全家人，年老的爷爷奶奶，已经不年轻的爹妈，对自己抱有多大的希望啊，整整给他两口子吃了半个月的荷包蛋，而且，整天除了关起窑门没黑没白地胡闹腾，自己一把活儿不干，大女也一把活儿不干，哪家的新婚夫妻，享受过这种待遇啊。马赶山喉头有些枯涩，而这时候，哪怕是一念的动摇，他都有可能留下来的。他知道他在家里的分量的，他不在了，这个家里就没有明天了。他低了头，拼命地往嘴里扒饭，使劲地往下咽。饭吃完了，他的主意拿定了。他撂下碗，扑地趴在地上，拖着泪腔说：

“爷爷奶奶在上，孙子给二老磕头了！”

朝炕上正中位置磕了三个头，又向炕边那个方向跪下，妈和二妈不在那儿，但爹在那儿，就等于她们也在那儿了，马赶山擦了一把眼泪，哽噎说：

“爹，妈，二妈，不孝之子给你们磕头了！”

没有人说话，空旷的窑洞里只有空旷，谁也没有想到的是，马赶山蜇进里屋，人都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却见他扑通跪在大女面前，大女大惊失色，吓得往后跳了几步，又往前跳了跳，失声大哭说：

“你这是干啥嘛！”

马赶山磕了三个头后，抬头说：

“大女，委屈你了。只要我马赶山能活着回来，你永远是我马赶山的婆娘。”

赶山爷一直在默默地吃老旱烟，这时，突然插话说：

“儿子娃说话哩？”

“儿子娃说话哩！”马赶山昂然说。

“你干你的事去，留不住你，也不留你了。”赶山爷说。

马赶山爬起身，回到洞房，眨眼功夫装扮起来，一溜烟，消失在原野深处。

第十五章 革命者的爹娶了两房老婆

马赶山这一家人，好几代人了，人丁都是断又断不了，旺又旺不起来，赶山爷在儿子十六岁时，就给完婚了，听人说，奶头大屁股大的女人能生儿子娃，他托了好几个媒人，在四邻八乡物色儿媳妇，赶山妈进入了媒人视野。赶山妈比赶山爹大三岁，媒人说，女大三，抱金砖。满庄子人都这样说，这话赶山爷也知道的，他撇嘴说：抱锤子的金砖哩！我家没有金砖，也不需要金砖，金砖能吃能喝？没有儿子娃继承香火，要金砖扔着打狗吗？我家需要能生儿子娃的媳妇，像老母猪那样，一窝子一窝子的生，生多了养活不起，好办得很，让狗日的排着队要饭去！真是瞅得准准儿的，丢的光光儿的，赶山妈过门十年，肚子一点响动没有，咋办呢，休了？赶山妈从进门第一天起，就是一个贤惠媳妇，缙子里，渠子里，没有不顺眼的地方。再说，休媳妇，羞媳妇的脸，羞媳妇娘家人的脸，也羞咱马家人的脸哩，人都会说，人家是上好的河川地，旱涝保收的，你马家的种子只发霉不发芽，驴走不快，倒怪起打驴的棍子了？赶山爷想来想去，还是想不出一个万全之策。忽然，灵机一动，为啥不能给我娃娶一个二房？大房不生养，娶二房，于情于理都说的过去。托媒人一张罗，赶山二妈家，儿子多，女儿多，日子过的要鞋没袜子的，赶山二妈的娘家爹，狠狠地向亲家敲了一笔彩礼，把三女儿嫁给赶山爹当填房。赶山二妈用大家认可的眼光看，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能生儿子娃的女人，胸脯平的能当案板，沟蛋子又圆又小，腰细的不够男人双手一掬，相亲时，赶山爷长叹一声说：买骡子掏了一个马价钱，能不能生儿子娃，看老天爷的眼色吧，马家真的要是让我眼睁睁看着绝后，不怪我不怪我娃，怪老先人把人亏了！赶山二妈倒不含糊，过门不满三年，就给马赶山生出两个姐姐，第四年的腊月就生出了马赶山。

马家人以为这个二房媳妇，这一下会像用漏勺漏凉粉鱼儿那样，给马家漏一炕娃娃，哪怕多生几个女娃，那也能增添无数的烟火气，生顺当了，生出几个秃葫芦娃，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马家对这个媳妇恨不得像母鸡那样养起来，赶山奶也是盼孙子盼昏了头，经常不

由自主地做一些违反常规的举动，鸡婆在下蛋期间，家里人害怕把蛋撂在外面，鸡婆下蛋一般在午后两三点，快要到中午时，往往要把鸡婆捉住，用手在肚皮底下揣一揣，叫揣蛋，如果怀了蛋，就会有人操心这只鸡婆的，婆媳三人在一起做针线时，赶山奶时常会冷不丁问一声：他二妈，有啥动静么？赶山二妈红了脸叫一声：妈！赶山奶不放心，说让我惴惴，你们娃娃家不懂得。赶山二妈只好红了脸，半捂了衣襟，任婆婆把手伸进去，这儿揣揣，那儿揣揣。赶山二妈哪晚没睡好，早晨起来脸色有些发黄，赶山奶便会大惊失色，不让做这，不让做那，不许坐着，不许站着，不许蹲着，不许弯腰，不许快步走路，赶山奶的理由无可挑剔：怀娃婆娘不能动了胎气。最离谱的是，赶山二妈还在月子中，昼夜都有婆婆陪着，赶山爹和赶山妈另睡一屋，赶山爹和赶山二妈根本没有接触的可能，赶山奶仍时不时地，或正在吃饭，或正在做别的事，都要恍然一惊，抽出手来，蹑蹑到赶山二妈跟前，郑重说：快拿我惴惴！生下马赶山后，赶山二妈虽已生养两个娃娃了，按年龄，却还不满二十岁，还是一个大姑娘的性子，脸皮薄得像白绸子，面前有人出气粗一些，都会随风飘荡的，哪经得住别人这样摸摸揣揣的，可毕竟是自己的婆婆，又不能对老人使性子，便只好红了脸，期期艾艾叫道：妈！马赶山的降临，一下子吊足了马家人扩张男丁的胃口，赶山奶兴奋得几乎完全失去了理智，刚过七天，她竟然揎拳捋袖，又要揣二儿媳的肚皮。生了男娃的赶山二妈，一下子理也直了，气也壮了，脾气也有了，她一把拨开婆婆伸出的那只神圣不可侵犯的手，冷了脸，凶凶地叫了声：妈！这一次，赶山二妈的脸生白生白地，一丝红都没有，赶山奶的脸突地红了，她讪讪地缩回手，喃喃地说：唉，人一老，就瓜了啊。子午县的人，把傻愣痴呆一类人，统称瓜子，把不懂事的娃娃，叫瓜娃娃，把不懂事的女娃，叫瓜女子，把做事没头没脑的人都叫瓜子。赶山二妈也觉得自己做的过分了，但她被婆婆这样摸揣了几年，心里是憋了不舒服的，也就装了个不在意。婆婆蹑蹑着出了月婆屋子后，赶山妈笑着说：妈真是的，人还没老，

却老瓜了，鸡婆刚下了蛋，就来揣蛋了，都不让鸡婆的屁眼眼儿歇缓歇缓。先后两个就捂了嘴笑。

北地人的怪话怪叫法很多，比如先后。先后就是妯娌。妯娌让人费解，先后多好的，有先有后嘛。赶山妈和赶山二妈，这两个女人名义上是先后，其实和先后还不一样。别的先后各有自己的男人，她俩却只有一个男人。别的先后在一个大家庭里过日子，经常闹得你死我活的，婆婆把谁夸一下，把谁瞪一眼，往往都会引发先后之间的一场恶战，哪怕是分门另过，关系好的先后都不多。而这两个女人关系好的胜过了亲姐妹。为啥呢，亲姐妹如果各过各的日子，互相体贴，互相照应，关系自然会好起来的，假如两人共同嫁给一个男人，那么，女人毕竟是女人，免不了争多争少的，而哪个男人也没有能力，在任何事情上都能把一碗水端得绝对平。赶山二妈进门前，和进门后，两家人和双方的媒人，四方都把话说的明白：马家娶的是二房。马家的家法严，赶山二妈过门后，新婚三天，洞房不能空着，这是铁打的规矩，三天后，婆婆把两个儿媳召集起来，先冷了脸子，伸出右手食指，指着赶山二妈说，不知道你娘家妈给你说清楚了没有，你是二房，做二房要像个二房的样子，啥时候都不能乱了章法，她把右手食指移向赶山妈，对赶山二妈说，这是你大姐，你以后要是生了娃娃，不论男娃还是女娃，你大姐都是娃的亲妈，你是娃的二妈。赶山二妈说，妈，我知道的，大姐就是我的亲姐姐，我要是生了娃，大姐就是娃的亲妈，我知道的。赶山奶说：知道就好。赶山奶给两个儿媳规定，两人分居两窑，男人在两个窑里轮流过夜，谁也不能多，谁也不能少，如果出现男人偏向这个，冷落那个的事情，那不是男人的错儿，在这个家里，男人永远都是正确的，错的只有婆娘。

赶山二妈年纪很小，对男女那些事儿，不但不上心，感到的只是恐惧和厌烦，她巴不得男人晚上不回她的屋里来。赶山妈呢，自己给人家当了多年媳妇，却生不出一男半女来，她一直觉得心中有愧，在人前抬不起头来，再说，自己年纪渐长，这一辈子肯定是生不出娃了，不说马家绝后的事情了，自己老了怎么办，死了连个捧丧棒甩纸盆子

的人都没有，她巴不得男人不分白天黑夜在二房那里，万一生出个娃来，生不亲养亲，无论谁生的，我拉扯大了，哪有娃不认妈的理儿。两个婆娘的心思，让赶山爹少了一层这样的烦恼，又多了另一层烦恼，晚上轮到去大婆那儿歇息了，大婆却早早地插死了门，不让他进屋，他只好去小婆那里，小婆也早早把门插死了，大婆不开门，好坏还有个说头，她隔着门缝劝他说：你跟我瞎捣鼓个啥？拿个大男人，大事小事都掂不清！小婆根本不给理由，他擂半天门，屋里死活不出人声儿。只有轮到在小婆屋里歇息时，小婆当仁不让，伺候男人把饭吃的饱饱儿的，早早儿把炕烧热了，给婆婆打过招呼，又去给姐姐打过招呼，独自在豆油灯下做针线，男人忙活完了，一进屋，就催促他赶紧上炕，她也不懂得怎么才会怀上娃，她从生活经验出发，婆娘的肚子和庄稼地一样，勤快了，务弄的精心了，收成自然会好一些的。从身体，到心底，她都不爱做这些事，可她明白她担负的任务，这不是她个人喜好不喜好的事情，如同种庄稼一样，谁爱把日头从东山背到西山，像牲口那样忙活？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瓜子都想过这样的日子哩。一晚上，一晚上，赶山爹简直像一头套在磨道里的驴，一垧面不磨完，不可能得到休息的。开始，赶山爹觉得受活，心想自己娶了一个热突突儿的小媳妇，心里美的嗷儿嗷儿的，眼看天亮了，他倒有些意犹未尽，轮到去大房那里过夜了，他心中不乐意，面朝小婆紧闭的屋门，心里意意思思的，身上也意意思思的。可这是妈的决定，不能为这种事儿惹妈不高兴。大房不开门，他心里暗暗高兴，不是我喜新厌旧，是人家不愿意。可小婆也不给他开门，他心里的意思就真的成长为意思了，身上的意思让他火烧火燎的，这时，妈却出面了，她火冲冲到大媳妇门前，随意撻一嗓子：哪有把自家男人关到门外的婆娘？话音刚落，屋门哗地开了。但晚上两口子如何睡觉的细节，做老人的却管不了的。赶山爹的心火在小婆门前被撩起来了，大婆却把自己看护的滴水不漏，任凭丈夫硬来软缠，都不能得逞。当地人把不生育的女人叫豺豺，大婆的理由很简单，她说，我又是个豺豺，你不是不知道，

好钢要用到刀刃上，赶山说，我又不是没有钢，大婆回嘴说，你舍得你的钢，我还舍不得我的炼钢炉呢。

这样忸怩了不到一个月，赶山爹对大婆由埋怨转为感激，觉得还是发妻会体贴男人，他到小婆那里挣一夜的命，人简直要虚脱了，到大婆那里，倒头一夜昏睡，又觉得活过来了，再轮到小婆那里时，他勉强可以支撑下来了。当确知小婆已怀上娃娃时，赶山妈把儿子强行赶回大婆那里，为防意外，她陪二儿媳过夜。赶山爹在大婆那里将养半个月，精力恢复了，又不老实了，大婆才让他解解心慌，也只是隔三间二敷衍一次，再坚决不让他得手的。小婆生娃眼看生顺当了，给马赶山生了一个妹妹后，家里人眼巴巴等着她再生男娃的，一连等了几年，她的肚皮再也没有响动了。赶山爹和大婆小婆之间的生活，才回到正常轨道，赶山爹还是在两个婆娘那里轮流过夜，但凭他的兴致，这里多几夜，那里少几夜，谁都没有搁在心上。小婆每生出一个娃娃，在娃娃断奶后，都由大婆照看，娃娃又生的稠，一个与一个最多也只间隔一年半左右时间，都断奶早，对生身母亲也不像别的娃娃那样依恋。他们只有懂事后，才在乡邻的风言风语中，知道自己是谁生的，而此时，他们和大婆已经很亲密了，遇到大事，他们还是听妈的话，见了自己的生身母亲，还是叫二妈。

第十六章 县长遭遇两个疯疯癫癫的女干部

马赶山家的日子就这样平静地过了多少年，爷爷奶奶相继下世，马赶山的两个姐姐一个妹妹相继嫁人，马赶山也有三个儿子了，蒙在马家几辈人头顶男丁缺乏的乌云一扫而光，谁料到，当马赶山当了本县县长，马家成为本县最有威望的人家时，一桩麻达事儿找上了马家，而这桩麻达事儿的策划者竟是马赶山的老战友、下属、县妇联主任柳姿。

马赶山离开员外村后的第二天午后，柳姿和县妇联干部高红泥进村了。柳姿资历老，但级别低，不够资格配备专用马匹，组织上考虑到她是大城市来的知识分子干部，又是女性，便给她特批了一头骡子，以供下乡时代步之用。骡子也不是她的专用脚力，平时由县交通局骡

马大队饲养，她要用时，给县政府打招呼，持条子去骡马队调用，用后归还。高红泥刚参加革命工作一年，十四岁进入边区工农速成文化培训学校学习，三年期满毕业后，补充到干部队伍中，子午本土妇女中，能认得自己名字的人都是千里挑一，她便是难得的土生土长的有文化的女干部了，人年轻，长相也不错，加之泼辣大方，在老革命成堆的子午县党政机关里面，仅有一年革命资历的高红泥，很快成为响当当的人物。那些打了多年仗，立有不小功劳，转业到地方工作的干部，很多还是光棍，而他们的功劳和职务以及年龄都极不相称：年龄不大，功劳不小，级别较低。一个年轻漂亮的单身的有文化的女干部一出现在公共场合，必然会引来一阵肆无忌惮的骚乱，这些提着头，从火线一路冲杀过来的单身革命功臣，当然完全有理由追求自己心仪的伴侣，他们无不把自己当成高红泥的最佳丈夫人选，做事巧妙点的，请人转达爱意，上门孝敬未来的老姨夫老姨娘，有那些做事不顾眉眼的，直接杀上门来，一把拽上高红泥，又是请她看戏吃饭，又是干这干那的。当然，他们身上纪律观念并不因为脱了军装而被丢弃，他们只是动作言语粗鲁，并不会伤害高红泥的。为了争夺爱人，这些多年的老战友，经常相约在城外打架，一拨拨，这一拨战火未息，那一拨战端又起，在大城市长大的何自叙倒是遇到过争风吃醋的男人，也在书上读到过为争夺女人决斗的男人，可是，他见过的差不多都以斗心眼耍手段为主，他读过的都是书上写的，而他遭遇的却都是一些从血泊中滚爬过来的革命功臣，他们又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情，没有打死人，受一些皮外伤，输赢双方没有一个人向组织申诉什么，而实际情形却已经很严重了，这样下去，势必会影响干部队伍的团结，更会损害革命工作。党的干部归党管，他这个县委书记不管谁管，他找了几个人参与打架的人谈话，根本无从谈起，人家一口咬定，身上的伤是自己不小心碰撞的。他只好去向马赶山求救，马赶山听了，哈哈一笑说，管毬他！那些狗日的皮贱了，看他们能打出什么眉眼来。何自叙正色道，赶山同志，我们都是党员领导干部，对这么严重的事态怎么

能听之任之呢，再说了，这些同志都是革命功臣，眼看着在个人生活上犯错误，我们的阶级感情哪里去了？

马赶山最怕何自叙给他讲大道理，他曾在私下场合给几个老战友说，我革命多年，什么苦都吃过，什么危险都经历过，就是没有坐过敌人监狱，听坐过监狱的同志说过，敌人为了对付我们的同志，来硬的，什么坐老虎凳啊，灌辣椒水啊，皮鞭抽啊，如何等情的，来软的，什么封官许愿啊，大吃大喝啊，美人计啊，乱七八糟的，不是说大话，敌人的这些伎俩我马赶山都能从容应对，假如有一个像咱们何书记那样的敌人，给我讲三天大道理，我也许能够应付，讲上半个月，我可能就要变节投降了。老话说，忍痛容易忍痒难，何书记痒的人受不了嘛。

私下的玩笑话，听话的人又都是多年的换命兄弟，马赶山也只是说着玩，无聊过嘴瘾，却不知道哪个拉老婆舌的把这话传出去了。俗话说，东西越捎越少，话越捎越多，捎着捎着，话就变成了，何自叙曾经是敌人，用各种酷刑折磨革命者，又曾以各种卑劣手段软化革命者，而马赶山曾经就被他软化过，一个是当年的刽子手，一个是变节投降分子，如今却是子午县的一党一政，子午县这个全国金牌解放区县，革命来，革命去，又回到反动派手里了。这还了得！马赶山的革命历史不用调查，他没有坐过敌人的监狱，没有被俘过，一切都清清白白，而何自叙却有着漫长的白区工作经历，但是，他的档案中也写的明明白白，他没有坐过敌人的监狱，更没有监狱工作经历，他的公开身份一直就是中学教员。那么，风是雨的头儿，屁是屎的头儿，这么严重的话是从哪里开始的，地区纪委立案侦查，查来查去，话头却在马赶山自身。祁如山先是把何自叙叫到地委安慰了一番，何自叙表示他自参加革命以来，把个人的生命完全彻底地交给了组织，他完全相信组织，完全拥护组织关于他的一切决定，哪怕是因为一些暂时无法澄清的问题使他蒙受冤屈，他也无怨无悔，因为那个叫何自叙的人早在他投身革命的那一刻起，就不存在了，他已经化为这个伟大组织的一个细胞，化为这个伟大组织所领导的伟大事业的一个小兵，一个

永远只知道往前拱的小兵。祁如山摆摆手说，自叙同志，这些就不要说了，组织上不信任你，能让你担任这样重要的职务吗，他开玩笑说，把自己定位为革命队伍中的一个小兵，这没有错，但小兵不能后退倒是应该的，只知往前拱，也是精神可嘉，向左向右，也是可以的嘛，这要看走哪一路对革命事业有利了。那次，祁如山一直把何自叙送出地委大院，在大门外握手告别时，他忽然冷了脸，口气严肃地说，你让马赶山立即来地委找我。

北地地委所在地设在泥阳镇，离子午县城直线距离只有九十多里路，中间隔一条马莲河，如果不发洪水，骑马小半天就可轻松到达。何自叙骑术一般，为了他的安全，组织上专门给他挑选了一匹走马，马的个头矮小，走路脚步很碎，但耐力好，稳当，善走长路。何自叙黎明时从县城出发，正好赶上地委大灶的午饭，与祁如山说话大约半个小时，然后他就打道回府了。骑在马上，他也高大了许多，视野也开阔了不少，他左顾右盼，一路饱览高原景致。正是初秋时分，原野上秋庄稼已成熟了，挺着火红头颅的是高粱，挂着五颜六色胡须的是玉米，低垂着黄灿灿头颅的是谷子，虽然他还分不清酒谷子和米谷子，但他知道，这两种作物今年铁定是要大丰收的。九十里路他和警卫员小陈没有说过一句话，小陈和他说话时，他也只发出一些嗯啊不代表任何意见的音节，小陈也不再说话。但小陈好多次都瞥见何书记挂在嘴角的笑容，他猜想，何书记一定是想起某些美妙的故事了，只要首长高兴，警卫员自然是高兴的，他就可以把全部身心用在保卫首长安全上。回到县城，天已黑定了，何自叙这才说了一路上唯一的一句话：去看看赶山同志在不在，如果在，让他等一等再休息，我去看他。早上去泥阳时，何自叙没有说过话，返回时，也没有说过话，憋了一天，此时，他太想说话了。小陈把两匹马牵到后院，交给饲养员，嘱咐了几句，匆忙赶往县政府。何自叙独自在办公室，先给自己冲了一杯茶，烫烫地呷了口，洗脸，漱口，一天的奔波，他觉得身上凡是有空隙的地方，都塞满了尘土。此时，他太想让小陈烧一桶开水，扒光了，把自己里外擦洗一遍。他生长在南方，那里虽然夏天把人能热死，冬天

能冻死，却满眼青山绿水，哪像子午这个鬼地方，森林倒是蛮多的，黄土照样可以随风飘荡。不过，这地方也有这地方的好处，夏天不算热，冬天只要待在屋里不出去，把炕烧热了，还是挺舒服的，有条件再搭一个小火盆，向火读书，整个窑洞都是暖意融融的。

一会儿小陈回来了，说马县长在办公室，县长本来要来看书记的，我转达了书记的意思，县长说他在办公室恭候。何自叙向小陈微笑了一下，小陈明白，首长对他的做法表示满意。离开县城虽不到一天，走在街上，还有乍然的感觉，好像离开很久了，一离开县城，尤其到了泥阳，他找不到主人的感觉，地位比他高的人，当然是他的上级，地位比他低的人，仍然是他的上级，只有回到县城，他生出的是老农走在自家田园的那种味道，一地的庄稼都在向他颌首致意，一地的粪土都向他散发着勤勉服务的喜悦。他来子午县刚满三个月，他在大路边上的乡村视察过一趟，对全县的情况还不够熟悉，对县城他已经很熟悉了，他认为，一个县的最高领导，没必要去了解全县的角角落落，下面有方方面面的机构和人员，就让他们去掌握方方面面的情况好了，他只要把这些方方面面的机构和人抓在手里，全县就都抓在手里了。可是，现在还没有完全抓住，这地方土多，据说是地球上黄土层最厚的地方，在土窝子长大的人，说话土，做事也土，给他们说洋话，按洋规矩要求，根本不管用，麻烦的是，土化自己，使自己成为土著干部的一份子吧，等于他被同化了，哪又怎么显示他的不同呢，如果特立独行吧，他发现他像一根农家栓在种牛角上的红头绳，看起来随风飘荡，艳丽而招摇，实则一点用处没有。但是，我是子午县的最高首长，所有的人向我看齐才合乎规矩，哪有我屈就别人的道理。他来到子午县的第二天，就发现了，马赶山是子午县所有干部的领袖，包括那些外地来的干部，都让马赶山给潜移默化了。这怎么行，他终于抓住了马赶山的短处，并利用在白区工作时得心应手的传递情报的经验，人神不知地让地委大院人都知道了，他从祁如山的口风和脸色中知道，马赶山未必因为这件事会栽什么大的跟头，但敲打一下他，从而敲打一下全县的干部，还是有作用的。

县城就这么北街放屁南街听，用当地人的话说，还没有驴毬长的街道，不论何自叙怎样一步三挪，还是没有足够的距离让他体会愉悦的心情，夜色朦胧下，他看见马赶山站在县政府大门旁，他快步迎上前，握住马赶山的手，动情地说：

“赶山同志啊，我说天不早了，你工作那么辛苦，有话明天说，可是，由事不由人啊。”

“书记辛苦了，这么远的路，一天打个来回，别说何书记这样的秀才，就像我这种老兵痞，也够喝一壶尿水子的。”

“哪里，哪里，我正在努力学习当地同志那种吃苦耐劳的革命精神，还请赶山同志多帮助，多指导，都是为了革命事业嘛。”

马赶山嘴里没词儿了，只好不搭话，在前面带路，到了办公室门前，闪在一边，笑说：

“书记请！”

何自叙急忙也闪在一边，伸手做了一个请的姿势，说：

“主人先请。”

按官场礼节，马赶山再礼让一次，何自叙就可很尊严地先进门了，但马赶山却说：

“那我就不客气了，万一有地雷，先炸我吧。”

进屋坐定，马赶山面前的茶杯还冒着热气，小锤子很快给何自叙沏了一杯茶。何自叙轻轻呷了一口，笑说：

“时间不早了，咱们长话短说吧。其实只有一句话，祁书记请你去地委一趟，他可能有什么重要工作给你布置的。”

“这个挨毬的祁拐子，腿拐了，做事也奇奇怪怪的，有啥话，让何书记带回来就罢了，害得老子还要跑一趟，是老子的走手好看么？”

祁如山是马赶山的老上级，战争期间，左腿受了伤，救治条件差，落下了残疾，两个人在一起胡说乱骂惯了，战争结束了，一切都有了严格的规矩，马赶山却还是原来那种风格，何自叙听马赶山居然用这样的口气说顶头上司，心里不觉一愣，又一疼，心里暗道，这个马赶

山确实是个二杆子，迟早要吃他那张臭嘴的亏的，另者，能这样和上司胡说八道，可见人家的关系非同寻常。他只好说：

“还是去吧，无条件服从组织纪律，是党员干部义不容辞的义务嘛。”

“那当然，我也只是说说，敢不去吗，把这拐驴的性子惹犯了，一蹄子会把老子的毬踢断的。”

何自叙听不下去了，万一谁把这些话加油添醋说给祁书记，本来是马赶山一人在说，他也脱不了干系的。一做这样想，他心里一个激灵，忙站起身说：

“时候不早了，你早点休息，明天还要上长路呢。”

“你也休息，今天日乎一天了。”马赶山也站起身说。

何自叙听了马赶山的话，头皮那里炸炸的，却不好说什么，他也懂得一点子午土话了，日乎，其实不是什么脏话，指的就是人和牲口走路时，一闪一闪的样子，本来很贴切，很形象，很生动的话，但一个领导干部不看时间地点不看说话对象，随口就这样说，还是让人听着不舒服。马赶山一直将何自叙送出县政府大门，握手告别后，何自叙想起自己今天一天的奔波，心里说：明天够你日乎的。何自叙都走出十来步远了，在夜幕下，马赶山只能看见前面一高一低两个人影在一高一低的日乎着，正要返身回去，却见那个低的人影停了日乎，翻转身来，叫道：

“赶山同志，请等一等！”

马赶山又看见两个一高一低的人影，朝自己日乎过来，到了跟前，日乎停下来后，那个高的人影，又向旁边日乎了几步，马赶山说：

“书记，还有什么指示？”

“呵呵，指示不敢当，是请教，啊，是请教。”何自叙客套毕，在夜幕下笑了笑说，赶山同志，那个高红泥的情况，你大概是了解的，这样下去恐怕不行，一是影响干部队伍的团结，都是革命功臣，都是从血与火中拼杀出来的战友，为了一个女孩，争来争去，甚至动刀动枪的，不出大事，影响恶劣，出了大事，那是自毁长城，让那些被推

翻的反动阶级怎么看待我们革命政权，让那些暗藏的人还在心不死的阶级敌人因此大做文章，给革命事业造成重大损失，明知后果会如此严重，我们却听之任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最好不出现什么严重后果，如果出现了什么严重后果，首先是我们两个，就是在对自己的同志犯罪，在对革命事业犯罪，在对新生的人民政权犯罪，在对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前途和命运的犯罪，这种种的严重性，不知道赶山同志考虑过没有，反正我是为此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啊：这二呢，腐蚀干部队伍。被卷进这场风波的同志，在拿枪的敌人面前，都是经历过血与火考验的好同志，革命胜利了，如果在个人生活那里出了问题，甚至出了大问题，毁了一个革命同志的名誉，乃至因此犯错误，严重点甚至犯罪，虽然是罪有应得，但作为一级组织，那是对自己同志的不负责任，当然，也不可能全体参与者都会犯罪，但有一个同志因此陷入泥坑，表面看是一个具体人的具体问题，其实，这关系到子午县整个干部队伍的纯洁问题。如此等等的重大问题，你作为一县之长，尤其是那些卷入其中的同志，基本上都是和你同甘共苦的战友，种种严重的后果，你考虑过没有？”

马赶山抬手擦一把额头的汗水，缓了一会儿，终于缓上来一口气，他说：

“我觉得，那都是人家沟子底下的事情，所以，就毬上挂镰刀，没往心上搁（割）。再说了，也难怪这些同志着急上火，提上头干了多年革命，那些不革命的，甚至反革命的，毬头子一夜一夜欢欢地抡着，而这些打江山的人，长着一根枪杆样儿的好东西，好像是专门用来尿尿的！而现实情况是，八个伢狗，一个母狗，谁晚来一步，就没有他的狗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要多招收女干部，有多少狼，就有多少肉，管饱吃，要是还有狼为了一口肉争得你死我活，那就不是什么好狼。”

何自叙已经擦了好多把汗了，马赶山的话终于说完了，他还没有想好说什么话，马赶山却说：

“何书记是南方人啊，怎么这么怕热？再说也不热啊，入秋都好多天了啊。”

“嗯，有点热，有点热。”何自叙再擦几把汗，说：“赶山同志，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我也为这些同志着急。可是，这些事情得慢慢想办法解决。眼下的事情，必须要立即解决的。”

“好办的很。”马赶山刚出门没有带烟具，他以为把人送出门就会回来的。小锤子看见话长，早溜回去，给马赶山拿来了烟具。马赶山装满一锅烟，美美地吃一口，烦躁纷乱的心眼见得踏实了，说起话来，又是那么漫不经心的。

“赶山同志，对这件事，我们必须抱着对革命同志负责，对组织负责，对革命事业负责的精神，千万不敢掉以轻心的。”

“把高红泥调到县妇联工作，毬事都没有了。”马赶山边使劲吃烟边说。

“有这么简单么？”何自叙偏着头，扯长声调说。

“柳姿是一头随时都在发情的母老虎，哪个公狗敢到她那儿胡骚情？把狗日的家伙给卸了，看谁还骚情得起！”

这倒是一个不是主意的主意，何自叙偏脸想了想，当下也只能这样了。

这是去年秋上的事情。

马赶山的这个主意是突然冒出来的，并不是处心积虑的产物，高红泥到了柳姿那儿后，果然老兵们老实了，他为他的这个绝招得意了足足半年之久。他只是没有料到，半年后，借着宣传实施新《婚姻法》的强劲东风，高红泥协助柳姿，这两个疯疯癫癫的女人，把全县的妇女撩拨得一时都疯疯癫癫的，让马赶山好好头疼了几回。

第十七章 因为女人避难的县长

妇女们在县城闹离婚那些日子，那天早上送走大女后，开始，马赶山并没有多想自家的事情，有父母在，有二妈在，有大女在，家里的事儿他是很少操心的。那几天，他也来不及想自家的事情，眼前的事情已经让他焦头烂额了，大多的妇女听了劝说，有的当天回家了，

有的坚持到第三天，就坚持不住了，剩下的一百二十名妇女，无论谁出门劝说都不顶用，软说软缠，硬说硬抗，不离婚绝不离开县城。何自叙不在，古里和那个咪叨叨的事情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的，只要他出面，不等他开口，那些胆大嘴刁的婆娘，开口就是一段现成话：

“你上面说的是最好听的，下面弄得是最好看的，你还到处尝鲜哩，难道就让我们吃一辈子剩饭？”

让古里出面做妇女工作，等于在给妇女火上浇油，而真正给妇女火上浇油的却是柳姿和高红泥。那段日子，她俩像两个大义凛然的女革命者，剪着短发，每人手捧一本新《婚姻法》，哪里人多，便去哪里宣讲，中心意思就是，所有的女人都都是封建婚姻的受害者，所有妇女都是家庭的奴隶，只有离婚，女人才像女人，不离婚的女人，一辈子活的不但不像女人，连人都算不上的。她俩诱导妇女们当众诉苦，本来大多都是常见的家庭矛盾和生活烦恼，在她们的发挥下，都演变为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有些妇女情绪已经稳定了，理智有些恢复了，在她们营造的那种氛围下，听着别人哭诉的恹惶，越想自己越恹惶，很快地，又情绪激昂了。马赶山找柳姿谈话，柳姿双手捧着《婚姻法》，慷慨激昂地说：

“县长，你是县长，在日常工作中，我应该服从你，也一直服从你，可这是国家的法律，任何敢于蔑视国家法律的人，无论他是谁，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马赶山竟然一时说服不了柳姿，只好想办法给她派了一个差事，让她带着高红泥，去乡村深入调查子午县妇女生活状况。这个任务要完成，至少得一个月。这是正常工作安排，柳姿不得不服从。这两个女人走后，马赶山长出一口气。他把县委县政府两大系统的头头脑脑们召集起来，要求大家严守自己的工作岗位，一要严防妇女上街闹事，绝对不能酿成群体事件；二要做好细致扎实的劝说工作，最好是做单个工作，一个个瓦解，最后实现全部瓦解；三是这段时间不能判决离婚案件，正常的离婚案件都不能判决，免得给那些要求离婚的女人留下希望；四是无论妇女们怎么闹，所有的公职人员必须做到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谁要是在这方面出了问题，轻则党纪处分行政问责，重则法律追究。

大会结束后，马赶山单独留下几个常委，关起门来给大家说：

“我们都是在一个个家庭长大的，家有穷富，家有幸福和不幸福，但对于娃娃来说，父母都在，哪怕父母整天拌嘴打架，都是一个完整的家，好比门扇，两扇门哪怕都是旧的，裂了缝儿了，合不拢了，关起门来好赖是一个完整的家，总比一扇门是新的，却把另一扇门扔了，要好得多。《婚姻法》是国家法律，必须严格执行，谁也不敢在这上头胡抓乱挖，但，死抠政策，不讲策略，肯定是不行的。这样吧，我出去一趟，古里同志留守，协调各方面工作，人都知道何书记不在，现在县长也不在了，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谁要想马上离婚，你们就说要等书记县长回来开会研究，给她拖着，反正没有人不许她离婚，咱们既不违反国家法律，那些拖不起的妇女，只好乖乖地回家过日子了。同志们千万不要把这看成是咱们给老百姓耍死狗，不是的，按老话说，宁破万贯财，不破一桩姻缘，这都是积功德的好事，按新的说，家庭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我们在做稳定社会的大事情。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一定要头脑清楚，否则，现在那些鼻涕娃长大了会把我们从坟墓里扒出来的。”

第二天，马赶山果真走了，他不是悄悄走的，而是和小锤子骑着马，从街道正中间招摇而过。街上碰到有妇女问他干什么去，他高声大气说，去地区开会，问他开多长时间的会，他说那谁知道，少则十天半月，多则月儿四十，上面让开多长时间就开多长时间。他骑在马上远远地看见了狼茬婆，狼茬婆有躲他的意思，他却打马奔到她跟前，故意说：

“那天，你不是回家了么，啥时候又来了？”

狼茬婆忸怩了一下，脸红了。只红了一霎，她勇敢地抬起头，昂然说：

“我是准备回去的，一想回去又得和那个死鬼钻一个被窝，又不想回去了。”

“不回去怎么办，你在县城又没有家？”马赶山说。

“离了婚，就会有家的，柳主任说了，逃离旧家，建设新家。”

马赶山看见狼茬婆说这话时，眼里闪射着一团梦幻般的神采，随即笑笑说：

“那多好的，祝你心想事成，啥时候喝喜酒，别忘了言传一声啊？”

狼茬婆突然反应过来了，她说：

“县长，你这是出远门吗？”

“嗯，去地区开会。”

“开多长时间？”

“不长，也就月儿四十的吧。”

狼茬婆举头一想，惊道：

“这么长时间，还不长？你走了，我们找谁离婚去？”

“哪有什么办法，我总不能不去开会吧？”

狼茬婆眼里的神采忽地暗了，像是被风吹灭的油灯。

马赶山不再说什么，和小锤子骑着马，在县城转了一圈，一出城，便拍马疾驰而去。到了没人地方，马赶山让小锤子回家看看父母，他有大半年都没有回家了，早想家了，只是县长就他一个警卫员，他不放心县长，县委县政府是有一个警卫排的，找一个战士代几天班是符合规定的，可是，小锤子说，别人不熟悉县长的工作方式和生活规律。小锤子家和马赶山家的方向是相反的，出城到了分路口，马赶山便让小锤子回自己的家去，小锤子说，那你咋办，马赶山说，我当然回我家了，还能咋办，小锤子说，那可不行，要回家，也得我送你回去。马赶山拗不过他，只好随他。到了马赶山家，马赶山从自己的马背上卸下一个稍大的行李包，打开，里面裹着两个小行李包，他见小锤子在那愣怔，这些事情向来都是由小锤子打理的，走了一路，小锤子居然没有发现县长的马背上有这东西，自感惭愧，也觉惊讶，马赶山朝他撇一个诡谲的眼色，扔过来一个包，说这个你带回家去，趁早走，几十里地呢。小锤子不愿意走，打算进他往常来居住的窑洞里，马赶山说，你不回你家去，这是我家，小锤子说，我不放心，马赶山笑道，

我在家，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我想投降变节，也找不到敌人啊。赶山爹和赶山妈看见儿子回来了，都跟声儿颠出窑洞来，听见儿子在赶小锤子走，很不高兴，赶山爹怒道，有你这样待客的吗，官没当大，头比身子大了！赶山妈赶紧礼让小锤子进屋歇着，小锤子既不走，也不进屋，站在那里怏怏呆呆的，马赶山说，赶紧回家去，就不留你吃饭了，免得耽搁时间。二妈和大女双双从厨窑蹀躞出来，也一片声礼让小锤子进屋，根娃带着两个弟弟，嘴里喊着小仇叔叔，也奔了过来。小锤子分别摸摸三兄弟的头，才分别问候三位老人，又问候了大女，这才说：这几天县上有事儿，县长要回家住几天，我又不能住在这里，他注视大女一眼说，嫂子，不要让县长随便出门，我很快就回来了。说完，手里提着马赶山扔给他的小包裹，在马家人的苦留中，苦了脸，出门上马而去。

没有留住小锤子，赶山爹很生气，几步跨进大门，开口就骂儿子。马赶山说：

“为了跟我，小仇半年都没有回家了，人家也是有爹有妈的。”

赶山爹一愣，立即气又壮了，他说：

“那你不能好好给人家说吗，你看你那个日本鬼子脸！”

冷不防，马赶山被逗笑了，这是他长这么大，听见他爹说的最有才气的一句话。心想，你又没上过抗日前线，你咋知道日本鬼子的脸是哈样的？收了笑，他说：

“我不赶，他不肯走嘛。他不放心你娃，你娃都是大人了，人家还是个娃娃，看你把娃惯的多没出息的。你娃是娃，人家娃也是娃。”

第十八章 县长两次认不出自己的女人

马赶山是故意气他爹的，倒把他爹气笑了，想张口骂点什么，见儿媳在场，嘴皮动了动，又没有骂出口，狠啐一口烟，返身跟三个孙子热乎去了。大女赶紧上前来，把地上的行李一呼啦都抱紧公公婆婆住的窑洞去。这是家里的习惯，也是规矩，小辈出外回来，首先要问候长辈，无论带回来什么东西，都要先给长辈看了，是吃的，由长辈给全家人分配、保管，是穿的，是给谁买的，都经由长辈的手分配下

去。赶山进了爹妈屋里，打开包裹，里面有给娃娃馋嘴的糖果，有给爹买的云南卷烟，有给妈和二妈买的平绒软底鞋，最后拿出来的是是一件桃红开襟羊毛衫。赶山妈给三个孙子各抓了几颗糖果，哥仨叫嚣着到院里耍了，看见赶山爹进屋了，把烟递给他，笑说：看娃多孝顺他爹的。赶山爹说，哪天把老子气死了，才算孝顺呢。赶山妈把两双鞋端在手里，凑在眼前，笑眉笑眼地对赶山二妈说，他二妈，快来看，世上还有这么强的婆娘哩，看这针脚细的。强，是当地人夸女人的专用语，夸女人长相，就是漂亮好看，夸能力，就是心灵手巧。赶山笑说：妈，那不是手工做的，是用机器轧的。赶山妈笑说：我说呢。她抖开羊毛衫，细看做工，笑说：这恐怕也是机器织的吧，人哪有这么强呢。赶山说，就是的。赶山妈连声喊大女，没有回应，她又叫嚷：根娃，快叫你妈回来！院子里立即传来三个娃联翩的叫妈声。大女边答应，边从大门外风火回来，腋窝下夹着一捆干柴，根娃率先迎上去说：妈，奶奶叫你哩。勤娃慢一步，说：妈，奶奶叫你哩。见娃落后两个哥好几步，迎上去说：妈，奶奶叫你哩。大女一手夹紧干柴，一手捞起见娃，在那张小脸上香香地撮了一口说：给妈说，奶奶叫妈做啥哩？见娃说：爹有糖哩。

大女把干柴放回厨窑里，双手弹着身上的灰土，走到门口说：

“妈，你叫我吗？”

“快进来，快看！”大女看见婆婆手里抖着一件鲜艳的羊毛衫，心口那儿立即蹦蹦乱跳，腰软了，腿也软了，脸红了，耳朵都红了，她强抑住内心的兴奋，接过羊毛衫，轻声说：

“这是啥吗？”

“这是根娃爹给你买的。快回屋里穿上，让我和你二妈看看。”赶山妈兴奋地脸上也有颜色了。

“咦，妈，我哪敢穿这么好的衣服哩，这是城里的洋女人穿的。”大女忸怩说。

“咋还穿不成？城里洋女人穿得，我家媳妇就穿不得？去，买上了就穿，现在就穿，怕啥的。”赶山妈说着，一手把大女往门外推。

大女怀抱毛衣去自己窑洞的路上，衣服还没有穿在身上，她就知道这是好衣服，她激动得几次差点跌倒，这是我的男人给我买的衣服，我的男人是县长，全县所有的人都抬起头仰望的人物，而他是我的男人，我的男人心中有我，我手中的衣服我敢保证全村的人都没有见过，全县有多少见过，我不敢说，敢说的是见过的人不会多。凭着拿在手里的重量，手感，抱在怀里的那种贴心的温度，她又感到惭愧，这么好的衣服，我配么，穿在我的身上，人会不会说这是，麻雀头戴王冠黑老鹅身上插孔雀翎？如果不是我这个又土又丑又是睁眼瞎的婆娘，我的男人就会娶一个又靓豁又有墨水又会骚情的洋女人，两口子整天出双入对，在人面前有人撑门面，回到家里有人伺候茶饭，而就是我这一个婆娘，给自己的男人做一顿粗茶淡饭洗衣服倒洗脚水的机会都不多，我的男人说起来是县长，风风光光的，众星捧月的，可实际上要多恹惶有多恹惶，和光棍没啥区别，连乡下的有些男人都不如呢，乡下男人再苦再累再穷，回到家就是老爷，饭是热的，水是热的，炕是热的，自家婆娘娃娃的脸是热的。只有十几步路，大女激动了几回，惭愧的几回，回到自己的窑洞，只剩下惭愧了。她双手紧紧抱着衣服，呆坐炕头，不觉泪流满面。赶山妈等着看儿媳穿上新衣服的样子，借此给娃脸上增些光彩，给全家添点喜兴，半天却不见儿媳过来。支儿子去看看，肯定支不动，自己去看，也好像不合适，她叫来根娃，悄声说：去，看你妈在干啥？根娃见奶奶说的神秘，也神秘地溜到窗外伸头一看，他妈坐在炕边抹眼泪。他大惊失色，几个蹦跳，回到这边窑洞门口，却忘了自己在执行秘密任务，惊慌失措叫道：奶奶，奶奶，快，快，我妈坐在炕边哭哩！

这一惊非同小可，所有的人都愣了，赶山妈赶忙扯一把赶山二妈，急道：

“他二妈，咱俩快去看看！”

马赶山心里也急，又觉得是自己媳妇，不能在父母面前表现的太上心，便恨道：

“不要管她，婆娘还成精了！”

赶山妈先后俩并没有受儿子的干扰，格拐着缠了半拉子又放开的解放脚，到窑洞门口踮脚一看，大女一手抱着衣服，一手在抹眼泪，脸上却是又羞又臊又愧又恨又欢喜的样子，她们一时闹不清媳妇今天是咋的了，互相交换一下眼神，赶山妈故意咳嗽了一声，再瞥眼看窑里，大女像是猛听得一声炸雷，浑身一抖，一手忙抹去眼泪，顺势站在地上，一手抖开衣服，却不知该怎么办，一身的忙乱。赶山妈顺手推门进去，笑说：

“衣服不合身吗？”

“我还没顾得上试呢。”大女低声说。

“那你快试啊，我还等着看哩。来，我和你二妈帮你。”赶山妈说着，就动手扒儿媳的外套，由不得大女的推辞忸怩。大女事实上也不再推辞忸怩，两个婆婆催促她，她也安心了。做儿媳的，丈夫给自己买回来东西，千万不敢显摆，自己本不打算日眼别人，但别人看你日眼，说：那谁谁谁架不住鸡嘛。听听，你连鸡都骑不了，还骑得了高头大马？天生的卑贱命！在一个家里过日子，这些生活细节要特别注意的。乡下人也是穿毛织品的，毛线是春天剪下的绵羊毛，用手提陀螺纺成毛线，用土颜料染色，晒干，织成毛衣、毛衿衿、毛裹肚子、毛裤、毛袜，暖和倒还暖和，但毛线没有经过精加工，膻味臭味祛除不干净，又极为粗糙，贴身的衬衣薄了，都会很扎人的，而且，毛衣穿在身上，男人上身显得粗壮臃肿一些，倒还不大碍眼，女人穿在身上，按当地话说就是：日肚赖海。说的是，像溃烂的猪肚子，一片儿暴起，一片儿凹陷，一片儿硬邦邦，一片儿软塌塌。

大女脱得剩下一个小夹袄时，不愿意再脱了，赶山妈掂一掂毛衣的分量，再看看毛衣的纹路直刮刮垂下来，水似地，就知道这种衣服是很贴身的，她训斥说：这媳妇成精作怪的，又没有外人。大女只好脱去小夹袄，只留下贴身的肚兜儿。她飞快地穿上毛衣，穿上了，却像没有穿上，轻的简直是一张纸嘛。她怀疑自己没有穿衣服，回环四顾，确实穿上了。如同饿极了，一碗可口的饭适时下肚，她自感精气神从心底窜出。眼前就有镜子的，又不好意思马上去照，她怕婆婆

说她架不住鸡，她想让婆婆催促她去照镜子，身边却悄无声息，抬眼左右一扫，两个婆婆一左一右，眼睛直勾勾的看她。大女只见过自家男人这样看过她，那是在晚上快要熄灯时才有的眼神儿，白天在任何时候，她都没有见过他的这种眼神，村里的个别逛三，偶尔在路上撞见，她也见过这种眼神儿，她只觉反感、恶心，撞见一次，好几天心口都是赌的，夜深人静时，默默流一阵眼泪，低声咒骂几声不学好不成材的，心气才觉通畅些。两个婆婆这样看她，她知道她们因为什么才这样看她，心里一下羞怯的不行，赶山妈也意识到了什么，一把将她推在镜子前，万分欢喜说：

“媳妇儿，快看看你自己！”

大女忸怩说：

“妈，是不是难看的很？我不看了。”

二妈顺手端起镜子，闪在大女面前，说：

“我给你拿着，你看。”

镜子里那是个谁呀？镜子里有一双瓷娃娃的眼睛，只一眼便看得大女脸飞红云，无地自容。赶山妈在身后推着儿媳，快活地说：

“走，快走，快让根娃爹看看！”

两个婆婆簇拥着媳妇来到这边窑洞口，里面父子俩在吃烟说话，屋外院子里，三个娃娃在吮糖豆、玩闹，突然看见一个陌生人来到家里，三个娃娃嘴里都停了活动，身子立正不动，眼睛呆滞滞的，忽然，见娃朝大女一指，说：

“妈！”

根娃和勤娃也认出了，脸上喜着，嘴里却说不出话。见娃却嚷道：

“强的，强的，尾巴拉的长的！”

根娃冲上去在见娃的脖颈里斫了一掌，斥道：

“瓜怂娃，哪有娃这样说妈的！”

赶山妈先后俩儿，忍不住笑了，大女羞红了脸，也低头笑了，见娃知道自己出了洋相，也懵懵懂懂笑了。

确实，谁家娃这样说自己的妈，肯定是不合适的。谁家娶新媳妇时，村中顽童跟在迎亲队伍身后，观察新媳妇辫子长短，辫子以粗长为美，如果辫子不够粗不够长，他们会用双手卷成喇叭筒状，模仿吹鼓手的步态，叫喊：

“新媳妇儿，啊呕啊儿，夜黑睡觉搂个伢狗娃儿！”

如果新媳妇的辫子又粗又长，便挺胸腆肚，叫喊：

“强的，强的，尾巴拉得长的！”

大女常引以为憾的是，她的头发薄，色暗黄，一过门，男人就撂下家出门打仗了，这是送命的差事，而且，一走多年没有音讯，村里人便说她天生命薄。马赶山再度回家，根娃都六岁了，他的胯骨凹里挎着短枪，身后跟着警卫，没有带回来自己在外找的婆娘，一副很恋家的样子，人们的说法变了，据说是什么相术上说的：黄毛坐金殿，黑毛卧驴圈。还有贵人不重发之类。他们讲的道理似乎是对的，说一个人头发又黑又粗又厚，说明气血旺，气力足，脑子却不够灵光，天生是出苦力打老牛后半截种地的命，头发薄色又淡的人，体弱却内秀，把劲儿攒到了脑子里，能读书做官。有人反驳了，说赶山媳妇头发薄色淡，命好，那么赶山的头发又黑又粗又浓的，为啥人家是当官的，媳妇却是在家里守活寡的。懂得的人又说，夫妻同体，赶山的命在大女那里，大女的命在赶山那里。大女听了这话，不敢完全相信，心里却甚得慰藉。

两口子自圆房以后，虽在一起住了半个月，但马赶山那时只有十五岁，大女也只有十七岁，还都是瓜娃瓜女子，又都知道自己肩负的重任，马赶山一心只想着给爷爷奶奶留个孙子，他就安心革命了，大女一心只盼着能给马家生一个儿子，自己有面子，也终身有靠，并没有留意对方的长相美丑。其实，两口子结婚后，都是长了个头的，马赶山两年窜成了大小伙子，又高又壮的，大女怀娃时，人没留意她的个头变化，生了根娃后，人们发现她比出嫁时足足窜出半个头。这又印证了一个流传久远的说法：女要长，大毬夯，男要长，热尿烫。都是因为性生活，才刺激了男女的茁壮成长。村里有些骚婆娘，悄悄问

大女，说你家男人是不是那个东西很大，大女不知道那个东西是哪个东西，骚婆娘发现她不是装的，便明说了，大女羞道：我哪能知道大小，又没见过别人的！骚婆娘觉得有趣，让大女比划一下，大女一眼瞥见地上有一根一拃长擀面杖粗细的木棍说：和那个差不多。

大女的这些言行使得她成了村里永久的笑谈，人们都说马家娶了一个瓜媳妇，脑子不整齐，行行子不满，啥话都有。出这些洋相时，大女虽已生下根娃了，其实，还只是一个从小没出过门，没接触过外人，嫁人后，更没出过门，没有接触过外人的世事不懂的瓜女子，当她懂事后，人们又这样到处编排她，话传到她的耳朵里，她才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一段时间她的心理压力极大，忧愁，悔恨，羞愤，愧怍，等等，折磨得她茶饭不思，夜不能寐，精神垮了，身体也垮了，婆婆感到事态严重，问死问活，她只低声饮泣，什么话都不说，问急了，只说一句话：我没脸活人了。全家人思来想去，媳妇从不出门，家里四个老人，平时总有人在家的，也都把大女当宝贝，不可能有人欺负她啊。大家合计来合计去，都想到赶山身上了。想想也是，十七八岁的小媳妇，男人离家而去，干的又是随时都有可能送命的买卖，媳妇心里生了动荡，又不好开口说出来，太正常了啊，都是人嘛。全家人便百般安慰、宽容大女，好歹给她做些补偿。那时候，赶山奶奶还活着，婆婆和二婆婆从媳妇那里套问不出情况，奶奶和孙媳隔代亲，晚上睡觉便由奶奶陪伴，话说得顺口了，大女哭着说：我把根娃爹害了。奶奶一想，要说孙子害了孙媳，还说得过去，孙媳明明是受害者嘛，怎么会有这话呢。老年人人生经验丰富，不动声色继续套问，大女才把实情说了出来。奶奶一听是这事儿，心放下了，想笑，又不敢笑，心说：真是瓜媳妇。问她怎么把根娃爹害了，大女说，把人家的名声弄坏了。奶奶这才笑了，说你是给我孙子扬名哩。大女以为奶奶在宽她的心，奶奶说，男人那个东西像个东西，才像个男人。大女再三落实，奶奶再三确认，大女才宽心了。从此，也落下了害羞的毛病。

那年春上，马赶山所在的队伍返回子午县，长大懂事了，他想爷爷奶奶、妈和二妈了，请假探家。进了家门，发现院子里枣树下坐着

一个年轻媳妇，手里正在做针线，身边一个男娃在刨土耍，他没认出那是他的媳妇，当然，更没想到，他真的让爷爷奶奶抱上孙子了，再看，也不是姐姐妹妹，心想可能是哪个亲戚吧，他只是朝大女点点头，急切地叫了声：爷爷奶奶，我回来了。大女也没认出自己日思夜想的男人，男人离家时，还完全是个娃娃，个头倒不算低，细细瘦瘦地，如今却像一根碾米的石碾子，又高又壮，灰布军装憋得紧鼓鼓地。听见他叫爷爷奶奶，细一端详，眉儿眼儿就是她的那个不成材不学好的！她慌簌簌站起身，人家却不再理她，直往爷爷奶奶那里扑。自家男人回来了，看见媳妇和娃却像看见了二闲旁人，再看他身后带着跟班的，她一下子心底涌上一股凉气，不觉悲从心来，眼泪禁不住扑簌簌泛滥了。赶山奶奶倒是一眼认出了孙子，双手胡乱抹着眼泪，坐在炕上，朝院里喊叫：

“大女，大女，快，快，进屋来！把根娃也抱进来！”

到底是进屋去，还是不去，大女站在那里进退维谷，只顾了抹眼泪。马赶山听奶奶叫他媳妇的名字，瞥眼朝院里看，只见刚才进门的那个女人，并不见有别人，便朝奶奶笑说：

“人在哪呀，你胡吼乱吆喝的？”

“我眼睛花了，你也花了吗，那么大的活人，你看不见？”奶奶抹着眼泪说。

“在哪儿？我看不见嘛。”马赶山把头伸到门外，还是没有看见。

大女从马赶山急切搜寻的眼神中，忽然意识到了，他没有认出她来。心下一喜，又一恼，暗暗恨道：真是个不成材不学好的！

大女抱着根娃，红脖涨脸来到奶奶跟前时，马赶山定睛一看，才从眉眼上依稀判断出，这竟然是自己的媳妇！再看怀里的那个娃，和自己活剥了一张皮，当即不好意思起来，也红脖涨脸的，双手磋磨着，进一步退半步的，不知如何是好。爷爷骂道：

“没出息的货！”

马赶山悄悄瞥了大女一眼，难怪他没有认出来，眼前的媳妇要不是那双眉眼儿，他真的认不出了，个头细高，手脚细长，胸前鼓鼓囊囊的，沟蛋子甩甩打打的，哪是原来那个媳妇啊。

此后，几年间，马赶山离家近了，一年半载，总能回家一次，勤娃和见娃也相继出生，大女慢慢地和男人也熟悉了，白天见面，有人没人，她都羞得不敢正眼看他，他也像村里所有的男人一样，在自家婆娘面前，脸板的像驴脸。天刚黑，奶奶懂得年轻人的心思，又是当奶奶的，对孙子孙媳什么话都能说，她也说的巧妙，她朝孙子喊叫：

“还不睡觉去，山高路远的，看把我孙子累成啥了！”

马赶山不好意思这么早就吹灯睡觉，大女更不好意思，她叫根娃爹去睡觉，自己要和奶奶说话，奶奶便骂：

“我哪来那么多的闲话跟你说？睡觉去！”

回到自己的屋子，两个人却都放不开，好几年了，大女不知道自己的男人是死是活，马赶山本无家庭之念，当年结婚好像不是自己在结婚，而是为爷爷奶奶和爹妈结婚，他也按照要求和那个女娃一炕滚了半个月，他已尽孝了，尽心了，尽力了。七年间，转战陕甘宁，又远赴华北抗日前线，看惯了太多的血腥，经历了太多的生死离别，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也真切地体会到了生命的可贵，还有亲情的重要。一回到家乡，部队驻扎完毕，他就向上级请假，要求探家。得到上级批准后，他本来要独自回家的，上级不许，他只好带上警卫员连夜出发，一百多里山路，只用了大半天就走完了。马赶山看着大女陌生，大女看着马赶山更陌生，两人在屋里磨蹭了一会儿，几乎同时记起了曾经的半个月的黑白颠倒的日子，马赶山的身体首先恢复了记忆，从而唤醒了沉睡已久的欲望，大女在这个窑洞的这盘土炕上睡了七年的，此时，眼前的这个男人和这孔窑洞有了关联，又和这盘炕有了关联，然后，和自己有了关联。这是一对拥有七年婚龄和一个六岁男娃的夫妇的新婚之夜啊，马赶山不再畏葸，大女也不再忸怩，这一夜，马赶山确认了他的这个个头长高了的媳妇，大女也把她的这个不再青涩身心沧桑的男人，深深地嵌入自己的灵魂中。

大女穿上新衣服，马赶山居然又一次一眼没有认出媳妇来。这是自己的婆娘吗，一个长年劳作的乡下妇女，眉目是那样的清秀，身形是那样的挺拔，步态是那样的轻盈，开言动语是那样的温婉悦耳。应该把她带在身边，让她过城里人的日子，这个念头刚像火花那样一闪，立即被他一把扇灭了。我不在家，大女又走了，我们走了，必然要把三个娃娃带走，爹妈、二妈怎么办？一个国家，如果人人都为自己着想，这个国家离灭亡就不远了，一个家里，人人都为自己打算，这个家很快就会散的。

前几天，大女来过县上，两口子的那场事情倒不是十分的紧迫，但，从人情道理说，马赶山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回家了，上次回家又没有在家里住，回还不如不回，又都是真正尝到夫妻乐趣的年纪，两口子独处时，大女已不再羞涩，不再忸怩，她的态度和她的身体一样理直气壮。那时候，马赶山已萌生了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妇女扫盲活动，两口子都还沉浸在刚才的欢快中，他说，你想不想去县上念书识字，大女轻轻捣他一拳，搔搔地说，刚拿前面把人捣鼓了，又反过来拿后面捣鼓人哩。男人的前面有武器，后面没有，却拿后面捣鼓人，那是糟践人的行为。她以为他在拿耍话挖苦她。念书识字那是多么尊贵的事啊，是我这种乡下土婆娘敢享的福么，生出这个想法，都会遭天雷殛的。他笑说，你狗吃杏胡儿想（响）的脆！把我前面劳累了，还想劳累后面？我给你可把话说了，你不去是你的事，到时候别怨我。大女心底猛地一抽，突如其来的幸福如同突如其来的打击，顿时让她遍体抽搐，头晕目眩，她紧紧地抱住他，好似一松手就会坠入百丈悬崖，颤抖着说：真的么，我行么？他笑说，你又不是瓜子楞子，叫你念书识字，又不是叫你挨毬哩。大女的情绪再度高涨，他的情绪再度高涨，窑洞里一时像是炉火正旺的烧炭窑。再度冷静下来后，大女幽幽地说，你心里有这个想法，我都高兴死了，人是啥命就是啥命，要认命哩，不认贱命的人，连贱命都保不住的，咱们都走了，爹妈、二妈谁管？我不去念书识字了，到底能识几个狗爪爪字儿，倒是小事，贪识字哩，把自己的本性丢了，就再也找不回了。

那一晚，马赶山受到的心灵震撼无与伦比，他真正认识到了自己的婆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第二天清晨，大女悄悄起身，给马赶山盖好被子，蹑手蹑脚去给家里的牲口添草，给小光棍喂精料，赶全家人起来时，她已忙活半天了。赶山妈发现她还穿着旧衣服，责备她说，咋不把新衣服穿上？大女笑道，穿上那种衣服，我咋干活嘛。赶山妈说，你穿你的，干不了活，我干。大女笑说，弄脏了，我还舍不得呢。赶山妈说，弄脏了就弄脏了，你才穿过几件好衣服，就舍不得了？大女还是不愿意，赶山妈将她推回屋子，冷了脸说：我就在门口守着，你不把新衣服换上，就不要出门。马赶山已经醒了，还习惯性赖在被窝里，回想夜晚的甜蜜光景，院里的说话声让他警觉起来，大女悄悄进屋后，他装作睡着了，大女从头前轻脚经过时，他猛地伸手将她拉上了炕，她没防备，吓得吱哇一声怪叫，他嘿嘿一笑，她才反应过来，恼道：把人月经都吓出来……话没说完，她立即意识到婆婆还在门外，一下子羞臊得真的哭了。他也吓坏了，忙说，我跟你耍的，这么不依耍的？大女悄悄指一下门外，他本来就很机敏，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故意提高声调说：把人丢到自己的妈跟前了，怕什么嘛。大女还是不能释然，他问她刚才在外面跟谁说话，她把事情说了，他笑说，还是妈有见识，你想想，趁现在不穿新衣服，上了年纪，想穿都穿不出去了。她说，人家实在舍不得么，他说，城里女人吃饭舍不得，穿衣服可是舍得下血本呢。大女一想，毅然决然脱下旧衣服，大大方方穿上新衣服，大大方方出门做家务了。

俊鸟知道马赶山回来了，前几天在大街上和这个大哥哥说了一会儿，让人美美地嬉笑了一场，当时觉得难为情，离开现场后，一想起心就乱跳，跳着跳着，心口那儿就甜的不行，心底泛酸水儿，口齿冒酸水儿，真是个有意思的男人哩，而这个男人却是我的大哥哥，还是神一样别人想看都看不见的县长哩。她很想来大女家磨叽磨叽，也没有特别的想头，弟媳妇跟大哥哥还敢乱想什么，能偷偷地瞄上一眼，就像烟瘾大的人终于吃了一口烟，烟雾冒了，随风散了，烟灰弹到地

上，化入泥土了，什么都看不见的，心里却熨帖了，要的就是那吃烟的过程和那一丝苦涩而呛人的感觉。她知道大伯哥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回家都是带着工作的，他一定会去田地里察看庄稼长势，还会走家串户访问民情的。大清早，她借口去给菜园子里除草培土，其实，还不到做这活路的时令，不过，勤快地人，提前做，多做几遍，也是好的，要不，咋把种庄稼说成是务庄稼呢，要紧的就是一个务。她家离马赶山家隔着一畛子地，可她家的菜园子却和他家的菜园子离得很近。俊鸟在菜园子务庄稼，没有多少活路，这些活路可干可不干，可当下干，最好是再过半个月干，所以，眼前的这些庄稼也不必太过用心去务，本来务庄稼是要弯腰，甚至要蹲下跪下的，两眼要紧盯活路，要不，一镢头挖不到地方，就会损坏秧苗。她直杠杠站着，双手抓住镢把儿，瞅一眼脚下的土地，镢头抑抑扬扬一下，眼睛的余光却扫向另外的地方。都日上三竿了，该出现人的那个路口还不见人影儿，而又实在找不出干活的理由，她有些扫兴，有些灰心，有了掉转身回家的念头。忽觉心口那儿一紧，一疼，呀，我这是黄鼠狼跟上猫头鹰熬夜哩嘛，脑子简直是让麻雀一膀子扇糊涂了嘛，人家多长时间没回家了，两口子还正在热火呢，我却在这儿瞎子等哑巴，即使等到了，也是有眼睛的没嘴，有嘴的没眼睛，只剩下干着急了。想起人家两口子在一起的那场景，那场景还真就在眼前晃悠了，恼意从心底冉冉而来，她挥起镢头，凌厉一下，定睛看，几棵绿森森的小葱狼藉在地。

俊鸟心痛的不行，这是自己去年秋上亲手栽的葱啊，严冬都度过了，却没有逃过自己的镢头，又心酸的不行，世上的好东西都是别人的，世上的好男人都是别的女人的，不是自己的，咱也不贪别人的，看一眼都那么奢侈，别人的男人咱更不敢抱有什么不良企图，仅仅是远远看一眼，听他说说话儿，哪怕是跟别人说话，咱蹭着听一耳朵，都如此作难的。心念一起，顿觉心灰意冷，暖洋洋的春阳高悬头顶，身上却是冷的。她不舍得被她损坏的葱苗，弯下腰去，双手紧握镢把儿，像正经庄稼人那样，轻轻地挥起，稳稳地落下，将葱苗连根剜出

来，蹲下去，仔细捡拾干净，准备回家去。走出几步，心里还是欠些啥的，又扭头去看那条路口。她瞥见一个人朝这个方向走来，不是她心里想见的那个人，却是那个人的婆娘。不是以往看习惯了的那个大女，一个像初升的太阳般鲜艳的大女。她本来是要就手走开的，一看见她，心里率先涌上的是一股惭愧，我居然想见人家的男人，我咋是这种不要脸的女人啊，继之，又是一团惶恐，她觉得她的心思就明明白白地画在脸上，有眼睛的人谁一眼就可看破的，这不是当着主人的面扳人家的包谷吗，这个念头还没有成型，又一个念头破浪而出：我扳谁家包谷了，我扳包谷谁见了，我顶多只是看了她家包谷一眼罢了，把包谷种在野天野地里，免不了让人看，种到你家炕头上，保证没人看了。俊鸟生出决断之心，以一种精心务庄稼的标准姿势，蹲在地上，背向路口。这当儿，大女已到身后了。俊鸟听见响动，猛回头，大惊失色说：

“嫂子啊？远远地我还以为谁家来了城里亲戚呢，哎哟哟，你可把我的眼睛都照花了。”

“看你说的悬的，把我都臊死了。你也挖葱啊？”大女笑着，她一手提了一把镢头娃儿，一手提了一只条筐，顺势蹲在小葱垄边。

“就是的，准备吃酸汤面的，要呛一点葱花。你也要做酸汤面么？”

“就是的。这个季节，人不爱吃晒的干菜了，新菜又没长起，再没个啥啥吃么。”

大女一边说着话，一手把住葱苗，一手抡起镢头娃儿，轻轻巧巧挖出一撮葱苗来。俊鸟猛地反应过来了，心下一阵虚怯，好似做贼当场被人捉了。葱苗埋的不深，垄距又窄，是不能用大镢头挖的，女人拿着大镢头笨重不方便，只适合拿这种镢头娃儿。她怕大女看出她的心事来，就失声岔气叫道：

“啊戛戛，我只说你穿了新衣服，把我的眼睛照花了，还没留意到底是什么新衣服哩，这到底是什么料子吗，颜色看着咋那么鲜净的，式样又那么挺括的？”

“听人家说，好像是羊毛的。我也不知道是啥料子，想着也不是什么好料子吧。”大女淡然说着，手底的活儿也在干着。

“快让我看看！”俊鸟说着，就奔了过去。伸出两根指头在大女胳膊上轻轻一捏，便失惊叫道：“咦，这是羊毛的？天底下哪有这样的羊毛？这么绵软的，简直是嫂子的奶头嘛！”

“不德行的，你咋不拿你的做比哩，你又不是没有？”大女红了脸，剜了俊鸟一眼。

俊鸟哈哈笑着，说：

“我有倒是有的，同样的奶头，长在城里女人身上是金蛋蛋，长在我身上就是土疙瘩。”

“我不跟你一样嘛。”大女嘴里恨声恨气的，心里却甜着。俊鸟想说，我哪敢跟你一样，你虽在乡下，那个东西可是城里人享用的。又没敢说，只捂着嘴嗤嗤笑。大女被她笑得心里发毛，娇叱道，你这个骚婆娘，笑什么笑，吃了喜娃妈的奶了！俊鸟又捂嘴笑了几声说，你刚说听人家说什么什么的，人家是谁呀？大女笑说，人家就是人家嘛，还能是谁。俊鸟说，前几天，我在街上还见到过人家，人家叫我问话哩，把我吓死了，也臊死了，又不敢不去，那时候人家不是咱家人，人家是官，咱是人家管的小民百姓子啊。大女其实不知道这个情况，故意说，人家说过，那也是没奈何的事情。俊鸟心里一凉，那人怎么啥话都跟自己的婆娘说，唉，唉，把这种话都给自家婆娘说，说明人家心里没有别的婆娘嘛。俊鸟想像着两人钻在被窝里说这话的情形，便强忍住心中的酸楚，笑说，人家回来了么，大女说，昨晚回来的。俊鸟失声说，哦，我说呢，看上去嫂子咋和往日不一样了，穿的衣服不一样了，走手不一样了，开言动语也不一样了，脸脸子光鲜鲜儿的，奶奶子翘翘儿的，腰腰子软软儿的，腿腿子撇撇儿的，说话腻腻儿的。大女羞红了脸，恼道：要死啊你，你再说这些疯话，我真不理你了。俊鸟笑说，呵呵，不说了，不说了，嫂子不理我，我活着还有啥意思哩，赶紧回去给人家擀臊子面吃吧，吃的有劲儿了，呵呵，不说了，不说了。

俊鸟磨磨蹭蹭转身回家，大女一手挎起柳条筐，一手随意甩着镢头娃儿，回转身，走出几步，忽地想起俊鸟哪里不对头。哪里不对头？仔细一想，不觉心下莞尔。俊鸟的牙白生生的，她本来就长了一口米牙，齐蓬蓬地，两面脸蛋上两个小小的酒窝儿，一笑，开口一说话，一张脸就像一只刚掰开的香瓜。大女真的闻到了一股香味。那是牙膏的味道。俊鸟刷牙了？我说她的牙怎么那么白呢。先前可不是这样，所有的乡村男女一样，都不刷牙的，牙有好坏，一律都是黄腻腻的，像是玉米粥黏在牙上，讲究的镶一颗银牙或金牙，不是天生的牙，咋看咋别扭。大女先前也是不刷牙的，马赶山随军回防后，有一次探家，给她拿回了牙膏牙刷，让她学着他的样子刷牙。她不刷。她觉得毛刷是用来刷牲口皮毛刷鞋用的，却在嘴里捣鼓，捣鼓得满嘴流白沫子，像是干那活儿。大女突然想起，刚成婚那阵儿，马赶山就是刷牙的，早上哪怕起来多迟，都要刷牙后才吃饭的。那时候，她知道反正人家半个月后就要走的，这一走，就不是自己的男人了，再说，她以为那是队伍上的规矩，就没有放在心上。现在，又让她也学他的样子，在嘴里胡捣鼓。看她不愿意，他竟然说：不刷牙，嘴臭的跟驴沟子一样，谁跟你在一起睡觉！大女怀着满肚子的委屈，第一次刷牙。他走了，她就不再刷，又怕他突然回家，便隔三间二刷一次牙。刷着，刷着，一天不刷牙，竟然满嘴苦涩，自己都闻得见自己的嘴臭了。村里那些婆娘偶然发现她的牙白了，问是怎么回事儿，任她们如何套问，她都不肯说。她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很丢人的事儿。全村人，无论男女，只有她一个人刷牙，后来，她由先前的惶恐转为暗暗地得意：我就是跟你们不一样嘛。如今，俊鸟不言不喘地也刷牙了，这让大女心里少了一层孤独感，又生出一丝不忿：你刷的什么牙吗，你男人又不是县长！

第十九章 革命革到革命者家里

马赶山在家里待到第三天，总觉得家里缺了点什么，又多了点什么，到处看看，似乎又什么都不多，什么也不少。但，分明的，真是哪儿多了点什么，哪儿少了点什么。这一夜，他和大女欢乐毕，两人说闲话时，他突然问：

“你给我说说，这段时间家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没有啊，你不是看见了嘛，老人都好着哩，娃娃都乖着哩，连牲口都没有什么病啊痛啊的。”大女尽量把说话的口气调整的轻描淡写。

“你要是不说，我就不理你了，你心里没有把我当自己的男人嘛。”马赶山真的背过身去，扔给大女一个没有表情的脊背。

“真的没事嘛，你听谁的闲话了，疑神疑鬼的？”大女伸手扳马赶山的肩膀，没有扳出来话，也没有扳过说话的嘴来。

“爹妈不让我给你说嘛！”她又扳一扳，还是没有扳过来说话的嘴，也没有扳出一句话来。

“爹妈是怕你担心，我也是怕你把不住脾气得罪人。”一扇脊背像一块冰冷的门板横档在大女的眼前，她低声抽泣起来。那扇门板呼地矗起来，低声吼道，哭，哭，叫你说话你不说，尿水子倒收管不住了！

那一夜，马赶山听到了一个让他无比震惊无比气愤又无比痛心的事情。

马赶山离开员外村的第三天，柳姿和高红泥就进村了。高红泥双手捧着一个小本本，说是奉马县长的命令下乡宣传新《婚姻法》。马村长不敢怠慢，立即把手中的那面破锣，敲的破了似地聒耳。全村人很快集合起来了，高红泥照着手中的小本本给大家念了一遍，向大家宣讲了颁布新《婚姻法》的重大意义。接着，她直接点了赶山一家人的名。说是一夫多妻，那是旧社会的罪恶，是把广大妇女不当人，新社会了，要移风易俗，彻底实行一夫一妻制，而且，哪怕是一夫一妻，也要建立在自由恋爱的基础上，凡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都算是包办婚姻，这种婚姻，最大的受害者是妇女，所以，妇女要求离婚的，政府无条件支持，有些妇女因为各种各样顾虑，不愿离婚的，政府要动员她们离婚。她的一席话，让全场的人都噤若寒蝉，老人害怕孙子孙女没了妈，没人照看，男人怕没了婆娘，身上没穿的，嘴里没吃的，娃娃没人照管，女人怕没了家庭，自己就是寡妇了，没儿没女没男人，自己变成孤魂野鬼了。高红泥眼看会场有了骚动，大声说，

法律是国家颁布的，县上只是执行的，你们人是县长，大家应该首先拿出实际行动支持自家人的工作。她站在高处，指头指着赶山爹，数落他娶两个婆娘的不道德行为，又指着赶山二妈，说她只不过是马家的生育工具，是赶山爹的性奴隶，这还不算，又指着大女，说她也是马家传宗接代的工具，和县长毫无感情可言，她甚至说，你都不想想，赶山县长是革命功臣，是县长，你是什么，你一个大字不识，不但对县长的革命工作没有任何帮助，还拖了县长的后腿。最后，她希望所有和赶山家类似情况的，很快去县上办理离婚手续，争取主动，谁要是拖延，政府将采取强制措施。

高红泥宣讲完毕，柳姿带上她，信心满满地又去了下一个村庄。员外村的男女老少齐聚打麦场，开始面面相觑，接着失声痛哭，大家联想到前几年搞土改时，马赶山对爷爷都不留情面，前几天回家，都不在家里住，显然是有外心了。不知谁喊了一声：

“原以为咱员外村出了一个县长，脸上挺有光彩的，谁知道出了一个祸害！能让我们沾一点光，我们就沾一点，不让我们沾光，我们也没有指望，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你倒好，把独木桥都给我们拆了！不认自己的婆娘，古来就有陈世美的，这还说得过去，还没听说过，哪个娃当了官了，连自己亲妈都不认了？”

赶山爹听不下去了，他感到震惊，气愤，羞愧，赶山二妈只知道在那儿捂着脸呜呜地哭，赶山妈簇拥着赶山二妈，陪着流泪，不知该怎样安慰自己的老姐妹，大女顾不得自己羞臊伤心了，也簇拥着二妈，陪着流泪。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越说越激动，越说越难听，赶山爹走到人面前，大声说：

“我娃做的事，有我在这儿担着！我要说的是，我娃虽然不学好，还不至于做这么出格的事情，我现在就去县上，问问他狗日的，要真是这样，我先打断他狗日的腿！”

赶山爹说完，转身就走，马村长上前扯住，说：

“赶山爹，你这么着急干什么？既然这是国家法律，赶山只是照章执行，别说你敲断他的腿，你把他杀了，换一个人当县长，还得这

样做。再说了，娃是你娃，这不假，可是你娃是子午县的县长，你能管了你的娃，你还能管得了县长？”

赶山爹脖子一梗，说：

“咋了？娃当了县长就不认他爹妈了，他从老母猪后腿缝里蹦出来的？不要说一个烂县长，皇上也是他妈生的。别人当县长咋弄，我管不着，只要不是我娃做这种缺德事情就行了。”

在众人的苦劝下，赶山爹终究还是走不脱，大女抹了眼泪，走上前说：

“爹，你先消消气。我相信根娃爹不会做这种事情的，我明天去县上看看，到底是咋回事。”

当即有几个年轻媳妇，表示要陪着大女一起去县上看看。第二天，大女和几个伴儿，一同去了县上，走了一路，担心了一路，到了县上，打听到马赶山不在，而县城到处是要求离婚的妇女。她们感到事态严重，赶紧回家了。大家知道这个情况后，悬着的心，想放下，却放不下，要悬起，又悬不起，没有见到马赶山本人，不听他亲口说，员外村的人都不敢乱说乱动。马村长和几个长辈商定，每天派出几个人去县上，轮流去，直到见了本人，当面问了他为止。

风波似乎暂时平息了，大女回来的那一晚，把她见到的情况如实给家里人说了，全家人无情无绪默默吃了晚饭，一会儿只听根娃像被恶狗追着似的，惨声嚎叫着奔回来，大女一把拽住他，问他怎么了，根娃急得说不出话来，只知一只手指着外面说：

“二奶奶……柴窑……”

赶山爹一听，心里当下明白了，一跃下炕，精脚片子就往柴窑跑，大女随后赶来，赶山妈也跌跌撞撞跟在身后，大女到了柴窑门口，只见公公怀里抱着二婆婆，柴窑是落顶的破窑，用一根木柱将窑顶横撑起来，木柱上挂着一个绳圈儿，晃晃荡荡地。大女全明白了，跟着赶来的赶山妈也全明白了，婆媳俩手足无措，只知放声大哭，赶山爹大喝道：

“哭，哭！”

哭声戛然而止，婆媳俩扑到跟前一看，那个轻生的人嘴里吐着游丝儿，脸上挂满泪珠，这才放下心来。赶山二妈回到家里，只要寻死不歇，赶山妈和大女苦劝不下，赶山爹火了，一手扯起二房，一手抓过一根皮绳，大喝道：

“不想活了，走，我送你上路！我看咱家把老先人的脸不丢光，你不甘心嘛。”

赶山妈和大女火急扑上前去，根娃、勤娃，还有见娃，也懂得事情大小了，都哭着扑上去抢夺二奶奶，赶山爹喝道：

“都给我滚的远远的！人家要死，就让人家去死，人家死了，我再死，你们跟着死，全家人死不干净，人家心里过意不去嘛！”

赶山二妈强辩说：

“我有那么狠心吗！”

赶山爹说：

“你还不狠心，你把全家人往绝路上逼，还要多狠心才算狠心？”

赶山妈看见事情有转机，上前一把推开赶山爹，从来不对自家男人说重话的她，厉声训斥说：

“滚的远远的！我们先后的事情轮不着你管！”

大女趁机推开公公，婆媳俩簇拥着赶山二妈，在大女的屋里，说了一晚上的体己话儿。赶山二妈的意思是，只要不赶她出马家的门，过啥苦日子都行的。赶山妈训斥说，妹子你瓜了吗，娃瓜了，你也瓜了？再说了，这是不是娃的意思，还没见娃的一句话呢，要真是那样，我给他狗日的摔命去！

马赶山回城那天，正好轮到了大女、俊鸟，还有两个年轻媳妇上街探听消息，俊鸟听了马赶山和别人说的话，特别是和自己说的话，心里便明白，那个名叫高红泥的女子一定是歪嘴和尚念错经了，她本来对马赶山就有好感，回家后，把自己见到的听到的，加油添醋逢人就说，那两个媳妇虽没有她说的这么真切，基本意思都是可以互证的。大女和马赶山住了一夜，她的身体准确地告诉她，她的男人还是她的男人，她便把家里的变故堵死在嘴里。

听了大女的诉说，马赶山到家里再有无心呆下去了。

第二十章 县长女人送给县长警卫员一双新鞋袜

马赶山这次回来，全村的人都睁大眼睛，竖起耳朵，实际情况到底咋样，他家的动静大小就是信号。如果赶山二妈还是他的二妈，村里类似的就会高枕无忧，大女还是赶山的媳妇，别人家的媳妇就不会反了天。谁家的媳妇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回来的呢。平时，村邻常去赶山家串门的，这几天，没人去了，谁都担心马赶山会顺手拿他家开刀。一连三天，马赶山家异常平静，比平常平静多了，平静得让人心里膈乱。当下，大秋作物都基本种上了，再没有什么要紧的庄稼做，每天黄昏，赶山爹照常下沟饮牲口，驮水，赶山妈和赶山二妈照常在自己庄院里忙活，三个娃娃照常疯闹，平时就难见大女抛头露面，这几天，倒还远远地能看见人影了，比起先前来，一下子鲜鲜亮亮的，明眼人老远就能看出，这是一个身体内外都处在快乐中的年轻媳妇儿。

员外村的人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听到什么意想之中又意料之外的事情，在马赶山回来的第四天太阳快要当顶时分，却听到了响亮的马蹄声，他们看到了一个打马飞奔的人。人都认得出的，那是马赶山的贴身警卫小仇。马赶山在屋子里和两个妈说闲话，早听见马蹄声了，拴在后院的小光棍在马赶山没有听到马蹄声时，已经响鼻连连。赶山妈也听到马蹄声了，看见儿子坐在机凳上身子胡格歪，便对赶山二妈笑说：

“唉，野鸡到几时都喂不成家鸡！”

说着，两人便结伴往厨房格拐格拐走。大女也听到了马蹄声，撂下手中的活儿，跟着两个婆婆往厨房走，赶山妈挡住她，说：

“我和你二妈做饭，你给人家收拾东西去。”

“没有啥收拾的嘛。”大女嘴里这样说，还是进了她居住的窑洞，把这几天给马赶山洗净缝补妥帖的衣服叠整齐了，把两个婆婆和她做的两双新鞋，三双袜子，几对子鞋垫，一一码放整齐，她还给小锤子赶做了一双千层底布鞋，衲了两双鞋垫，都取出来，准备亲手交给他。

一会儿便听到根娃哥仨在门外嚷嚷叫叫的，叔叔长叔叔短的，格外地热络，比叫他们的亲爹口气亲热多了。马赶山早已魂不守舍，根娃率先跑进院子来，喊道：

“爷爷，奶奶，二奶奶，妈，小仇叔叔来了！”

马赶山斥道：

“你到底要给谁说？一气子喊了那么多的人！”

小锤子跟脚就进门了，一手抱着见娃，一手拽着勤娃，朝马赶山嘻嘻笑。马赶山沉了脸说：

“给了你一个星期的假，才三天，你怎么跑来了？”

小锤子嘻嘻笑，不说话。大女从屋里笑吟吟出来，忙礼让小锤子进屋，她急忙返回去找茶缸了。马赶山问了小锤子家里的情况，小锤子大概说了，再没有什么事儿。一会儿，大女端过来一搪瓷缸子茶，小锤子顺手接过来，不顾烫，只顾喝。大女转身出去，再度进来，手里捧着一双新鞋和鞋垫，递给小锤子，红了脸，笑说：

“小仇，你试试，看合脚不，做的不好，你不要笑话。”

小锤子一愣，还没反应过来，以为是给马赶山的鞋，顺手接过来，递给马赶山，说：

“首长，嫂子让你试鞋呢。”

“给你做的鞋，你让我试？”马赶山笑说。

“给我的？”

小锤子愣在那里，回头看大女，大女说：

“上一次，你来，我相了相你脚的大小，试着做了一双，你看合适不？”

小锤子内心感动，生怕鞋不合脚，倒把大女的心意冷了，便说：

“嫂子费心了。回县上再试，嫂子的眼光不会差的。”

马赶山说：

“你的脚又不在县上，你试一试，有些人还想显摆手艺哩。”

大女的脸更红了，剜了马赶山一眼，勾下头，不说话。小锤子只好把旧鞋脱了，旧鞋真叫个旧，每只鞋上都打了好几个补丁。小锤子

的爹妈属于那种生娃不管娃的人，娃娃生下来，断奶后，往那一撂，长成啥样是啥样。他很长时间没有回老家，回去后，那些从小的玩伴把他当宝贝，簇拥着，大呼小叫着，这家进，那家出，忙个不停，家里又没人照应他的生活，几天都没洗过脚，鞋一脱，就后悔的不行，这么脏的脚，这么好的鞋，真是辜负了人家的心意了。他红了脸，大女看出了他的尴尬，想走开，又想看看新鞋到底合不合脚，马赶山说：

“哪怕啥，再脏的脚也是你的脚。新鞋和新媳妇一样，新媳妇新婚之夜一过，就是旧媳妇了，新鞋一落脚，就是旧鞋了。”

大女恨得牙痒痒，又羞得无地自容。小锤子只好把脚上的土抖抖，小心地穿上新鞋，站起来一试，大小肥瘦简直一毫不差，小锤子高兴地脸更红了，大女也高兴地脸如原野上的山桃花，马赶山心里得意，嘴上却说：

“瞎雀真有碰上谷穗子的时候哩。”

小锤子舍不得穿，赶忙脱下，大女说，你等一下，转身出去，一会儿端来一盆滚烫的水，搁在小锤子面前，笑说：

“把脚洗了，就把新鞋穿上吧。你那鞋袜都穿不成了，有些人只管给你派工作，不管你的生活。”

小锤子还在那儿犹豫着，马赶山笑说：

“有人伺候多好的，真是打光棍的命。”

看见小锤子洗脚了，大女又转身出去，一会儿手里托着一双白土布袜子，递给小锤子说，把这个也换上。公职人员实行的都是供给制，服装每人一年两单一棉，鞋袜却是不管的，小锤子正是好动的年龄，又跟了一个好动的首长，脚上的鞋袜很少有新的时候。说是女人看脸，男人看脚，换上新崭崭的鞋袜，往哪儿一站，眼见得威武了不少。马赶山笑说：

“穿上新鞋新袜子，正好去相亲。”

大女说：

“小仇找着对象了？在哪儿，再回来带上，让嫂子看看。”

小锤子红了脸，说：

“哪有啊。”

大女给马赶山说：

“你想办法给小仇端详一个嘛。”

“你操的闲心！我们这样的材料，还用得着别人操心？都打发不及哩。”

第二十一章 被县长当牲口使唤的女人

吃过午饭，两人打马飞奔，不一会儿就到了县城。马赶山立即让小锤子叫来古里，一问情况，还有一百多名妇女滞留县城，不离婚决不回家。几乎所有的妇女，丈夫都来县城往回叫了，大多都赶着毛驴，提着衣物食物，那些男人个个苦着脸，可怜兮兮地，给自己的婆娘好听话说得能装满几褡裢，可她们就是不回去。许多家庭娃娃没人管，整日大的叫，小的闹，日子没法过，男人们只好撂下农活儿，都来过几趟了，还是叫不回自己的婆娘，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马赶山说，古里同志，咱们都是农家子弟，一个婆娘对一个家庭的重要性，你我都是知道的，我们不能因为迁就一个婆娘的什么感情，而拆散一个家庭，你敢不敢负责，你不敢负责，你就请假，躲到外面去，我给你准假，你要是敢负责，哪怕坐牢杀头，我陪着你，你陪着我，就像当年在战场上一样，该下决心了。古里喊一声说，孙子才当逃兵哩，问题是下什么决心，总不能打人骂人吧。马赶山说，那当然了，我是这样想的，县城周围是我县主要产粮区，可是，在前年打仗时，农用大牲口，先是让敌人搜刮了一茬子，还没缓过劲儿来，去年又让我军征调了一批随解放大军西进了，男劳力损失更大，让敌人屠杀了一批，一批又支前没回来，你也看见了，一个大村庄，找不出来几个像样的男人嘛，去年的冬小麦没有劳力畜力耕种，那么多的地撂荒了，现在，眼看要错过农时了，再不抢种一茬秋糜子，明年春上这几个村庄的口粮是个大麻达。古里说，你是县长，你说咋办嘛，我执行就是，犯了错误，我和你一起担当就是了。

马赶山当即让小锤子火速把县公安局牛局长叫来，他和古里关起门来商量事情。牛局长来后，马赶山只递给他一支纸烟，没有说让他坐，他就站下，马赶山说：

“你赶紧回去派人，分头给我把县城东西南北四个村子的村长喊来，我和古里同志有重要事情安排。”

午饭后，太阳离西边的地平线还有两人高时，牛局长带着四个村长来到县政府，马赶山给每人让了一支纸烟，自己摸出旱烟锅，点着吃了一口，开门见山说：

“把大家召集来，只有几句话，说完，大家火速回去准备。今晚，你们让自己村里有撂荒地的人家做好准备，犁杖，糜子籽种，都给我准备好，明天一大早，我派人来帮你们揭地。我把丑话说在前头，哪个村里有一块撂荒地，县公安局牢房给哪个村的村长拾掇了一溜子睡觉的地方，谁家要是敢把土地撂荒了，哪怕是沟子大一坨农田，县公安局也给那家管事的拾掇了一溜子睡觉的地方。你们今晚把这话给各家都说到，没有说到，是你们的责任，说到了，哪家没有做好准备，是哪家的责任。去吧。”

村长们走了后，马赶山命令牛局长回去组织警力，连夜将滞留县城的妇女编为四个义务劳动大队，明早七点准时开饭，七点半出发，分头开赴各村，每个大队由四名公安战士维持秩序，对不服管教者，采取坚决措施。

这天早上，太阳还没有睡醒，县城的居民起的早的起来了，起的迟的还没有起来，妇女们吃过早饭，分成四路大队，每个大队排成三路纵队，朝县城的四个方向走去，每支队伍的最前面、最后面和两边，各走着一个公安战士，每人手持一根胳膊粗细的白桦木棒，神色庄严。妇女们不知押送她们到哪里去，走着路，不忘了朝四周偷看一眼，有的还低声互相咕哝一句什么，这些小动作，若正好被公安战士看见了，就会遭到一声严厉的呵斥。早饭后，她们就得到了严厉的警告，这些都是不被允许的，她们也都是做了保证的。狼茬婆被分配在去西郊的

队伍里，一看这阵势，开始胆有些虚，快出城了，把警告忘了，悄声对同伴说：

“不知道押送咱们干啥去，敢不是卖到哪里当婊子吧？”

同伴嘴使劲一撇，说：

“就你？嘿嘿，你倒是天生的当婊子的料，只怕你得给嫖客倒贴！”

周围的人都捂着嘴窃笑，走在旁边的公安战士大喝道：

“谁在这儿乱嚷嚷？把你那烂东西都给我夹紧了！”

“报告！是我在说话，我想把东西夹紧的，就是太松了，夹不紧嘛，咋办？”狼茬婆一本正经地说。

“我帮你！”公安战士说着，笑笑地冲上前来，一把将狼茬婆从队伍里面扯出来，一手揪住她的头发，抡起棍子朝她的屁股上结结实实来了一下。

“你咋还真打？”狼茬婆叫道。

“你以为谁跟你耍？念你是初犯，再敢捣乱，不见血不会撒手的！”

没想到，事情会严重到这个地步，这几天图了自在快活了，想着离婚不离婚没什么要紧的，和这个男人离了，还得跟另一个男人，谁知道要遇上什么男人哩，反正有人管吃管住，自从嫁人后，都是咱伺候别人，终于有人伺候咱了，咱也享几天地主婆的福。真是骚情出来的病，有些妇女后悔了，心里说，我赶紧回家去还不行吗，你把我弄到哪儿去吗，我上有老下有小的，我还得回家过日子哩。可是，话只能在心里说，说出口，就得挨打，听棍子扇起的风声，那是真打。

妇女们到了村庄后，被各村的村长强弱搭配，三个人一组，分散开来。三个人一耧犁杖，由村长指定田块，由主人家供饭供宿，指定的任务必须按时完成。两个妇女在前面像大牲口那样，把牛隔头套在肩膀上拉犁，一个妇女在后面握犁把儿。农田的主人大多也是妇女，心里怪不忍的，可是，这是村里下达的硬任务，那么大的责任谁敢担当。本地农村都是用牛揭地的，两头壮牛拉一耧犁杖，一晌地揭下来，牛都要累虚脱的，一茬庄稼种下来，牛一直要歇到秋上种冬小麦，才可缓过劲儿。毛驴的力气比人大多了，不到万般无奈，主人是不用驴

揭地的，一茬子庄稼种下来，再壮实的毛驴，都会累趴下的。那些养不起大牲口的人家，也有用人力拉犁揭地的，但那得两个壮劳力轮换着才可撑下来。一畛子地揭到头，前面拉犁的妇女已经累瘫了，想坐下歇口气，远远地看见公安战士手持木棒往这边跑，都赶紧爬起来继续拉犁。

挣扎了一天，妇女们骨头像是被拆散了，吃饭端不住碗，睡觉放不平身子，一晚上呻吟不休。第二天一大早，当妇女们在一声声喝喊中，艰难爬起来把犁杖套妥帖，用最后一点力气拉犁揭地时，却发现她们的男人差不多都闻讯赶来了。这时，那些往日与自己的男人心有怨恨的妇女，一眼看见，禁不住涕泗交流，那些平日不待见自家男人的女人，恨不得立即扑上去热热地扒一个包子。蔫梨也来了，狼茬婆还要逞强，蔫梨扑上去，一把从她的肩膀上卸下牛隔头，厉声说：婆娘家的，逞什么能！你以为是在家里？蔫梨虽蔫，出蛮力，狼茬婆哪能跟他比，他和另一个男人套上牛隔头，拉起犁杖，呼啦啦，泥土随犁铧翻飞，看上去，倒像不费什么劲儿似地。

为了减轻田地主人家的负担，要求离婚的妇女和她们的男人在谁家住，县政府给每家每天补贴两个人的口粮。马赶山给牛局长说，你去给那些男人说，套上自家的驴揭地也算数的，牛局长放出风后，却没有一个男人这样做，他们把驴赶在荒沟里吃草，晚上还给驴加精料，坚持自己拉犁揭地，有人劝说，驴天生就是干活的，让驴闲着，把人却累成驴了，那些男人说，人累坏了，好好睡一觉，啥事都没了，驴累坏了，半年都缓不过来的。牛局长把这当成一大笑话说给马赶山，他感叹说，无论新社会旧社会，农民到底是农民啊，咋就不开窍呢。马赶山说，还当公安局长哩，你懂个驴毬！

其实，县城周围村庄的撂荒地并不多，要求离婚的妇女们懂得自家男人的辛苦，每天和主人家的妇女一道，忙里忙外，给下地出力的人按时足量伺候吃喝，好多天不在一起了，抽空子，两口子还忘不了亲热一次。四天后，所有的撂荒地都种上秋糜子了。要求离婚的妇女们和自家男人，双双对对回到县城，县民政局工作人员主动找到先前

闹得很凶的妇女，要给她们办理离婚手续，她们撇嘴说：离锤子哩，离婚？你咋不离呢。跨上毛驴，自家男人在前面牵着缰绳，毛驴好似懂得主人的心思，这几天也养出了精神，风风火火出城回家了。狼荏婆也放弃了离婚的打算，蔫梨备好毛驴的鞍轿，让她骑上，她两眼一瞪说：你骑你的，看你蔫成啥样子了！蔫梨笑笑地，一纵跨上驴背，高喊一声：新媳妇，啊呕啊儿，夜黑睡觉搂个伢狗娃儿！

马赶山、古里和牛局长站在旧城楼上，吃着旱烟，笑眯眯儿地看风景。马赶山问牛局长看明白了没有，牛局长惭愧地笑笑。

第二十二章 木样子向女人的屁股打去

女人们陆陆续续骑着毛驴走了，闹嚷了大半个月的县城乍然清静下来，像是大战过后的战场，让人心里惶恐地，生怕眼前某个地方，突地窜出一个死去又活来的人。经县公安局详细清查，还有二十二名妇女坚决要求跟男人打离婚，她们强硬表示，不让离婚，她们就要吊死在城门上。

牛局长请示马赶山怎么办，马赶山低头吃烟，一连吃了三锅旱烟，把烟锅在面前的办公桌上使劲弹了几弹，烟灰飞溅开来，一屋子都是迷蒙。他霍地起身，断然说：

“召集县委扩大会！”

在家的县委常委、副县长，还有各部局的一把手迅速到会。牛局长把情况做了通报，常委们不说话，副县长和各部局的领导，哪怕有多么绝妙的主意，都是不敢随便说出口的。小小的会议室里挤满了人，所有的人都在捧着旱烟锅使劲吃烟，本来就促狭的会议室，烟雾占去了许多空间，人被挤得无处容身了。没有人说话，只有此起彼伏的咳嗽声。马赶山说：

“你们怎么不说话？嘴让驴蹄子踢了？”

还是没人说话。马赶山点名让古里拿主意，理由当然很充足，这一块，归古里管。古里从嘴里卸下旱烟锅，说：

“我看是不是这样，剩下的人不多了，就让她们离婚吧？一个县不判一件离婚案，显得新《婚姻法》没权威，也显得我们执行不力。”

会场有附和的，有反对的，大多都保持了沉默。看看讨论不出什么结果，马赶山说：

“这样吧，让民政局的同志再给那些妇女做工作，争取让她们好好回去，万一劝说不成，再说。”

民政局所有的工作人员立即行动，连夜去给滞留县城的妇女做工作。晚上，马赶山正准备吹灯睡觉时，只听门外传来一串愤怒的脚步声，随即，屋门被一脚踹开，又反弹关上，又被一脚踹开，黄局长一步跨进来，顺势坐在门口的机凳子上，一手捂着脸，胸腔那里隔儿隔儿的。马赶山吃了一惊，接着，小锤子一手提枪，冲进来一看是黄局长，一时倒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马赶山撇个眼风，小锤子收了枪，提起暖瓶，倒了一杯开水，端过去，轻声说：

“黄局长，喝水。”

黄局长接过水杯，将一杯滚烫的开水一口闷了。他的手离开脸面时，马赶山发现他的脸上有两行深刻的指甲印。喝完水，黄局长说：

“县长，这个局长我不当了，谁能当谁当，我不当了！老子是干革命工作的，不是给烂婆娘洗血裤子的！”

“毬样子！局长是你穿破的袜子，说撂就撂了？一个老同志，动不动就是这种毬眉眼！你给我好好汇报工作。”

事情的经过很简单：黄局长带领全体工作人员，分头去说服离婚妇女，没防备，一个女人伸手在他的脸上掏了一把。黄局长噙着眼泪，愤愤地说：

“县长一再强调，对离婚妇女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要不是纪律限制，哪个狗日的不想活了，敢到老子的脸上乱挖掘！豁出去回家种地，也要让她脱几层皮的。”

“这说明你的党性是很强的嘛。”马赶山说着，精脚跳下炕，把烟锅烟袋递过去，黄局长接过来，吃了几口，脸色好些了。

第二天一大早，县委常委扩大会再度召开，马赶山不再等别人发言，他指着黄局长的脸说：

“同志们看看吧，别说是共产党政府的局长了，就是一个放羊的男人，让女人把脸抓烂了，你们说，这个男人该怎么办？”

“捶狗日的，连几个烂婆娘都拾掇不了，我们的政权不成了骡子的锤子闲摆设？”牛局长霍地起身，大吼一声，会场里一片附和声。马赶山也霍地起身说：

“老牛说的对！江山是我们打出来的，不打，同样坐不稳江山！这些烂婆娘就交给老牛了。老牛你给我听着：绝对不能伤人，更不能死人。出了这种问题，一切责任由你承担！”

“没麻达！”好久没有打过仗的牛局长兴奋地一脸通红，他雀跃着奔出会议室。

马赶山率领与会人员爬上城门楼，观看牛局长要采取什么手段。

一会儿，一队公安战士，一手提一根木样子，一手揪扯女人的发辫，牛局长一手端着烟锅，洋洋自得地跟在队伍后面。来到广场，那些妇女被排成队列，公安战士也排成队列，牛局长款款来到队伍前面，站定，将排头的一个人喊出来，问她愿意离婚还是愿意回家，那个妇女说愿意离婚。牛局长手一挥，几个公安战士冲上前去，一人揪住发辫，另几个抡圆了木样子，在那个女人的屁股上一下一下猛抽。妇女惨声叫号，开始是叫骂，后来是求饶，再后来便连连表示，不打离婚了，要回家好好过日子。

那个妇女站到一边。

又叫出来一个妇女，她硬着头皮说要离婚，发辫便被迅速揪住，木样子带着风声落在她撅起的屁股上，当她表示不再离婚要回家过日子后，便和第一个妇女站到了一起。一连打了八名妇女的屁股后，剩下的妇女不等牛局长发问，都一片声表示，不打离婚了，要回家好好过日子。

妇女们的家人牵着毛驴早在一旁等候了，见状，纷纷上前，把她们一一扶上驴背，驴背上的人抽抽噎噎，跟在驴后的人笑眉花眼，透透迤迤去了。马赶山笑道：

“这个老牛真有一套呢。我以为木样子就是用来烧火做饭的，到了老牛手里，用处就多了啊。”

城楼上一片嬉笑声。

第二十三章 龙凤羊肉馆的女人

离婚风潮就这样平息了，子午县又恢复了平静，农历四月初八，这个让子午人祖祖辈辈恐惧的日子，这一天阳光像春天的阳光那样明媚，晚上和风习习，并没有出现黑霜。冬小麦正在按照人们希望的那样灌浆抽穗，一板一眼，看来，如果不出现什么意外，今年将是一个丰收年。秋田作物长势喜人，这种大庄稼不像冬小麦那样金贵，怕旱怕涝怕冻又怕雹的，在哪个节骨眼上出了问题，都是一个让人饿肚子的问题。秋田作物身价贱，命似乎也贱，只要春种时赶上节气，有一场透雨，八九不离十是要丰收的，而这一茬秋庄稼，这些条件都满足了。

秋庄稼果然长势喜人，前几日，马赶山在乡村跑了一圈，颇有些踌躇满志。听说何自叙学习结业，从省上回来了，当了几个月班长，马赶山也想把这个班长尽快交给班长。见面略事寒暄，马赶山正要谈工作，何自叙却说，工作暂时先搁下，有更重要的工作在等你。前天，我从省上回来，顺便向地委汇报我的学习情况，也顺便请示一下子午县的下一步工作，祁书记让我通知你，让你尽快去一趟地区，好像有什么重要事情。我看，赶前不赶后，你明天就去吧，本职工作咱们回来再说。

马赶山早想去一趟地区，无奈分身不得。他回到办公室，火速命令小锤子打点行李，明早出发去泥阳。

第二天一大早，两人火急上路。马赶山的马快，小锤子的马更快，两人黎明从县城出发，早上十点刚过，就到了泥阳镇。此时，太阳虽已像太阳那样红艳艳了，却还像一个十八岁的女子，有意的敛了光芒，上下内外尽显羞涩，全不像正午的太阳，纯粹是一个从男人那里尝到甜头的少妇，根根叶叶都是喷着火的。再往前跨一步，就进了泥阳镇了，跑在前面的小锤子勒住正跑得欢畅的烧骡子，轻声斥道：

“急的坐上席啊？等着，肯定有猪头肉叫你吃哩。”

“你嘟嘟囔囔说什么哩？”小光棍比烧撻子慢些，其实也只慢两三个身子那么长，小锤子说什么，马赶山都听见了，故意这样问。

“我和烧撻子说话哩。”小锤子说。

“咦，你不知道烧撻子是畜生吗，再灵醒的畜生也是畜生，还能听得懂人话？”马赶山说。

“那倒说不定，畜生听不懂人话，至少不会故意曲解人话。”小锤子淡然说。

“咦，你这个小锤子，好像稀屎汤里还夹着干屎橛子的？”马赶山说。

“首长，你饿不饿？”小锤子转移了话题。

“饿，咋不饿，跑了九十里路了，饿的毡吊了多长。”

“要不，咱们就在城边上随便吃一点吧？”小锤子看似请示，其实他已做了决定了，对于这些事，马赶山向来是听他安排的。

“咦，你这个小锤子，地委书记请咱哩，他不管一顿饭？”马赶山真的感到惊讶。

“首长，你没有饿昏吧，地委书记今天会管你饭？饭倒是给你管的，恐怕端上来的不是饭。”小锤子扯着两根马缰绳往路边的荒草地走了。

“你给我站住！”马赶山喝一声，说：“我跑了九十里路，他凭什么不管饭？是他请我来的，不是我要来的，端上来的不是饭，是什么，难道只有山珍海味，有那样招呼贵客的吗？”

小锤子恼极而笑，回头说：

“首长，我跟了你多年，吃过像样的饭么？还山珍海味哩，嘁！赶紧填饱肚子，等快下班了去见首长，那时候他饿了，急着去吃饭，你少挨几句骂吧。”

“骂我？凭什么骂我？我又没做错事，难道因为他官大，就可以随便骂人，这个拐驴，他要是敢骂我，我……我……”

马赶山嘴上劲大，心里却虚，何自叙才去的地委，今天又叫他去地委，按常理，如果纯粹是为了工作，要不叫一个人去，要不两个人都叫去，哪有这样背靠背安顿工作的道理呢。

路边有一家清汤羊肉馆，很有名的，马赶山和小锤子在这里吃过几次。羊肉馆老板是个年轻女性，女人抛头露面做生意，这在刚解放才一年的泥阳镇，还是很少见的，替男人看店照应生意的有，打杂帮忙的有，自己当掌柜的却少之又少。人都把这个女老板叫荨麻。这肯定不是她的名字，一个女人能得到这个绰号说明这是一个扎人的角色。北地人嘲弄那些做事不看眼色的人，常用的有两句话，一句是，精沟子撵狼，胆大不识羞，一句是，荨麻擦沟子，找着好东西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前一句很好理解的，这后一句说的是，荨麻是一种植物，带刺儿，非常细密的刺儿，不留意是看不出来的，又不容易识别，那种刺儿一旦粘在身上，既痛，又痒，还不容易除去，而荨麻的叶儿较宽，纹理细密，人着急拉屎后，急切间找不到应手的东西擦屁股，顺手捋下荨麻叶擦了，这种刺儿粘在糙皮上，人都受不了，何况是粘在那个金贵的地方。荨麻看见两个老主顾来了，她不知道两人的身份，但有高头大马骑的人，都不是一般的人，而走在前面的那个目光如电，一只手始终按在腰里的小伙子，一定是走在后面那人的马弁，而那个人既不像跑江湖的，也不像做生意的，更不像当官的，他的脸色再温和，都让人能觉出杀气。荨麻急忙撇下别的客人，笑脸盈盈上前招呼：

“二位大爷，远路辛苦，快请！”

一个堂倌也急忙去擦抹一副靠墙的本身就比较干净的座头，荨麻说：

“你去支应别的客人！”

荨麻解下缠在腰里的花布围裙，将那副座头桌子板凳哗啦啦擦抹一遍，赔了笑脸说：

“二位大爷先请坐，缓口气儿，茶马上来了。”

荨麻风火转身回到柜台，一手提一把亮晶晶的铜壶，一手端两只盖碗子，风火而来，给一只盖碗子冲上茶，铜壶搁在地上，双手接给马赶山，再倒手，把另一只盖碗子双手接给小锤子，轻声问：

“二位大爷吃点什么？”

小锤子说：

“清汤羊肉，双环儿的。”

“好的，二位大爷先刮碗子，先歇缓歇缓，我去拾掇。”

马赶山坐在里面，背后靠墙，一侧也靠墙，小锤子坐在旁边，两人都面朝大门。盖碗子又叫三炮台，由底盘、茶碗和碗盖三部分构成，茶是茯茶，里面伴有饱满桂圆三枚，一大疙瘩冰糖，枸杞多枚，碗盖揭起，红是鲜红，白是生白，黑是乌黑，三色互衬，茶香氤氲。喝茶时，一手托起底盘，一手抓碗盖，把漂浮上来的茶叶等物刮向一边，碗盖与碗刮擦有声，铮铮入耳，俗称刮碗子。荨麻进了操作间后，一个年纪大约十三四岁的小丫头，双手提着铜壶，站在一边，看见两个客人刮几下碗子，刚把茶碗搁在桌上，就急忙添水。马赶山笑问：

“碎女子，多大了？”

“回大爷，虚岁十六了。”

“提得动茶壶吗？”

“回大爷，提得动的。”

“你干脆让我们自己来吧，看把你挣坏了。”

“回大爷，不敢劳大爷的手，挣不坏的。”

“不要叫大爷了，我们不是大爷。”

“回大爷，大爷就是大爷，辈分不能乱的。”

马赶山看见小女娃伶牙俐齿，心下大为好奇，一边刮碗子，一边和小女娃逗嘴。小锤子一点都没受影响，刮碗子时，并不端起来，而是直接搁在桌子上，右手按在腰里，左手拿盖碗，将茶末随便刮一刮，趴在桌子上嗞嗞地喝，喝茶时，眼睛仍盯着门外。小女娃给马赶山添水时，必须从小锤子面前经过，要挡一下他的视线的，他试图把头仰起，把视线超过小女娃，小女娃乖觉，立即转身站在马赶山那边，

给小锤子添水时，只能挡了马赶山的视线。小锤子心下暗暗称奇，马赶山见小女娃如此机灵，心说小了点啊，要是再大几岁，我就把她招进政府来，肯定是一个好干部，给我那个战友说个媳妇，也是一个好媳妇。马赶山心里想着美事儿，把自己先美得嘴角像是含苞待放的山丹花儿，荨麻双手端着一只大老碗颠儿颠儿上来了，她把碗搁在马赶山面前说，大爷先慢用，又偏脸对小锤子说，这位爷稍等，马上来。两只大老碗摆在桌面上，热气腾腾的，透过雾气，碗里满当当的，全是精羊肉块子。这是专门吃羊肉的粗瓷碗，用来做洗脸盆，也是松松活活够用了。两人要的是双环儿，也就是两份肉的那种，店家又是特意优待的，一只碗里，至少有二斤精肉。火红的油泼辣椒面儿在肉汤上铺了厚厚一层，芫荽沫儿撒上去，红绿相间，活活地爱死人呢。不用嘴去品尝，鼻子一闻，就知道，汤是锅底不离火，炖了一天一夜的羊骨头汤，醇香的味儿从碗里一股一股喷薄出来。两人又都是饥一顿饱一顿多年，馋得恨不能吃自己肉的人，见了这么宽敞的肉，两副肚肠早蹦上嗓子眼儿迎接了。马赶山不客气，一手接过荨麻双手递过来的木筷，撩起一大坨儿肥肉囫囵吞下肚里。未成想，半夜只啃了一块干蒸馍，九十里坑洼土路颠簸下来，肠胃早剩一张空皮了，滚烫的肥羊肉一股脑儿下去，马赶山一下子被烫得跳了起来。小锤子吓了一跳，霍地起身，挡在马赶山面前，枪已在手，枪口直指大门。饭馆还有几个正在饕餮的客人，猛地吓坏了，忙缩头探脑朝门外看，荨麻也吓坏了，竟不由自主地挡在了马赶山面前。

一场虚惊，小锤子很尴尬，讪讪地收了枪，坐在他的位置上，倒是荨麻机灵，忙说，二位大爷息怒，都是我泥脚面手的，做事不利落，惊扰大爷了，我给二位拿烙馍和蒜去。她撇一个眼色，那个小女娃忙上前来，给两人的碗子里添了一遍水。荨麻一手端着一只漆了双鹊逗牡丹的木盘，里面叠放着四大块烙馍，款款走上前来，搁下木盘，另只手里却拿着圆圆的一骨朵儿大蒜。用不着茶水了，小女娃手提铜壶闪在一边，荨麻站在刚才小女娃站的地方，伸出一双小巧的手，翻翻飞飞地剥蒜。按羊肉馆的向来规矩，蒜是客人自己剥的，自己剥，自

己吃，要的是那个情趣儿，马赶山本是要从荨麻手中要过蒜骨朵儿的，却没有要，他看见荨麻剥蒜的手别有一种好看，就不去管她。荨麻剥出一瓣蒜来递过来，马赶山接过来，一口就咬去一大半，辣的心口那里烧烧的。一会儿，荨麻把一骨朵儿蒜剥完了，搁在两人面前。两人碗中的肉也吃的差不多了，就各拿一片烙馍，掰碎了，泡在碗里。

肚里有了分量，马赶山不着急吃了，小锤子仍然眼睛不离大门，马赶山说：

“老板，这个小女娃是你的吗，这么乖的女娃娃。”

荨麻浅笑道：

“大爷取笑，我哪有那么大的女子啊，那是我姐跟前的，我叫来给我帮忙的。乡下女娃，没见过世面，笨嘴笨舌笨泥脚面手的，还望大爷多担待。”

“噯，这么乖的女子娃，还嫌人家不乖。上过学么？”

“嗨，大爷说笑哩，乡下女子能把自己的命好歹吊住，都进了天堂了，哪还敢做那种富贵梦。”

“地区不是开办了免费的工农速成学校嘛，怎么不送去识几个字儿？”

“不瞒大爷说，我也想叫这个娃识几个字呢，人家管事的说，我是什么工商小业主，不收我们这些人的子女的。”

“你要是真想叫娃去上学，我去给说。”

“真的吗？”荨麻脸上一时生动无比。

“什么蒸的煮的？你看我们像胡喊冒吆喝的人吗？”刚给嘴里塞进在羊肉汤里泡软了的馍块的小锤子不高兴了，冷不丁插了一句嘴。

荨麻吓了一跳，忙赔笑说：

“这位大爷不要着气啊，你忘了啊，人都说我们女人家的，头发长见识短，这么好的事一下子摊到头上，欢喜地都不会说话了啊。那好的很么，只要娃能上学，我给我姐也有个交代了。”

站在一旁的小女娃听说，忙搁下手中的铜壶，跑进操作间，端出一大碗热腾腾的羊肉汤，匀在两只碗里。正好一块烙馍泡过，碗里的

汤少了，不够泡另外一块烙馍，本来这是要客人自己去窗口添汤的，小女娃如此有眼色，马赶山越发喜欢的不行，笑问：

“小女娃，我们说话你都听见了？想不想上学啊？”

小女娃只抿嘴笑，把一对亮晶晶的眼珠子看荨麻，不说话。荨麻说：

“大爷问你，你心里咋想，就咋说？”

“想。”小女娃怯怯地说。

“你叫什么名字？”

听马赶山问她的名字，小女娃一下羞红了脸，低头不说。荨麻说：

“我那姐夫，也不知道咋想的，给女娃起了一个寒碜的要死的名字，我这外甥女自己不好意思给大爷说。她家姓连，据说，她生下来，哭声像麻雀叫，噉噉喳喳的，大家就叫她麻雀。”

马赶山听了，也觉得好笑，小锤子想笑，没有笑出声来，低下头，忙给嘴里塞一块烙馍。马赶山笑道：

“这名字也挺好的，人容易记住。”

小锤子从怀里摸出怀表，一看十一点了，去地委大约还有十几分钟的路程，刚合适，他瞥一眼马赶山，马赶山给荨麻说：

“那好，就这样说定了啊，我让学校的人来找你。”

清汤羊肉、盖碗茶和烙馍的价钱是固定的，小锤子已摸出一踏纸币搁在桌子上，荨麻死活不要，小锤子不习惯这样，眼睛一瞪，焦躁道：

“你是不是看我们像吃白食的？”

荨麻讪讪地，心里还是不踏实，嗫嚅说：

“大爷们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连一顿饭都不肯赏光……”

“没人给你帮忙，我们是给国家物色人才。你以后不要叫我们大爷了，天下所有的大爷都让我们给打倒了。”

小锤子说完，头也不回，一闪身就出了饭馆。他到旁边拴马的荒草地一看，只见刚进饭馆时看见的那个堂倌蹲在离两匹马很近的地方，两匹马前，各有一只柳条簸箕和一只瓦盆，走近看，马是刚吃了炒黄

豆饮了水的，两匹马见主人来了，各打了一记幸福的响鼻，显出精神抖擞的样子。那人见小锤子来了，抖抖索索地站起身，满脸都是巴结地笑，小锤子说：

“你喂马了？”

“我们掌柜的说，大爷们是走了长路的，马也饿了，就让小人给大爷的马加一些料。”那人说。

“谢谢你啊。”小锤子内心喜悦，也把喜悦挂在脸上，转过墙角，见马赶山和那个叫荨麻的女掌柜在说话，就不往前走了，他掏出怀表看，故意多看了几眼，马赶山就向他招手，他牵过马去，两人一跃上马，他用余光看见那个叫麻雀的女娃躲在门后，伸头探脑往外看，明亮的眼睛巴巴地。小锤子心里竟涌上一丝惆怅，可惜了，这个女娃只有十六岁，要是十八九岁，该多好的啊。进城了，马走不快，两骑前后错开半截身子而行，马赶山说，你催的让人走，又磨磨蹭蹭干什么，小锤子说，我看见首长和那个女掌柜有重要话说，不好打搅。马赶山说，你这个小锤子心眼倒多，我跟人家哪来的重要话说，小锤子说，那倒不一定呢，首长管的事儿多嘛，马赶山说，这个小锤子越来越胡说了，这是泥阳镇的地盘，我管人家的事，不是黄鼠狼吃过地界了吗，小锤子坏笑说，漂亮女人是不分地界的。说话前，他就知道马赶山要拾掇他，说着话，他双腿一拍，烧骡子已窜出一截，他回头撂一个鬼脸。等小光棍靠近了，马赶山笑说，人说做贼心虚，今日个才真正见识了贼心有多虚。

第二十四章 要骂人吃饱肚子再骂

地区机关都是每天三顿饭，到地委大院时，刚十一点一刻，办完门卫手续，祁如山办公室门大开着，马赶山从门缝里看见他正在房间踱步，便知道那是他的肚子饿了，战争期间，饿肚子是常事，祁如山给大家说，肚子饿的受不了时，不要呆着不动，越想越饿，越饿越想，在地上转一转，止饿哩。马赶山心中一乐：呵，来的正是时候！他在门外双脚啪地一碰，大声说：

“报告！”

“报告个锤子！要进来，就快点给我滚进来！”

“啊呀，跑了九十里路，把人饿坏了。还好，正赶上饭头。”马赶山搓着手说。

“赶上锤子头了，还饭头呢。嘿，你挨毬在说风凉话，我咋闻着一股羊膻味儿？”祁如山鼻头使劲蹙蹙，喉结那儿蛇一般在滚动。

“是吗？”马赶山也把鼻头使劲蹙蹙，惊叫道：“啊，真的，我也闻到了。是不是首长这儿有羊肉，快给我吃两口，解解馋，多少天都没有闻到肉味了。”

“你挨毬日眼我？小心我把你当羊肉吃了！”

日眼，就是自己有好东西，故意给人显摆，借以引起人的眼热嫉妒。马赶山正是为了日眼祁如山，才把呼吸调整得粗重一些，极力让羊肉味儿从肠肚里鼓荡出来。祁如山念起马赶山肚里居然塞满了羊肉，顿时又饿又馋，看见马赶山气便不打一处来。他本来招马赶山来，是要给他做思想工作的，在平息妇女离婚风潮中，马赶山有过火行为，有人将他告到了地区，省上也在过问此事，他想压住的，看来压不住，心想给这个二杆子一个处分，让他今后做事说话稳重些，对他未必是坏事。人来了，他却改变了注意，处分的事情还是以文件形式宣布吧。再说了，从内心来说，他也是赞成马赶山的做法的，他遇到这种情况，也会这样做的，女人就是女人，新社会的女人也是女人。这次，专门就他的胡说八道问题，先给他敲一个警钟。不需要什么铺垫，祁如山知道，马赶山外表冒失，对什么心里都是有数的。可是，他肚子饿得正常说话都有些中气不足，便鼓足力气吼道：

“我把你这个狗日的马赶山，你能不能把你的皮嘴管得紧一点？上次我就日嚼过你，听说你在班子会上，嘴倒是干净了些，你却在群众中胡丢冒撂一些影响同志团结的话，喂，我说马赶山，你能不能把你那不生娃的东西夹紧一些？”

“首长放心，保证夹紧！”马赶山啪地一个立正。他虽然一时想不起自己究竟说过什么错话不得体的话，因为心中有要紧事，不能在这种来无风去无影的事情上过多纠缠。

“给我滚，滚回你的子午去！看见你，我毵眼眼儿都在冒气。不过，你得给我好好琢磨一下，你看你能不能管住你的嘴，要是管不住，我会帮你管的。”

“首长放心，保证管住！”马赶山又一个立正。不过，还是没有想起他说过什么错话，继而心下一乐：反正从子午县传出来的所有错话屁话混账话，人都会赖到我头上的。

“滚！”祁如山吼道。

“唉唉唉，首长，大老远传唤我来，到底什么事嘛，还没吃饭嘛。”

“还想吃饭？我要不是肚子饿了没力气，非踢你两脚不可。”祁如山气喘吁吁说。

“这样的话，饭就不吃了，先欠着，踢两脚的事嘛，也欠着，等下一次，首长吃饱了再踢。我有一个重要事情，必须给首长汇报。是这样的，当年的许多老战友，如今都老大一把年纪了，先前一心投入革命，没有条件成家，现在有条件了，却没有合适的对象。回老家找吧，那些女子都没有文化，撂到家里吧，一个家扯两下，没法过日子，带到身边吧，又没有能力吃公家这碗饭，到城里找吧，首长也知道，狼多肉少嘛……”

“你能不能利索点！你说的这些我能不知道？”

祁如山打断马赶山的啰嗦，想大声吼几下，却吼不出气势了。马赶山目的已经达到，这才快嘴快舌说：

“是这样的，地区不是有工农速成班吗，正规学制是三年，能不能给我们子午县专门办一个女子文化补习班，只学一年，顶多一年半，好坏识几个字，会简单的算术，就行。然后，一个去向是补充到各机关去，再一个，县上还准备开办一些工厂，需要识文断字的女工，同时，也可解决这些老战友的婚姻问题。”

“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为什么给你子午办班，别的县攀比怎么办？”祁如山的口气缓和下来，一边踱步，一边攒眉思索。

“别的县凭什么攀比？子午县是最老的老区县，老革命最多。”马赶山理直气壮地说。

“那好，给你二十个名额。”

“五十个！”马赶山知道祁如山已经答应了，口气变得不可通融。

“八百个，五十个？干脆叫成子午干部速成学校算了，三十个吧。”

“就五十个，一个都不能少！”

“四十个！你狗日的再敢给我说五十个，一个都不给了。”

“好好好，唉，官大一级压死人，谁让人家是首长哩。那好，就四十个，我回去立马就招收学员了。”

“滚，快滚！”

“是！首长吃饭，我滚了！”

从地委大院出来，马赶山咧着嘴偷笑，小锤子早把两匹马都牵出来，在大门外溜达。一看马赶山的样子，便知道他不但没有吃什么大亏，还占了不小的便宜。他故意说：

“首长，让大首长骂美了吧？”

“哼，谁敢骂我？我天生就是骂人的，骂我的人老母猪还没下出来呢。”马赶山接过马缰绳，两人并排走在空旷的地委大院甬道，马赶山得意地说：“小锤子，全地区七个县长你都熟悉的，你给我老实说，哪个县长最能干？”

“那当然是子午县的县长了。”小锤子以夸张的表情夸张地口气说。

“你挨毬的，我正经问你哩，你倒给我胡说冒撂！”

“我说的就是心里话嘛。”小锤子颇感委屈。

“那你给我说几个理由。”马赶山一时还自信不起来。

“理由满地都是，还用的着找？一是革命时间长，对敌斗争经验丰富；二是长期在群众中，基层群众工作经验丰富；三是意志坚定，敢想敢干；四是为人正直，人品好；五是警卫员勇敢机灵，有能力为首长分忧解愁。等等，等等，还有很多。”

小锤子一本正经地说完后，马赶山才反应过来，在烧撂子的屁股上踢一下说：

“跟你的主人一毬样，别人不夸自己夸。”

第二十五章 地委书记的绝版爱情

马赶山和小锤子一路说说笑笑，一会儿就到了位于佛寺街的地区工农速成学校大门口。这是一座远近闻名的大寺院，有意思的是，名叫佛寺，寺里面除了供佛，几乎什么神仙都供，玉皇大帝，三清老子，素王孔夫子，真武大帝，城隍纪信，等等，占地面积几乎占去泥阳镇的十分之一，校舍虽只占据了寺院的一小块，也是一个拥有一百多间房舍的学校，这原是寺院杂役的宿舍，房间小而多，十多间原来用做库房、食堂的房间，辟为教室，小房间正好作为师生宿舍。一看两个骑马的人来了，自有不言自明的身份，看门老头忙殷勤地接过马缰绳，栓在迎门的一棵大柏树上，问他们找谁，他进去传话。小锤子说，不用了，我们找你们的那校长。两人对校园很熟悉，转过几处墙角，来到一间较大的屋门口，小锤子抢前几步，要先行通报，被马赶山笑笑地制止。马赶山左手捏住鼻子，右手轻轻敲门，尖了嗓子说：

“请问，那校长在吗？”

里面传出一串女人打铃似地笑声，边笑边喊：

“马赶山，要装神弄鬼，翻过墙，神也有，鬼也有的。”

哗地一声，门从里面拉开了，一个身披鲜红开襟羊毛衫的女人，伸手一把扯住马赶山，大笑道：

“喂，我说你这个家伙，都当了县长了，还没有个正形，我不知道你这县长是咋当的？”

马赶山突地一愣：我说我怎么给大女冷不丁买了一件并不适合农村婆娘穿的羊毛衫，原来心病害在这里！为了掩饰尴尬，他做出一脸痛苦状，进了屋子，小锤子问了一声那校长好，就要退到一边去，却被那个被他称为那校长的女人喊住了，她笑道：

“一块进来喝茶，放心，我不会勾引你们县长的，我看不上他。”

三个人笑着，前后进了屋子。屋里只有一张办公桌，桌上摆放着笔墨纸砚之类的简单用具，靠墙有一只书架，上面的书不多，和所有的干部宿舍一样，都朴素的不能再朴素了。不同的是，墙上贴满了墙围花，屋顶倒贴着几幅屋顶花，窗子上有窗花，门上有门花，书架各

层也都贴着纸花，这都是北地农家妇女的剪纸手艺。这样一贴，屋里一下子显得优雅华贵，土楚楚的家具，也好像有了古树名木的气象。马赶山感叹道：“到哪里都不改苏州资产阶级小姐的生活情调啊。”

那校长笑道：

“你少给我扣大帽子，这可全都是当地农家妇女的剪纸艺术。”

马赶山在屋里转来转去，这儿瞅瞅，那儿看看，忽然叫道：

“啊，屋里怎么缺了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正在冲茶的那校长，停了手，回头忙问。

“炕，或者床。”

“霍霍霍，”那校长笑时，屋里的纸花也跟着笑，那校长的笑声停了，纸花也不笑了。那校长笑说：“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我要床干什么，又不到这儿住，每天下班还要赶紧回去伺候那一窝子大猪小猪哩。”

那校长是祁如山的婆娘，叫了一个很尊贵的名字：那妃。她是比柳姿早两年投奔解放区的女大学生，那时候，祁如山是子午县的县委书记，在那妃到来的第二天，他俩就正式登记结婚了。那妃是满族，据说祖上还是什么王爷，到了她父亲这一代，满族被革命了，但他父亲本身是热衷学问的，江山鼎革对他没有什么大的影响，那妃正好生于辫帅复辟那一阵儿，她爹知道复辟只是那些不逞之徒在闹着玩，又得了一个宝贝女儿，一高兴，心想，你们敢拿国家大事闹着玩，我一介平民百姓拿自己闹着玩玩有何不可，他给爱女起了这样一个尊贵而过时的名字。那妃一路小学、中学，直到进了大学，正赶上国家存亡关头，她和同学们无心学业，整天搞飞行集会，撒传达，游行示威，但，同学们对她的爱国热情好像并不看好，后来，她才知道，大家认为她的爱国动机不纯，她所爱之国，无非是要恢复大清王朝，继续让满人坐天下。听了这话，她非常气愤，她说我们每天都在宣传五族共和，中华民族是一家，你们骨子里却存着满汉之分，不像一个新时代的革命青年应有的情怀，同学反驳说，从她的名字中就可看出，你做皇妃之心不死，那个同学进而推出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如今中国面

面临着两大不死心的威胁，一是日寇亡我之心不死，这是最大的威胁，二是如那妃之流的满清余孽，搞封建复辟之心不死，伪满洲国就是例子。

同班同学竟说出这么伤害感情的话来，那妃宣布与全班同学绝交，自己单独开展抗日活动，要和大家比一比，看谁是真正的爱国者。她利用家庭背景，筹措了一批经费，正打算效法古人，招募死士，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时，抗日战争全面打响，不久，华北沦陷，上海、南京沦陷，她随父母一路西迁，到了西安，平型关大捷的消息传来，她灵机一动，悄悄改变主意，瞒着父母，用自己筹集的那批经费，从地下军火商那里购得一百枝步枪，一批弹药，还有几箱西药，趁那时国共还处在合作蜜月期，道路封锁不严，在西安雇了两挂四轮马车，装扮成棉布商人，把物资藏在棉布捆里，一路北上，竟然没费什么周折，就到了泥阳镇。她运来的都是八路军的紧缺物资，正因为东西的金贵，更因为她的一路顺风，倒给她添了不少麻烦。有关机构表面对她很客气，安排她住在八路军留守处里面，主人吃的粗面杂粮，碗里看不到一丝油腥味儿，而她每天能吃一顿白面片，碗里还漂着三五叶，乃至十数叶油泼葱花儿。尽管这样粗糙的食物她从来没有吃过，但她仍很感动，她不是为了享受才投奔如此贫穷的队伍的，她只想投奔一支跟日本鬼子真刀真枪硬干的队伍，如果大家能把她真正当成自己人对待，那就再好不过了。没有人说在审查她，但她是觉得出的，在院子里她可以自由行动，却不能出大门去，非出去不可，就会有两个女干部一前一后随着她，说是人生地不熟，怕她走丢了，还说街上到处都是敌特不安全。上街是为了散心的，身体自由不了，心便越散越憋的慌。

半个月后，那妃自由了。没有人给她解释为什么要软禁她，压根儿就没有人说在软禁她，也没有人向她解释，她为什么又自由了。那个黄昏，办事处主任敲开了那妃的房门。那几日，那妃的承受力已到了极限，她不再抗争，也不再在院子里溜达，她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胡思乱想一会儿，独自抹一会儿眼泪，把心掏出来给别人，别人却把她的心当皮球踢着玩儿，那种屈辱折磨得她了无情绪，从小到大，哪

受过这种委屈呀。敲门声持续了好几分钟，她不愿搭理，敲门声还是最初那样，轻轻地，敲三下，停顿几秒钟，又敲三下，不急不躁，不温不火，敲到第十轮时，她自己耐不住了，孤独感已让她像一个被遗弃在荒野里的孩子，只要看见遥远处的火光，哪怕是前来追捕她的人，她都会迎上去的。她伸出双手，将两扇门同时扯开，她心里是想了一句大义凛然的话的，临了，却没有说出来。她看见了办事处主任那张笑咪咪儿的脸。主任说：

“那妃同志，欢迎你参加八路军。你给我们送来了珍贵的物资，当然，更珍贵的是你抗日救亡的精神，上级让我转达对你的感谢。同时，让我征求你对你的工作意向有没有个人要求，如果有，尽管提出来，上级组织会尽量考虑的。”

那妃已经知道了，在这个群体中，同志是一个无比尊贵的称呼，别人愿意称你为同志，那么，哪怕你的人还在监狱里，你仍是这个群体的一部分，一旦没有人称你为同志了，那就等于宣布你是敌人了。她的身份还是客人，友人，还远远没有达到被称为同志的资格，没想到，这么快，她已经是同志了。她怀疑自己听错了，在昏暗的窑洞里关得久了，又是泪水反复涂抹过的眼睛，乍然受到屋外明艳光线的刺激，一下子什么都看不见了。头顶的天空是模糊的，脚下干硬的黄土院子，像是黄风激荡起来的尘埃，迎面而立的办事处主任的脸面模糊的如同一块土坷垃。她揉揉眼睛，还是什么都看不清，再揉揉眼睛，终于看清了，主任的脸还是她刚拉开门时看到的笑咪咪儿的脸。她说：

“长官，你叫我什么？”

“叫你那妃同志啊，呵呵，难道你不愿做我们的同志吗？”

“愿意，愿意的。”突如其来的惊喜，让那妃一时无地自容，人家把我当同志对待，而我却心事重重，总感到自己的一片真心被误解曲解，这简直是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嘛。主任说：

“那妃同志，你愿意做哪方面的工作？组织上委派我征求你的意见。”

此时的那妃完全沉浸在被信任的感激，和自己辜负了别人信任的愧怍中，原来她设想的是，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就等于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一个群体了，这个群体需要她干什么她便毫无怨言地去干什么，不是自己想干什么，而是群体命令她干什么，现在却征求她对工作的意愿，这实在是掏心掏肺的信任啊，她收煞不住内心滚滚感激，慨然说：

“请求组织给我一杆枪，我愿意去最危险最艰苦的地方，只要是抗战最需要的，就是我最愿意去的！”

主任笑笑说：

“那妃同志，对你的忠诚和勇敢，组织上是了解的。但是，抗战是一项伟大而复杂的事业，既需要在火线勇敢杀敌的战士，也需要大量的后方专业人才，组织上的初步意向是，你是学过财经的，而解放区最缺少的是财经方面的专业人才，八路军最需要的也是充足的抗战物资，你如果在这方面能做一些工作，就再好不过了。”

“一切听从组织安排！从决定投身抗战事业那一刻起，那个名叫那妃的女子已经不存在了，她只是一名八路军战士！”

“好！”主任脱口称赞一声，随即，便以命令的口吻说：“那妃同志，子午县是整个解放区的财政大县，那里特别需要财经方面的专业人才，如果你在泥阳镇没有别的事，今天下午就可以去子午县去报到了。”

“完全可以。可是……可是……”，那妃一时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想法。

“那妃同志，你还有别的要求么，没关系，什么要求都可以讲的。”

“我……我不知道去子午县的路怎么走？”那妃终于说出了自己的顾虑，为了说这句话，她的脸都被憋青了。

主任笑说：

“办事处已经有安排了，今天下午正好有一支驮盐队要返回子午县，你可以跟他们回去。以后说不定你还是他们的领导呢。如果没有别的事情，你赶紧收拾东西，我派人去给他们说。”

那个下午，那妃走了她长这么大，所走的最漫长最艰巨的路，西安到泥阳虽然是五百里路程，但她大多时间都坐在马车上，徒步走路是因为马车坐久了，腿脚酸困，或是路边有可看的风景，泥阳到子午的这九十里路，却是一步步实打实走下来的。共十头骡子组成的驮队，每一头骡子驮盐二百斤，每一个驮夫负责赶一头骡子，自己还得挑一百斤的盐驮。骡子在哼哧哼哧赶路，上坡，下坡，涉水过河，驮夫在哼哧哼哧赶路，上坡，下坡，人和骡子一样，只能听到粗粝的喘气声，还有布鞋踩踏在黄土搓板路上的那种声音。那妃的行李很多，都是她出门常用的东西，办事处帮她打成一捆后，主任提在手里掂了掂，说：至少有一百斤。她看见主任的眉头锁住了，泥阳镇虽是国统区，可在这半个月时间里，她已经知道八路军没有一个人有她这么多的行李，包括大首长，她带这么多的行李，不像是来打仗的，倒像是来度假的。没有人说她，但她已感到羞愧了，如果没有人帮忙，她是不可能靠自己的能力把行李带到子午县的。她主动说：主任，我带的行李大多数都是用不着的，原来听说解放区缺少日用品，我多带了一些，不是全部给自己带的，谁都可以用的。这样好不好，给办事处留一部分，这里经常有咱们的同志来往，用起来也顺手一些。主任笑道：嗯，那妃同志想的很周到，这里毕竟是泥阳镇，生活还算方便，既然千里迢迢带来了，就干脆带到子午县吧，这些宝贝到那里用处比这里要大一些。主任派了一个警卫员，将那妃的行李扛起来，送往运输队。十头骡子都在整装待发了，看见这么一大包行李，十头骡子互相看了看，看见大家都一样，没有闲着的，也没有谁驮的少一些，就都把十双眼睛盯住行李包，都怕自己成为倒霉鬼。曲队长接受了，他赶着一头体型最高大强悍的骡子，绰号叫野骡子。去年，八路军还是红军时，曾把外号叫野骡子的国军的一个师长给打败了，曲队长便把师长的这个外号给了他的这头最心爱的骡子，办事处警卫员和曲队长合作将行李包架上骡子背上的盐驮时，野骡子偏脸狠狠地瞪了那妃一眼，昂首嚎出一串悲愤，并相当轻巧地撂了几记蹄脚。曲队长在野骡子的屁股上砸了一拳，斥道：骚情，有你骚情的哩，晚上到了子午县，你还骚情得动，

那才算真的骚情哩！那妃觉得脸很烧，心里很过意不去，刚来根据地，给人没有留下好印象，牲口对她的印象估计也不会多好的。

上路后，人和牲口都在哼哧哼哧走路，那妃虽是空手，也在哼哧哼哧，走出十几里路后，她感到全身都在冒汗，让她最难受的还是胸部那里。早上要出发时，她专门挑出一只据说是什新材料产品奶罩，很厚实，胸部那里箍的很紧，她想要上长路的，不能让那两个活跃分子太自由了，甩来甩去的，耗费气力。这时，她才醒悟，她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那两个东西倒是活跃不起来了，却也挤在一起，互相温暖着，风儿吹不进来，热量散不出去，她的那里不但揣了两只刚出锅的蒸馍，还拢着一包滚开的汽水儿。实在难受的不行，好几次，她悄悄把手从衣襟下伸进去，哪怕有一丝儿凉风灌进去，也是好的，也许是热胀冷缩的缘故吧，她的那两只本来就很丰硕的宝贝，居然将奶罩撑的密不透风。她放慢脚步，想躲在队伍的后头，抽空给那里松松绑，可是，那个因为太看眼色而导致不看眼色的曲队长，她慢，他也慢，野骡子跟着慢，她说，曲队长，你先走几步吧，我随后赶上来。曲队长把肩膀上的盐驮换一个姿势，喘着粗气说，哪咋行呢，把你丢了，我死都没地方死了。那妃笑说，曲队长开玩笑吧，只有一条东西向的大路，又没有岔路，我想把自己丢了，都丢不了的，再说，只有几步，我就跟上来了。曲队长说，你要是走不动，想歇了，我让驮队停下来，大家一块儿歇，一块儿走。那妃说，那怎么可以呢，大伙都挑着重担，只有我是空手，我给大伙帮不了忙，还添乱，影响了行程，怎么好意思嘛。曲队长说，既然这样，你就走在队伍中间，不要赶到前面，也不要拉在后面。

走出大约三十里地时，到了驮队休息的时间，曲队长专门选了一个大路转弯处，意思再也明白不过了，是给那妃提供方便的。她心里怀着感激，在一个土坑里，让凉风缭绕了一会儿身上最燥热的部位，她想直接把奶罩除了，进行到一半，她忽然脸一红，除下来的那个玩意难道要提在手上？她惭愧地差一点踢自己一脚。整理行李时，主任提醒她说，上长路，身上带的东西越少越好，哪怕是一根鸡毛，都是

有重量的，越走越重。她本是有小坤包的，里面装着女人常用的那些小玩意，她没有见哪个女人背这种包，显得她和周围格格不入，上长路又是累赘，她索性全部打入行李包了。她只好又把那个玩意固定在原来的位置，才走了三分之一的路程，更艰难的还在后边，利用这个空档，她把自己收拾得更紧凑了些。大家都在喝水吃干粮，那妃没有带干粮，也没有带水，她肚子不饿，也不想吃，嗓子像是抹上了干辣椒面儿，扎扎地疼。大伙儿吃的是炒面，伸手从炒面袋里往外掏，一撮儿，一撮儿往嘴里喂，十张嘴在剧烈地蠕动着，时而有干面粉从哪张嘴里喷出来，蠕动一会儿，抱起水罐仰头喝一歇，便能听到一声快活地呻吟。那妃不知道炒面是用什么原料做的，散发出来的气味却是令人窒息的香。她不想吃，却对探究炒面的秘密有了兴趣。曲队长开始让她吃，她不吃，曲队长误解为她是大城市来的洋女人，看不上这种土食品。他以为她饿了，就掏出一把炒面递过来，真诚地说：你尝尝，好吃的很，也很干净的。那妃本来是不吃的，曲队长提起了干净，让她一下子警觉了，哦，我要是坚持不吃炒面，会很伤人的。她嘴里说着，我知道很干净，也很香的，只是我还饱着，口干的什么也不想吃。她还是接了过来，曲队长单手抓了一把，她必须伸出双手去接，她喊着多了多了，还是接了过来，接了满满一捧子。腾不开手，她只好双手捧着炒面，低头吞了一口。她不懂得吃炒面，一口吞呛了，炒面粉四溅开来，在她面前溅出一大片的香来。曲队长说，慢些吃，喝点水。说着，一手把自己的瓦罐递过来，罐口倾斜了，那妃双手让炒面占着，又是呛了口的急迫中，顾不得许多，忙伸嘴喝了一口，一下子感到遍体通泰，炒面的香味在体内氤氲着。她一脸的神色迷离。曲队长和他的队员看见那妃这样把他们当自己人，心里一下子暖融融的。子午县把靠体力吃饭的人称为下苦人，下苦人也是这样自称的。下苦人不怕吃苦，只怕被人看不起，他们也有他们的犟脾气，谁要是看不起他们，他们不会去害谁，但会以更大的傲慢返回来对待你。那妃这样毫不讲究地双手捧着炒面，像饮驴那样喝水，看起来穿着打扮都是洋派，人却和下苦人一样本色。一直在木然吃炒面喝水的队员们，都

围上来，教那妃如何吃炒面。那妃小心地吞入一撮炒面，老牛反刍似的，炒面在口腔里濡湿了，再咽下去，跟着再喝一口水，干喷喷的炒面遇水膨胀，肠胃立即生出了充满感。

炒面不亏是下苦人上路的宝贝食品，即将要成为子午人的那妃，对了解民风民俗有了浓厚的兴趣，她把手掌中最后一撮炒面吞入肚里，仿照其他人的样子，伸出舌头把粘在手掌的炒面粉舔了几个来回，别的人舔手是为了不浪费食物，动作也带有很明显的功利色彩，那妃的动机也是为了不浪费工人兄弟好心匀给她的宝贵食物，但内心里，和实际生活中，她却没有受过节约食物的最起码的训导和动作锻炼，她舔手掌时，显得过于认真，动作过于夸张，给人的感觉，她的舔手掌，如同婴儿舔自己的手掌玩一样。大家便都朝着她笑。她以为大家笑她是因为她不下身份舔手，手掌没有舔干净，便又把舌头伸得更长，把手掌重新舔了一遍。大家还笑，她见大家都是那种黄土高原男人特有的憨腾腾地如黄土坷拉裂缝儿的笑，知道这种笑，是友好的笑，即使带有嘲讽的意思，也不含有恶意，嘲讽的目的，不在于让自己开心，而是让被嘲讽者开心的那种笑。她也迎着他们那一张张干裂的嘴唇笑了。她这一笑，引出了一片爽朗地笑，他们都把目光朝向她，根据目测，所有的目光应该是射向她的下巴部位的，曲队长也朝她笑，他朝她呷了一下眼睛，她马上明白了，抬手在下巴那里一掠，便捋了一手掌的炒面粉。她摊开手掌，嘿嘿一笑，大家都朝她哈哈一笑，她忽然忆起，她曾见过一队八路军官兵，在训练的间歇，调笑逗乐时，就是这种笑容。她一下子感到了温暖。她说：

“你们的炒面是用什么原料做的，这么香？”

“真的香吗？”曲队长偏脸笑问。

“真的香啊，不香的话，我能吃的这样蛮吗。”那妃说的真诚，还故意再伸手抹一把自己刚沾了炒面粉的部位，曲队长笑，大家也笑，都是那种得意地笑。那妃在泥阳镇住了半个月，已经学会几句当地土话了。“蛮”，就是她学会的其中一句，指的是那种狼吞虎咽的吃相。她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大家都很惊奇，更感到了亲切，他们原以为，

大城市的洋女人和他们之间，就像人和牲口的区别，即便他们自己不把自己当牲口对待，在她们的眼里，他们也是牲口，与其贴上去让人家当牲口对待，还不如离得远一点，你当你的人，我当我的牲口。事实上，他们也在心里不把她们当人对待：你还不如牲口哩，牲口吃饱了，还要干活的，你们吃饱了，就知道肚皮朝天一挺，等着野男人上呢。心里这样想，也只不过是心里在跟别人较劲，自己在给自己长精神，这样的防线其实是极端脆弱的，城里的女人，看上去就是让人心里舒坦么，脸是脸，腰是腰，沟子是沟子，啥东西正好长在啥地方，开言动语，听起来就是女人在说话，举手投足，看起来就是女人嘛。问题在于，城里的女人要是把自己看得高人一等，这些下苦人，便会毫不犹豫地要把她们低看一等，看得比他们能够想到的最低的女人还低，张口就会来一个：烂婊子！要是她们平等看待他们，他们又会无条件地高看她们一等，当成观世音菩萨，当成仙女，给你做什么都行。那妃用吃相夸了他们的炒面，又不耻下问炒面的做法，大家的情绪一下子鼓舞起来了，争着抢着说。都说了几句，都发现他们这样说话，那妃根本没办法听，便都嘿嘿一笑，不好意思地掐住话头，都看曲队长，意思是让他一个人说。这下，那妃听的有些门道了，她刚才吃的是北地一带最好的炒面，主要原料是黄豆，再伴以少量的燕麦、豌豆、荞麦、小麦、黄米，佐以茴香、花椒等调料，都炒了，在石磨上磨细了，储存起来，供出门人当干粮，农忙季节，也可以当随口加餐的食物。炒面耐储存，一年半载只要不受潮，是不会发霉的，止饿，又耐饿，吃二两炒面都可以扛一天饿的。

那妃一时感慨万端，重新上路后，也许是炒面起了作用，或者是路上的气氛活跃了，她竟然不觉得累，身上原来最热的地方也不怎么热了。曲队长给她教了一个方法，让她走路时，一手搭在无论哪头骡子的背上，就会轻松些。她心里不大相信，又不好驳曲队长的面子，便勉强伸出一只手，巧巧地搭住骡子，走了一会儿，她真的觉出好来了，好像拄了一根拐杖，或是有人搀扶着，她的身子轻飘飘地，脚下轻飘飘地，一股股凉风从她抬起的那边腋下簌簌地透进，一股风便可

在她的怀抱里周游一个来回，有那么一缕缕儿风梢子，仿佛有着很强的渗透能力，硬是挤过她防范最严密的领地，像一个个浪子，咸淡着脸，惶惶着眼，招摇着手，舞蹈着脚，坏兮兮地，轻薄地，又恰到好处地把手探进某个拒绝侵犯又渴望被侵犯的地方，让人说不出的恼恨，又说不出的喜悦。乡野的风原来是这么的有趣啊，那妃不禁心里感叹连连。从南国水乡，随着逃难的人群，一路向西，天是越走越高了，山色是越走越淡了，水色是越走越浑浊了，而从西安离开家人出走，一路又是往北，地势越来越高，天色越走越湛蓝了，树木越走越稀了，原野越走越像旷野了，而天地人生，一目都是无尽的苍凉。她的心在那时是紧绷着的，她是怀揣着一腔救国的梦想的，可那毕竟还是梦想，等待她的未来到底是什么，她并无把握。她不想给个人谋取什么，如果仅仅为个人着想，无论在大后方，还是在沦陷区，她都可以延续自己相当甜蜜的人生，可是，那样活着有意义么，人与这个世界是有关联的，人的出世，就等于与世界有关联了，人死了，与世界的关联也宣告结束，那么，人只要活着，与世界的关联就没有断绝。她是在初秋时分离开南国的，一个秋天，她一直辗转奔波在西去的路上，转而北上北地时分，已是初冬了。

初冬的北地，田野里的庄稼早已收割，树叶也被秋风刮走了，土坡上的蒿草也已凋零，远远望去，天是蓝的近于虚假的蓝，而山川原野却是一层厚厚的铅灰色。走近了看，却不是这样的，黄土是刚经过了秋雨滋润和丰收激励过的那种昂扬和肥沃，树木的叶儿落了，枝干仍在寒风中挺拔着，宛如刚迈进中年门槛的人，青春的气息仍在身心内外依稀仿佛，河里的流水，淘去了夏秋汛期的浑浊恣肆，算得上是清了，却算不得是清澈，远看是清水，近看却是淡淡的黄土色，晚上是悄悄结了一层薄冰的，早上太阳一射，又哗地散了，恰似一伙顽童，在搞什么违背大人教诲的恶作剧。旅途劳顿了半年，又孤独忧愤了半个月的那妃，身体的乍然苦累，倒驱除了心中积存的疲倦，她猛然惊觉，她居然爱上这个地方了。这让她兴奋，也让她惶恐。她是为了抗日救亡而远赴陌生异域的，她可不为了爱某一地某一一人，她爱的是整

个民族，整个国家，整个有关人类相处底线的道义准则，任何具体的狭隘的爱，都会使她的行动有了某种不可告人的功利目的。再一想，爱终究是一种高尚的情感，一个人有爱，便有了心灵的归属，有了行动的目标，多少人的毁家纾国难，不就是给自己率先树起一根形式上的标杆么。这一番内心的感喟，那妃很想说些什么，唱几句什么，或者仅仅是吼叫几声。然而，她听见骡子的哼哧哼哧声，听见工友的哼哧哼哧声，她觉得，这个队伍里，她是唯一的闲人，本应干活脚和手是闲的，那么，嘴也应该闲下来。

那妃一手款款搭在骡子的脊梁上，出力的骡子皮毛上汗津津的，走动时，随着蹄脚的节律，肌肉颤儿颤儿地，皮毛颤儿颤儿的，手搭在那里，那种节律从手心传导过来，沿胳膊爬上身体，灌注于心扉，在反复的颤颤下，她的身体也不由得活泛了，心扉也一开一合的，钻进了风儿，不留神，还会钻进一个面目不清的人来。究竟是谁，她不能确知，能确知的钻进来的一定是一个男人，是被硝烟熏黑了的那种面孔，是在汹汹烈火中往来奔突的那种身影，是一声呐喊惊天动地的那种豪情，这样的男儿，她只在书中见过，在电影中见过，在报纸的战场快讯中见过，在她原来生活的环境中，她见过一些慷慨悲歌的男儿，但她的心中实在是没有把握，把他们放在真正的血与火中，他们是否经得起血的沐浴火的炙烤？那可真是说不定呢，壮士做贼，节妇为娼的事儿多了去了。

当夜，那妃随驮队赶到了子午县，由于她的拖累，驮队比平时晚了两个小时，当下已交过夜了，县城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驮队的十个人和十头骡子，是因为看的熟悉了，早知道这就是白天见到的那十个人和十头骡子，在暗夜里，根据人和骡子发出来的气息，知道她仍然在这个群体中，那些绰绰魅影就是这个群体的成员，要不然，她会被吓死的。驮队来到县抗战物资转运站，交割了货物。这一会没人理她，她暗笑，人挑的，和骡子驮的货物，已经有人接货了，我这个跟人和骡子来的货，谁来接呢。身上释了重负，人快活，骡子快活，曲队长漫无目标地吼一声：噢，日了他妈了啊！那妃不明白曲队长在

骂谁，说出的话是在骂人，可听他的口气却不像在骂人，声调充满了欢欣、惬意，还有对当下生活的赞美。后来，她才懂得了，子午县的人，在表达失望、悔恨、愤怒等等不快情绪，和表示欢乐、得意、无所畏惧等等精神状态时，用的居然是同一句话：日他个妈哟！区别在于说这话时的场景，声调，还有面部表情。当那妃明白了许多这种同样一句话而表达的意思完全相反的当地语言后，她的内心受到了深深地震撼，单凭这一点，单凭我中华乡土语言的博大精深，谁想亡我国灭我族，做他娘的精沟子梦去吧！那妃自己都没想到，来到子午仅仅几个月时间，她说话、穿衣、吃饭和做事方式，都差不多子午本土化了。更让她没想到的是，那个被她当作苦力头儿的曲队长，居然是一个老红军，大名叫做曲有福。

初来乍到的那个晚上，驮队在卸货时，那妃回环四顾什么也看不见的天空和大地，心里生出了莫名的惆怅。她知道，她脚下是一个叫子午县的土地，她头顶的天空是一个叫子午县的天空，可是，她什么也看不见，她突然觉得自己真的像一件货物从一个叫泥阳的仓库搬到了—一个叫子午的货场，她还不如货物，货物是驮在牲口背上，挑在人的肩膀上的，出货的人是收了货款的，接货的人也是付了款的，包括运货的人都是取了运输费的，而我这个货算什么呢，货主是谁，不知道，卖方是谁，不知道，买方是谁，不知道，运货人是谁，不知道，我是自己走上来的，从一个货场，到另一个货场，身在货场，是不是货物，货物合格与否，都没有人来验收。

曲队长这样莫名其妙骂了一句，又嚎了一嗓子：

“睡觉去了——”

十个人牵着十头骡子，人兴致勃勃，骡子兴致勃勃，踢踢踏踏从货场往外走。那妃急了，赶上一步，不管不顾地拽住曲队长的衣袖说：

“曲队长，你们走了，我怎么办嘛！”

“你咋办？哟，这个事情嘛，我还不知道，我接到的命令只是把你带到子午县，剩下的，我就不知道了啊。”

“黑天半夜的，我又人生地不熟的？”那妃已带了哭腔。

“这确实是个问题，可是，我们明儿一大早还要运货呢，人要歇，牲口也要歇的，路上你都看见了，那可不是甩着手走路的差事。”看不见曲队长的脸色，却能觉出他的为难。

“那么，你们要到哪过夜啊？”那妃确实急了，此时，只要不把她一个人撂在这坟墓一样阴森黑暗的地方，怎么都行的。

“我们当然在车马店了啊，下苦人，还能住到皇宫里跟皇后公主什么的卷一个被窝？”曲队长说着，自己先笑了，大伙都笑了，骡子也嘿嘿啾啾的，黑暗中，到处都飘荡着淫荡的气息。

“把我的行李背上，我跟你们去！”那妃决然道，后来，她反复回忆那一夜的情景，她当时，绝对是以不容置辩的命令口气给曲队长说话的。

“给你背行李倒没啥，背你都没啥。我可要给你说清楚了，车马店都是大通铺，一盘炕上挤几十个人哩，不会有单人住的屋子的。”曲队长说的话有点暧昧，口风却是庄重的。

“我知道的。不就是男女一炕滚，一个被窝钻嘛，多大的事情！”那妃满不在乎地说。

“噢，我日他的妈妈哟！”曲队长撂一嗓子，工友们都撂一嗓子，狂野的吼声让宛如死了的县城，又诈尸般的活了。曲队长一手拎起那妃的行李，往肩膀上随手一撂，一手牵着骡子，放开嗓门吼起来：

小妹妹河边洗衣裳，

双腿腿跪在了石板上，

小亲个蛋！

众人接口吼道：

小亲亲，

那个小爱爱，

把你的脸儿扭过来，

小亲个蛋！

曲队长鼓足一口气，挺胸腆肚，有些歇斯底里低吼道：

你说扭过来就扭过来，

好脸儿要对那好小伙儿，

众人在曲队长接唱时，都在暗暗运气，此时，刚把胸部挺高了，把肚皮腆圆了，同声发出一串狼嚎似地喊：

小亲个蛋！

那妃被这壮阔地、粗野地、要死要活地呐喊感染了，她突然觉得，和这些强壮到了野蛮地步，豪放到了粗野地步，粗鄙到了下流地步的人在一起，原来竟是如此地肉体亢奋精神放松。也许，这就是文人学士们常说的国魂民魂吧。可悲的是，这些文人学士嘴上在这样说着，却不愿跟这些有魂的人生活在一起，他们在和他们保持着足够的距离时，愿意把所有的赞美都给了他们，他们却不愿走近他们，更不愿与他们打成一片，在他们的眼里，他们就是牲口，就是没有生命的机器，就是专供他们任意驱使的工具。跋涉的疲累在这一刻像汹涌而逝的洪水，留下的只是喧嚣过后空寂的轻松。她也生了吼几嗓子的冲动，在此时此刻，正是无所顾忌地吼叫的时刻，像野兽那样吼叫，像地痞流氓那样放纵，像仁人志士那样顶天立地。那妃从小生活在灯红酒绿的天地中，后来，又在公子小姐群中厮混多年，但她却是一个自命不凡守身如玉的女子，因为自命不凡而守身如玉，她经受住了无数的诱惑、勾引，甚至带有强迫意味的追逐，但她从来没有让自己沦陷过。此时，她竟然生出了把自己交给任何人的冲动，不是谁要求，或请求她交出自己，而是自己想交出自己，她本来就是这个世界的一份子，交出自己，世界容纳了她，她也就接纳了这个世界。但是，交给谁呢，以什么样的方式交出自己呢，她为此而在心里踌躇着。稍作思量，她顿然心中有悟：路在脚下，天在头顶，人如货物，从哪个货场出货，在哪个货场接货，货主早有安排。那么，货主是谁呢，谁又是我的货主呢。她没有注意到，驮队中是少了一个人的，刚到货场时，一个人撂下货物就走了。

那妃后来才知道，眼前这些脚户在本地人那里是有着特殊地位的，他们是浪荡粗野的代名词，常年行走在枯寂的商道上，依靠卓越的体力讨生活，走到哪儿住到哪儿吃到哪儿，良家妇女躲避防范着他们，

心里又在牵挂着他们，他们能够给她们带来欢笑、激情，还有被撩拨、被勾引的惶恐，却也能给人生带来许多意外，而她们又不愿真的打破生活的常规，便躲避着他们，谨防意外的发生，又牵挂着他们，有可能发生的意外，使得千篇一律的生活，生出催人亢奋的波澜。本地人骂人最狠的话是：脚户日的！脚户是野男人的代名词，是野嫖客的象征。那妃初来子午县，竟是和一群野男人野嫖客相伴的，而在深更半夜，和这群野男人野嫖客像发情的野兽那样乱吼乱叫。他们放肆地嚷嚷着，人的脚步声，牲口的蹄脚声，一个小小的县城哪能经得住这样的折腾。平时，脚户运货到站，差不多都是人们熄灯睡觉时分，赶他们吵闹声歇，也刚是瞌睡袭来之时。今夜的例外，引起了县城街道两边住户的响动，小娃娃的哭闹声，大人的咳嗽声，女人的咒骂声，随着只有男人才可制造出来的那种激越澎湃的尿水溅地声，还有那没事叫三声有事拼命叫的狗们，在这个深夜，子午县城沸腾了。初冬之夜，从北边沙地南下的风，像皮子没有熟透的皮鞭，扫在人的脸上身上，带着尖锐的疼痛，从东边大森林里渗出的气流，又是彻骨的那种阴冷，而那妃居然都一无所感，她所感到的是从来没有过的心灵放纵，那一刻，她居然没有意识到，她的身体已经悄然沦陷了，只是由谁成为占领者罢了。

快要到车马店了，那妃心里在嘀咕着，今晚这觉可怎么睡呀，和一帮子野性十足的男人在一盘土炕上滚，十有八九还得和其中的一个，甚至两个三个男人缩在一个被窝里，而她自来西北后，已经睡过几个月土炕了，在土炕上睡觉，尤其是冬天，是绝对不可以和衣睡的，脱得越光越好，穿着衣服睡觉，等于是自讨苦吃，如果要与别人共用一床被子，尤其是不能穿衣服睡觉的，衣服把被角撑起来，把自己冻死，也得把别人冻死。对于接下来的事情，她有足够的身体准备了，但却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倒不是那些守身贞节呀的可恶的世俗观念，问题是，莫名其妙地把自己丢给一个，甚至几个莫名其妙的男人，实在有些荒唐，让我今后咋给人说嘛。她已经看出来，曲队长那些人，听说她答应跟他们一起睡觉，不，不是她答应，而是她哀求着要跟他

们睡觉，一个个已经兴奋得脚裆里那朵肉都在跳舞了。跟一个男人，万不得已时，倒不是不可以，同时和几个男人，这算什么呢。她迟缓了脚步，在心里一遍遍拿主意，能彻底排除那些事，是最好不过的，如果一定排除不了，只能和其中的一个。和谁呢，曲队长？还有那些叫不上名字的任何一个人？拿不出最佳主意的那妃，简直都有些昏头胀脑了，这时，面前突然有了亮光。已经有些习惯什么也看不见的黑暗了，对亮光却麻木了，那妃一时愣在那里不知所措。

“黑天半夜地，吼毬个啥？”

前面一声断喝，那妃这才回过神来，揉揉眼睛一看，只见一盏马灯的光晕里，站着三个木桩似地人，人的后面有一道宽阔的破烂的大门，严格地说，那不叫门，只是一堵土墙被撕裂的一条豁口。她认出了其中的一个，那是驮队中的一个队员。只见一个走路一瘸两拐的人，忽忽闪闪上前几步，说：

“哪位是那妃同志？”

“我……我就是。”对各种难堪的变故都有了心理准备的那妃，此时却突然觉得胆虚，她上前一步，又退后半步，秋蚊子似的，嚶嚶应答。

旁边那个人忽地把马灯举高了，光晕霎时笼罩了那妃。那个又瘸又拐的人，毫不掩饰地大笑几声，以黄土高坡上飞奔而下的滚木那种声调说：

“哇哇哇，我还以为是母大虫顾大嫂呢，原来是一丈青扈三娘啊，没想到，一个有胆有识又有文墨又是娇生惯养的女娃子，却生的如此一副好模样啊。啧啧啧，好啊好，我代表子午县党政军各界以及全县人民，对那妃同志的到来，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那人说完，居然还把自己的巴掌拍得啪啪响。那些脚户没有鼓掌欢迎别人的习惯，只知道傻了眼珠子看那妃，那个手提马灯的人，猛可间，又想不出该把马灯搁在地上拍手呢，还是把马灯举得离那妃更近一些。好在，欢迎仪式很快结束了。那人说：

“哦，那妃同志，我忘了自我介绍，我是祁如山，子午县县委书记。”

“哦，祁书记，久仰，久仰！”那妃伸出手来，两双手像各自从不同的险恶战场归来的战友一样，紧握在一起。

“这手真绵啊！”祁如山心里不由得惊叹道。人说谁谁的手绵若无骨，真是没见过什么好手。一个女人生了这样一双手，无论哪个男人让这双手摸揣一把，哪怕被人关在冰窖里，心里都是暖突突地。“真是一双好手啊！”祁如山又暗暗地感叹了一声。祁如山只知道自己被那妃的手震撼了，他还不知道，那妃也被他的手震撼了，他被那妃的手震撼出了一团收煞不住的性欲，而那妃却被他的手，震撼得几乎肝胆俱裂。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啊，人的手怎么会是这个滋味呢，她仿佛捉住了一只刺猬，或者说，她的手被刺猬夹住了，凌厉的刺一根根穿透她的手心手背，又一根根直刺她的心窝。她感到无比的疼痛，想把手抽出来，却又感到前所未有的快活，如同大冬天手里捧了一根冰棒，冰的跳着脚，嘴里却还在使劲地吮吸着，她感到那一根根直刺心扉的刺儿，给她那一直被混沌和淤泥堵塞的心窍开了无数通气孔，她一下子觉得那里原来是一派清风明月的啊。

“走，跟我走，那妃。”祁如山像一个气血两亏的病汉，幽幽地说。

“走吧，我……跟你走。”那妃没留神，气昂昂了九十里山路，忽然间像是虚脱了，天上一颗星星都没有，她却看见满天的星星是受惊的羊群，缭乱得天地都是一派缭乱。她把千里赴戎机的初衷彻底忘了，此时的她，成了给守边夫君送寒衣的孟姜女，或是专程来前线慰劳杀敌报国夫君的大义痴情媳妇，而祁如山也不是来迎接一个投奔边区的立志革命的女青年的，好似来迎接风尘仆仆看望自己的媳妇的。本来他随便指派一个干部，暂时安顿那妃住下来，他有空了去看看，给安排一个合适的工作岗位就罢了，可鬼使神差地，办公室接到办事处电话，告诉他今天要来一个女干部后，他却莫名其妙地，一会儿亢奋，一会儿惆怅，整天坐卧不宁的，天已经大黑了，他知道那妃要跟着驮队一块来，按往常，熄灯睡觉时分，驮队才可到达的，他知道办公室

的同志有的急着回家，有的惦念着别的好玩的事情，便说，我知道你们毬急的只往裤裆外面蹦哩，该干啥干啥去！听了这话，不管领导是不是正话反说，反正都当正面意思理解，一哄散了。祁如山躺在床上，手里拿了一本《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眼睛在这本油印小册子的字行里瞄着，耳朵却支愣着，捕捉着街上的丝毫动静。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那妃，怎么叫这么一个日鬼名字呢，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咋还不来呢，都这么晚了，敢不是路上出了什么问题吧，嘿嘿，能出个毬的问题，这是解放区中心地带，又有曲有福同志照应，日本鬼子离这儿很远，敌特轻易也不敢这么深入，大家明白，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这挨毬婆娘，总不能在大路上就挨谁的毬吧。小邢，小邢，祁如山实在把心放不到书本上，就喊警卫员小邢。小邢应声就到，一手抵在门扉上，轻声问：首长，叫我啥事？祁如山说，你去县运输队看看，看那个叫什么妃的婆娘来了么，她要是来了，你给她说说，挨毬也得趁别人的毬正硬的时候。小邢说，我才看过的，没来，再说了，街上连个蚊子哼哼的响动都没有的，要不这样，首长你先休息，我等着接人。祁如山准备就这样办的，心却是悬着的，便说，人家是带了贵重礼物投奔边区的，上级又把这么贵重的人分配给咱们了，咱们一定要搞些礼节。你把耳朵给我弄亮晶了，一有响动，赶紧给我说，我要亲自去迎接贵客。

祁如山手里提着马灯，小邢扛起那妃的行李，小邢的聪明令祁如山感动了多少年，他没有请示祁如山把那妃安排到什么地方，他只扛着行李在前面闷头走。小邢走进了县委大院，推开祁如山的办公室，将那妃的行李搁下，轻声说，首长早点休息吧，有事喊我。屋里剩下祁如山和那妃后，祁如山说，累坏了吧，本来应该伺候你洗一洗的，黑天半夜的，没有热水，你就委屈一晚上吧。那妃说，好的。两人就像老夫老妻那样，一切都是按部就班，自然而然地上炕、脱衣、睡觉。

那晚，那妃只在黎明时，祁如山睡着后，迷糊了一会儿，感觉眼皮刚合上，她的身体又被一个矫健而急切的身体覆盖了。天无可阻挡地亮了，那妃似乎才清醒过来，她睁大眼睛，又朦胧了眼睛，再突然睁大眼睛说：

“我们这是干什么呀？”

“日戾呗，连这都不知道啊。”祁如山抻一个懒腰，一身慵懒一心惬意地说：“日他个妈妈哟！难怪多少人为了干这活儿，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比干革命的热情还高，原来确实是天下第一美事啊。”

“你刚说什么？日，日什么？”那妃对祁如山说的话似乎懂得的，似乎又很陌生。

“日戾呗，再能日什么！”祁如山笑着说。

“你到底说的什么呀？”那妃真有些糊涂了。

祁如山身子往这边挤了挤，做了一个动作。那妃明白了，她恼道：

“粗俗，难听死了。”

“那你给咱说个好听的？”祁如山看得出那妃没有生气，便嬉皮笑脸逗她。

“造爱。”那妃的口气有些下了天大决心的样子。

“一样的，一样的，猫叫了个咪咪，油炸馓子叫了个脆脆嘛。”

“难道……难道你没有过……这事儿？”突然明白了祁如山说的话，那妃吃惊地全身都是张大的嘴巴。

“我到哪儿，和谁做这事儿去？从十五岁把自己交给革命，十二年了啊，今天太阳落山，还不知道能不能看见明天太阳出山，哪顾得干这活儿。啊哈，这也许就是命吧，原来我还以为我这根美丽的锤子一辈子都要沦落为尿尿的工具哩，闹了半天是给你留的嘛，说实话，只有你，才配得上我的好锤子。”

“你说什么？你给我准备锤子干什么？是不是要给我分配抡大锤的工作？”干什么工作，那妃都不会挑剔的，但让她抡大锤，她还是觉得有些不合适，她主要怕耽搁事儿。

“是啊，你以后的工作离不开抡大锤了。”祁如山说着，把身子趄趄过来，抓起那妃的一只手，按在自己身体的某个地方，说：“你现在就可以抡大锤了。”

差不多整个一晚上两人都没有停歇，那妃只感到身体的一阵阵或尖锐或麻木的疼痛外，她真的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一桩重要的，将会影响她一生的事情，当祁如山把她的手按在那个地方后，她一个激灵，在上学时，就有一个下流同学，曾抓住她的手按在了他的那个部位，她羞愤之极，因羞愤而爆发出了惊人的勇气，她甩手一个耳光，将那个正在全心全意享受美妙滋味的家伙，扇倒在几米开外。她的思绪瞬间飞回了那个场景，那个场景的羞愤和勇气瞬间飞回了现在，她抓住按在那个部位的手狠狠往下一按，闲着的这只手一把豁开被窝，朝祁如山脸上狠狠抽去。祁如山猛不防，下身遭此一击，疼得他几乎岔气了，毕竟是出生入死的人，飞快地接住那只迎面而下的巴掌，有些生气地说：

“你这是干什么？这个女人咋这样，人说男人提起裤子就不认人了，你还没提裤子呢，就跟人翻脸！”

“谁让你耍流氓的？”

“我怎么耍流氓了？”

“那么，这是干什么？”那妃的那只手还被祁如山死死地按在那里，她往外抽一抽，她知道抽不出，她示意祁如山正视这一情况。祁如山正视了，把那妃的那只手攥得更紧，更贴近地按在那个地方。他笑说：

“这算流氓的话，那昨晚又算什么？”

“啊？”那妃惊叫一声，这才彻底反应过来，双手虽被祁如山抓着，半边身子也被他压着，她还是一轱辘坐起身来，一把揭开被窝，好似要通过勘验现场，才可证实她确实做过什么事一样。这个下意识的举动，让两个人都傻眼了，炕上铺的灰色被单上，印着一坨坨地图般的血迹。那妃呆坐那里，眼泪扑簌簌流下来，祁如山一时也不知所措，他忙揭起被子捂在那妃身上，说：“小心着凉了。”他想着那妃是城里来的知识女性，他原以为那妃会与投奔边区的女青年一样，热血报国

的情况有，也有很多是因为婚姻不幸而逃离先前的生活环境的，他想那妃也是这样的，哪怕她与前夫还没有离婚，也不要紧，沦陷区和解放区是两个天地，革命队伍中，无论男女，许多在老家都是有配偶的，也并不影响他们开辟新的婚姻，组建革命家庭。没想到，那妃竟是一个没有性经历的大姑娘，他一下子羞愧的无地自容，他昨晚太粗暴了啊，转眼一想，心下又是惭愧，又是庆幸，唉，日他的妈妈哟，我简直是个饿疯了的叫花子嘛，逮着一顿好饭，就要往死的吃啊。他轻轻地将那妃揽到怀里，轻声说：

“你不要伤心了，都是我不好。人说姻缘自有天定，你要是愿意，你就是我一辈子的心上人，我一无所有，但为了你，我是舍得自己性命的人。”

天彻底亮了，屋里的一切都裸露在亮光下，祁如山这才彻底看清了那妃，昨晚从见面到现在，能看得见她时，都是在昏暗的马灯下，只能看见一个大致的轮廓，本来就好的部分，被遮掩了几分好，不好的部分又被遮掩了几分不好，这下，他再一看，她的身上竟没有半分的不好，上上下下，能看见的，看不见能感受到的，全都是个好。他不觉气血上涌，不由分说顺势扑倒那妃，又是一番兴风作浪。那妃没有挣扎，没有反抗，她顺从地听任祁如山的摆弄，昨晚她真的昏了头了，稀里糊涂折腾了一夜，竟没有细心体会她的身体和人生究竟发生了哪样的变化，那双长满了倒刺的手，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手，无论挨到身上任何一个部位，都是穿透的那种，都是入心入肺的那种，都是让她发狂蹦跳叫号拼命的那种，而他的身体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身体，在她的模糊的概念中，男人与女人的身体是有不同的，那也只是几个部位的部分差别，都属于人的身体的差别，而祁如山的身体好似麻条石砌起来的，还是棱角没有经过打磨的那种麻条石，只要两人肌肤交接，引发的都是一阵磕磕碰碰地疼痛。可是，稍一品味，又不是日常的那种疼痛，而是一种大约可以称之为醉生梦死地疼痛。他的腹部有碗口那样大的一片凹陷，猩红的，像是一张血盆大口，她的一对胸部正好陷进去，在他的狂野动作中，那一对柔软在这个荆棘

丛生的陷阱里跳跃活活，她的心尖儿如同一根皮筋拴着，皮筋的一端拽在谁的手里，一抽一缩，她的心口一个惊悸，再一抽一缩，又是一个惊悸，在反复的抽缩下，即便抽缩停歇了，她的身心内外仍在不由自主地惊悸着。而他的左腿内侧，又是一个凹陷，那一方坑里脊肉几乎被剔干净了，只有一层若有若无的皮肤在包裹着一根嵯峨的骨头，坚硬的骨头顶入她的大腿肌肉丰厚处，她能感到那是两根干骨头在碰撞，如榔头，在一下一下敲着她，一下一下，唤醒着她曾经梦见过的某些情节。

这是我梦中的男人，这个男人曾在梦中反复出现过，那妃此时恍然警觉，原来她千里涉险奔走西北，是要寻找这样一个男人的。就是这个正在她的身上忘情的男人么？是那个男人的手，是那个男人的身体，是那个男人的呼吸，是那个男人排放出来的气息，是那个男人给她的心灵震撼，可是，不是那个男人的脸。设想中的男人是一张什么样的脸呢，是青春洋溢的，是神采飞扬的，是眉宇间电光石火的，而这张在她的脸的正上方起伏跌宕的脸，却是低眉耷眼的，却是神情灰暗的，却是胡子拉碴的，却是比老父亲还苍老的脸。他终于结束了自己的事情，从那妃身上滑下来，四仰八叉躺在炕上，嘶嘶叫道：

“啊哈，日他个妈妈的，我这革命没有白干啊，让我明儿个抱上炸药包炸敌人的碉堡，我都会耍着秧歌儿冲上去的！”

身旁的那妃好半天没有动静，祁如山听见了一丝儿一丝儿的抽噎声，他心里一惊，翻过来，用半边身子覆盖了她，轻声问：

“你哭什么啊，是不是不愿意跟我在一起？”

“我……没有……哭，没有哭……什么。”那妃抽噎着说。

“还说没有哭？”祁如山替她擦去眼泪，轻声说：“有什么话你说嘛。”

“我们都这样了，你再不要说死的话，行吗？我知道干革命是要死人的，这个我有心理准备，但是，既把革命干了，人又活着多好的。再说，好好活着，你都得把我甩到半路上的，你还怕自己死的不快？”那妃说这些话时很费劲儿，她不知道怎么说，才可准确表达她的意思，

她生怕她的话不符合革命要求，她还没有正式参加革命队伍，就说一些对革命不利的话，多不好的，但身边的这个人，与她有了这样一种贴近的关系，她又想把自己真实的想法说出来。

“我怎么会一定把你甩到半路上？”祁如山一下子还不明白这话的意思，他生怕那妃误会他只是逢场作戏。

“这还不明摆着的事嘛，你这么大年纪了，哪怕感情多深，也得尊重自然规律的呀。”那妃说起与革命无关的生活话来，顿时流利了。

“啊？”祁如山一愣，既而明白那妃错在哪儿了，他故意说：“是啊，我们的年龄差距是有点大，你看看，我有多大年纪了？”

“五十，挡得住吗？”

祁如山长叹一声，心里不觉生出了许多凄楚，歪在一边，两眼盯着空无一物的窑顶，看天窗透进来的亮光是如何越来越明亮的。那妃倒同情起祁如山来，翻过身，用自己的半边身子覆盖了祁如山的侧面，无限柔情地说：

“你的大半辈子都贡献给革命了，说到底，都是为了民族的解放，大众的幸福，我是民族的一分子，大众中的小众，你放心，我会用我的身体，我的爱情补偿革命给你造成的个人损失的，你活到七十岁，我四十岁，我一定会把咱们的孩子培养成革命接班人的。”

祁如山苦笑道：

“那妃，感谢你的一片诚心，不过，咱们没有那么惨的，在战场上哪天死，我说不上，要说自然规律的话，我不会让你守几十年寡的。你今年多大了？”

“整二十。”那妃热热地说。

“我整二十七了。”祁如山冷冷地说。

“啊？不会吧？”那妃惊叫一声，眼里的光芒笼罩了祁如山赤裸的身体。

“噫，真是一个没挨过毬的瓜女子！”祁如山傲慢地剜了那妃一眼，自得地说：“你也不想想，五十岁的男人，能一晚上连续作战吗？”

“是啊！”那妃心里欢呼一声，虽不大懂得男人，但这个道理却是说得通的。心病彻底消除了，那妃心里一个快活袭来，身体眼见得不能自持了。

祁如山和那妃的婚姻轰动了整个解放区，开始有说难听话的，也有人主张给祁如山纪律处分的，后来，所有的人都觉得这实在是一桩革命的浪漫的美满的婚姻，一切俗套套都被打破了，一切小资产阶级的小情调都被革命的激情和果决克服了，该节省的全节省了，宝贵的为革命工作的时间，宝贵的举办婚礼所耗的自己的时间和革命同志的时间，还有更为宝贵的物资。

那一早上，太阳冒花时，祁如山把屋门拉开半扇，把头探出去，喊了几声小邢，小邢应声赶来，他让小邢到县委办给他代请一早上假，日常工作，由县委办请示各分管领导处理即可，如有特别重要的事情，立即通知他。小邢转身要走时，又回头说，首长，你还吃不吃早饭，祁如山丢给一个眼色，悄声说，瓜毬娃，真是个瓜毬娃，谁还顾得上吃早饭。说着，只听咣啷一声，屋门又对外严严实实的了。回到屋里，那妃正在一试试地起身，却起不来，祁如山忙赶过去扶了一把，那妃坐起来了，他问，你起来干什么，那妃说，天都亮了啊，他说，天亮它的亮，咱睡咱的睡，革命时期，咱们的蜜月只有一早上时间。祁如山兔子一样，一个健步，上了炕，钻进了被窝。他伸手拉那妃，那妃说，人家要那个的，他说，哪个呀，她说，一晚上都没上厕所了，他哦的一声，笑着，起身，又兔子似地，一纵下炕，弯腰从一个角落抽出一只瓦盆，搁在地上，做了一个手势，说：娘子，请了！

那妃试图下炕，浑身却散了架，胸部灼烫如火烧，腰里虚怯无力，两腿像是乍然安装上的假腿，分不开，又合不拢，祁如山见状，上前伸出双手，将那妃端起来，像帮助小娃娃撒尿那样，蹲在瓦盆前，那妃一时还不习惯，感觉尿水像洪水快要决堤了，却撒不出来。祁如山打了一串口哨，那妃这才撒了一场痛快淋漓的尿。把那妃放回炕上，祁如山也觉得尿憋了，在瓦盆前蹲了好大一会了，只感到尿水一波波在激荡着，却出不来，尿道口火辣辣地疼，那妃见他光身子蹲在地上，

屋里很冷，受凉了就受不了，催他快点完事儿，他说，你不打口哨，我尿不出来啊。想起刚才他给她打了口哨的，刚才没觉得什么，经他一说，她一想，一下子收煞不住笑出了声，这一笑，只听哗地一声，祁如山也撒了一场痛快淋漓的尿。重新回到炕上，钻进被窝，两人相拥着，本来是要说一早上私密话的，一走神，两人却都睡着了。这一觉，一直睡到快要吃午饭时分。

那妃先醒来的，她是有怀表的，一看，惊叫一声，忙推醒祁如山，说：

“祁书记，快，这下该起床了，再睡下去，我都没脸见人了。”

祁如山费力睁开眼睛，抻了一个长长的懒腰，感觉腰里有些力气了，脑子也清楚了些，忽然想起一句话来，他侧身双手箍住那妃的腰，说：

“你刚才叫我什么？”

“祁书记啊，你不是县委书记嘛。”那妃翻翻眼皮，确定昨晚别人确实是这样叫他的。

“嘎，我说瓜女子，你真是个瓜女子啊。别人这样叫，你也叫啊，在公共场合叫倒罢了，哪有在被窝里这样叫自己男人的，你这样叫，我咋敢跟你弄这活儿？只有你男人才可跟你弄这活儿的，要是县委书记跟你弄这活儿，那就是生活作风问题了。”

“那我叫你什么好些？”

“当然叫名字了，将来有了娃娃，叫娃他爹也行的。”

“嗨，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哦，你还不知道我名字啊。哈哈，别人是不打不相识，我们是先啜活儿，后认人啊。我叫祁如山。”

“祁如山，祁如山……”，那妃反复念叨着这个她其实已听到过几次，却一时模糊了的名字，她恍然觉得，这个名字是那么熟悉，很久很久以前，她都是知道这个名字的，这个名字一直刀刻一样深藏于她的心底，犹如旷世珍宝，她怕暴露了，藏到一个极端私密的所在，本

来是要让别人发现不了的，自己要观赏宝贝时，急切间，也找不到了。
“好名字……是我爱人的名字”，那妃喃喃地说着，不觉间，热泪盈眶。

午饭是在县委大灶上吃的，两人刚进食堂，干部们给祁如山打招呼，每个人都笑嘻嘻地，那笑都意意不思地，叫一声祁书记，再什么话都没了，对祁如山身旁的那妃，来一个转瞬即逝的似笑非笑，算是打过招呼了。人来得差不多了，祁如山一手拽着那妃，走到最显眼处，站定，他扬起头，大声说：

“我给同志们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名叫那妃，由苏州投奔解放区的革命青年，上级领导为了壮大我县的抗战力量，专门把那妃同志分配给了我们，今天，我看同志们差不多都在，我们对那妃同志的到来，表示热烈地欢迎！”

掌声结束后，祁如山话锋一转说：

“同志们，那妃和大家是革命同志，从今往后，都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她是我的媳妇，我们两个是革命夫妻。不怕大家笑话，昨晚我们已经住到一起了，该做的事都做了，当然，责任在我，是我把人家生吃了，这个事情，组织上怎么处理都行，我都认的，说实话，我是想媳妇想疯了，如果因为这件事，我失去了和大家做同志的资格，我就回老家努力生产，把生产的所有粮食都贡献出来，让大家吃饱肚子，替我继续打日本鬼子，如果我还是大家的同志，同志们免不了拿这事儿说笑，跟我怎么说笑，表达的都是战友情义，但是，在那妃面前，请积点口德，人家毕竟是女人，面皮薄，算我祁如山求大家了。”

大家起哄让那妃说几句，那妃竟然也不忸怩，当地人好闹新媳妇，目的是要看新媳妇的忸怩劲儿的，越不好意思说出口的话，强迫新媳妇说出来，才有意思。那妃张口就把所有人的嘴给堵上了，她说：

“该说的刚才如山都说了，我们都是革命同志了，我刚加入革命阵营，对有些规矩还不懂，今后还请同志们多帮助，多指导，我先谢过大家。有一条，我想是革命队伍里必须要有的，就是既然是同志，那么就应该坦诚相见。我是昨天深夜才来的，与如山此前没有任何联

系，一见面就住到一起了，大家也许会误认为我是一个不自重的女人，需要说明的是，我不是一个守旧的封建的女人，但我是一个自重的女人，一会儿请几位女同志去如山的炕上，看看昨晚我们留下的现场，也好让大家放心，子午县的县委书记，娶了一个干净的媳妇，一个一心要投身革命的女人！”

那妃的一席话说得大家面面相觑，好一会儿，不知是谁带头鼓掌的，一时掌声响亮，盖过了刚才祁如山讲话时引起的掌声。祁如山激动难抑，那妃也心下感动。她确信，她选择来解放区是对的，她昨夜不算是失足。

当天下午，祁如山和那妃去县民政局补办了结婚手续后，那妃被分配在马列中学当教员。与别的投奔解放区分配到子午县的女青年相比，那妃的婚姻最顺利，生活上也没有受过什么太大的作难，祁如山是老资历的革命者，又是多次受过重伤的，他的人事关系也已转到了地方上，在最困难的时候，根据地对学校的支持也是不遗余力，那妃的生活待遇一直都有保障，她也没有像柳姿前后的一批女青年，经常要深入农村，有时还得去国统区、敌占区搞活动，既辛苦，又危险，那妃只有在抗战结束，内战爆发后，北地地区沦陷的近两年时间里，受过苦，她和老师们一起，带着全体学生，还得照顾自己的三个孩子，东躲西藏，白天躲避飞机轰炸，国军围堵，晚上露宿山野，继续教学生读书识字。

第二十六章 上司女人的胸部动不得

在马赶山的眼里，那妃还是和他刚见面时那样年轻漂亮，甚至与那时候一样年轻，而比那时候更漂亮。那时，那妃刚怀上第一个娃娃，脸色有些苍白，一脸都是遮掩不住的疲惫色，现在，三个娃娃生过后，她浑身上下都弥散着一种让人骚动不安的气息。即便是上司的婆娘，是多年的战友，作为男人，他在她那里接收到的还是女人的气息。这令他羞耻、惶恐，还有某种难以割舍的迷恋。他原来曾着意躲避过那妃，对战友，对上司的婆娘，自己竟然生出的是对女人的感觉，在无数个夜晚，他曾深深地自责过，反省过，越自责，越反省，他越坚信，

他的心里是干净的，那就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好感，绝不存在任何肮脏的念头。这一来，他倒坦然了，每一次来泥阳开会，或办别的事，只要有一点空闲，他都要去看望祁如山，也顺带看看那妃。看祁如山是真诚的，是出自对老战友，老上司的真挚感情，看那妃也是真诚的，是出自对一个女人发自内心的喜欢。小锤子借口要去校园看看，被那妃叫住了，她说：

“小锤子啊，别人把你叫小锤子，我看你倒是个大锤子呢。你不知道你们县长那毛病啊，你得在现场看住他，要不我没有安全感的。”

那妃这一说，小锤子还真不好离开了，马赶山和那妃哈哈大笑，小锤子也笑。他知道那妃是要让他安心喝茶休息的。马赶山笑说：

“生活真是改变人啊，革命不光能把国家的面貌改变了，更要紧的是把人的情怀改变了。想当年，我们那个美貌如花的大小姐，多年以后，美貌依然美貌，说话做事却大喇喇地，像一个地道的革命者了。”

那妃笑道：

“跟你们这一帮子土匪混在一起，一开口就是毳长毛短的，与其生闲气，还不如你们咋说我咋说，谁都不是生下就酸文假醋的，对不对？”

马赶山说：

“要说跟着我们说粗话，你远不如柳姿的。你说的不是粗话，顶多是土话，柳姿说起粗话来，我们有时都说不过她的。”

提起柳姿，那妃笑了几声，却笑不出来了，她有些忧郁地说：

“那两口子到底咋回事嘛，六七年了吧，我们把日本鬼子都赶出去了，把老蒋也赶走了，他们怎么连个娃娃都没有呢。”

“我问过古里那驴日的货，人家不好好给我说，又不好问柳姿，要不啥时候碰见柳姿，你问问她，你们婆娘家那点事儿，嘿嘿，我又不好把谁的裤子脱了看。”马赶山说的倒是实情，他是害怕气氛沉闷了，影响他说别的事儿。

果然，那妃一下子被他从忧郁中解放出来了，她大笑几声，喘着气，一手指着马赶山说：

“你们男人那点汤汤水水，嘴一张，流的满地都是。要不是组织纪律严明，你怕是整天操心脱婆娘的裤子了？小锤子，你给我说老实话，你们首长是不是这样的人？”

小锤子只笑，不说话，低头喝茶，嗞嗞地。马赶山也笑，并不回嘴，那妃说：

“可见是真的了。”

“你敢不是吃醋了吧？”马赶山笑说。

“咦？你说吃醋，午饭吃了没有？你看看我这猪脑子，看见你们只顾了高兴了，倒把吃饭的事儿忘了！咱们北地人的风俗，无论啥时候有客上门，第一件事情就是做饭。我做不了饭，我请你们下馆子。”

那妃说着，风火起身，就要找出门的衣服。马赶山起身拦住，拉扯间不小心，一只手触到了那妃胸脯那个最惹人眼目的地方，他一个抽搐，她一个惊颤，他慌忙说，我是吃过了的，她说，你哪里又吃过了。还是小锤子适时帮腔说，那校长，我们真的吃过了。

那妃双手掩住怀，坐下，仍不放心，详细询问小锤子是哪吃的饭，小锤子实话实说了，那妃又跳起来，嚷道，这个老祁，也真是的，老战友来了，又是他从远路上专门叫来的，到饭头上了都不管饭，啥人嘛，吃饭和谈工作虽都是一个嘴，那也各是各，难道就互相耽搁了？马赶山已从容了些，拍拍自己的肚皮说，真的是，羊肉塞的满满的。既而他笑说，那校长，祁书记没有给我管饭，就算是他欠我的，咱们干脆来个夫债妻还，你帮我一个忙行不？那妃以为马赶山又给她上什么圈套，便笑道：能帮的我一定帮，不能帮的，冤有头债有主，谁欠你的你找谁去。马赶山便把子午县的一些老兵婚姻困难的事情加油添醋说了，他说的严重，她也听的严重，他说的动情，她也听的动情，话没听完，她的眼眶已湿淋淋的。对于这些情况，她稍有了解，她想到，这些老兵出生入死多少年，为民族解放，为国家独立，为人民幸福，算的上是劳苦功高了，虽说革命者不是为了个人利益才投身革命的，但，革命者也不是工厂车间加工出来的人，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之所以敢于投身革命，血比普通人还要旺些的，肉要比普通人结实的，

不说比别人多享受什么了，普通人都能够享受的，为什么他们都不能够，娶个媳妇不过分吧，同样是革命者，有些革命者，每获得一茬革命胜利，就要换一次婆娘的，什么抗战夫人啊，解放夫人啊，五花八花的，鬼名堂比鬼还多，而那些和他们一起搞革命的，资历未必比他们浅，贡献未必比他们少，毬未必没有他们的硬，凭什么连个婆娘都没有？不公平嘛，太不公平了啊！

伤感、激动、激愤，那妃一时有些情绪失控，她虽没有上过战场，但毕竟是经历了抗战和国共大规模内战全过程的，她知道那些老兵能够闯过一个个鬼门关，功劳大小，哪怕一点功劳都没有，是胆小鬼，是逃兵，是投机主义者，只要一次次从战场上下来，能活过来，都是英雄好汉，都是生命的奇迹，尊重他们，不是仅仅尊重他们，而是尊重这场自己亲身参与过的革命，是尊重生命自身。情绪稍平静后，那妃惨笑道：老祁莫不是为这事儿找你的吧，说良心话，我虽然不敢自夸，但老祁对娶了我这么一个媳妇，还是很满意的，他也知道，如果他当时不是县委书记，我未必就是他的，他也一直在惦念他的那些老战友、老部下的婚姻问题，他一直觉得心里有愧，他常说，我这是胡萝卜塞屁眼儿，只图自己的眼睛儿圆，那些老战友老部下现在仍然是光棍汉，听说谁给老兵宿舍门框上贴了一副对联，什么白天闲得没毬事干，晚上毬闲得没事干，虽是恶劣了些，却也是实情，可老祁也一点办法没有啊，那些老兵差不多都高不凑低不就的，咱们就是这么一个落后地方，到哪里找那么多既识文断字又年轻漂亮的女娃子呢。噯，我光顾了自己感慨万端了，你说说，和老祁说的咋样？我听说好像你做了什么事儿，他很生气的，没有日嚼你吧？马赶山笑笑说，首长今天叫我来，就是专门日嚼我的，要不是我赶到饭头上去，他饿了，日嚼不动了，他会把我的大肠头都给日嚼出来的。等他日嚼完了，顺便给他汇报了老兵婚姻的事情，我好说歹说，他才答应在你的学校给我专设一个女子文化速成班，他只给了我四十个名额，我是犯了错误的人，又不敢跟他再计较，这不，又来走夫人路线了。

马赶山把自己的打算给那妃和盘托出，没想到与那妃一拍即合，那妃慨然说：

“老祁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他怕摆不平，别的县有意见。这事儿跟他没关系，我给你们办两个班，一个班五十人，不过，期限至少得一年，我得保证最起码的教育质量不是？和正式招收的学员待遇一样，学杂费全免，伙食纳入政府统一供给，这事儿不用你操心，我给你张罗。”

马赶山连连表示感谢，话锋一转，说：

“那校长，干脆好人做到底吧，再给我特批一个正式学员名额，两年的那种。”马赶山把路上遇到麻雀的事说了。那妃答应了，她开玩笑说：

“敢不是给你培养后备媳妇的吧，要是这样，我坚决不能答应。”

马赶山朝低头喝茶的小锤子努努嘴，那妃立即明白了，她扯长声调说：

“把话不说明白，我是坚决不干的，公家的学校给公家培养人才，但也不能搞歪门邪道。”

小锤子抬起头来，说：

“那校长，这个我倒可以给我们首长作证，和小麻雀确实是初次见面，确实是觉得可惜了这个人材，没有私心的。”

那妃说：

“赶山同志没有私心倒是可能的，因为他已经有媳妇有娃娃了，但是，不能保证他身边的人没有私心啊。”

小锤子的脸突地红了，马赶山和那妃相视大笑，那妃说：

“既然如此，我就答应下来吧，要是急的话，现在就可以来，有一个班才开学几天，刚赶得上的。”

小锤子呼地站起身，说：“感谢那校长。两位首长说一会儿话，我去把她叫来。”说完，一溜烟跑了。那妃猛然想起一件事，说：“噯，好半天了，咋不见你吃烟？”马赶山笑说，烟瘾早发了，只好忍着啦，你这里这么干净的，吃烟人脏自己也要脏别人的，脏自己，自作自受，

脏别人，不道德。那妃笑道，什么时候还绅士了，我让你们老旱烟熏了十几年，自己虽不吃烟，烟瘾恐怕比你们还重，一阵儿闻不到烟味，觉得缺个啥的。马赶山大笑，那妃也大笑，马赶山说，到底缺个啥吗，那妃想了想，恐怕就是什么男人气，烟火气，还有什么刚气吧。学校里女性多，男生虽然不少，很多男生也娶妻生子了，但身份上总是学生，隔辈儿的，只能把他们当娃娃看待，我们这里可是阴盛阳衰啊，你要吃烟尽管吃吧。那妃这种话都说出来了，马赶山还是没有吃烟，人家尊重你，给你方便，你更得尊重人家，给人家方便，才够礼数的。也怪了，在平时，除了吃饭睡觉，嘴上要是不叼一根烟锅，便无法确定自己是死是活，可是，身边只要有女性，尤其是能入了眼的女性，他倒不是忍着烟瘾，其实是一点吃烟的念头都没有。刚才在羊肉馆里，有荨麻和麻雀在，他没有吃烟，路上骑着马，抓紧吃了一锅，到祁如山那儿，只顾了耍心眼儿，没顾得上吃烟，在来学校的路上，虽还没有见到那妃，他的心早已跟那妃面对面了，他没有吃烟，一连几个小时没有吃烟，对于他，多年来，这是不可想像的。小锤子不在，只剩下两人时，马赶山倒感到拘束了，挺直腰板坐下吧，不舒服，歪坐着吧，不雅观，在地上走一走吧，好像磨枪备剑要干个啥的，一不舒服二不自在，他身上已是虚汗暗涌，闹得他更不自在了。他这人就这样，在人多的场合，哪怕是三个人以上的场合，无论男女，他什么话都敢说，大大方方的，半真半假的，谁都会认为他只是嘴上说说而已，邪劲儿从上边出去了，下边倒老实了，大家便都爱听他说话，说那些不沾边的话，男人爱听，女人更爱听，听得捂住嘴只顾哧哧笑，可当剩下一男一女单独相处时，他就变成一个青涩少男了，嘴笨脚笨手笨，什么都是笨的，越恨自己的笨，越笨，把自己几乎都要笨死了。

好在，小锤子很快回来了，马赶山像是危难中遇见救星一般，听见小锤子的脚步声，急不可耐地起身奔到门口，脱口叫道：

“小锤子，我把你个坏东西，你可回来了！”

那妃呵呵笑着，骚骚地剜马赶山一眼，搔搔地说：

“真是看起来利着哩，吹起来眯着哩。”

马赶山脸上一烧，又惊叹于那妃的语言天分，那批来根据地的城市女青年，柳姿是刻意学过地方土话的，她对土话当然算是熟悉了，那妃却一直处在一个相当独特的语言环境中，老师大多都是外地人，上课都要求用官话，师生之间交流也要用官话的，她接触土话的主要渠道只剩祁如山了，她却能够掌握那么多土话，而且运用的得心应手，甚至出神入化。比如，她刚说马赶山的这句，原意是吹鼓手的喇叭筒子，看起来清理得很干净爽利，吹起来，却出杂音，引申为外强中干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银样蜡枪头驴粪蛋外面光，等等意思。和土生土长的子午人比起来，那妃的土话，要表达的意思是准确的，口音还显得过于柔软，不像本地人说话，从瓮声灶气的腔调，到说话的内容，外人是无法分辨到底是吵架，还是在日常说话。那妃搭眼一看麻雀便满心喜欢，上前拽住麻雀的手，像是自己久别重逢的女儿。马赶山的心一下踏实了，小锤子更是兴奋的手足无措的。那妃和马赶山相视窃笑，她故意逗小锤子说：

“嘎，我说小锤子，我把小麻雀接承了，这个情债，是算给你们首长哩，还是算给你哩。”

小锤子笑说：

“算给谁都行的，那校长算给谁就是谁的，谁都得认。”

“我要听的是准话儿，免得到时候有些人耍死狗。”

“那……那就算我的吧。”小锤子红着脸，认了下来。那妃笑说：

“先说响，后莫嚷。小麻雀既然是我的学生了，我就是她的监护人，你们要是谁得罪了我，连她的面儿都见不着的。”

能看得出小麻雀的惊喜和惶恐，小锤子接她时骑着自己的马，拉了马赶山的马，一到羊肉面馆门前，立即轰动了一条街和附近的村庄，都知道小麻雀要去地委书记婆娘当校长的学校上学去了，两年的学杂费全免，出来还给安排在政府工作，都羡慕的收不住哈喇子了，又见早上到这里吃饭的那个腰里揣着家伙的小伙子亲自来接人，虽不清楚早上那个人的具体身份，但沟子后头跟着马弁的人，都不会是在毳毛里面搜寻虬子吃的怂汉子。他们不由得便对荨麻敬畏起来，虽然荨麻

的脸上依旧保持着商家固有的谦卑笑容，但，他们从中看到的却是深藏不露，有些对荨麻怀有不良企图的，曾经在她跟前说过风骚话的，曾经抽冷子摸揣过人家身上某个好地方的，曾经吃了饭赖账的，曾经黑天半夜躲在门外学过狼嚎的，不约而同都向荨麻绽放出了巴结的笑脸，试图让荨麻相信，他们以前所做的这些，绝不是给她使坏，都是为了哄她高兴的。小锤子对荨麻说：

“小麻雀平时就在学校里吃住，周末可以回家，你要是不放心，随时都可以去看她，但是，要在下课的时候，不要影响学生上课。”

荨麻连声说：

“放心的，放心的，侄女儿在那里要是还不放心，就没有放心的地方了。”

马赶山这趟泥阳之行，说是专程来让祁如山日嚼的，其实，他对祁如山叫他来的真正意图是有所风闻的，地区和省上那么多的老战友，关于他的事情，无论谁怎么捂，捂的多严实，总会有风透给他的。他想知道的只是，究竟谁在打他的小报告，但，每当话题涉及到时，他张不开嘴了，给他透风的人也适时把嘴包紧了。这样做也对，他这样做是对的，别人这样做也是对的。别人好心好意给你透露风声，你却追根问底，这不是逼着人家当小人，给你打小报告嘛。也罢，该死的娃娃毬朝天，事情已经做出来了，全部过程都在那儿明摆着，我又不是为了我自己，爱咋弄咋弄。挨了一顿浮皮潦草地骂，却大获丰收，这一趟没有白跑，解决了让他没捉没拿的头疼事情，心里一下子轻松的不行，到下午上课时间了，再不好打扰那妃了，他便向那妃辞行。小锤子平常无论去哪里，感觉到了动身时候，提前便去准备马匹了，今天却拖拖拉拉地，那个小麻雀真是聪明的了不得，她从大家的说笑中，大约已明白几分事由了，不住地偷看小锤子，慌忙看一眼，赶紧低下头，羞羞地，再慌忙看一眼，又慌忙低下头，羞得抬不起头的样子。听说要走，她的眼神是恋恋的那种，这倒让那妃心疼的不行，她拽住小麻雀的手说：

“小麻雀，你已经是学生了，叫这个名字惹人笑话，你要不要换个好听的名字？”

“要的，请校长给我起个新名字吧。”小麻雀红了脸，低头喃喃地说。

“你姓什么？”那妃问。

“姓连。”小麻雀轻声说。

“那干脆叫连理枝吧。”小锤子脱口说道。

“噯，你小子，驴驹子舔碑文哩，还学会咬文嚼字了？”马赶山说。

那妃低头问小麻雀喜欢这个名字不，小麻雀其实不懂得这个名字的意思，见是小锤子给她起的，就说：

“喜欢。”

那妃飞快地填写了一份入学通知书，她没有给连理枝，而是交给了小锤子，请他带给连理枝的家人。马赶山心里暗暗感动，这个外表娇弱又大喇喇的那妃，做起事来真是滴水不漏，她不动声色达到了两个目的，一是向连理枝的家人表明，小锤子的特殊地位；一是给马赶山和那个叫荨麻的漂亮女人搭一道桥。她知道马赶山喜欢自己，刚才被触动的胸部还痒酥酥的，但那是不可能的，她觉得马赶山的婚姻表面是美满的，但这与他家的特殊情况和他的忠厚品行有关，以他的身份地位和才干来说，一辈子与那样一个村姑生活在一起，还是委屈了点。

第二十七章 声名狼藉的漂亮女老板

那妃早听说过那个荨麻，少女时，被一个叫于黑六的土匪掳掠到山寨是要做压寨夫人的，她当晚将烂醉如泥的于黑六杀了，逃了出来，于黑六也是边区政府追剿多年而屡次不能得手的悍匪，没想到，倒死在了一个连鸡都不敢杀的小女子手里，边区政府是要给她记功的，她却坚决不接受，她的理由是，她只是不甘自身受辱，跟别人没关系。可是，回到家里后，庄子里人，父母兄弟都不敢接受她，都视她为祸害，凶悍女人，人都说，那个女娃娃沾染不得，连政府收拾不了的土匪都敢杀，谁还不敢杀？哪个男人别说上人家身子了，身子没上去，

毬早让她一刀割了喂猫了。没人敢娶她，女大不中留，又是连自家人都容不下的女娃，她只身来到泥阳镇，而泥阳是国统区，边区政府还是记着她的一份功劳的，政府不便出面，便托付商会暗中帮她开了一家羊肉馆子，好歹是一份生业。她的生意一开始就很红火，许多吃客起初并不是冲着饱口福来的，只是为了看一眼这个厉害女人，后来，人们发觉，这个女人真是能干，同样是清汤羊肉，她的店里的味道就是不一样，一老碗吃下，怀里好像一直抱着一只小羊羔子，暖突突地。她给小店起了个名字：龙凤清汤羊肉馆。人们便给编了一则谣儿：男人进了龙凤馆，女人受不了，女人进了龙凤馆，男人受不了，男女都进了龙凤馆，地球轴轴子受不了。这是一则活广告，以至于男女口诀时，男人说，日能的很，进了龙凤馆了？女人还口说，哪有你日能，你一进龙凤馆，龙吓跑了，凤让你吓成没毛鸡了。

荨麻和她的龙凤馆，成了泥阳镇的一大风景，一大说头，野男人下馆子吃羊肉，也变着法儿与荨麻套近乎，抽冷子占一些嘴头手头便宜，却没有一个男人敢真正上手。荨麻便看他们不起，遇到风言风语的男人，她以更风的言语逗引，她常撇嘴说：你也不把头塞进脚裆看看自己那份家当，连头带身子塞进去，都游了西湖了。说疯话的男人便露出一脸的自卑相，讪讪地。荨麻则是一脸的轻蔑和得意，那些口头上落了下风的男人，在背过荨麻时，又把自己吹嘘得多么英雄绝伦，荨麻对自己又是多么的服帖，他们把嘴使劲一撇说：哼，谁说那个女人野？再野的马都有人给套嚼子哩，弄得她不告八遍饶，咱就是不下她的身子！荨麻的名头更响亮了。其实，荨麻至今不知道男人脱了衣服后是什么样子的，别人拿她当破罐子，她索性就是一只破罐子的做派，这一来，倒还安全了。

马赶山和小锤子在泥阳镇转悠了一会儿，上级要求搞活市场，打破工商资产积极对一些紧缺物资的垄断，平抑物价，安定人心，他俩牵着马，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跟店铺商家攀谈，一个是给子午县的土特产找出路，一个是寻找子午县紧缺物资的货源，比如食盐、煤油等生活必需品。骑马返回路过龙凤馆时，太阳已经偏西好多了，两人

的肚子虽还不很饿，却不够九十里山路的颠簸了。离老远，他们已经看见荨麻了，荨麻好像也在专意等人，她穿了一件开襟桃红羊毛半袖褂子，站在龙凤馆门口，仰头向泥阳镇方向张望，深秋北地黄土高原的风已经很扎人了，一股股风好似那些没羞没臊的浪子，专打女人隐秘处的主意，荨麻觉出身上痒痒的，本来就痒的地方更痒，不该痒的地方也痒了，她不由得抖擞一下，又抖擞一下。店里两个男吃客悄声说：你看，这个骚婆娘那个地方咬的胡格歪哩。北地人也是说痒的，却不常说，常说的是咬。咬就是痒，说女人咬，指意尤其明确。

那妃来到子午后，在说话上唯一丢的一次人便在这上头。一个学生一星期都没上学了，听人说，那家不让娃娃念书，叫回去放羊。那妃觉得那娃是个学习的料，决定家访。那天中午，她找到学生的家，土庄院门口卧了一条大黑狗，狗眼灼灼的，她天生怕狗，发现旁边菜地里有一个老头，她估计是老头家的狗，便喊：老大爷，你的狗子咬不咬？那老头抬头看了他一眼，要发作的样子，大概看她是女人，又是洋里洋气的女人，便没有理她，低下头拔菜地的野草，她以为老头没有听懂，或没有听见她的话，又提高声调，字音咬得更重，喊道：老大爷，你的狗子咬不咬？不远处还有几个人的，听见她说话，哄地笑了，这次老头立直了身子，气急败坏地嚷道：喂，我说！谁家这个婆娘咋这么说话哩，我七老八十的人了，沟子还咬的要做啥？那些闲人见有热闹可看，都哄笑着围拢过来。那妃一时惶恐无着，但她是一个万分机灵的女人，马上意识到肯定是说话出问题了，便向老头指指黑狗，又指指自己，老头明白了她说的话，给那些闲人自嘲说：就说嘛，我老汉活了几个朝代了，人说我啥话的都有，就是没有人说我沟子咬的。老头把狗拦在身后，问那妃要到哪里，那妃说明来意，老头朝院里大喊几声，主人出来迎接进去。晚上回家，那妃问祁如山，祁如山刚喝了一口热茶，来不及把茶吐掉，随口喷出，笑得涕泗交流。缓过气后，才把缘由说了，他说，多亏你是女的，又不像是本地人，如果是本地人，又是男的，老头豁出命都得跟你要大闹一仗的，说男人沟子咬，就相当说女人想男人想疯了，啥话嘛。

荨麻听见两个男人说她咬，也许他们是专门说着让她听见的，她却装作没有听见，她心里暗笑道：两个乖孙子眼里还真有些水水儿哩，老娘就是咬了，咋哩，咬不得吗？你爹整晚守着你妈，你妈都咬得胡格歪哩，我一个没有男人的婆娘，我咬我的咬，关你什么事，还不让人咬了？正在跟自己较劲的荨麻，忽地看见她期待的人出现了，浑身一个抖擞，忙回头招呼那个堂倌快去照应客人的马，她自己则独自把自己幸福的歪歪扭扭地。堂倌顺当地从两人手中接过了马缰绳，荨麻便知道客人不用说是到她这里吃饭的了，她抬手捋捋挂在额头那一缕随风招摇的刘海，整整衣角，笑吟吟碎步迎上去。饭馆里吃饭的人，定眼瞅着荨麻颤悠悠软闪闪的背影，恍然大悟似地悄声说：难怪人家咬哩。荨麻走到离二人两步远的地方，停下脚步，略欠欠身子，浅笑道：

“二位长官，快请！”

小锤子笑说：

“不是叫老爷吗，怎么又换成长官了？”

“长官不是说，老爷都让长官们打倒了嘛。”荨麻笑着回道。

荨麻的机智，让小锤子一时找不出适当的话来应答，便从怀中掏出一张纸来，递给荨麻，略带卖弄，又相当庄严地说：

“拿好了。”

荨麻接过纸来，恰好一股风刮过，她是不习惯手中拿纸的，差一点让风把纸吹走，手忙脚乱才把振翅欲飞的纸页抓住，惊得胸口怦怦乱跳。她不识字，不知道纸上写了什么，她小心展开一看，纸上还印了女人红嘴一样的圈圈儿，又是一个巨大的惊悸，在她的概念中，单页纸上写的东西，不是卖身契、地契，就是杀谁头的布告，她不识字，所以，早上当这两个人提出要让小麻雀上学时，她想都没想就答应了，这是人老八辈子都摊不上的大好事，可是，这两个人又拿出一张纸来，上面还印有人血一样的红坨坨儿，该不是把麻雀卖了，这样的话，我可咋给姐姐交代嘛。忽而又一想，自己把自己先嘲笑了个腿儿蹬天，凭她多年的江湖阅历，这两个人是那种把刀尖子当筷子使唤的人，但

不是那种日鬼捣棒槌的逛三，他们要干坏事，干的也是那种把天挪得搁在地上的大坏事，他们不像是干这种骗人家女孩的小鼻子小眼睛坏事的人，返身回饭馆只有几步路，荨麻的心已被惊得跳了几个波次，浑身都觉得软耷耷的。进了饭馆，她仍双手捧着那张纸，一时倒忘了招呼客人的事儿，小锤子瞥见，回头说：

“让你把那东西收好的，你抓在手里干什么？”

“好我的长官哩，民女不知道这是啥东西嘛。”荨麻惭愧地说。

“哦，就是连理枝同学的入学通知书嘛，有了这个通知书，才算是正式学生的。喂，你不识字？”小锤子也颇感惊奇。

“我到哪里去识嘛，字虽是长着腿儿的，却不肯往我这里跑。”荨麻一不留神，把她那种混社会的话说出来了。“喂，连理枝是谁一个？”

“不就是你们的麻雀嘛。”小锤子说。

“连理枝，连理枝……”荨麻呐呐说了几遍，觉得这个名字好像很好听，又觉得过于陌生。

小锤子撇嘴说：

“你姐夫姐姐真是没文化，一个女儿家，给起那么个难听的名字，入学了，就得有个好名字，这名字可是人家校长亲自给起的。”

“好好好，好名字！”荨麻一听这话，侄女的这个名字一下子在心中神圣起来。她忙把通知书折叠方正了，小心地塞进平素一直掖在怀里的荷包中。心里不紧张了，却又激动难抑，她的胸部一起一伏，女人的气息从浑身上下喷发出来，马赶山一时感到身上钻进了无数只跳蚤，身子不由得格歪歪儿的。荨麻也格歪起来，她格歪得离马赶山近一些，把神态调整得柔和了，轻声说：

“二位长官，吃点什么？”

“你这不是羊肉馆子嘛，除了吃羊肉，还能吃什么？”马赶山也把神态调整庄严了，抬头回说。这一抬头不打紧，他的心一下子抽紧了，全身都抽紧了，这个荨麻，风尘中的女人，要是温存起来，真是三九寒天的冰坨子见了都会冒热气的，饭馆中的人看见的荨麻，可能从来都是山猫野雕，不是母夜叉，也是潘金莲，哪见过她百娇千媚莺声燕

语过，乍一见，荨麻原来是画中人啊。漫不说旁人了，饭馆里的伙计也个个惊得呆了，他们的女掌柜原来是神仙一品的人物。那两个面前的碗已吃空，还赖在那里不走的男人，一个对另一个悄声说：女人就是这样的，母老虎一样的女人，只要男人把她弄受活了，都跟绵羊似地。他们是故意把悄悄话说得让更多的人听见的，小锤子一听，像是一只虫子突地撞进了耳朵，他一个闪身，抓起刚说话的那个男人的领口，指关节顶住那人下巴，一使劲，那人脚已离地三寸，嘴里白沫如同磨豆腐时，磨眼里的豆浆，咕嘟咕嘟往外冒。马赶山咳嗽了一声，小锤子一松手，那人像一把浓痰铺在地上。马赶山也回过神来，对荨麻说：

“你们还有什么吃的么？”

荨麻轻声说：

“我想可不可这样，二位长官早上吃了羊肉，下午换个口味是最好的。我这里有现成的臊子面，面都擀好了，臊子汤料啥的都已齐备，两锅烟的工夫就好了。”

“好，好好，臊子面好。”马赶山还没有吃到臊子面，已连声叫起好来，不管臊子面做的好坏，早上吃了羊肉，下午吃臊子面，确实是好女人才可搭配出的好饭。

荨麻跟前少了应手的连理枝，她怕慢待了贵客，便自己亲手给马赶山泡茶，马赶山从半夜到半后晌都在忙乎，不是赶路，就是说话，倒是不困，只是乍一放松，略感眩晕，这会儿突然有了回家的感觉，便一心不操，歪坐在凳子上专心品茶。他想起刚才那妃让他吃烟来着，烟瘾便有些排山倒海的架势，他像在战场上应付紧急情况那样，嗖地从腰里拔出烟锅来，又像火线拼杀时，子弹打光了重新装弹那样，飞快地给烟锅装上烟沫，一手回到腰间摸火柴时，只听面前叮哧一声，火光一闪，荨麻手中火苗忽闪的打火机已款款伸到他嘴前了。就着火，他先狠啐一口，一个剧烈地咳嗽炸弹一样，糊在饭馆屋顶的麻纸呼啦啦疯响，荨麻浅笑道：

“慢慢吃，小心呛着，好像没人跟你抢烟吃的。”

一声咳嗽驱散了马赶山身上的所有的疲软，里外上下，一气贯通，眼见得情绪又昂扬了。他撇嘴道：

“不吃烟的人哪懂得吃烟人这一声咳嗽的妙处？吃烟为了咳嗽，喝酒为了难受，羊吃酸枣刺儿图的是个扎，人吃辣子图的是辣，懂不懂呀你！”

“女人家的，哪懂得了这些。”荨麻依旧浅笑着说。从小生活在本地，又在市井混迹，荨麻哪能不懂这些。她只是找一个由头，和这个人多说些俗话。她知道，道上的话，她跟人家没法说的，在这个人多眼杂的地方，也不便于说惹眼的话，没油没盐的淡话，说的不好，便没有趣味，说的好了，就会成为体己话的。她说，二位长官先缓一缓，我去看看饭好了没有。说完，腰身软软地走了。

马赶山第二锅烟快要吃透时，荨麻出来了，她双手端一只漆着龙凤呈祥图案的木盘，轻轻地搁在桌上，马赶山一看，盘里摆着四样小菜，腌韭菜，凉拌绿豆芽，油炆葱花，腌黄瓜，两样热菜，一个是炒灌肠，一个是炒蛋卷儿，还有一盘洋芋拨拉子，一盘火红的高粱面搅团，再就是调拌干面条用的油泼辣子、盐和醋。简简单单地，每一样却都是精心地讲究。饭却是堂倌用另一只木盘端上来的，桌面小，堂倌将木盘的一边担住桌沿，荨麻伸手端出两碗白皮面，两碗臊子汤来。北地人吃臊子面的方法，外地人初来乍到，在别人家做客，如果和主人是好朋友，主人故意不给他交代吃法，借口主人不能先于客人端碗，不给做示范，客人往往吃了白皮面，再吃臊子汤，白皮面一点味道都没有，使之难以下咽，臊子汤呢，又辣又麻又咸，跟吃中药似地。主人哈哈笑着，这才扯过盛白皮面的碗，搁在面前，再端起臊子汤一伙浇下，再看碗里，红的艳艳地红，白的白云飘荡的白，绿的秋水浮萍的绿，黄的鹅仔毳羽般的黄，还没吃到口中，肠子都香断了。客人受到捉弄，知道这是最亲近兄弟的待遇，模仿主人操作，吃一口，已生了把他乡当故乡的意儿。吃臊子面，马赶山可是奶奶从小给培养起的口味，一般人的手艺是无法满足他的，他在外面也很少吃臊子面，他宁愿啃干蒸馍，都不愿屈就不地道的臊子面。他对龙凤馆的臊子面并

不抱多大兴趣，因了荨麻，他才应允的。是吃你的人哩，不是吃你的臊子面哩，他在心里说。看起当面的摆设来，还像一回事儿，可臊子面考验的是和面、擀面、切面的全套功夫，中看不算数，要经得起品尝的。他先抿了一口臊子汤，呵，不是调制的汤，底汤是炖了猪骨头的汤，他又挟起一筷子面条，小心搁在嘴里，一嚼，呵，他也是走州过县的人，吃过的饭不少了，奶奶的臊子面手艺，用什么嘴去吃，应该都是顶尖的，而眼前碗里的臊子面，比起奶奶的手艺，似乎不相上下。他怀疑自己是否心里走邪了，再大吃一口，味道更显纯正。他仍不能确定，瞥眼看小锤子，这没出息的，呼啦啦，像是八辈子没吃过臊子面的人终于逮住了，眼见得快要露出碗底儿了。小锤子也是吃过几顿好饭的人，看来真是好饭，马赶山埋头一阵呼噜，也见着碗底儿了。这才顾得上缓口气，他抬起头，看荨麻痴痴呆呆地盯着他吃饭，便说：

“这是谁的手艺？”

“饭好不好吃啊？”荨麻回过神来，发觉了刚才自己的失态，先撒了一个轻微的娇，试图遮掩。

“你先说是谁的手艺？”马赶山笑着说。

“你先说好吃不好吃，说了我再说嘛。”荨麻这下真的撒起娇来。

马赶山指着碗，笑说：

“这还用说啊？”

“如果真的做的好吃，那就算是我做的吧。”荨麻有些顽皮，又有些故作高深地说。

北地人把臊子面戏称为涎水面，臊子汤是吃一碗换一碗的，盛面条的碗却不换面汤，碗里面条捞空后，新端上来的面条捞入原来的面汤里，谁需要，不断地往自己碗里捞。马赶山在和荨麻说话，一嘴二用，说话间，已捞空三碗面条，也吃了三碗臊子汤。听荨麻说臊子面是她做的，正好吃空手里的那碗面，便专心说话，他笑道：

“女人不敢吹牛，老话说，女人吹牛，会把自己奶头吹大的。”

马赶山说这话完全是无心的，一点也没意识到眼前的女人，关系还没有达到跟她这样说话的程度，他甚至忘了自己是在跟一个女人说话，他吃的兴起，话也把嘴给说顺了，对于荨麻，这却是一种了不得的暗示，是男女关系达到不分你我时说话的标志，她凭经验觉得，眼前这个人肯定是不小的官儿，她一心认为，这个人主动帮忙让麻雀上学，是在为了搭建接近她的桥梁，这个人在她这里吃过好几次饭了，她早注意到了他，她从心眼里喜欢这个男人，她能觉出他的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足以将她烤熟了融化了烈焰，夜深人静时，好长时间了，她睁眼看见的是这个人，闭眼想起的是这个人，她感到他就在她的身上，这令她时时喘不过气来，却是那种令她渴望的窒息感。近来，她一晚上几乎要换几次亵衣，滚滚的潮水一波波冲击着她，这令她痛苦万分，又无限快慰，她死过去一次，又活过来一遍，再死过去，再活过来，折腾得精疲力竭全身瘫软后，才可昏睡一会儿。今早终于见到了她梦魂难安的人，真是老天有眼啊，昨日下午，她感觉胸口那儿一阵紧似一阵，好似谁在用手揪扯，身上的敏感部位像是安装了弹簧，蹦蹦跳跳，根本收煞不住，一阵凉风吹过，她猛然一惊：是不是那个冤家要来？她火速派人去城里一家回民牛羊屠宰场，把上好的精肉，还有干净新鲜的头蹄下水，买回了许多，晚上，她亲自动手炮制妥帖，封存起来。她睡了很长时间以来难得的一场好觉，她反复在做一个梦，梦见她心仪的人紧紧搂抱着她，梦境比真的还真，她能听到他的呼吸，能感觉到他的体温，她在享受和承受着他对她的身体的无休无止地剧烈冲撞，她夸张放肆而又幸福地呻吟着，好几次，她自己把自己吵醒了，但她一点都没觉得有什么难为情，反而更夸张更放肆更幸福地呻吟着，她宛如一直泡在热气腾腾的澡盆里，全身精湿湿的，亵衣水洗了一样，被单被褥都在冒着热气，她也不去管，自顾自热闹了一个晚上。这个时候，荨麻真正认识到，男人对她已经很重要了，从身体，到心灵，此前，那种与男人打打闹闹，只在嘴上较劲的日子该结束了。她也深知，像她这种女人，没有人会把她当良家妇女对待的，甚至没有人会把她当婊子对待的，当良家妇女吧，她空有良家妇女之实，却

背了一个个天大的恶名，她要是给人说，她至今没有跟任何男人睡过觉，街上流浪的母狗都会笑掉下巴的，连她自己都不相信这是真的，她从心底都真的把自己当成已经是千人踏万人压过的婆娘。当地人把没有嫁人，没有和男人睡过觉的女人，统称女子娃，自从她逃离匪窝以后，人们说起她，都说那个骚婆娘如何如何，连她自己开口就是我们婆娘家如何如何的；当婊子对待吧，好这一口的男人，对明码标价的婊子，掏钱脱裤子，完事儿提裤子，各算各的账，各走各的路，她呢，却是不是婊子的婊子，没有明确的价码，那么，倾家荡产未必会求得一夕之欢，没有公开营业，就有可能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陷阱，逛三之类一无所有的男人倒不怕失去什么，要紧的是上不了手，有头有脸有资财的男人，浑身上下都生满了手，就是不敢上手，生怕手一伸出，连命都会搭上的。她懂得了，只有顶天立地的男人才敢钻进她的被窝，她对男人一无所求，只要这个男人能够给她带来肉体的安慰和欢乐，就足够了。她盯上了马赶山，她并不关心他是干什么的，她只知道这是一个敢于把她当烈马骑的男人。她不了解马赶山的说话风格，以为是有意跟她调情的，别的男人在她面前风话说惯了，她全不在意，或者以更风的话进行回击，马赶山的话却让她顿时陷入不知所措和迷乱中，心里突地一热，心口那儿犹如捧了一个汹汹燃烧的火炉，烘烤得全身燥热难耐，她身子格歪了几个来回，更燥热了，无地自容下，脸唰地红了，亮红亮红地，如黑夜里挂在天边的一只红灯笼。饭馆里还有好多客人，大多都是熟客，一些人便悄悄议论：哟，这个婆娘的脸还会红的呀，听说女人在哪个男人跟前脸红，是对这个男人心里起了意儿呢。

这些闲话，荨麻都听到了，这一刻，她却不反感这种风话，她不好意思把心里话说出来，别人的嘴替她说出来，传进她期望听到这话的耳朵里，是再好不过的，还有一层用处，这种话自己夸口说不出来，挣扎着说出来，万一那个冤家心里没有咱，那不丢老先人的脸了？反正是别人说出来的，我也不反对，你要是当真，那就是真的，你要是不在意呢，那就是老叫驴打了一个骚喷嚏，骚了你，也骚了我的。这

当儿，荨麻在意乱情迷下，竟说了一句让她后来脸红耳热了大半辈子的羞先人话，她下意识地双手在胸前一搂，赧颜说：

“长官说的话自然是对的，可人家的东西倒不是吹大的，一生下来就是那么的。”

话一出口，荨麻猛地意识到自己说的是羞先人话，刚生下来的月娃子，浑身加起来，也未必赛得过她那一对儿活物。在一饭馆的爆笑声中，她跌跌绊绊逃回操作间，就势蹲下，捂脸哭了起来。马赶山也意识到今天这耍话说得过头了，不知该如何补救。北地男人喜欢大奶头大屁股女人，能生娃娃，生了娃娃奶水充足，在被窝里也有妙不可言的好处，可是，大奶头大屁股又是风骚女人的标志，他们都渴望自己得到这样的女人，但却不能在嘴里说出来，哪个女人被这样说了，于男人，就等于头上已戴上绿帽子，于女人，已经有了坏名声。北地人吃臊子面，讲究的是带臊子汤的汤面吃过，还要吃不带汤的干面。调拌干面的小菜在木盘里诱引着他的食欲，自造的尴尬却让他心里颇感愧怍，小锤子圆滑，优游给马赶山碗里攒了一碗干面条，轻声说，你自己调，还是我给你调？马赶山不说话，顺手扯过碗，自己调拌起来。小锤子又对站在身边伺候的堂倌优游说，你们掌柜的这茶饭手艺了不得啊，堂倌点头说，那是，那是，这是我们掌柜的专意为老爷们做的。这时，荨麻从后堂优游出来，这一会儿，她已经调整好了，表象还是先前那种大喇喇满不在乎，明眼人却看得出来，她的眉眼儿水水的，脸蛋儿幽幽的，唇吻间喘吁吁的，腰身软软娇娇的，要不是这么多的人在现场作证，稍有经验的人都会误以为，这是一个刚和男人狂欢过度的女人。马赶山一脸歉意，对荨麻说：

“掌柜的不要放在心上，我是丢凉丢逛脱了。”

丢凉，就是说笑话，逛脱了，就是过头了，马赶山故意用地道的北地话给荨麻表达歉意，再明白不过了，北地男人心粗口粗，三句话至少有一句要稳准狠地搁在人的下三路上，谁也不会见怪的，而为了口头失措，给人当面道歉的事情，一个嘴再烂的人，一辈子也很难遇到一次，何况又是男人给女人道歉，而这个女人从事的又是这种免不

了和男人揪揪扯扯挖挖抓抓的职业。马赶山当众给一个女人道歉，也是无心的，源于他常年群众工作的修养和铁的纪律的长时期训导，他没有想到的是，荨麻又错解了他的意，在荨麻看来，像这样有权威的男人在她们这类女人面前，理应是老爷对于丫头的道理，别说就是丢了一句不酸不骚的凉，哪怕是当众用最粗的口日嚼她一顿，她也不敢表示任何不快的，碰上特别不是人的人，她还得给人家赔情下话，才有望解开这场揪扯。今儿的事情做反了，完全彻底做反了，人家主动给咱家的人那么大的恩惠，人家肯赏脸来咱家小店吃饭，这是多大的面子！都是我这张嘴，平时跟不三不四的人烂话丢惯了，说了不得体的话，引诱客人接了不该接的话茬儿，错在咱，人家却给咱赔情下话，这不是让人脱了鞋用精脚片子踢了一顿嘛。再度的羞臊、愧怍，让荨麻一肚子话要说，却一句也说不出。马赶山笑说：

“这臊子面真是你做的么？”

荨麻觉得事情重大，忙敛容正色说：

“确实是民女专门为长官做的，这个万万不敢欺瞒长官的。”

马赶山长叹一声说：

“我是吃奶奶的臊子面长大的，原以为奶奶下世后，再也吃不到这么好的臊子面了，没想到，你年纪轻轻的，却有这么好的擀面手艺。”

一顿饭透迤吃完，太阳已下到山尖了，马赶山出了饭馆，抻一个长长的懒腰，一阵秋风扫过，浑身说不尽的惬意，这时，他却听见饭馆里面传来小锤子一高一低的争执声，返身询问，是小锤子要开饭钱，荨麻死活不收，说这是把她不当人，当众打她的脸呢。马赶山明白情况后，撂了一句话，头不回就往外走，他对小锤子说：

“不收了算毬！人家是不让咱们以后再到这儿吃饭了。”

在荨麻愣怔的当儿，小锤子把一沓纸币搁在饭桌上，快步走出门来，荨麻反应过来了，跟脚追出来，一手举着纸币，连声说：

“长官，不是那意思，我盼着长官天天到这儿吃饭哩……”

马赶山笑道：

“你有这份心，就把钱收了，你不收钱，我就不能再来了。”

打马走出一段后，马赶山觉得后背不太自在，试回头，只见荨麻站在饭馆门口，鹅似地，蹒跚脚伸脖，在朝他所在的方向看，太阳正在落山，天地间的光线很暧昧了，隔这么远，他仍能看见她的眼神儿。那是他从未见过的眼神，深幽如潜藏在黄土深沟里的湫池，老辈人说那里面是藏了龙的，涟漪不兴，却波谲云诡，寒彻肺腑，却清丽宜人，让人明知是一条不归路，却敌不过那一腔凌波遨游的冲动。他打马回头，好马懂得主人心的，一个疾驰，与秋风一起，荡起一道黄尘，到了荨麻跟前，小光棍一个纵跃，前蹄树叶般落地，马赶山俯下身去，略带忧戚地说：

“我会来看你的。”

马赶山看见了一双碧波盈盈的眼睛，这一刻，他的心被淹了。他只听见一个梦呓般的声音说：

“放心来吧，我在城里有住处的，我等你。”

话音落，人已飘然进屋去了，马赶山一心怅然，又一身萧然，勒马回头，如飞远去。

第二十八章 县长遇袭

小锤子远远地望着马赶山马去马回，他生怕他还要在荨麻那里耽搁工夫，见他纵马疾驰而来，也打马跟上，一口气驶出十里平原路面，眼看要过马莲河川谷地的，小锤子前出半个马身子，挡住小光棍去路，横身悄悄对马赶山说：

“首长，吃饭时，你注意那两个人了没有？”

“哪两个？我吃饭，又不吃人，注意他们闹毯嘛。”马赶山满不在乎地说。闹毯，就是闲得没事干，把自己的那个东西当玩具，而那个东西又不是玩的，所以，没事瞎玩。小锤子却没有马赶山那么轻松，他倾身跨马跟马赶山说话，眼睛却没有忘记观察四周，他说：

“就是让我拾掇过的那个货。”

“怎么了？你拾掇人家干什么？”马赶山仍心不在焉的。

“我看那两个不是什么闹毯的闲汉，咱们得做好战斗准备。”小锤子郑重地说。

“你个小锤子，把旋风当鬼了。”马赶山的眼神是飘忽的，小锤子猜想，他的心也是飘忽的。他只好拔出自己的枪来，检查了子弹和保险，交给马赶山，伸手从马赶山腰里抽出另一支枪，检查一遍，打开保险，提在手中。要下坡了，小锤子打马走在前面，和马赶山保持着三五步距离。让他为难的是，下坡时，他走在前面，二人正好形成前低后高的架势，他无法给后面的人做遮挡，更不能让马赶山走在前面。要命的是，马赶山此时的心思不知道在跟哪股野风闲逛，又不能帮他收拢回来。好在太阳虽下山了，残留的光晕还涂抹在山川原野，雾岚虚浮，无羁缭绕，朦胧下，眼前风物依稀可见。小锤子心想，趁着这最后的亮光，冲过最危险的地带是最佳方案。他也不再征求马赶山意见，将马约一约，与马赶山平行后，他朝小光棍屁股狠踢一脚，小光棍立即飞驰起来，他打马跟上，两马错半截身子而行。下到川底，马莲河到这里河谷宽阔，水浅流缓，这边的河岸平直，无遮无拦，紧要的是对岸，自然形成的堤岸陡峭曲折，大树间杂，一道道洪水沟纵横交错，百十人马埋伏在这里，都不容易发现。小锤子心里有了主意，过河后，他离开老路，而是沿河岸逆流而上，从小道绕过这片复杂地形，再回到大路。这样一来，即使河堤上有埋伏，与河边隔着五六十米的开阔地，要突围不算什么难事。

马赶山还是怏怏呆呆的，小锤子心急如焚，到了河岸，小锤子再次靠近马赶山，以当年在战场上那种急促低沉的口气说：

“首长，河对岸有埋伏！”

马赶山振作了一霎，随即又蔫了，他淡然说：

“有驴的锤子哩，谁埋伏我闹毡嘛。”

马赶山嘴里虽这样说，毕竟是久经战场的人，还是有些生死敏感的，他稍振作了些。小锤子心下颇觉安慰，他指着对岸，大体说了他的设想，马赶山说，你说咋弄就咋弄，今儿要是没有埋伏，小心我捶你！马赶山暗暗摸出小锤子换给他的枪，手里掂量了一下，觉得还是没有自己的家什顺手，又暗暗还给小锤子，嘴里嘟囔说：什么烂脏东西，还想占我的便宜！小锤子也不跟他计较，暗中换了枪，两骑前后

差开四五步距离，小锤子在前，马赶山在后，两匹马在这里涉水过河不知多少趟，轻车熟路的，逍遥自在的，到了对岸，马蹄撒开，做出要沿大路疾行的样子，离树林二三十米远近时，忽地一个急拐弯，两匹马同时一声长嘶，拐向河岸，沿河岸飞速而去，身后一阵枪声爆响，马赶山只觉头顶一片尖利的嘶叫，片刻便被甩在身后。绕小路也只不过绕出数百米距离，就得回归大路，一阵子弹的追后射击，倒把马赶山的脾气打了出来，他的脾气一来，精神头立即足了。他勒住马，一手提枪，大声说：

“走，咱们返回去看看，哪来的瞎种敢日老子的沟子！”

小锤子见状大惊，忙催马横档在面前，急切说：

“首长，现在敌情不明，从枪声判断，对方至少有四五个人，我们应该趁机脱离险境！”

“你狗日的让我当逃兵？我们的天下，我们还要逃跑，老子丢不起那人！”马赶山火暴爆地吼道。

“现在不是耍二杆子的时候，我是警卫员，我有组织上授予我的权利，现在必须迅速撤离！”小锤子继续横马挡住马赶山的去路，凶狠吼道：“首长，再拖延时间，想撤都来不及了！”

他们在一个拐弯处，从空中飞过的子弹很快和他们拉成一条直线，不用说，后面有人在追击，马赶山也隐隐听到了马蹄声。“他们也有马！”马赶山这才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也激发了他的火气，他心想，这里曾经是全国最老的解放区，江山已经是我们的，我又在这块解放区里当县长，现在土匪竟然这么猖獗，要不是警卫员警惕性高，我今天非得给伏击了，丢老先人哩，我倒要看看，谁把我的毬能咬了？小锤子见势不妙，大声说，首长，我们现在应该迅速绕过小路，占据有利地形，如果被他们压缩在河边，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了。马赶山不再斗气儿，大喊一声：走！俯身马背，一手提枪，打马疾驰而去。拐过小路，接上大路，到了一大片缓坡地，这是连片的农田，树木很少，秋庄稼收割了，虽薄暮笼罩，居高俯视，还是看得见东西的，只见几个绰绰人影正在往大路小路的接口处包抄，马赶山偏脸看了小锤子一

眼，真是三五分钟时间，路就会被卡断的。偷袭者还以为偷袭对象仍在他们的包围中，哗地散开，埋伏在路口两边田埂下。马赶山忽觉好笑，英雄气概起来了，童心也起来了，他要给这几个人来一个反包围，他看出来，这些人并无多少军事素养，近似乌合之众，却被小锤子死死拦住了，小锤子说，我们现在是地方干部，剿匪的事情自有公安部队承担，我们今天是以少对多，即便取胜，也最多把土匪打散了，他们如果躲进密林，倒给剿匪部队造成困难。马赶山依依不舍地说，叫你这么一说，今天这壶骚尿老子得喝了不成？小锤子意味深长地说，该喝还得喝，总比喝血要好得多，为了不再喝别人的骚尿水儿，就少往骚地方去。马赶山听小锤子话中有话，没好气地说，你小子说话注意点儿，咱俩可是形影不离的，到哪个骚地方去了，就是去了，也是你带着去的。小锤子笑说，我只是随口说说，咱们政治学习不是老说什么，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

马赶山遭伏击事件，在北地引起了巨大震动，虽说这种事件并不鲜见，政权刚到手没几天，再说，全国很多地方还控制在旧政权手里，新政权基层政府被武装骚扰、被袭击、被血洗的案子几乎月月都在发生，马赶山又是有惊无险。但，作为一个拥有十几年政权基础的老解放区，一个县长被伏击，仍然让人感到惊心动魄，尤其让那些老游击队员出身的地方干部，简直有些恼羞成怒，祁如山的火就是这样被激起来的，第二天，马赶山被伏击的消息就由子午县汇报给他了，他握话筒的那只手颤呀颤呀，终于不颤了，话筒要是软的，非让他捏扁不可，他紧握话筒挂断了电话。随即拿起话筒，向地区公安部队下达了限期破案的命令，他对话筒那边的人咬牙吼道：

“到时候你狗日的还破不了案子，什么屎最臭你给我吃什么！”

接电话的是冯立春，给祁如山当过警卫员的，也是马赶山的老战友，即使没有祁如山的命令，他比谁都想尽快破案。白豁豁在北地犯了那么大的案子，让他丢尽了脸面，他倒很想和白豁豁见个高低的，但，白豁豁钻进了六盘山，这是另外一个专区的地盘，他的手伸不到那里去。听到马赶山被伏击，冯立春心下竟觉得兴奋，他太想证明自

己的能力了。祁如山给他半个月时间，转眼十天过去，却一点头绪都没有。当然，他也没有吃屎，最臭的屎没有吃过，不臭的屎也没有吃过，打人无好手，骂人无好口，就是那么一说。冯立春觉得还是要从源头查起，调查那天马赶山都遇到过什么人。这天，冯立春在电话中大体询问了小锤子一些情况后，他觉得这个案子留下的线索是很多的，作案的并非老手，最多是一些散兵游勇而已，稍微有些战场经验，马赶山断无逃走可能。冯立春蛮有把握地带人去现场勘察了一番，搜集到一些子弹壳，看见一些杂乱的马蹄印，还有人的脚印，到附近村庄调查，所有的人都说那天黄昏听到过枪响，都吓得没敢出门，问他们枪响前在村里见过陌生人没有，众口一词都说没有，连几个终年在河滩放羊的老汉，都说没有见过什么人来村里，大路上倒是有过路人的，那是大路嘛，总少不了有过路的人，要不咋叫个大路呢。放羊老汉们都这样说。冯立春又去查看马蹄印脚印，这些印迹最后都汇总在大路上，都是黄土路面，谁是谁的，过了这么些日子，狗眼睛都分不清的。在那个黄昏，冯立春一下子抓瞎了，他根据小锤子的描述，觉得在龙凤羊肉馆与马赶山他们同时吃饭的那两个客人有重大嫌疑。

第二十九章 烂女人的真爱情

冯立春带人返回泥阳镇时，龙凤羊肉馆早打烊了，他举起拳头就是一阵猛砸，里面传来一个女人热辣辣急切切的声音：

“来了，来了，知道你会回来的……”

开门的是荨麻，打开门的那一瞬间，她脸上仍然挂满了惊喜、急切和娇羞，一束手电筒光柱遮蔽了她的视线，她见过这种能放光的东西，却没有被这种光照射过，她以为这种明晃晃的东西像火一样，会把人灼伤的，她下意识地双手遮住脸，急速往后退了几步，三分恼恨中夹带着七分撒娇，三分撒娇中又夹带了七分恼恨，她恼恨的是，你这个冤家，人回来是多好的事啊，把人的肠子都要欢喜断了，这种事情悄悄地，你知我知，你图个快活，我图个欢喜，这么电闪雷鸣的，怕人不知道么，你又拿那么一个怪吓人的东西在人的脸上乱撩，女人家

的就活了一张脸，万一失手了，燎坏可咋办呀，和一个烂脸女人睡觉，你心里就惬意了？她娇嗔道：

“死鬼，不要胡骚情，快点进来，把人奶都等胀了！”

冯立春心中有数了，暗暗一个冷笑，灭了手电，走了进去。荨麻的眼睛还没有适应乍然的光明和乍然的黑暗，以为是她等待的那个人，便呻吟着，和身扑了上去。冯立春没有防备，吃了一惊，下意识伸手一挡，手里触到的却是一堆软软绵绵的活物，他知道那是什么，便急速收了手，又把手电筒打开。打过多年仗的人，又是本能的防卫，出手便格外狠，荨麻胸口猛地一痛，她的那里被人有意碰撞过，那只是令她反感、恶心和稍稍的不舒服，这次却是让她闭气的疼痛，她觉得气沮，上半身和下半身分离了，她双手捂住胸脯，就势蹲下去，嗨嗨哟哟低声嚎叫，只是说不出话来。冯立春也知道自己太过鲁莽，人家毕竟是女人，名声再坏，行为再不检点的女人也是女人，公事公办，咱动了人家不该动的地方，作为一个公安人员，这是不正确的。他把手电光全部集中在他刚打击过的地方，他虽不十分有把握，他的手撞到了哪里，但大体不出这一块儿，他就把手电坚决地照射在他认定的那一块。他稍稍弯腰，把语气调整得随和一些，轻声问：

“很痛吗，实在不好意思，没有留意。”

与冯立春心中期许的差不多，他一开口说话，就把荨麻惊了个月经不调。荨麻一听说话的人不是她等待的人，当即吓坏了，羞坏了，也气坏了。这一生气，堵住的气脉马上通了，她忽地起身，怒斥道：

“你不是……不是……那个……那个谁，你胡骚情个什么？”

“我不是谁？说下去！”冯立春一点都不着急，警卫员郭丢丢已把饭馆的灯笼找来点亮了，又把里外搜寻了一遍，除了荨麻，别无他人。

“你是……谁？”荨麻在灯光中看见坐在眼前条凳上的人穿着一身土黄色的军装，她对这种军装已经熟悉了，适应了，穿原来那种军装的人被穿这种军装的人，在一年前被赶跑了。泥阳镇是北地的首府，多年来，北地的西南部分是一个天下，西北、西南、东南又是一个天下，泥阳镇和西南部分的那一个天下是一个天下。泥阳镇成为穿眼前

这种军装的人的时候，荨麻一下子还不适应，她不是反感穿这种军装的人，主要是还没有看习惯。先前，老听有人说，这个队伍的人共产共妻，都是红头发绿眼睛的怪物，她说不上害怕，也说不上不害怕，共产嘛，要共你共去，看上啥共啥，共妻嘛，经过那场事儿的，又把全部名誉坏了女人，还怕让你共了，盼着你共哩，大不了就是日日戳戳的事嘛，多大个事，只要你掏出来的还是人的锤子，让谁共不是个共？再说了，泥阳的这块天下和那个天下，又不是离了十万八千里远，出城几十里就到了，不打仗的时候，两个天下的人你来我往，那个天下的人并不像这个天下的人所说的那样，老百姓的长相，身上穿的衣服，嘴上说的话，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那些当兵的，身上穿的军装颜色不一样罢了。这是以前，如今这里的天下归了原来那个天下的人，不知道那个天下的人会如何对待这个天下的人，谁的心里都在打着鼓儿的。一年过去，说良心话，她只看见他们共产，城里财东家的产都让他们共了，可她没见过他们共谁的妻。起初，这让她心安，继之，多少有点欠缺，时间一长，又回到了先前的无所谓。她也想通了，无论谁坐天下，看女人的眼睛是不会变的，在这个天下的坏女人，在那个天下还是坏女人，变了的只是男人，街上一些逛三，在原来的天下里，狗都懒得理他们，天下一变，他们却成了人上人，整天对人吆五喝六的，原来讲究一点的老母猪都不愿给他们当媳妇，如今可好，一个个娶的还都是财主家的宝贝女子。她心想——不小心，还哼了一声——先前我愿意让你们把我共妻时你们不共，现在想共，毳毛都不剩一根了，我心里有人了嗨！荨麻摆出一付天下人都看不上眼的姿态，冷冷地，骄傲地望着冯立春。冯立春示意站在旁边的郭丢丢，郭丢丢搬来一把条凳，让荨麻坐下，荨麻心想拿我家的凳子领人情哩，看来你们真是共别人的产共惯了的，便理所当然地坐下。冯立春说：

“你问我是谁，我本来就要主动告诉你的，这是我们这一行的规矩。我叫冯立春，地区公安局的局长，与我一起的这几个，都是我们一起的公安战士，我就不一一介绍了。黑天半夜打扰你，是因为有重

大事情找你了解情况，我问你的事情，你必须把你知道的情况如实回答，要有一点不属实，我们一旦查明，你的事情就大了，明白吗？”

“我有锤子事情哩，我一个开馆子的，在价钱上没有坑过人一分一粒，在分量上没有少过谁一汤一水，也没有给谁的碗里面搁羊粪豆儿，哪怕再不是人的人，只要进了这个馆子，都是照顾我生意的人，我都是笑脸相待，笑脸相送，也和不三不四的人说过一些不三不四的话，人都说我是烂婆娘，烂婆娘遇到烂男人，烂男人说烂话，我哪有好话给烂男人说？你们要管，管他们去，还柿子拣软的捏哩。”

冯立春耐心地听荨麻不酸不咸的唠叨，言多必失，他想在她的话缝子里找到突破口，他说：

“你都遇到那些烂男人了，说说？”

“就那些来这儿吃饭的嘛，我一个都不认得，谁认得他们闹毬哩，我卖饭，他们掏钱吃饭，再让他们占些口舌便宜，哄他们高兴了，我再卖饭，他们再掏钱吃饭。”

“人为啥说你是烂婆娘？”

“烂婆娘嘛，就是官碾子，谁想在上面碾米都行哩，千人踏万人踩的，青砖路面都会踩踏坏了的，我哪能不烂呢。”

“那你到底烂不烂？”

“烂不烂我自己知道。”

冯立春一下子倒不知道该问什么了，他沉吟了一下，又问：

“你今年多大了？”

“你问的是个什么嘛，奶头多大，沟子多大，还是你们男人家最上心的那个地方？”

“我问的是年龄。”

“哦，属牛的，虚岁二十五了。嗨，今年还是我的本命年哩，不信你看，”荨麻说着，掀起衣襟，果然腰里拴了一条红绸带。

冯立春只好直奔主题了，他说：

“十天前，在你的馆子里吃饭的，是不是有两个男人？”

“比两个多多了，要是一天只有两个男人来吃饭，我要是不去当婊子，就得饿死。”

“我说的是和别的男人有点不一样的男人。”

“嗯，是有两个和别的男人不一样的男人。”

“你认识他们吗？”

“说是不认识吧，他们到我这儿吃过几回饭，跟我又说过话的，说是认识吧，又不知道人家姓甚名谁，是干啥的。你说我是说认识好，还是说不认识好？开饭馆子的嘛，吃饭的人认的是饭，开馆子的人认的是钱，饭不好吃，认识人家顶毬用，不给钱，认识我毬用不顶。”

荨麻说的越是合情合理，越是圆通，冯立春疑心越大，他甚至认定，这起谋杀案与荨麻有关，面前的这个女人烂不烂与他没有关系，人家只要不违法，烂不烂是人家的事，可这烂女人要是和烂男人勾结起来做一些什么烂事情，那就不可等闲视之了。他话题猛地一转，以相当凌厉的口气问：

“你刚才在等谁？”

荨麻的脸唰地红了，在昏暗灯光下，灯光又是从红灯笼里散射出来的，她的脸红得极其鲜艳，鲜艳得让人觉得古怪。她确实是在等人，她在等马赶山，那天下午马赶山返身与她告别时，她从他的眼神中读懂了他的意思，那是一种令她浑身震颤的目光，她并没有与男人同处一个被窝的经验，但她想，那时候的男人的眼神，就应该是这样的。他还撂了一句让她心魄荡漾的话：过些日子，我来看你。这两天，她早早打了烺，平时晚上是留下一个堂倌看店的，从今往后，她都准备打发他们回家睡觉的，她也不打算回城里的住所去，她后悔那天离别时，忘了告诉她在城里的住所，直到与他见面，让他知道她在城里的住所后，晚上她才回城去住。她生怕他再来泥阳镇时，错过见面的机会。凭感觉，这个男人这几天还会去泥阳镇的。昨夜等到天明，他没有返回，她知道是瞎等，还是忍不住要等。今天肯定是等得到的。整日窝在羊肉馆子里，虽然自己闻不到自己身上的腥膻味儿，甚至羊骚味儿，但她猜想，别人是一定能闻得到的。她用专门烧开水的大锅烧

了一锅水，饭馆里的一切设施都是做饭用的，她便找来一口新买的还没用过的瓷盆，看瓷盆的口径，她以为是可以装下她的，她钻进去，却塞得满满当当，她只好站在地上，撩水擦身。断了烟火的屋子很冷，她想重新搭着火，想想又罢了，火光会告诉外边的人，饭馆里是有人的，她不愿任何人在这个时候打搅她。她整整擦了一个小时，能想到的部位，能够到的部位，她反复擦洗了无数遍，够不到的部位，她让自己跌坐在瓷盆里，背部正好被水淹没，彻底泡软了，再背手用毛巾搓洗。开始时，她冷得全身发抖，有些地方已暴起鸡皮疙瘩，她全然不顾，坚持着，她要给自己心仪的男人一个干净身子，后来，冷得麻木了，在反复的搓洗下，全身又火烧火燎地热，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仿佛炖羊肉的文火。饭馆里面是有两盘炕的，一盘供晚上看店的堂倌住，一盘晚上从来没有人住过，供她和小麻雀白天临时歇息。土炕都不用专门烧，把煮了肉的柴火的灰烬煨上，土炕整天都是滚烫的。洗罢了，她跳上炕，钻进被窝，真个是美的说不得。她在倾听着大路上的声响，每个夜幕降临后，这条大路基本上都是路断人稀，间或有脚户赶牲灵，滴滴答答经过，间或有闲汉醉汉，以那种恨不得把地上的土窝子都当成女人的脚步和腔调儿，吼吼叫叫地经过，还有野狗野猫不知道都在胡成什么精，每当有什么类似于人的动静传来后，她的身子都会不由自主地颤抖，然后，她假装害怕蜷起双臂紧紧拢住胸脯，盼望那类似于人的声音是向饭馆而来的，她甚至听到了砸门声，咚，咚咚，咚咚咚，好几次她几乎要喊出声来：我在的，我给你开门来了！然而，那是她的心跳声。这令她沮丧、着恼、羞愤，她心里在一遍遍骂着死鬼挨千刀的卖血的，然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等待。终于，等到砸门的声音了，那确实是砸门的声音，一定是他在砸门，只有他才可砸出这么急切，这么激越，这么男人气的声音。

这一次是绝望，彻底的绝望，对今晚的绝望，荨麻把绝望的缘由全部看在了眼前这个人身上，要不是他穿着军装，带着几个凶神恶煞般的狠汉子，她会跳着脚儿日嚼他一顿的，要是平时来这里磨牙涮嘴儿的那些逛三，她会毫不犹豫地用肮脏的亵衣抡他们的嘴。然而，对

这几个人，她可没有那个胆量，开了多年饭馆，她知道什么人可以开罪，包括那些表面上能大吃活人的逛三，她更知道什么人绝对不可以开罪，哪怕是给官府打杂挖烟锅的狗腿子。她也学会了怎样去对付这些人，反正你们说啥我听啥，你们问啥我答啥，我又不跟你们犟嘴顶牛，但是，你管不着我的胡扯八篇，你管不着我的正话反说，你管不着我的咸话淡说，唉嗨，你还管不着我的素话荤说哩。荨麻要把一腔由失意汇聚起来的恶作剧本领，都泼洒在眼前这个倒霉鬼身上。所以，她眼皮不屑一翻，嘴角不屑一撇，说：

“当然是等男人么，黑天半夜的不等男人，哪个婆娘有这精神？哦，你可不要心里起意啊，我等的不是你这个男人。”

“我知道你等的不是我。那你说说，你等的是哪个男人？”

“我要知道是哪个男人，还用你问吗，我早拿上高音喇叭满大街喊了，那个死鬼挨千刀的，跟你一样的不学好不成材，把人家扔在这里，就像扔了一只破鞋臭袜子，哄得人心一恍儿一恍儿的。”

“你等的男人你总是见过的吧？”

“见过肯定是见过的，等一个没见过的男人，那不是在等鬼嘛，你是不是看我像个行行子不满？以前就见过几次的，那天早上过去时，在这里吃了清汤羊肉，后晌过来时，又吃了臊子面，嘿，还是我给亲手擀的面呢，我是开馆子的，可我不轻易动手给人做饭。”

“那个人的面目你总能记得清吧，你给咱相说相说？”

“哪有记不得人家面目就等男人的？哼，真是的。两个人，都骑着高头大马，一个一看就是大掌柜的，另一个是随身马弁，腰里还别着家伙，手脚功夫可了不得。不用说，我等的人是掌柜的。给你说，那两个人可好了，还把我家外甥女送学校上学了，要是我姐姐知道了，还不美的精沟子扭秧歌哩。”

冯立春一听，荨麻说的是马赶山和小锤子。他心里来了气，我倒让这个烂女人捉弄了，不荤不素的半吊子话白听了半天，快要到了发作的当口，他又强自忍住。听这女人说话，都不是那种平地里卧的兔子，但是，冷静一想，也是有收获的，凭当了多年侦察兵的经验，这

女人在等马赶山倒是实情，这样一想，他心里倒乐了：好你个驴日的马赶山，啥女人不能找，偏偏找了一个烂女人，你不听听人家的名字吗，荨麻！冯立春心里感叹了一会儿，忽然眼前一亮，立即有了主意。他说：

“我说的不是这两个人，是另外两个人，听说吃饭时，有两个男人调戏你，让那两个男人中的一个给拾掇了一顿？”

“哟，好娃他干大哩哎，你连这都知道啊！要说这事儿那可有说头的，那两个，不是骑马的那两个，是那两个不要脸的男人，看我是个没人疼没人爱的可怜女子，还想占便宜哩，他狗日的哪知道，我也是有男人的女人，我男人的那个马弁，简直像鹌鹑一样，谁都没换过眼神，一个男人就让他捏住了喉咙，要不是我的男人心软，给他的马弁打了声招呼，那个死男人真的就成了死男人。这一下，看哪个不想活的还敢到我这里支吾！”

“可惜啊，你的男人出事了？”

“出啥事了？”

“就在那天下午离开你这里后，到马莲河边，让调戏你的那个男人谋害了。”

“噫！还是公家人哩，说话闪了舌头，也是该当的，闪了腰那可麻达了，男人家的，腰不好，活着还能有个锤子趣味！那两个男人一看就是那种不成材的，还能谋害了我家男人？哼！”

“由不得你不信，我刚从现场回来。所以，你要是看重你家男人，要想给你家男人报仇，就该配合我们找到凶手。”

“你说的是真的？”

“打黑枪打的。另外，我看你也算个挨瞎锤子的婆娘哩，口口声声说是自家男人，可你连自家男人姓甚名谁何方神圣都不知道，那么，我告诉你吧：他是子午县县长，名叫马赶山。你要是不想给你家男人报仇，那我就走了。”

“县长？马赶山？”荨麻这一惊吃的不小，马赶山的名字她老早就知道的，那可是连街上乱跑的野狗都听过的名字，没想到，她一个名

声不好的女人，竟然和这样的英雄豪杰有缘，她没有认出他来，他却是知道她的，他不嫌她的名声不好，主动给她办了那么大的事儿，还和她订约，这种事也只有他这样的英雄豪杰才干得出来，有胆量，有魄力，有情有义，一般的怂包男人，别看嘴上日天戳地的，真正要和她钻被窝，恐怕会先把自个的裤裆尿湿的。荨麻这一想，不禁悲从心头来，就势往地上一蹲，嗨嗨唠唠嚎起来。她在用歌哭诉说自己的不幸。在她看来，是她的命硬，第一个男人是个土匪，让她一刀杀了，要是知道自己一辈子都是寡妇命的话，她就犯不着杀人家，女人家的嫁谁不是嫁，嫁谁都得白天挨打晚上受压，有男人总比没有男人强，到终了，女儿的身子背的是寡妇的名，又遇到一个满心喜欢的男人，连人家的名字还不知道，又让自己给克死了，自己一个烂女人，克死了一个好男人，自己受罪是活该，把世间少有的好男人糟践了，自己死了都是一个不要脸鬼。冯立春等荨麻情绪稍平静些，慢悠悠说：

“看得出来，你对马赶山还是有感情的，我给你说，我们也是生死弟兄，现在你要好好配合我们，给你的男人报仇。”

“你快说啊，咋个配合嘛。”

“那天在饭馆吃饭的那两个人到底是谁？”

“你说天话哩，我咋能知道嘛。”

“他们到你这儿吃过好多次饭，难道都没有透过一点风儿？”

“没有嘛，不过，只要见了面，我肯定认得出来的，我要拿杀羊刀子美美地攥他狗日的哩。”

冯立春大为失望，看得出来，这个荨麻并没有撒谎。该走了，得另找线索。临走，他脑子一转，这样不行，截至目前，荨麻仍然是一条重要线索，万一她啥时候猛然想起那两个人说起的某一句有价值的话了呢，再说，土匪在暗处，万一他们为了打击马赶山，对荨麻下手怎么办。想了想，他霍地起身，沉声对几个属下喝道：

“带走！”

冯立春原以为荨麻会大哭大闹的，谁料她平静地和湫池的水一样，连饭馆都没有回头看一眼，她喃喃地说：

“你们杀了我，我心里才受活些，我的男人死了，我活着有啥意思哩。”

冯立春心口那儿忽地一紧，又一痛，他实在不忍心折磨这个不幸的女人，他说：

“人说不定还没有死，现场没有尸首，说不定追赶土匪了，还没有回来呢。”

“真的？”荨麻猛地回头，冯立春感觉到有两颗太阳同时出来了。

“嗯，已经有消息了，还没有见到人。”

“哎哟，我的妈哟！”荨麻叫着，身子软溜溜地，委顿在地。

荨麻说啥都不愿跟冯立春走了，她的理由是，她走了后，马赶山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她，她要守在饭馆等马赶山，冯立春哄她说，当下只有他才有可能最先找到马赶山，一有马赶山的消息，他可以马上告诉她，要不然，没有人会来饭馆告诉她的，因为她不是马赶山的家属。荨麻一听是这么个理儿，立即挥手擦去眼泪，认真地感激了冯立春一眼，乖乖地跟在他的身后。荨麻被带回去以后，并没有和那些犯了各种事的人关在一起，地区公安局占用的是以前一家财主的大宅院，房屋很多很宽敞，她被安置在后院一间隐蔽的小屋里，专门有女勤务负责她的饮食起居。冯立春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她放松一些，看能否记起若干有价值的破案线索。破获这样重大的案件，不能把赌注都压在这样一个女人身上，万一在这里耗时过多而错过了破案最佳时机，那会惹人笑话的。

第二天一大早，冯立春就去给祁如山如实做了汇报。这一次，祁如山没有骂他，也没有撂什么狠话。祁如山这个人向来这样，骂人时，骂的越凶，说明越喜欢越欣赏这个人，对什么事儿说的越严重，话撂的越狠，说明他对别人办好这件事有足够的信心。冯立春把情况说了后，他什么话也没说，顺手递给冯立春一根纸烟，自己也叼了一根，在地上转起圈圈来。这是他思考重大问题的习惯。过了一会儿，他轻声慢语说：

“立春啊，这个事情看起来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简单，伏击马赶山的人未必是什么土匪，土匪伏击他干什么，那不是癞蛤蟆跳姜窝子，找着挨锤锤子砸么，以当下的情势，土匪躲咱们还来不及哩，我考虑，要是土匪，也是政治土匪，是那些不甘心失败的反动分子在向新生的人民政权反攻倒算，有一次，就有二次、三次、多次，对这事儿可不能掉以轻心，要提高到保卫红色江山不变色的高度。因此嘛，你把日常工作交给别的同志，你抽出手来，重点抓这一个案件，一个案子突破了，会把许多不可测的案子消灭在萌芽中。你明白这个道理吗？”

“明白，谢谢首长指示！”冯立春哗地起身，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指示个锤子！先坐下。”祁如山笑了笑，说：“你准备从哪里入手呢？”

“报告首长，我已派了四个同志，埋伏在龙凤饭馆周围，我想那两个人还会在这里出现的。”

“好的。这只是一个方案，更重要的是，那两个人明显来自子午县，明显是针对马赶山的，你想过没有啊？”

“对，我们双管齐下，一是守株待兔，一个是黑虎掏心，直接在子午县查源头。”

“嗯，你去吧。需要什么支持，随时言喘。”

“谢谢首长！”冯立春敬了一个军礼，轩昂了身子，走了。

冯立春赶回公安局，带着四个准备在饭馆守候的同志，一起来到荨麻的住处。荨麻看见管事的来了，当下火急火燎地，闹嚷着要回饭馆去，她的理由是她要靠饭馆为生，长时间不开门，那些老主顾来了吃不上饭，失了信用，会影响今后生意。她已闹嚷了一早上，工作人员都说，这事儿他们说了不算，要领导发话，才可以的。荨麻一想也对，大和小一样，公和私同理，她的小馆子，就是她这个掌柜的拿事儿的，伙计只是跑腿儿干活儿的。她就在耐心等待管事儿的。冯立春对她的要求表示理解，但他把话也给她撂明了，他说：

“把你安排在这里，完全是为了你自己着想的，你不想想，凭什么我们既要给你提供住处，还要管饭，还要派人伺候你？一是为了你的人身安全，那些土匪个个杀人不眨眼，你认得他们，他们会杀人灭口的；二是为了你的男人的安全，土匪如果拿你当筹码，逼迫你的男人出手救你，趁便害你的男人，你想想，你这不是害你的男人么？”

对第一条理由，荨麻嘴角撇了撇，她心里话，说的比唱得好听，我是从土匪窝子爬出来的，见过他们凶不凶的，我一个女人家，抓我去，顶多不过要让我陪他们睡觉罢了，杀我干什么，谁沟子咬了，随便杀人，人又不是随便杀的，猪牛羊鸡都不是随便杀的。听了第二条理由后，她一下子心眼儿大开，眼前这个不学好不成材的男人确实是在为自己和自己的男人着想，她不禁慨然说：

“长官说的是，馆子开不开毡大个事儿，只要有人，啥都有了，没了人，钱只能当烧钱使唤。”

冯立春说：

“嗯，这就好，我知道你就是个深明大义的女人嘛，要不然，我老战友贵为县长，眼头儿高的只看天不看人的，咋会看上你哩。”

荨麻腼腆地笑笑，坐在炕边，一遍遍抻自己的衣角。她红着脸，低下头，嗫嚅说：

“需要我做什么，长官尽管吩咐。”

冯立春笑说：

“你一个女人家能干什么，再说你是我老战友的人，我也不忍心让你做别的事儿。你就给咱们好好想想，那天到你的饭馆吃饭的那两个人，长的什么样子，身高多少，胖瘦如何，有什么明显的特征，说的越详细越好。”

荨麻低头想了一会儿，那两个人的面目如在面前，张口要描述，却云里雾里的，只剩下两个模糊的影子，和所有的男人都像，和所有的男人都不像。为难了一会儿，她痛恨自己平日油嘴滑舌的，正经到了场合上，嘴却让老叫驴踢了，一时，她自己把自己急得身上热烘烘的。她突然说：

“长官啊，我到底相说不出来的嘛。我要是把那两个人的样子画在白洋布上，行不？”

“你会画画儿？”冯立春大为惊讶。

“哪个女人不会画画儿？从小就跟着妈描画鞋样子枕头样子，这样子那样子的，连这都不会，嫁给谁哩。”荨麻白着急了半天，对冯立春有些不满。

冯立春也觉得有些难为情，亏了自己还是土生土长的人，又是当过多年侦察兵的，事到临头，脑子咋就快快呆呆的，自己的奶奶妈妈姐姐妹妹哪个不会描样子？立即有人找来一沓白纸，一只铅笔，又找来一张桌子，安在荨麻面前。荨麻面对这些物件，一时竟激动的身子抖手抖的。跟着母亲描样子时，都是把丝绢做的花样子和一片白洋布沓在一起，铺在画框里，套在膝盖上，一针一线照花样子扎出来。纸笔桌子之类，她知道这是学堂里用的，是大户人家的老爷和公子哥儿小姐们用的，如今自己却用上了。这是她梦中曾有过的奢望，麻雀上学后，她想她用的一定是这种尊贵的物件，她预算隔些日子去看看，那地方像她这种土人，人家肯定是不让她去的，她也不想去，怕给外甥女丢人，她只想隔着院墙，听听里面的念书声，最好能隔着门缝偷偷看一眼外甥女坐在学堂里念书的样子，她都会觉得心里美的了不得，而现在这些尊贵的物件就摆在她面前，等着她使用呢。不争气的是她的心她的手，抖的不行，她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越努力，却越紧张。冯立春这下变得聪明了，他看出了门道，便轻声说：

“娃他嬢嬢，不要紧张，这些东西都是专门让你用的，你随便画，这一张画不好，再另换一张纸，我们的纸多的是。”

荨麻一听不高兴了，这么尊贵的东西，你说的多轻巧，画不好，再画一张，那不是糟蹋了？你生一个娃，殇一个，再生一个？什么话嘛。让她感动的是，这个人把她给他的娃比做嬢嬢，说明他是把她当自己人了。人家给咱个好，咱也得给人家一个好，才够礼数的。她说：

“娃他干大，你尽可放心，我不会糟蹋纸的。”

这一说，荨麻马上庄严起来，当下心静如水，那两个人如在眼前，她一笔一笔画了起来。一会儿，便画出两个人的头像。冯立春虽不知道画的像不像，就人像而言，却是活灵活现的。为了验证到底画的像不像，他心生一计，收走已经画好的两张，让荨麻再画两张。有了前两张的基础，荨麻画的很快，三锤两梆子，就画好了。冯立春把四张画像搁在一起一对比，简直像印的一样。冯立春心里忽地生出一个想法来：这还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哩，把她招入公安局，我手下急缺这么一个人，七紧八慢时，把人急得像老母猪那样胡哼哼哩，又想这女人背景复杂，公安局又是紧要岗位，等到把这个案子了结了再说。嘿嘿，马赶山这狗日的，眼里还真有些水水儿呢。祁如山给他交代这项工作时，心平气和的，冯立春便觉出了其中的紧要。为了保险起见，他又揣着画像亲自去了一趟那妃的学校，把画像拿给连理枝一看，她一眼就认出这两个多次来过龙凤羊肉馆的客人，而且，她一点不隐瞒自己对这两个人的反感，冯立春问这两个人哪里让她反感了，她说羊肉都塞不住他们的皮嘴，尽胡说八道的，问她他们都说了些什么，连理枝低头想想，羞了脸不说，神情中却是厌恶，问她他们是哪里口音，她想想说，好像是子午县的，但和子午县城人说的话不完全一样。冯立春让她学学，她说了几句，冯立春一下听出来了，那是子午县密林深处，一个叫驴上山地方的人的典型口音，那里山高林密，两省三县接壤，几个朝代了，邻近两省，还有更远的别的省，那些躲避战乱的，犯了事儿遭官府追缉的，到这里毁林开荒，娶妻生子，百多年过去，已经繁衍出许多村寨许多人口，这也是这块解放区的中心地带，整个解放区沦陷的那两年，这里还在游击队手里控制着，祁如山、马赶山、古里，还有如今在别的地方任职的许多首长，前后都在这里打过游击，冯立春也在这里活动过，所以，连理枝一学这里人说话，虽说学的不完全像，但那种独特的音调，别的地方的人是不会有。

心里有底儿了，冯立春信心满满，他抽出四个眼疾手快的公安战士，由刑侦科副科长带队，带着那两人的画像，去龙凤羊肉馆附近蹲点守候，他亲率郭丢丢等三名侦察兵出身的公安战士，一人一匹快马，

一支驳壳枪，连夜赶往子午县。马赶山本来要下乡查看冬小麦出苗情况，但县常委会决定，让他这段时间不要出外，祁如山也有明确指令，马赶山只好蜗在县城，脾气大的见了街边的麻石条，都恨不能踹几脚。他强调说没事的，何自叙笑说，赶山同志，万一有事怎么办，人的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这是不能实验不能怀有任何侥幸不能有任何布尔乔亚幻想的，你的生命是你的，但，不全是你的，你的生命是党的，是人民的，是革命的，是子午县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你要本着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革命负责，对子午县革命和建设大业负责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生命。听了这么饶舌的话，马赶山不觉也饶舌起来，他说，他是战争中过来的，多么危险的场面都经历过，和武装到牙齿的国内外敌人都无数次战斗过，如果让几个毛贼吓得尿了裤子，丢的不光是马赶山的人，丢的是党的人，丢的是革命的人，丢的是子午县全体革命干部和群众的人，何自叙仍笑着说，赶山同志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是值得肯定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这是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这是把一切困难等闲看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但是，革命不是冒险，当然，革命需要冒险的时候还是要冒险的，革命需要的是革命的英雄主义，革命的英雄主义不是个人英雄主义，表面看起来，都是英雄主义，其实，革命的英雄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还是有区别的，甚至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主张的是革命的英雄主义，反对和克服的是个人英雄主义，革命的英雄主义是什么呢，概况起来就是伟大领袖的教导，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赶山同志不把那几个毛贼放在眼里，这是正确的，体现的正好是在战略上藐视敌人，但因为不把毛贼放在眼里而去勇闯敌穴，这就是战术上不重视敌人了，因此所以，赶山同志一定要顾大局识大体，时时刻刻要把自己的任何想法任何行动提高到革命事业的高度，对革命事业有利，就坚决去做，对革命事业不利，就坚决不做。

何自叙一席话当即浇灭了马赶山一腔雄心壮志，不是被道理浇灭的，而是被缠缠绕绕的话勒死的。县常委会决定了，马赶山只有服从，可他心里总是憋乎乎的，他觉得祁如山是打过仗的，不至于遇到

这么屁核儿大点的事情，就婆婆妈妈蝎蝎蜚蜚汤汤水水的，他用军用电话把县委常委会的决定和自己的想法说了一下，话还没说完，祁如山在那一头就大吼道，马赶山我告诉你，不让你下乡，这是我的意思，没有命令你要敢擅自下乡，小心我敲断你狗日的腿！你给我乖乖地蹲在县城里，你不下去，麦苗该出来的就出来了，不该出来的，你就是睡在麦地里陪着，也毬事不顶！你以为你是麦苗啊，这一茬没出苗儿，下一茬还会出来？你只有一茬，用再臭的大粪当肥料，也再不会种出一个马赶山！你记着，你是子午县的县长，生产重要，革命更重要，革命就是生产，生产为了革命，把这么简单的关系都闹不清，你当个锤子，还当县长！

马赶山挨了一顿臭骂，心里倒舒服了，人家不亏是首长，几句话就把革命和生产的关系说清楚了，也把个人和革命利益之间的关系说清楚了。他搁下话筒，自顾自心里一乐。忽而又想起荨麻，心里又一热，一乐，一热，他又不愿像老鼠一样蜗在县城了。中午，马赶山就接到了地区公安局的电话，要他等着。他就只好等着。没说来谁，既然事先打电话，来的一定是重要人物，在地区公安局，除了冯立春这个狗日的，再谁还能有他重要。也好，老战友大半年没见了，去地区许多趟，不是我来去匆匆，就是他不在，他倒是没有来过子午县，这样倒好，今儿叫他狗日的，人一样走进来，驴一样爬出去。马赶山一想冯立春被他灌醉后那个倒霉样子，心里又是一乐。他让小锤子给县政府大灶打招呼，做几样招待饭菜，酒由他自己解决。他已等不及了，禁不住低头看床底下，从家里带来的两坛老黄酒，还好端端矗在那里，像两个如临大敌的哨兵。

第三十章 公安局长和县长翻脸了

小锤子安顿好一应事务后，就在县政府大院的门房等候，冯立春和他的三名公安侦察员小锤子都是认得的，郭丢丢走在前面开路，一进大门，小锤子一眼就发现了，他一个虎跃，飞身抱住了郭丢丢，郭丢丢算是北地根据地头号侦察兵，现在当然又是头号公安侦察员，还没有人能在手脚上占他一丝一毫便宜，这一下，竟被小锤子把他的双

臂死死箍住，他却一点反应都没有，待反应过来，双手都不能动了。他们以前也做过一段时间战友，郭丢丢还曾是小锤子的班长，虽是战友间的玩笑，郭丢丢感觉到把脸一下子丢到女人裤裆了，尤其当着冯局长的面。他把这事儿想的很严重，要是敌人呢，敌人要是空手突袭，他就得当俘虏，要是持械而来，眼见得他就得去阎王爷那儿扫地抹桌子了。这还是小事儿，自身承担的革命任务呢，首长和同志们的安全呢。他没有怪小锤子，他明白小锤子只是以这种方式在表达战友的情谊，他只怪自己的警惕性不高，想着战争已经结束，很快要见到老战友，又是在进人民政府的大门，把敌情观念忘得一干二净。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相应的，最安全的地方最危险，挖柴要挖根，打虎要偷心，敌人搞破坏，就是在这种要命的部位下刀子。这怎么得了呢。

冯立春也是这样想的，成立公安军时，郭丢丢是他第一个指名道姓问组织要来的公安侦察员，那时候，郭丢丢是祁如山警卫班的班长。祁如山很是舍不得，他说，狗日的冯立春，你还看上了老子的什么了，都给你，小郭不给你。没想到，冯立春却来了脾气，他脖子一梗，立眉瞪眼地说，首长，你的什么我都看不上，我就看上了郭丢丢，你给了给毬子不给了算毬子，这公安局长谁爱当当毬子，我还不当毬子了！说完，他把插在腰间的手枪拔出来往桌子上一拍，转身就走。祁如山急了，大吼道：冯立春，你狗日的给我站住！冯立春原地站住，却不转过身来。祁如山命令他转过身来，冯立春不，他说，首长你要是打算枪毙我，我的手枪里子弹足够，你瞄准了打我的后脑勺，你要是不打算枪毙我，我就回野战部队去，还有好多地方没有解放呢。祁如山被气得喉咙眼儿咕儿咕儿的，眼看一口气上不来，却突然笑了，他说：好个狗日的，你转过身来。冯立春转过身去，祁如山抓起那把撂在桌子上的手枪，啪地子弹上膛，那条残腿也看不出瘸了，一个箭步冲上前来，枪口顶在冯立春的脑门上，手上的劲使得大，给脑门儿上顶出一个肉窝窝儿，他咬牙切齿说，冯立春，你狗日的以为我不敢枪毙你么？冯立春一动不动，连眼珠子都没转一下，他说：敢。但我认为你舍不得。祁如山冷笑道，舍不得？你狗日的把你当成老虎锤子了？冯

立春轻轻抬起手，把枪口拨到一边，眼睛瞥向一边说，把郭丢丢给我吧。祁如山收了枪，大骂道：好你个狗日的冯立春，老子是不是上辈子欠你什么了？冯立春知道事情成了，转身立正敬礼后，慨然说，首长没有让我立军令状，作为革命战士，我主动立一个，我向首长保证：发生在本地区大大小小的案件，我保证都破了，要是有破不了的案子，请首长把我冯立春破了！说完，冯立春抓起枪就跑，他知道祁如山会美美地日嚼他一顿的，他跑出办公室十几米远后，听到身后传来一声气急败坏地咆哮：滚！

冯立春此行虽是执行重大任务的，心里却一派轻松，上任一年来，多少旧政权留下的陈年积案，和许多来无踪去无影的案子，都让他一一破获了，白豁豁虽还没有到案，但军方已经接管了，与地方无关，再说，他已跑出北地地界了。令他万分得意的是，在整个公安行动中，郭丢丢那双卓越的侦察兵眼睛，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冯立春也常为此在睡梦地里偷着笑，他想起他要人时，祁如山那种就像在抽自己大腿上筋的难受样子，忍不住就笑出声来。可是，郭丢丢今天居然在小锤子面前出了不大不小的洋相，着实令他心中不快活。这也多少打击了他那高昂的情绪，他原本打算好好和马赶山闹一场的，却一下子出不来情绪，寒暄是有盐没醋的，笑骂是有醋没盐的。老战友和老两口一样，谁放一只屁，单从屁的响声中就可判断出对方的心思来的，比如，屁声是被极力压抑了的，那说明两个人之间有疙瘩，放屁的人放出的是一只生分屁，如果本来是一只小屁，放屁的人鼓腹崛股，搜肠刮肚蹦出一只大屁来，那至少代表了两层意思，一是企图引起你的注意，两人之间真的要有什么疙瘩，被屁臭了的一方对这只屁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双方互相笑骂几句，一河水也就开了，那么这只屁也许就是战争结束和平到来的礼炮；一是向对方表示强烈地抗议，人家已经不屑于用嘴跟你说话，不愿意骂你，放一只惊世骇俗的屁，是有声有味儿的抗议，你要是从中做什么文章，却没有可供你做文章的内容，这只是一只没有任何内容的屁，人家一句话就把你噎得出气的器官一丝儿气也出不来，本不是出气的地方却气涌如山：怎么着，管天管地

还管得了人放屁，人的嘴吃五谷杂粮，人的沟子放或大或小或响或不响的屁，是人都得放屁，屁都是从沟子出来的，不放屁的人，要不就不是人，要不就是屁从嘴里放出来了。你听听，你还说什么。那么，这只屁也许就是爆发更大冲突的宣言书。马赶山和冯立春往常只要是见面，哪怕在流弹像夏天的苍蝇蚊子那样乱飞乱撞的战场，忙里偷闲都得占对方几句嘴头便宜，马赶山会像喊口令那样吆喝：

“冯立春，你狗日的给我把眼睛从裤裆里掏出来顶到额头上，你要是挨了枪子儿，我白把你抓养这么大了！”

“哼，我还等着你狗日的给我多弄出几个孙子来的，任务完不成就想挨枪子儿？由了你了还！”冯立春一点嘴头亏都不会吃的。

一仗打下来，无论仗打的好坏，只要双方都没事儿，也不会婆婆妈妈蝎蝎螫螫的，照例还是马赶山先发出挑战，故意说：

“哟，闹了半天，狗日的没死啊，我正愁将来抬埋我的时候，没人给我摔纸盆子哩！”

“嘿，我说呢，真是孝心感天地啊，一颗炸弹落在了我身边，我心想这下完了，只听半空中一个声音喊道：冯立春，你不能死，你的儿子马赶山虽然不学好，但还算是一个孝顺娃，你不要想不开啊。这不，弹片只把我沟子上的一层死皮揭走了，相当于给我搓了一个澡。”

那次马赶山真的回头去看冯立春的身后，只看见那一片裤子伶仃伶仃的，心想真的受伤了，弯下腰细看，小锤子知道冯立春要捉弄马赶山，忙喊，这时，冯立春一只憋足了火力的屁适时撒出来，宛如一枚炸弹，倒没有把马赶山臭成什么样子，还真下了一大跳。这是两人在许多年斗智斗勇中，冯立春赢得最彻底的一次，马赶山恨得脚后跟冒烟，发誓要报仇雪恨，多次给冯立春设套，冯立春对马赶山的警惕性比对敌人高多了，马赶山一次次无功而返。

这次，马赶山倒没有打算怎么整治冯立春，他是知道的，冯立春这次来是担负着要紧任务的，不能因为老战友之间的耍闹，把革命工作耽搁了。他打算把这家伙灌晕了，两人编一会干传，让老战友好好

歇一晚上，明天的事马虎不得。虽然政权到手了，支持旧政权的各色人等，还明里暗里在捣乱，这其中大多是多年的对手，其能量虽不至于翻天，抽冷子给你吃紧处来一下，那也是了不得的事情。白豁豁惨案就是永远的警钟。好在子午县是老解放区，有着十几年的政权基础，从县城到偏僻村庄，管事的人差不多都是根红苗正的自己人。同样在一个专区，刚从旧政权手中拿到的几个县份，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开春时，朝那县靠山堡遭到白豁豁的突袭后，省军区抽调精兵强将开进六盘山区已半年，连白豁豁的人影儿还没有见着，而白豁豁却又制造了几起惨案，现在，马赶山又遭到了袭击。祁如山知道，这与白豁豁没有关系，要是白豁豁，别说一个马赶山，十个马赶山都成革命烈士了。但他却更为担心。六盘山在西，山大沟深，却人烟稀少，草木稀少，周围几百里范围内，都是荒寒山区，难以屯兵，子午岭在东，山高林密，物产丰富，周围都是产粮区，进可取利于目前，退可自保于长远，老解放区就是靠这个天然地理优势，萌芽，立足，发展，壮大的。省军区命令，一定要把白豁豁限制在六盘山区，然后抓住战机聚而歼之，决不能让他流窜到子午岭林区，更不能让他与当地暗藏的旧政权的残渣余孽取得联系。北地这一块的防守任务，交给了北地专区。从北地进入子午岭只有两条河谷路，各自绵延百里，仅数十米宽窄，最宽处，也不过几百米，只要严守路口，外面的人是很难渗透进去的，往古代说，秦汉时，在这里的几处险关扎下人马，北边的草原劲骑难以南下关中，北宋时，范仲淹守住这两条川口，西夏兵马一筹莫展，往近说，北地军民守住这两条路口，老解放区的西大门，基本上没有被打开过。我们用无数战友的鲜血换来的宝贵经验，决不能让我们的敌人拿去，反过来照猫画虎对付我们！祁如山安排了各路口的警戒后，命令冯立春亲自去子午县，一定要把暗藏的对手挖出来，保证子午岭林区不被别的反动势力所利用。

两个人站着说话时，马赶山已把自己的烟锅和烟袋掏出来，递给冯立春，此时，冯立春把自己的烟锅和烟袋也掏出来了，他笑一笑说，干脆我用我的烟锅吃你的烟，你用你的烟锅吃我的烟，说着，两只手

同时动作，眨眼间，两只烟锅都装上了旱烟沫，不多不少，满而不溢，平而不欠，马赶山笑道：

“什么本事都没学成，烟倒吃成精贼了！”

冯立春狠啐一口烟锅，喷出一团能把历经磨难的老蚊子呛晕的烟雾，笑说：

“总得要有自己的强项嘛。不像有些人那么全面，革命是英雄，生产是能手，嫖风也是一套一套的，一个眼神儿，就能把谁都不敢沾的女人拿在手下，佩服啊佩服！”

“夸的不是我吧？”

“我好像没有自吹自擂的毛病吧？”

两人笑闹着，坐下，黄酒很快端上来了，小锤子一手拿着两只酒碗，一手端着热气喷涌的锡壶，给每人看了一碗，浓郁的酒味儿四溅开来，冯立春忍不住已在磨牙涮嘴了。马赶山说：

“把其他同志安顿好了没有？”

“首长放心，都安顿好了。”小锤子说。

冯立春看见小锤子，就想起了刚才郭丢丢出的洋相，情绪多少受到了一些打击，便低头狠啐了几口烟锅。马赶山端起酒碗说：

“挨毬货，不赶快喝，迟了，喝牛尿都没有多余的！”

“我老汉不知道前生积了多大的阴德，养出这么一个孝顺儿子，喝！”

酒还是滚烫的，冯立春回着嘴，仰脖而尽，看得马赶山和小锤子，心口那儿被烫的一颤一颤的。马赶山啧啧感叹了几声，端起碗，也想一口而尽，到底还是怕烫，伸嘴在碗里吹了吹，喝了少半碗，嘴木了，喉咙眼儿木了，心口木了，肠胃都沸腾了，他一手捋着胸脯，哼哧了半天，气儿才通顺些。他喘着粗气说：

“你那肠胃好像是生牛皮做的，不怕烫？”

“明明是你自己腐化变质了，要是沟子后头有敌人追着，你再这么细嚼慢咽的，冻成冰团子的狗屎都没你吃的，还嫌烫？”冯立春不屑地说。

小锤子又给冯立春添满一碗，冯立春端起碗，用碗代手，指着马赶山的碗，吆喝道：

“快喝！”

马赶山端起酒碗，丹田以上部位还是火烫的，便告饶说：

“娃先喝，让爹缓缓行不？爹随后加把劲，保证不比娃少喝一口。”

“快点喝，少啰嗦！多利索的男人，和婆娘黏糊多了，也变得黏腻腻的！”

马赶山不知道冯立春的心病，看见他那么强势的，只好仰脖将半碗酒灌下。被烫过的地方还处在麻木状态，这一下倒没感觉到有多烫。这一下信心大增，吆喝小锤子给他看满一碗酒，一手举起齐眉高，豪迈地说：

“老子看你路上辛苦，想让你先缓一缓，你还来劲了？喝，一口焖，换气儿的，罚三碗，剩一滴，罚三碗！”

马赶山仰脖而尽，滚烫的黄酒好似不是入了自己的口，而是在往地上猛泼。他将碗底向冯立春一亮，果然点滴不剩。

“这才像我的娃！”冯立春赞一声，也仰脖而尽，碗底向马赶山一亮，也是点滴不剩。

本来还准备了几样下酒菜，冯立春说这是那些不是男人的男人，假装斯文掩盖自己本来面目的，马赶山慨然说，不要下酒菜就不要，谁又不是菜多的吃不完。两人就干喝。你一碗，我一碗，觉着还没咋喝，两罐黄酒已经见底，只剩下小锤子手中那一壶了。这是五斤一罐的酒，一般酒量的人，吃着饭菜，编着闲传，划着拳，拖拖拉拉，透透迤迤，喝一点，赖一点，洒一点，五个人对付完这么一罐酒，算是酒量不错了。两个人都没有醉，只是飘了，马赶山觉着自己在飘，像一朵云那样在天上飘，头发梢儿飘起来，两条胳膊飘起来，衣襟飘起来，两条腿飘起来，两只脚踏在软绵绵地虚无的地方，也在飘。冯立春觉着自己飘起来了，他不是在空中飘，而是在水上漂，在发大水后马莲河泥流中的波峰浪谷上飘，一个浊浪迎面拍来，他迎浪起身，浪尖从肚皮划下划过，他被颠得飞起老高，却飞不了多高，落在另一个浪

尖上，他就这样飞上又飞下，像是乳燕掠水嬉戏。他牢记着，马莲河发洪水时，惊涛骇浪，声震九天，没有经验的人，心一慌，一道泥浪打过来，如果被浪卷住，双脚像被一双力大无穷的手拽着，不容你挣扎，就会被黏稠的泥浪活埋的，只要你胆大心正，一点用不着害怕，浪越大，洪流越黏稠，浮力便越大，即使不会水的人也沉不下去，你只须双臂像翅膀那样张开，并脚站在水中，眼睛看着前面的浪尖，当巨浪迎面打来时，双手轻轻按住浪头，身子随浪跃起，双手千万不要胡乱拍打，溅起的泥花儿如果把眼睛糊住，看不见前面的浪头，那也会送命的。掌握了这些基本要领，你就像神仙一样，那些天兵天将抬着你，一个云头，又一个云头，飘飘忽忽，悠游自在。你不用着急上岸，顺着中流自由漂浮，瞅准机会，借着泥浪的抛掷力，脱离中流，进入水流漫漶的回水湾，脱险上岸。

冯立春生长在马莲河边，冬天河水冰冻，他在凜凜青冰上往来呼啸，开春了，飘荡的冰块消失没几天，他就和伙伴一起，在冰冷的河水里嬉戏，夏天发洪水，起初在回水湾耍水，看见大人在波峰浪谷里自由飞翔，瞅大人不注意，自己也进去了。河边每个村庄每年夏天，都会有人在玩水时被泥浪呛死的，而冯立春从八岁下水，除了几次有惊无险，从来都是坦然入水，傲然出水。他喜欢发大水时的马莲河，可是，自从离开家乡参加革命后，再也没有机会在马莲河里笑傲泥浪了。他的根被斩断了，哪怕他的双脚正踏在绵厚的黄土地上，甚至正踏在青光凜凜的石板上，都会生出一种在虚空中漂浮的感觉。队伍上不允许喝酒，但他却离不开酒，过几天，没有一口酒充实，他几乎会生出一种脱离革命队伍的冲动。好在无论在根据地，还是开赴抗日前线，他一直是特勤兵，有时候是小组行动，大多时候都是单个行动，大多时候都是便衣，这为他喝酒提供了难得的自由。他知道这是违反纪律的，而他又是一个纪律至上的战士，他明白，与其说，纪律是限制战士自由的，毋宁说，纪律是为保障战士的生命而制定的，因此，哪怕眼前有多少酒，哪怕喝酒多么方便和安全，他也绝不多喝，连晕的程度都达不到，闻到酒味，心气儿便会为之一振，尝着酒味，只觉

得阳光已然照亮了身心内外的每一个角落。每次喝酒，哪怕只喝了一口酒，他都会生出在泥浪中飘荡的感觉，好似站在自家那弥漫着泥腥味但坚实可靠的土地上，每当此时，哪怕是正处在走投无路境况下，他的眼前便立即出现一条康庄大道，哪怕他被一肚子的犹疑和怯懦折磨得痛不欲生，也会像一桶被点燃的火药，在这个世界上，他已经不存在了，存在的只是他身负的责任。

冯立春从童年起就没有离开过酒，参加队伍后，几天不吃饭是常事，可几天不喝酒，对他来说，这只是意外。喜好什么的人，眼睛就能看见什么，就有办法满足自己的喜好。但他却从来没有喝醉过。童年时喝酒，他主要靠蹭，他的父亲和这片土地上所有的父亲一样，对待儿子就像他参军以后对待敌人那样，除了不用刀枪炸弹，儿子稍有过错，手头什么家伙方便用什么招呼，这么小的鼻涕娃，别说喝酒了，大人喝酒时，来到酒桌前闻一闻酒味，轻则受到严厉呵斥，重则挨一顿暴捶。好在他有爷爷，他的爷爷也和这片土地上所有的爷爷一样，在孙子那里是没有原则的，哄孙子开颜一笑，是他们晚景来临以后人生的未竟之业。还没有断奶时，他就吃到旱地辣椒般呛死人的旱烟了，爷爷怀抱着他，把烟锅嘴儿塞进他的嘴里，他每天看到爷爷嘴里噙着这么一个两头冒烟一头冒火的物件，他以为是比妈妈的奶头还有趣的东西，早都在跃跃欲试了，他一口叼住烟嘴，在爷爷的亲自指导下，像吃奶那样，无比贪婪的咂下去，他被呛得涕泗横流，上气不接下气，气儿倒顺后，哇哇大哭，而爷爷和他们的那些老伙伴们却笑得岔气儿。他知道那不是什么好玩的东西，过一会又忘了，经不住爷爷的诱惑，又吃，又哭。爷爷孙子老弟兄，孙子是爷爷的玩伴，怎么玩都不过分的，十岁过后，他的烟瘾跟爷爷和爹都有一拼了。他对酒的兴趣当然也是爷爷一手培养起来的，家里来了客人，父亲有时候是没有资格坐在饭桌前吃饭喝酒的，只能站在地上支应客人，而他可以坐在爷爷的怀里，爷爷吃一片肉，必然要给他挟一片来，爷爷喝一口酒，也会让他在酒盅的边上抿一口，看见他被辣的蹙眉瞪眼，爷爷开心地笑，客人也开心地笑，只有父亲不开心，偷偷地朝他瞪眼睛，他知道，这时

候的父亲别说揍他，连重话都不敢说他的，有爷爷做靠山，他本来觉得喝酒一点都不好玩，为了向父亲示威，他咬着牙喝。当然，爷爷不会让他多喝的，以玩笑开始，以玩笑结束。只是爷爷和别人的爷爷一样，当意识到不能给孙子惯这些坏毛病时，这些坏毛病已在孙子的身上和心里扎下了根。

好在冯立春十四岁就跟上红军游击队走了，他没有堕落为乡村的恶少，而是变成了一个一肚子小花样，又严以律己的革命战士。喝了多年酒，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喝的狂放，喝的无所顾忌。即使他担任八路军营长期间，哪怕在多么热闹的场所，都没有喝晕过。他本来是要和马赶山悠悠喝的，酒要喝好，但重要的是酒助谈兴，很长时间了，老战友之间攒了无数的心里话，还有废话。可他一看见小锤子，心里便生出一种被挤压被掩埋的感觉，好似在马莲河的泥浪中耍水，眼见丈高的浪头迎面拍来，不由自主便要耸身一跃，让五官七窍绝对要凌驾浪头之上。在小锤子出去筛酒的当儿，他的心绪是平和的，悠悠地喝，不三不四地说，小锤子的身影一旦映入他的眼帘，宛如眼前的一块石头，让谁掬入涝坝里，顿时水花四溅，他会忍不住端起碗，大呼二叫，列出一个刺刀见红的架势。喝的猛，节奏来得快，小锤子筛一壶酒拿上来，得赶紧回头去筛另一壶酒，要不就得断档。小锤子出现在眼前的时间就多一些，更加快了喝酒的节奏。马赶山喝酒也是从不饶人的，但却很少遇到这样喝酒的，尤其没见过冯立春这样喝酒，算起来，两个人在一起喝酒也有十年了，无论在什么场合，遇到什么情形，别人哪怕喝疯了，冯立春都是慢悠悠的，咂一口，停一会儿，又咂一口，碰到要跟他斗酒的，无论别人用多么难听的话激他，他都是这个样子。他俩同在一个部队时，曾有一次是允许放开喝酒的，那就是抗战胜利。

那天，当地政府给辖区内的部队送了三牛车土烧，团长在请示了上级后，上级同意接受，也同意让这些百战将士放开喝一次。那一次，从团长，到普通士兵，包括滴酒不沾的女兵，还有不能喝酒的伤病员，都喝疯了。酒场摆在一片空地上，头三碗还多少有些秩序，三碗过后，

按当地酒场风俗，叫三碗过后无大小，大家先是呐喊着互相敬酒，后来就是哭喊声，咒骂声，还有声嘶力竭的猜拳行令声。他们喊着牺牲了的战友的名字，诅咒着万恶的日本鬼子，手中的酒碗发出刺耳的撞击声，谁的碗被撞碎了，便去搜寻各种可以盛就的器皿，有一个战士，捡回一只撂在野地里残破得只剩下一圈罐底的瓦罐，稍微清醒的人说这是谁家婆娘用过的尿罐，那个战士一点都不在乎，盛上酒，一口焖了，双手把破瓦罐举过头顶，满场疯跑，大叫着：香死了，香死了！其他战士堵住他，夺下瓦罐，盛上酒，一口焖了，又被别人夺取，再盛酒喝。那些用这只破瓦罐喝过酒的战士哭喊着说：哪怕是尿罐，这也是我们的姐妹们用过的！冯立春那天也被深深地感动了，但他只是比平时喝的多一些，节奏快一些，他取出那只搪瓷刷牙缸子，满满盛了一缸子酒，斜靠着一棵枣树，面无表情，不紧不慢地喝。有的战友发现了他，赶过来给他敬酒，他默默地伸出缸子，轻轻地碰一下，又不紧不慢地喝，有人拉他进酒场去，他不去，有人说：日本鬼子被赶跑了，我们也该疯狂一回。他淡漠地说：日本鬼子是用战友的血冲跑的。

马赶山喜欢跟别人像打肉搏战那样喝酒，也早已习惯了跟冯立春有一搭没一搭地喝酒，冯立春这样双手抡圆了大砍刀，一上来就是一顿没头没脑地乱斫，他还真有点招架不住。他的酒量应该比冯立春大一些，一阵疾风骤雨下来，冯立春只是有些天旋地转，他却觉得有些天塌地陷。最后一壶酒，小锤子壶底朝天，勉强给两只碗里看满，马赶山猛然意识到，今天都是冯立春主动给他敬酒，他都是被动接招，自己是东道，这样显得请老战友喝酒是处于迫不得已似的，他立即端起酒碗，站起身来，大声说：

“老战友，你今天来，老子高兴的就像见到亲儿子似地，这是最后一碗酒，也是我给你敬的接风酒。咱一口焖了！”

“慢着！你说啥，最后一碗酒？老子刚尝着酒味，没酒了？你到底是诚心请老子喝酒，还是觉得面皮抹不开，拿纸片子当金元宝哄鬼哩？”

马赶山自己晕乎了，也看出冯立春晕乎了，他脑子依然很清醒，知道冯立春这次来不是耍的，他无论说的如何难听，都让风吹跑了，只要不耽误工作就行。他依旧端着碗，笑嘻嘻地说：

“最近有点闲事打扰了，确实准备的不够充分，这样吧，等你从基层回来，咱们好好喝一场，我哪怕砸锅卖铁都会让你喝够的。来，咱们先把这碗酒干了再说！”

“喝驴的锤子哩，喝？”冯立春将手中那碗酒高高举起，狠狠地砸在地上，碎瓷片，酒液，四散飞溅开来。他指着小锤子大喝道：“你这个警卫员是怎么当的？是养娃娃收鸡蛋的么？是给婆娘洗血裤子的么？”

马赶山也常批评小锤子，也常拿脏话粗话骂他，但从来没有用过这种侮辱人格的话，小锤子冷不丁遭此打击，脑瓜呼呼在膨胀，我的首长怎么骂我都可以，你冯立春算那根驴毬上的毛？马赶山也很生气，我的警卫员我怎么收拾，那是我的事，你冯立春跟我是老战友，怎么说我都行，我的警卫员轮得着你说？他虽然头晕，眼前一个物件在他眼里是两个，或几个物件，眼前一个人，在他眼里变成了两个人，或几个人，但他的意识依然很清晰，他急忙指着其中的一个小锤子，大声说：

“去，到大灶上给我拿来两瓶烧酒！”

小锤子转身走了后，他给面前其中的一个冯立春，笑着说：

“真是一头叫驴，少吃了一口草，就给人撺蹄子！老子只是没有黄酒了，烧酒多的是，只怕你狗日的酒量不够。”

给小锤子发火后，冯立春的心思一下子清晰得天高地远，仿佛被人活埋了，正憋闷得要死时，突然，壅塞在身上的黄土被人刨开，他大口喘几口气，头也不晕了，心口那儿也不堵了，看见面前的马赶山是那样的亲切，瞥见地上的碎瓷片和黄澄澄的酒液，心里顿时愧悔的不行，他恨不得扇自己几个耳刮子，但他又不愿立即认错儿，虽在老战友面前丢人无所谓，那也是丢人啊。他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自言自语说：

“唉，真是的，酒坏君子水坏路啊。”

马赶山完全明白冯立春当下的窘境，笑道：

“哼，见过自夸的，没见过这么自夸的，你是君子吗？”

冯立春刚要回嘴，小锤子怀里抱了一坛子酒，一只手里抓了两只大号的酒盅，脸拉得长长的，脚步带响进来了。冯立春捉住了回击马赶山的由头，也为自己找到了和小锤子改善关系的渠道，他故意装出余怒未息的表情说：

“我说马赶山，才当了几天县长，说话做事怎么就沟子不像沟子脸不像脸的？不想给人喝酒，就明说嘛，还说没酒了，还是咱小锤子兄弟待人实诚。”

“冯局长，你看好了，这不是黄酒。黄酒是首长自己家里的，这是公家的。”小锤子的脸冷冰冰地，说话的口气就像往冰块上撒冰碴子。他不再搭理冯立春，偏过身子，正面朝向马赶山，温婉地说：“报告首长，大灶上没有瓶装烧酒了，只有散酒，也只剩下两坛子，我给丢丢他们留了一坛子，把这一坛子抱来了。”说着，他一手抱酒坛子，一手拔去瓶塞。冯立春被小锤子晾了一下，心里有些愧悔，毕竟他刚才的言行过头了，还有些艳羡，带兵的人能培养出这样一个警卫员在身边，别说安全保障了，自己要少操多少闲心呢。他霍地站起，决然说：

“把酒坛子给我！”

小锤子心里再不高兴，脸上热一点冷一点，表示一下自己的情绪，也就够数了，当然是不敢与冯立春公开闹别扭的，他嘴里说着，不敢劳驾局长，还是双手捧起酒坛子递了过去。冯立春顺手抓过一个酒盅，斟满一盅，沉着脸说：

“小锤子，我和你们首长是出生入死的老战友，这你知道的。你多年出生入死保护我老战友，我从心里感激你，你是天下少有的好警卫员。今天借你们的酒给你满看一盅。”

“不敢当，这怎么敢当呢……这是我的职责，再说我……有纪律……不能喝酒的……”小锤子嘴里咕哝着，往前走一步，退后一步，

又往前赶两步，伸出一只手，觉得不合适，又缩回去，再伸出两只手，又缩回去。抬头看一眼冯立春，看见两只灼灼的目光盯视着他，他不敢迎接这样的目光，偏过脸去，瞥一眼马赶山，他看见的是一张没有任何表情的脸。一时局促不安，汗水欻地从头顶冒出来，身上的各个毛孔都在冒汗。按照乡俗，哪怕是杀父仇人，能坐在一个桌子上喝酒，就得遵守最起码的礼仪，人家给你看酒，是看得起你，你不接住酒盅，就等于把人家的手烧了，人不会去管你们之间前朝后代那些曲里拐弯的过节，只会说你这人不懂礼数，不够人。再说，从来也没有长辈给晚辈看酒的说法，一旦长辈给晚辈看酒，那除非晚辈对长辈有救命大恩，或者，长辈对晚辈犯了天大的过错，这盅酒看了，再大的恩，等于报了，再大的错儿，等于结了。冯立春一手端着酒盅，两眼盯视着小锤子，小锤子终于不敢再犹豫，赶上两步，躬身双手接过酒盅，一口焖了，口舌颤颤地说：

“谢谢首长！”小锤子赶忙斟满一盅酒，双手恭恭敬敬递给冯立春，赔笑说：“一直忙着筛酒，还没顾上给首长看酒，属下失礼了，给首长赔罪！”

冯立春冷冷地伸出一只手，接过酒盅，面无表情，那只端酒盅的手随意往后一扬，一盅酒，准确无误地全部倒进嘴里。“你去吧。”冯立春冷冷地说。可能觉出自己的口风有些生硬，便稍稍带些热度说：“你去陪丢丢他们耍，耍够了，你们自己去睡，这里不用你们操心。”

“是，是，”小锤子一边应承着，一边瞥眼看马赶山，马赶山眨了一下眼皮，小锤子说：“两位首长喝酒谈心，我去了，有事喊我。”像终于得到大赦似地，转身一溜烟跑了。

马赶山憋了一肚子的火儿，比憋了一肚子稀屎还难受，他打算等小锤子把酒拿来，把他支开，剩下他们两个人后，要美美地日嚼冯立春一顿的。再老的老战友，再好的好朋友，说话做事都要有最起码的礼数，在没人的时候，你可以给我摔碟子撂碗，你当着我的面给我的警卫员这种难堪，还不如你直接朝我来呢。什么意思嘛，人家虽是警卫员，一个小兵娃子，可那也是咱的战友，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

么话，我在场，你给我说，该咋管教我来，我不在场，你代我管教他，也没有什么错儿。可是，人家明明没犯什么错儿，你这是摸着揣着欺负人嘛。怎么了，你公安局长又怎么了，我犯了王法，小锤子犯了王法，该怎么就怎么，坐牢杀头，王法在上，你行王法，我受王法，你用不着给我面子，我也不用看你脸色，你这叫什么事儿，你今天非要给我说个过去过来不可，我马赶山可不是给孙子惯坏毛病的爷！我把所有的人支开，只留下咱俩再拾掇你，已经把天大的面子给你了。在小锤子取酒的那会儿，马赶山稍一走神儿，肚里的火气就咕嘟嘟乱冒，几乎连一锅烟的工夫都耐不住，好几次就差那么一点点，硬是让他压住了。未料想，冯立春却来了这么一手。这是太大的礼，依乡俗来说，这是折晚辈阳寿的大礼，长辈是不肯给晚辈行这种礼的，晚辈更是不敢受这种礼的。可是，冯立春却偏偏这么做了，小锤子又不得不接受，在这种时候，万一谁有个失措，在民间社会，就得非出人命不可。这一来，马赶山的嘴一下子被堵得死死的，一肚子的气，一丝儿都不敢放出来，一肚子话，一句都不能再说。他抓过酒坛子，给自己斟满一盅，说：

“我知道老战友工作压力大，听说你要来，只顾了高兴，招呼不周到的，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这盅酒，算是我给老战友赔罪了。”

马赶山说完，一仰脖，一盅酒点滴不漏，全部倒进嘴里。冯立春笑说：

“你狗日的贼精贼精的，什么赔罪酒，你看我多喝了一盅酒，觉得自己吃亏了。你有锤子的罪，还赔罪哩。”

冯立春一句话又把马赶山的嘴堵得死死的，他心里的话差点脱口而出：我既然没有罪，你给我摔毬撂卵子干什么？这是撕破脸的话，事情没有到这一步，当然不能说的。冯立春这样说话，等于在给我认错，咱不能揪着不放。其实，他想探究的是冯立春刚才发火的原因，给谁发火都无关紧要，主要是因为什么发火，从铁血沙场上滚爬出来的人火气大，这谁都知道，没有脾气，没有血性，没有一股子不讲理的蛮横，像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样，遇事之乎者也唧唧唧的，

打狗都费劲，还干革命保卫国家呢。这是针对别的老军人，冯立春却是个例外，多年来，无论遇到多么头疼的事情，把别人愁的肠子能结出几个疙瘩，表面看去，他还是那样不温不火的，完全是一个局外人。现在连他都毛焦毛躁的，说明出大问题了。他是想知道冯立春工作上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作为老战友，自己能帮什么忙。但又不能直接去问，再是老战友，哪怕是老夫妻，该让你知道，你不问人家也会给你主动说，不该你知道，你问人家也不会说，太多的情形下，你话还没说完，人家会眼珠子一瞪，厉声说：这也是你问的？没有一点组织纪律观念！冯立春见状，笑说：

“还是老战友好，最能理解对方，确实是工作压力有点大，动不动就心急上火的，把人丢到老战友面前了。”

“丢锤子了，丢人了！再说，你向来是把丢人当饭吃的，我都习惯了，你不丢人，我倒觉得像缺个啥的。”马赶山笑着说。

“碰上你这种货，简直没办法，给你一根麦草杆儿，你就当拐棍，给你一副弹弓，你就要当高射炮打人家飞机，什么人嘛！”冯立春还没说完，自己先笑了，马赶山也嘿嘿冷笑。

冯立春端起酒盅自己抿了小半口，抻一个懒腰，长叹一声说：

“还是在部队上好，虽然无法确定明天自己的头还能不能长在自己的肩膀上，可也单纯，一门心思都搁在打仗，打胜仗上，哪像现在，整天跟敌人斗争，晚上睡觉都在想着斗争策略，可就是不知道谁是敌人，有时候看见任何人都像敌人，但心里又清楚，不可能有那么多敌人，有时候呢，一起共事多年了，可敌人就在你的身边，或者，你觉得有些人行为举止不正常，费了老大的劲，却证明人家什么问题都没有。说个挨枪子儿的话，还不如继续干革命呢，至少看得见敌人是谁。”

马赶山敏感到，冯立春要涉及到什么内部机密了，从私人说，他想知道，从组织原则说，知道的事情越少越好，为老战友着想，也为自己着想。他端起酒盅，故作豪迈地说：

“真是贱坯子！干革命那阵儿，天天盼着革命胜利，革命终于成功了，又怀念起那会儿了。再说了，上面说的很清楚，拿枪的敌人被

消灭了，现在我们面对的是不拿枪的敌人，是裹着糖衣的炮弹，是化装成美女的毒蛇，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是将革命进行到底！来，闲磕牙的话少说，喝酒！”

两人把各自酒盅的酒喝完，在马赶山给两人斟酒的当儿，冯立春坏笑着说：

“说起化装成美女的蛇了，我得提醒老战友，你可千万不要让化装成美女的毒蛇咬了啊，你这人啥都好，大事小事我都放心，不放心的就是这个，为啥哩，你这人虽然生了一副猪八戒眉样儿，却有着一身西门大官人那种骚情劲儿，爱招女人，也招女人爱惜。”

“夸我！我娃到底还是有进步啊，学会夸人了。让你糟践惯了，你这一夸，我还真觉得自己值得女人爱惜的。”马赶山说。

“呵呵，我娃得意的。让女人爱惜倒没啥，世上所有的人，只分为男人女人嘛。作为普通人，只看见人的性别区分，也没有什么。可是，对于我们这些革命者，如果只能分出人的公母来，那和对待牲口有什么区别啊，重要的是要看出人的好坏来，看出阶级性来，如果不是一个阶级的人，长的越漂亮的人越坏，对我们的事业破坏越大，对他们越要提高警惕，打击越要严厉。老战友啊，不是我说你，在对待拿枪的敌人方面，你是经受住了各种考验的，我没有资格说你，可是，在对待不拿枪的敌人方面，尤其是在对付化装成美女的毒蛇方面，到警钟长鸣的时候了。”

喝了这么多酒，两人说话时，舌头都有点硬，但，冯立春说这一大片话时，舌根子比平时不喝酒还灵便，说的又是那样严肃，还牵涉到了自己，马赶山心里有些不快活。老战友之间什么玩笑都可以开，哪怕是拿多么严肃的问题开玩笑，但要让人感觉那是开玩笑，今晚纯粹是请老战友喝酒，与公事一点关系都没有，要是有一点点关系，那也不会请你在个人宿舍喝酒的，从一开始，马赶山就觉出气氛和原来老战友见面时有区别，喝到中间，又出了那样的事故，现在又搬来大道理朝我身上套。这会儿，带了几分酒，他确实有些生气。即使这样，马赶山仍然牢记着，今天老战友来到了我的地盘上，我是主人，老战

友是客人，主人不能给客人犯毛病。他装作没有明白冯立春的话，笑着说：

“感谢老战友的‘哼哼’教导，不过你把心放到狗肚子里，我不敢保证不和美女打交道，但绝不会沾染化装成美女的毒蛇的。”

“我要提醒你的是，你已经沾染上化装成美女的毒蛇了，而且差点让毒蛇要了命。”冯立春加重语气说。

“哎嗨，你到底是说着耍，还是掏出大锤子吓唬瓜女子？我可有狗吓出的病哩。”

“你少给我嘴里噙着冰糖打呼噜——装睡着！不是这事儿，我整天忙得丢鞋子撂帽子的，哪有工夫跟你闲耍？你以为你是地球轴子，人都得围着你转圈儿？”

冯立春的脸色越来越森严，口气越来越生冷，马赶山再能装糊涂，也装不下去了，不觉得气概也上来了，他把端在手里准备和冯立春碰杯的半盅酒，带着响声顿在桌上，强咽一口气，沉声说：

“为我的事儿让老战友费心费力，实在不好意思，我心领了。只是我真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就是让我磕头作揖，我也得清楚我犯了哪个天条，又是哪路神仙救我出苦海的，对吧？”

“我先问你：你和那个绰号叫荨麻的烂女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你能不能不问？因为这是我和她私人的事儿，跟你没关系，再说了，她也不是你说的烂女人。”

“赶山同志，请你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你必须明白，现在是一个公安局长在跟你说话！”

“嗨嗨，冯立春，你既然是公安局长，就不应该在这里和犯人喝酒啊，咱们是不是那个合适的地方？”

“就在这里。哪里有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哪里就是公安人员的战场。我得纠正你的错误说法，我从来没有说过你是犯人，当下你仍然是革命干部，子午县的县长，你只是和我的犯人有关系罢了。现在请你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你和那个荨麻究竟是什么关系？”冯立春似乎一点都没有听出马赶山话中的火药味儿。

参加革命十几年，和敌人作战时，无论遭遇多么强大的敌人，无论面对多么巨大的困难和危险，马赶山从来没有惧怕过，唯有在面对自己人的审查时，他肝胆俱裂，身上的每个毛孔都变成了比自己的嘴还大的嘴，每一张嘴都可以三言两语把事情说清楚的，但就是说不清楚，越说越说不清楚，明明心里鬼影子都没有，三说两说，自己都觉得一肚子都是鬼。马赶山虽然在历次内部整肃中都涉险过关，但在冯立春眼里，他是一个脑子不够数的冒子，二杆子，如果是普通人，可以成为两肋插刀的生死朋友，作为一个革命者，他的脑子缺了一根政治的弦儿。江山到手一年了，如今都是县长了，管着十几万人呢，脑子里缺的那根弦不但没有补上，看样子，那根弦干脆没有了。

其实，冯立春拿荨麻的事儿敲打马赶山，只是因为别的话不好说。他是地区公安局长，比一般地区一级的副职领导干部掌握的内情都要多。马赶山镇压上街闹离婚妇女的事件，子午县的告状信报到地委后，常委中有一半人主张以破坏婚姻法的罪名立即逮捕马赶山，祁如山坚决不同意，说在这件事上，马赶山只是犯有错误，但还没有到犯罪的程度。地委常委中也并非铁板一块，有些人在战争年代就是祁如山的死对头，他不再讨论马赶山到底是犯错误还是犯罪，反而攻击祁如山拉山头搞宗派，包庇马赶山等一批亲信，在北地地区建立祁家王朝。事情虽然暂时被祁如山动用地委一把手的权威压着，但冯立春知道，祁如山的压力有多大。按照冯立春的意思，他也认为马赶山的做法是对的，北地地区所有的家庭都是按旧婚姻形式组建起来的，如果一律按封建婚姻对待，那么，北地所有的家庭都得解散了，这行得通么？新《婚姻法》只是确定了一种新的婚姻理念，是为解决当下的婚姻问题提供一个基本的法律依据，也为以后的婚姻形式确定一个基本原则，并不是说，今天法令颁布了，今天就得死抠法律条文，把以前所有的陈年旧事都一把抹平了。但是，就马赶山本人来说，稍有点头脑，都不会这样做的，要是我冯立春，谁要离婚都行，日子过不下去，与我毬相干，我又没有强迫谁离婚，生产无法维持，与我毬相干，我只是落实国家法律顺应民意，给想离婚的够得上离婚条件的人，办理了离

婚手续而已。地区别的县委书记县长，工作能力远不如马赶山，但比马赶山至少能多长出十个政治头脑来。他们都是加大力度宣传新婚姻法，谁想离婚，问都不多问的，尤其只要女方提出离婚，一律无条件办理。很多家庭破裂了，许多乡村连起码的生产生活秩序都无法维持，而他们得到的却是上级的表扬。这就是会当官和不会当官的差别，马赶山什么都不差，就是不懂得怎么当官。你以为真的是谁的救星？以前可以这样说，也必须这样做，不这样说，老百姓不跟你走，不这样做，江山拿不到手里，这样说，这样做，一切都是为了对抗统治者。江山到手，你就是统治者，统治者是统治谁的，是干什么的？你是统治者的一份子，还非要和被统治者穿一条裤子，你的命运掌握在谁手里你都不明白，你还想在统治集团里面混光阴？真是脑子让驴踢了。

这些道理冯立春不好明说，只好借天下雨，试图让这家伙脑子能够灵醒一点。马赶山却错会了他的意，也想得有些多，他从冯立春的话音中，听出的是那些陈年旧事的遥远回声。喝了多年酒，喝醉的次数不在少，喝晕的次数更多，酒后清醒时，马赶山回头把喝酒的全过程捋一遍，会惊讶地发现，酒水像洪水一样，洪水排山倒海过后，会摧毁一些东西，掩埋一些东西，也会泛起一些东西，暴露一些东西，摧毁了的，掩埋了的，也许从此永远从自己的视野中消失了，而泛起的，暴露的，却会在眼前停留许久，如果没有更凌厉的洪水再度摧毁掩埋，那么，这些泛起的暴露的，恐怕就会成为伴随自己终生的记忆了。他看冯立春有些咄咄逼人，好像真的抓住了他的什么把柄，好像他已经是他的犯人了，本来几句温言软语就可把事情说清楚的，马赶山的犟脾气却上来了。他说：

“我是男人，她是女人，我又是你眼中的坏男人，她也是你眼中的烂女人，一个坏男人，一个烂女人，再能有什么关系，无非就是坏男人和烂女人的关系么。”

“马赶山，不要油嘴滑舌的，你正面回答我的问题，我这是在挽救你！”战争时代，冯立春经常要审问俘虏，当了公安局长后，又少不了审问罪犯，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和朋友，甚至和上级说话

时，口气都带有一些审问的色彩。马赶山对此早都习惯了，可今天却越听越刺耳。他说：

“让你费心了，但我不需要你挽救。再说了，你是公安局长，破案是你的职责，案子破了，是你的本事，破不了，是你本事不够，与我锤子相干！你问的事情我一概不知道，要不要给我灌辣椒水儿上老虎凳？提着头干革命多年，还没有尝过这种滋味呢，你要真想挽救我，就考验我一次吧。”

冯立春被气笑了，碰上这种死蔓子倭瓜，只得锣当锣敲，鼓当鼓敲。可是，话说得太透，这家伙二杆子病犯了，我会脱不了干系的。他已听出马赶山的挑衅，他叹口气，只好把次要话当主要话说了，他缓和了口气，笑说：

“再不要那么难日了。这是一个大案子，案子破不了，我都活不下去了。你权当是帮我好不好？”

“是你难日，不是我难日，你不难日了，我也就不难日了。老实给你说，我和那个荨麻，只是饭馆老板和顾客之间的关系。”

冯立春在马赶山脸上瞄了几遍，没发现什么异常，他知道马赶山是从不说谎的，但那只限于工作，乃至政治态度上，遇到男女这些事情，给谁都一样，有些事是做得说不得的。他没有说话，眼睛继续在马赶山脸上瞄，倒把马赶山瞄得心里发毛，马赶山端着酒盅，一下一下咥酒，他眼皮虽然耷着，仍能觉出一把雪亮的刺刀在面前晃悠。他终于耐不住，只好抬起眼皮，没好气地说：

“俺，你这人咋是这驴人，有话你说，有屁你放，你在我脸上瞄驴的锤子吗？”

冯立春坏笑道：

“你脸上哪有那东西啊，要是有的话，还能等到我瞄，早让你扒下来吃了，那东西壮阳呢，正好用来好好伺候你那个可爱的荨麻。”

“你放的什么罗圈屁？你怎么脏我都可以，不要说人家！那个女人干干净净的，我和她更是干干净净的。”马赶山一脸庄重地说。

“咦，这我就不懂了，你们既然干干净净的，你怎么就知道她干干净净的？好比一个铁门紧锁的屋子，你没有进去过，怎么知道屋子是脏是净？”

冯立春一脸坏笑，马赶山却一时语塞，喉结那儿如蛇刚囫囵吞入麻雀，波浪起伏，却发不出声来。冯立春笑说：

“说吧，咱俩是老战友，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我还没有堕落到拿你的生活问题做工作上的文章。只是你的这件生活上的事情，跟我的工作有关，我需要理清一些线索。”

马赶山缓过劲了，他决然说：

“冯立春，你既然把我当老战友，我也以老战友的资格告诉你：我和那个女人没有发生任何拿不到桌面的事情，你信了信，不信了算毬！老子没有帮你破案的义务！”

冯立春愣了愣，依旧笑说：

“可是，人家对你好像是一往情深啊。”

“不瞒你说，我对她也是一往情深。”

冯立春在马赶山的口风中，听出了他的骄傲。这个家伙，看来，真的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啊，这话简直把话说透了，说绝了，他为他的老战友感到惋惜，而此时，他越发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连马赶山这样经过多年铁血考验的革命同志，让人家手腕轻轻一抖就拉下水了，要命的是，他还不觉得自己下水了，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快被淹死了，还像鱼儿那样摇头摆尾游的欢畅呢。作为公安局长，必须揭露暗藏的阶级敌人，无论敌人装扮成什么模样，都要把他们的真面目揭露出来，晾晒在光天化日之下，这已经不是破获一桩案件的独立事件，而是借此教育更多的干部群众，让他们明白，敌人就在你的身边，和你同在一座营房里，同在一个办公室里，同在一家工厂里，同在一块田地里，甚至同在一个炕头上。想到这儿，似乎敌人真的到了面前，似乎遍地都是敌人，一种庄严感，一种使命感，一下子让冯立春信心百倍，他说：

“赶山同志，我不得不告诉你，当你在对你所谓的心上人一往情深时，她与她的同伙把枪口对准了你的胸口，只是她的同伙运气差了点，要不然，他们现在正躲在哪个阴暗的角落里，举杯为自己庆功，也在嘲笑那个死都不知道自己咋死的马赶山县长呢。”

“不可能！她绝对不可能做这种事！”马赶山断然说。

“你凭什么说她不可能？”恨铁不成钢的冯立春，这下真的火了。

“凭什么？凭我的眼睛，凭我的心！”马赶山口气也更决断了。

“让你的眼睛你的心，装在你那相好的裤裆去吧，我都替你害臊。不妨告诉你，你的相好已经被我关起来了。”

“什么？你凭什么关她？你有什么证据？”马赶山也真的火了。

“目前还没有证据。你要问我凭什么？”冯立春蜷起食指，指着自已说：“凭我的眼睛，一个侦察兵的眼睛，凭我的心，一颗对革命事业无比忠诚，对战友无比负责的心！”

马赶山心里明白，冯立春绝对是抓错人了，但却没有理由反驳他。他只好缓和了口气说：

“我要见她。”

“见她可以，但现在不行，你会见到她的，见面地点大概会在刑场上。”冯立春揶揄道。

“滚！我从此以后没有你这个战友了！你替我害臊，我还替你害臊呢，什么公安局长，自己没有本事破案，拿一个无辜的女人做文章，害臊不害臊！”

第三十一章 公安局长的手枪

冯立春一觉睡醒，窗外还黑糊糊一片，除了此起彼伏的鸡叫声，世间凡是有生命的东西都还在熟睡中。他只记得马赶山赶他滚，不等他滚，自己先滚了。真的是一种滚的姿势，气急败坏，落荒而逃。马赶山把自己的办公室兼卧室让给冯立春住了。冯立春来县城后急着和马赶山见面，原来想，一会儿聚会结束，再去县政府招待所登记住宿，不知道郭丢丢登记房间了没有，估计和小锤子也喝得高兴了，反正哪怕半夜去，招待所都会想办法让他们住下的。马赶山居然喝令他滚，

而且不再认他这个老战友，这太伤感情了，老战友之间，吵架可以，打架可以，但不能说伤害彼此感情的话。树怕伤根，人怕伤心，狗日的伤我心了。他气得身上凡是有眼儿的地方都在往外突突冒烟，他想和这狗日的好好干一架，让他把他说的屁话混账话收回去，他才会和他和好的。没想到，这个家伙，一个臭屁放完，自己抬脚跑了，倒让他留下挨臭。他大叫着，马赶山，你狗日的给我站住！拉开房门，院子里连鬼影子都不见了，他想放开嗓子叫骂几声，一出声儿，却细声细气地，像一个挨打受气后的小媳妇在给娘家妈诉苦。这是怎么回事呢，哦，原来是自己还没忘记自己是堂堂地区公安局长，黑天半夜大喊大叫地，成什么体统。继而又一想，地区公安局长是个锤子，反正在你马赶山的地盘上，我把你骂美了，气出够了，拍屁股一走了之，人是我丢的，却是丢给你的，我又不常来，赶下次来，人早忘了。再说了，我是客人，客人发这么大的脾气，稍微会想事儿的人，首先会想到，你看看你这个马赶山简直不是个东西嘛，把客人气成了这样。冯立春这样一想，气马上消了，他带着一种恶作剧的快感，把气从丹田中提起来，待鼓足以后，一声吼了出来。然而，他并没有听见他设想的那种惊天动地的吼叫声，他听见的仍然是小媳妇式的唧唧唧唧。他又试了几次，情况并没有什么改观，倒把他累得连小声说话的气儿都没有了。好像为了嘲弄他，给他难堪，这时一波鸡叫，远远近近，响成一片，一声比一声嘹亮。

“子午县里没一个好东西，县长不是好东西，连带的公鸡都不是好东西！”

冯立春心气受到空前的打压，气憋了满满一肚子，急切间，却找不到出口。都是小锤子这碎狗日的，坏了老子的心情！一时，他混沌的脑海中联翩涌出了几套报复方案。逮住小锤子，把狗日的好好拾掇一顿？一转眼，不行，咱堂堂的公安局长，怎么可以跟一个小兵娃子较劲呢。去招待所，把他们的所长叫来，随便找个茬儿，枪口点着他的额头，给马赶山一点难堪？他下意識地在腰间一摸：德国镜面匣子好端端的在。真是好枪啊，用了多年，枪身还是锃刮瓦亮的，使唤起

来也得心应手。按上级要求，像他这样级别的干部，要改配小号手枪，方便携带，也是身份的象征，像这种火力猛射程远的大号手枪，是给一线连排军官配发的。但他坚持不换装备，军需部门的负责同志上门给他做工作，第一次，他温言软语给打发走了，第二次再上门做工作，他给人家甩脸子，发脾气，到了第三次，是军分区军需部刘部长直接来给他做工作，人家话还没说完，他居然拔出枪来，哗地子弹上膛了。看见刘部长落荒而逃，他的嗓门要是好坏能唱歌，他肯定会引吭高歌一阵儿的。他的得意劲儿还没有完全退走，桌上的电话铃骤然响起，祁如山喝令他去地委一趟。他脑子一转，忙摘下枪，交给警卫员。原来，部长一出门，径直去了地委，一步到位把他告到祁如山那儿了。他喊一声报告，得到允许后，一进门，一眼看见刘部长坐在旁边一条板凳上，嘴里吃着烟，瞥他一眼，笑嘻嘻的，嘴角涎水伶仃，祁如山胸部抵着办公桌，铁青着脸，低头看文件。他知道情况不好，忙赶上几步，脸贴近刘部长，挤出一脸巴结，一边给使眼色，一边热情过度地说：

“哎呀呀，我的老战友啊，书记现在正忙，走走走，先到我那儿坐一会儿，我搞了一些好旱烟，咱们吃他几锅子去！”

“啪！”只听一声钝响，冯立春知道是祁如山在拍桌子，伸手悄悄拽一下部长，赶紧回头，双脚一碰，敬了军礼，乖乖地站在那里。祁如山冷笑道：

“你狗日的还认得老战友？有动不动把枪口对着老战友的吗？你带枪没有，我看你还敢拿枪口对着我说话哩。”

“报告首长，我是跟刘部长闹着耍的，但即使再好的战友，也不能这样耍，我知道我错了，请首长批评，我给老刘同志赔情下话。”冯立春一边说，把一只手背在身后，急得手指乱摇，求刘部长替他打圆场。刘部长看见了，装作不明白意思，在那儿悠闲自得地吃烟。

“闹着耍的？你干脆给军火库扔一个手榴弹，耍耍一下子耍美，这样小鼻子小眼睛地耍，不够一个堂堂公安局长的气魄。把枪给我交出来！”

冯立春故意伸手朝挎枪的地方一摸，摊开双手说：

“哎呀，接到首长电话，心想能见到首长了，心里一激动，忘带了。”

“啪！”祁如山又一拍桌子，呼地站起来，大吼道：“一个公安局长，出门忘了带武器，你知道你犯的是什么性质的错误？敌情观念淡薄，无组织无纪律，渎职，把党的公安事业当儿戏，把国家和人民的安全不当一回事儿，把一个地区的公安队伍交在你的手上，你觉得合适不？”

冯立春本来没有想这么多，祁如山这样一说，他一下子吓得心里都在哆嗦，这确实不是首长在拿大话拍他，心想今天真的要大了，一时急得揪耳朵抠鼻子的。这时，身后的刘部长说话了，他阴阳怪气地说：

“冯立春同志，你在我跟前小聪明耍惯了，以为到哪里都可以耍啊，今儿耍砸了吧？做人还是老实点好啊。”

刘部长站起身来，笑着对祁如山说：

“这家伙做事是出格一些，我想，他是一时猪油把心糊住了。他是要耍小聪明，害怕首长收他的枪，故意耍赖不带的。”

“他不带枪，我就收不了他的枪了？”祁如山脸上有了笑意。

冯立春敏锐地察觉到了，他显出一脸可怜相，对祁如山说：

“我跟刘部长确实是闹着耍的，我知道我错了，私下里咋耍都行，人家今天是执行任务，我还要，以后再也不敢了。我这就回去取枪去。”

冯立春说着，抬腿就往外走，步子迈得很大，一步却走不出几寸，脚落地后，脚底再往后格歪几下，如同在原地走正步。祁如山装着没看见，不说让他去的话，也不说不让他去的话，刘部长又装了一锅旱烟，吧嗒吧嗒，悠闲地吃着烟，冷眼瞥着冯立春，一脸都是讥讽。他什么话也不说，心想你好好表演吧，你以为你是戏子？把今天这场戏能够演下去，才算娃能哩。祁如山也装了一锅烟，冯立春急忙凑上去，划着洋火点烟。烟锅里冒出青烟后，祁如山惊讶地说：

“怎么是你，我还以为是小刘呢。你不是取枪了么，怎么还在这儿磨叽？”

“嘿嘿，这不是在等待首长发话嘛。”冯立春像戏台上那些奸臣，隆起一脸皱巴巴的笑纹。

“我发的什么话？这是小刘主管的事情。”祁如山冷冰冰地说。

“嘿嘿，嘿嘿，小刘，老战友，刘部长，嘿嘿，你看这？”冯立春转过身去，脸对着刘部长，一脸的笑，却看不出丝毫的歉意，看不出丝毫的尴尬，也看不出丝毫的真诚。刘部长冷笑道：

“我看什么看？你把枪老老实实交上来，我才不愿看见你的脸呢，好坏也是人的脸嘛，怎么就那么难看呢。”

“嘿嘿，部长说的太对了，今后一定改正错误，向部长的脸学习。”冯立春说着，急得剜了刘部长几眼，没有效果，又伸手使劲在刘部长腋窝里挠了一把。刘部长忍不住疼痛，往后躲了躲，说：

“快点取枪去，首长这么忙，我也忙着呢。”

冯立春无奈，狠狠地剜几眼刘部长，又做了几个严重的鬼脸，蹑蹑着往外磨蹭。快到门口了，刘部长忽然说：

“哟，我把一件重要事情忘了，来不及等你取枪了，要不，回头你自觉给我送到军需部吧。”

“好好好，一定，一定！”冯立春连声应承着，快步返了回来。祁如山说：

“你看你那个没出息劲儿，简直是贫苦人家出来的老地主！交旧换新的，又不是不给你配枪，为了一把破枪，跟人撒泼耍横的？”

“嘿嘿，首长啊，这旧枪嘛，就像自家婆娘一样，看起来堵心，用起来可顺心啊。”

“滚，快滚，滚得远远的。”

“是！”冯立春一个立正，给祁如山敬礼毕，又转向给刘部长敬一个礼，风也似跑了。

这次出差，冯立春带的就是这把枪，和马赶山一个型号的枪，他俩都喜欢这种枪，挎在身上，心里踏实，拿在手上，自感威风八面。

可是，马赶山似乎并没有把他当成地区来的领导对待，这让他一时还能释怀。

第三十二章 县长深夜持枪闯进漂亮女医生的卧室

鸡叫头遍，马赶山也醒了，想睁眼看看，觉得眼皮像是被泥水打湿的衣裳，又湿又重，试着舒展身体，又像是陷在沼泽里，一丝气儿不通，也动弹不得，索性不再努力，原模原样又睡了。睡的不算踏实，却也不算清醒。好在这个时辰的公鸡都不大勤奋，叫一声，就都闭目养神，又安稳了。头遍和二遍之间，鸡叫的间隔时间是很长的，足够睡觉高手美美睡一觉了。在这个间隙里，马赶山的心睡的不够踏实，身体却睡的很沉，鸡叫二遍时，他又醒了，眼皮没有那么重了，还是不容易睁开，身体没有那么黏重了，还是无法自由伸缩。心里一懒，头一歪，又似睡非睡的。二遍和三遍之间，鸡叫的间隙比一遍和二遍相隔的时间短的多，公鸡们也都恢复了精神，一只公鸡大约都要断续叫好几遍的。这一回，马赶山倒是醒来了，他的心醒了，身体却想睡了。他就那样懒着。直到鸡叫四遍时，马赶山的心醒了，身体也醒了，他忽地想起昨晚的事情，腿脚噌地就势一弹，人已经活泼泼地站在地上。凭感觉，脚下的地不是熟悉的那块。无论春夏秋冬，他都有一个改不了的毛病，也无论白天黑夜，他都有一个改不了的习惯，就是睡醒后，先光着身子跳下炕，再穿衣服穿鞋。有时候地上有水渍，又都是泥地，便沾一脚的泥，从容了，还可以好坏拾掇一下，大多都是泥脚穿鞋穿袜子出门。他只能想起昨晚和冯立春翻脸了，也能想起他把办公室让给那个难日鬼了，却死活想不起来他是怎样离开办公室的，离开后，又是在哪里睡觉的。他一片脚刚钻入一条裤腿，突然看见炕头一只类似木箱的盖上搁着他的手枪。按说屋里的光线是什么都看不见的，他却能看见枪，还能认出是不是自己的枪，这一惊可吃的不小。他睡觉时，无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睡觉，枪从来都是枕在后脑勺下的，有枕头时，枪在枕头下压着，右手很方便准确地握住枪柄的地方，没有枕头时，他就用枪当枕头。他两眼盯着枪，脑子在尽力地回想昨

晚的事情，却怎么也理不出头绪来，一心在多用，悬空的这只脚一时落不到地上，承重的那只脚又立不稳，他便像一只瘸腿鸡在地上蹦蹦跳跳的。这时，他听见身边有人轻轻咳了声，同时想起一串拖拉着鞋子走路的声音。他身子一纵，穿了半天没有穿停当的裤子飞快穿妥帖了，他喝问：

“谁？”

“县长睡醒了？”

一个女人的声音，马赶山当即吓得魂不附体，嘴唇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他听见说话的人脚步有进屋的意思，忙说：

“灯在哪儿？把灯点着！”

“嗯。”一记划火柴的声音响起，屋里顿时有了光线。马赶山惶然四顾，他身处的分明是一间女人居住的屋子，屋里的陈设和所有的人居住的屋子一样简陋，但所有的陈设都表示这是女人的屋子，隐约的气息也是女人才有的那种。油灯的光亮是从布帘渗透过来的，他看见挂在墙壁上的那片白布帘印着一个人影，这也是女人才有的身影，曲里拐弯无风婀娜的那种。他定了定神，先把脸色调配到自感既不是严厉又不失庄严的那种，又把语气调整到既不是惶急也不是散漫的那种，话快要出口时，他又把身子侧了侧，既不是正对着门帘也不是偏离门帘很远的角度，说：

“进来吧。”

门帘并没有马上被揭起，他看见那个身影转过身去，随即又转过来，一颗灯苗悬着巨大的光影缓缓移过来，门帘上那个身影呼地窜高了，不知高过了门帘多少，门帘上只印了一个模糊的腰身，接着，门帘上的身影像是秋风中的秋雾，欻然四散，油灯的光晕同时涌入房间，马赶山急切想看见眼前的事物，急切间倒什么都看不见，他略略闭了一下眼，再度睁开，屋里的一切都在眼前了。

卷帘掌灯进屋的人是姚妙妙。

“我怎么会来这里？”马赶山窘得无地自容，他知道是该为自己的处境做些什么说些什么的，可他一时六神无主手足无措，下意识说了

这么一句。话未出口，他已经后悔了，却收煞不住，话一出口，他就想抱头鼠窜。还好，姚妙妙并没有说过于刻薄的话，她浅笑笑，随意地把煤油灯搁在手枪跟前。马赶山的目光随着她软软摆摆的腰身，果然看见，手枪是搁在一只描红木箱的盖上，一对五彩喜鹊在腊梅枝上做振翅欲飞态，仿佛能听见啾呀啾呀的鸣叫声。姚妙妙飒飒转过身来，半抬头，半敛眉，半收胸，半含笑，轻声说：

“你怎么来的我也不太知道，反正不是我背你来的，我想背也背不动，不是么？”

马赶山脸上尴尬，心里尴尬，原地转了几个磨磨儿，还是尴尬。他想就手一走了之，心里到底不踏实，不走，丢人现眼又是明摆着的事。“不就是一个反动军官的姨太太么，多大的事！”一有这个心思，胆倏然正了，顽皮劲儿上来了，他笑道：

“背动背不动另说，你想过背我么？”

“想是想过，背动背不动另说，倒还敢背你的，一想，就不敢再想了。”

话说了一半，姚妙妙抿住嘴，把嘴抿起来后，在油灯闪烁下，生出一种格外地可怜相，好似一朵盛开的花忽地蔫了，马赶山心里一个惊颤，右手指梢不由得动了动，要以适当的肢体语言去安慰她，还没有做出动作来，心里又一个惊颤，马上端严了身架和脸色。他嗫嚅道：“昨晚……昨晚我没干啥吧？”说着，他不自觉地眼角朝炕上瞥去。他这才发现，早上起身时，自己竟然搞错了，这不是土炕，是木板床。大红缎被还保持着她盖过的姿势，在床脚蜷缩着，像一个打扮光鲜却经受不住摧残的新媳妇。床上再没有发现什么特别显眼的物事，马赶山稍稍有些放心，终究还是不踏实，又向姚妙妙投去询问的目光。姚妙妙敏锐地捕捉到了，这和她先前见过的完全是两个人的目光，那双目光曾经那样自信、霸道、凶悍，抬头看天，日月的光眼见得黯淡了，低头看地，无风的土地上顿时尘雾蒸腾，猛不丁瞥人一眼，心中无鬼的人都会生出一群鬼来的。可是，她现在看到的目光，游移，怯懦，

尴尬，自责，羞愧，一张脸就是一个所有表情的大拼盘。姚妙妙心中有数了，她低下头，把脸偏向一边，期期艾艾地说：

“干啥没干啥，你不知道么，倒来问……人家。”

“啊？”马赶山腿一软，腰往下一坠，差点立脚不住。原来常听人说屁滚尿流，他是没有切身体验的，这下有了，他事实上也憋了一晚上的尿，早上起来又让这事儿绊住，当下就有些收煞不住，他调动所有的意志力封住前面，后面却松了，洒出一只不带响的屁来。他的感觉出了问题，把屁当成了稀屎，顿觉裤裆那里潮乎乎的。日塌了，这下日塌了，一晚上犯了两个大错误，一是把多年的生死弟兄彻底得罪了，一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跟一个反动军官的姨太太搞上了，恐怕还不是搞不搞的问题，大约比这还要严重的多，现在又把稀屎擦裤裆了，一个大男人，还是革命功臣，还是一县之长，错误归错误，哪怕犯了死罪，也要像男人那样挨枪子儿，现在倒好，把人又丢到女人那里，又是敌对势力的女人。马赶山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击，眼见得面无人色，嘴唇抖，双手抖，整个身子都在抖。

姚妙妙也吓坏了，没想到自己小小的一个恶作剧，把她心目中的一代英豪整治成了这样，以前对他的一切不满和惧怕，立时化为女人对男人的怜惜。她从心里敬重和爱惜这种硬得起来软得下去的男人，她的丈夫萧乾坤就是这样的男人，她和他的相识与结合，她至今都认为是一桩爱情经典。肖乾坤在抗战前线立功后，回到后方做抗战动员报告，姚妙妙正在兰州读医专，代表学校上台给英雄献花，正是冬天，兰州没有鲜花，她别出心裁，扔掉绒纸花，解下自己扎头发的红头绳，飞快地打了一枚英雄结，上台亲手挂在了一片军功章中间。她抬头看见，满脸伤疤中是一双泪眼婆娑的眼睛，那目光像夏天的太阳照射在熟透的西瓜瓢上的反光，迷离的，朽腐的，缺少生气的，她被他的目光击溃了，不由自主地合身扑上去，对准他的右脸蛋上那块女人樱桃小口般的伤疤吻了上去，现场记者抓拍了这一场景。第二天，这张照片登载在大小报纸上，后方的民众，前线的将士，看着照片，个个热泪盈眶。那是抗战最艰苦的岁月，什么最能鼓舞士气，收拢人心？鲜

血，爱情。她的嘴唇在离他的伤口半寸远近，一张少女纯洁的嘴唇，一块狰狞的战士的伤疤。她悄悄问他住在什么地方，当夜，她就去找他了。当夜，他们住在他下榻的饭店。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合适，相反，不这样，倒不合适。这就是战争，这就是战争时期。仅过了一个星期，肖乾坤重赴前线，姚妙妙重回学堂。直到抗战结束后，他们再度相逢，接着，已是上校团长的肖乾坤再赴前线，她随他到西安，本来是要让她进军队医院当军医的，手续还没有办妥，他就开赴东北火线了。她在西安生活无着，一路辗转，回到了他在子午县的老家。

肖乾坤在老家是有发妻的，已经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子午县是解放区，全家人都声明和肖乾坤彻底脱离关系，因此也获得了土地，还有对县城一间铺面的经营权。她和他的婚姻不被政府承认，更不被公婆承认。她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张医专文凭。她想在县城开一家诊疗室，独自行医谋生，但，这里除了军队的战地救护队有女护士外，人们从来没有见过女医生，人们见过的与治病救人有关的女人，一个是乡村接生婆，一个是巫神马脚。没人请她看病，但有人请她接生。她靠接生维持生计。她觉得她的医术应该在大医院发挥用场，去找民政局，局长认为，她的丈夫还在帮助反动军队屠杀人民反对革命，她气愤之极，直接找到了马赶山。马赶山听完她的陈述后，表示欢迎她为人民政府服务，但前提必须是和那个反动军官脱离关系，她当场就恼了，厉声辩驳说，肖乾坤不是反动军官，他和你一样，首先是抗战功臣民族英雄，马赶山说，他是抗战功臣民族英雄不假，谁都承认，可是，他现在却在与人民为敌。姚妙妙不再说话，噙着两眼泪水，一肚子的委屈，回到了她的住处。这是一座小小的四合院，只有一间半屋子，中间打了一道墙，隔成一里一外两间，里面住人，外面待客，在院子的墙角下，又起了一间小厦屋，做厨房用。这是公爹当时用很少的钱从一个破产商人手中买的，他知道儿子有外室，迟早回家，和大媳妇住在一起不方便，再说，儿子和小儿媳都是吃外面饭的，老家的土窑洞土莽莽的，哪能让功臣儿子和洋学生媳妇住这种地方呢。儿

子没有回来，媳妇回来了，咋说都是自家人，他让大儿媳借口赶集，把钥匙悄悄给了小儿媳。

姚妙妙不敢再耍笑了，但她是一个单身女人，一个不被时局接纳的单身女人，她得为自己的生计、安全和脸面着想，她低下头，眼皮耷下去，目光却坚定地盯视着对面那双无助的男人的眼睛，轻声说：

“我看你不像是一个敢做不敢当的男人呀？”

“我做什么了？”马赶山的目光不由自主又上了床，只是一瞥，他恨不得爬上床去，揭开被子，仔细查勘一回，却又不能这样做。咋说都是经历过无数生死考验的人，咋说都是县长，咋说面对的都是有敌对家庭背景的女人。一个人即使死，也要站着倒下去，让他不甘心的，自己竟然以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至少是结束政治生命，这是什么事儿，满不说是一个革命者了，就是一个普通人，借助强势糟蹋妇女，等于在给组织脸上抹黑，给先人的骨什上撒尿，死了都是一个肮脏鬼。喝醉酒，带着枪，深更半夜睡在一个单身女人家里，浑身都是嘴，说出来的都只能是自己的不干净，他只寄希望自己没有做更恶劣的事情。

“你真的不知道你做的事情？”姚妙妙抬起头，又低下头，眼里荡漾的似乎是亮晶晶的神采，似乎又是夺眶而出的泪水。马赶山突然想起了新婚之夜后，第二天早上他从大女脸上看到的那种表情。他身上一热，还没热起来，心里一沉，沉到了冰点以下，人家已经明确告诉你，你最担心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他仍然不甘心，他需要落实的是他到底恶劣到了什么程度，他赧颜道：

“我肯定为我所有的行为负责，我为我所在的组织负责，我为我一个革命干部的荣誉负责。我先向你道歉，然后，该怎样做我自己知道。不是我不敢担责任，我真的忘了我做过什么，你说说啊，也别让我死了都是一个糊涂鬼。”

姚妙妙惨然一笑，又灿然一笑说：

“我估计你是喝糊涂了。不过，我也忘了你做过什么事儿了。”

“你怎么能忘了呢？”马赶山伸出双手，恨不得从姚妙妙的嘴里掏出话来，双手到了中途，像遭了蛇咬，嗖地缩了回来。

“你都能忘，我难道就不能忘？再说了，记着又能干什么，又有什么意思？你是为民族解放立了功的，我向来敬重英雄。”

“可是，可是……”马赶山一时感动的手足无措，又羞愤的语无伦次，他急口急舌说：“可是，这哪是一个功臣一个英雄做的事啊，亏先人了，活亏老先人了。你看你，我喝醉了，你把我挡在门外多好的。”

姚妙妙抬眼剐了马赶山一眼，以前所受的委屈和怨艾，霎时涌上心头，泪水真的喷涌而出了，她说：

“我能挡住你？我敢挡你？你一个大男人，一个县长，又是黑天半夜的，你不顾忌名声，我还要顾忌呢。进门了，拿枪顶着我的头，我一个六亲无靠的弱女子……”

马赶山当下愧悔的无地自容，为晚上做的事情，更为刚说的话，无心的话，急不择言的话，却把自己埋藏得深深又深深的齷齪心给晾晒了，原来我是这样一个男人啊，别人把我当功臣当英雄当革命者当正人君子，我自己也当真了，我最看不起那种提起裤子不认账的男人，那种男人哪里去找，闹了半天，我就是啊，自己把女人糟蹋了，反倒埋怨人家把裤带没有系牢，什么人嘛。他正不知说什么做什么好，姚妙妙忽然一手指着窗外，惊慌失措说：

“快走，天快大亮了，让人看见，我们都没脸见人的。”

马赶山扭头往窗外一看，都能清晰地看见院子那棵桃树的树身子，他也慌了，跨出一步，一手掀起门帘。这当儿，他一愣，双脚钉在原地，什么人嘛，在女人面前把不丢的人都丢了，这和在战场上刚听见枪声还没有看见敌人掉头就逃跑，又有什么区别？这一来，一种刚迷失的英雄情怀又闪电般回归了，他转过身来，决然说：

“天大的事儿有我马赶山当着！放心，我不会撂下你逃跑的。”马赶山索性一屁股塌在床上，从怀里摸起烟袋来。姚妙妙以为他在摸枪，回手把搁在箱盖上的手枪拿来，双手递给他，说：“在这儿。”马赶山接过枪来，随便插在腰间枪套里，一手还在怀中摸索。往常是不用摸

索的，手随便从怀里一撕扯，烟锅烟袋一串子家什生了腿似地，自动出来了。今天摸了几遍，摸着了，却不知挂在哪里，急切间撕扯不出来。姚妙妙这才明白他不是摸枪，到底摸揣什么，她又不清楚，见他慢腾腾像在自家炕头的样子，她急了，上前一步，双手摇晃着他的肩膀说：

“快走吧，算我求你了行不行？你不怕我还怕呢，我说过了，你做了什么我都忘得死死的，你也忘了吧，快走啊！”

马赶山也顿然清醒了，不能自个跟自个斗气儿，此时，他几乎全身都埋在姚妙妙的怀抱里，一团只有在柳姿和那妃身上才有的那种特别的气味笼罩了他的全部身心，柳姿和那妃身上的气味，他只不过是远远闻到过，姚妙妙离他却这么近，而这气味又是专意为他一人散发的。他恍然一惊，又一悟，原来女人的外貌千差万别，身上的气味也是奥妙无穷。大女身上散发出来的是一种烟火气，尘埃气，这种气味让他感到像脚踏大地那样安全安定，在战争期间，好几次，在生命交关之际，他躲在房东家的地窖子里，敌人到处追捕他，他照样吃得香睡得沉，因为每到夜深人静时候，他爬出地窖，似乎就可闻到大女的气味；柳姿和那妃，她们本身是他的生死战友，又是上级和战友的妻子，在困难时，远远地见到她们，或者忙里偷闲说几句话，他都可以在她们身上获取信任和力量，在平和闲暇时，一顿玩笑过后，他感到的是生活的趣味和美好；那个荨麻，虽然没有深交，但他第一次在她的饭馆吃饭时，就觉出了一种特别的气味，起初他以为是羊肉的气味，后来他发现，那是她的气味，一种让他火烧火燎甘愿沉沦堕落的气味，理性警告他，他必须远离这种气味，但他就像染上大烟瘾一样，心里念叨着远离，脚步却在义无反顾走近。

眼前的这个姚妙妙，一个敌人的姨太太，一个想给新政权做事的女医生，一个让他反复权衡过利弊的女人，昨晚，我怎么会来找她呢，人说酒后吐真言，难道酒后也来真事儿？此时，他忽然有些明白，是她身上的某种气味在诱惑着酒后失去理智的他。那是一种缠缠绕绕的藤萝一样的气味，终于这种气味变得这么真切，他真想就这样被多缠

绕一会，而她却决然推开了他。“你跟着我！”说完，她一手撬开门帘，碎步冲向院子，贴耳在大门上听了听，轻轻打开门窰子，试探着伸出头去，左右一瞭，一只手蜷起，朝后勾一勾，马赶山会意，也碎步猫腰溜到门边，姚妙妙缩回身子，轻声说：“没人！”马赶山在她的后背轻轻拍了一下，像是他平时从嘴里喷出的一道烟雾，一股风适时刮来，霎时化于无形。姚妙妙随后伸出头去，什么都看不见了，她的小院在一条死胡同里，门前是废弃的老城墙，左边是县日杂公司的仓库，一边紧挨着城墙的拐角，右边是一户人家的院子，只有老两口，往右五十米，出了胡同，就是大街，平时，除了日杂公司的人偶尔搬运货物，很少有人来这里的。姚妙妙轻轻插上门窰子，暗暗感叹道：不愧是战斗英雄，身手就是不一般。回到屋子，一屋子都是马赶山的气味，是那种久违了的男人的气味，她快步冲向卧室，合身扑到床上，像饿极的人乍然看见食物，使劲嗅了一会儿，她猛然看见，她嗅过的地方都湿了，抬起头时，满脸都是泪水。她呆坐床头，想起她的那个人，大半年了，杳无音信，她悄悄回家问过公婆，两位老人和大姐，终日以泪洗面，还不敢让外人看见他们的眼泪，他们也已经大半年没有听到那人的音讯。他们知道的和她一样多，半年前的那封信说，他即将随部队撤到国外去。多少个夜晚，醒来后，枕头是湿的，镜子里她的眼睛是红肿的，脸是浮肿的，今天早上，她的床单湿了，她却一时分辨不清，她的打湿床单的泪水是为谁流的。忽而，她想起了马赶山，泪眼迷离中，她仿佛看见他还站在门帘旁边，通红着脸，坐不是，走不是，说不是，不说也不是，一个敢给天戳窟窿的男人，一个让女人一句玩笑话吓破胆的男人，嘿嘿，她忍不住爬在床上，双手捂脸笑了，竟然笑得鸟雀乱飞，松木床板也跟着她的节奏呻吟连连。

第三十三章 公安局长与县长和解了

马赶山影子一般贴墙根飘出胡同口，四下一瞭，远远地，看见三两个鬼魅样的人影在溜达，心里一泄劲儿，腰以下部位顿时一泄无余，他极力收腹提臀，蹑蹑到近处的一处墙角，幸好无人，他一边跳着脚，手忙脚乱扯开裤带蹲下，低头朝裤裆一看，并没有他感觉到的那些尴

尬，心彻底放下了，当下的快乐几乎要和战胜日本鬼子那阵儿不差上下了。重负放下，身体的感觉恢复正常，他的身体准确地告诉他，昨晚的事情并没有他臆想的那么严重，他几乎生出要夸奖自己几句的冲动。念头还没有形成，又让他立即掐死，还夸奖自己哩，什么人嘛，黑天半夜去人家单身女人那里睡觉，丢死先人了！拐出墙角，天彻底亮了，骚动的气息从各个院落里鼓荡而出，大街上仍然空无一人。这是县城的人久远的作息规律，太阳出山人出门，太阳落山人回家，在这个时候，在大街上晃悠的，要不是那些无所事事的逛三，要不就是那些吃喝嫖赌不学好的男人。嘿，我是什么人。马赶山急忙端严了身子，像一个明察秋毫的哨兵，从大街中间，大大方方回到了县府大院。他的房间灯还亮着，一把推开，看见冯立春坐在炕边，一脸阴沉，在默默吃烟。马赶山气不打一处来，低声吼道：

“你还有心吃牲口料？你害死老子了！”

“怎么了？”冯立春一看见马赶山，就想起他昨晚说的绝情话，自责了半天稍稍消下去的火，重又点燃了，都是大吵一架的口风。

“我喝醉了，你为什么不拦住我，不要让我出门？”

“你醉了，难道我没醉？再说了，我能拦住你，你跑的比贼还快！”

马赶山不再说话，低下头，摸出烟锅，抖抖索索装满了烟沫，找不见火柴，看见亮着的煤油灯，要凑过去就火，冯立春顺手划着火柴，说：别费闲劲儿了。昨晚到现在没吃烟了，马赶山一嘴叼住烟嘴，一连吃了十几口。冯立春敏感到一定出了大事，笑问：

“怎么了，把谁家的牲口料偷吃了？”

“唉，比这严重的多。”马赶山沮丧地说。

“那就是把谁家的老母猪强奸了？没关系，民不告，官不究，主人家认得你是县长，不但不告状，从此还会对那头老母猪当县长夫人伺候的。”

“你才干那活儿哩。我把人家姚妙妙……睡了。”

“就是那个反动军官的姨太太？”

“嗯。”

“嘿，想得美！你怕是梦中把人家睡了吧？”

“真的，我刚从她家出来。”

冯立春一看马赶山的神情，不像是耍笑的样子。对这种事儿，虽是老战友，人家承认了，倒还不好再说笑了，他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说辞，便低了头，吧嗒吧嗒吃烟。冯立春早上睡起来还没有开窗户，昨晚留下的酒气烟味，装满了屋子。马赶山想去打开窗子，还没站起来，马上意识到，正在说机密话，又重重地坐下。气氛憋闷得受不了，他恨道：

“人给你说话哩，你皮嘴包得紧的像豌豆，往常不想听你说话，你那废话像老乳牛的尿，汤汤水水，没完没了。”

“是两厢情愿，还是……”

“要是那样，我跟你说个锤子！”

“日塌了，这下日塌了，你看你弄的这事儿！人家是啥态度嘛，你说详细点儿，看还有没有挽救的余地？”

“叫我咋往详细说嘛！反正眼睛一睁，在人家床上睡着，她说，我是拿枪顶着她的头闯进她家的。”

“早上醒来，你们都在床上么？”

“这倒没有，我在里间床上，她在外间。而且，我也知道我没弄那事儿。”

“你敢保证？”

“敢保证。可是，那又有什么区别呢？”

冯立春狠啐几口烟，说：

“我看不要紧，她要是恨你，半夜都叫人来捉奸了，还能让你脱身？”

“可是，可是……人家啥态度是人家的事儿，你说我弄的这驴事儿，丢组织的脸，丢老先人的脸。”

冯立春放心了，徐徐啐一口烟，徐徐吐出烟雾，揶揄说：

“你就是驴嘛，不干驴事儿，岂不是渎职了。”

“唉——”马赶山长叹一声，低头默默吃烟。

冯立春一看时候不早了，赶紧吃了早饭，他得出发的。他提醒说：

“她不是医生么？县医院缺医生，现成的你却不用。”

“不是我不用，她的背景你不是不知道，不敢用嘛。”

“她的背景我比你清楚的多。那个肖乾坤残兵败将跑到缅甸了，大半年没有和家里联系了，谁知道是死是活，即使活着又能怎样，发回来巴掌大一片纸，都得过我的手。”

“真的？”

“我给你帮个忙吧，一会吃早饭时，我当着大家的面，以地区公安局的名义，给她开一张条子，证明她属于内部控制使用人员，在子午县，她可以自由行动，要离开，必须要经过县公安局同意。你给我记牢了，这是帮你擦昨天晚上留下的稀屎沟子，不是开给你上人家床的介绍信！”

“这算不算……违反原则？”马赶山明知道国家用人是有严格程序的，地区有组织人事部门，县上也有组织人事部门，如今，冯立春一个条子，他一句话，就把两级组织人事部门撂到一边了。他心里多少有些忐忑。

“噫！什么叫原则？江山是我们头别在裤腰带上打出来的，以前，别人给我们制定原则，我们不乐意，就革他狗日的命，现在，江山是我们的，轮到别人制定原则了，我们不给别人制定原则，打江山干什么？坐江山又有什么意思？坐江山就是咱坐下挥挥手，别人看着手势跑前跑后嘛。连这都不懂，还当锤子哩，当县长！”冯立春一席话，马赶山眼前一亮，还不到太阳升起的时候，他已经沐浴在阳光下了。但，这是大雨中满天乌云缝儿里透出来的阳光，一股风吹过，又乌云四合了。噫！冯立春轻蔑地瞟马赶山一眼，优游说：“多大的出息！女人嘛，又是困境中的女人，给她一点好处，你要她的手，她把脚都会给你的。你说你没睡人家，睡了又咋了？睡她是看得起她，她敢乱支吾，我替你拾掇她。你把县长白当了，我可不当公安局长！”

“真的啊？我娃乖的，要不是嫌你脸脏，我就吃你一个包子。”马赶山感动得站了起来，摩拳擦掌的，脸上的沮丧一扫而光。

“嘿，我沟蛋子很干净的，你要不要吃个包子？念你娃老实，把我当战友，给我说心里话，要不，我不但不管你这烂脏事，还站在一边看笑话呢。”

“我知道我娃孝顺，不会不管他老子的。”马赶山的顽皮劲儿又回到脸上了。

冯立春顺手拉开公文包，掏出两张纸来，说：

“现在咱们办正事儿。你看看，这两个人你认得么？”

马赶山接过一看，笑说：

“在龙凤羊肉馆吃饭碰到过两次，小锤子还差点把一个给捶了。咦，这谁的手艺？画的真像。”

“你猜？”

“咱是粗人，和这些干细活的没打过交道，猜不出来。”

“哼！谅你也猜不出来，只知道吃人家羊肉，跟人家睡觉，不知道人家是干啥的。”

“你是说……荨麻？”

“看，看，你自己承认跟人家睡觉了吧？”

“算我承认了吧，可是，我求你放了她，这个案子真的跟她没关系。”

冯立春不好明说，他知道，除非他把话挑明，像马赶山这种缺少政治头脑的人是理会不了他的暗示的，而这层意思他要是挑明了，他不但不会领情，不但不会有任何长进，当场还会把他的肠子头骂出来的。他也知道荨麻没有问题，事实上他也不是把她当犯人关押的，他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我是地区公安局长，来到县上就是地区领导，你马赶山还一味地把我当老战友，老戏你没看过？说书你没听过？过去一起打天下时，称兄道弟的，天下到手了，皇上就是皇上，臣下就是臣下，哪个臣下在这个时候再去皇上跟前称兄道弟，只能是追着赶着求人家灭族呢。现在革命胜利了，江山到手了，领导就是领导，群众就是群众，上级就是上级，下级就是下级，孔夫子都说了嘛，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你连最基本的规矩都没搞清楚，我看

你的政治前途有点悬乎。这么简单的问题，你咋就不明白呢，战友只是过去的一种关系，谁对谁当下和未来有用，有这层关系就是亲上加亲，没有用，或者还会带来麻烦，老战友是个锤子！不是我冯立春势利，你马赶山口口声声为老战友谋利益，怎么只见你请有官衔的老战友吃饭喝酒，不见你和那些回家当农民的老战友来往？没有用嘛。昨晚为了荨麻的话题，两人差点彻底翻脸，一转眼，如果又松口了，那岂不是我冯立春在小题大做，或者做事没有原则？冯立春当即黑了脸，严肃地说：

“俺，马赶山，给你一只臭脚后跟，你就要伸手揣大腿！我是干革命工作的，不是给你清理风流债的。她有没有问题，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不算，案子破了，如果真的与她无关，我不放了她，还把她当老娘伺候不成？走，吃早饭，老子饿了。”

第三十四章 惨案发生在身边

在冯立春离开县城的第二天夜里，子午县发生了一桩骇人听闻的惨案：县委办公室科员刘及第全家被人杀了。

当马赶山闻讯飞马刚进村口时，空气中浓烈的血腥味已让他呼吸有些困难。往来于死尸枕藉血流淙淙的战场十多年，他已看惯了死亡，闻惯了血腥味，但，当他面对刘及第一家人的残肢碎肉时，仍然被惊呆了。他瞪大眼睛，两颗眼珠子都蹦出来了，一手背向后腰紧紧按住枪柄，好半天一动不动，小锤子从他的腰间摸走了烟具，他都毫无察觉，当小锤子将一锅点燃的烟递给他时，他才从极度震惊极度愤怒的晕眩中清醒过来，他接过烟锅，狠狠地咂了几口，一团团烟雾笼罩了他的脸，缭绕于屋子，将炕上的惨相略为遮蔽后，他稍稍理智了些。从现场不难判断出，刘及第被捆绑着，嘴里被一双骚臭难闻，气味盖过了血腥味的羊毛袜堵塞了，而他的三个儿子显然是从里屋挪出来的，他的婆娘双乳不见了，阴部那里插着一根粗壮的枣木棒槌。一幅作案图清晰地呈现在马赶山面前。凶徒先是控制了熟睡中的刘及第夫妇，然后将他们在里屋熟睡的孩子抱出来，当着他们夫妇的面，一个个剥碎了，又当着刘及第的面百般凌辱他的婆娘，最后，轮到了刘及第本

人。肯定地，这不是一般的反革命报复，犯罪分子与刘及第本人有着血海深仇。

县公安局牛局长陪同冯立春出发办案了，马赶山指示郝副局长带领一帮公安战士，对整个庄院彻底搜查。这时，何自叙带着古里和一班县委系统的干部也赶来了。马赶山简单地向何自叙汇报了情况，何自叙随后进了发案窑洞。他往炕上只看了一眼，便双手捂脸哇哇大呕，还是控制不住，马赶山忙将他搀扶出来，在院子里，他足足呕了一刻钟，连胆汁都呕出来了。何自叙需要小陈的搀扶才可勉强站起来，他已无力说话，只向马赶山频频摆手，想说什么话，话没有说出来，呕吐物先出来了，马赶山命令小陈送书记回去，又加派了两名公安战士贴身护送。古里随后进了发案窑洞，他只扫了一眼，便急忙退出来。马赶山见他面无人色，浑身都在颤抖，嘴角的一抹鄙夷一闪而逝，他说：古里同志，你身体不舒服么，要不，你回县上去吧。古里摇摇手，摇晃着身子，铺坐在墙根下，抖抖索索掏出烟具，抖抖索索装了一锅烟，抖抖索索点燃，一会儿，他被自己吐出的烟雾笼罩了，不留神，一眼看去，会让人误以为谁的破棉袄着火了。

这是刘及第的新家，刚搬来一个月。先前，他和母亲继父一家住在一起，他说和父母住在一起不方便，就在县城东郊找了一处无主的废弃庄院，稍作修补，把婆娘娃娃安置在这里。虽不在城里，和城里也没有什么区别，他像所有顾家的好男人那样，一有空，就往家跑，单位上只要没有特别要紧的事，领导同事考虑到他是一个老资历但级别很低的同志，好像他自己也不求上进，便对他放的很松，他对自己的要求也不甚高。谁也没想到，一个不争名不爭利很容易相处的好同志，竟然是这个下场。马赶山以前来过这里，他在土庄院走了一圈，心里就有些亮堂了。这是一座孤庄院，前面是黄土深沟，在一面陡崖上钻出三孔窑洞，在侧面的土崖上钻了一条隧道，直通崖顶，供人出入，一道木门卡在隧道正中，从里面插上门剗子，谁也进不来的。北地黄土高原到处都是这种土庄院，是乱世防兵匪用的，兵匪除非坠崖而下，才可进入土庄院，利用这个间隙，庄院的人可以从容躲进庄前

的深沟里，兵匪如果从庄前的深沟进入庄院，一是要绕很远的路，从对面的沟坡下到沟底，再从这面沟坡爬上来，看似隔沟都可说扯闲话，走起来，却需要大半天工夫的。而且，在白天，人早都发现了，晚上，摸不着路，会自己把自己摔死摔伤的；一是听到动静，主人家有了防备，哪怕是老弱妇幼，用土块没头没脑往下乱砸，是很难偷袭成功的。刘及第选择这样保险的地方安家，又是在战争结束，新生政权基本稳定后，很显然，里面是有重大隐情的。

无论谁做的案子，无论与刘及第有多大的仇恨，这种报复手段都太恶劣了，在子午县发生这样的恶性案件，马赶山心里不是滋味，痛心，愤怒，愧怍，什么心情都有。说心里话，他不大喜欢刘及第，老远看见他，就像看见了一团乌云，走到跟前，感到他的身上散发着一股疹气，好似夏天刚走过洪水的暗洞里的那种气，在洞口逗留时间长了，非疹着骨头不可。所以，他一直回避着刘及第。这是另一码事。喜欢不喜欢一个人，并不意味着那个人是坏人，哪怕同是革命者，和自己喜欢的人并肩作战，和自己不喜欢，乃至反感的人，还得并肩作战。个人的好恶是绝对不能带到战场上的。刘及第是个好战士，打仗勇敢，不怕死，战术意识很强，立过不少功劳的。可是，不知什么原因，战士不喜欢他，大小首长都不喜欢他。他一直得不到晋升，好像他对晋升也不感兴趣。他只和古里走得近。说是走得近，只是在一起的时间多，两人并不热乎，既不互相帮腔，更不打闹耍笑，他们的走得近，倒让人觉得生分，别扭。马赶山好几次想从古里那儿揭开这个谜团，古里要不装糊涂，要不打岔，他又不好挑明了问。说到底，他和古里也是有隔阂的，都是老战友，他和冯立春闹得再凶，事情过了就过了，心里不结疙瘩，他和古里并没有撕开面皮闹过，平时在一起，也打闹耍笑的，但，总是黏不到一起。这次，他决定正面问一问古里，哪怕他不高兴，他都不能再回避了。他甚至觉得，古里要是早把某些隐情向他透露了，刘及第的悲剧也许还可以避免。刘及第的事情已经不可挽回，哪怕把凶手抓住千刀万剐，也换不回刘及第一家人的生命。他真切地感到在子午县上空笼罩着一团死亡的气息，而死亡的屠刀无

不指向他们这些刚刚取得政权的人。这一刻，他理解了冯立春，也许，他有点神经过敏，有点如临大敌，至少他把荨麻当成坏人绝对是错误的，但换个角度说，宁可神经过敏，决不可思想麻痹。刘及第的悲剧，就是他这个当县长的思想麻痹的恶果。马赶山决心已下，绝不能让这种悲剧在别的战友身上重演。

马赶山看见古里还把自己扔在墙根下，往那个方向迈出两步，又犹豫了，在现场说，好提起话头，不好的一点是，心都在痛着，有些话难以启齿，如果再找时间说，又显得太正规了，不好张口。他瞥见郝副局长快步向他走来。他心里一喜，以为发现了什么线索，便站在原地眼巴巴等着听汇报。老郝走到跟前，立正，敬礼，马赶山烦躁地摆摆手说，你快说要紧事儿吧，给驴毯立正敬礼呢。老郝差点被惹笑了，心里话，这个冒子，骂别人不打草稿，骂自己也是这样捷便。老郝说，所有的旮旯犄角都翻遍了，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唯有在一孔小拐窑里发现一尊石头佛像，香炉的香灰还是热的。马赶山心里一动，说去看看，甩手就直戳戳走，赶老郝反应过来，他已走出一大截了，老郝紧赶几步，一块进了存放柴草的那孔边窑。

刘及第家正面庄院只有一孔大窑洞，两边庄膀子各有一孔，共同组成一座一大二小一正两偏格局的土庄院，正庄面朝南，看来，刘及第打算在这儿永久安家，这些窑洞显然不够用，也许是才安家，还没有来得及饲养畜禽之类的活物，土庄院旁边的崖壁上被斩下一块，崖壁都刮削平整了，还没有打窑洞，根据方位，这是准备养猪养鸡的地方。北地人家的土庄院一般都是正面三孔窑洞，两边庄膀子各一孔，更大的庄院无论窑洞有多少，正面必须是单数，如果地形不够单数，也得打起一道院墙隔成单数，刘及第家目前的设施还属于那种凑合过日子的小门小户，只有那些大户人家才凿有拐窑，用来储藏贵重财物。老郝赶在前面带路，马赶山进了边窑，尽管窑内光线很暗，他搭眼一扫，心里就有些泄气。这是一孔老窑洞，还没看见里面的拐窑，他就判断出，拐窑也是先前就有的。和当地所有的拐窑一样，都是在靠近正窑的窑掌旁边，朝另外的方向凿出一只小窑洞，讲究的人家，拐窑

口平常是用土坯砌起来封死的，轻易不打开，一般的人家在那里堆放一些杂物作伪装，刘及第家的拐窑口，和外面一样，都堆放着柴草，看似没有怎么伪装，但却别具匠心，公安战士进来过几拨，都误以为这是一孔专门堆放柴草的窑洞，老郝肩上的责任大，一点线索找不到，心急上火，恨不得把整个土庄院翻一个个儿。发现拐窑口后，他简直禁不住要手舞足蹈了。扫兴的是，储藏贵重物品的拐窑里面只供奉了一尊孤零零的石头佛爷。这么个东西嘛，又不是什么金佛爷，家家户户都有的，都供奉在显眼的地方。老郝心里生了疑虑，可他是个憨厚人，只觉得这个刘及第为人行事怪兮兮的，没往深处想。马赶山走到拐窑口上，心里已生了疑虑，借着两把手电筒的光亮朝里面一眼瞄过去，心里的疑虑立刻消失了，他认定这个拐窑有问题。完全可以公开的东西为什么要秘藏？

马赶山从一个公安战士的手中要来一把手电筒，在拐窑仔细察看。拐窑里面很狭小，他弯着腰，察看窑顶时只得把脖项努力拧过去，外面看去，在手电筒的光晕中，他像一只出洋相的猴子。他发现了疑点，佛像背后的墙壁上，一片墙皮有被动过的痕迹。他用手电筒的光指着那里，冷然说：

“把这里打开！”

一个公安战士手持一把镢头应声钻进拐窑，里面摆不开两个人，马赶山又不愿出去，他弯腰缩在墙角，公安战士抡不开镢头，只好双手把着镢头的脖颈，一下一下凿。好在黄土墙壁土质疏松，三两下，一个一尺见方的小龛暴露在手电光下，龛中摆放着一把杀猪刀和一只小孩的布鞋。马赶山一手持手电筒，另只手攥起刀子和鞋子，钻出拐窑后，看见古里还蜷缩在墙角吃烟，便径直走了过去。他把手电筒顺手丢给随在身后的老郝，一手掂着刀子，一手拎着鞋子，以满不在乎的口气说：

“这是在拐窑佛像后面的暗室里发现的两样东西。”

古里抬头看了一眼，又低下头，连吃两口烟，散淡地说：

“噢么。”

“及第同志还是一个有意思的人哩，刀子我们都认得出的，是他随身多年的武器，现在不打仗了，秘藏起来留个纪念，也说得过去。可是，藏一只娃娃的鞋子干什么，这是谁家娃娃鞋子呢。”

撒出去四处勘察的公安战士陆续回来了，情况表明，案犯共有四人，是从门前深沟爬上来的，作案后，又从门前沟里走了。马赶山站在沟边，望着一派深幽的荒沟，心里眼里都是空茫。沟那边有三两户人家，没有下沟的路，他们取水的地方在另一条沟里。沟里杂草丛生，四个人，甚至更多的人，在沟里埋伏三五天，都不会被人发现的。在这里埋伏几天，不可能不吃喝拉撒吧？他心里有了主意，命令老郝亲自带队去沟里搜查，不许放过任何疑点，他走到古里跟前说：

“古里同志，这里就这样了，我看你气色不大好，怎么样，咱们撤吧？”

第三十五章 妇联主任的绝顶机密

回到县上，已到吃午饭时候了，中午来不及休息，马赶山向何自叙汇报了刘及第案件勘察情况，县委常委碰头会决定，由何自叙先以县委名义向地委电话汇报，视案件侦破进展情况，再派专人专文当面汇报，请示下一步行动方案。随后，马赶山又处理了几项要紧公务，前来办事的人，都觉察到，县长今天有些心不在焉，阅批公文时，和人说话时，不时地要瞥一眼办公室大门，明显的是心有所待。小小的县城，没有什么可保密的，人们都风闻出了大案子，只是知道的还不确切，这种事儿，老百姓可以瞎猜瞎传，公务人员越是这个时候，嘴越要上锁。大家往常来县长办公室县长商谈工作时，视工作要紧难易程度，信口开河胡说八道都是无妨的，今天每个人在办公室必须走动时，都轻手轻脚，做贼似地，说话也都慢声细语的，宁可少说几句该说的，绝不多说一句不该说的，办公室的空气便格外沉闷。马赶山又是一个热闹惯了人，这一个下午，比走百里山路还觉得累。

终于熬到吃晚饭了，老郝他们还没有回来。从家里带来的黄酒前天和冯立春喝光了，还没有顾得上回家去拿，他让小锤子去大灶抱来

一坛子土烧，让小锤子随便去哪里玩耍都行，他在有一下没一下地喝酒，有一下没一下地喝茶，一下紧似一下地吃烟。他在等古里。他原想，古里下午怎么都会找他来的，到底还是没有见他的鬼影子，他坚信，晚饭后，古里绝对会找他来的。到时候，两人喝着酒，品着茶，吃着烟，什么话都可以说的。快到午夜了，吃了多少烟，喝了多少茶，不太好把握，一坛子酒已下去一多半了，马赶山很是气恼。这时，却听见窗外传来很不流利的脚步声。他听得出的，这不是古里的脚步声，倒很像柳姿的。他心里忽地一动，是不是面子上下不来，有些话古里不好说，指使婆娘代劳了？真算个具体人呢。他心里感叹道，咱们子午的男人有时候真是说不清，自己面子上下不来的事情，自己难为情的事情，自己做了拿不出手的事情，往往把婆娘顶在前面，什么人嘛！脚步声近了，近了，又远了，在窗前徘徊了一圈，又渐行渐远，马赶山索性一把拉开房门，轻喝一声：

“谁一个？”

“是……我。”果然是柳姿。

“柳姿啊？来了，咋不进屋来？”马赶山极力放松口气说。

“晚了……我怕……”看不清黑暗中柳姿的脸面，却能听出她脸上的颜色。

“你怕的什么怕？友妻不可欺哩，谁不知道我是天下第一老实人？”

柳姿自从走上与工农结合道路以来，从里到外都工农干部化了，穿土布衣服，说当地土话，走在街上或相间路上，猛地看去，和当地最土的农村婆娘都没有什么区别。其实，柳姿在谁的眼里是这样的形象，不用说，表明这个人的眼里没有水水儿，没见过世面，用子午人常说的话，就是：眼睛罗圈了。柳姿的两个脸蛋上已染上了两坨儿高原红，那红却和土生土长的婆娘红的不一样，土生土长的红是土红，红的深沉，宛如太阳暴晒尘埃浸染的血迹，又似夕阳映照下的土崩，柳姿的红是淡红，不是红在皮肤表层，是里面红了，隔着一层白纱巾渗透出来的红光，又似那煮熟的土鸡蛋，蛋黄几乎要冲决蛋清的封闭，

却没有溃围而出。无论多么粗劣的土布衣穿在她的身上，都不再是土布衣了，土布缺少弹性，皱巴巴的，当地妇女的身材又显得雄壮，上衣宽阔，看上去，身子是一堆，衣服又是一堆，两堆东西堆出了一个女人的上半身，土布裤是抵裆的，裤腰环腰而裹，裹出一堆来，裤腿裤脚没有自然下垂的线条，一截一截往上堆，一身衣服将曲线再好的女人，都会穿出一只萝卜型，或棒槌型。同样的土布，柳姿总能给自己穿出两朵一走一鼓荡的波浪来，总能穿出扭扭摆摆的腰身来，总能穿出玲珑而弹性强劲的臀股来，总能穿出一双峭拔的双腿来。初来乍到时，她走起路来像是在水上漂，走在寸厚的绵土路上，脚后跟都不会带起尘埃的，身后留下的只是一道轻轻浅浅的脚印，好事的人便在后面指指戳戳说，这女人妖精转生的，人嘛，走路咋会不留脚印子呢。古里把这话委婉地转给了柳姿，柳姿充分注意了，脚下有意用了力，多年下来，有了当地妇女的不得不的脚步声，看起来却仍像是在水上漂，听起来像是顽童手拍清水，一声轻一声重的。当地妇女说话都是瓮声灶气的，吐字迟滞，发音涩重，柳姿也修炼得耳朵不灵光的人轻易分辨不出来了，可是，她一见到马赶山，不知怎么地，本性就像乍然破壳的鸡娃，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就咕咕嚷嚷往外蹦。此时，柳姿就像看见了多年没有见面的娘家大哥，眼泪禁不住扑簌簌滚下来，江南脆音，又是和着眼泪的，一张口便有了杨柳岸晓风残月的缠绵，她低了眉，冷了脸，恨声嗔道：

“别人看我的水涨水落哩，连你也在取笑人家。”

一句话，前半句尘土飞扬，后半句软语呢呢。马赶山想笑，一看她那神情，没敢笑出来。他赖兮兮地说：

“哟，谁欺负我们柳姿了？活泼烦了，给我说，老子捶他狗日的！”

“哼！你还能顾上帮我捶人？什么荨麻呀妙妙呀的，一大堆漂亮妹妹都打发不过来呢，哪管老战友的蚂蚁上树呢。”

“什么荨麻妙妙的，你咋也说这种话？”马赶山大吃一惊。

“满大街的人都在说，要不我咋知道的？这种事你又用不着给我汇报。”柳姿嘴上在埋怨，脸上的凄楚却减退了。

“真的啊？你可别吓我。”马赶山真的做贼心虚了，暗想他和这两个女人的那点关系，只有冯立春一人完全知道，连跟屁虫小锤子也只看见他和荨麻有点眉来眼去，还不知道他和姚妙妙的那点事儿呢，小锤子和冯立春又都是那种把看见公鸡踏蛋都当成军事机密的人，满街的人咋知道的？看见马赶山脸色一眨眼变得黄不是黄白不是白红不是红黑不是黑的，柳姿忍不住扑哧笑了，她故意岔开话头，指着桌上的酒坛子说：

“一个人喝的什么酒嘛，算是止心慌解闷，还是遇到啥好事偷着乐？”

“柳姿，我求你了，你先把刚才的话说完好不好？”

柳姿偷眼一瞥，马赶山脸上的可怜相还真不是装出来的，她诧然说：

“啥话没说完？”

马赶山乖巧地找出一只酒盅，还用暖壶的开水烫了烫，斟了半盅酒，双手递给柳姿。柳姿倒没客气，嘴里念叨说：这还像个待客的样子。双手接过来，定眼一看，嘟着嘴说：官当大了，人却啬皮了，给人才上半盅子酒！马赶山笑说：

“你把刚才的话说完，想喝多少有多少，不够了，我到别处给你找。”

柳姿抿了小半口，抬头也眼说：

“到底啥话吗？”

“你不是说什么荨麻妙妙嘛。”

“哦，这个啊，我前几天去地区办事，去看那妃，她说她帮你多招了一些女生，说也算是给我这个妇女主任帮忙哩，说你认识的一个叫荨麻的女人是那种让男人神魂颠倒的女人，至于姚妙妙嘛，今天下午她给我送来一份要求去医院工作的申请，上面有民政局的批示，说是以县妇联的名义上报渠道顺畅些。我想你不点头，民政局哪敢随便用一个反动军官的家属呢。这个女人的那双眼睛了不得，把我都能一

眼看出一身痒来，恐怕那些本来就意志薄弱的男人离人家还有八丈远，就举手投降了。就这些了，你还想听啥？”

“咦，你不是说满大街的人都在说吗？”

“没害冷病，不怕吃西瓜，你敢不是害了什么冷病吧？”

马赶山明白柳姿在拿这事儿捉弄他，心放下了，嘴头子又不饶人了。他说：

“你说的这两个女人，我都是见过的，可我咋就没觉出什么好来？要是有你这么好的话，我哪怕犯错误都值得的。”

“去！说谎连草稿都不带打的，都不怕上牙把下牙的皮磕破了。”柳姿的脸突然红了，马赶山也意识到了什么，把到了嘴边的笑话咽回去，自嘲地笑笑，亲切地说：

“你找我一定有什么急事吧？”

“没有急事就不能找你吗？”柳姿翘起眼皮，不满地说。

“呵呵，不是，不是，我是说，我是说……”马赶山尴尬地笑笑。

“黑天半夜的，是吧？”柳姿特别喜欢马赶山尴尬时的神情，这个过于强势的男人，难得有落下风的时候。

“嘿嘿，算是吧。”马赶山搔搔头皮啜嚅说。

“怎么了，怕人说闲话，还是耽误你睡觉了？”柳姿的话头又进逼一步。

“嘿嘿，都不是，真的都不是。”

柳姿看见马赶山有些招架不住了，才莞尔一笑说：

“没有急事我哪敢这个时候登门啊，一个县长，一个妇联主任，孤男寡女的，黑灯瞎火的。”

柳姿嘴上说着笑话，两串眼泪却滴溜溜挂在脸蛋上。马赶山见状，把蹦到口边的混账话一口咬住，诧异问：

“柳姿，你怎么了？”

“古里他……他不跟我……过了。”一语未毕，柳姿已是泣不成声。

“这个狗日的！柳姿，你放心，老战友帮你拾掇他！”

“不……不怪他。我也不想过了。”

“你们这两个活宝，那个人的头让驴踢了，你也跟着五迷三倒的！快别胡说了，我明天就去拾掇他。”

“赶山，谢谢你，真的不要。我只是心里憋得难受，又没有合适的人说，思来想去，在子午县，这些话只能给你一个人说。”

“是不是又和那个咪叨叨缠上了？上次我警告过那个小燕，她要是再这样，就要对她采取组织措施的，她答应了嘛。”

“不是，赶山，都不是，他和那个女孩不过是胡耍的，也是我默许了的。他……他那个……不行，我以为他只是到我这里不行，我暗示他和别人……试试，还是……不行。哦，哦，我本来也并不……在意这个，可是，可是，他今天下午从外面回来，坚决不跟我过了，都把我的生活用品搬到我办公室了。”

开始说这话时，柳姿憋出了一脸的五颜六色，各种颜色上都挂着一渍明晃晃的泪水，话说开了，脸色统一了，泪水也干涸了，一口气把隐藏在箱子底的隐秘都倒出来了，如同悬空已久的双脚终于踏在了坚实的地上。她长出一口气。马赶山受到的震撼一点也不亚于今天在刘及第惨案现场，一天之内，连遭两次翻肠倒肚的震撼，他实在有点吃不住劲。他搬起酒坛，给自己倒满一盅，一口闷了，又倒满一盅，瞥见柳姿一脸的凄楚，一狠心，也给柳姿倒满一盅，他也不管柳姿喝不喝，自己又闷了一盅。随后，吃着一锅旱烟，把自己掩藏在烟雾中。

马赶山是古里和柳姿婚姻的撮合人，甚至可以说，是他把他们捆绑成夫妻的。说心里话，马赶山要不是已经成家了，他会不顾一切把柳姿追到手的。古里他是了解的，小毛病多，品质好，有才华，多情，柳姿孤身一人，又是大城市来的知识女性，在子午这个土地方，有一定级别的干部里面，唯一不让柳姿过分委屈的只有古里了。经柳姿这么一说，萦绕在马赶山心头多年的云雾哗然四散。两人结婚两年后，他曾以开玩笑的方式提醒过古里，他一次气氛很好的场合，他笑说，古里，你狗日的咱们都是当过农民的，无地可耕的农民整天急得学驴叫呢，有地却不好好种庄稼，把地撂荒了，那可是懒杆手的弄手。他说的懒杆手就是懒汉二流子，就是叫花子，古里当然明白他的意思。

古里却一脸无辜地装起了糊涂，他说，马赶山，你嘴上的松紧带是不是不管用了，要不要我把谁家婆娘的裤腰带解下来给你换上？我怎么就懒杆手了，组织上给我的哪项工作我完成的不好？剩下两人时，话就可以挑明说了，古里依旧不阴不阳地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慢养孩子。马赶山也给柳姿提醒过，柳姿说的话虽与古里不同，意思却差不多，她只是推说，兵荒马乱的，没有条件生养孩子，勉强生下来，看见孩子受罪，心里不落忍，她笑着表示，她争取在革命胜利的当晚，就把孩子怀上。可是，如今革命胜利快一年了，马赶山一心想听到的好消息，却变成了超出他想像力的坏消息。这一刻，他才醒悟到，古里和柳姿多年来承受了多么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精神创痛啊。虽都在革命队伍，虽是战友，总有那些不说人话的人，嘴里说出来的话，比沟子拉出来的屎还臭。有的说，柳姿中看不中用，揭起尾巴是母的，不过是个豺豺，是一只把公鸡累死也踏不出蛋来的母鸡；有的甚至说，柳姿为什么千里迢迢跑到西北打鬼子，谁不知道鬼子没有打进西北，她是让鬼子几十个人打了排子枪，坏了身子，不能生孩子了。马赶山曾经听到一个人在说这样的怪话，当即拔枪就打，在枪口对准那人的嘴时，他恢复了一些理智，三发子弹全部打在那人脚前半寸远的地上。那人在战场上也算是好汉的，却被吓得尿了裤子。以后，马赶山再也没有听到这种话，但他知道，比这难听的话还有的，只是不让他听见罢了。

古里是土生土长的北地人，传宗接代的思想并没有因为自己参加革命而有丝毫减弱，柳姿根子里也是一个传统的女人，他们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听到过别人的闲话，他们都想要孩子，哪怕只要一个，男女都行的，一者，孩子是两人爱情的结晶，一者，也有向人们证明他们有生孩子能力的企图。可是，他们的事情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古里的身体没有问题，一点儿问题都没有。可是，柳姿至今仍是一个拥有七年婚龄的处女。结婚前，两人搂抱亲热时，有时是隔着厚棉衣的，柳姿仍感到身体的敏感处被他咯得生痛，她放不下那撼人心魄的爱情，又消除不了对男性身体一种本能的恐惧，她的上半身在努力地迎合他，

更深地融入他的怀抱，而下半身却又在奋力保持尽可能大的距离。当两人的婚姻成为不可更改的事实后，首次自身相对时，古里和所有新婚男人一样，心中忐忑不安，身体火花四溅，他像战士举起无所畏惧的战刀凶狠地刺向目标，然而，就在与目标接触的那一霎，刀尖顿然萎靡若丧。柳姿紧闭两眼，鼓起全身的勇气，在承受那撕心裂肺的痛楚。她倒是下意识地叫了一声，犹如事先确知自己要被枪决的犯人，枪声响了，犯人应声倒地，僵死许久以后才明白，子弹是射向别人的。当柳姿感觉到身体安然无恙后，古里也溜下她的身去，颓然躺在一边。而她分明瞥见他的身体竟是那样的刚强茁壮，像一条火眼灼灼的毒蛇。他一腾身，又上去了，然而，结果和第一次如出一辙。这一晚，这样的故事两人重复了八遍，柳姿是受过现代教育的女性，她以为他紧张了，没往别处想，她不再恐惧，不再羞涩，安慰他日月长久不必着忙，她看见他是那样的沮丧，用她学会的当地方言笑说：馍馍不吃，在笼笼子放着，反正迟早都是你的。古里其实也没有放在心上，他的身体他自己知道得最清楚。一连半个月都是这样，古里慌了，柳姿也慌了。白天，只要两人有独处的机会，古里身体便火速膨胀了，柳姿也不再忸怩，可当两人以最快的速度做好准备工作时，古里只好铁青了脸，默默地重新穿上衣服。衣服还没有穿妥帖，身体又不安分了，急忙宽衣解带，身体又安分得像一根腌萝卜。晚上的情形更严重，他被自己的身体折磨的无法入睡，她被他无休无止的折腾心神俱疲。柳姿学过一些心理学，她不忍心他的难受，也忍不住自己的难受，她试图用身体语言疏导他的身体，用心理学知识疏导他的内心，然而，努力多年，一切都是枉然。在柳姿长年反复的诱导下，古里把什么话都给她说了，从小到大，能想到的人生细节内心隐秘都说了，唯一没说的，是他每当俯身看见柳姿的脸和身体时，同时也看见了血污狼藉的满家老小，他曾尝试闭了眼睛面对柳姿，然而，更清晰的血腥场面不由分说侵入眼帘，同时侵入的，还有剃向满家老小的钢刀。

还有更重要的，古里后来打听到，惨案发生的当夜，满老大九岁的儿子满继鼎因为闹肚子去的厕所，躲过一劫，从此下落不明。

柳姿不知道这些，便无从对症下药，古里今天下午回来，在床边呆坐了半天，连吃好几锅旱烟，磕磕绊绊给柳姿说了他见到的刘及第家的情况，然后平静地说：柳姿，咱们离婚吧。柳姿问为什么，他说不为什么，停了好久，才吞吞吐吐说，也许不久以后，你就会明白我的心，说是为了你好，现在你肯定不相信但你终究会相信的。

柳姿的遭遇深深刺痛了马赶山的心，第一次见到柳姿后，他就从心里认为，像这样又漂亮又有文化的女人，根本就不该搞什么革命，哪怕在她家的院子里打仗，枪炮声都不应该让她的耳朵听到，该打的仗尽管打，让该打仗的人去打，他马赶山就是一个该落生在战场上的种，而柳姿即便无力制止战争，无法躲避战争，她也应该听着音乐，手里捧一本书，像戏场看戏一样看别人打仗，交战的双方都与她无关，谁赢了，她就是赢的那一方。既然她选择了革命，主动走向了战场，那么也好吧，战士出发的时刻，她目送着战士远去，战士因为心里有她，而杀敌立功，而凯旋归来，在困难的时刻，她像女神一样出现在阵地上，战士因了她的激励，以一当十，转败为胜，当战士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看见她的身影，由此无怨无悔幸福地闭上眼睛，只有柳姿生活得如意了，才算革命成功了。可是，柳姿不但遭遇了所有革命者遭遇的共同磨难，而所有革命者遭遇的磨难，都会成为遭遇者在革命成功后的荣耀，柳姿却额外承担了永远难以启齿的身体和心灵的双重磨难。马赶山动了真感情，眼睛不自禁有些潮湿，他说：

“柳姿，我真心问你一句话，你不回答可以，回答必须是真心话：你到底愿不愿和古里分手？”

“离婚又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哪个女人愿意让自己的人生有过当寡妇的经历？可是……人家要这样……我又不能赖着不走……我一个女人家的……”

“也就是说，你的内心是不愿分手的，对么？”马赶山像对待重要的下行文件那样，又订正了一遍。

“你要这样理解，我也……不反对。”柳姿羞红了脸，低头说。

“那好。柳姿，不是我赶你走，一是时间不早了，二是我去和古里有要紧话说。咱们一起走，好吗？”

柳姿见马赶山已立起身，故作不高兴，撅嘴说：

“嘴上说不是赶人走，赶人的架势都列好了，真是的。咱可把话说清楚，不是我让你去当说客的，你们说什么都跟我没关系，而且，不许说我。”

“一定，一定。我跟他有公事，谁说你们那点烂脏事干什么？他要不想过日子了，就让他打光棍去，我们柳姿这么漂亮，沟子后头八百个攒劲小伙子排队呢。”马赶山边收拾东西，边笑着说。

柳姿在门口等候马赶山，听了这话，回头说：

“沟子后头明明只有一个长得要多难看有多难看的马赶山么，哪来的八百个攒劲小伙子？”

柳姿情绪眼见得高涨了，两人说说笑笑出了大门，马赶山一直将柳姿送进妇联院子，然后返身去了古里家里。

第三十六章 县长一泡尿撒出的历史观

古里住在一座只有两间正房，一间厦房的小四合院里，正房依老城墙搭建，厦房成为与隔壁的天然院墙，同一间房子，中间打一道墙，人字架横架在隔墙上，一家一半，既当院墙用，又可做厨房和储藏室。大门虚掩着，马赶山伸手推开门，强劲的酒味像是谁向他迎面一拳，他也是带了酒的，袭来的酒味完全覆盖了他喷吐出来的酒味，他心里一乐：这狗日的，喝的是桐树籽酒！

马赶山推开屋门，在昏暗的油灯下，一眼看见古里坐在空地上的一把朽烂得快要散架的藤椅上，面前有一张一尺高的炕桌，桌上搁了一个酒坛，古里手里端着一只肥大的酒盅，炕桌的另一头搁着一只和古里手中同样型号的酒盅。古里西向而坐，脸也不偏一偏，漠然说：

“怎么才来？吃屎都赶不上一泡热乎的！”

马赶山在路上准备了好几句骂古里的话，没想到，倒让他占了先，他只好顺手拉过一把杌凳子，坐在炕桌的另一头，说：

“狗日的，待人啥时候都是虚情假意的，你又没有请我喝酒。”

“哼，我没有当过兽医，还不懂得驴害的什么病？隔着八架山，看见你那驴脸，我都能看见你的脸色是贪酒了，还是恋色了。”

“哎呦，我娃能的！那你看看，我今天是贪酒了，还是恋色了？说对了，我给娃买洋糖吃。”

古里在马赶山的脸上逡巡一回，嗯啊点头说：

“这就对了，看样子，你一定和哪个老母猪好上了，一身的猪臊气。至于酒嘛，”古里鼻头突然一个激灵，吆喝道：“咦，狗日的喝酒了，我说都半夜了还不来，啊啊，所有的不孝子孙都是一个德行，吃饱肚子就想不起爹了。你和谁喝酒了？”

“真是狗鼻子！你管我跟谁喝酒？我知道你是个畜皮，先垫了点肚子。”马赶山端起面前满满当当的一盅酒，仰脖而下，咂咂嘴说：“不是当爹的贪嘴，主要看娃有没有孝心。”

两人边斗嘴，酒也下得快活。远处的一只公鸡率先宣告了黎明的到来，马赶山喝了不少酒，心中装了事情的，脑子便不会糊涂，他趁着酒兴，也趁着古里快活，笑说：

“哎呦，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天黑那阵儿，我听人说，你背着行李送柳姿去妇联了，她要值多长时间夜班吗，还带行李？”

“不是值夜班，我们分居了。”古里淡然说。

“瞎扯说！你那个没出息货，恨不得把柳姿整天都揣在衣兜里，还能干出这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马赶山一脸的不屑。

“哄你干啥？两口子分居又不是立功领奖。”

“俺，我说古里，你狗日的把人活的倒回去了，得是？”

古里不再搭话，连喝了两盅酒，神情急剧黯淡了，他长叹一声说：

“赶山，刘及第那儿你去了，你心里比谁都明白，我想你早都知道的，因为你是我的老战友，一直才不愿说破。既然我们都是明白人，该咋着就咋着，按民间说，怨有头债有主，按组织原则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的情我领了，我的事我担。”

马赶山默默地咂了几口烟，惨笑笑，说：

“古里，有些事情我真的不知道，你以为我知道，其实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想说的是，千千万万的人在一只玻璃柜子里砍砍杀杀几十年，哪怕是主人，再小心，都有磕着柜子的时候。刘及第遇难了，一些事情，可能永远不会有人再知道了。敢于把担子担在自己肩上，是好汉子，可是，担子该放下时，还担在肩上不丢手，把自己压死，就是好汉子了？依我说，敢于放下担子，才是真正的好汉子。”

古里抬头看一眼马赶山，低头咂几口烟，又抬头看一眼，再低头看一眼马赶山。他从马赶山的眼里看出了真诚和坚定，突然间，他感到肩上一滑，似乎真的有什么重物滑脱了，心口那儿也一抖，他仿佛听见自己体内的某个部位，传来一记沉闷的回声。马赶山说：

“古里，柳姿一个女人家，舍家抛业的，啥都没有，就你一个亲人，够恹惶了。你们两口子的事儿，我不好插嘴，你看着办吧。天不早了，我瞌睡了。”

走到门口了，马赶山又转过身来，一字一顿说：

“古里兄弟，我要说给你几句在你看来一定是反动透顶的话：一个男人如果对不起国家，那么，一个国家的人很多，还有人代替你为国家效忠；一个男人如果对不起组织，那么，一个组织的人很多，也有人代替你为组织尽力；一个男人如果对不起自己的父母，那么，还有别的兄弟姊妹代替你为父母尽孝；但是，如果一个男人对不起自己的女人，那么，就没有人能够代替你了。而且，我坚定地认为，一个男人如果连自己的女人都对不起，难保他能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组织，对得起父母兄弟姊妹，对得起朋友和他人。”

出了门，马赶山仍然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古里，从大的说，替一个人隐瞒罪恶，与自己参与罪恶无异，这是要承担重大政治风险的，从小的说，当年他差点死在古里手里，而古里是用根本不存在的事情整他的，如今，他要是告发古里，与整人根本不沾边，他只是履行一个共产党县长的职责，对历史负责罢了。

忽而想起当年的事情，马赶山不由一个惊悸。那年，队伍被围困在森里深处，远离农业区，给养断绝，军心动摇，他主动请缨带队偷

袭繁华的老城镇，这里富商云集，而几乎所有的富商都与游击队为敌，成为政府军围困游击队的一个可靠据点，富商出资支持的商团担任防卫，以至于政府军都用不着驻防这里，节省出来的兵员物资用于别的战线。游击队营地距老城镇三百里，而游击队眼看要全军覆没，所有的富商们都把精神用在了彻底清除匪患祝捷大会的筹备上，团总带着全体队员，今日去这家赴宴，明日去那家看戏，整日不醉不归，马赶山白天隐蔽休息，晚上急行军，只用了两个晚上就赶到了离老城镇只有五里远的一座废弃的道观中埋伏下来，休整了一个白天，深夜悄悄摸入镇子，没费一枪一弹，商团从团长到团丁，五十多人在沉醉加沉睡中就被全体缴械，有人主张趁机将商团全部干掉，免得留下后患，出这主意的人差点挨马赶山一个耳刮子，他低声怒吼道：我们是红军游击队，不是杀人犯，这些人和我们一样，都是人生父母养的，就是猪，也得喂肥了杀！游击队没有受到任何抵抗，他们就像税收员那样，分头挨门挨户按部就班征缴各种物资，而且，马赶山严格规定，为了不影响富商们今后的生活和生意的正常运转，每家都按现有财产百分之二十的比例征缴。又有人主张将有些向来与游击队为敌的富商杀掉，又遭到了马赶山的严厉训斥。鸡叫三遍时分，游击队赶着八挂四轮马车，满载各种物资呼啸而去。马赶山在撤离老城镇时，故意让人给在前线围剿游击队的政府军通风报信，政府军火速抽调兵力回援老城镇，被围困的游击队主力趁机反攻，将政府军防线撕开一条豁口，和另外一块较大的根据地连成一片。

这一仗，使得游击队和根据地暂时度过了生存和财政危机，并依靠马赶山征缴的现钱加强了武器装备，游击队军心大振，几顿伙食改善下来，笼罩在指战员眉目间的沮丧颓唐气色一扫而光。仓库有粮，手中有枪弹，脚底下有地盘，总结工作经验和教训提到了议事日程。起初马赶山中队受到上下一致赞扬，取得这么重大的胜利，我方无一伤亡，大家自然一片欢欣鼓舞，接着，有人提出，我方无一伤亡当然可喜可贺，这是革命军事思想在战斗实践中的重大胜利，功劳不能归在某一个人某一支革命队伍头上。这是大原则，谁也没有异议，马赶

山和他率领的中队，也一心认可。接着，有人提出质疑，说是我方无一伤亡是情理中的事情，因为我们有正确的革命理论为指导，但是，敌人也无一伤亡，而且，敌人被我军完全控制的情况下，却皮毛无损，留给了他们继续与我们为敌的机会，如果仍然以革命同志的眼光看待做这件事的同志，那么，毫无疑问，对待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这些同志首先从思想上被我们的敌人解除了武装，因此，与其说是我们打了一个大胜仗，还不如说是敌人打了一个大胜仗，我们从敌人那儿夺得一些物资，而敌人粉碎的是我们的革命精神；如果再以另外的眼光去看，这就是有意的纵敌行为，是不是这些同志已经有了另外的不可告人的极端恶毒的想法，趁早讨好敌人，以便于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所以，我们现在要紧的不是庆功，而是肃清潜藏在我们内部的叛徒，可以说，我们有些同志的沟子已经坐在敌人的板凳上了，一条腿已经伸进敌人的裤裆了。发言的人没有点名，但谁都清楚，这比指名道姓的批评更有杀伤力，马赶山强耐着把话听完，霍地站起身，他的队员们见状，个个怒发冲冠，游击大队政委祁如山命令马赶山坐下，说是在革命队伍中，又是在民主生活会上，对所有人都可以提出质疑和批评，所有的话都可以说，说的对不对，是不是事实，组织上会做出结论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的。

领导层对这件事很重视，会后，祁如山代表组织专门找马赶山做了调查，马赶山丝毫没有隐瞒，把他当时的想法和做法一五一十做了交代，所有参战队员都接受了调查，除了不知道马赶山的想法外，对他的做法，交代的和他完全一样。在领导层内，一部分人坚决主张，趁早枪决马赶山，以绝后患，一部分人主张撤销他的中队长职务，指派可靠的同志暗中监视，以观后效。祁如山从心眼里喜欢马赶山，他不仅会打仗，能打仗，重要的是有政治头脑，有人格操守，他心里明白马赶山绝不会投敌叛变的，虽然他的出身不但不是苦大仇深，至少算得上乡村富裕阶层了，但不能因为出身而怀疑他的革命决心，再说，一个人会不会当叛徒，并不完全取决于他的阶级出身，在很大程度上，

与一个人的品性人格有关，马赶山不是那种东风硬向东风西风硬向西风的墙头草，他出门第一步踏上那条道儿，会一直走到头的，哪怕走的是一条错路，一条不归路，他属于那种天生的忠臣。可是，他做的这件事实在有些别出心裁，不能说他没有道理，但他所持的道理和这支队伍目前所持的道理，实在有些不合拍，如果按照队伍的道理处治马赶山，毫无疑问是错的，是对个人的不公正，也是对革命事业的犯罪行为，如果认可了马赶山的道理，也就意味着整个队伍所持的道理是有问题的，这怎么得了？祁如山决定把问题摆在桌面上，让全体指战员都参与，大家提问题，马赶山回答。

会场设在一片被天火烧去草木的林中空地上，主席台只有一根被烧焦的原木，马赶山一个人蹲在上面，全体指战员都席地而坐。祁如山强调了几项大会纪律，宣布大会开始后，也和战士一起席地而坐。时任游击大队宣传委员的古里，率先霍地站起，义愤填膺地厉声质问：

“马赶山，你给大家说清楚，商团是反对革命的死硬分子，被缴械后，你为什么不采纳执行正确路线同志的意见，反而把敌人全部释放，是何居心？”

马赶山从容说：

“商团无论以前多么反对革命，可是，那时候他们是俘虏。优待俘虏是我们革命队伍的基本纪律，这是其一；其二，革命队伍的士兵是人生父母养的，反革命队伍的士兵也是人生父母养的，无论是革命者，还是反革命者，每个人只有一条生命，不是属于非杀不可的，一个都不要杀，能少杀的尽量少杀。我可以向大家保证，这次死里逃生的商团团丁，今后绝不会和我们死磕了，而且，有可能会成为革命的同情者和盟友。古里同志，革命是改造不平等的社会，不是杀人！”

古里被噎了一下，随即说：

“革命当然不是为了杀人，我要说的是，要革命，就免不了杀人，不杀人，我们要刀枪要武器装备干什么？即使像你说的，释放商团团丁是为了体现优待俘虏政策，那么，释放罪大恶极的商团团长又做何解释？”

马赶山笑着说：

“请问古里同志，你说人家罪大恶极，罪在哪儿，恶又在哪儿？”

“马赶山，你现在不要叫我同志了，你的问题组织做了结论后，如果证明你是革命的，再叫我同志不迟，否则，你就是革命的敌人，更是我的敌人。那个团长站在反动政府一边，一心与我们为敌，难道不是罪大恶极？在你的意识中，难道手上必须沾满革命者的鲜血，才算是敌人，才算是罪大恶极？”

“那是肯定的。不知你想过没有，现在真正支持革命的人有多少？不说全国全世界了，就说我们子午县吧，我们的游击队只有眼下这三百来人，加上根据地的群众，还不到全部人口的十分之一，难道其他十分之九的人都是革命的对象，都该杀？都杀了，谁来革命，谁来同情支持革命？再说，你杀得过来么？古里同志，哦，请原谅，虽然你的言论对革命事业极其有害，但我仍然认为你是一个革命者犯的错误，所以，我还称你为同志，我觉得你嘴上的劲儿很大的，不光是扒地主家儿媳包子时劲儿大，还体现在你说话的口气上，而你刀子上的工夫又差了点，前一段时间最困难的时候，你怎么连个响屁都放不出来一个？你什么时候能把两者掉个个儿，你就是一个合格的革命者了。”

马赶山不阴不阳的口气伤害了古里，古里一时红脖涨脸，会场上响起被压抑了哄笑声。古里一跃而起，大喝道：

“马赶山，你不要避重就轻，你老实交代，为什么不杀反动团长？”

“古里，你听好了，一，那个团长不属于罪大恶极，他只是一个商团团长；二，那人毕业于北平名校，长期担任当地中学校长，他的学生有很多在军政各界担任要职，他只是古板守旧，但从无恶行，在当地德高望重，社会影响力巨大，杀了他，我敢肯定，整个老城镇的人都会成为我们的死敌的。”

古里就势蹲下，又呼地站起来，嘴张了张，又蹲下，摸出烟袋，装满一锅旱烟，低头抽上了。古里是游击队公认的第一理论家，嘴头子又利索，没想到，才几个回合，就缴械投降了。接着，又有几个人站起来，提出了一些质疑，马赶山都一一做了回答，也都没有引起争

论。这当儿，古里已连吃两锅旱烟，心绪整理停当了，精神头也足了，他梆梆几声，在鞋底上磕掉烟灰，不紧不慢站起来，一脸稳操胜券地平和，他说：

“马赶山，你无论怎样狡辩，也改变不了你破坏革命事业的事实。当时，商团的武装已经全部解除，那些剥削阶级的所有财产都是我们的囊中之物，而我们急缺的正是物资，老城镇拥有上百辆马车，敌人的主力部队又在前线，你完全有能力收缴那些资产阶级的全部财产，我们有用的，给我们拿回来，我们没用的，分给贫苦百姓，借此扩大革命影响，但你却没有这样做，你老实交代：你的立场究竟站在哪一边？”

“我的立场当然站在革命的一边。古里同志，请原谅，你的言论虽然是敌人最爱听的，但我仍然不愿意把你当敌人对待，至少现在不会。一个简单的道理，这和我们种庄稼一样，要想一直有粮食吃，就得给地里上足肥料，就得精心侍弄，就得给下一年留足种子。这些你所谓的资产阶级剥削阶级，就是我们的土地，你得给他留足本钱，只有他们的生意能做得下去，手头一直有钱，我们才能不断筹集到我们需要的物资，你把他们都弄成穷光蛋，我们问谁要钱去！”

马赶山知道他的道理是不符合革命道理的，但他当时就是这样认为的，现在也是这样认为的，他在说这些话时，心里很虚。果然，古里很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但古里却没有从革命的大道理上反驳马赶山，他理直气壮地说：

“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平等社会，我们革命的手段就是，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在城镇，打到资产阶级，让广大人民群众分享胜利成果。但是你却把资产阶级的财产留给了资产阶级，你当时完全有时间召开群众大会，给人民群众分配财产的，可是，你没有这样做，你为什么没有这样做？你要说清楚。”

古里的嘴头子，在整个根据地是没有人能说得过的，未料却在不善言辞的马赶山面前屡次卡壳，这让大家大感意外，连马赶山也有些

得意忘形了，这一下，马赶山没有刹住闸，说出了后来多次被人翻老账，令他后悔不已的话来，他说：

“古里同志，要按照你的做法，只会产生两种结果，一个是，把资本家的财产分给穷人，穷人可以当几天富人，大吃二喝几天，绫罗绸缎几天，然后，又变成穷人，这时候，既没有富人，也没有穷人了，我们再去哪里筹集物资；一个是，这些得到财产的穷人，假设他们都善于经营，都发家致富了，这不等于，我们打倒了几个资本家，又培育了几十个几百个资本家吗，我们的革命对象非但没有减少，而是越来越多了，那么请问：我们究竟是在革命，还是在破坏革命？而且，我认为，第二种情况基本上不会出现，只能出现第一种情况，因为穷人之所以是穷人，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发家致富的能力，你也是在乡村长大的，哪个财东不是靠着几代人的勤俭节约吃苦耐劳，由穷人变成富人的？哪个上无片瓦下无寸地的农民，要不就是脑子不够数儿，要不本身就是懒汉逛三？我们革命的目的，应该是给有能力创造财富的人提供更多更好的条件，让他们创造更多的财富，一个人吃多少穿多少是有限度的，他们创造的财富大多还是给社会做贡献了，这些人是我们的民族的精华，应该保护，而不是消灭……”

马赶山正说得顺畅，他没有留意，古里已经激动地满面通红，还有一些贫苦出身的队员也已经义愤填膺了，祁如山眼看局面将不可收拾，一个箭步冲上主席台，喝令马赶山停止发言，并宣布今天的大会到此结束。

散会后，祁如山把马赶山叫到自己的窝棚，先是榔头猛棍将他臭骂一顿，这时，马赶山脑子也凉下来了，一想自己在会上说的话，顿时全身直冒虚汗，他恨不得找一个哪家懒婆娘用来洗褰衣的搓衣板，抡圆了，朝自己那张烂嘴上抽一顿。这是什么话嘛，这话睡梦地里都不能说的，参加革命后，所受的所有教育，都是要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所有的革命行动都是指向这个大方向的，多少战友为了实现这个大目标，倒在了自己面前，如果说，这次行动这样做，至少是一种权宜，那么，绝对不能在公开场合这样说的。祁如山将他从主席台上赶下来

那一刻，他的脑子已经灵醒了，要是碰上那些手辣的首长，当场将他枪毙活埋，完全是情理中的事情，他还得身背叛徒的罪名。祁如山叫他来他的窝棚谈话，这已经是救命大恩了，他做好了接受一切处罚的准备，只要不让他背上叛徒的罪名去死，他已经感恩戴德了。祁如山只骂了他几句，就不再骂了，脸色温和地给他倒了一碗开水。他心想，这下死到临头了，这碗开水，算是战友的送行酒吧。这一阵，他从内心生出了从来没有过的对死亡的恐惧，他希望祁如山能够继续骂下去，什么话难听骂什么，只要他肯骂，说明自己还有活下去的可能。可是，祁如山不骂了，他掏出自己的烟锅递给马赶山，笑说，说了那么多的话，嘴干舌燥的，喝口水，好长时间没吃烟，估计瘾也发了。马赶山不接烟锅，也不喝水，只可怜巴巴地问：

“首长，我知道我犯的是死罪，我谁也不怨，只怨自己思想觉悟低。可是……可是……”

“可是什么？”

“我想活着，我不想死，我不想以这种方式死。”马赶山终于鼓起勇气说。

“你不是还活的好好的嘛。”祁如山照旧笑眯眯地。

“我知道，这锅烟吃了，这碗水喝了，就该死了。”马赶山苦着脸说。

“既然明白你该死，那就死不了，但是，你得懂得你为什么该死却没有死。你去准备做检查吧。”

在另一次同样规模的大会上，马赶山做了检查，古里带头发言，认为马赶山的检查很深刻，触及到了灵魂深处，不仅对马赶山本人是一次深刻的教育，对所有革命同志都是一次深刻的革命教育，他建议，暂时将马赶山留在革命队伍，以观后效。马赶山中队的队员听了这话，胆子一下壮了，纷纷发言，请求组织上给马赶山一次改过的机会。祁如山和其他几位负责人当场碰了一下头，立即宣布，撤销马赶山中队长职务，关六天禁闭。禁闭结束后，马赶山成了祁如山的警卫员。

那次发言风波过后，于马赶山而言，他像对待任何事情一样，过了的事情就永远过了，他有愧于人的，他会牢记心底，寻找机会补偿，而口头上永远不会再提及，别人有负于他的，离开那个现场，便一风吹得颗粒不存，心里多装一件事情，如同肩上多扛一个物件，除了自己受累，耽搁行程不说，还会累死自己，没有什么大的意思。古里的铿锵声讨，差点送了马赶山的命，而他的及时刹车，又让马赶山死而复生。虽然，马赶山心里清楚，这中间起关键作用的是谁，但毕竟，从表面看来，送他命的是古里，救他命的还是古里，从算术上说，两者是可以扯平的。再说了，古里不是出于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仅仅是对一件事的理解不同罢了。在此后的日子里，马赶山和古里在工作上生活上时有冲突，但那件事两人从没有提及过，也许是有意回避，也许是真的忘了，倒是别的一些人，记性出奇的好，每遇这种谁也一下说不清的问题，便自然而然地旧事重提，马赶山几乎成了北地干部队伍中的一个反面典型，这让他反感至极，昨天的太阳已经落山了，还用昨天的太阳晒今天的湿裤子，只好穿着湿裤子上路了。在平时，谁要是这样捎言语带剩饭地说他的风凉话，他权当没有听见，而在酒酣无状时，他的耳朵格外灵敏，把别人本不存在的话外之音也听得出来，心思也格外透亮，把别人本不存在的肚肠都能给翻个里朝外。他现在承认，前几天，他和冯立春翻脸，是因为他酒喝多了，也想的多。

打胡宗南那会儿，马赶山去过满家庄，在那里搞“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教育，村民诉苦说起当年满家惨案，都还把罪孽记在国民党身上，村民也一直在打听满继鼎的下落。事情过去了十几年，我们政权也到手了，到底该不该为历史负责，还原历史真相？至少该不该借机把古里敲打一下？马赶山脑子一时纷乱如麻，在一个街拐角撒了一泡烫烫的尿后，他的脑子一下子无比清晰，坚不可摧：历史是个锤子，我为历史负责，历史为我负过责么，历史在乎我的负责么，而历史永远都是现实的。现实是：古里是柳姿的丈夫，两口子都是我生生死死的战友，古里犯罪的对象是别人，而古里是我们的人。

第三十七章 女人是这样奖赏男人的

古里一脸羞惭两眼浊泪，目送马赶山的背影消失在大门外，抬头看，一块月芽，半天星斗，清辉在天，迷蒙铺地，他的心在燃烧，身体在燃烧，他连煤油灯都没有顾得上吹灭，顺手将木门一带，当他穿过院子出大门时，才听见身后屋门的磕碰声，他反手将大门一带，到了胡同口时，才听见大门响亮而欢快的磕碰声。有些反映迟钝的公鸡，正在履行一天第一遍的职责，他在断断续续的鸡叫声中，脚步深深浅浅轻轻重重跌跌绊绊，街道两边或新或旧的房屋发出或新或旧的回音，县城就一条主街，主街全程也不过一里路程，而他家距离县妇联也不过二百步远近，他只恨自己大半年没有打仗，身体退化了，过去执行战斗任务时，这么牙长一截路，只须眨一次眼睛就到了，可是，他已经眨了好多次眼睛了，还没有达到目标。他心想，从明天起，无论打不打仗，无论干什么工作，每天都要跑十几里路程才对，才能保持一个军人的身体素质。终于到了县妇联门口，这是一处还没有来得及整修的院落，有围墙，只有两扇陈旧的木门，他想里面应该是剿上的，伸手一推，门是虚掩的，他心里既欣喜，又愤怒，欣喜他不用费力气打门，愤怒柳姿的安全意识如此淡薄。院落里只有一间房屋是亮着灯的，那就是柳姿的办公室。他连声大叫：

“柳姿，柳姿，柳姿……”

叫着，古里的手刚触到门扉，木门哗然开了，柳姿坐在油灯下，双手捧着一本书，目光落在书页上。古里上前一把夺下书本，往身后随便一撂，双手从柳姿的腰里探进去，柳姿就悬空了。柳姿嘴里说你干什么，却并没有挣扎反抗，一错眼，柳姿已精溜溜了。接着，柳姿大叫一声：

“古里！”

鸡叫二遍时，古里躺在柳姿身旁，不知什么时候，两人都是自身相对了。古里歇息了只够公鸡一声长鸣的工夫，身心内外又烈焰熊熊了。柳姿也无所顾忌了，放肆地呻吟着，喊着，叫着，在鸡叫四遍时，柳姿在极度的晕眩中，感觉自己一口叼住了什么，她模糊听见古里叫

了一声，眩晕减轻后，她朦胧看见古里肩膀上有一个红红的圆圈，像是妇联的木头公章。过了一会儿，古里大叫一声，从柳姿的身上溜下来，伸腿蹬了柳姿一脚，理直气壮地喝声：一边去，老子乏了！他一人将一床被子顺势一卷，给了柳姿一个霸道的屁股。深秋季节，黎明这会儿，天是很冷的，柳姿尚在晕眩中，全身都是火辣辣地，当她觉得冷时，身上已经冰冷了，眩晕彻底消失了，她觉出了浑身都在痉挛样的疼痛，而这疼痛又不是磕了碰了那种疼痛，好像谁用锋利无比的利刃刮走了蒙在她身上多年的垢甲，她觉得自己生出翅膀了，像鹰一样，把浮云当大路，把风雨当骏马，把长空当任意来去的自家场院。古里是不打呼噜的，现在却鼾声如雷，她怕打扰了他睡觉，实在冷的不行，她捏住被角，往自己身上轻轻扯一扯，古里没有反应，她再扯一扯，古里仍然没有反应，终于可以勉强遮住身体了，她触到了古里的脊背。如同小时候上课时打开铅笔盒，猛可间看见一条蠕蠕而动的毛毛虫，她吓得身子本能往后一缩，差点叫出声来。她觉得自己是一片铁屑，刚才不经意间触到的是一块磁铁，她不由自主地探探手，再探探手，终于鼓足了勇气，将自己的身子颤抖抖地，又严丝合缝地贴近了。

天大亮了，古里喉咙里发出一长串叫驴长啸前的轰鸣声，然后抻一个懒腰，那一刻，他感觉自己像是一块少年时百吃不厌的母亲做的玉米面簰儿，松软无比，又清香无比。接着，他觉出了右肩膀那里的剧痛。他有些清醒了。哦，这不是梦境，那松软无比清香无比的玉米面簰儿原来是真的，就在身边，一时，饥渴袭来，转过身去，看见的却是他再也熟悉不过，又极端陌生的柳姿。柳姿就像一只刚被宰杀的绵羊，四肢蜷缩着，身体蜷缩着，可怜楚楚的，神态又是那样的安祥。他彻底清醒了，他想起了后半夜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他不忍心打扰她，他更不愿惊醒自己的梦，这个梦，他无数次做过，眼睛一睁，一切沦为空幻，而此时映入眼睛的正是他久久期盼的梦。

柳姿还是醒了，她一眼看见古里，刷地脸红了，嗖地，她把自己埋进了被窝深处。古里要扒开被窝，她在里面死死拽住不松手，古里

竟然拽她不过，悄悄提起脚，在一个嫩软处轻轻一划，柳姿娇叫一声，脱手去保护被侵袭的部位，被子像是突遭大风，凌空飞起，飘落在地。古里坏笑着说：

“这下，没有被子了啊。”

柳姿索性一头扎入古里的怀里，说：

“人家冷嘛。”

古里翻身一跃，将柳姿覆盖了，扯长嗓门，带着明快地节奏，大声喊道：

“天当被，地当床，野菜野果当干粮，红军战士战斗在高山上！”

柳姿在古里的怀里掏一把，古里痒得受不了，跌落下来，柳姿恼道：

“谁是野菜野果？你给我说清楚！”

古里全不在意，哼唱着坐起身来，偏脸低眉看看自己肩膀上的那个红印章，嘴里吸溜着说：

“这是哪个小狗咬的？”

柳姿也斜了眼睛，双手做出舞台表演的动作，压低声音，神情豪迈地说：

“我代表子午县全体妇女同志，授予古里同志劳动模范光荣称号！”

古里说：

“俺，俺，我说柳姿同志，授予我劳动模范，我没有意见，但我这劳动模范可跟别的妇女同志没有关系。”

离上班时间不远了，柳姿催古里赶紧起床，古里却赖着不起来，柳姿说，这是办公室，让别的同志看见多不好的，古里说，看见咋了，我跟我婆娘，又不是跟别的婆娘。柳姿将古里巴结了一会儿，他赖三赖四，还是起床了，柳姿要起床，却起不来，一次比一次用力，全身还是像没了骨头，快要坐起，又委顿下去，在古里的帮助下，她终于起来了，古里又帮她穿上鞋子，她刚一迈步，差点跌倒，原来灵巧高蹈的双腿，一条腿好似长了一截，一条腿又似短了一截。古里嬉笑着，搀扶她在地上走了几圈，又像是自己原来的腿了。柳姿揭起床单，红

的白的一大片，她也不嫌肮脏，双手抱在怀里，低头使劲嗅了嗅，顺手塞进床头平时存放文件资料的木箱里。

令古里和柳姿没有想到的是，昨夜高红泥也住在妇联的院里，当古里大喊大叫进门时，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赶紧摸黑起床，两口子如果打架，她就去劝架，保护柳姿，可是，两个人睡觉又没有吹灯，在外面虽看不大真切，却也能看出三四分光景来的，而里面的响动却声声入耳，令她时而热血沸腾，时而冰雹当顶。她想离开，一颗心却指挥不动两只脚，她想屏息静听，两只手却压不住跳闹不休的一颗心。天快亮了，里面的事情已近尾声，而高红泥已浑身精湿，软瘫如泥，她凭借一息尚存的意志，扶着墙壁，一步步挪回自己的房间。

第三十八章 无所不在的蛛丝马迹

去刘及第惨案现场勘查的公安指战员回来了，郝副局长向马赶山详细汇报了去沟里勘查的情况，结果和现场基本吻合，沟里至少有六个人遗留的痕迹，很显然，四个人去现场作案，留下两个人在沟里接应。这伙人是吃纸烟的，沟里的荒草丛，和刘及第家门前半亩里撂有很多烟屁股，说明他们埋伏了至少三天以上。能吃得起纸烟，说明这些人手中有闲钱，而吃纸烟的人一般都不是纯粹的本地人，至少是在离开本地比较洋派的城市生活过不短的年月，因为纸烟绵软，而本地人从小就是土旱烟熏大的，到了自己吃烟的时候，那种烟厂里生产出来的纸烟，就跟喝稀粥，肚皮快要撑破了，感觉还是饿的。

纸烟就是香烟，郝副局长还专门从现场采集了许多烟屁股，一些让技术人员带回局里了，他随身带了两只，掏出来给马赶山看。尽管吃得只剩下蓖麻籽儿大小了，马赶山还是一眼看出，这是“哈德门”牌的。这种烟，整个北地只有泥阳镇有两家商铺出售，专供外来人，而且身上有闲钱的人吃的，各县城外来人少，本地人又缺钱，也嫌吃上没劲，是不出售这种烟的。郝副局长眼睛一亮，脸色一红一白，人家不是搞公安的，却有这样的眼力、敏感性，还有分析判断能力，自己是专门搞公安的，却长了一双瓷人的眼睛，看起来明溜溜的，啥都看不见。郝副局长赧颜说，局长不在，下一步工作咋开展嘛，我就是

这么个具体人，除了打仗，毬毛都理不顺嘛。马赶山笑道，你这个人啊，身上最大的优点就是实诚。这样吧，你要留守本单位的，两个局长不能都走了，你派两名头脑活泛的同志去一趟地区，调查一下两家商铺“哈德门”烟的流向，我再给你教一招，地区的牢房里关着一个名叫荨麻的女人，让地区公安局的人带上她，让她根据商铺伙计的描述，把买烟人的面相描画出来。郝副局长一一应承着，马赶山说完了，他却一下没有明白这样做的用意，两颗白眼仁儿在两只眼睛的正中间老实呆着，过了一会儿，一颗眼仁儿悠然动了，好似兄弟两个上路，这个喊了那个一声，另一颗眼仁儿跟着悚然一动，两颗眼珠分别在不同的眼眶里滚动几个来回后，啊哈，他叫了一声，啊哈，他又叫了一声，他万分惊喜地说：县长，我明白了，咱们到时候拿着画像找人，只要他们在人世间走过一回，就不会留不下蛛马丝迹的。马赶山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明白他想要表达的意思后，忍不住笑喷了，他伸出一根颤巍巍的指头，点着郝副局长的脑门说，你到哪里拣了半句话到处乱用？给我记住了：蛛丝马迹。老郝搔搔头皮说，我明明听同志们经常这样说嘛，我还以为是哪个前前前苏联老大哥的名字哩。可是，县长这样一说，又不像前前前苏联人的名字了，更不是咱中国人的名字了，给娃名字里带上“猪屎”多难听的。马赶山说，蛛丝，是蜘蛛网，马迹，是马蹄印，这下明白了吧？老郝搔搔头皮，恍然大悟说，说的就是人留下的痕迹吧？老郝对此极为不满，他嘟囔说，人留下的就是人留下的，把蜘蛛和马扯上，驴毬挂在马胯上，不对茬嘛。这会儿正好没事，马赶山说，老郝那你说说，要说这个意思时该咋说，老郝脱口而出：放出的屁风吹散了，放屁的沟子还在。

送走老郝后，马赶山独自笑了一会儿，却笑不出来了。革命胜利了，胜利是用河水一样的鲜血兑换来的，鲜血可以兑换来江山，但绝对不能用鲜血保卫江山。江山是要用墨水保卫的。在离婚风波平息后，柳姿及时对自己的工作思路做了深入的反思，根据自己多年乡村工作经验，认为要使妇女获得解放，必须让她们接受文化教育，她向县政府提交了一份报告，她要开办全县妇女干部扫盲班，分期分批，争取

在一年内，让每个不识字的妇女干部能集中轮训半年，县中学目前有两位女老师，白天她们要给学生上课，可以动员她们晚上给扫盲班上课。她也自愿担任老师，担任白天的授课任务，先让她们多少认得一些字，会写一些字，能够读懂最简单的文字，她们学文化的兴趣提高了，会影响身边的妇女，一个影响一个，逐步把城镇周围妇女的学习积极性调动起来。马赶山稍一默算，全县的妇女干部统共不过三十名，除了县妇联几个，一个乡镇平均两名，一名留守，一名参加扫盲班，一期学员也不过十五名。他当即派小锤子把柳姿叫到县政府，把她的那份报告重重地拍在办公桌上，柳姿红了脸，急忙说：

“县长，我不要办班经费，我个人更不会问组织要什么报酬，也不会耽误正常的妇女工作，也不是我好为人师，在子午县实在找不出合适的女干部当老师嘛。”

马赶山把妇女离婚风潮刚压下去不久，县上有人向上级控告他公开破坏新婚姻法，地委给他的记过处分刚下达到县上那会儿，人都说是柳姿告的状，连古里都埋怨柳姿，说你有啥话，工作上的，私人的，都是老战友，你当面给赶山说，动不动就告状，像什么样子。柳姿说，说不清楚的事情我从来不说，狗屙的屎，人非要说是我屙的，那就算是我屙的吧，狗屙的，人屙的，不都是是屎嘛，不都是从屁眼出来的嘛。马赶山对柳姿个人倒没有什么看法，只觉得她的工作方法有问题，老话说，遇是非说散，遇婚姻说和，怎么能鼓动人家两口子离婚呢。马赶山当面批评了柳姿，用强力手段制止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农业生产也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事情已经过了，自己虽然背了处分，他从内心拥护组织的决定，也从内心认定自己是对的。他更高兴的是，看到了柳姿的成长，他请柳姿坐下，亲自倒了一杯开水，递过去，笑说：

“柳姿同志，人都说，女人头发长，见识短，你的头发比我长，见识比我更长。我的意思是，一个羊需要一个人来放，一群羊一个人也能放得了，你为什么只把眼光放在你的妇联系统呢。县城那么多的家属婆娘，都是咱革命功臣的婆娘，给安排工作吧，她们是睁眼瞎，

拿不起来，不安排工作吧，闲着没事儿，还有县城以及周围乡村的很多妇女，让她们也识几个字，至少可以带动她们的娃娃热爱学习，不敢保证人人都成为有用之才，多撒一把种子，总能长出几颗像样的庄稼吧。”

柳姿如释重负，喜不自胜，惶急站起身，动情地说：

“谢谢县长支持我的工作。”

马赶山说：

“你做的对，我就支持，做的不对，我就批评。你在县城，或城边乡村找一处空院子吧，吃的住的，桌椅板凳，服务管理人员，我给你解决，识字课本，授课老师，你自己解决。”

如今，第一期妇女扫盲班已经结业了，六十名女学员的识字积极性简直是难以想像的高涨，白天、晚上连续上完课，夜深了，只要天上有月亮，她们都三个一堆，五个一伙，撒在院子周边，一人手抓一根小柴棍，嘴里念叨着，在地上练习写字，听见鸡叫了，才赶紧睡一会觉。家在县城附近的妇女，利用回家奶孩子的机会，把自家的蓖麻籽拿来，穿成串儿，在没有月亮的夜晚，她们把政府提供的极为有限的煤油节省下来，在蓖麻灯微弱的光线下，把老师当天教过的字，在自己的大腿上，手心里，一遍遍描画。三个月过去，最差的学员，识字都在一千左右，都能磕磕绊绊念报纸新闻了，识字最多的是县城边上城隍村孙老二家刚过门不久的小儿媳妇封芝草，此前，她一个字都不认识，现在她会念会写的字，多达三千个，随便拿起一张报纸，都能汤汤如流水读下去。柳姿把这一喜讯报告给马赶山，马赶山带人当面落实后，当即决定，录用封芝草为国家干部，现在，她已是一名县民政局干部了。其他参加扫盲班的学员，都得到了妥善安排。此举，不仅轰动了全县，也轰动了全地区，别的县纷纷派人来子午县取经，马赶山出面接待了几批，然后说：取毬上的经呢，只要你把国家的事当事做，经就像自己的精子，使劲射就是了。六十名女学员聚在一起，花花绿绿，挤挤挨挨，打打闹闹，说说笑笑，看上去阵势不小，把人吵出个头昏眼花都不用费劲儿，可是，一旦撒开，就像在给一口大锅

里撒了一把咸盐，味儿都尝不着了。新国家，新气象，需要女干部女职员的地方太多了啊。新一期的妇女扫盲班马上又要开班，柳姿把计划已经报上来了，上一期扫盲班学员是柳姿挨家挨户动员来的，给公公婆婆做通工作，再给丈夫做工作，还得给本人做工作，这一期开班的消息一传出，县委县政府各系统、各乡镇，县城周围的农村，立即派人来县妇联跑指标，为了多拿指标，互相间吵得不可开交。但办学条件有限，柳姿爱莫能助，最大限度只能容纳一百名学员。

马赶山也想当面探听一下，柳姿和古里的关系到底怎样了，他派小锤子暗中打听，只知道那天中午，古里扛着柳姿的行李，柳姿两腿一撇一捺地跟在身后，回自己的家了。马赶山让小锤子去喊柳姿，不一会儿，柳姿就来了。走在路上，柳姿想县长叫她去，肯定是为了办班的事情，她得抓紧时间梳理一下思路，进了院门，她本能地地理理头发，抻抻衣角，进了办公室门的那一瞬，她忽地觉出自己跟先前不一样了，一个紧张袭来，顿时紧张出了一脸血色，她越觉自己哪里不妥当了，衣着打扮不妥当，走路不妥当，站下不妥当，双手自然下垂不自然，双手自然挽起更不自然，办公室留出的空地本来就狭小，眨眼间，柳姿已调整了七八种姿势，越调整越觉不妥当，她跳舞似地，在地上载来踱去。马赶山也没留意调整出妥当的表情，柳姿一进门，他就使劲往人家身上看，他一眼便看出，柳姿和先前不一样了，人当然还是先前那个熟悉的人，没有胖，也没有瘦，更不会高了低了，但确实变了，身子不再是那样硬倔倔的，神态不再是那样冰冷冷的，浑身散发着一股黏腻腻潮乎乎的气味。当他看见柳姿在那里忸怩时，轻轻笑了笑，脸上是微笑，心里却是夏日正午阳光般的笑。他心里笑说，挨毬和不挨毬的女人，到底不一样嘛，这才像个女人。说出来的话却是：

“你喝水不？”

“我不坐了。”柳姿原地转了一圈，顺手拉过离自己最近的木凳。

“你坐下啊。”马赶山也没意识到柳姿的牛头不对马嘴。

“我刚在办公室喝了水的。”柳姿顺势坐下后，才意识到她丢人了。往常在马赶山跟前说错话，哪怕说了多么不不得体的话，她都不会难为情，有时还故意说错话，借以调节气氛，等马赶山忘乎所以时，立即谈工作，提要求，获得支持的几率要高一些。当下，她羞臊得快要哭了。马赶山本来是要变着法儿打问她和古里的关系的，一看这架势，什么都分明地写在脸上。不觉得，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感，使他有些看管不住自己的手脚，在办公桌后面刚够转身的空地上，不是手碰到了桌面，就是脚踢响了桌腿。两个人心里都是一团甜蜜，神态都是一脸尴尬，举手投足都是手足无措，马赶山率先从困境中逃离出来，他有些情绪冲动地说：

“柳姿，你可为咱子午县办了一件大事，现在看，也许只是多了几个识字的妇女，真的要解放妇女，就得让她们识字，离开炕头锅台，走向社会，自己有把握自己命运的能力，这比单纯的离婚好多了，你想想，像先前那个样子，离了婚又能干什么，只不过是从这个男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又不得不去找另一个男人来压迫，个人获得的只能是双重压迫，连带的是一群没娘孩子的孤苦伶仃。如果再过多少年，我们回头看，你现在做的这些事情，那意义要说多大就有多大，恐怕不光是一批妇女的解放问题，那是整个民族心灵的解放。”

马赶山顿了一下，把面前茶杯里的水一口喝干，这才发现，没有给柳姿倒水，一进门就问人家喝水不，只说又不给人家提供水，想起刚才的举止失措，他也觉出了不好意思，忙抽出一只瓷杯，一手抓住暖壶把儿时，又觉不妥，便一手把住杯子，把衣袖甩长了，蜷起手，把衣袖伸进杯里抹了一圈，然后倒了一杯开水，端给柳姿。受到这么真诚的又是重大的表扬，柳姿强忍住激动感动的眼泪，她舍家别业万里奔波，内心的愿望就是为实现民族的复兴出力，而在近十年的工作实践中，她能够确定的是她内心的真诚和行动的努力，到底有什么意义，她时而信心满满，时而又惶惑无着。当她反应过来马赶山是在给她倒水时，差点笑出声来，这个男人，真是男人，为了尊重她，把杯子弄得干净一些，却用那么肮脏的衣袖当抹布，简直不是往干净弄，

而是往脏里弄。饶是这样，她的心里越是感动，这个让女人害怕、讨厌、尊敬和喜欢的男人。她双手接过杯子，顾不得烫手烫嘴，近乎贪婪地抿了一口。

柳姿走神儿了。

她想起刚来子午县的那个冬天，她跟随古里抗战服务队深入民间，去宣传抗战，动员民众，上面要求，必须和民众打成一片。进入村庄后，别的队员都是当地人，工作原则确定了，具体工作怎么做，他们都是行家里手。柳姿说的是官话，当地人仍然半懂不懂的，当地人说土话，柳姿半猜半蒙，明白一半，糊涂一半，明白的都是无关紧要的话，糊涂的都是要紧话。古里对柳姿负有传帮带任务，他俩结伴，形影不离，遇到任何问题，大到乡风民俗，小到开言动语，柳姿逢事必问，事无巨细，古里逢问必答，问一答十，他的见识和口才终于遭逢知己。在一位富户家里，主人对他俩极为热情客气，柳姿是看不见活儿的，让她做她也不会，古里想帮主人家做点什么事儿，放眼一看，也找不到活路，院子是干净的，牲口圈早已铺上了干土，水缸是满的，一切都井然有序，完全不像别的人家那样缺这少那乱糟糟的。主人家炕头上搁了一只土火盆，炉火正旺，老母亲歪倚在炕里头，腰部垫着两只枕头，胸前围着一床棉被，年已半百的儿子半边屁股搭在炕沿，一脚踮地，恭敬谦卑地在火炉上熬罐罐茶，每熬出一罐，先给母亲倒上半杯，双手递过去说：

“妈，喝茶。”

来生人了，又是公家人，主人忙停了手里的活儿，请客人炕上坐。老太太笑咪咪地，身子稍作倾斜，一手拍拍身边说：

“快上来坐，看把娃娃们冻的。”

上炕就得脱鞋，上去就得盘腿而坐，柳姿都不习惯。古里示意她上炕去，她让古里先上，她的意思是，古里上炕她就上炕，古里在地上她也在地上。古里笑说：快上去吧，坐在老人家身边说话方便些。然后，悄悄剜她一眼。柳姿只好脱鞋上炕。柳姿不知道，老人在炕上，无论男性老人，还是女性老人，像古里这种辈分，无论你是干什么的，

都是小辈，是绝对不能跟老人平起平坐的，除非为了特别尊重，另开辟一个场合专门招呼客人，老人不在，那时候，最尊贵的客人才可盘腿坐在当炕上。而柳姿这种特殊身份的客人，在年老的女性长辈那里是不讲辈分的，座席时，可以和长辈坐在上席，在炕上，可以和长辈并排坐在炕的正中间，此时，她的辈分不是长了，而是降了，降到了孙子辈，当然是长辈最钟爱的孙子辈，子侄辈的人在任何场合，都是不可以和长辈平起平坐的。古里当然知道这个最起码的礼节，老人让他上炕，主人也请他上炕，那只是礼节性的礼让，他像主人那样，一半屁股搭在炕沿，一脚踮地，笑说：

“我不怕冷，坐在这里散疏。”

柳姿心里很是不满，你不怕冷，我比你穿的还暖和，为什么要让我坐在炕上，你散疏了，却让我坐在这里受拘束。在老人的一再礼让下，柳姿只好揭起棉被，把自己的腿盖住。老人一只手颤巍巍伸过来，抓住柳姿的手，摩挲半天，感叹说：看这女娃的手细发的，棉花似地。又抬起手伸向柳姿的脸，柳姿心里想躲开，躲了一半，又不躲了，硬撑着，承接了老人的抚摸。自从长大成人后，她的妈妈都没有这样摸过她的脸，求学时，女同学开玩笑，也只是象征性地掠一把，她感到极不舒服，心里痒，身上痒，痒出了一身的鸡皮疙瘩。老太太感叹到：原先只是在画上看到这么乖的女娃娃，心想世上哪有这样的人，只怕是天上的仙女吧，不成想，还真有哩。柳姿硬撑着，要和民众打成一片，幸好这家没有粗活可做，要不还得起牲口圈，还得洗脏衣服。让老太太摸一摸脸不算啥。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老太太鼻涕下来了，她很自然地抬起右手抹去，很自然地把那只沾满鼻涕的手伸过来，抹在靠近她的柳姿的肩膀上。柳姿躲避不及，都忘了躲避了，好似暗夜里挨了一闷棍，脑子里，身上所有的器官同时挪了位置，震惊，恶心，愤怒，委屈，一下子袭上心头，眼泪如地下的熔岩鼓突而出。泪眼婆娑中，他看见了古里向她瞥来一记严重的眼色。她忙抬手挥去眼泪，惨笑说：烟了一哈。没想到，就是这一句话一下子让主人和老太太激动万分，主人当然不好说什么，老太太的喜悦如花绽放，鼻涕眼泪喷

薄而出，这是听到自己最心爱的孙辈开口说出平生第一句话的那种喜悦。柳姿完全是无心的，只是急切间为了掩饰自己的失态，忽地冒出了在同事那里偶尔听到的一句当地话，无非是想表达：让烟熏了一下。古里心里也很激动，向柳姿投去鼓励的眼色。罐罐茶熬好了，主人添上两只茶盅，给客人各倒一盅。柳姿从不喝茶的，生长在南方茶乡，多香的茶都不喝的。主人从茶罐里往外倒茶时，她看见了，那是什么茶啊，简直是洗了褪色衣服的黑水，是熬烂的稀粥，一溜子的汤汤汁汁。别说喝了，味道飘过来，她都会闭了气的。主人是双手递过来的，她双手伸出来，又急速缩回去，觉得不妥，又惶急伸出来，接过茶盅，搁在面前。其他三个人又分别添过三道茶了，柳姿还没有喝，茶都快凉了，老太太和主人催了她几次，她推说喝不了茶，古里给她递过几次眼色后，她不觉心生豪气，双手端起茶盅，屏息凝神，紧闭两眼，鼓起上刀山下火海那样的勇气，一气灌了下去。她静静地等待着，她原以为，她喝下的茶汁会像砒霜，立时肝肠寸断，口吐黑血，颓然倒地，嗨，居然没事儿，茶汁流过之处，她只觉得云破天开，惠风和畅。哈，我还有多少潜力尚处在睡眠状态呢。柳姿不觉信心大增，把刚才的不快弃之脑后了。

两人大获成功，主人家主动提出，要给抗日民主政府捐献十石小麦，十石谷米，并将尽自己的能力，时时捐献军鞋等物资。告别那户人家，刚剩下两人后，柳姿埋藏很浅的愤怒便爆发了，她满含热泪，挡在古里面前嚷道：

“古里同志，你给组织打报告，送我去前线。我是参加民族抗战的，不怕苦，也不怕死，但我不能容忍别人对我人格的侮辱！”

“怎么了？谁侮辱你了？”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的古里呆愣愣的，一时反应不过来。

“你看，你看，给我装，连你也欺负我！”柳姿刚穿上新军装，虽不大合身，也让她拾掇得有模有样。古里看见她的右肩上有一团干涸的污迹，这才想起刚才的事儿来。他笑道：

“我以为咋了，那是老人家疼爱你，别的人还享受不到这么高规格的待遇呢。”

柳姿更生气了，她把气转移到了古里身上，哽咽了好一会儿，气儿才通了，她说：

“古里同志，我要到上级那里告你去，告你和当地人合伙捉弄侮辱外地来的同志！今天算给你正式打招呼了，不是告你黑状！”

这会儿，古里说什么柳姿都不会接受的，等柳姿稍冷静后，他才给她详细地讲解了当地的风俗，那真是老年人疼爱后辈的一种特殊表示。柳姿半信半疑，回到县上后，问过那妃，那妃不懂得，专门回去问了祁如山，祁如山也这样说，问所有当地人，得到的回答都是相同的，她才有点信了。

柳姿其实只是打了一个恍惚儿，想起当年的这些故事，心里甜蜜蜜的，刚才得到马赶山当面这么高的评价，心里甜蜜蜜的，这几天，她的心里一直甜蜜蜜的，她甜甜一笑。她自己都觉出了自己这会儿的笑容有多甜。她突然想起大女也不识字，何不让她也参加扫盲班，将来对马赶山在工作和学习上都有帮助，她说：

“县长，谢谢你支持我的工作。你干脆好人做到底，再支持一下吧。”

“你说。”

“所有的战友和同事都知道你娶了一个仙女一样的媳妇，可是，大多都没有见过本人，是不是也该震撼登场了？”

“呵呵，你把狗尿苔当蘑菇了，那是一个窝在炕角旮旯不出来的婆娘。”

“不对吧，怕是你的某些不正确的思想在作怪吧？你想想，县长媳妇都参加扫盲班了，那号召力多大啊。”

“那不行，一个是人家确实不愿意出门，一个嘛，咱们是老战友，你是女人，我是男人，其实你对男人最隐秘的心理还是知一少二的。老话说，书坊戏坊，弄那活的地方。读书识字，看到一些才子佳人故事，自己难免心猿意马，看见别人在戏台上打情骂俏，自己也难免进

入角色，所以嘛，女子无才便是德。噢噢，柳姿除外，柳姿德才兼备，才高一尺，德高一丈。”马赶山半真半假笑着说。

柳姿猜想，这些话里，真的成分要多一些。她不好再说什么，也笑说：

“唉，我的扫盲班出师不利啊。”

“不过，”马赶山说：“柳姿，你让妇女们有文化了，男人也得有文化啊，尤其这些老同志，打了半辈子仗，虽然队伍上也在上文化课，可是，总是有一搭没一搭的，认一个丢半个的，这样子，怎么能担负起继续革命建设国家的重任呢。”

柳姿其实也想到了这个问题，可她只是妇联主任，给妇女扫盲属于她的业务范围，扩大扫盲范围，那可是黄鼠狼吃过地界了。听马赶山这么一说，她当即表示：

“只要县长你撑头，让我干什么，没有二话！开办妇女扫盲班，最缺的是女老师，开办男同志文化补习班，男老师不缺。”

马赶山笑道：

“柳姿啊，你开一窍，不开一窍。你没听说吗，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妇女还好说，那些男同志，都是粗人，都是不爱学习的，又都是功臣，哪个男老师能管得住他们啊。找几个漂亮女老师，他们保证为抢教室前排位置打架不可。”

柳姿一想，真是这么回事儿，心里的欣喜还没有来到脸上，就犯愁了，她说：

“想法倒是再也高妙不过了，可是，到哪儿找那么多女老师呢。”

马赶山说：

“你一个，县中有两个，我再去动员姚妙妙，四个老师，够了，你出任班主任，看哪个狗日的敢给你调皮捣蛋！啊哈，到时候，四个大美人，高高在上，一帮大男人，俯首帖耳，又有人来咱子午县取经了。让他狗日的尽管来取吧，我们柳姿的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柳姿羞红了脸，狠狠地剜马赶山一眼，马赶山不管不顾，讲演似地，撂手撂脚说：

“妇女班嘛，县中的男老师足够了，就让古里出任班主任，到时候你再看吧，一片花儿，只有一只蜜蜂嗡嗡来嗡嗡去，有你吃的醋哩。啊哈，古里吃你的醋，你吃古里的醋，你们家就可以开醋坊了啊。”

柳姿听出来了，马赶山在借这个话头，表示她和古里的情况他都知道了，在祝愿她们夫妻情深呢。生出这个心思，这几天的甜蜜感潮涌而来，身上暖暖的，软软的。眼前的这个人，这个男人，这个老上司，不但挽救了她的家，也挽救了她和古里，她多想知道他对古里是如何妙手回春的，她想问古里，再三想想，还是不便问，这毕竟是他多年的内心痛楚，重要的是，男人和男人之间的事情说不清，正如女人和女人之间的事情说不清一样，一个男人那方面不行，在另一个男人帮助下克服了，那个男人不是医生，不是陌生人，而是夫妻共同的朋友，而妻子知悉内中机密，这让丈夫的脸往哪搁嘛。这几天，她权当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尽情地享受自己的幸福，权当古里原本就很好，是自己自动变好的，今后只要古里不主动说，她是绝不会问他的，可突然到来的幸福，就像突然发了一笔不义之财，就像准备豁出生命去打一个大仗恶仗的，还没有到前线，敌人却宣布投降了。她心里到底是不踏实，两个人痛苦了多年，努力了多年，都绝望了，认命了，却峰回路转，跟神话故事似地，而做成这桩不世功业的却是眼前这个粗粗拉拉的男人。她太想知道自己突如其来的幸福究竟从何而来，试了试，把自己都快憋死了，还是张不开嘴。她暗里恨了自己一下，把这个念头挥去，心说，人家给我帮了这么大的忙，我连感谢的话都不能明说，不说心里又过意不去，他打马虎眼儿表示他已知道她的事儿了，她也要打马虎眼儿确认事情的真实性，并对他送上无言以表的谢意。她抖擞一记精神，笑说：

“亏你想出这么好的办法，捎带的还给我们两口子制造了无穷无尽的家庭矛盾。你刚才说，要请姚妙妙当老师的，我恐怕请不动人家，你得亲自出马的。”

“那当然，当然由我亲自去请了！”话一说完，马赶山马上意识到他的表态有些迫不及待，还显出没有多少必要的慷慨激昂。他有些难

为情，也不去掩饰什么，干笑一声，自己把自己解脱了。柳姿也装作只是听到了他很正常的工作表态，站起身，笑说：

“县长你忙，我就不打扰了。我去筹办妇女扫盲班了，再有什么问题，我会及时请示的。”

马赶山从桌圈里出来，笑说：

“那就这样吧，你去筹备妇女办，古里筹备男人班，不用多长时间，全县男女干部差不多都是出自你们家了。”

柳姿都走出几步了，马赶山突然想起冯立春的话来，又叫回柳姿。两人重新坐定后，他却一时语塞，不知道怎样把话说的婉转些，意思表达的准确些。搞了多年革命，现在又是一县之长，文件上的，大会上的，宣传上所用的词汇，他自然都是精熟的，但他又是一个务实惯了的人，打仗就说打仗的话，仗打胜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生产就说生产的话，仓里有粮，兜里有钱，说出的话哪怕不合文件精神，心里都是坦然的。那些大话套话，虚套套话，车轮子话，能不说尽量不说，非说不可，说一次，嘴上就像谁抽了一巴掌，烧乎乎的。他坐在办公桌后畏葸着，那架势，好似不是要和柳姿谈正经工作，而是要求她给他脱裤子似的，难为情地如同攒了一肚子屎尿，急切间处理不掉，把自己憋得浑身上下忽闪闪儿地。柳姿也误会了，她以为他要给她说感情方面的话，她希望从他嘴里能听到这种话儿，虽不会有什么实际结果，听一听，心里也是受活的，她又害怕他说出这种话来，她知道他对她有好感，是男人对女人的那种好感，她对他不仅有好感，还有崇拜，他的身上，有许多古里没有的气质，是那种男人的气质，让女人能够沉迷发狂的气质，但，这种好感还是控制在友谊层面好一些，男上司，女下属，没有事情别人都会挖掘出事情的。邻县有一个县委书记，自己没有文化，还以没有文化为荣，每逢讲话，开场白一定是：我是一个大老粗。落实新《婚姻法》时，在妇女大会上，他说：我是一个大老粗，到底有多粗呢，你们妇联主任知道，因为我和她在一起搞过很长时间了。他的讲话赢得一地爆笑，当即把那位妇联主任笑哭了。这也成为流传整个北地的一则经典笑话，而人们据此都认为，凡

是妇联主任，必然都是用身体从顶头上司那儿换来的。这样一来，几乎所有成家的妇联主任，包括妇联女干部，家庭都是不和谐的，而那些还没有成家的女干部，在找对象时，对方在心底已经做好了接受一个二茬货的准备。

柳姿也在那儿畏葸着，也把自己憋得浑身上下忽闪闪儿地。马赶山终于调整好了，他端起搪瓷缸子，猛灌一大口茶，郑重地说：

“柳姿同志，我是这样想的，对于男学员，教他们识一些字，以扫盲提高文化水平为主，因为他们大多都经受过革命的考验，思想没有多大问题。女学员嘛，识字，扫盲，提高文化水平，当然是我们办班的本来意图，但是，不能局限于此。更重要的是，要让她们坚信，我们的组织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最正确最光荣最为老百姓着想的组织，没有我们的组织，所有的人，尤其是广大妇女，都得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说到底，别说当家做主人了，连人都不是。要让她们从心里相信，现今世界上，除了我们和我们领导下的人民，所有的人都还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她们必须跟着我们走，才有地种，才有饭吃，才有衣穿，一句话，她们才可活下去！而且，还要让她们把这些道理带回家去，一代代传下去！”

开始时，马赶山说的结结巴巴，说着说着，顺畅了，到了后来，还带了手势。这让柳姿颇感意外，也很不习惯，他说的这种话，她听了多年了，但从马赶山这儿，她倒是第一次听到。如同先前和古里睡觉，情绪酝酿得风雨如晦了，结果却是一地沙尘。她真切地感到，时代在飞速变化，人也在飞速变化。柳姿走出县政府大院后，觉得头脑昏沉沉地。我们？他们？她们？我们是谁啊，他们和她们又是谁啊，原来不都是我们嘛，怎么突然就分家了呢。

第三十九章 有了漂亮女医生，病号自然就多了

马赶山送柳姿出了院子后，回到房间，从衣架上取下外套，看见领口袖口都脏了，却没有换洗的衣服，只好穿上，抻抻衣角，衣角还是皱巴巴的，再抻抻，还是皱巴巴的，也只好这样了。他喊来小锤子，让他先去给医院下通知，就说县长要来考察新招录医生的工作情况，顺便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体。小锤子转身走出几步，回头说：

“首长，哪里不舒服么？你咋早不给我说。”

“给你说顶毬用，你又不是医生。”马赶山笑说。

县医院就在县政府的斜对过，相距不过几十步，小锤子急匆匆从医院出来时，马赶山已到了县政府大门口。隔街道相望，小锤子索性站那不动，马赶山几步跨过街道，笑道：

“你这个东西，越来越懒了，多几步路都不走。”

小锤子说：

“姚医生等着给你看病呢。”

马赶山没有回嘴，进到医院，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在院子里列队等候了。马赶山没有看见姚妙妙，朝大家笑笑，挥挥手说：

“今天有点空闲，我来看看大家。见面了，就行了，同志们各忙各的，我和苏院长说说话。”

县医院正式成立不久，是由原子午独立团战地救护队升格改建的，所有的医护人员都没有专门学过医护，都是从普通战士中选派来的，条件是头脑灵活手脚麻利胆大心细，还有一些是招募来的男女民工，男性抬担架，从火线抢救伤员，女性洗洗涮涮，护理伤员，时间长了，都成了有经验的医护人员。医院现有三十多号人，可别小看这些人，一天医都没有学过，在救治护理战伤方面，正规学过医的生手未必赶得上。交给地方后，接治的大多都是常见病，面对头疼脑热妇女月经不调都束手无策，苏思边更是一天医没学过，一个大字也不识，打仗断了一条腿，不能重上前线了，安排在战地救护队担任队长兼指导员，现在转为院长兼党支部书记。时间长了，他对医护管理倒颇有一套。刚成立医院后，他天天拖着一条断腿跑县政府，问县长要医生，他的

资历深，红军时代就参加革命了，有一次，把马赶山闹烦了，他板了脸说：老苏，你天天往我这儿跑，是不是因为医院离的近，你跑起来不费事？苏院长一点都不生气，笑嘻嘻说，要不是县长把话说破，我还真没有意识到，医院离县政府这么近的。是这，你给我医生，哪怕一个，我再也不来了，一条腿的人咋说都没有两条腿快活，我也不希望你来医院，进那地方的人都是坏人，哦，是坏了的人，我衷心祝愿敬爱的马县长永远是好人。马赶山只好笑说：有了医生，我立即给你弄来，医生又不是好吃的东西，还怕我贪嘴不成。苏院长说，眼前就有现成的医生，你不想给嘛。马赶山问医生在哪里，苏院长说，那个反动军官家属不是医生吗，马赶山当下就黑了脸，训斥说，俺，我说老苏，你都是老同志了，说话做事怎么头重脚轻的，那是什么人，你又是在给谁开办医院？后来，马赶山思来想去，他关注姚妙妙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他深夜醉酒闹笑话，也是心里生鬼了。

姚妙妙的到来，医院马上像个医院了，大到疑难杂症妇女难产，小到伤风感冒消化不良，都是她一把抓，一会儿西医，一会儿中医，把苏思边兴奋地，走在街上，一条腿踩得尘土飞扬，头抬得高高的，碰到老战友，会主动笑骂说：这下你狗日的想死都死不成了，你要是怀上狗娃了，我们给你接生。先前，他很少上街，最怕碰见老战友，那些家伙嘴损，见了他就说：老苏，我沟蛋子让蚊子叮了一口，这么大的病，你的医院恐怕治不了，我准备马上去省城大医院呢。全医院事实上只有姚妙妙一个人是医生，其他人主要搞各种服务，有些多少懂点医的人，给姚妙妙当助手，跟上她学一些基本的医疗常识。好在，子午县地广人稀，居住分散，老百姓得了一般的病，先扛着，扛不过，就近请巫神马脚行法，驱鬼送病，不见好，就近找乡村医生诊治，到了非去县医院不可时，大多已错过救治机会了，还有一线希望的，都是危重病人了。这样一来，姚妙妙并不算忙，住院治疗的病人目前只有八个，还是听说县医院有了高明医生，家境稍好的，才赶着毛驴车送来了。每天接诊量最大的病人，大多都是县城居民和城郊农民，有的人，真的是来看病的，有的人其实是来看女医生看病的。真的有病

的人，也都是一些小毛小病，几个助手都可以应付的。只是姚妙妙对病人很负责，对助手的培养也很用心，先由助手诊断后，她再诊断一遍，再由助手分析病情，她再把自己的诊断结果说给助手，又由助手开出药方后，她再修改，并给助手一一剖析修改理由。病人很高兴，助手很高兴，苏思边更高兴，医院所有的人走到人面前都觉得脸上有光了。才来几天，姚妙妙就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人们都把这份好算在了马县长头上，听说他要来，大家都很兴奋。

马赶山让小锤子回县政府，万一有什么急事，立即来县医院找他。到了院长办公室，老苏拖着一条腿要去倒水，马赶山拦住他，笑说，结巴子爱说话，腿脚不好的爱走路，真是的，还是我给你服务吧。老苏笑说，能喝县长亲手端来的一口水，算是把人活成了。马赶山大概了解了一些情况，老苏说，现在我们有正规医校出来的医生，按说已经不错了，但是，作为一家县级医院，还得继续补充正规医生，购置医疗设备。马赶山笑说，你知道我为啥不愿见你吗，一见面，说三句话，三句半都是要人要钱的。老苏也笑说，自从到了战地救护队，要人要钱成习惯了，见了你们这类人，不要点什么，觉得怪亏的。马赶山说，你的想法是对的，咱们政权到手了，什么都得正规起来，再不能过那种凑合一天算一天的游击日子了。需要医生，得由县政府向地区打报告要人，咱们自己解决不了，要设备，县财政也不宽裕，伸出一双手，十根指头都是要钱的，只能给你最急需的设备。老苏那只好腿就地一弹，已到了门口，他伸头朝外大喊：姚医生，小姚，快来！马赶山要制止已来不及了，苦笑道：奸商一个！老苏回头坏笑着，笑出一脸的得意。

马赶山刚把身子坐正了，把脸严肃了，如一片落叶，如一只乍然断线的风筝，门口显出一个白影来，一身雪白，脸上捂着一只白口罩，只有两只眼睛亮晶晶的，马赶山判断那是姚妙妙，医院里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人，只能是她了，他也认出是姚妙妙，她的身影体态早已在他的心里扎下根了。姚妙妙抬起右手，轻轻摘下口罩的一边，另一边自

然地垂挂下来，眼睛并没有看马赶山，她的目光全在苏思边那里，她轻声说：

“院长，找我吗？”

“快来，快来！”苏思边招手示意，姚妙妙这才进了办公室。苏思边指着马赶山对姚妙妙说：“这是咱们马县长，百忙之中前来检查指导我们医院的工作，”他又转身指着姚妙妙给马赶山说：“县长，这就是姚医生，我们医院的顶梁柱，感谢县长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马赶山起身，率先伸出手来，姚妙妙这才伸出右手的指梢，两只手稍稍一碰，她就自然地抽出了，马赶山欠身说：

“你好，姚医生，请坐。”

“县长好。”姚妙妙也欠身说。说完，轻轻坐在旁边的木凳上，眼睛和嘴角带着微笑，却并没有笑容，神态平和而并无倨傲。苏思边说：

“姚医生，县长今天来检查指导工作，对我们院的长远发展非常重要，这不仅是精神鼓励，还是物质支援。对于医疗业务，我是外行，咱们急需什么医疗设备，你给咱很快列一个清单，要拣最急需的，不要列的太多，别把县长吓住了。”苏思边说完，自顾自哈哈笑起来。姚妙妙轻声说：

“好的，我这就去。”

姚妙妙朝马赶山轻轻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了，清风一般飘了出去。马赶山暗暗吐口气，顿觉轻松了。不知咋搞的，他自从踏进医院大门那一刻，心里便莫名其妙的紧张，没有看见姚妙妙前，紧张又加剧了一分，见到后，紧张得不敢正眼看她。他自忖，这是咋的了，往深的一思量，不禁暗吃一惊：他的紧张竟然是源于内心的自卑！他实在不愿承认这是真的，但确实是真的。继而，他便有些愤愤：妈妈的，我自卑什么，我是革命功臣，堂堂县长，这些都别说，我又没做过什么亏先人事情，我凭什么在她面前自卑，她有什么，不就是会给人看病嘛，学医就是为了给人看病，不给人看病难道给自己看病不成，我又不得病，她又没有救过我的命，她一个反动军官家属，我凭什么在

她面前自卑。马赶山来不及继续愤愤下去，那个白影子又飘到门前，门开着，她仍蜷起右手食指关节，轻轻磕磕门，苏思边说：

“快进来！”

姚妙妙手里捏着一张马粪纸，双手递给苏思边，轻声说：

“我把自己能想到的，拣重要的列了几项，不知道合适不，请院长指示。”

苏思边自嘲说，你写的字，字认识我，我不认识人家，顺手转递给马赶山，笑说：“请县长过目，我虽然不识字，却能看出字的好坏来。你看看，我们姚医生的字写的多好的。”

马赶山笑笑，接过来扫了一眼，看见上面列了六项内容，抬起头，对苏思边说：

“这些东西要到哪儿去弄？”

“我哪知道啊，我只知道缺啥就问上级要，不给就软缠硬磨，再不，就耍二杆子骂人。姚医生，你给县长说。”苏思边把自己编排了一番，对马赶山说：“县长，业务上的事情你问我，等于问石头木头哩，好在我们现在有姚医生，有啥你直接问她，问我是为难我呢。”

马赶山只好把目光移向姚妙妙，姚妙妙说：

“这些设备地区肯定没有，兰州、西安都应该有的。”

马赶山收起那片纸，说：

“是这，我回去再研究一下，争取都给你们解决。你们忙，我得回去了。”

“县长，我听警卫员说，你身体不太舒服嘛，来了，正好检查一下吧？”苏思边一条腿弹起，挡在马赶山面前。

马赶山把自己说过的这话都忘了，只好说：

“只是不舒服，想必没什么大毛病。再说，姚医生这么忙的。”

这时，站在旁边等候马赶山离去的姚妙妙插话了，她嫣然一笑说：

“医生哪有在病号面前说自己忙的？再忙，也不能把人家的病耽搁了。”

“是啊，是啊，我没有说错吧，我们的姚医生真是个好医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县长。”苏思边看见马赶山还在那儿犹豫，便决然说：“县长，在我这儿听我的。你去诊疗室，安心让姚医生给你看病。我就不陪你了。”

马赶山看见姚妙妙站在一旁等他，眼神儿怅怅地，便说：

“那好吧。”

“县长请！”姚妙妙做了一个请的手势，顺手戴上口罩。马赶山只见过乡村医生，他们行医时是不穿白衣服的，更不会给自己的嘴上捂这么个白乎乎的尿布片。在当地农村，人是不穿白衣服的，尤其全身不穿白，只有在死了父母，孝子戴全孝，必须全身穿白，谁要是在日常生活中穿白，那是诅咒父母早死，父母兄弟，家族成员，哪怕毫不相干的乡邻，都有充足的理由捶你的。他去过战地救护医院看望过伤员，只见过伤员裹伤的绷带是白色的，没见过哪个医护人员穿白大褂戴白口罩。县医院成立后，医护人员也穿起了白大褂，戴上了白口罩，看上去很不顺眼，他说医生也是人嘛，又不推磨，干吗要像牲口那样戴上笼头？给牲口戴笼头是为了不让它们偷吃草料庄稼，医生不戴笼头难道要偷吃药不成？听人说，这是规矩，那些进过军队正规野战医院的人也说，全世界的医护人员，着装打扮都是统一的，他不再说什么了，心想，反正我又不去医院，爱穿啥穿啥，要戴笼头尽管戴。今天搭眼看见姚妙妙也是这样的打扮，心里嗖地一凉，当她取下口罩，露出说话的嘴时，那点突如其来的不快才渐次散了。现在，面对的又是一个用白色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人，刚消失的那点不快再度浮泛出来。门诊室里只有两个人，哪怕再有一个人，他和别人说说话，可能还会转移一点注意力，她给他把脉，量血压，还把一个冰哇哇的东西塞到他胸口那儿，怪痒人的，又是问这，又是问那的，她说话的声音本来很甜很脆，把嘴捂住，便瓮声灶气的。他便失了说话的兴致，只是嗯啊嗯啊应付着。他实在受不住了，便尽量以平和的口气说：

“姚医生，你能不能把你嘴上的那个白布片片抹了说话？”

“怎么了，县长？”

“看不见说话人的嘴，还以为是和别人说话呢。”马赶山笑道。

“这可是医院的规定啊。”姚妙妙话这么说，还是卸下口罩，挂在下巴的半边，马赶山抬头一看，眼里心里顿时敞亮了，心里却又开始紧张了。她让他躺在一张窄床上，在这儿捏捏，那儿揣揣，她的手移到哪里，他的全部注意力便移向那里，她让他放松，他下决心要放松的，却把劲儿都聚在准备放松的部位了。她笑说，你紧张什么呀，他说，我没有紧张啊，她说你把肌肉绷得紧鼓鼓的，还说不紧张，他说，我从来就没有进过医院，都没让男医生捏捏揣揣过，何况是女医生哩。她笑说，你打了那么多年仗，难道连小伤小病都没有过吗。提起这个话头，马赶山兴致大增，豪迈地说，那可不是吹，能打中我的子弹还没有造出来呢。

检查完了，姚妙妙重新坐回她的位置上，马赶山也重新坐回病号的位置上，她重新问了一些她刚才问过的问题，他也认真做了回答。然后，他笑说：

“我什么病啊。”

姚妙妙差点说你是心上的病，又怕他难堪，也没敢说你什么病都没有，还是怕他难堪。确实，从医学的角度说，他的身体完全健康，只是有些劳累过度，她犹豫了一霎，说他什么病都没有吧，显得他此行的目的性太露骨了，同事们又怎么说她，她还是很职业地说：

“倒没有什么大毛病，只是劳累过度了，增强一些能量，就没事儿了。”说着，她扯过一沓马粪纸小本子，用钢笔在上面刷刷写了几行字，起身拉开诊疗室门，头伸出去喊了一声，应声跑进一个小女孩，她向马赶山点头问候一声，接过处方，轻快地跑了出去。

“县长有病了！”这个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医院，苏思边也大吃一惊，他原想马赶山只是来视察工作，也有顺便看看姚妙妙的意思，不想真的有病了。姚妙妙毕竟是控制使用人员，他又不得不放手使用她，万一以后真的有什么问题咋办，专业上出问题倒是单纯的问题，万一专业问题与政治问题牵上怎么办，有领导时常来过问，他的责任也会轻一些。苏思边一条腿移动起来，比一般的两条腿的人速度还要快，

他几乎在第一时间冲进门诊室，看见姚妙妙正在搀扶马赶山下床穿鞋，急问：

“县长，怎么样？”不等马赶山回答，他把目光移向姚妙妙，说：“姚医生，县长要紧不？”

姚妙妙不好说要紧，也不好说不要紧，只是模糊说：

“输了液，再观察，问题不是很大吧。”

苏思边似乎有些放心了，忙返身安慰马赶山，马赶山笑说：

“都是你这医院闹的，饭香了，人的饭量就大了，医院办的好了，人的病也就多了。”

马赶山的歪理邪说，把苏思边逗笑了，姚妙妙也忍不住笑出声来。所有的医护人员都闻讯赶来，进来几个资历深的人，其他人都站在门外，苏思边向门外挥挥手说：

“同志们都回去吧，我把大家的问候一定转达给县长。”

人们散去后，苏思边给姚妙妙嘱咐几句，说出现什么新情况，一定及时向他汇报，又安慰了马赶山几句，故作轻松地说：

“县长，你千万不要有什么压力，要相信自己的身体，相信自己的革命意志。”

马赶山笑道：

“怎么像临终告别似地？快忙你的吧，死不了的，我死了，你到哪烦我啊。”

姚妙妙把马赶山带到另一个房间，刚才来拿处方的那个小女孩已将准备工作做好了，姚妙妙对她说：

“你在门诊部值班，有病人，来这里找我。”

一张床前杵着一个铁架，马赶山伸手把住，摇一摇说：

“这是干啥用的？”

“你真不知道还是装的？”姚妙妙眨巴着眼睛，有些调皮地问。

“你们这些耍货，我哪知道？”

看见马赶山的神色很认真，姚妙妙心里暗笑，连这么普通的医疗器械都不知道，看来，穷人的队伍还真是不假，她故意卖关子说：

“马上就知道用途了。你先上床躺下。”

马赶山听话脱鞋上床，仰脸看姚妙妙在地上忙活。她把一只装满清水带皮管子的瓶子挂在眼前的铁架上，一手捡起他外侧的手臂，用药棉在那儿擦了擦，凉簌簌的，一手抓起皮管顶端那只飞机似的针头，往刚才擦了药棉的部位瞄，他这才明白她要干什么了，手腕一抖，想抽回去，却没有抽走，被她牢牢地把住了，他心想，那么小巧的手，力道还不轻哩。针头刚触到皮肤，他失声尖叫起来，紧闭两眼，手腕胡乱晃动，姚妙妙说了几句闲话，趁他走神，一次到位，针头插上了。待他反应过来，靠近针头的皮管里已见红了，他没觉出痛，也就不再紧张。她让他手臂不要乱动，吓唬说乱动会很痛的，他便像死人那样，把手臂僵硬地搁在床边。她返身取了几只玻璃瓶子，叮叮当当敲得玻璃花子乱冒，用针头一一灌进瓶子里，他看得心惊肉跳，她说：

“好了。”

马赶山看见一滴滴水水儿从皮管里滴下，大概是流进他的胳膊了。他说：

“这到底是干啥吗？”

“输液呗，就是把这些液体输进你的血管。”她说。

“嗨，我以为你在搞什么名堂，麻烦死了，还不如我一口喝了，多省事儿的。”他一脸的不屑。

“俺，我的大县长，你要是害我，就明火执仗地害。”她知道他不是说笑的。

“怎么害你了，我害你干什么？”他也听得出她不是说笑的。

“这样输入体内，就是治病的药，你喝了，就是要命的毒药。”她严肃地说。

“嘁！不就是一瓶凉水嘛。你要不在跟前，如果我正好渴了，我肯定会喝下去的。”他心里已有些明白了，想起刚才自己在小小针头面前的失态，想说几句大话把面子捞回来。

“我今天可给你把话说死了啊，以后不管与我有没有关系，在任何药品面前，一定要听医生的，千万不要自以为是。”姚妙妙此时的脸色和说话的口气都很职业。

“好吧，好吧，反正我见了药品躲远点就是了。”马赶山本来是要说，我知道了，毳筋不懂不要抢当骗匠，话到口边，被他生生扣住，他不能让她觉得他粗俗。他笑一笑，换了一句自认为贴切的话，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

“嗯，这还像个样子。”姚妙妙也笑了，像一骨朵紧绷绷地花蕾乍然盛开。她说这话，坐在对面床头上，也许是嫌热，还是嫌拘束，解开白大褂的领口，一抹鲜红露出来，若隐若现，红白交相映照下，整个人都是生动的。他仰面躺着，一眼看见，再也错不过眼珠。他试图要错开的，却怎么也错不开。他没留意，忽地发现一束热辣辣地目光锁定了她，她强自镇定，低下头，还没低下去，又不由自主抬头去迎接那束目光。三番五次后，她无处躲藏，便故作轻松笑道：

“你不好好养病，看我做什么？”

“你真好看。”他由衷地说。

“我又不是花。”她脸飞红晕，两根手指捻弄着胸前的纽扣，轻声说。

“哪有这么好看的花。”他也不再拘束。

两人不再言语，就这样四目相对，乍然互相躲闪，乍然又热烈相撞。姚妙妙率先打破沉默，轻声说：

“谢谢你，县长。”

“谢我干什么呀，我好像只做过惹你不高兴的事儿，没做过什么好事嘛。”

“要不是你，我哪能在这里发挥自己的专长？你就不要客气了，我心里还是有数的。”

“你把话正好说反了，按公说，是医院需要你，按私说，是上级领导的意思。我只是执行罢了。”

“你说什么就什么吧。我知道我的身份，我又不想给你添麻烦，你何必要拒人于千里之外呢。”姚妙妙神情有些伤感，还有些懊恼，语气有些惻然。

“噯，噯，妙妙，别误会，确实是冯局长首先提出来的。当然……当然，没有我……这层关系……”，马赶山一时语塞，脸色也泛红了。

听见马赶山这样亲切地称呼她，姚妙妙心头那点沮丧一扫而光，舌尖稍一蠕动，似乎尝到了一丝甜甜的味道。她又不能把内心的甜蜜马上表现在脸上，她假意说：

“你和我能有哪层关系？”

“你不是说，我也算是民族英雄吗？这是多深的关系啊。”马赶山说这话时，内心深处真切地悸动了一下。听了这话，姚妙妙的内心深处也不由得悸动了，她定睛注目，看见的是一双坦诚的目光。这是一句出自当政者口中的话，这是一双惺惺相惜的目光，这是对一个敌对者的评价，单凭这句话，这双目光，这个人都是可信赖的。姚妙妙惶急起身冲出了病房，她要是不赶快离开现场，她无法确定，她会做出什么事儿来的。

空空的病房，滴答滴答的液体流动，白墙壁，白床单，白窗帘，满目皆白，满目僵死冰冷空无的白，只有心中的那个白，那个一抹鲜红惊鸿一瞥的白，从眼前消失了。他感到怅然无趣，好像自己已经死了，别人在给他办丧事，他想很快离开这个催人怆然的灵堂，他想伸手拔去那根把他的整个身体都束缚在床的针头。念头一起，他忽而想起刚才那个白对他的谆谆嘱咐来，那只攥住针头的手无力地垂下来，无助地按在那里。正在此时，一道白影飘进来，进门便直奔病床而来，他的心里涌上一喜，那只按在针头上的手，像一个正干坏事的小孩，飞快地缩了回去。姚妙妙说：

“你干什么？”

“没干什么啊。”马赶山举起那只无辜的手，摊开手掌，嬉笑着说。

“我去门诊室看看有什么急事没有，我就知道你不会老实的。”姚妙妙把自己刚才的失态，一句话掩饰得天衣无缝。马赶山再不敢盯着

她看，偶或瞥去一眼，看她的神色已淡然了，只是眉目间还隐藏着一线凄楚。他鼓起勇气说：

“你打算就这样生活下去吗，恐怕不是办法吧？”

“我还能怎样生活？”她凄然一笑，随即又灿然一笑，反问道：“那么，我该如何生活呢？”

“我是说，”他稍作沉吟，还是说：“我是说，你的……个人生活。”

“我的个人生活就是我个人，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她巧笑着，口风却是幽幽地。

“我是说，我是说，你跟那个人？”马赶山终于把自己想说的话说了出来。

“哪个人啊？你说的不会是肖乾坤吧？大半年前，我收到过他一封信，再没用任何联系，这个情况想必你们比我更清楚。”提起这个话头，姚妙妙一脸严肃，说话涓滴不漏。

“你误会了，妙妙。现在我是以朋友的身份问你的，你不想跟我说，我不再问了，永远都不会问的。我问的是你是不是还在等他，要等到什么时候？”

姚妙妙赧然说：“对不起，在关于他的事情上，我已是惊弓之鸟，由不得自己的。”她叹息一声说：“其实，我咋说人也不信，我不知道你信不信，我爱他，真心爱他，崇拜他，但这只限于他是民族英雄的时候。你也是为民族抛头颅洒热血的人，假如你在前方浴血奋战，连自己舍身保护的本民族的女人对你都不理不睬，那么，你还有心思有勇气打仗么？你不觉得寒心么？我从来不后悔我所做的一切，相反，直到现在，都把自己当年的行为定位为壮举，哪怕为此付出尊严乃至生命的代价，都无所谓的。”

听了这话，马赶山悚然动容，细想，自己当年在抗日前线为什么会那样义无反顾，根本没有考虑过自己的生死荣辱，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杀敌报国。他们整天听到的，自己也是这样说的，说是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人类的和平，为了人民的幸福，其实，这些道理掩盖了一个核心事实，他就是为了不让自己的奶奶妈妈妻子姊妹，像沦陷区

的妇女那样，遭受鬼子的任意残害，他觉得那首先是一个男人的失职，为了男人的尊严，他也要跟这些畜生拼命到底。他原想，姚妙妙那时候一定是少不更事，正处在容易冲动的年龄段，洪流一过，风平浪静，没想到，她竟有如此深沉的心思。他抓住了她的一个话头，她说，她的爱只限于肖乾坤是民族英雄的时候，而她亲口承认我也算民族英雄，现在抗战结束多年了，内战眼看都结束了，我和肖乾坤都是参与了内战的，他为他的那一方拼命，我为我的这一方拼命，在她的心目中，我们的民族英雄身份还在不？他几番鼓起勇气，终于还是没有问，这个问题太大了，她回答不了，我也回答不了，估计也没有人能够给一个最后的定论。

“如果一直得不到他的消息，或者说，他再也回不来了，你打算怎么办？”马赶山试探着说。

“你可能没留意听我说过的话，我们已经结束了，因为抗战早已结束了。我爱的是民族英雄，不是战争英雄。”她在她的神态中，在她的话中，看到的，听到的，是一种庄严，是一种斩钉截铁，尽管她说话时，神色是平和的，是慢声细语的。

“总不能老是一个人……过下去吧？”马赶山也不明白，自己到底为什么对这事儿要刨根问底。

“谁说我要一个人过下去了？”姚妙妙扬眉坏笑一下，随即眉眼耷下去，神态又有些忧戚。她说：“以前，我是为别人，为国家，为一种人生信念活着的，从今往后，要是没有大的变故，我得为我自己活了，和男人那样，或者像有些女人那样上战场，我肯定做不到，我没有那个勇气，我是学医的，你们把你们该做的事情已经做了，我要做我该做的事情了。每天多接治几个病人，看见病人愁眉苦脸来，高高兴兴走，我挺满足的。”说到这里，她自己耸耸肩膀，把眉宇间的忧戚抖去，换了一副舒展的眉眼欢快的口气，笑说：“至于个人生活，随缘吧，不排除再爱上谁，也不排除谁都爱不上。”

马赶山不好接这个话茬，他说：

“妙妙，你知道我没有病，我今天是特意来给你道歉的，那天我吓坏了，连歉都忘了道。我不是要说那天是因为酒喝多了，错了就是错了，喝醉不是理由。”

“谁说你没有病？这不等于说我是庸医嘛，给没病的人治病？”姚妙妙一脸的不高兴。

“我不是这个意思，”马赶山急得伸出那只自由的手乱抓，继而惊讶地说：“这么说，我真的有病？”

姚妙妙强忍住笑，加重语气说：

“你当然有病了，病的还不轻。你不光今天有病，那天也有病。你想知道你究竟是什么病吗？神经病！”

“哈哈！”马赶山不觉笑出声来，受了捉弄，尴尬乍然解除了，他得意地说：“没想到，我也能害这么好的病！”

“就是啊，神经病确实是好病，干了坏事不受追究。”姚妙妙趁机再捞一些口头便宜。

“你说啥？”马赶山却认真起来，他以为姚妙妙说错了，或是他听错了，政法工作归他管，他对这些问题格外敏感，时时刻刻都在注意学习，“你说神经病干了坏事不受追究？”

姚妙妙一句玩笑话，看见他这么认真，大概也猜出他是不懂的，便认真地说：

“在西方国家是这样，在国内，我不知道。再说，你是县长都不知道，我咋知道呢。”

“这些大鼻子洋鬼子真是胡闹哩！神经病杀了人也不受追究么？那么，谁要是谁有仇了，看着谁不顺眼，去把人家杀了，推说自己是神经病，那不乱套了？”

姚妙妙笑道：

“哪有那么简单啊，那是有一套严密的医学鉴定程序的，哪能你说自己是神经病就是神经病呢。”

“哦，这还差不多！”马赶山心下有些释然，坏点子又冒出来了，他笑说：“这么说，你说我那天有神经病，今天也有神经病，是经过你严密的医学鉴定了？”

“那当然，所以嘛，我就没有追究你那天的犯罪行为啊，因为你神经病发作了嘛。”姚妙妙也趁机再捞一些口头便宜。

“哈哈，这我就放心了。那么，你说说，我那天到底干了什么坏事嘛。”这段时间，马赶山一直在为那天晚上的事儿所困扰。

“我不是说过不追究了吗，你还问那么清楚干什么？难道非得挨一顿板子才甘心？”姚妙妙瞪了他一眼，笑着说。

“你不追究，是你的宽宏大量，可是，可是，我老是不能原谅自己。”

姚妙妙看出了马赶山的真诚和自责，自忖道，他是一个老军人，却和那些老兵痞不一样，她在西安、兰州，见过太多的从前线下来的军人，个个跟土匪似的，以自己眼下的处境而论，别说眼前这个人并没有干什么过份的事情，就是干了，又能把人家怎么样，自己只不过是人家嘴前的一根炖得稀烂的鸡腿，人家要是有点耐心，把肉吃了，骨头留下，没耐心，连肉带骨头都一口嚼了，你还不是乖乖地变成肥料？看来，他那天确实喝醉了，不能再给他添什么心理压力了，她不再开玩笑，认真说：

“你真的没干什么过份的事情，凌晨两点多，我看书累了，正要休息，听你在外面叫嚷打门，我怕别人听见影响不好，你进门后，就找地方睡觉，我只好把床让给你，自己搬到了外间。”

“就这？”

“你要喝水，我给你倒了一碗水，你喝了。我怕你受凉，帮你……帮你脱了衣服，又怕你乱折腾，把油灯打翻失火，就把油灯收走，你就睡觉了。”

“你不是说，我拿枪顶着你的头吗？”

“那倒不是我瞎编的。我帮你脱衣服时，想把枪替你卸下，你一把拔出来，枪口指着，可把我吓坏了，害得人家一晚上没敢睡觉，怕你……怕你醒来犯神经病。”

马赶山满面羞惭，心里却如释重负，他搔着头皮，赧然说：

“实在对不起，请你原谅。怎么能把枪口对准你呢。”

“军人嘛。”姚妙妙说完，觉得这样太便宜他了，还显得自己随和得近于随便，她说：“我不是你们说的坏人吧，要是坏人，你睡得那样死，枪伸手就可拿到的。”

“我可没说你是坏人啊。”马赶山忙说。

“我也没说你是坏人啊，我只说你是神经病，那天是，今天也是。”姚妙妙展颜一笑，马赶山也笑了。

眼看瓶里的水儿要流尽，病房的光线也暗了，马赶山知道该离开了，心里舍不得走，又没有理由再逗留下去，不由得生出一丝怅然。姚妙妙已在做准备结束的工作，透过朦胧的光线，他看见的是一张神情黯然的脸，心头一片灰暗，他感觉自己真的有病了。到了不得不走的时候，他才记起此行还有一件事情的，便把大概意思说了，他想她会忸怩一下，再半推半就的，谁想，她却满口答应，还有某些慷慨激昂的神情。他笑说，可是给男人当老师哦，那些男人也不是什么鼻涕娃，都是一些身经百战的老兵痞，野着呢。她嘴角一撇，笑说，这你就不用操心了，管他是谁，进了我的课堂就是我的学生。

出了病房门，苏思边带领所有医护人员都来问候，走廊的光线比房间更黯淡，他们看见马赶山面如土色，脚步沉重，都把关切的目光投向姚妙妙，她强作笑颜，平静地说：

“大家放心，县长没什么大病，休息几天就会好的。”

第四十章 找不到对象的老兵把县委书记打了

苏思边坚持要送马赶山到大门口，正在礼让，小锤子一头扎进大门，看见马赶山身边有人，把冲到口边的话咽回去，轻声说：

“首长，咱们去县委吧。”

在去县委的路上，马赶山从小锤子口中知道了事件的大概：县交通局公路工程队的贺拾柴带着三个人把何自叙打了。好在没有伤着人，只是把办公桌掀翻了，现在四个人都被关进了县公安局。

到了何自叙办公室，马赶山看见他脸色阴沉，气哼哼地，赶忙上前握住他的手，关切地说：

“书记，没事吧？”

“还好，几个兵痞翻不了天的。”

何自叙的口气很冷淡，马赶山也没有往深处想，生气了嘛，声气自然不会灿烂的，可他感觉出他的手一点温度都没有，石头似地，联想他说的话，为什么要强调他们是兵痞呢，子午是老区，党政工团各机关，包括所有社会部门，企事业单位，从上到下，所有工作人员，几乎都曾与军队沾点边儿，包括柳姿这些正牌子的知识分子。这也怪不得谁，长期的战争，所有的工作都在围绕战争开展的，而所有工作人员，无不是怀着舍身赴国难的意愿加入这个大家庭的，如今战争结束了，子午是地盘大县，人口小县，这么多的军人需要安置，而大多数的军人，虽然资历很深，但，或者文化很浅，或者，纯粹是文盲，有些事儿他们根本拿不起来，适合他们做的，都是一些很艰苦的工作，比如贺拾柴所在的交通局公路工程队，说白了，就是领工资的民工。

贺拾柴是和祁如山前脚后脚参加红军游击队的，打仗勇敢，屡立战功，但就是不爱学习，至今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也屡犯错误，打人骂人，撒酒疯，大错不犯，小错不断，解放了，转业到地方，子午县的公职人员，从县委书记县长，到一般的工作人员，没有人比他参加革命更早的，他便到处摆老资历，哪个单位都不要他。后来，马赶山出面协调，才勉强安插到了公路工程队，长年在野外修路，回县城的机会很少，他的老资格也无处可摆。公路工程队是一个半军半民机构，

军队管理，却不穿军装，不占军队编制，编制在地方，却得随时听候军队调遣。他对自己的工作倒很满意，野天野地，阳光明月，出大力，流大汗，大碗吃饭，大嗓子吼酸曲，倒也无拘无束，他挖苦那些整天蹲办公室的人说：你们蹲在办公室里，头让房檐压着，毳让裤裆压着，看看老子，头上只有青天，头能抬多高是多高，毳前只有野地，有尿了，想往哪撒，都取自己的高兴。可是，三十出头的人了，眼睛不光是看天的，毳不光是撒尿的，找不下媳妇，整天急得乱哼哼。这次，工程队要给大家改善伙食，派人回局里交涉，因为是供给制，没有指标，派别人，除了挨一顿臭骂，啥都不可能得到，秦向上队长自己更不敢来，局长曲有福是给他当了队长的，局长手头方便了，他比别人有面子，局长手头不方便，别人还可以软缠硬磨，他要是胡来，只有挨踹的份儿。秦向上把大家召集起来，说明了意图，故意叹息说：谁让咱们天生是受苦命呢，别说吃肉了，连吃肉的胆子都没有生下嘛。贺拾柴不高兴了，霍地起身，自告奋勇，口气比天大，说：我要是给咱们拿不回来福利，你们把我煮的吃了，权当是吃猪肉哩。秦向上说，万一局长手里没东西，你总不能把局长拉回来吃了吧，县长肯定是有办法的，可谁敢到那里磨蹭啊，要按资历说，子午县谁敢跟咱老贺比，县长参加革命时，老贺已经算老革命了，但是，人家毕竟是县长，官大一级压死人哩。是这，老贺你先去看看，多说好话，多赔笑脸，手风顺了，多少拿回一点，弟兄们嘴里吃着肉，心里记着你的情，一点都拿不回，也不要紧，权当是派你逛了一趟县城，咋哩，你是老革命，闲逛一趟又咋了。贺拾柴早听不下去了，他大叫道：你说的什么话，你就是太厚道了，当然，你资历浅，应该低调些，我怕个锤子！他要秦向上给他派三个人，两辆板车，顺便把东西拉回来。秦向上说，你先去看看，要到东西了，再派人去拉，你这样风风火火的，万一空车去空车回，我丢人没关系，丢了你的人，我心里咋过意的去嘛。贺拾柴说，你只管派人派车，就是偷抢，我也要把东西拉回来，出了事儿，我个人负责，只要不杀人，什么责任我都敢担的。

何自叙开口就说兵痞，马赶山是有想法的，他听出了画外音，他也是被书记算在兵痞里面的。也许是他多心了，但联想到书记日常对有军界背景同志的一贯态度，他的联想是有道理的。这倒不完全怪何自叙，这些同志都是从血泊中滚爬过来的，说话粗糙些，做事霸道些，这都是事实，对待现任上级，无论资历深浅，只要是给他当过军事长官的，哪怕只当过一天，你让他向左他绝对不敢向右，要是没带过兵的，那就不一定了，你得摸着他们的脾气，搔着他们的痒处，其实还是很好打交道的，你要是跟他硬来，你有多硬，他比你至少硬十倍，仗打惯了，如今没仗可打了，大多没有文化的老兵还是单身，邪火正好没处可泄呢。马赶山不便多说什么，又不能问贺拾柴打着你没有，打到哪儿了，打得轻重，这让书记多没面子的，他只好说：

“书记，你好好休息，让我拾掇这狗日的去！”

马赶山聚了一肚子的邪火，下午在姚妙妙那里得到一点好心情，让贺拾柴这一闹，又让何自叙不冷不热一说，只剩下邪火了。出了县委大院，他头也不回，给小锤子撂了一句：

“去把曲有福这狗日的给我弄来！”

“首长，曲局长已经在县政府等你半天了。”小锤子说。

果然，马赶山一脚踏进县政府大门，曲有福就从门房里皮球似地蹦了出来，好似饿极了人见到一片肥肉，一脸的馋相，他说：

“可见着县长了。”

“不去管你的人，你见我要咬我毳吗？”

“嗨，县长的毳是国家贵重物资，让我咬我都不敢的。”

马赶山被气笑了，咬牙切齿地丢了一句：

“一帮兵痞！”

马赶山给姚妙妙说打他的子弹还没有造出来，那是他在女人面前信口吹牛，子弹倒是没打着他，那一次，要不是曲有福闪在他面前，替他挡住子弹，那颗黑枪子弹就是奔他的心口去的，事后根据曲有福中弹位置估算，他逃生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马赶山气哼哼在前面走，曲有福嬉皮笑脸跟在身后。进了办公室，马赶山还没有坐下，也没有

让座，曲有福就大喇喇坐下了。还没等马赶山收拾他，他抢过话头就说：

“首长啊，我工作没做好，你咋收拾我，我都不敢有二话。可是，我也有难处啊，你想想那个狗日的贺拾柴，我往枪里压子弹，都是人家手把手教的呢。”

“叫你这么一说，比毛主席朱老总资历老的同志都有，一点王法都没有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都是给谁制定的？都是你给惯出来的毛病！”

“就是，就是，都是我的责任，请县长批评。”曲有福忙起身，点头认错。

“就是把你两脚踏死，又顶个锤子！你的部下连县委书记都敢打，你是不是要带上他们上山打游击去？”

马赶山脾气发完了，让曲有福坐下，小锤子进来给每人冲了一杯茶，曲有福边喝茶，边把今天下午发生的事情给县长做了汇报。贺拾柴和他打交道的部分，他汇报的比较详细，去县委以后的事情，他也是听别人转述的。其实，他把贺拾柴来找他时的几个关键细节隐瞒了。贺拾柴带来的三个人，都是曲有福的老部下，贺拾柴让他们在大门外等着，三人都说，老贺，好长时间都没有见到队长了，没有你的面子，我们见不着，好不容易你肯带我们来，却不肯带我们进去，就好比带我们嫖风，你和女人在那儿一二三四五，我们在边儿上给你踏正步哩。贺拾柴笑骂道，一些驴日的货，有这样打比方的吗，把你们的老队长说成啥了，走吧走吧，没有老子，你们还真见不着人家的。曲有福正好在，几个人说笑毕，贺拾柴就把此行的意图说了，曲有福还在沉吟，贺拾柴说，老队长，我可是在全队面前夸了口的，要是给队里拿不回去福利，他们会把我当猪肉吃了的。我们也不贪心，你要是给猪，就给两头一百斤以上的猪，没有猪给羊，就是四只羊，要给白面就给三标准袋，不给白面给黑面，就是六标准袋，荞面、小米，五谷杂粮你随便给，不给不行，给多了不嫌。他的口气不是在问人要东西，而是下命令。曲有福的火儿已经上来了，眼珠子一转，有了主意，他

从桌屉里抽出几张特供票券，一手拍打着桌面说，老贺，你看好了，我就等着你来的，也只有你，再谁来，还要猪要羊要面要米哩，要狗毬，问母狗要去。贺拾柴眉开眼笑，起身就去拿票券，曲有福收回去，笑嘻嘻地说：

“我说老贺，我的资历浅，问县长要半斤东西，县长就得刮走我身上的二两肉，我对你这么有情的，你对我一点义气都没有啊？你资格这么老的，在咱们系统，在咱们全县，谁比得了？可是，你资历再老，毬用都没有嘛。我把这些指标给你，人说，老贺那个人，只能在曲有福那里耍耍威风，见了县长吓得裤带都松了。再说了，这些票券是咱们整个系统的，我给了你，胡萝卜塞沟子，你的眼睛儿当下倒是圆了，可是，人咋说你吗，说你们工程队借着老贺给曲有福耍死狗，把全系统的福利吃了，多难听的啊。”

贺拾柴一想是这个理儿，他愣在那里说：

“局长，你说咋办？”

曲有福给老贺递过来一支纸烟，给其他三个人也各散了一支，然后说：

“我想是这，有枣没枣先打一竿子，你好不容易来一趟，就去见县长一面，咱们说好了，能问县长要来东西，说明你有面子，有权威，也权当是给我帮忙，给咱全系统做贡献，要不来，没关系，县长是全县人的县长，又不是你老贺一个人的，话传出去，也不丢你的人，就看你敢不敢去见县长。话说在前头：这些票我给你留着，谁也拿不去。”

曲有福一番话，把贺拾柴的心气激发得如火如荼，他断然说：

“县长在你们面前是县长，在我老贺眼里，不过是一个兵娃子！阎王爷我都敢见的，还不敢见县长？要是省长离得近，我见省长就像见小舅子那么容易！”

贺拾柴带着他的大踏步去了县政府，门卫上来要证件，他不说话，弯了腰，把脸探出去，门卫说，让你出示证件，你把脸伸得跟驴脸干什么，贺拾柴伸手扭住门卫的耳朵，两张脸贴在一起后，贺拾柴说，你看好了，是两个驴脸。随行的人估计门卫不认识贺拾柴，便故

意说，贺拾柴，你胡闹个啥，看县长的面子，不要跟娃娃们计较了吧。门卫一听这人是贺拾柴，也吓坏了，贺拾柴心里有事，松了手，笑说，我看这娃长的乖，跟他耍哩。门卫一手摸着被捏疼的耳朵说，首长，我早认得是首长来了，不是我为难你，县长不在的。贺拾柴心中不信，心想，这碎狗日的还给老子上拖刀计哩，便笑说，我知道不在，县长让我先到他办公室喝茶哩。

县长果然不在，小锤子一人坐在那里，手里捏了一根铅笔，在一张废纸上描描画画的。抬头一看是贺拾柴，小锤子忙收了纸笔，一口一个老首长，请贺拾柴坐下喝茶。小锤子的甜嘴把贺拾柴叫得心里甜滋滋的，说是要倒茶的，手底却不出活儿，贺拾柴问县长哪里去了，小锤子含糊过去，问他找县长有什么事儿，贺拾柴没防备，把来意说了，小锤子一听是这种黏牙事儿，便失惊说，啊，我说老首长，你来的可不是时候，县长出发了，今天明天肯定回不来的。贺拾柴说，县长去了哪里，小锤子说，组织上的事儿，我咋能随便打听呢，为了保密，警卫员都不许带的。贺拾柴是老兵，起码的规矩是懂的，一时没了主意，小锤子心想，何书记整天在空中活人，脚不点地，嘴一张，劈里啪啦，大道理把日本鬼子都能让他一口气吹跑了，全不顾惜县长的难处，让他也接触一次实际工作。他说，老首长啊，要我说，你这是大事儿，耽搁不得的，要我说，找县长和找县委书记，都是一样的，我只是不知道你……敢不敢去？贺拾柴心里正急，一听这话，一直身，大声说，小仇，你不用忙活了，我去县委喝茶。不敢见他？提上脑袋打江山那会儿，他狗日的躲到哪个婆娘的裤裆不出来，坐江山贼腿子比贼还跑得快！

贺拾柴带着他的人，像当年担任敢死队队长那样，视死如归地走了。小锤子一直送他们到大门口，贺拾柴回头说：

“县长回来你给言喘一声，就说我来过了，等我有空再来看他。”

小锤子一看这阵势，心知不妙，这些二杆子万一弄出什么事来，他脱不了干系倒没啥，把县长牵进去，就是猪娃吃食满嘴糊了。看他们拐进了县委大院，他快步跟上去，好见机行事。贺拾柴挺胸抬头目

不斜视走在前面，他的三个人紧随其后，县委大门警卫是持枪上岗的，且是双岗，看见来者不善，一名警卫横身挡在前面，啪地持枪立正敬礼，另一名端着枪，明晃晃的刺刀尖指向来人，贺拾柴懂得规矩，和颜悦色说：

“我是贺拾柴，来找何书记汇报工作的。”

警卫一听是这个祸害，也不敢怠慢，忙说：

“首长要不稍等一会儿，我去通报，让书记到大门口迎接你？”

“不必了，我们人民政权不讲那一套。”

贺拾柴撂一句，大首长那样摆摆手，就进去了。一名警卫头脑灵活，飞快地去向古里汇报了情况，他知道，目前县委大院里这些人，只有古里才可制住贺拾柴。古里说知道了，但不便于过早出面，他大开房门，注意听隔壁的动静。

果然，贺拾柴进了何自叙办公室，还没说几句话，就叫嚷起来。先是，贺拾柴说明了来意，何自叙说，物资是国家的，国家已按系统划拨下去，你是交通局的，不问交通局要，到我这里要什么？贺拾柴相当谦卑地说，交通局去过了，没有东西，请何书记你给我特批一点儿。何自叙以前听说过贺拾柴这个人，没见过面，却没有好印象，他提高嗓音说，没了那就没了，我凭什么给你特批，你工程队特殊？贺拾柴的谦卑只是因为与书记不熟悉，书记以熟人的口气跟他说话，他的谦卑便一扫而光，他昂昂地说，当然特殊了，你们整天蹲在办公室，不出力，不流汗，吃进去的饭是啥样拉出来的屎还是啥样，你们一月二十八斤口粮一钱都不少，还有这副食那副食的，吃了五谷吃六谷，吃了驴毬吃脆骨，纯粹是浪费粮食嘛，我们倒好，每天眼睛一掰忙到天黑，腰都累断了，毬都累软了，才是三十斤口粮，还是干上干的粮食，别说副食了，连牲口能吃到的嫩草都吃不到几口，我们就是特殊嘛。我还有事呢，没工夫跟你磨牙涮嘴儿，你快点给我批个条子，我自己去仓库拿，这个就不麻烦你了。

何自叙当下气得浑身发抖，曾经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好口才，此时却一句话也说不出。他只是颤抖着手，指着门外，说：

“出去，请你出去！”

“你叫我出去我就出去啊？打日本那会儿，你要是指着国门说，狗日的鬼子你给我滚出中国去，就不用老子提上头打仗了，打老蒋那会儿，你咋不给蒋光头说，你乖乖地把江山让给我们毛主席？有这空儿，老子兴许还能娶个媳妇过日子哩，也用不着来这儿看你那驴脸了。”

何自叙气急了倒不气了，他笑道：

“俺，老贺，我听说过你，你不是战斗英雄吗，怎么不讲道理，你没有娶上媳妇也怪别人啊？”

“我没有怪别人，只怪我长了一个不争气的锤子！”贺拾柴补充说：“真正的革命者都应该先国后家，娶媳妇的事儿再说吧，你赶快给我批条子。”

“你要是真正的革命者，就不要生什么娶媳妇的念头。”何自叙论辩的激情被调动起来了。

“不娶媳妇，你让我把毬挂在柳树上啊？”贺拾柴娶不上媳妇，整天急得猪唱歌狗上树的，这会儿，他拿这事儿编排自己解闷，何自叙不懂他的心思，一个烟头撂到火药库了。何自叙听惯了本地人时时刻刻吊在嘴上的粗话脏话混账话，耳朵都顺溜些了，觉得这个老兵痞说话好玩，便冷笑道：

“你要真的有志气，就把毬挂在花椒树上。”

“我先把你狗日的毬挂在花椒树上再说！”贺拾柴勃然大怒，一个前扑，一手把住桌脚，就把办公桌掀了个四脚朝天，桌上的文件文房四宝等物，稀里哗啦撒了一地，好在何自叙还算敏捷，跳在一旁，没有被砸着，贺拾柴还要继续发疯，随他来的三个人早听不惯何自叙的说话了，半是解劝，半是煽火的，警卫员小陈出去办事了，古里听见响动异常，三两步奔过来，大喝一声：

“贺拾柴！”

“哦，首长！”

正在追打何自叙的贺拾柴，回头一看是古里，忙转身立正敬礼，古里二话不说，上前一脚将贺拾柴踢翻在地，怒喝道：

“狗日的反了你了！走，手痒了，到外面去，我跟你打，凭本事打，谁死谁活该！”

“我哪敢跟首长打啊，借我一个狗胆我都不敢的。”贺拾柴爬在地上，偏脸向上，嬉皮笑脸说。古里一只脚高高提起，重重踏下。

“古里同志！”猛听得一声惊呼，脚悬在空中，离贺拾柴的屁股只剩半寸远了。何自叙喘着粗气说：“古里同志，国有国法，党有党纪，怎么能随便打人呢。”

“这狗日的，不打不长记性！”古里的那只脚，还是重重地踏了下去。

“哎哟哟，把毬踏折了，首长，这下彻底娶不成媳妇了，你得给我赔毬！”贺拾柴爬在地上叫嚷连天。

“我给你赔！”古里的脚又抬起了，贺拾柴带来的三个人忙扑上来抱住古里。古里指着随贺拾柴来的三个人说：“你们三个把这狗日的给我扭送到公安局，先关起来，听候处理！”三人不敢抗命，老老实实将贺拾柴扭送走了。贺拾柴一边踉踉跄跄走，一边还在叫喊着：

“把我关起来不要紧，我要的东西可一样不能少啊。”

贺拾柴闹事时，小锤子一直躲在何自叙隔壁小陈的房间里，隔壁的说话声，他听得一清二楚。听见越吵越凶，他知道今天坏事了，又不好出面，动静越来越大，他想过去把贺拾柴弄走的，听到古里出面了，自己只不过是县长的警卫员，也就不再管了。

三个人一路往公安局走，一边听小锤子说话，曲有福几次想笑，又不敢笑，心想贺拾柴这个二杆子，真是二杆子的无边无际，马赶山从何自叙房间出来那会儿，要是贺拾柴在跟前，他非得美美踏他几脚不可，他心里暗暗佩服古里处事的决断老辣，人虽然文绉绉的，军人本色还在的。他准备把脸皮绷得像铁皮那样紧去收拾贺拾柴的，还没到公安局，就绷不住了，笑说，这个何自叙，贺拾柴是个二杆子，你也二杆子了？该要笑时，脸绷得紧的跟大姑娘的沟蛋子，不该要笑时，

又当着老光棍的面揣自己婆娘的奶头，那不是活欺负人嘛！曲有福再也憋不住了，趁机起哄说，就是嘛，贺拾柴把毬挂在柳树上，风吹雨淋的，都够绝的了，他倒更绝，让人家把毬挂在花椒树上，花椒刺儿那个扎呀，谁受得了，给人家不解决媳妇问题倒罢了，那个东西至少还得撒尿吧，扎坏了，等于把一个老革命撒尿的资格都剥夺了，让那些敌对分子又有说的了……曲有福正说得顺畅，马赶山一声断喝，训斥说，你也不是什么好货，你把东西好好的给了人家，哪有这事儿？我看把你的那个东西塞到马蜂窝里才天公地道！

第四十一章 关进牢房的战友还是战友

公安局设在县城最南端的一座半明半暗庄里，那曾是大户人家的庄院，格局宏大，从平原深处打下去一个四方坑，快到沟边了，又没有打通，而是将沟边留出一道几丈宽，比庄头低出一小半的塄坎，再从庄侧扒出一条半封闭的通道来，这样的庄院很安全，从庄头下不来，从沟里进庄，又无法逾越留下的那道几丈高，再加上自然沟崖的高度，大约有十几丈高的黄土悬崖，给唯一的通道设了两层厚重的木门，如果没有足量的炸药，是很难攻进去的。那户人家很早就搬走了，他们的子弟个个能读书，留洋回来，很快都做了政府高官。原来是委托本家兄弟看守庄院的，政权更替了，自然成为新政权的财产，用这座庄院关犯人，简直就是天造地设。公安局机关在庄外的通道口上，逮住要犯，从通道送进去，外面闸死了，犯人侥幸逃出来，只得逃入公安局大院。夜色朦胧，门岗老远看见有三个人说说道道走来，郝副局长是安顿了的，要是县上领导来提前通报，但认不出来人是谁，到能认清了，一个门岗转身要往院里跑，被马赶山一声喝住。

一进大门，马赶山就听见了声嘶力竭的猜拳行令声，都是一些熟悉的声音。餐厅大门敞开，劣质土烧的气味堵得人喘不过气来，马赶山昂然站在餐厅门口，里面的声浪戛然而止，短暂的寂静后，一阵骚动，只听得郝副局长喊了声敬礼，齐刷刷是鞋跟相碰声，马赶山没有还礼，也没有说稍息什么的话，看见桌上的食物，突然一阵饥饿感鼓荡而出。他的食量大，一个月二十八斤主粮，刚够他垫牙缝，要不是

离家近，家里有粮垫补，他这个当县长的还要饿肚子，说给人听，鼻涕娃都不信的，他也不好意思说，亏先人哩。桌上的饭菜很简单，一盘不黑不白一揽子面馒头，一碟凉拌豆芽，一碟凉拌萝卜丝，一碟青辣椒沫儿，一碟豆腐干，没有炒菜，没有荤菜，他自顾自坐下来，抓起一只馒头，从中间掰开，夹上青辣椒沫儿，呜呜啦啦，几口下去，一只椽头蒸馍不见了。他又抓起一只，还是固定动作，三几口又不见了。他瞥见小锤子身后磨牙涮嘴，想起他也没有吃晚饭，便示意他也吃。小锤子也不客气，马赶山第三个馒头下肚时，小锤子已解决了两只，抓起了第三只，郝副局长、贺拾柴和他带来的三个人，还有公安局的几个股长，立正站在旁边，一动不敢动，身后的曲有福给老郝丢了一个眼色，老郝会意，立即找来两只干净的碗，盛上两碗绿豆粥，一碗粥推给小锤子，双手端起另一碗恭恭敬敬放在马赶山面前，小声说：县长，喝点汤。马赶山头也不回，端起碗，呼噜噜就是碗底朝天。老郝准备再去盛一碗，马赶山突地立起身，把手中的空碗狠狠地砸在地上，指着老郝大喝道：

“老郝，贺拾柴是你的犯人，还是座上客？难怪你连大小的案子都破不了，原来你和犯人一个鼻孔出气，一个毯撒尿嘛。”

老郝忙赔笑说：

“半年没见老贺，我想给他吃饱了，等请示了县长以后，再把他关进牢房好好拾掇哩。”

“古书记的命令不算数吗？饭给吃饱，酒再喝足，耍起二杆子来是不是更来劲儿？”马赶山沉着脸说。贺拾柴吓得大气都不敢出，眼皮低垂，腰腿佝偻，脖子缩在肩膀里，像一个冻馁交加的俘虏。曲有福给他丢了几次眼色，他的头低着，没有看见，他身旁的人用胳膊肘子捣他几下，他才有了反应，冒冒失失说：

“县长，不怪老郝，我们走了上百里山路，只吃了几口干粮，来县城忙着办事儿，一口水都没喝上，毯都饿软了，是我问老郝要饭吃的。”

“办事儿？你办的什么事儿？是办打人的事儿吗？还饿软了，软了还有劲儿闹事？”

在马赶山冷峻的目光注视下和严厉的质问下，贺拾柴低下头，诺诺说：

“首长，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你知道认错说明你身上多少还有一点革命军人的本色，但是，你不觉得迟了些吗，你再不敢了？你觉得你还有机会出这个大院吗？”

听马赶山这一说，贺拾柴立时面如土色，这才真的害怕了，他叫道：

“首长，我认错还不行吗，我给何书记磕头赔罪还不成吗，你打我骂我一顿还不行吗，你别关我呀，我还没有媳妇呢，我革命十九年了，还没沾过女人呢。”

马赶山脸色依然冷峻，口气依然森严，他说：

“贺拾柴，我问你：这是认错的事儿吗，这是给谁磕头赔罪的事儿吗，这是打骂一顿能了结的事儿吗，国有国法，军有军纪，你既然参加革命十九年了，连这都不懂？你参加革命难道就是为了娶媳妇，就是为了沾女人吗，你的思想觉悟连一个新兵都不如！”

看见贺拾柴像遭了黑霜，整个人都蔫成一团了，马赶山口气稍缓和了一些，他说：

“你还要媳妇干什么，你不是把你那个烂东西挂到柳树上了么？我看何书记说的对，你那东西挂在花椒树上才好呢。”

曲有福和老郝趁机笑了，贺拾柴带来的三个人和几个股长见状也笑了，一时哄笑声四起，贺拾柴还没有明白大家的用意，急得向大家乱甩眼色，生怕把马赶山笑臊了。马赶山脸上略略有了笑意，抓起面前酒坛，仰脖灌了一歇，对老郝说：

“备了酒，又不给人喝，专门为了馋人，得是？”

“喝，喝，我都吓糊涂了，快，都坐，都坐，首长发话了，你们耳朵聋了么？”老郝急忙招呼大家。

桌子小，坐不了这么多人，贺拾柴说：

“大家陪县长坐下喝，我不喝，我给大家看酒。”

“你咋这么谦虚？”马赶山回头笑说。

“嘿嘿，我不是犯罪了嘛，怕是最后一次给首长和战友服务了。”贺拾柴一脸的谦卑相，苦着脸说。

“把桌子搬走，咱们坐地喝，本来就是穷人，还偏要来个富讲究。”马赶山回头对贺拾柴说：“事有事在，杀头时还给喝一碗送行酒哩。”又对大家说：“咱们把话说在前边，喝酒就是喝酒，谁要是借机给贺拾柴说情，就马上滚蛋！”

老郝一本正经说：

“谁给他说话？我们都盼着县长好好拾掇这狗日的呢。大家都听见了啊？谁要是管不住嘴，趁早滚蛋，县长不赶你，我都会赶你的。”

大家席地围成一圈，一轮喝过，马赶山听见外面嘁嘁喳喳的，又瞥见有人伸头缩脑的，便说：

“老郝，你又在日什么鬼？”

老郝笑道：

“几个老战友听说县长今天有点儿闲空，想来看看，又怕县长正在发脾气，吓得不敢进来。”

“来了就进来嘛，怕我还给我惹乱子？”

听见马赶山这样说，外面呼啦涌进一堆人，有的怀里抱着酒坛子，有的手里捧着猪蹄子羊蹄仔猪头肉煮玉米烧洋芋，等等乱七八糟的食物。大家都稀罕肉，对肉味便格外敏感，一个个忍不住吸溜起来，贺拾柴和他带来的人更是收不住自己的涎水。马赶山心里一阵愧疚，还是笑说：

“都是些饿死鬼转生的货！要是敌人再打进来，用不着上老虎凳灌辣椒水什么的，几个猪蹄子就能收买好多汉奸叛徒。”

大家哄笑着，给自己抢带肉的食物，把抢来的又匀给马赶山、曲有福和小锤子一些，唯有贺拾柴一副老实模样，马赶山说：“你啥时候变成君子了，为了馋嘴打人，正经让你吃，你又装贼不像绉娃子的。”

说着，把自己眼前的肉食给推过去许多。老贺早耐不住了，抓过一只胖大猪蹄，吭哧吭哧啃上了。

曲有福笑说：

“敌人要是打来，把山珍海味摆在面前，老贺都不会动心的，至于美人计嘛，那可说不定了。

正笑闹着，又听见外面一只脚的蹦跳声，抬头看，苏思边一手抱着一只酒坛子，胸前唧哩唧当挂着一嘟噜东西，一脚站在门口，用拐杖指着刚进来的那几个人，骂道：

“都是些没良心的货！来看县长，都不叫上我？”

大家忙起身让出位置，马赶山也站起来，小锤子上前急忙将苏思边搀来，让他坐在县长身旁，马赶山说：

“老苏，你黑天半夜的跑什么？”

“这场合能少了我老苏吗？”

马赶山恍然大悟似地说：

“你们口口声声说来看我，我咋觉得不是看我吧？”

“不是看县长，再谁有这么大的面子？别说让我去看他，他带上礼挡看我，见不见他，还不一定呢。”苏思边说毕，引来一片附和声。贺拾柴是他带过的兵，正在与猪蹄骨头上黏带的肉末较劲儿，老苏便说：“我刚才听说咱们这宝贝给县长闯祸了。你都不问问，县长身体不舒服，在医院挂了一下午吊针，一口饭没吃，一口水没喝，就去擦你沟子上的屎，你能不能给咱省点事儿？”

“啊？”众人一片惊叫，贺拾柴也停了嘴里的业务，睁大眼睛看马赶山。马赶山笑笑说：“没事儿。你们别听老苏一惊一炸的，自从当了院长，他看见所有的人都是病人，自从得到一个好医生，他恨不得人都去医院看病。”

大家说着话儿，不经意地就牵扯起贺拾柴犯错误的事儿了，自然也没有人肯给他讲情面，你一言，我一语，都是数落，把许多陈年旧事都勾扯出来，贺拾柴当然也不敢分辩，照大家的说法，趁他今天做了鳖事正好拾掇他一顿，往常等不到你拾掇他，他倒像叫驴驹子的锤

子先蹦跶起来了。无论对谁的批评和数落，贺拾柴态度都出奇的好，笑脸听，软语应，马赶山倒率先觉得对老贺狠了些，他说，老贺这人的毛病都是写在脸上的，谁都看得清楚，他的优点却是包在皮里面的，一般的眼睛看不到，他这人对组织忠心，对事业忠诚，对同志坦诚，好比一个家庭，越调皮捣蛋的娃娃越爱这个家，家里有什么大灾大难的，他们会勇敢站出来的，老贺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把组织当家庭，把事业当生命，把同志当兄弟，说话做事也没个轻重，应了一句老话：亲不见怪嘛。大家都随身附和说，是啊，是啊，还是老首长最了解最理解下级，几句话把老贺说到骨头里去了。老贺带来的一个人也趁机说，对对儿的，这次为队里筹集食物，都知道难度太大，不敢应声儿，老贺自告奋勇说，要看县上战友的脸色，让我去看，反正我脸皮厚，要挨县长的日嚼，让我去挨，反正过一段时间不让首长日嚼一回，心里还觉得缺个啥的，好像县长把我忘了。说完，大家都瞅着老贺笑，马赶山说，老贺，今天把你拾掇了一顿，是不是心里不缺啥了。老贺说，感觉和首长的感情拉近了些，可是，一样东西都没有拿到手，还是缺个啥的。大家都笑。马赶山也笑说，真是天塌下来，叫花子也不会撂他手中的破碗。马赶山便询问工程队的生活情况，老贺不便说什么，他带来的那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你说这方面的困难，我补充那方面的，说的马赶山动了感情，大家都动了感情。在座的都是各单位的头头脑脑，曲有福带头拿出两张猪肉票，都是一百斤一张的，他说，工程队是我管的，是我官僚主义了，工程队的同志绝大多数都是我们的老战友，如今我们坐在县城的办公室里，他们仍在战天斗地，虽然说革命分工不同，但总得让他们吃饱肚子再干革命吧，算我曲有福借首长的面子把脸皮塞进裤裆求大家了，手头宽裕的，多给点，紧逼的，少给点，东西有多有少，情分不分轻重，情记在大家头上，账记在我身上。

曲有福一带头，这个掏出两袋面粉票，那个拿出两袋米票，给猪头的，给羊下水的，苏思边算是比较早把手伸进怀里的，却是最后一个掏出来，他说，实在不好意思，我这里只能匀出两张洋芋票，一张

一百斤的。酒厂的厂长正好给县上送货，当即表示，他愿意给工程队的战友贡献十坛土烧，条件是，他们人手不够，需要工程队派人去酒场搬运。马赶山说，要就给上三十坛，马上入冬了，工程队的同志在野外，喝点酒暖暖身子，再说了，为你那么一点酒，让人家跑上百里山路，好意思你。厂长笑说，既然县长说了，那我就赶一点工，如数供应吧。贺拾柴看着眼前一堆供应券，连酒都有了，和他带来的三个人眼眶都湿了。一想起酒，老贺才醒悟到，自从革命胜利以来，一年了，竟然再没有沾过酒。当下心里酸楚楚的，馋虫也被调出来了。马赶山对大家说，看来，你们都是有备而来啊，也好，省得我这个穷县长作难了。他当即给贺拾柴带来的三个人说，明天你们三个把这些东西赶快领回去，不要在县城逗留了，也不要张扬。

大家都愣了：这不等于说，贺拾柴还得继续关在这里嘛。可是，贺拾柴犯的毕竟是大错，总得有个结果的，在这个时候，谁还敢说什么？看见马赶山起身要走，大家也纷纷起身，临走，马赶山对大家说：

“平时就不要随便来这里了，该注意的一定要注意，老贺有老郝照看就行了。”

第二天一大早，马赶山主动去何自叙的办公室，要求开一个常委碰头会，对如何处理贺拾柴形成意见。何自叙同意，说不用去会议室了，把古里同志叫来，咱们三人就在这里说一说罢了，也不用做会议记录，哪里说了哪里罢，不要给一个老同志留下什么不良记录，又不是什么大事。马赶山瞥见何自叙的神色很正常，心里倒没了底儿。他出门喊来古里，何自叙简单说了意图，请二位发表看法。马赶山率先发言，给事件定性为无组织无纪律居功自傲摆老资格暴力抗上，必须严惩，要采取必要的严厉的组织措施，借以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尤其是教育那些对革命有功的同志。古里表示完全同意赶山同志意见，何自叙也表示，赶山同志对事件的定性是准确的，事件的性质确实是相当严重的，这样下去，将会危害革命事业，甚至会动摇我们新生的政权。但是，贺拾柴同志毕竟是久经考验的革命战士，有缺点的战士毕竟是战士，我们应当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评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

宽的基本原则，对他的错误绝不姑息纵容，但总的目标是给他出路。何自叙请二人提出处理意见，马赶山的意见是三条，一是写出深刻的检查，并当面给何书记赔情道歉；二是关禁闭三个月；三是全县通报批评。古里的意见基本与马赶山相同，但提议把禁闭日期调整为两个月，他的理由是，按照事件的性质，不要说关禁闭了，坐牢都是该当的，要是在战争时期，杀头也未尝不可，但考虑到他是针对何书记犯的错误，处理的重了，有些是非观念模糊的同志，会把问题看在何书记身上，损害何书记的威信。何自叙首先感谢二位对他本人的爱护和支持，他提出的处理意见是，一不同意赶山同志提出的第一条，他笑道，贺拾柴一个大字不识，检查还得请别人代写，检查还不如不检查，再说，既然写了检查，按照干部管理规则，就得将检查存档，至于赔情道歉就更不必了，贺拾柴同志是无心犯错，让他有心道歉，多难为情的；二不同意赶山同志提出的第三条，既然通报批评，那么就得说明事由，这事儿怎么说，传来传去会传成何自叙和贺拾柴打架，这多难听的；三原则同意赶山同志和古里同志提出的第二条，但禁闭一个月就可以了，关那么长时间干什么，没有必要嘛。马赶山同意何自叙的第一第三条意见，但坚持自己提出的第二条意见，说这已经够宽大了，再宽大就宽大的没边没沿了，古里还是坚持自己提出的两个月禁闭，他笑说，他昨天狠狠地踏过贺拾柴两脚，那两脚可以顶一个月禁闭，要不他也会同意赶山同志的意见的。何自叙笑说，我们三个人三个意见，按照组织原则是要投票表决的，我看就不投票了，都是同志，组织原则是铁打的，我们还要有主观能动性，二位的心情我都理解，从组织原则说，是为了维护组织纪律的严肃性，从同志感情而言，是对我个人工作的支持和情绪的安慰，这我都表示理解，也表示感谢。但在这个具体问题上，二位就不要跟我争了，就按我的意见执行吧。

何自叙把话说到这个分儿上，马赶山和古里都不好再说什么，但又不能马上表示同意，何自叙催促说，决定虽是我个人做出的，但作为一个班子，二位还得明确表态。马赶山说，既然书记对犯了严重错误的老同志这么宽大为怀的，我只能表示同意。古里也表示同意。最

后决定，由古里代表县委县政府，去公安局宣布对贺拾柴的处理决定。这时，马赶山提出了新的意见，他说古里同志宣布处理决定后，必须向大家传达碰头会的全过程，谁是什么意见都要向大家公开。古里表示同意，何自叙没有表态。

果然，县委碰头会的细节传开后，老兵出身的干部群众，对何自叙的看法一下子有了很大的改变，普遍认为，何书记虽然没有打过仗，但都在为革命工作，只是分工不同罢了，他不但理解尊重老兵，还对老兵怀有很深的阶级感情。

第四十二章 老兵的政治头脑

贺拾柴的那三个同伴把食物运回工程队后，整个工程队轰动了，不但得到的食物远远超过了他们的预期，贺拾柴为得到这些食物所做的牺牲，更是让大家热泪盈眶。一顿猪肉炖洋芋下肚，酒虽然还没有拉回来，个个都醉了。大家都揎拳捋袖，一片声请战，要去县上营救贺拾柴。秦向上看见大家情绪激昂，他太了解他的这帮子兵了，他们绝不是过过嘴瘾的。大灶设在一孔废弃的窑洞里，大家都围坐在窑洞外面的一条挡风的土坎下吃饭，秦向上蹲在窑洞口，舌头伸得像狗舌头那样长，的不得不，把碗里的油迹彻底舔干净，大家都伸长舌头舔碗，一片的不得不的响声传出老远，秦向上就势把手中的碗拍在地上，霍地起身，大声吼道：

“你们要干什么去？一顿猪肉吃成了猪脑子！贺拾柴同志为了改善大家生活，赶山县长和古副书记，还有在县上的战友，给咱们帮了多大的忙，担了多大的责任？可咱们把肉吃进自己的肚子里，把刀尖架在首长和战友的脖子上！贺拾柴同志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坐共产党的牢房天经地义，你们要去营救谁？你们把首长放在哪一个阵营了，啊？”

谁都没有想这么深入的问题，双手还捧着碗，舌头还深入在碗里，一时吓得忘了把碗搁下，忘了把舌头从碗里扒拉出来。这时，一个贺拾柴的同伴站起身说：

“秦队长说的完全正确。县长专门下了命令的，不让大家随便去看望老贺，一定要注意影响，说那里有老郝照顾就行了。”

大家一听这是首长的命令，再使劲舔几下碗，把舌头扒拉出来，碗放在地上，脸色讪讪的，心里却甜甜的。

贺拾柴一举跃升为老兵领袖，马赶山和古里没有想到这一点，贺拾柴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一点。马赶山和古里极力主张对贺拾柴进行严厉处罚，出发点不用说是让整个老兵界引起警觉，认清形势，摆正位置，对自己的言行严加收束，也同时是对自己的善加珍摄，超过了度，自己把自己害了，还埋怨说是革命成功，该着卸磨杀驴了。万一出现这种境况，说什么都是闲的，对谁来说都不是好事，而最大的受害者肯定是当事人自己。老兵们对马赶山和古里的做法倒是心领神会，但却只领会了他们爱护保护老兵的部分，忽视了他们借此给老兵们敲响警钟的部分。马赶山发了话的，许多人想去牢房看望贺拾柴，又不敢去，就在暗中约合，到贺拾柴禁闭期满时，以浩大的声势迎接贺拾柴出狱。有人来串联曲有福，曲有福当下心潮澎湃，满口答应。送走来人后，脑瓜突地一个激灵：这事儿弄得么？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战友聚会和迎送战友的事情，这是抗议，这是示威！抗议谁？抗议组织把贺拾柴关进牢房了！给谁示威？首先是给马赶山和古里示威，因为大家都知道，是他俩坚持要对贺拾柴处理从严的。稍微再往深的一想，从个人感情上来说，马赶山和古里是老兵出身，是老兵的战友，老兵们不可能给他俩示威，而示威的对象只能是何书记了。这还不是最要紧的，他们三个说到底只是三个具体的个人，只不过是身份特殊罢了，在他们三个的身上，真正代表的是什么，是子午县委，是一级组织啊，给他们示威，完全可以等同为给组织示威。

这样一联想，曲有福当即吓得魂飞魄散，看看天色，分明地已是子夜景象，他顾不了许多，跳下炕，手忙脚乱穿上衣服，拔腿就往县政府跑。他想，这时马赶山可能睡了，打搅他的瞌睡，他会不高兴的，他会日娘叫老子乱骂人的，管毬他，只要把许多战友从悬崖边拉扯回来，自己挨一顿骂算什么，挨的又是首长的骂，不丢人的。门卫认得

曲有福，看他慌慌张张的，嘴里说有急事找县长，也像个有急事的样子，就没有阻拦他。好在马赶山房间的灯还亮着，推门进去，马赶山正半躺着，就着煤油灯看书，曲有福返身细心把门关严了，悄声说：

“首长，你还有闲心看书？天快要塌了！”

马赶山从容合上书，笑说：

“怎么了，你还没有过门的婆娘给你生了一个双胞胎，还是偷汉子了？”

曲有福无心斗嘴，低声把事情说了个大概。马赶山没有听完，脸色已经很凝重，听完，脸色倒很淡然，随即，轻松一笑，从抽屉摸出一盒纸烟，扔给曲有福，笑说：

“你自己取，自己吃，吃不完，拿走。”

曲有福抽出一支烟，抖抖索索点燃了，看见马赶山仍是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急道：

“俺？我说首长，这么大的事，把我都快急成驴了，你还是撒尿不抓毯的大撒手式子，到底是大将风度呢，还是对事态的严重性认识不足？”

马赶山慢悠悠说：

“老曲，你先说说，我为啥不着急？”

“难道你早知道了，还是要站在一边，看战友们的水涨水落？”

马赶山说：

“我事先连个气气儿都没有闻到。在你的眼里，我是那种看人笑话的人么？”

曲有福一脸愕然，又两眼茫然，马赶山神色庄重地说：

“我感到欣慰，感到踏实的是，我们的战友终于有了长脑子的人，以前，一门心思打仗，搞革命，没有这样的用心专一，就打不了胜仗，就不会有革命的成功，现在，不打仗了，革命成功了，我们面对的问题远比打仗多，远比革命复杂，这就需要多生出几个心眼来，多长出一个脑子来，还是原先那样一根筋，除了损害革命事业，就是害人害

己，由战争时期的革命功臣变成建设时期的革命罪人！我说的这个首先长了脑子的人，就是你老曲。”

受到表扬，曲有福倒不好意思起来。马赶山说：

“这个事情我就全权委托你，你给战友们传话，做工作，讲道理，这是挽救战友的一大功德。当然，要做的巧妙一些，不要闹出什么动静。”

曲有福起身告辞，走到门口了，马赶山又把他喊回来。曲有福不知道县长的话长还是话短，自己是站着听，还是坐下听。马赶山没有说让他坐下，他就站着。马赶山说：

“老曲，前些日子，我在咱们县上招收了一些女娃子，送进地区的学校了，你知道这回事儿么？”

“这么大的事儿谁不知道呢？全县人都知道的。尤其咱们的那些老战友，眼睛都盼绿了，恨不得把一年的学习时间缩短为几个月。”

曲有福站在地上，涎水挂在下巴上，也浑然不觉，嘴里说着话，两手在互相磋磨，两脚在乱动。马赶山看在眼里，想笑，没笑出来，却生出一阵凄楚来。曲有福都是局长了，在县上，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可老大不小的人了，还是光棍一人。没奈何啊，子午县读书识字的女娃就那么几个，他自己不识字，也不愿再找一个不识字的婆娘。先前，对高红泥他是争夺最凶，也最有竞争力的一个，终于，还是没有争到手，倒不是后来高红泥有了柳姿的保护，事实上，高红泥到了柳姿手下后，柳姿想通过组织拉扯两人的关系的。柳姿对曲有福是有些好感的，至少没有曲有福挡住那颗罪恶的子弹，这个世界上恐怕就没了马赶山。但是，高红泥却声言，她看不上曲有福，说她不愿把自己的命运，把自己的人生幸福和一个老兵痞联系在一起。听了这话，柳姿很不高兴，要说老兵痞，在本县范围说，马赶山是，古里是，我柳姿也是，往远的说，当下的大小领导，又有几个人没有打过仗？当过兵，打过仗，就是兵痞了？那要看给谁当兵打仗呢。没有这些人的出生入死，你不过是一个村姑，说不定都给哪个村夫愚氓生几个娃娃了。柳姿将高红泥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但，只能是从政治觉悟上批评，

至于嫁给谁，那是人家私人事情。这件事情对曲有福打击很大，一段时间竟然有了自暴自弃的言行，经马赶山批评后，精神状态有些好转。但马赶山明白他内心的酸楚。一个局长都是这种境况，那些一无所有的老兵又该怎么办，难道真让他们前半辈子把头提在手上，后半辈子把毬挂在花椒树上？没良心嘛，啥人都得讲良心，革命也得讲良心，没有良心的革命，就不算是什么好的革命。

“老战友们很着急，你不着急啊？”马赶山笑说。

“哪能不着急呢，着急还不是干着急？”曲有福苦笑说。

“再有半年，咱们送出去的那些女娃就要回来了，我给地委打过招呼了，我送出去多少，给我送回来多少，谁敢给我截留一个，别怪我马赶山耍二杆子！”

此时的曲有福脑子格外灵光，立时明白了马赶山说这话的意图，他浑身一个抖擞，立正敬礼说：

“首长，我明白了，我知道该怎么做！”

第四十三章 不灭口行吗

冯立春从基层回来的当天，正好县公安局派往地区外调的人也回来了。两拨人马把各自掌握的情况对接后，发现马赶山被袭案和刘及第一家被杀案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冯立春找到了在龙凤羊肉馆吃饭的那两个人，但那两个人和马赶山被袭案确实没有关系，更与荨麻没有关系。冯立春心下感叹了一路，马赶山对荨麻的信任可以说是无端的，没有任何根据的，她实在没有一点可信之处，但他就是信任她，单凭她的眼神就这样死心塌地信任她，而且，他居然是对的，可见，世间有些事情就是不能用道理去说的，尤其男女间的那点事儿，真是只有当事人才有发言权，她更感叹荨麻，一个名声扫地却纯洁无暇的女人，眼睛倒是有水儿的，认得真男儿，也懂得真男儿。为此，冯立春既暗暗佩服自己的这位表面粗粗拉拉内心冰雪澄明的老战友，也为他能够获得风尘女子的芳心而甚感欣慰，随即又为自己感到心中不平，我冯立春向来也是颇为自负的，虽不敢与古圣先贤比肩，却也算是敢在刀尖上跳舞的英雄好汉，除了自家那个走不到人面前的丑婆娘外，

我眼里看不见所有女人的真正好处，所有女人似乎也看不见我的价值，我和女人无缘，女人和为无缘啊。他的内心震荡了一路，在进县城的那一刻，震荡戛然而止，泛起的是一种坚定和庄严：一定要成全这一对互相欣赏的男女，这规矩那规矩的，规矩是给所有人制定的，应该在规矩面前人人平等，但在有些人那里，规矩就应该是为有些人制定的，因为人和人事实上是不平等的。马赶山有女人缘，我冯立春没有女人缘，我不能怪人家马赶山，只能怪我自己。对于我们这些革命者，要求我们吃苦在前，这没有错，我们已经吃苦在前了，要求我们享受在后，也没有错，我们已经享受在后了，可是享受在后，并不是说纯粹不许享受。马赶山驱赶妇女回家，只是出于维护老百姓家庭稳定的考虑，这里面没有任何个人利益，按照国家的规矩，地区已经给过处分了，凭什么还要再加重处分？冯立春离开地区前，就已经听到风声了，有人将马赶山告到省上了，省上认为地区给马赶山的处分偏轻，正在考虑重新处分，他没有把这个消息透露给马赶山，一个是组织纪律不许这样做，更重要的是，自己既然无力改变结果，就不要提前把结果告诉当事人，让他多轻松几天是几天。

冯立春把那两个人带回了县上，经严密侦查，他们只是马贩子，从蒙古草地把马贩往关中平原，北地是最近路线，沿路空地又多，赶着马群一路吃草到关中，省了花在马身上的草料钱。政权变更后的这一年里，他们没有做生意，在四处打探消息，考察这桩生意还能不能做下去。这一路他们跑了十几年了，对山川地理民情风俗江湖隐秘，没有他们不知道的，他们给冯立春提供了一个情况：在子午岭密林深处，陕甘交界的一条名叫野狐沟的深沟里，隐藏着一伙人，手中有家伙，前年，他们在空手北返抄近道时看见过几次，害怕遇到土匪，他们躲在暗处，对这些人的长相大概是记得清的。冯立春带他们回泥阳，就是要根据他们的描述，让寻麻画像的。没想到，县公安局已经把这些人的画像拿到手了，更让他没想到，也深感震惊和愧悔的事是，他冯立春前脚到子午县，脚后跟就让人家稳准狠地捣了一铁铲子，这不是给我下宣战书嘛。好么，老子从战场上下来后，做梦都在打仗呢。

冯立春将两个马贩子叫到跟前，把画像递过去，他们搭眼一看，都失惊道：啊，活模活样的！谁还有这手艺？比照相机照出来的还像。一个公安战士撇嘴说，不就是那个卖羊肉的烂女人么。冯立春厉声说，什么烂女人不烂女人的，烂不烂，你咋知道的！那个战士吓得缩在那儿不敢抬头。马贩子猜想说的就是荨麻，一看冯局长这种神色，什么话都没敢说。

晚饭，马赶山代表县政府给冯立春接风，马赶山本来要好好热闹一场的，冯立春给他使眼色，他心下明白，礼节性的喝了几盅酒，也就罢了。回到马赶山办公室，小锤子冲好茶，转身出去了。剩下两人后，冯立春笑说，你这东西，咋看都不像个有出息的人，做出的事情倒还那么有出息的。马赶山笑说，你要骂我就明明白白地骂，听着生气，心里倒是踏实的，你一夸，我就提高警惕了。冯立春笑骂道，真是人至贱则无敌！这回真是夸你哩，我给你说，你把人没有认错，你的那个相好政治上没问题，对你也是一片痴情。马赶山手一扬，豪迈地说，就是嘛，我马赶山是什么人，还能把人认错了？冯立春说，吹，吹，当心把灯吹灭，摸不着自己的家当了！

冯立春把这次去林区侦查的情况给马赶山说了说，马赶山心眼一动说，这是你们公安的事情，我本不该插嘴的，你既然提起话头了，我想这恐怕是盘踞林区多年的一股土匪，得动用军队，力求全歼，万一有漏网的，又是大麻达。冯立春说，动用军队当然好了，但，一个是调动军队手续复杂，一个是军队火力强大，恐怕抓不到活的。马赶山最担心的就是这个，故意说，一定要抓活的干什么，你想给土匪养老么，冯立春笑说，我不想动用军队就是这个道理，军警两家思维方式不一样，我们抓到活口，案子结了，该枪毙再枪毙。马赶山笑说，脱裤子放屁，多办一套手续，咱们都是打过仗的，贪抓活口，往往得增加损失，那是非常时期，没办法，现在战争结束了，公安战士都是九死一生才见到和平曙光的，多不容易啊，很多人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时候牺牲了，或伤残了，多可惜的。冯立春叹息数声，一时默然无语。喝了一会儿茶，冯立春说，不能说你的顾虑没有道理，但

是，这不是你的风格，你不会有别的想法吧？马赶山此时忽地下了决心，慨然说，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反正都是咱们的老战友，你看着办吧。马赶山把古里和刘及第的事情和盘托出，并一口咬定，刘及第案子的凶手就是满继鼎。

冯立春脸色铁青，一连吃完三锅旱烟，提起脚，把烟锅在鞋底上狠狠一敲，烟灰四溅开来，他说：

“赶山，你这不是让我灭口么！你刚才说的话，我一句都没有听到哦？”

“知道，谁不知道你是聋子。”马赶山也铁青了脸说。

两人经过商议，决定由冯立春向祁如山电话汇报，并建议，为了兵贵神速出其不意，就近动用子午县的公安力量，一举荡平匪巢。祁如山问有无把握，冯立春说，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祁如山让马赶山接电话，再问有多大的把握，马赶山说，万无一失，而且保证不出现伤亡。祁如山当即命令，冯立春担任此次行动的前敌总指挥，子午县的所有警力听凭调遣，马赶山担任总指挥，协调各方面关系，保证行动完全成功。

此次行动代号确定为：锄草行动。

马赶山向何自叙做了简单汇报，何自叙说，既然是公安重大行动，又是地委祁书记亲自抓的，我就不多说了，从县委方面说，尽一切能力提供保障，他强调说，这么重大的行动，一定要保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行动结束后，再补组织程序。马赶山倒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心下对何自叙另眼相看，真心说：书记的安排很周全。

子午县公安部队都是由从野战军选拔的百战精兵组建的，除了武器装备外，指战员的军事素养一点不比野战军差。马赶山坐镇子午县城，县警卫排负责维持县城治安，参加锄草行动的共有三十名公安人员，分成三个突击队，冯立春自带锄草二队，加上他从地区公安局带来的四个人，和一名马贩子，作为总预备队，牛局长带第一锄草队，一名马贩子带路，郝副局长带第三锄草队殿后。每队配置轻机枪一挺，冲锋枪两支，其余战士或携带步枪、或短枪，子弹、手榴弹都带足了，

每人带足四天干粮。三支队伍拉开距离一公里，趁夜色急行军，天快亮时，找蒿草茂密，人烟罕至的野地隐蔽一个白天，天黑后，再急行军，子夜时分，已抵达野狐沟附近。三支队伍会齐后，冯立春命令牛郝二人带上自己的人隐蔽休息，不许动烟火，不许弄出任何响动。

天色渐亮后，冯立春爬上一棵大树，用望远镜观察了野狐沟地形，他溜下树，命令郭丢丢和另外一名战士，分头招来一队和三队，他将一队分为两个战斗小组，一组一挺轻机枪，都携带长枪，分头占领两面山梁制高点，沟里打响后，用机枪压制对方火力，用长枪击毙逃窜之敌，由牛局长指挥，郝副局长率第三队埋伏在沟口，也分为两组，一组面向沟外埋伏，防备沟外还有土匪，一组面向沟里，若有突围而出的土匪，当即击毙。两名马贩子随三队行动。他亲率二队，统一携带冲锋枪、短枪和手榴弹，从沟口隐蔽接敌。看到牛局长的两个组占领两面山梁的信号后，冯立春带队借密林掩护，悄悄摸进沟去。在离沟口一里远近的一处岩石下，几间木棚进入冯立春的望远镜里，仔细观察后，他判断土匪都在木棚里，还都在睡觉呢。他带队潜至木棚三十米处，命令大家朝木棚扔手榴弹，在爆炸声中，木棚坍塌，火光四起，里面传来惊叫声，接着，看见有三个精身子人钻出来，冯立春喊一声打，一阵弹雨撒过去，三个人都被打成了筛子。冯立春手一挥，带头冲向木棚，到了跟前，冯立春卧倒，大家都急速卧倒，他做一个手势，手持短枪，匍匐到断墙下，伸头朝里面一看，火光中，横躺着三具尸体，再细看，还没有倒塌的一面用原木垒砌的墙上，挂着一溜人名，有祁如山，有马赶山，有古里，有刘及第，差不多都是自己熟悉的人，居然还有冯立春，刘及第的名字打上红叉。当下，冯立春倒吸一口冷气，迅疾趴下，命令大家扔手榴弹。在爆炸声里，那面木墙颓然倒塌，整个木棚都在汹汹燃烧。

冯立春带郭丢丢留守木棚，由他带来的两个战士，各带一组人员，在沟里反复搜寻到阳光当头，只发现了一些日常生活遗迹。冯立春掏出两张画像仔细对比，正是被打死在木棚外的两个人。木棚全部化为

灰烬时，太阳已经快要落山了。冯立春找了一根木棍，把灰烬刨了一遍，除了灰烬还是灰烬，他手一挥说：撤！

任务就这样完成了，来时的那种激昂斗志，回时荡然无存，个个都无精打采的，那些好坏打过枪扔过手榴弹的人，身上还多少能看出一点精神，一枪未放，连土匪的影子都没有看见的人，一个个低眉顺眼的，脚步声像老牛蹄子踏在泥地里，扑踏，扑踏，简直就是催眠曲。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冯立春也没见过这么士气低落的革命队伍，他鼓动大家唱歌，却无人开口，勉强响起一嗓子，歌声如绵羊在叫，反倒让人更觉无趣。老郝是冯立春的老部下，冯立春笑说：

“老郝，战斗这么顺利，你脸上怎么看不出一点胜利的喜悦？”

老郝说：

“这也叫战斗？出的老牛力，日的麻雀屁，没意思。”

冯立春不再说什么，队伍在路上走了三天，才回到县城。冯立春把情况向马赶山做了简单介绍，马赶山也吃了一惊，随即冷了脸说，可见我们这些战友，自己闹别扭，哪怕骂仗打捶哩，那也是兄弟之间的事情，外人可就不一样了。冯立春也冷了脸说，这个道理不知道我们的老战友有几个人是明白的。他俩共同向祁如山进行了电话汇报，又共同起草了文字报告，由冯立春带回地区交差。临走，他说：

“我把你的相好准备收留到我手下，我那里需要这样的人才。你放心，友妻不可欺。”

马赶山笑说：

“只怕人家不肯穿你那身破衣服呢。”

冯立春说：

“咦，马赶山，你狗日的口气也大了点吧？你吹牛多少还有一点资本，你那相好和革命功臣有了一腿，还不至于把自己的腿也当成革命功臣的腿吧？那是一步登天的好事，多少人做梦都梦不见呢。”

“你试试就知道了。”马赶山诡谲地笑着说。

冯立春离开的当晚，古里来到马赶山办公室，两人喝茶吃烟，马赶山明知他的来意，却故意不说，古里又不好问，想等马赶山主动说，

马赶山就是装糊涂，古里急出一身一头的汗来，这茬汗水干了，又出一茬。夜晚的房间已经很冷了，两人都披着棉衣，马赶山笑说：

“到底不热嘛，你怎么了，不是让柳姿把身子淘虚了吧？”

古里苦笑道：

“柳姿哪有那本事，我不淘虚她，是因为时刻想着要体现组织对知识青年的关怀呢。”

马赶山自言自语说：

“是啊，所有的人都是需要关怀的。可惜了，这次行动，冯立春没有抓到一个活口，都打死了，算是白跑了一趟。当然，他还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情况，不知以后有没有用处。”

古里的嘴角耷了一下，又抽了一下。他说：

“时候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这段时间你也够累的。”

回到宿舍后，马赶山一看已交过夜了，心想明天还有事呢，一口灭了煤油灯，倒头就睡。睡了一会儿，却睡不着，一些他刻意要忘掉的心事，不知平时躲在哪里，现在却只往心头蹦。他索性重新点亮煤油灯，顺手抓过一本书，翻开书页，一个字腿儿都进不了眼中去，进来的全是会走路的字腿儿，一条条字腿儿幻化出一个个面目模糊的人来，一个个在书页上蹦蹦跳跳，渐渐地聚拢为一个人来。他细一看，是一个女人，再看，女人变成了高红泥，他纳闷深更半夜地，想起谁，也不会想起高红泥呀，他揉揉眼睛，再看，高红泥却变成了柳姿，他心说，这还差不多，我们是老战友，我们是什么感情，在睡不着时，想想柳姿也不错的，可是，定睛一看，柳姿却变身为大女。想起大女，他不仅心中一热，身上也热了，那个容易调皮捣蛋的地方也有了调皮捣蛋的意思。他苦笑笑，细想想，自己眼前走过那么多女人，有他喜欢的，有他动心的，有他梦见过的，有他时常想起的，有他只要想起来，心里就甜滋滋酸楚楚的，唯有大女，是他不容易想起，一旦想起，身体就会发生反应的。这也难怪啊，他见到的所有女人，都是穿着衣服的女人，他隔着衣服喜欢她们，隔着衣服想她们，她们即便进入他

的梦中，也是穿着衣服的。而大女，即便是偶尔想起，或很多人在场时看见她，他看见的都是一个身上没有丝毫遮挡的大女。

女人难道只是看一看想一想么，狗日的，一阵倦意突然袭来，马赶山来不及给这个问题想出答案，就睡着了。

第四十四章 老兵的爱情绝招

柳姿的动员能力真是了不得，不到一个月工夫，妇女扫盲班和工农文化培训班都办起来了，两个班分别在相距很远的两个院落里学习，开班仪式是在县城剧场共同举行的，县委县政府各领导，还有各机关的头头脑脑都来了。进入冬天了，正是农闲季节，妇女们能撂下家务出门了，男人做的野外工作大多都无法开展，两个班招收的学员都超出计划许多。开班仪式由古里主持，何自叙讲了一番开办文化学习班的重大意义，马赶山坐在主席台上朝会场望去，所有的男人他都认识，大多都是老兵，公路工程队的全体队员都来了，连贺拾柴都来了，他掐指一算，这家伙确实是前天禁闭期满的。他感到欣慰，他们有这个意识，能坐到这儿也是好的。在女班，他也见到不少熟悉的面孔，好几个都是前半年要求离婚的坚定分子。俊鸟也在里面，忽地抬头瞟他一眼，忽地又低下头去，他觉得有趣。何自叙讲毕，马赶山一一介绍了任课老师，老师们也一一登台亮相，宣布古里出任女班班主任兼政治委员，并担任授课老师时，女学员们一片骚动，噉噉嘈嘈，嘻嘻哈哈，马赶山双手压一压，全场顿时静了，然后，请出两位县中男老师。当宣布柳姿出任男班班主任、政治委员，并担任授课老师时，男学员席上轰地一声，却没有笑出来，唰，都挺直身子，笔挺端坐。马赶山心里颇为自得，真是一物降一物啊。介绍完两位县中女老师后，最后一个出场的是姚妙妙。全场顿时静的能听见一波波心跳声，女班学员睁大眼睛朝上看，男学员一个个抬头挺胸，眼珠子随着姚妙妙的脚步，挪一下，挪一下，姚妙妙站定，眼珠子也都僵直不动，姚妙妙鞠躬，眼珠子也上上下下，两个班的学员都在揣测姚妙妙是哪个班的老师，结果一出，男班如洪水决堤，立即掌声如雷，女班鸦雀无声，静了一霎，也是如潮掌声。

开班仪式结束，古里带领两名男老师，和全体女学员回女校，在路上，女学员打打闹闹，嘻嘻哈哈，噉噉嘈嘈，古里也不去管，在街边看热闹的妇女脸上都带着艳羡，他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柳姿带领三名女老师，和全体男学员回校，这些男学员都是军人出身，个个抬头挺胸，走着正步，脚步将街道两边的旧房子震得尘埃飞扬，看热闹的男人，脸上个个显出自卑虚怯相，妇女们则故意高声喧嚷，以期引起注意，男学员更精神了，柳姿心花怒放，真的又看到了战争年代那种高昂的民族情绪。

回到办公室，马赶山突然想起，今天在会场怎么没见高红泥，有好多日子没见这个激情高昂时常处于情绪失控状态的女干部了。要是在战争年代，她可算是一把难得的动员民众鼓舞士气的好手哩，估计比柳姿还能煽惑事儿。现在需要的是，既能煽惑起事儿，也能稳得住事儿的人，女干部就得像柳姿那样，可惜了，柳姿蜷缩在子午县这个偏僻地方出不去，把她请进多大的庙里，她就能成多大的神。想起高红泥差点让他失去了亲生母亲，虽然是办公事时没有掌住火候，留下的阴影还是从心上抹不去。高红泥做的一切，都是柳姿鼓捣出来的，但他早已原谅柳姿了。咋说柳姿都是他的老战友，老战友可以闹别扭，可以吵架打架，可以为有些事情争得你死我活，但那是老战友之间的事情，根本利益到啥时候都是一致的，尤其是有别人出现时。高红泥虽也是国家干部，但她只是一个别人。就像在古里的问题上，他当年差点把我整死，可那是我们两人之间的事情，上了战场，他照样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敌人射向我的子弹，我也会这样对待他的。这就是战友。如今，他有足以要他命的把柄抓在我手里，我不但不能出卖他，还得替他摆平了。为啥哩，他是我的战友，我们的利益一致，满家人，满继鼎，说到底，只是别人，不杀你灭口，还能让你威胁到我生生死死的战友？高红泥也一样，你以为你是柳姿，居然敢到老子的头上动土，不拾掇你，老子这个县长岂不白当了！你不是能疯吗，给你配一个真正的疯子，够你疯一辈子的！马赶山用嘴角笑一笑，顺

手抓过纸笔，写了一张纸条，把小锤子喊来说，你去把柳姿叫来，人如果不在，就把条子塞进她办公室的门里。

都晚上十点了，柳姿才来，她一进门就说：

“我刚才把班务安排妥当，准备回家呢，又想去办公室看看有什么事儿没有，要不然，就得拖到明早上了。我没有耽误事儿吧？”

马赶山请她坐下，亲手倒了一杯水，借给她，说：

“你太能干了啊。我叫你来也没有什么要紧事儿，说些闲话。要知道你这么晚才回来，就不要你来了，你不怕辛苦，有个人可能嘴撇的能当拴驴橛子了。”

柳姿笑说：

“有个人也太小看有个人了吧？”

说笑了一会儿，马赶山不经意地说：

“今天怎么没见高红泥？好长时间都没见了。”

“县长不知道啊？哦，忘了给你汇报，也是怕你分心，她病了，病的还不轻呢。”

那晚，高红泥听了半夜的墙根，深秋时节，子午的夜晚已经很冷了，一身热汗，一身冰冷，时而火烧火燎，时而冷水灌顶，挣扎回到自己房间时，把身子往床上一撂，人已瘫了。正好那两天妇联没有什么要紧的工作，柳姿没有看见高红泥开门办公，以为她私自出去了，心想这个疯丫头没有纪律观念，有事出去，也不履行请假手续，至少得给谁打个招呼吧。心里不快活，也没有放在心上。到了第三天，还不见人，柳姿心里真的不快了，亲自去敲门，还是没有人，她感觉房间是有人的，再敲门，还不见开门。她真的生气了，大白天的，又是工作时间，搞什么名堂。她让人打着板凳，爬上窗台一看，高红泥蜷缩在床，悄无声息。柳姿慌了，和几个女干部破门而入，叫不答应，伸手在嘴上一摸，只剩一丝游气儿。她怕送医院路上折腾，派人火速去请姚妙妙。姚妙妙跑来做了一番检查后，把柳姿叫出门去，悄声说，人已经虚脱了，要不是发现及时，恐怕没救了，暂时倒还没有生命危险。姚妙妙回去拿药，柳姿和别的女干部一起，打扫整理房间。

输了两天的液，吃了一些药，高红泥有了些精神，生活能够自理了。柳姿让她去住院，她不去，姚妙妙也建议她去住院，她还是不去，柳姿征求姚妙妙意见，姚妙妙说，不去医院也可以，我每天来两趟吧。柳姿很客气地向姚妙妙表示感谢，姚妙妙笑说：医生嘛。过了几天，高红泥精神恢复的差不多了，神情却痴呆呆的，看人时，死鱼一样的眼珠子老半天一动不动，尤其看柳姿时，柳姿感到自己的衣服被脱光了，从心底直往外冒寒气。她悄悄问姚妙妙，姚妙妙抿嘴不说，再三问，她却反问病人成家了没有，柳姿说没有，姚妙妙说，这就对了。柳姿愣在那里，姚妙妙说，柳主任，咱们都是女人，有些话我不能隐瞒你，性压抑导致性变态，这样下去会发狂发疯的。柳姿也是学过一些心理学的，顿时恍然大悟，哗地脸红了。姚妙妙看了她一眼，脸也红了。姚妙妙误会了柳姿，柳姿其实是联想到自己曾有过的过激行为，那真的不是她的性格啊，现在才找到了答案。

柳姿是女人，也在管女人的事儿，女人的有些事情，她可以帮忙，这种事情，她实在想不出办法来。她回去委托古里给高红泥物色一个对象，古里说，那个女娃眼睛在天上，地上的人谁能入了人家的眼，少管，你是妇联主任，又不是媒婆。柳姿又不好把话说透，她怕古里联想到他们夫妇俩以前的境况。高红泥为自己的婚姻，影响太大，得罪的人太多，现在居然连那些整天急得乱抓乱挖的老兵，都不愿向她伸手。

正好马赶山过问，柳姿想借机委托他给高红泥物色对象。他说，一个年轻女娃，什么病嘛，还这么厉害的，她说，我只听姚妙妙说过，我又不懂医，他说，姚妙妙说是什么病吗，她笑笑，红了脸，低头不说，他哦地一声说，你不说我也知道了，恐怕是你们的那个什么什么病吧，她笑说，一个领导干部过于自信，会导致主观主义泛滥的，他也笑说，客观把嘴包得紧的跟豌豆，主观只好信口胡说了，她撇嘴说，给你说了你也不懂，他说，你不说，怎么知道我不懂，这才是主观主义泛滥呢，她红了脸说，其实我也不懂，我只是听姚妙妙说，这是什么性……压抑，导致什么性……变态。他哈哈大笑说，连这都不懂，

能当了县长？不就是想男人想疯了嘛。柳姿红了脸，马赶山意识到说走嘴了，忙解嘲说，这个女娃真是的，那么多人追求她，她扳得硬的像秤杆儿，别人打退堂鼓了，她又自己跟自己较劲儿，真要是这种病，你放心，我比医生高明多了。柳姿大吃一惊，霍地起身，失声说，赶山，你可不要胡来！马赶山笑弯了腰，一手指着柳姿说，柳姿啊柳姿，你也太高看我了，我有那胆子么。柳姿惶然不解，马赶山问高红泥在哪儿住，柳姿说，就在妇联，我们人少房子多，一人一间办公室兼卧室，其他人县城有家，晚上基本上是高红泥一个人。马赶山说，你给其他同志悄悄安顿一下，这几天晚上不要去单位，你也不要。柳姿不知道马赶山究竟要干什么，既没表示同意，也没表示反对。马赶山说，你给贺拾柴捎个话，让他明晚来找我。柳姿忽然明白了，她说，贺拾柴？高红泥能看得上他么？马赶山笑说，看上古里的女人多了，你舍得么。马赶山见柳姿神态还是疑惑惑地，便笑说，你们认人只认表皮儿，我认人是认骨头哩，你就宽心吧，我是那种胡整的人么。

一觉睡醒，马赶山觉得昨晚给柳姿的话说得满了点，应该先找姚妙妙靠实了，又一想，这话怎么问她呢，人家是经了男人，又没了男人很久的女人，和高红泥这种从没经过男人的女娃还不一样，你去问她这种话，傻子都会认为你是别有用心的。这成什么了，让一个女人觉得你是一个心底齷齪的男人，别说什么县长了，就是掏大粪的，人都怕你故意把别人的衣服弄脏呢。再一想，贺拾柴虽是二杆子，和流氓二流子还是有本质区别的。这样一想，他顿然觉得，自己在对待高红泥的问题上，心里还是有点脏。脏就脏吧，贺拾柴是革命功臣，她是什么，她对新江山毫无贡献，只是一个坐享其成者，把自己的身体贡献给革命功臣，也是该当的，反正她也是要嫁人的，嫁谁不是嫁，又不是让她当随军妓女。

晚饭后，贺拾柴急慌慌来了，他喊了一声报告，听到应声后，轻轻推门进来，怯怯地站在那里，马赶山示意他坐下，他几次落座，又起身，终于把半边屁股担在机凳子边上。马赶山问了他关禁闭期间的表现，和现在的学习情况，他都一一做了回答。问他认了几个字，他

害羞似地说，县长忘了以前战友们脏我的话？说是把一头老母猪赶进贺拾柴的脑子里不费啥劲儿，赶进去一个字就得费老母猪下猪娃那么大的劲儿。昨天半天，今天一天，我才认了十五个字，会写五个字。马赶山大为惊讶，笑说：吹吧？把你会写的五个字写出来我看看？马赶山顺手抓过一页废纸，一只铅笔，贺拾柴自信满满双手接过去，抓在手里后，又像双手逮了一只老鳖，抖抖索索地。在马赶山的鼓励下，他合身爬在桌子上，用了两锅烟的工夫，出了几头的汗水，写出一行字来：毛主席万岁。马赶山细看，写的还像字儿，便美美地夸了他一回。又问他物色到媳妇没有，贺拾柴尴尬地说，首长，你看我这毬样子，哪个女娃眼瞎了肯跟我？马赶山训斥道，你怎么成毬样子了，一个革命功臣，把自己说成是毬样子，往好的说，你是谦虚，往坏的说，话就大了。贺拾柴又是惶恐，又是惭愧，只知憨笑。马赶山扔给一支烟，漠然说，高红泥你知道不，贺拾柴吃一口烟，精神头马上足了，他说，那个女娃谁不知道，马赶山说，你觉得她人怎么样，贺拾柴说，长相没说的，说话做事疯张些，其实，本质是好的，就是眼睛只瞅太阳月亮不瞅地上的人。马赶山笑说，你又没去人家跟前，怎么知道人家眼睛在瞅什么，贺拾柴笑道，人家连几个局长都不瞅的，就是瞅我一眼，也和瞅狗屎一样，我哪怕打光棍，也不会再在女人面前低三下四。马赶山说，那你只好把毬挂到花椒树上了，贺拾柴笑说，那是说丧气话嘛。马赶山说，八个伢狗一个母狗，迟一步，就没你日的狗了，机会等人最多只等一泡尿的工夫，你自己看，你要是觉得高红泥能配得上你，你现在就去，她就在妇联院子房间里，采取什么手段我不管，只要不造成坏影响就行。贺拾柴霍地站起来转身就走，马赶山喊住，指头点着他的鼻尖，咬牙切齿说，贺拾柴，你狗日的给我听好了，人家可是大姑娘，你弄不到手，说明你没有本事，你们没有缘分，要是得手了，你待人家不好，我还当这个县长，我会像骗驴那样骗了你，我不当这个县长，我还会像骗驴那样骗了你，你信不信？贺拾柴胸脯一挺，大声说：首长放心，我把她当成我的老娘伺候一辈子，够不够？

第二天一上班，柳姿来到单位，准备把今天的工作交代一下，就去培训班现场督察教学情况，这时，高红泥两腿一撇一捺地踱进办公室，羞了脸，低了头，声调低低地，绵绵地说：

“柳主任，我想开一个……证明。”

“开什么证明？”

“结婚……”

高红泥来妇联工作快一年了，柳姿从没有见过她害羞，没听过她用这么绵软的声音说话，心里顿然明白了几分。她从高红泥身上，看到了曾经的自己，不觉脸上隐隐发烫。她故意说：

“哈，找到对象了？谁呀，拿捏的这么紧，我连个死气气儿都没有闻到呢。”

“贺拾柴。”

“他呀！你的眼里很有水水儿嘛，你们倒是天生的一对儿呢。”柳姿欢欣地说。

“真的吗，柳主任也这样看？”高红泥想从柳姿的脸上看出真假来。

“那当然了！我早就觉得你们两个合适。老贺那人，我们共事多年，外相、说话做事都粗糙些，心底却干净实诚。”

柳姿说话时，声调热情奔放，神色坦荡灿烂，高红泥脸上一下子光华四射。柳姿飞快地开了介绍信，高红泥将那张纸小心折叠起来，装在衣兜里，羞红了脸，低声说：

“谢谢柳主任，到时候，我要请你吃喜糖的。”

县中的老师早上要给本校学生上课，两个班的学员都是下午和晚间上课，早上自习，巩固前一天学到的知识。贺拾柴蹲在院子门口，手拿一根柴棍儿在地上一笔一划写字。终于看见柳姿了，他忽地站起，立正敬礼说：

“报告老师，我想请一早上假！”

“你不好好学习，请假干什么？”柳姿冷了脸，故意说。

“我要去局里办事儿。”

“你是脱产学习，办的什么事儿？才老实了两天，老毛病又犯了！”

“这个，这个，”贺拾柴四顾近处无人，便悄声说：“首长，千万给我保密，我去开结婚证明。”

柳姿也压低声音说：

“对象在哪儿？”

“就是，就是首长的属下，高红泥。”贺拾柴声音压得更低，脸唰地红了。

柳姿学着贺拾柴的样子，万分诡秘地说：

“我早知道了，去吧。”

贺拾柴啪地一个立正敬礼，扭头就跑。一口气跑到交通局，正好曲有福在，贺拾柴忙掏出纸烟敬上一支，又划着火柴给点上，曲有福笑道：

“牢房真是一个好地方，把坏蛋能改造成好人，把逆子能教育成孝子。我娃乖的，以后再调皮捣蛋，我就直接往牢房送。”

贺拾柴嘿嘿笑着，不还口。曲有福笑说：

“狗日的找我一定是有什么事儿，要不然，咋会对老子这么孝顺呢。”

“我娃确实聪明，一代胜过一代啊。”贺拾柴一脸的坏笑。

“啥事，你说吧。”

“开结婚证明哩。”

“呵呵，敢不是想媳妇想疯了，把谁家的老母猪骗来了吧？”

“那倒不是，是高红泥。”

“谁？”

“高红泥。”

“吹，吹，使劲吹，小心把自己的那家伙吹成猪尿脬了！”

“吹什么啊，赶山首长和柳姿首长都知道了。”贺拾柴得意地说。

县上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其实是口头命令，老兵找对象难，凡是没有成家的老兵开介绍信，本单位所有人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挡或拖延。曲有福知道这是真的，睁大眼睛，把贺拾柴从头到脚，上下看了好几遍，心里涌上一阵酸楚，随即，酸楚化为欣喜，他喊道：

“你狗日的，从哪个地方看，都像个不学好不成材的嘛，怎么比老子还能干！”

贺拾柴真诚地说：

“这就好比战友们是敢死队，把阵地都快要攻克了，我再加一把劲，扩大战果了。”

“你狗日的胡说个啥，老子可没有攻克什么阵地！”曲有福笑着说。

贺拾柴揣上介绍信，拔腿就跑，一口气跑到县妇联，问高红泥拿到介绍信了没有，高红泥说，还没有，急什么嘛，人家还没有想好呢，再说了，还不知道柳主任同意不同意我嫁给你。他知道她故意说着耍，便一把拽起她，慨然说，不要你们单位的介绍信了，咱们直接去民政局办手续，高红泥不愿意，贺拾柴弯下腰去，要背她走，高红泥怕同事看见了，捣他一拳，脸红红的，腰软软地，两腿一撇一捺地，一起去了。

贺拾柴把自己的积蓄全部拿出来，买了一大包水果糖和纸烟，和高红泥一起，先去县委，何自叙不吃烟，贺拾柴抓了一大把糖搁在办公桌上，何自叙表示了祝贺，微笑着说，咱们县上是不是没有花椒树，贺拾柴笑说，花椒树不是都让书记砍伐了嘛。两人相视大笑。高红泥不知道前因后果，心想明明到处都是花椒树嘛，又没有说。他们又就近去古里那儿，贺拾柴抓了一大把糖，又摸出两盒烟搁在办公桌上，古里笑说，意思到了就行了，不过日子了吗，贺拾柴笑说，有媳妇啥啥子都有了。给县委各单位都送了喜糖后，两人再去看马赶山。贺拾柴掏出一把水果糖两盒烟搁在办公桌上，马赶山还在观察高红泥的面部表情，为自己的杰作心里得意着，突然看见贺拾柴双膝跪地，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要制止已经来不及了，只见他泪流满面，站起身，挥去泪水，哽咽着说：

“我给县长保证过的，今天，我再当着红泥的面向老首长保证，还是那话：我贺拾柴要是对不起红泥，首长不骗我，我自己把自己骗了！儿子娃说话哩。”

高红泥这才明白，他们的事情县长早知道了，而且是给贺拾柴下过死命令的，当下，也感动得泪流满面。马赶山心里有些尴尬，本来是要借贺拾柴的手拾掇高红泥的，看贺拾柴的架势，真会把她捧在手心里的。憋疯了的男人啊。一个人一个命啊。不信命由不得人啊。可见，人还是不要给人谋坏心，未必能把别人怎么样，自己的心先坏了。谋了坏心办了好事，马赶山心里感叹连连，只好笑说：

“把你那东西当国家贵重物资保管好，我骗，还是你骗，恐怕有人会不乐意的。”

一句话把高红泥说了个大红脸。

整个早上，这个单位进，那个单位出，见男人就散烟散糖，见女人就散糖，快到午饭时，贺拾柴带着高红泥回到培训班，向大家散糖散烟。战友们都起哄，把大灶上每人的份饭集中起来，充当喜宴。柳姿已托人弄来几坛土烧，还有一只羊，又派人去邀请女班学员一块来会餐，婚礼简朴而热闹，两人都心满意足。喝了一点酒，有些老战友说话就放肆了，有的说，一朵鲜花插牛粪上了，老贺笑说，献花插到牛粪上，花才开得鲜艳，插到清水瓶子里，几天就蔫了，有的问老贺是怎么把高红泥搞到手的，贺拾柴说，你把我叫一声爹，我给娃教一招，有的问高红泥，先前那么多的人把你都没追到手，怎么这么快就嫁给老贺了，高红泥笑说，那是他们不知道情况出闲力呢，那时候，我心里只有老贺一个人。一句话说得众人张口结舌，说的老贺热血沸腾。他明白，这是她在给他长精神。

原先，古里和柳姿经常手拉手在街上走，多年不见这样的风景了，人们觉得缺些什么，现在又出现了一对宝贝夫妻，贺拾柴和高红泥在大街上手拉手，大模大样，旁若无人。不拉手时，眼前哪怕有一块鸡蛋大的土坷垃，他都要伸手搀扶她一把，生怕给绊着了。有人给贺拾柴出主意说，子午县多年都看不见男女当街扒包子了，你两个给咱扒一个，老贺就叫包子拾柴，小高就叫包子红泥，咱们又有前前前苏联同志了。老贺当即做出要扒包子的姿势，高红泥红了脸，转身逃到一

边。了解两人以前情况的人都说，什么男人就会遇着什么女人，什么女人也会遇着什么男人，一旦遇着了，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

这话有些黏牙，但人都这么说，人都怕说话黏牙的人，可有些道理只有用黏牙的话才说得清。贺拾柴又一次在老兵界出足了风头，他是老兵中最老的，也是影响最坏的一个，又刚出了禁闭，三下五除二就把子午县的人梢子捋到手了，这让老兵们嘴上恨着，心里甜着，也燃起了对自己美满婚姻的希望。

第四十五章 县长手中的两把女人房门钥匙

到了冬季，农民闲了，干部也闲了，在一个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县份，农闲了，所有的人和牲口都闲了。马赶山却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他想去地区一趟，公务主要有两件，一个是，要尽快把县被服厂、印刷厂、卷烟厂、木材加工厂办起来，为的是发展工业，增加财政收入，吸纳城镇无业人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这是有基础的，根据地时代，这些厂子已有了，原来的从业人员大多都随解放大军西进了，厂房还在，需要的只是办理军转民手续，很快就可以恢复生产的；一个是看望子午县送出去学习的女生，听说地区的一些机关单位，还有各县，都在打这批女生的主意。县上的老兵眼睛都盼绿了，再说，还要靠她们回来支撑工厂的。马赶山听到这个消息后很愤怒，他一个人在办公室拍着桌子大骂：狗日的，纯粹不要脸嘛，种庄稼不见你们，收庄稼贼腿子跑的比谁都快！敢在我马赶山碗里抢饭吃，先扳了你的前门牙！

头天下午下班前，马赶山已向何自叙请了假，把自己去地区的意图说了，何自叙极表赞赏，说这是利国利民的大事情好事情，当前，抗美援朝运动正在如火如荼，我们跟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反动派的斗争，很可能是一场全面战争，一场比抗日战争还要艰苦的持久战，我们在后方的同志，要时时刻刻为国家着想，为大局着想，既要轰轰烈烈开展镇反运动，又要多快好省发展生产。这些，马赶山都是知道的，许多文件也是他传达的，他耐心听着，复习一遍也是好的。县委大灶开饭已经半小时，饭菜已经凉了，小陈实在熬不住，敲门说，首长，饭菜已经凉了，要不要我再去热一下，何自叙说，不必了。谈话就此

结束，把马赶山送到门口时，又说了一会儿话。马赶山饿得头晕眼花，心想这么冷的天，饭恐怕都凉了，三步两步赶回县政府大灶时，所有就餐的人，一边抹着嘴，甩着鼻涕，一边给县长打着招呼，往饭厅外面走。马赶山有些气恼，谁也不理，心说：你们倒是受活了，把罪留给老子受！小锤子端上来的却是一老碗热气腾腾的洋芋糊糊面，还有一盘泡酸菜，一盘凉拌萝卜丝。马赶山不觉胃口大开，这个季节就适合吃这种饭，热乎，暖胃，耐饿。洋芋不算口粮，一顿定量的三两主粮，就可吃出八两以上的效果来。干部们的口粮都不够吃，从艰苦岁月过来的人，个个都能吃，洋芋和别的副食，都是马赶山想办法筹集的，大受干部们的欢迎。县委食堂就不一样了，国家供应什么吃什么，供应多少吃多少，单身干部们离农村老家近的，半月一月抽空子回去蹭一顿，再很少有吃饱肚子的时候。县政府的干部便故意寒碜县委干部说：你看你们那怂样子，一个个饿得脖子细，还是国家干部哩，都不嫌丢人！

吃了一半，肚子有些货了，马赶山心下感动，故意说，开饭这么久了，这饭咋还是热的？小锤子得意地说，我哪知道，老天爷可能认得你是县长，就给了你碗大一坨坨儿温暖吧。小锤子早摸着规律了，县长只要饭前有会，与会的人有何书记，或者，开饭前，县长要和何书记碰头，肯定是赶不上饭头的，他就让大灶上把县长的饭提前按量打出来，盛在一口小锅里，下面煨上刚才做饭用过的火灰，既能保温，又不会把饭弄糊了。马赶山笑着，索性把两盘菜都倒进碗里，呼呼啦啦，碗见底了，又伸长舌头，转圈儿把碗洗了一遍，双手捧着空碗，恋恋不舍地。小锤子说，吃饱了没有，马赶山咂咂嘴说，你见大灶上的饭把谁吃饱过，肚子要靠哄哩，本来没有吃饱，你装出胀得受不了的样子，肚子就不好意思饿了。小锤子从怀里摸出一颗焦黄的烤洋芋，在马赶山眼前亮一下，赶紧装回兜里，马赶山眼尖，鼻子也尖，看见了，也嗅到了，一把抢过来，笑说：还学会日眼人了！几口将那颗大洋芋吞下肚去，这才起身，拍拍肚皮说：吃饱了，喝胀了，跟地主老财他爹一样了。

还是和以往去泥阳一样，天不亮，小锤子就牵着两匹马在老城墙根的荒草滩里遛着，马赶山洗涮完毕，两人各啃一只冷馒头，就打马上路。日上三竿时分，离泥阳镇只剩下十几里地。看见有一片凹地，枯草茂盛，马赶山下马来，把缰绳扔给小锤子说，吃一锅子烟，让马歇歇。小锤子仔细地观察了四周地形，把两匹马牵到凹地，自己就近爬上一个土堆，远远地能看见泥阳镇的城墙。他畅快地撒了尿，便远远近近胡乱张望着。马赶山一连吃了两锅烟，想起要见到荨麻了，心里既激动又不安，好久没见，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在干什么，见了又能咋的，太监看宫女，只能解了眼馋。心里一装事儿，就悠闲不下去了，便喊小锤子备马。

马赶山想起他和冯立春说的话，当时，他说荨麻不会去公安局工作，凭什么这样说，他心里并没数儿，只是一种感觉，而这种感觉比亲眼所见还要真切。按说，让一百个人去选择，保证有一百个人都会屁颠颠儿的，但荨麻却不会。他倒是希望她接受的，一个女人家，没受过什么教育，更没有什么社会背景，能在这样的机构谋一份差事，真是再好不过了。快到了泥阳镇时，不知道龙凤羊肉馆还营业没有，但他已经真切地闻到了龙凤羊肉馆的味道，他对小锤子说，你闻闻，这是龙凤羊肉馆的味道，小锤子喊地一声，说天下羊肉都是一个味儿，凭什么说是那里的，我咋什么都没闻见，马赶山说，你那鼻子还叫鼻子，小锤子小声说，心邪了，鼻子也邪了。说话的同时，小锤子已冲出几步远了，马赶山没有抓着。

小锤子率先拐过弯道，远远地看见龙凤羊肉馆果然在营业，门口站着一个女人，乱风吹乱发，向这里瞭望。他一眼认出，这就是荨麻。他心里一个咯噔：人真叫个说不清哩。当下，他心里隐隐忧虑起来，眼见得这两个人不是一般的关系到，我该怎么办呢，顺着首长，明明是眼看着他犯错误嘛，再说，给嫂子怎么交代，不顺着他，又要亏了荨麻，她对他那么痴情的，一个好男人，两个好女人，偏向谁心里都过意不去，活活地难死人哩嘛。马赶山也拐过弯道了，看见荨麻后，立时神采飞扬，恨不得飞过去，他准备给小锤子显摆一下，却看见他

心事浩茫的样子，便说：你还不饿吗，拖拖拉拉地？说完，独自打马奔去。荨麻早看见来人了，她跌跌撞撞地迎着马头奔来，马赶山一抖缰绳，小光棍绕着荨麻一连划了三圈儿，荨麻泪湿脸颊，原地也转了三个圈圈儿，生怕马上的人又从眼前消失。马赶山跳下马，笑着说：

“这一下，把前后左右都看到了，啥都不缺，比以前更漂亮了。”

千言万语等着给马赶山说，等了几个月，终于等到人了，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荨麻站在那里哽咽着。这时，小锤子也到了，荨麻还舍不得擦去眼泪，她要让马赶山看看，她想他都想成啥了。马赶山笑说，快把眼泪擦了，这么冷的天，小心冻成冰橛子。荨麻扑哧一笑，娇诌道：

“我就知道你今天要来的，羊肉煮好正等你哩。你今天要是再不来，我就把肉喂野猫了。”

“你准备喂郎猫还是女猫？”马赶山笑说。

“当然是喂郎猫了，也让有些人心里酸着去！”没有见荨麻擦泪，脸上却干干净净的，神采迎风飞扬，全然一个热恋中的烂漫少女。

馆子里不像以往那么热闹，多少显得有些冷清。荨麻安排了一个大座头，三炮台端上来后，荨麻并没有回操作间去，而是坐在桌子旁边，目不转睛看马赶山刮碗子。他随意问，生意不行了么，她说，好着呢，他说，咋没有以前客人多，她说，羊肉市场让国有公司统管了，私人馆子一天只给一只羊，天亮一开门，一会儿就卖光了，后面的客人根本吃不上，往常这会儿，早打烊了。马赶山喃喃说，怎么会这样呢，他猛地醒悟道：哦，这么说，我们今天吃不到羊肉了？荨麻诡谲一笑说，就是啊，看你吃肉都赶不上趟儿，今天得饿你一顿了。马赶山笑说，饿不了的，我们到别的地方去吃。荨麻娇嗔道，你来这里，除了吃羊肉，再没有事情吗，马赶山说，咋能没有，看看你不行吗，只是饿着肚子看你，腰里使不上劲儿。荨麻笑说，你眼睛看人，腰里使什么闲劲儿？放心，再谁吃不上肉，哪能少了你的，给你留着呢。说话间，原来见过的那个堂倌骑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飞奔而来，行李架上用绳子捆放着一只带盖儿的瓷盆。马赶山笑说，啊哟，发财了啊，

连小车都有了啊。荨麻笑说，你再骑马跑了，我就骑车追你。她让他稍坐一会，羊肉马上就好。

马赶山吃了两锅烟，盖碗里续过三遍水，就见荨麻笑吟吟端着一只红漆木盘，颠颠簸簸出来了，木盘里的两只大碗热气腾腾，羊肉的醇香味儿澎湃激荡，他肚里的馋虫当下纷纷扰扰。他也不客气，和小锤子一人拉过一碗，各自低下头奋勇大嚼。吃剩半碗，照例要掰碎烙馍往肉汤里泡的，也是剥大蒜的时候。他们吃肉时，荨麻已将蒜瓣剥脱光洁了，给每人面前搁了几瓣子。借泡馍的空闲，他笑说，你这羊肉是哪里弄的，她羞涩地说，人家每天晚上煮好羊肉，拣出一盆精细的，带回家去，第二天你要是没来，就把头天的卖了，换存当天的，到底还是等着你了。他心下感动，嘴上又不好说什么，只散漫地说，这样下去怕是不行的，没有原料，生意咋做？她说，他们想让我与国有公司合营，我没有答应，他说，那是好事啊，她撇嘴说，谁跟他们合营呢，整天卖嘴的多，动手的少，一天还要花半天时间政治学习，客人急得等饭吃呢，卖饭的不卖饭卖嘴！开馆子的嘛，把饭做好，量足价钱公道，待客人诚心就行了，学这哩，学那哩，就是不学做生意，我受不了那些泼烦。他没有搭茬儿，想不出该说什么话回答她，忽然想起冯立春说的事情，一问，荨麻又是一撇嘴，说那个姓冯的什么官儿说过，我没有答应，他说，那可是一步登天的事情啊，她说，天上毯毛……话一出口，她赶紧捂住嘴，脸刷地红了，偷眼看马赶山，马赶山装作没有留意，她说，天上啥啥子都没有，我登天当一辈子寡妇嫦娥啊？他笑说，在公安局工作，也不影响你嫁人嘛，她说，我才不吃你们这一碗饭呢，伸个胳膊弹个腿儿的，都受人管制。

一碗羊肉和几块烙馍都吃完了，马赶山吃出了一头的热汗，荨麻问吃饱了没有，他笑说，本来还欠一点，我知道你这下真的没肉了，为了不为难你，只好说吃饱了。她笑说，我知道你吃饱了，你的饭量大小，我早知道的。马赶山问她给公安局画像的事情，荨麻埋怨说，你走了也不给人捎个话儿，人家正在等你，姓冯的那个不学好的来把我带走了，说你让人害了，还是我和人合伙害你的，把我气的，着气

倒还罢了，心里急得要死要活的。过了几天，又有两个不成材的要我给谁画像，我不画，他们说是你介绍来的，我才知道你没事儿，就给他们画了。马赶山说，那是误会，你不要放在心上。荨麻说，只要你好好的，我把这些烂脏事儿放在心上干啥，我只是着气，都是些干大事的人嘛，咋就不长脑子哩，用狗眼睛看，也看不出我是干那事儿的人。马赶山笑着，安慰了几句，说要赶中午下班前到地区办事的。她问今晚要回县上吗，他说，今晚恐怕不回了，她说，那你晚饭咋吃，他笑说，这么大的泥阳镇，还把我饿死了，她说，饿倒是饿不了，那些饭馆里做的饭猪汤狗食的，不是你吃的。说着，她掏出一把钥匙，说了一个地方，安顿他办完事后就到这里来，她给他擀臊子面吃。他推辞了一下，看她的眼神真诚执拗，怕伤了她的面子，只好接了。

赶在午饭前，马赶山见到了祁如山，把自己的想法说了一遍，祁如山当即表示支持，并答应亲自和地区军分区协调，尽快把子午县境内的军工单位转交地方管理，争取开春就恢复生产。对子午县女学员毕业后的去向问题，祁如山的态度却有些含糊。马赶山急了，看来那些传言是真的了，便急头急脸站起身来，祁如山示意他坐下，笑说，子午人把你叫马冒子，当了县长了，遇事要稳当一些，你们女学员的事情，在我这里，我保证不给任何人松口，你再去给那妃说说，她那里再设一道关口，就保险些了。马赶山很高兴，准备告辞时，突然觉得祁如山今天对他怎么那么客气，祁如山和老部下见面，不胡说乱骂一顿，肯定就有什么大事儿，他心里不踏实，又不好直接问，只说书记还有什么指示没有，祁如山沉吟了一下，斟酌说，有些事情我是可以做主的，能做主的事情哪怕担多大的责任，我都敢做主的，有些事情我做不了主，我做不了主的事情我只能尽心尽力，你回去好好工作吧。

马赶山没有往别处想，出了地委大门，忽地一个愣怔：地委书记都做不了主的事情，那只能是省委做主的事了？而今天谈的两件事，都不需要省委做主的，严格地说，也不需要地委做主的，地委只要表示支持就足够了。那么，对于子午县来说，地委书记都做不了主的事

情能是什么呢，那只能是对县委县政府一把手的提拔或处理了，而何自叙同志，他做事做人太周到了，就是我当他的上级，都会喜欢他的，想想近期来，子午县出现的最大违纪案，不就是我破坏新《婚姻法》吗，可这地委都处理过了啊？此时，马赶山想起前几天冯立春给他吹的耳旁风，心下有所悟，随即却撂到一边了：毬大个事，难道要上二架坡不成？当地乡村娶媳妇时，把定亲礼叫头茬礼，把迎娶礼叫二茬礼，两亲家如果关系融洽，按确定的日子迎娶就行，如果女方故意刁难男方，在新媳妇上轿时，便发动突然袭击，提出一些苛刻条件，主要是钱财方面的，让男方猝不及防，当众丢人，人们把这种手段叫：上二架坡。犹如老牛拉车，爬上一面黄土高坡已经筋疲力尽了，又要再上一面坡，不是挣死牛，就是车毁牛死。在乡村，无论因为何种原因，出自何种动机，都是一种极不道德的行为，俗称为：窄路上等人。就是专门卡人脖子的人。老百姓都不屑于做的事情，难道一级组织，而且还是辉煌的让人仰望的上级组织会做出这种事儿来？

马赶山觉得这只是传言，只是人们的一种猜测，愤懑了片刻，也就不在意了。他和小锤子一块去看那妃。那妃还是秋天时见到的样子，只是不穿那件炫目的开襟羊毛衫了，而是穿了一件紧梆梆地藏青色的贴身小棉袄。显然，这是在屋里穿的，衣架上挂着是一件军大衣的。什么衣服穿在她身上，好像这衣服就是专门为她一人制作的，衣服的颜色就是专门为她调配的世间唯一的颜色。马赶山心下感叹，见面就一本正经地说：

“那妃同志，我给你提一个建议，不知你愿不愿听？”

那妃以为是工作上，或生活上的建议，在这个队伍里，有人给你提这种建议，无论对方的身份如何，无论你怎么对待，即便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也得做出虚心接受批评的样子，因为态度必须端正，而态度决定一切。那妃虽与马赶山无话不说，但越是无话不说的朋友，越要正确对待朋友的任何批评意见，见状，她谦卑地说：

“赶山同志，请讲，我一定虚心接受。”

马赶山一本正经地说：

“那妃同志，所有女人的漂亮都是相对的，唯有你的漂亮是绝对的，所有漂亮女人都是有缺点的，唯有你是完美无缺的。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你给我们这些没有见过世面的在基层工作的同志，造成了多大的精神压力，不见你吧，想的受不了，见你吧，让人自卑的喘不过气来，你还让人活不活了？”

那妃哈哈大笑，一时笑得胸前一抖一抖地，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赶山，我一直纳闷，为什么那么多女人喜欢你，如今才找到答案了。”

“还有女人喜欢我？你找到什么答案了，能不能给我说说，我可以作为今后努力的方向？”马赶山还是一本正经地说。

“看见你嘴角露出坏笑，再开口一说话，天下所有的女人，都会心甘情愿把卧室门上钥匙交给你的。”那妃做出一脸恨相说。

“冤枉啊！我从来没有得到过一把女人的钥匙，连我婆娘的钥匙都没有的。”

马赶山委屈地叫道，为了表示他的无辜，要翻开衣兜给那妃看，手指却真的触到了一把冰凉的钥匙。他尴尬地愣在那里，正在晒笑的那妃看见他的窘态，敏感到了什么，一声声叫嚷着要搜查他的衣兜，他急了，一忙乱，却把钥匙顺手带出来了。那妃笑得前仰后合，指着马赶山，气喘吁吁说：

“赶山，做不了贼，就别装贼了，真正是装贼不像绉娃子！”

马赶山手里捏着钥匙，一时不知道如何处理，只好拿到手里。那妃笑说：

“赶快装上吧，好好保管，女人给你钥匙，就是把心给你了啊。知道你什么时候最讨女人欢心么，你说坏话动坏心眼时，心底是最干净最纯洁的时候。”

说笑了一会儿，马赶山把自己此行的意图说了说，那妃表示，谁要是敢打子午县女学员的注意，她会美美地给他一个日嚼处分的。马赶山还想问祁书记是不是还有关于他的不好明言的事情，想了想又没问，像祁书记组织观念这么强的人，是绝不会在家里乱说什么的。他

提出，想看看子午县的学员，她笑问，只看女学员，还是男女学员都看，他说，男女都看。在地区学习的子午县男女学员共有一百二十名，马赶山让小锤子上街去买一百二十个硬皮笔记本，从他的工资中支付，他要以个人的名义给每个学员送一个小礼物。这种硬皮本刚流行开来，是时尚男女定情、同学之间互相馈赠的首选礼品。一会儿，小锤子回来了，身后跟着两个送货的店员，泥阳镇售卖文具的就这一家商店，他一次把这家商店的硬皮笔记本都掏空了。那妃拿出名单，和马赶山一起，在笔记本环衬上写赠言，小锤子负责加盖马赶山私章。名单写完了，却多出一本来，马赶山立即明白事由了，故意说：

“俺，我说小锤子，你不识数吗？”

那妃倒没反应过来，忙替小锤子解围，小锤子红了脸，低头说：

“这是我个人买的，想借用一下首长的字和章子。”

那妃也明白过来了，把那一本推到马赶山面前说：

“我命令你写！你的字写得那么丑，难得给人签名，还扳起价钱了。”

马赶山把连理枝的名字写上，签名盖章，又请那妃也签名盖章，小锤子双手捧着笔记本，兴奋得满脸通红。

座谈会迅速召集起来，连理枝由校长特邀与会，会议由那妃主持，马赶山做了简短讲话，主要是要求大家好好学习，毕业后都回到家乡参加建设。然后，由小锤子分发笔记本，连理枝没想到自己也能得到一本，她怕别的同学看出别的门道来，悄悄往旁边一瞥，一眼看出她的笔记本上多出一个签名一个章子来，她心知这都是小锤子的面子，偷瞥他一眼，双手紧抱笔记本，兴奋地泪花闪闪。小锤子趁人不注意，蹭到连理枝跟前悄声说：你给班主任请假，一会儿，我们到你嬢嬢家吃饭。连理枝惶急点头。

从学校出来后，已快到下晚班时间，要是赶回子午县，摸一点黑，还是来得及的，马赶山问小锤子是住还是回，小锤子说首长决定，马赶山故意说，咱们干脆回吧，呆在泥阳又没什么事儿，小锤子说，要回，就得赶紧走，可是，你手里还拿着人家钥匙呢。马赶山说，哦，

那就把钥匙还给人家再说吧。马赶山牵了马，朝身上那把钥匙能开门的方向走，小锤子说，首长，这是在泥阳镇，不是在乡村，两匹马拴在人家门外，怕是太显眼的吧。马赶山一想是这么回事儿，说：那你说怎么办。小锤子说，万一耽搁了，晚上回不去，人没处住，马还得饿肚子，我看还是趁早去地委招待所打招呼，让他们把马喂上再说，到时候，咱们去留两便。马赶山说，嗯，有道理。

地委招待所就是专门为接待上面和基层来泥阳镇出差的公务人员设立的，一切都是免费的，接待的也很周到。接待员问给他们安排几个人的晚饭，马赶山说，不用了，我们有地方吃饭，你把马喂饱就行。两人走上大街，小锤子笑说，首长，你要空手走亲戚吗，马赶山没有给人买礼物的习惯，也不会买，就让小锤子拿主意，小锤子说，上海生产的一种围巾，女人都很喜欢的，就是贵了点，没有几个人买得起。马赶山问了价钱，并不贵的，只不过是七八碗羊肉泡馍的价钱，就和小锤子一同到商店选了一条。泥阳镇不大，一会儿便找着荨麻说的那条胡同口，小锤子手提礼物走在前面，他一眼看见荨麻远远地向他招手，两手欢绕着，身子一耸一耸地，要飞似地。小锤子把马赶山让到前面，两人加快了脚步，荨麻等不及，迎面跌跌撞撞跑过来。小锤子心下暗笑：多亏我棋高一着！

荨麻居住的是一个很小很陈旧的四合院，只有一间半房子，小院里搭了半间偏屋，做厨房，兼储藏室。进了屋子，顿时耳目一新，摆设很简单，却显示着主人的干净利落。对屋里的布局，马赶山觉得很熟悉，也很温馨，好似来过，猛地他想起来了，姚妙妙的家正是这个样子，或是荨麻把姚妙妙家搬来了，或是姚妙妙把荨麻家搬去了。稍感局促，马赶山顺手从小锤子手里接过礼品，笑说，两个大男人，本身不会买东西，更不会给女人买东西，只是一点心意，不要笑话了。也许是太出荨麻的意外了，愣了会儿，她才伸出双手去接，手到了中途又缩回去，马赶山见状，手伸得更深入一些，塞给她，笑说：又不是带牙齿的，不咬你的。荨麻这才接过来，捧在手里反正左右端详了半天，拆开包装，一条深蓝色的围巾如瀑布挂在手中。对于服饰，她

是有经验的，不用看，凭手感，都知道这是一等一的好货。她和北地所有的人一样，都还不习惯说感谢之类的话，当即把围巾搭在脖子上，马赶山和小锤子定睛一看，简直就是工厂专门为她做的。荨麻原打算去照镜子的，转身走出一步，又放弃了，她从两人的眼神中早看出有多么好。马赶山笑说，你咋不去照镜子看看，荨麻笑说，我在四个镜子里都看见了。她索性就势把围巾围上，给胸前打一个松散的结，一下子蓝天白云红月亮，一屋子的生动。她张开双臂，原地打一个旋儿，双手欢快地打开一只红漆锦盒，从里面取出茶叶、桂圆、冰糖、枸杞等物，一一匀入两只盖碗里，提起一只低矮的泥炉上一把小小的铜壶，给盖碗里加了开水，她笑说：我这光棍失业的，陪客人就没人伺候客人，伺候客人就没人陪客人，你们刮一会碗子，啥啥子都是现成的，说话就好了。临出门，她回头嫣然一笑，马赶山猛听得他胸口那儿咚地一声巨响。

阳光刚从房顶收走最后一抹光晕，屋里也显出一缕缕暮色，忽听得有人打门，荨麻在厨窑忙活，听见了，却不打算去开门，她这里，除了羊肉馆的堂倌、麻雀，再没有人知道，他俩平时很少来，来也是有固定时间的，迟早有人打门，荨麻从来不理睬。小锤子却起身奔出院外，荨麻想制止已来不及。她打算问谁来了，却见麻雀挎着一只用花布碎片连缀起来的书包，欢欢地喊着嬢嬢，一头扎进厨房。荨麻嗔道，死女子，今天咋回来了？麻雀撒娇说，想嬢嬢了嘛。荨麻说，哼，少给我灌蜜糖，鬼知道你在想谁。连理枝忽然发现荨麻哪里变了，定睛看了好几眼，忽然惊叫道：啊哟，嬢嬢今天强的！荨麻斥道：死女子，胡吼冒吆喝个啥，都不怕客人笑话？赶紧支应客人去！连理枝这才轻手轻脚颠进客厅，给马赶山恭恭敬敬鞠了一个躬，羞红了脸，轻声说：大首长好！又转身给小锤子浅浅地鞠了一个躬，羞赧万端地嗫嚅说：小首长好！马赶山忍不住笑出声来，他第一次听到别人这样称呼他，这已经够奇怪了，对小锤子的称呼，更令他忍俊不禁，他怕把小女娃笑臊了，便笑问：放学了？连理枝说：刚放学，我给老师请假

了。马赶山问起学校的学习情况，连理枝不再羞涩，话也多了起来，她从书包中掏出几本书来，一一指给马赶山看。

这时，荨麻搓着双手进门来，笑吟吟地对马赶山说：都饿了吧，饭好了。她进里屋去搬出一只炕桌支在客厅当地，连理枝忙收起书包说：嬢嬢，我给咱端凳子。荨麻转身出去，一会儿双手端着一只描花木盘进来，盘里摆着四样小菜，咸盐，油泼辣子，醋。马赶山知道要吃臊子面了。他心想，没听见擀面嘛，再说，擀一张子面要费半天工夫的，随即，他心里便亮晶了：她早已做好了准备工作。他暗道：多亏来了，要不，真是辜负了人家的心意。小锤子是吃惯了大灶饭的，想帮忙，却眼里看不见活路，就笑着给荨麻说，需要我干啥，你就说，我不会干家务活儿。荨麻娇笑说，哪有大男人干家务活儿的，你实在想干活儿，就等你娶了媳妇好好干，在这里你只管当大爷就是了。连理枝捂着嘴跑出去，和荨麻一前一后，一人端着两碗白面条儿，一人端着两碗臊子汤，摆在桌子上。荨麻把一只杌凳子拉在一边，坐下来，看见两人坐在那里还没有开始吃，便催促说：赶紧动筷子啊，做的不好，你们尝尝嘛。马赶山说，等你们两个一起吃哩。荨麻失惊说：女人哪能跟男人在一个桌子上吃饭？没王法了！马赶山笑说：快点来吧，如今王法变了，男女平等，男人不和女人在一个桌子上吃饭，就是男人犯王法了。荨麻笑说：你把我当瓜女子的哄哩！连理枝在旁插嘴说：嬢嬢，就是的，我们在学校，男女同学，还有男女老师，都是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的。荨麻还是不肯坐在桌子前面来，倒是连理枝赶过去拽着她，拉在桌子前面坐下，笑说：嬢嬢，你把我伺候这么大了，今天你陪两位首长吃饭，我给咱搞服务。马赶山对连理枝说：你也坐下吃。连理枝大大方方坐下来，荨麻这才坐正了身子，低头吃饭时，还是浑身不自在。

连理枝扒了几口，端起碗，边往厨房走，边吃，一会儿，把新煮的面条端上来，马赶山笑说：

“哈哈，小麻雀长成了大麻雀，会做饭了。”

荨麻感叹说：

“唉，女娃娃还是要念书识字哩，她回来给我讲这讲那的，我从人家那里倒听了不少新鲜事儿呢。像我这种睁眼瞎，一辈子算是白活了。”

马赶山说：

“嘿，你本事大着呢，没见过人，光听人说，画出来的像，就跟真人似地。人家叫你去公安局，你又不去嘛。”

“唉，我天生就是贱命，过不了富贵日子。我在那个大院里关了半个月，虽有吃有喝的，也没人欺负我，我看那些管我的人，还不如我呢，他们把别人关进班房，其实他们和坐班房没有两样，别人还有关够了放出来的时候，他们一辈子都在坐班房。”荨麻感叹说。

“本来你开羊肉馆子也是不错的，可是，如今你连羊肉都买不到的，你总得过日子吧。”马赶山为荨麻的当下和未来陷入犹豫中。

荨麻见状，心下感动非常，灿然一笑说：“你放心吧，瓜子头上有青天，每只羊面前都有一棵青草的，只要世间还有一条路，就有我走的路呢。”

在整个吃饭过程中，荨麻始终没有把围巾解下来，吃饭很不不方便，怕把汤汤水水糊在围巾上，荨麻在碗里捞面条时，嘴极力突出去，胸腹极力收缩回去。看看两人的神色，连理枝忽然明白了小锤子叫她回来吃饭的用意。本来，她晚上要赶回学校上晚自习的，再说，她要为同学们住在一起，她已经片刻离不开学校了。这可怎么办呢，一个是对自己有养育之恩的至亲至爱的嬢嬢，她做梦都在想，嬢嬢应该有一个配得上她、对她好的男人，而她认为，眼前的这个男人是最合适的，一个是自己的大恩人大首长，一个是自己的心上人，她稍一想，心中就做出了选择。

吃完饭，夜幕完全降临了，收回碗筷，连理枝要去洗涮，被荨麻喝住，她说：

“学生家的，要像个学生，不操心写写画画，还洗洗涮涮的，赶紧上你的学去！”

“今晚不去学校了，我给老师请了假的，我再回去，不是说话不算数么，老师怎么看我？”荨麻听外甥女这样一说，当即愣了，不由自主环顾屋里，里间和外间只挂了一个门帘，都这么大的姑娘了，哪能使得呢。心里一急，什么主意都没有了，便把目光投向马赶山。马赶山当下明白这是小锤子在闹鬼，会场分发笔记本时，他和连理枝鬼头鬼脑地说话，原以为，他是抽空儿说悄悄话呢。马赶山瞪了小锤子一眼，小锤子装作没看见，低头专心喝茶。马赶山也有口难言，又不愿即刻离去，又不能和荨麻过多饶舌，就重新问起连理枝的学习情况。处在极端矛盾中的连理枝，终于找到了可以分心的差事，便连忙把书本取出来，一一指给他看。他找出一篇课文，让她念给大家听听，连理枝说，这篇课文都学过了，我当然会的，她翻出一篇还没有学到的课文，显摆地说：老师还没有讲到这儿呢，我都会背了。马赶山看见她说的是《琵琶行》，心下大为惊讶，便说：我给你盯住，你背。连理枝双手背后，头扬起来，如小溪清水，汨汨如流，这么长的古诗，不打吭结地背完了。在连理枝背课文时，荨麻目不转睛地盯着外甥女的嘴，半年前，那张嘴里，和她一样，顺口丢出来的都是粗话脏话混账话，只半年工夫，简直像是老和尚念经，真个是口吐莲花，朗朗上口，要多动听有多动听。在她的心目中，念书识字的人如同神仙，能够远远地看一眼，听听他们说话，那都是天大的福分，没想到自己的外甥女也是神仙一品的人物，在她眼里，她的外甥女比那些先生不知要高出多少，那些先生说话毕竟瓮声灶气的，外甥女的外形本来就花朵在水上漂，穿上学生装后，实在就是天女下凡观音菩萨在世。而外甥女的造化，完全出自眼前这个男人。荨麻一时热泪盈眶。小锤子也专心看着听着连理枝背书，不禁看得痴了，听得呆了，书都背完了，他还在那儿痴呆着。马赶山笑着对荨麻说：

“哈，你家出了一个女秀才！了不得，了不得！”

荨麻回过神来，毫不掩饰地挥手擦去眼泪，感叹说：

“我没念过书，再啥人我看着都不眼热，就是眼热念书人。唉，这辈子我是念不了书了，也无心念了，要是能呆在学堂里，给娃娃们

做饭洗衣服，多苦多累多脏的活儿，我都不嫌，只要能听见她们念书的声音，就是死了，都是一个有福的鬼。”

“你真的想去学校？”

看见马赶山很认真地问她，荨麻一下子羞得无地自容，不留神在自己的意中人面前吹了天大的牛，这就好比说自己要当皇后娘娘要当观音菩萨一样，学堂是多么神圣的地方，那是供奉孔圣人灵位的地方，我一个大字不识，名声又这么坏的女人，远远地偷望一眼学堂大门，都是要遭报应的。她尴尬地笑笑，赧颜道：

“我……我只是心里……乱想，哪敢去呢。”

“你到底想不想？”看见马赶山很认真地神情，荨麻低头嗫嚅道：

“想。”

连理枝看这阵势，心眼忽地一动，说：

“我们学校早都要开美术课的，就是找不到老师，嬢嬢不是会画画嘛，给我们当老师多好的。”

荨麻浑身一个激灵，伸手一把捂住外甥女的嘴，厉声斥道：

“死女子，啥话都敢说，看我不拧烂你的嘴！”

马赶山也不管她们姑侄之间的纠纷，顺手从上衣兜里掏出钢笔来，问小锤子要来一张白纸，低头在上面写了几句话，递给连理枝，说：

“明天一大早，把你嬢嬢领上，把这个交给那校长。”

连理枝匆匆瞄了一眼，立时泪花闪闪，把那张纸小心地夹在书页里，装回书包。荨麻不知道上面写的是什麼，又不好问，眼神游移不定，忽而亮闪闪地，忽而虚怯怯地。

天色不早了，马赶山只好告辞，荨麻要远送，马赶山不让，夜幕下，两人目光刚一对视，看见的都是怅然，便迅速逃离开来。出了胡同口，马赶山看见小锤子像闲人那样低头走在前面，他瞄准晃悠在眼前的屁股，伸脚踹了一下。

北地人过年一直要过了正月二十，才算把年过完了。虎年过去，兔年来到，农历的这个时候，阳历已接近三月了，节气已进入雨水，机关单位恢复了正常工作，农民也人畜齐动员，准备春耕生产。年前，

何自叙回老家过年了，他的老家离子午实在太远，即便路途顺利，来去花在路上的时间，至少也得十天。何自叙要请半个月假，马赶山说，书记为了革命工作，几年都没回老家过年，上有老下有小的，公而忘家没有错，但革命者不能没有家，我们在本地，时常回家，何书记你就放心过上一个月的年吧，我们不会耽误工作的。何自叙相当感动地说，我回家过年，让同志们这样辛苦，心里实在过意不去，虽然都是为了革命工作，但是同志们的情谊，我还是铭记在心的。何自叙走后，马赶山安排妥帖县委县政府各机关的值班工作后，也让小锤子回家过年了，大年初一初二，他让所有的干部都回家，他一人带领四名警卫排战士值班。他知道，子午这个地方，人们对过年是十分看重的，这几天，小偷歇业，土匪洗手，谁在这几天干坏事，那是犯天条的罪孽，人不管，神鬼会管的。姚妙妙没处可去，她也不想去哪里，主动申请一个人留下来值班，苏院长和全院的同事都很感动。马赶山觉得姚妙妙一个人很孤单，大年三十晚上十点左右，他安排两名战士值夜班，两名战士休息，他一个人去看姚妙妙。医院大门虚掩着，还有一盏灯亮着，他认得出，那就是姚妙妙的门诊室。他悄悄走进去，穿过黑暗的甬道，轻轻敲了一下门，里面说：

“别敲了，进来吧。”

桌上有一盏煤油灯亮着，一本书扣在桌子上，姚妙妙慢慢站起身，轻声说：

“你不值班，来这里干什么？”

“看看你。怎么，哭了？”昏暗的灯光下，他看见了她脸上经反复擦拭过的泪痕。她没有说话，清风一样走过来，在离他很近的地方，轻声说：

“谢谢你来看我。”

他看到的是一朵暮春的杏花，花儿正艳，粉红色的花瓣却隐现着一层看不见的灰暗。他的心口那儿一紧，心里感叹道，满以为我们用鲜血冲刷过的大地，会像及时雨清洗过的天空那样，每个人都会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每个生命都会在灿烂的阳光下的阳光下，舒心地生活，即

便还会有人流泪，那一定会是幸福的泪水，即便还能听到哭声，那一定是新生儿的啼哭，最多是亲人去世的哀哭，谁知道还会有这么多的人有这么多的烦恼呢。这可是大年夜啊，老话说，年三十晚上丢了一头驴，不好也要说好的，不是心里哀痛到极点，谁会在这个时候哭呢。他跨出一步，伸手将她揽入怀里，她没有任何地推拒，就势紧紧倚住，禁不住一声一声地抽噎。他轻声说：

“回家吧，不用值班了，今晚我给你过年。”

除夕夜，县城的天空一片静谧，县城一片静谧，这一夜，人们是要坐夜的，全家人围坐在土炕上，静等着年的到来。马赶山和姚妙妙就像一对漂泊多年的夫妻，终于回家了。早上离开时，她把一个东西塞到他手里，他觉得手心一丝冰冷，摊开手掌一看，是一把黄灿灿的钥匙。

正月初二后晌交了班，跨上小光棍，在白雪盈盈的原野上飞奔，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已经到家了。全家都在等他。员外村的乡俗，都是正月初二给亲戚乡邻拜年，要赶在太阳落山前拜完的。他回到家，正好最后一批客人刚走，他长舒一口气，他从小就反感过年时的繁文缛节，实在没有什么意思。现在他的公务繁忙，责任重大，谁都知道的，有些仪式参加不了，比如敬祖之类的，也没人说什么。官身不由己嘛。正月初七，他就准备回县上的，可是父母和二妈都不让他走，这天是鬼节，七不出，谁都不能出门的，第二天又要走，又是八不入，回工作单位，等于是“入”了。挨了一顿骂，他只好留下来。正月初九，没有什么忌讳，家人再没有理由留他的，他跨上马赶回县上。小锤子已先他一步到了，把他的办公室兼卧室打扫得干干净净，他训斥说：你不在家好好过年，跑来干什么？小锤子学着连理枝背书那样，摇头晃脑说：彼此，彼此。

其实，正月里县上什么事儿也没有。那些没有成家的老兵，离老家近的，急切地回去，又急切地来，离老家远的，索性关起门来，独自喝几天闷酒，睡几天懒觉。古里和柳姿也无处可去，古里邀请那些无家可归的老兵去他那儿过年，大家看见柳姿身子不方便，还在忙里

忙外，都不忍心再去打扰。正好马赶山回来了，他们感到有了主心骨，可县政府又不是随便混闹的地方，大车店正好是曲有福的地盘，在县城的老兵齐集这里，离县城很远的老兵也闻讯赶来。都是自己出资，马赶山主动承担了两天的花销，几个局长一人一天，一些老兵也要尽战友之谊，马赶山说：都不娶媳妇了吗？大家都不再争。也没有什么好玩的，除了吃饭喝酒，就是“挖花花。”小锤子不会玩，每天在县政府守电话，吃过晚饭早早去睡了，马赶山是玩这种扑克牌游戏的高手，从小跟爷爷学的，长大了，却顾不上玩，这几天倒过足了瘾。深夜，大家玩累了，随便倒在大炕上睡了后，马赶山便去姚妙妙那里过夜，大清早去县政府吃早饭，安排一天的值班，然后，又去了大车店。

正常上班后，马赶山召集常委会，安排开年以后的工作，古里要照顾柳姿，出不了远门，便由他主持县委县政府日常工作，马赶山下乡安排督促春耕生产。还是两人两马，整日这村进，那村出，一连二十多天，全县快走完了。那天中午，马赶山正在一个村庄开群众大会，县委通讯员骑快马赶来，悄声说：地委有急事，请县长立即去一趟。马赶山坚持把大会开完，太阳落山时，回到县城。何自叙也回来一个星期了，马赶山向他简单地汇报了全县春耕生产准备情况，何自叙很满意。马赶山问地委叫他去干什么，何自叙说，电话是祁书记亲自打来的，祁书记没说，他也不好问。何自叙一直把马赶山送到县委大院门外，一再慰劳对他乡村之行的辛苦，又一再说，应该休息几天的，可地委紧急召见，县委也不好讲客观理由。

第二天一大早，和往常去泥阳一样，马赶山和小锤子打马飞奔，路上没有停留，到泥阳后也没有停留，直接去了地委。祁如山见了，淡淡的说了句：你来了。没有等他回答，便说：中午到我家吃饭，我让那妃早点回去，好好做几个菜。看这境况，一定是有重大事情的，而且是关于他的。我有什么事儿呢，难道是和姚妙妙的事情？他心下一惊，又坦然了，这件事不可能走漏风声的，即便走漏了，地委书记哪顾得上管下属沟子底下的烂事情。想去看看荨麻，时间不够，匆匆忙忙的，心里又不踏实，就和小锤子把马交给招待所，安顿了喂马事

宜，两人在街上乱转悠，消磨时间。忽然想起，祁如山说让那妃早点回去，说不定她已经回家了，何不早些去，说不定还能事先得一丝风声呢。祁如山也不吃纸烟，马赶山便买了两瓶酒，让小锤子提着，那妃果然回来了，她正在熬粥。那妃不大会做饭，在附近饭馆点了几样菜，到时候就会送来的，她买了一篮子白面馒头，权充主食。看见马赶山提前来了，她心中已知他的意思，对于祁如山这次叫马赶山来干什么，她也知道一些，她深为这位为人坦诚工作能力突出但不懂得保护自己的老战友感到惋惜。为了让家里的气氛活跃一些，她把茶端上来后，就指着挂在墙上的一幅画像，笑着说：

“赶山啊，我想问问你：这世上到底有没有天才？”

马赶山不知道她的具体所指，便虚应道：

“恐怕没有吧，但聪明人总是有的。”

那妃感叹说：

“以前，我也不承认什么天才，总觉得人的所有本领都是学来的。不过，现在我对此有所怀疑。你看看，一天学没上过，画儿画得这么好，不是天才又是什么。”

马赶山定睛一看，挂在墙上的竟然是那妃的画像。他心里一个激灵，按北地风俗，只有在老人快死时，大户人家请来画匠，替老人画出遗像，保存起来，到了祭日或年头节下，请出遗像，供奉几天，称之为老影。哪有年纪轻轻，又活的好好的人，把自己的老影挂在墙上的？那妃有可能不懂，祁如山你是本地人，难道老糊涂了？胡闹嘛。马赶山急速上前取下画儿，卷起来，塞给那妃，严肃地说：

“快收起来！”

那妃惶然不解，小锤子看见那妃尴尬，忙讲了事由。那妃心下既感动，又惭愧，笑说：

“我真的不懂嘛。平时在书柜里放着，今天想起你要来了，刚刚挂上，是让你高兴一下的。”

“一个大活人在眼前，就高兴得没边没沿了，还用得着看画像啊？”马赶山也开颜一笑。

“咦！”那妃倒吸一口冷气说：“闹了半天，你还不知道是谁画的？”她转身对小锤子说：“小仇，你说说，这是谁画的，臊一臊你们糊涂县长的皮！”

“恐怕是那个荨麻画的吧？”小锤子笑着，丢给马赶山一个眼色。

“看看人家小仇！就是商老师画的。感谢你，赶山，你给我推荐了一个高明的美术老师，可救我的急了。”

“什么商老师？”马赶山居然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是商谷雨嘛，哦，人们叫她什么荨麻的那个。”

“商谷雨，商谷雨……”马赶山喃喃地重复着，一时有些走神儿。

祁如山回来后，很快开饭了，那妃从柜子里取出一瓶茅台酒，打开，给每人斟了一杯。祁如山说，赶山不是外人，你也喝一点吧。那妃笑说，感谢长官开恩，也给自己斟了一杯。酒过三巡，祁如山说，赶山，今天请你来，也是没办法的事情，省上和分局的首长谁都承认你是一个好干部，但有些事情只能这么做，希望你振作起来，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再立新功。果然，不是什么好事。去年，马赶山违反新《婚姻法》的问题，地委处理过了，有人又告到省委那里，省委几经讨论，决定暂不处理，有人又告到分局那里，眼看要举办新《婚姻法》颁布一周年庆祝活动，这事儿如果有人继续往上捅，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再说了，新《婚姻法》的推行，在各地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阻力，不公开处理一些严重违纪的领导干部，工作没法开展。还好，上面对马赶山的情况都还算了解，只是免去了子午县县长一职，党籍保住了，在祁如山的一再坚持下，省委同意北地地委给马赶山比照同等政治待遇重新安排工作。

马赶山一听不让他当县长了，改任北地地区子午岭林场场长一职，不但没有意见，相反像占了什么便宜似的。这不仅大出那妃的意外，也大出祁如山的意外，两口子的一切担心看来都多余了。祁如山看见马赶山情绪这样高涨，骂道：

“没出息的东西！别人丢了官，寻死觅活的，你看看你，好像婆娘给你生了双胞胎娃似的。喝酒！”

林场属于地区直轄单位，但却在子午岭深处，离子午县城一百多里，离泥阳镇，转弯抹角过了二百里。林场才开始筹建，要什么没什么，离最近的村庄也要十几里地，吃一口咸盐，都得跑县城买。设立这个林场，一是伐木，一是植树，砍去成材的大树，再补栽幼苗。主要是为了安排退役和转业军人就业。祁如山问还有什么困难，他会尽量解决的。马赶山说，工作上生活上的困难，不需要你管，逮虫子吃，我都不会让大家饿肚子的，但是，我不能给老兵变出对象来，这个问题，首长要是不答应，我就回家种地去。祁如山沉吟了一会儿，说你有什么好办法，先说说，让我参考一下。马赶山决然说，现在正在那校长那里上学的来自子午的女生，一个不留分配给我的林场，如果其他县的女生想来，我都要，以后，除了国家分配去的女生，我自己招的女工，地区要给她们解决国家正式职工的待遇。祁如山说，马赶山，你狗日的，你干脆回家当地主去，咋这么贪！你把子午县看得过眼的女娃都给你搜刮走了，让子午县的男人怎么办？马赶山说，我管他们怎么办，把毬挂到花椒树上都行的！以前，我为别人操心多了，今后我也是胡萝卜塞屁眼，把自己的眼睛儿弄圆就行了。

最头痛的事情说定了，马赶山心下一派轻松，祁如山问他再有什么问题，马赶山说，还有一件，是公家的事，也是我个人的事，债也好，情也好，都算在我头上。他指着小锤子说，小仇跟了我多年，这娃娃各方面都不错，我希望把他安排在地区哪个单位。祁如山笑道，这个还用你操心啊，你的消息一传出，伸向小仇的手至少有八只，冯立春这狗日的理由最充足，小仇也适合在那里，我就答应他了。小锤子在低头扒饭，漠不关心的样子，马赶山说，这我就放心了。不料，小锤子把碗重重地搁在桌子上，声调压得很重地说：我哪都不去！祁如山、马赶山、那妃都愣了，那妃看见小锤子脸色不好，她是唯一的女人，害怕男人们脾气大，说话冲，便柔了声气，笑问：那你想去哪里，趁两位大首长在我，我帮你好好敲他们一下？小锤子说：我去林场，林场不要我，我就回家种地！大家都听出，回家种地那是说气话，他是想去林场的。马赶山笑说，这个瓜怂娃，你去林场有什么前途？小

锤子说，有前途的人在哪里都有前途，没前途的人在哪里都没前途，远的不说，当今多少大首长不是从子午岭出来的？三个人一齐愣了，好半天无话可说。

小锤子说的完全正确，至少他们三个都是在这片密林里打拼了多年。祁如山被小锤子对马赶山的深情感动着，也为这个年轻人的胸怀而激动，便意味深长地说，赶山，小仇的话听见了没有啊？人生的路很长，你还不满三十岁嘛，依照孔夫子三十而立的说法，你跌趴了，才是正常的。祁如山问他在子午县现有的副县级干部中，谁最适合接任县长，马赶山笑道，这是你的事情，谁当县长都跟我无关了。祁如山生气了，要开口骂人，一想在自己家里，又忍住，马赶山见状，主动说，根据一般的组织原则，当然是古里，不过，根据我多年的观察，柳姿可能更合适一些，可惜她的级别不够。祁如山沉吟着，没有说话。马赶山一直在迷惑，究竟是谁在告他，这么紧抓不放的，他想问问祁如山，又没有问，这种事儿他怎么可能说，白挨一顿骂是铁定了的。以前，有人说是柳姿，他骂那人是猪脑子，柳姿这人他太了解了，和你当面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阴治人绝对不会的，她的内心有一种不可动摇的高贵品质。那么，能是谁呢，稍一想，便恍然大悟，他苦笑笑，随即一切都释然了。

到下午上班时间了，告辞出来，马赶山掏出钥匙递给小锤子说，把这个给她送去，她可能在学校。小锤子不去，他说，最好不送了吧，人家好心好意给你的，再说了，要送你亲自送去好一点。小锤子说的很真诚，马赶山笑道，瓜怂娃，真是个瓜怂娃，你要记住，一个男人在自己风光时，在女人面前要像个男人，在自己倒霉时，在女人面前更要像个男人。小锤子什么话都没有说，默默地接过钥匙，朝学校方向跑去。

马赶山独自在街上转悠了一会儿，想找哪个老战友说说话，一时又想不起找谁，找着了又说点什么。哎呀，再来泥阳镇就困难了啊，再见祁如山、冯立春、那妃、荨麻他们一次，就得脱一层皮啊。感叹了一会儿，他去荨麻家的那个小胡同转悠了一圈儿，转悠到地区招待

所门口时，猛抬头，却见小锤子、荨麻和连理枝三人站在那里等他。他瞪了小锤子一眼，荨麻说，你不想见我就罢了，这可不关这个小兄弟的事儿，一大早我就知道你来的，是那校长给我说的。马赶山说，那校长夸你了，连我都捎带夸了。荨麻当即羞红了脸，低声说，我连学生都当不了，咋能当老师嘛。马赶山说，你教的是画画儿，就好好教吧，不过，现在有条件了，正好认几个字也好，你那么聪明，有什么难的。连理枝已经落落大方了，她说，报告首长，我嬢嬢都认得好多字儿了，再过半年我毕业了，也去你们林场工作，我嬢嬢也来，你要我们吗，马赶山笑道，你来我欢迎，有个人比我更欢迎，你嬢嬢去那里干什么，要啥没啥的。荨麻满脸不高兴，恼道，你不要我就明说，好像我去那里，就是为了问你要啥。马赶山笑说，好好，只要不怕吃苦都去，那里最缺的就是女人。他把钥匙顺手还给荨麻，荨麻木然接过来，转过身去，肩膀一耸一耸地。

马赶山无心呆在泥阳镇，赶天黑前，就回到了县上。他准备回一趟家的，又怕把马累坏，便决定等把工作交接完了，再回家安排家务。路过医院时，他看见门诊室还有灯光，便让小锤子整理房间，他独自去了医院。还是姚妙妙一个人独自在灯下看书，两人见面很自然地拥抱了一下，他说，我是专门来给你告别的，她伸手捂住他的嘴，轻声说，我已经知道了。他很惊讶，消息怎么会传得这么快，她说，谢谢你来看我，今晚你得赶快回办公室去，一定会有很多人来看你的，都知道你回来了，找不见你，有人又要给你找事的。她顺手拿出几片止痛药，塞给他，催促说，赶紧回去，就说你身体哪里不舒服，去了趟医院，他想多留一会儿，看她恳切的眼神，只好依依转身，她从背后轻轻拥住他，轻声说：相信我，我们会经常见面的。临出门，马赶山突然想起一件事，伸手在兜里摸索了一会儿，看得出他是用了气力的，转身挪步到姚妙妙面前，摊开手掌，怅然说：这个还给你吧。姚妙妙面无表情，淡淡地说：好的。平静地接过了那把依然黄灿灿的钥匙。

回到办公室，果然房间里已经有很多人，马赶山猜想，很多人一定看见他去医院了，这时，才暗暗佩服姚妙妙的机警和机智，他掏出

药片，搁在桌子上，大家忙问他怎么了，他淡然一笑说：没什么大毛病。来人有各局的局长，有老战友，还有县委县政府的一些同事。大家都不说来意，虚词来，虚词去，他觉得很无聊，强自应付了一会儿，便催促他们回去，推说跑了一天，累了。大家都不忍离去，听见何自叙来了，忙给书记打了招呼，这才依依告别。何自叙叹息连连，说自己也才知道消息，组织上这样决定了，自己无力挽回，走了这样一个具有很强组织观念组织能力的县长，他这个书记以后怎么开展工作。马赶山轻松笑道，早上走个穿绿的，下午来个穿红的，这世界离了地球轴子不行，离开哪个人都行的，何况一个小小县的小小县长。何自叙又征求马赶山对县里和他的工作的意见，马赶山笑说，我在任时，对你都没有任何意见，不在任了，更没有意见。何自叙又征求马赶山还有什么个人的要求，马赶山笑说，我在任时，都没有向组织提过什么要求，不在任了，更不会提什么要求，何况，本来就没有什么要求。

说了一会儿话，何自叙告辞了。正准备吹灯睡觉时，又听见门外一轻一重的脚步声，他有些气恼，听见敲门声后，他使劲扯开门，一看却是古里和柳姿，古里一手搀扶着柳姿，恐怕这就是脚步声轻重不齐的原因。马赶山笑说，怎么脚步声和以前不一样，害得我差点说出难听话。古里笑说，你看看这个人那样子。柳姿笑着掐了古里腰部某个地方，古里哎呀了一声，马赶山说，好好掐，再替我掐一下。都坐下后，开始古里还尽量说着笑话，说着说着，便伤感起来，柳姿一开始就很伤感，马赶山笑说，你们什么毛病，当年送我去执行有去无回的任务时，你们都是有说有笑的，要想说话，就高高兴兴说，再是这种愁眉眼，就给我滚回去，别影响的我侄儿侄女。古里给柳姿使眼色，柳姿说，赶山，你是我们两口子的大媒人，你干脆好人做到底，给你未来的侄儿侄女起个名字吧。马赶山笑道，这个脸面太大了啊，那我不辞辛苦了。他略一思索说，是男娃，就叫古继鼎，是女娃，就叫古柳琴，怎么样？柳姿不知道内情，失口赞道：好名字，哎呦，赶山的墨水瓶深着呢。古里看了马赶山一眼，也赞道：好名字。

人去屋空，夜深人静，小小的屋子像夜晚的天地那样空旷冷寂。两把钥匙都还没有捂热，却同时都没有了，荨麻离得远，再说她本来就是风尘中女子，对人热热冷冷的，本属正常，可是，姚妙妙怎么这么绝情呢，一句客气话都没说，就把钥匙收回了。

第四十六章 女县长挺着大肚子走马上任了

新县长还没有任命下来，大多的人都认定是古里，马赶山给何自叙交接手续时，何自叙说，干脆一步到位，让古里同志接上吧。马赶山说，自叙同志，本来交给谁都与我无关，但是，按照组织原则，我还是交给你稳妥一些。何自叙忙说，对对，还是赶山同志组织观念强。手续还没有交接完毕，地委组织部长带着文件下来了，县委县政府班子成员，各部局一把手都来了，组织部长要求马赶山也列席会议。大家都仄楞着耳朵听文件，有些人不断注目古里，古里倒很淡然，坐在那里，两眼空洞，不看任何具体目标。文件中，充分肯定了马赶山的工作业绩，尤其是对个人品行给予了很高评价，而且把免去县长的理由，说成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当念出柳姿的名字后，全场骚动了一霎，接着，便是整齐划一的掌声。

柳姿没有想到自己会出任县长，她也认为十有八九是古里。组织部长请她上主席台讲话，她略一踟蹰，便挺着大肚子，走上讲台。她只说了几句话，主要是高度肯定了马赶山的工作成绩和高尚人品，表示她将在县委的领导下，像马赶山那样，克服一切困难，努力履行自己的职责。随后是何自叙讲话，他也对马赶山的工作业绩和人品做了充分肯定。最后是组织部长讲话，他说组织上对马赶山同志的评价是非常准确的，他不再重复，他转达了地委对子午县新班子的几点希望，并且透露说，据他所知，柳姿同志是全省目前唯一的女县长，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老区人民敢于打破常规的革命精神。

第四十七章 将革命进行到底

林场职工是以子午县交通局为基本班底组建的，马赶山便让秦向上率队先去打前站，建设基本的生活设施。贺拾柴一肚子忧虑，回去给高红泥把情况说了，没想到，高红泥当下就向县委递交了调动申请，可把贺拾柴激动疯了。马赶山回家呆了半个月，见娃到了上学年龄，他干脆让根娃带着弟弟一起去学校。根娃还不算一年级学生中年龄最大的，他们班上有好几个同学都成家有孩子了。在送弟兄俩去学校返回的路上，他碰到了俊鸟。他知道她是有意等他的，便像别的大阿哥那样，沉着脸，气昂昂目不斜视走路。俊鸟轻声说：哥，没看见人家吗？他依然沉着脸说：看见一个漂亮女人在路边，以为人家是在等相好，没留意是你。俊鸟红了脸说，我真的漂亮么？马赶山脸上这才有了笑意，说：你漂亮不漂亮，跟我锤子相干！俊鸟身子一抖筛，娇嗔道：哥，你咋这么具体，人家跟你说正经话呢。扫盲班上完了，老师说学得好的，认得的字儿多，县上把我安排到商业局，让我站柜台哩。马赶山说，那是好事儿嘛。俊鸟支吾说，我想去林场。马赶山脸一沉说，你想去天上！那么远，我兄弟怎么办，娃娃怎么办？说完，他甩手而去，走出几步后，又回头说：去了那里，我想见你都不好见，在县上多好的，我来县上机会多。马赶山走出很远了，俊鸟还痴痴地望着他的背影，莞尔一笑，抬手轻轻在自己脸上拍一下，小声说：没皮脸的！

直到五一过后，马赶山才安顿完相应事务，和小锤子逃似地离开子午县。经地委批准，他和小锤子可以带走他们原来的佩枪，也可以带走他们原来所乘马匹。何自叙要派人送他俩去，马赶山说不用了，柳姿坚持要送他俩一程，马赶山指着她的大肚子笑说：你得问问我家侄儿侄女愿不愿意。两人骑着马，一路优哉游哉，到了新修的林场简易大门的门口，远远看去，那里围着许多人。他纳闷，这地方远离人家，这么多人来这儿干啥，是不是秦向上这个二杆子侵犯群众利益了？打马到了跟前，却见人们都笑吟吟望着他。他定眼一看，有男有女，都认得的，狼茬婆也在人堆里，朝他嘻嘻笑。他笑说，娃他干妈，你

来这里干什么，是不是我不当县长了，要看我的笑话？狼茬婆笑说，就是的，你把我拾掇了一顿，难道白拾掇了？你现在倒霉了，我没啥送你，就送你两只鸡婆，下了蛋，孵出小鸡，你吃了鸡蛋，就有劲儿拾掇我了。众人都笑着，把赶入树林的鸡猪羊再赶出来，把搁在路边的米面等生活用品扛起，向马赶山嘻嘻笑。马赶山诧异，你们这是干什么，狼茬婆笑说，你不要害怕，我们想着你们一下子来到山里，缺这少那的，就互相串通了一下，各人凑合了一点东西，应个眼前急儿。马赶山愣了片刻，才说：乡亲们，这怎么当得起啊？狼茬婆说，这么一点点东西，有啥子当不起的？要不是你，我们的家早散伙了，你倒是图个啥嘛，为了别人，把自己连累得进山当和尚了。马赶山感动着，为难着，这时，只见秦向上远远奔来，收脚未稳，立正敬礼后，大声说：报告首长，乡亲们来迎接你，我非常欢迎，但带来的东西，没有你的命令，我不敢收，请首长指示。马赶山说，收下，都收下，乡亲们大老远来了，也不请进去喝口水，一点待客之道都不懂！秦向上喊一声是，忙请大家进门去，却没有一个人进去，都把带来的礼物原地撂下，扭头走了。

马赶山的到来，老兵们心情复杂，兴奋的是，他们和最关心他们的人在一起了，遗憾的是，老首长政治上遭到了打击。开始说话时，还谨慎着，过了几天，他们发现，人家根本就没当回事儿。马赶山带着小锤子、秦向上整整走了半个月，才把林场的角角落落走遍了，他们绘制出了大概的规划图。最大的困难还不在于伐木植树，而是生活设施太过简陋，用原木搭建了十几间简易房子，夏天勉强可以凑合的，冬季怎么办，没有医院，好坏连个懂医的都没有，别说大病大伤了，有个头疼脑热都没办法。商店、饭馆之类的，更是不敢指望的奢侈了。

马赶山决定，先抓生活设施建设，然后再搞生产。他让秦向上带上原工程队的人马，率先打通去子午县城的大路，从林场接上最近的村庄也只有十几里路，路通了，什么都好说。他自己率领一些人员，扩建加固房屋，开辟小河边的空地平地，种粮种菜，高红泥主动要求

专门饲养老百姓送来的家禽家畜，让这些活物好好繁衍，改善大家的伙食。

转眼秋天到了，林场看上去有了眉目，马赶山带小锤子去了一趟泥阳，那些女生到了毕业时间，他怕别人抢走了。他先见了祁如山，大体汇报了林场的建设情况，祁如山表示地区要大力支持，但在关于女生的问题上有些支吾。马赶山急了，祁如山说，这是我早都答应了的，也应该支持你，可是，可是，那些女娃是子午县的，你一巴掌几乎把全县的人梢子都掠走了，你让柳姿这个新任县长怎么办。马赶山愣了一下，随即说：何自叙同志是一把手，说到底，柳姿只是副职。他忽然觉得自己这样说有点露骨，便打圆场说：他们在县城，子午县也是农业区，条件要好一些，没有好女人，差点的还有吧，我们山大沟深的，好坏没有女人嘛。祁如山斥道：什么他们我们的，你才离开子午县几天，就这样生分的！话是这样说，祁如山也觉得马赶山不容易。随即，他兴奋地向马赶山透露，上级最近给地区拨下来十辆大卡车，他准备派出两辆，一辆给林场送紧缺物资，一辆给林场人，一次送过去。马赶山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祁如山笑说，看你那架不住鸡的样子，还有好事哩。马赶山忙问是什么好事，祁如山只笑不说，马赶山催得急了，他说，你狗日的给我老实说，你和那个姚妙妙是什么关系？马赶山说，以前是上下级关系，也可说是医生与病人关系，祁如山说，你哪里有病了，恐怕是心病吧？马赶山只笑不说，祁如山说，那个姚妙妙算是个奇女子呢，专门跑到地区找到我，坚决要求去你们林场，说那里的职工需要医生，你说怪不怪？马赶山忙问批准了没有，祁如山扯长声调说，你说说，是批准好还是不批准好？马赶山脱口说，当然是不批准好了。祁如山愣了一下说，你狗日的说的不是心里话。其实，马赶山说的是心里话，林场的条件太艰苦了，他盼望她来，又不愿她受这种苦。祁如山说，已经批了，她的档案已经到了地区，明天就可以跟着你走。

那天早晨，两辆卡车同时从泥阳镇出发，前面那辆车上装满了各种物资，还有姚妙妙从地区仓库里挑选的医疗用品，后面那辆车上，

满满当当挤了一车女生，大家让姚妙妙坐在驾驶楼里。那妃带着全体师生出门送行。马赶山发现荨麻脖子上挂着那条围巾，带着连理枝站在一边，他想过去说几句话，又怕姚妙妙不高兴。他装上一锅旱烟，点着，走向一边。荨麻看见他有闲空了，颠过来悄声说：麻雀一毕业，我就把房子卖了，也去你那里。马赶山说：你不好好教书，去那里干什么？荨麻笑道：当老师的瘾过饱了，我给你们做饭去。马赶山恼道：你就知道做饭，多大的出息？你去了我也不要你！她悄悄伸出一只手，把一个物件塞到他的兜里，他感觉得出，那是一把钥匙，赌气说，给我这个闹毯吗！荨麻幽幽说，你那东西是漂亮女医生手中的仙丹，轮得着我闹？那天你给我钥匙，从你的眼睛里，我就知道你不会带我走的。再来地区，有空了，看看我好吗？人多，马赶山不好多说话，看她眼眶有了湿意，就意意思思地瞪了她一眼。这一眼却让姚妙妙看见了，她的脸冷了一路。

卡车开动了，卷起一路黄尘，马赶山和小锤子骑着马，跟在后面大呼小叫，引得路边的人侧目而视。秋风揭起衣襟，马赶山突然发现小锤子外套下面露出忽隐忽现的红颜色，他打马追上去，大声喊叫：你下面穿的什么东西，哪来的？小锤子嘿嘿一笑，打马窜出老远。